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一部
第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0/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冊目次

集部·楚辭類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刻本

一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宋〕吳仁傑疏

〔明〕屠本峻補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四三

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卷

〔明〕屠本峻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三七一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明〕黃文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

四〇九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
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
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

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集解
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提
要

楚辭集解序

余嘗謂古書無所因襲獨
者有三莊子離騷史記也離騷驚
采絕豔獨步古今其與雅閑深有
難遽測自昔邇風而入味沿波而
得奇者雖間有之未有能闢其全
者也漢武帝命淮南安為楚辭章
且受命食時而奏意特離析篇段
便於披誦云耳嗣是班固賈逵間
有論著今軼不傳王逸始注楚詞
十七卷嗣是洪興祖晁无咎周少
隱林應辰黃長睿莫不各有論議

而莫備於朱子之書讀者皆知尊
用之然原詞譎恠奇詭非逸章决
句斷未可易讀况諸家之說傳自
漢人往々參於其中盖有未可第
廢者新安汪君玉卿少好詞賦流
覽既多洞其得失勒為此編覈者
存之謬者祛之未備者補之或有
援據失真詞意未愜即出自大儒
不難為之是正至於名物字句不
憚猥細一一詳究目之曰蒙引誠
執苑之功人楚聲之先導已君既
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

公同好而屬余為弁余竊觀其書
殆有意錯綜諸家而折衷之非苟
然者今讀之有同於昔談者非強
同也理自不得異也有異乎前論
者非好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在學
者善會之而已君博雅多通饒於
著述此特其一班云

萬曆乙卯春日澹園老人焦竑書



楚辭集解目錄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集解目錄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楚辭集

玉卿 集解

離騷

篇內曰余既不難夫離別今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之所以名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其說是矣然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亂辭隨繼之曰國無人莫我知今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今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終示以去楚之意是屈子雖未

楚辭集解

離騷

集

嘗去楚而實未嘗不去楚也其不去楚者固不舍楚而他適其終去楚者又將隱遁以避禍也孰謂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輕身投水以死也哉學者卽楚辭熟讀而遍考之可見矣舊註牽強支離之說世俗流傳無徵之言何足信哉帝高陽之苗裔今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帝者王天下者之通稱也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號也苗裔胤嗣久遠之通稱屈原自道已爲顓頊之子孫也朕我也屈原自謂也皇美也大也父死

稱考伯庸屈原父字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厥隅也爾雅曰正月爲厥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謂之曰貞者謂攝提星隨斗柄所指與東北隅之寅位正相對也非邪正之正庚寅日也從下緣上曰陞從上墜下曰降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墜下母體而生也瑗按上二句叙祖父家世之美下二句叙月日生時之美四者平看或曰苗裔卽指言伯庸庚寅卽申言孟陞詳其文勢蓋謂帝高陽之苗裔者乃吾皇考之伯庸也稱父爲高陽之苗

楚辭集解

二

佳

裔則已不待言矣攝提貞于孟陞之寅月者乃庚寅之建而吾於此平生也人知孟陞爲寅而不知爲庚寅故申明之而所謂日者不暇言矣其說亦通故并附之

皇覽授子于初度今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今字余曰靈均

皇皇考也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覽觀也揅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謂初生一歲之時節不必專指初下母體之時而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名美名也下無言字者對舉則有名字之分若專

言之則名可以該字而亦省文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屈子之名字實取諸此蓋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觀漁父卜居二篇屈子皆自稱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五臣以正則爲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是也舊皆謂屈子名平字原而從太史公誤矣則法也正則謂原野經界皆有法則而爲大中至正之道也井田之制是矣靈善也均勻也經界既正則莫不均勻而平矣靈則平之至善者也瑗嘗有辨詳見離騷蒙引上二句叙皇考賜名之美承上章而言下

楚辭集解

三

佳

二句叙美名之實又承嘉名二字而申言之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至馬遷楊雄班固自叙之篇實繁於代瑗按屈子此上二章自叙之旨不過如劉子玄所云之意耳王逸以爲屈原自道本與楚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父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從之今考楚世家屈原與懷襄俱出高陽之後誠爲同姓王逸之說雖議論正

大道理精深有合於屈原之大義屈原所以戀戀而不忍去楚者心事實在於此要之原作此文之時而此章之旨恐無此意也詩頌文武之功德而直推本於公劉后稷以爲言亦不過自叙其源流世系而不忘其所自之意耳觀之經傳則屈原章首二句之作其本意不爲與楚王同姓而言也明矣不然所叙月日名字之美又豈與楚王生同月日而稱同名字乎古人謂讀書有可以深求者有不可以深求者此類是也蓋以其說有合於屈原之大義故易惑人耳卽離騷之辭虛心而觀之實未必然也雖然楚辭之作萬有餘言而未有一語道及同姓之故抑又何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內美承上二章祖父日月名字而總結之重音仲猶再也非輕重之重脩能長才也言已既有此盛美而又重之以脩能以見才德之全備也或曰脩亦美也如後脩姱之脩亦通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扈被服之意以線貫鍼爲紉佩飾也離芷蘭皆香草名生於江中故曰江離生於幽僻之

處故曰辟芷辟古僻字或曰如字除也謂芷香可以辟除穢氣也亦通蘭芳於秋者故曰秋蘭下二句乃參錯成文言已採取香草紉續以爲雜佩而被服之曰扈曰紉曰佩讀者當以意會不可執一也後多做此王逸曰言已脩身清潔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是矣然內則曰婦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是蘭芷之類古人皆實嘗以爲佩也不獨比喻而已此又學者所當知也夫屈子所取草木之屬數十餘種而此章先言離芷蘭者偶隨所言耳非擇而取之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江離之草屈原幼時所先採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離辟芷矣以此言之則蘭品反不如離芷也非是此章是泛叙後時事非承初度獨叙少年事也或曰下二句倒文法本謂紉此秋蘭以爲正佩而復以離芷爲扈從耳屈子多有此法其說亦通內美句承上以德言脩能句起下以才言或曰名字爲德乎洪氏曰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取名之說見左傳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
恐年歲之忽然易過不我相待而老之將至不得
學也旦曰朝暮曰夕舉攬皆採取之意此地之有
次第而相連比者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木名
與單言蘭者不同上云秋蘭在草部也莽亦木名
字亦作茝音罔舊以爲蕹菴草非是凌冬不凋故
曰宿莽見本草木部可考朝莽木蘭夕攬宿莽此
所以爲汲汲乎若將不及而自脩之實也不言所
用者承上章紉佩而言也朱子曰言所採取皆芳
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得
之矣王逸曰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
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其說善
矣吾謂屈子此章之旨方論自脩之汲汲而恐年
歲之不與何暇計彼讒人也哉不受變於讒之意
自在言外非本旨也讀者不可不知瓊按朝夕二
字不必如王逸取譬之說亦當重看方見汨余若
將不及之意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居子有之矣今人但知其德
義之高文章之妙而不知其有所自來也豈有無
是功而獲是効者哉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今孰不實而有獲可謂
格言矣有志者勗之又按首句倒文耳本謂余汨
汨乎若將不及也屈子多以余字倒在下不能盡
出讀者詳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不淹不久停留也代更也序次也謂四時以次相
代二句言天時易過以見人年之易老也卽上年
歲不吾與之意零落皆凋隕之意美人謂美好之
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暮皆晚也衰老之
喻王逸曰言天時運轉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
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朱子曰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
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
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
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瓊按此
上三章一章言脩能二章言急於進脩而欲及時
也三章言時易過而欲急於進脩也皆承脩能而
言一章乃芳香之物皆草類也二章言久固之物
皆木類也三章則以草木總承之亦言之序也詩

經多有此體讀楚辭者須以此法求之庶不見其重復可厭也然言芳香則久固在其中言久固則芳香在其中而旨則各有所偏重耳覽者幸毋深泥可也夫脩能者受之於天而人人之所同具者也故二章既勉之於已而三章又欲責難於君也或曰此上五章屈子皆述已事而恐美人之遲暮一句又爲下文起也

不撫壯而棄穢今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今來吾導夫先路也

撫捫也謂捫已而自省也壯年富力強足以有爲楚辭集離騷離騷

八

佳

之時棄者盡絕必去之詞草荒曰穢以比惡行百草爲稼穡之害猶邪淫爲德性之害也何者諱而問之之詞改者革故鼎新之詞度態度也此度卽指惡行上句其詞直下句其詞婉一正一反之言其意一也騎馬曰乘騏驥俊馬也直奔曰馳橫奔曰騁皆疾走也來者招邀之詞欲君棄彼之惡而從此之善也導引也先路前驅以啓路也二句倒裝文法此承上章末句而言言君何不及此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棄其穢惡之行政其惑誤之度而使後有遲暮之歎邪君苟一旦覺悟而來隨

我我則當乘駿馬疾走爲王前驅導引以啓道路也夫楚王苟有志於從善則屈子必以二帝三王之道以開陳之君德不勞而成治功可坐而致矣惜乎陷溺之深終無悔心之萌而屈子雖乘駿馬將安往邪朱子曰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琰按撫壯之意與上二章歎時之意誠相表裏但上二章屈子道已自脩之意猶重而恐美人之遲暮以下方致意於君也又乘騏驥以馳騁句與來吾導夫先路句相爲一意屈子多有此文法舊說以騏驥比賢智言君乘駿馬以隨我則我

楚辭集離騷離騷

九

佳

當爲君前導其說亦好但此等意在來字內足以該之而屈子此句之意還是言已乘此騏驥急於先導故下曰忽奔走以先後卽此意也蓋乘騏驥二句只取其急於進脩之意非比喻任用賢智之意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離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后君也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指也純粹皆無一毫駁雜之意衆芳喻三后之悉有衆善也下二句卽是申言衆芳之意純粹言其道德

之美衆芳言其道德之盛雜非一也椒與蘭桂皆
香水也椒生多重繁而蕝簇故曰申椒豈雜猶言
不獨也蕝蕝皆香其也二句倒文法也觀曰雜曰
豈雜字相喚應可見屈子多有此法言不獨初蕝
蕝以爲佩飾而又紛然雜之以椒桂此所以爲衆
芳也採一物以爲佩則陋矣執一善以成名則狹
矣此章言三后道德之美盛固後王所當法焉者
也舊說以三后爲禹湯文武而下方言堯舜非是
又以衆芳喻群賢亦非是此蓋泛論三后之德而
任賢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專指也

楚辭集解

離騷

十

能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
夫唯捷徑以窘步

堯舜唐虞盛德之君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道
大路也得路無多岐之惑也所謂純粹衆芳者此
其至矣桀紂夏商無道之君也猖狂也披亂也捷
邪出也徑邪小之道路也窘步謂不由正道而所
行蹙迫多路什之虞也所謂穢惡敗度者此其極
矣遵道得路喻行事之光明正大故身逸而國安
也捷徑窘步喻行事之顛倒錯亂故身死而國亡
也此耿介者人君之所當取法而猖波者後世之

所當深誠也環按此上三章一章言人君當急乘
夫時以去惡二章言人君當博取諸人以爲善三
章舉堯舜桀紂而并言之則一善一惡而天下之
大法大戒彰彰矣嗚呼使楚王苟能一旦悔悟而
任屈子先路以導之則浸浸乎入於聖王之道無
難矣可以四三后而雙堯舜矣惜乎喜黨人之幽
昧險隘而卒捷徑以窘步也懷王客死於秦國襄
王族斃於陳城其窘當何如哉不用屈子爲之先
導故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一

能

惟語詞舊註爲思念也非是黨人懷阿比之意而
相助匪非者也偷苟且也偷樂者竊取乎一己淫
佚之私而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也幽深僻也昧
昏暗也險隘危也隘履狹也幽昧則不顯明而一
物無所見險隘則不平正而一步不可行也憚畏
難也殃禍患也恐憂懼也皇君也輿車也續功也
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此章言朋黨之小人惟喜偷
安逸樂故每誘君於幽昧險隘之路竊以自肆其
志而不知捷徑窘步適所以來顛覆之禍也我之

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者是豈畏顛覆之禍而爲一身之私圖也哉蓋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王逸曰與君之所乘以喻國也是矣蓋不敢斥言其君故以皇與言之且於行路之比亦切也敗績則指車之覆敗以喻君國之傾危也舊註謂敗先王之功非是是又多一層意思蓋言君國傾危則敗先王之功之意自在其中不必言矣

楚辭集解

十一

佳

忽者言奔走先後之急而惶惶不暇安詳之意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奔走於左右相導於前後左右就養有方也及者追而相接之詞前王指三后堯舜也或曰泛言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迹耳荃與蓀同香草也當時之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王逸曰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意亦是揆察也中情中心之情實也讒指黨人譖已之言也齋火齋也齋怒言怒氣之盛如火也惜往日曰信讒諛之濁今盛氣志而過之卽此意也此章言已急欲奔

走先後以輔翼乎君者蓋欲誘掖吾君有以追躡先王之遺迹也不但使皇與之不敗績而已而人君者顧不察吾此中心之至情反輕信黨人之讒言而盛怒乎已使小人日以得志而君子日以危懼也何哉

余固知蹇蹇之爲患今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今夫唯靈脩之故也

蹇蹇不避險難而竭力盡忠之意也患害也忍其受其害而不辭之意舍止也指者援引之意謂以手而指天也王逸曰語也非是九天慨舉衆多之

楚辭集解

十三

佳

詞以方位言之者意亦是正與証同靈善也脩美也亦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而此則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章言已固知盡忠必有受害之事然吾能隱忍其受其害而此心之忠終不能而遂自止也所以然者豈爲釣名沽直豈爲身家私謀及爲他人之計哉實爲君臣之大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恩深義重故此心之不能自己也此心可指九天以爲明證實出於公而非出於私也夫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哉觀屈子此數言雖若其情誠可悲而其勢誠急迫然勤勤懇懇之忠貞磊磊落落

之心事亦可見矣。豈若黨人之幽昧險隘而爲一已倫樂之計之所爲哉。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黨人唯欲誘君於邪道而已。則懼敗君國誠不忍爲二章言已之急欲引君於當道而君則反信讒言妄造乎怒三章又甚言乎盡忠有賣禍之道深表乎已忠君愛國之心而小人之反是也不言可知矣。

曰黃昏以爲期今羗中道而改路

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羗者發語端之詞。此章比君臣之契始合而終離也。文選本無此二句。洪氏

楚辭集解

十四

卷

曰王逸此二句無註。至下文羗內恕已以量人始釋羗字之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抽思曰昔君與我成言。今曰黃昏以爲期。羗中道而回畔。今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朱子曰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按此二句韻雖與上章相協。而意則屬下章。楚辭中固多此體。然無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備。洪氏之疑甚爲有理。其非脫於王逸之前而增補於後人也明矣。今未敢遽自削去姑存之以備後之君子有所參考。而黃昏中道之說則詳於九章。茲不註。

云自乘騏驎至此大概俱以道路爲喻。讀者亦不可不知。

初既與余成言。今後悔遜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今傷靈脩之數化。

成言謂始初相成要約之言也。卽黃昏以爲期是矣。悔改也。遜移也有他。有他志也。卽中道而改路是矣。近曰離遠曰別。數化謂君志數數變易無常操也。此章言人君始信任已。相與約言共謀國政。終成治功。中道改移而反生他志。以疏乎已。君苟棄已不用。則我之離別而去。蓋亦不難。而爵位利

楚辭集解

十五

卷

祿何足以縻之。所以戀戀而不忍去者。蓋傷君之反覆無常用。舍倒置而國是日非耳。嗚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而況人君之治國家也哉。下二句篇名離騷二字之義。蓋取諸此。班固顏師古解離騷二字之義。其說雖通。要非本旨。朱子反取諸家之說。而辨證闢王逸之非。其殆未之思與。余既滋蘭之九畹。今又樹蕙之百畝。畦薑蕝與穉車。今雜杜蘅與芳芷。莫枝葉之峻茂。今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滋以水灌溉也。一曰蒔也。晁王逸曰十二畝說文。

曰三十畝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九畹以王逸推之得一百八畝以說文推之得二百七十畝也樹種植也上言滋下言樹相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玉露載林勲本政書又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爲頃今人所用大抵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也畦五十畝也一曰共呼種之名朱子曰畦畦種也雜種之也蒔蒔種車杜蘅皆香草名芳芷卽前辟芷辟言其所生之幽芳言其香馥之氣相備而互見也又芷着一芳字則上五物可知矣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六

佳

此作文之法也其期望之意峻言其枝之高而長也茂言其葉之蔚而盛也願欲也俟待也刈以鎌斬取之也然曰其峻茂曰刈時曰將刈而不遽刈可見不小用其道不急於進取也萎枯死也絕斷落也或曰萎當作委委絕謂人委棄而不知刈以爲用也傷損也言雖萎絕而無損於芳香之質也哀憫惜之意衆芳指上六物也蕪穢荒廢也言有此衆芳而不知用深可惜耳此章比已積累衆善冀其大成待時而用雖見廢棄固無損於已而使大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爲可哀也已按此章

曰蘭曰蒔蒔曰蒔車曰芳芷泛言其物之多也曰九畹曰百畝曰畦曰雜概言其種之盛也曰其枝葉四句總承上四句而言也王逸以首二句爲脩行仁義朝夕不倦次二句爲積累衆善德行彌篤又次二句爲宜蓄養衆賢末二句爲衆賢失所以上下四句爲脩身下四句爲用人講牽強支離之甚衆皆競進以貪婪今憑不厭乎求索羗內怨已以量人今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今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七

佳

也不厭不以爲足也求者心之貪也索者求之至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恕已量人謂人之心盡如已貪婪之心也與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一曰嫉者惡人之有也妬者忌人之有也馳騫亂走也追逐急走也總申競進貪婪二句非余心之所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於衆而衆人不必嫉妬也總申恕已量人二句王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爭相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是矣冉冉猶漸漸也脩名脩潔之美名也立猶成也二句又言余

心所急之故也此章言黨衆競進貪婪不厭求索意謂人同此心心同此欲而已之才能又足以奪其寵故各生嫉妬之心而害乎已而不知馳騖於富貴之場追逐於利欲之途非我心之所急也若我之所急者亦惟恐歲不我與老期將至而美名之不得成立於天地之間有忝於所生故汲汲乎若將不及也是屈子未嘗無所急而其所急者與衆實不同也彼庸惡陋劣之鄙夫見屈子之汲汲皇皇其急甚於已而不知屈子之所以急若將有以奪已之寵也遂從而譏之是以小人之腹而度

楚辭集解

十八

佳

聖賢之心矣何其不諒屈子之甚哉王逸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洪氏曰屈子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愛按洪說甚善王說意圖而語滯也夫聖人之所惡者非惡名也惡虛名也惡僞名也若屈子之誠心爲善而惟恐其實之不副名也又何不可之有哉嗚呼彼黨人者惟其不好名耳苟有好名之心又安肯自處其身於不潔之地而甘受害賢嫉能欺君賣國之名也哉

朝飲木蘭之墜露今夕食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頤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飲噉也墜墮也殄吞也朝曰餐夕曰食菊香草名菊華於秋故曰秋菊落亦墜也英華也苟誠也姱美也信姱猶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練要者信姱之實也願頤饑餓黃瘦貌何傷言所困者身而無損於道也此

楚辭集解

十九

佳

四句言已飲食之蕭潔以喻已之所養也木根泛言香水之根前所叙香草俱不言所以以上文着枝葉二字此着木根二字則可見諸取紉以爲佩者皆根與枝葉也參錯互見此亦作文之法也結約而束之也貫穿而累之也薜荔芳草名藟花心也王逸曰實也非是矯揉之使柔易以紉也索以手捥繩之名如宵爾索綯之索繩索也胡繩謂延胡索亦香草名也變索言繩者避上索字也或曰胡繩泛言長繩如莊子綬胡之纒亦謂長纒也纒纒長好貌言攬取香水之根索之爲纒纒之繩以之

結蔭貫繫矯桂紉蘭也。秦錯成文耳。或曰攬木根也。結蔭也。貫繫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繩也。六者平看俱通要之。攬木根者。實所以爲繩索而繩索又將以爲結之貫之紉之用也。此四句言已佩飾之芬芳以喻已之所行也。蹇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勤苦之意。法者效其所爲也。前脩前代脩習道德之聖賢也。或曰泛言。或曰暗指下彭咸也。世俗指當世庸惡之流俗也。所服服字有被服服食二意。總申上八句而言周合也。今之人卽謂世俗也。依者不違其道也。彭咸殷之賢人。孔子竊比於我老彭。卽其人也。觀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二句又與信而好古之說相表裏。王逸顏師古皆謂投水而死。朱子曰。二說亦無所據也。瑗嘗有辯見。蒙引茲不贅遺。則餘法也。此章言已飲食廉潔。佩飾芬芳。固非世俗之所尚而已。蹇蹇獨爲其難者。亦取法乎古人而已。何必見知於溷濁之世哉。瑗按此上三章似覺是申前扈江離以下諸章之意。一章言已之道不行於時。二章言已之志不同於衆。三章言已之所以脩道立志者不求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又按篇首至此詞氣從容有

起有結宛然爲一篇也。此章之後則太息流涕。鬱鬱怨悵之詞作矣。其詞愈切而意愈悲矣。讀者不可不知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

鞿兮。鞿朝諝而夕替。長永也太甚也。息歎息之聲。如論語屏氣似不息者之息。掩涕猶拭淚也。艱難也。勤苦之意。遠遊曰哀。人生之長勤。與此同意。多艱猶言長勤也。好愛也。脩姱皆美好貌。以美女自喻。謂脩潔而姱美也。招魂曰。姱容脩態是也。後單言好脩者。省文也。此曰脩姱者。重言也。鞿鞿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韁絡頭曰韁。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蹇如蹇法。前脩之蹇後以意求不能盡出。樂記曰。訊疾以雅。註曰。訊亦治也。諝與訊同。替興也。替本訓廢。以廢爲興。猶以亂爲治也。言已愛脩姱而不醜惡鞿鞿而不放縱。喻已德行之高潔謹飭。而朝夕淬礪興起不知休止也。長太息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前蹇法前脩而後朝諝夕替之意皆相關也。

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去許而獨言替者省文耳
既替余者倒文耳本謂余既替也續佩帶也下文
云解佩續以結言是也惠續謂細惠以爲續也又
復也申重也攬篋者亦以爲佩續之用也善猶喜
也九數之極也九死甚言之耳悔猶恨也上章余
雖好脩至此六句當一串講下言已雖朝夕脩飾
芬芳之行實已心之所喜雖至於九死而中心終
無一毫之悔恨也况貶黜乎下文曰雖體解吾猶
未變豈余心之可懲與此意同而辭旨益加切矣
然則所謂長太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其詞雖
楚辭集解離騷 二十二 佳

若悔恨而其實乃設爲反言正所以深表其自信
之志之篤也此并上章下二句皆申言多艱之意
怨靈脩之浩蕩今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
今謹詠謂余以善淫
浩蕩言君心之縱放如水之浩蕩無涯靡所底止
也狂惑不定之意人心屈原自謂也不曰已而曰
人者婉其詞也衆女指黨人也蛾眉謂美女之眉
細長而美好形若蠶蛾之眉屈原自喻也謹猶毀
也詠猶諧也淫邪也善淫之善如左傳其岸善朋
之善上一句怨君下二句怨黨人按此上三章

一章言已脩飾之勤二章言已脩飾之堅三章言
已以此得罪於君而見譏於衆也夫屈子既曰余
心之所善又曰雖九死而猶未悔也然則又何怨
乎洪氏曰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
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屈原於楚王其
猶小弁之怨乎又曰反離騷云知衆誇之嫉妬今
何必揚衆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
揚已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
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瞻首
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二說甚善讀者不可不知
楚辭集解離騷 二十三 佳

固世俗之工巧今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今
競周容以爲度

工亦巧也倘亦背也規所運以爲圓之筵也矩所
擬以爲方之器即今之曲尺也錯置也謂舍去規
矩而任已私智以爲方圓也背違也繩線也墨所
以染線使黑也今通稱之曰墨斗蓋引繩以取直
而彈墨以爲跡也斗又所以盛墨而轉繩者也獨
言繩墨者舉其要耳或曰墨謂墨斗洪氏曰墨度
名也五尺曰墨亦通追猶隨也言舍去繩墨而適

已自便以隨枉曲也競者衆相爭逐也周合出法也言競相苟合求容以爲常法也度字總矩繩墨而言含規矩繩墨之法而自以爲工巧錯追曲以爲法吾未見其可法也競周容以爲此世俗之所以爲工巧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四

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又曰聖人既用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謂子之所言則知屈子取譬之意矣蓋承上章離君臣也或曰泛言瑗按此章本謂固世俗之

今競周容以爲度背繩墨以追曲今倘規矩工錯今以規矩繩墨二句橫入於中而首尾申言蓋參錯文法耳如論語君子謀道不謀食耕田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是此章法也或疑首二句是賦中二句是比生以四句俱作比體未是容更詳之

懣懣惓惓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

也懣懣貌鬱結也惓惓也皆煩悶之意侘傺猶往也失志貌吾獨者以見衆人之不然也窮者

蓋方鑒之於圓枘之類必不相合也異道謂道有邪正之不同也相安猶相合也卽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王逸曰忠佞不相爲用也異道之不能相安猶方圓之不能相合也是以方圓譬異道諒爲方圓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朱子以四句俱作比體恐未是或曰蓋以上句喚起下句有比而興意亦通上以鳥獸取譬下以器物取譬四句對看與下章俱承上二章而言或曰本謂何方圓之能周今夫孰異道而相安諒鳥之不群今自前世而固然驚鳥不群句內卽有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意自前世而固然句總承之也楚辭中多有倒章文法或以下二句是申諒鳥不群句俱通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屈鬱而不伸也抑按而不揚也忍隱忍也尤過也攘物自外來而取之也詬耻也耻自外來而受之汨物自外而取之故曰攘詬舊解攘作除也以上忍尤照之非是屈心而抑志固守乎自內出者也忍尤而攘詬涵容乎自外至者也自內出者吾勉之而已矣自外至者吾將柰之何哉論語曰犯而

不校孟子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屈子之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其殆庶幾於此乎伏者自守之意清白不污穢也直不枉曲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句亦參錯文法本謂伏清白直道而死耳前聖泛言也所厚謂不爲前聖所鄙薄也此章串講言已所以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者蓋欲伏清白以死直而庶乎不爲聖人之所鄙薄也夫吾道苟不爲聖人之所鄙薄而適爲聖人之所篤厚則彼區區黨衆之耻辱吾又何辭而不受哉嗚呼若屈子者其見卓矣其守固矣其量宏矣雄固之推之徒烏足以知之也哉

援按此上四章一章言流俗邪淫之盛而得時二章言已守正道之堅而矢志三章言自古正道之難容四章言已守正道之欲求合於古也朱子曰自然靈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而爲下章回車復路起也援按然靈脩章是承上長太息以下二章而言當自長太息以下至此七章爲一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悔道悔也相顧視也道路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竚立也延佇猶言少待也將返欲還歸也延佇將返其詞雖若緩而其意則終於去耳但欲遲遲吾行不欲悻悻然若小丈夫之爲也回旋轉也復路還復故道也行迷謂行路而惑誤也如莊子七聖皆迷之迷相道不察之所使然也未遠尚在中道未至窮途猶可回返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意出於此朱子曰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

去志也且以同姓言之則殷之三仁固有不死者亦有去者固有死者亦有不死者豈可謂同姓之臣自古皆不去而盡死也故其事君之忠同姓之義要亦顧時勢事體及各人之自處何如耳固不必於去不去死不死以爲賢否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羈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步謂緩步徐行也或曰車馬曰步舟船曰游步謂步走無徐行意亦通上章曰車此章曰馬互見也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馳疾走也丘土之高者其上有椒故曰椒丘且聊且也焉如字語詞也止息謂停止而偃息也進謂仕也入亦進也羈遭也進不入倒文耳本謂不進而入也惜謫曰欲值個以千條今恐重患而羈尤今既不進入以羈尤則不惟在已不必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懷詬彼讒人雖欲設張闢以娛君而增弋罟羅將安所施邪退謂隱也復脩重整也初服士服也下文所言衣裳冠佩之類是也屈原恐進而遇禍故退脩初服也此服字要實看曹子建七啓曰願及初服從子而歸語取諸此李太白詩曰久辭榮祿遂初衣

初衣卽初服也退將復脩吾初服謂芰荷之衣芙蓉之裳及高冠長佩乃未仕之初之所服者因筮仕而釋之今又將辭却散冕之榮而重新整治向時之所服者以復其初也馳椒丘對上步余馬於蘭皋看且爲止息總承上也王逸獨以止息帖椒丘非是此等句法當以意會進退二句亦要活看不進則必退旣退則不進一反一正反覆言之耳朱子曰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以自清潔所謂回朕車而復路也進旣不入以羅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服耳瓊按朱子不怠芳香

色有玄之象芙蓉朱色似纁故反離騷云芬芰菲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杜甫曰不妨游干芰荷衣盖用此語瓊按葉大可裁剪故曰製花小須補綴故曰集此雖細義可見古人用字有斟酌不苟但二句亦互文謂取芰荷芙蓉以爲衣裳耳非必芰荷可以爲衣而芙蓉可以爲裳也羅氏之說雖有據恐未必然又曰原之始而結茝貫薜也已曰願依彭咸之遺則然此佩之小者又皆陸草衣者身之章也用以自表而皆取水物焉則其從彭咸也審矣彭咸商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者也此說頗覺牽強盖皆不知屈原實未投水而曲爲之解耳不吾知言世俗之涸濁不知已之奇服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旣老而不衰又曰世涸濁而莫余知今吾方高馳而不顧是也五臣獨以君不知我言非是其亦已者不求人知之詞卽論語人不知而不愠之意苟信皆誠也情情實也芳字是借芰荷芙蓉而言已德之馨香而不臭穢也洪氏解作香草也非是王逸曰此言被服愈潔脩善益明也朱子曰此與下章卽所謂脩吾初服也二說是矣又

按下二句乃倒文法本謂荷余情其信芳則雖不吾知其亦已矣又何傷哉或曰上二句有比而賦意非全比也下二句乃賦也朱子以四句俱爲比也未是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冠戴之於首者也岌岌高貌佩謂雜佩劔玉蘭芷之類皆是被之於身者也舊註獨指玉佩言未是陸離參錯美好之貌涉江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亦此意芳言其氣之芬芳澤言其色

楚辭集解

三十一

佳

之潤澤總承上衣裳冠佩而言舊註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瑗按大招及列子之所謂施芳澤是又言芳香之膏澤不獨玉可以謂之潤澤也標亦雜也雜標言佩服之盛也昭明也質性質也未虧無損也言雜糅其芳澤之佩服蓋欲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損耳卽此觀之是實贊佩服其芳澤以比德也非特設言取譬而已上章以情言此章以質言互見也後屢以情質並言也又此與上章亦參錯文法其次序本謂製衣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唯昭質其猶未虧荷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而視也游目謂縱目以流觀也哀郢曰曼余目以流觀是也游流古字亦通用荒遠也四荒猶四方也將往觀乎四荒謂將去此而往觀乎四方之景以爲樂也佩指衣裳冠佩而言與長余佩之佩字稍異上佩字專言之也此佩字泛言之也與上初服之服字對看上服字總起

楚辭集解

三十二

佳

下也此佩字總結上也繽紛猶言雜糅盛貌也繁飾猶言雜佩也亦衆盛之意菲菲猶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也此章總承信芳昭質二句而言而有淺深之意獨言芳菲菲者省文耳而澤字之意亦在其中下二句總結上二句上二句又所以爲下濫埃風而上征遠遊諸章起也往觀四荒舊註皆謂往求賢君或曰此章言已回車返服謝仕而隱將事遠遊以舒憤懣耳非謂往觀四荒以求賢君而事之也瑗按賈誼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夫謂屈原歷九州而相其君固

爲失之然屈原當時實有去楚之志特所以去楚者謂飲德避難而遁去耳非謂去楚別求賢君而事之也或說是矣洪氏乃謂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是亦契舟膠柱之說矣此篇之末雖有悲懷舊鄉之意然亂辭又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遠遊篇雖亦有悲懷舊都之意然其卒章又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涉江亂辭曰懷信係佗忽乎吾將行兮惜誦卒章曰播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由此觀之屈子曷嘗無去楚之志哉去楚固無害乎屈子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四

佳

之忠而且見其有保身之智矣後世不詳考其書而信屈子之所自言往往譏之何哉或曰屈子之去楚遠遊既非求賢君而仕然下諸章天帝處妃佚女二姚等譬何也曰蓋設言舉世無賢君而不足以及當其心也於是而隱去耳洪氏又曰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善

人生各有所樂今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今豈余心之可懲

好脩謂好自脩飾使潔淨也常者恒久不變之意體解猶言支解也未變謂不改其好脩之志也即

雖九死其猶未悔之意懲創艾也五臣解可懲作何懼之意非是夫馳騫以追逐既非余心之所急懲以攬篋是亦余心之所善其好善惡惡之誠如此既曰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其所守堅確之至如此則靈脩雖數化而齋怒黨人雖嫉妬而謠詆又豈可使余心之懲創而少易其操也哉嗚呼若屈子者可謂樂道之真好善之誠者矣然則上所謂長太息以掩涕怨靈脩之浩蕩悔相道之不察豈真有太息怨悔之心而欲變其所守也哉讀者可以自悟矣朱子曰人生各

楚辭集解

離騷

三五

佳

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爲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六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爲女須詈予起也按按篇首至此當一氣講下而其間有二十大段四小段之分自篇首至夫唯靈脩之故也一小段自曰黃昏以爲期至願依彭咸之遺則一小段實總爲一大段自長太息以掩涕至固前聖之所厚一小段自悔相道之不察至此可懲一小段又總爲一大段而所謂離騷之意已畧盡矣下文不過

設爲女須之訾重華之陳靈氛巫咸之占而反覆推行其好脩之美遠遊之興耳讀者幸熟讀而詳玩之庶幾有見乎條理脉絡之貫串規矩法度之整齊而使此春容之大篇可喜而不可厭也苟漫然而觀之寧不亂雜而靡統也哉

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訾余曰鮌悻直以亡身兮終然歎乎羽之野

須者賤妾之稱以比黨人也屈原以蛾眉自比故前言衆女之嫉指其黨之盛也此言女須之訾斥其德之賤也舊以女須爲屈原之姊甚謬嬋媛妖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六

佳

嬋貌邪淫之賤態也申申衆多重疊之意訾罵也字見周書無逸篇予原自謂也申申訾予謂黨人習已者紛然不已也曰者記女須之詞也鮌堯臣悻悻也直謂徑情直行之意亡身喪身也終然猶言畢竟耳決詞也不得善終而死曰歎羽山名在東裔海中卽禹貢之蒙羽其藝者也妖乎羽之野謂不得終于家也惜謂厲神之言曰行悻直而不豫今鮌功用而不就亦此意按鮌事天問亦言之見尚書及左傳史記諸書王逸曰言堯使鮌治洪水悻悻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

楚辭集解

離騷

三七

佳

須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其說是矣援按屈原特不能背繩墨以追曲耳其所謂伏清白以死直者固前聖之所厚必不爲前聖之所屈也黨人又何可以鮌之悻直比之哉觀前自誓之言曰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懷沙篇曰人生稟命各有所錯今定心廣志余何畏懼今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今屈子於死生之際蓋瞭然不可惑而其操守之堅有確乎不可拔者矣奈何黨人以死懼之哉此數言者其曉黨人之意亦至矣

汝何憚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蕢蕢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上章鮌悻直至此皆女須訾原之詞汝女須指原而罵之也憚者罵其立志太高遠廣大而蹇者罵其不避艱險獨爲人之所難爲也好脩見前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操也曰獨有此姱節可見黨衆之無此而嫉妬之所以來也烏得不申申而訾之邪觀柳子厚載戚里淫婦之謀河間婦可見矣但

屈子之節非河間中變之比故不能免乎屬詈之辱也賈景旻三惡草名當世時俗之所尚者也以此尋常庸劣之行舊註比讒佞非是蓋因以女須爲原姊故以此爲屬黨人之詞而不知此實爲黨人罵原之詞也盈室謂家佩而人服也舊註比滿朝廷太拘判別也獨離猶言立異也言衆人皆佩此尋常之草汝何爲判然獨自立異而不服而取彼芳澤以爲飾哉王逸曰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脩蹇蹇有此姱異之節又曰言衆人皆佩賈景旻泉耳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判然離別

不與衆同也意是媛按女須詈原之詞通指前篇屈子之所叙者而言或曰判與拚同當平聲讀唐人詩用拚字多作判亦通

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今夫何執獨而不予聽

此章因女須詈已立異以爲高而述已中情以答之明其實未嘗立異也衆舉一世而言也以言曉人曰說戶說謂戶戶而說也觀此則屈子亦嘗與人以爲善矣但人之衆非可通告也黨人以離異罵之何其不察之甚哉孰云猶言誰肯也中情與

人爲善之情也言已之中情實欲與人爲善而非敢離異也別黨也變黨言朋者爲衆諱之也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又曰君子群而不黨黨之爲惡稱也久矣世並舉而好朋亦倒文耳本謂舉世而並好朋也然女須既指原而罵之矣原且曰衆曰朋若不專指黨人而言者可謂危行言遜矣孰亦獨也不予聽猶言不我信也蓋因女須以紛獨有此姱節判獨離而不服罵之故原言我實未嘗執獨以離異自是衆人不肯聽信我之言耳媛按四句一意世並舉而好朋卽申衆不可戶說意夫何執獨而不予聽卽申孰云察余之中情意朱子曰爲下章就舜陳詞起或曰此章亦女須言也口余曰予皆女須自謂也曰孰察曰孰獨皆謂原也乃小人章面之詞若以爲原詞則夫何執獨而不予聽句諸家講終牽強故朱子疑不字當衍蓋初罵其亡身次罵其立異終欲其見聽改行而免禍與已同也其詞意以漸而殺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滅而屈子之於楚黨人未嘗真不知其爲好人也但以舉世皆如此而何獨嗷嗷然以古道自鳴乎又豈可人告而戶說乎媛按或說亦有理

大抵自古小人非謂古道之不美也。以爲非吾人之可易能故棄之而不好脩耳。及見君子之妙節又媿已之不能。忌君子之獨善。遂從而各興嫉妬之心也。亦非謂庸劣之行爲真是也。蓋以不能克其氣質之偏。改其習俗之尚。故因循而不變。同流而合汙。以爲常態。祇見君子之離異而已矣。嗚呼可勝嘆哉。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今就重華而陳詞。

此亦承女須之晉。因嘆世無知己而將抱已之道。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 佳

以求聖人之知也。蓋謂不合於今必合於古之意。託言也。依違也。前聖泛言也。下指舜專言也。節中節之意。如書節性惟日。其邁易節以制度之節。中道也。節中謂樽節。至於中道不使有太過不及之弊也。觀此則屈子之志行可見矣。孰謂其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哉。喟歎也。此字雖橫入於中。而其意則當在此章之首四句。皆歎詞也。憑者充塞盈滿之意。憑心言極其本心之量。而其中之所得者有贏餘天之所付者無虧欠也。觀此則屈子之所養可知矣。思美人曰揚厥憑而不竦。憑字與

此同義。舊註爲悲慙盛貌。是連上喟字解。非是。歷猶逢也。茲此也。二句嘆已得聖人之中道。而不過盡吾心之固有。而無虧顧。不見知于世。而反以是遭此晉辱也。洪氏曰。嘆逢時之不幸也。濟度也。沅湘皆水名。南征猶言前進也。此二字出易經。泛言也。舊註謂舜葬沅湘之南。故曰南征。非是。就卽也。重華舜號也。陳詞謂陳列乎已所得之言也。二句又承上二句。嘆已雖不見容於南夷。則將由此而遁去。求知於前聖也。朱子曰。屈原以世莫能知己之志。故欲就舜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爰按上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一 佳

曰。固前聖之所厚。此曰。依前聖以節中。屈子惓惓直以聖人之道自期待。如此孰謂原爲清脩一介之士哉。孰謂學聖人之道者而肯自投於水哉。後世之議原者。何不考其書之甚邪。涉江曰。吾與重華遊。今瑤之圃。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今指彭咸以爲儀。懷沙曰。重華不可選。今孰知余之從容。又曰。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其致意於聖人也數矣。讀楚辭論屈子者。此其要也。不可不知也。亦可見屈子所見最高。所學最正。故其所守不爲世俗之紛華所奪。黨人之交構所移也。又上章是答汝

何博蹇章言女須詈其好異而明已實未嘗好異也依前聖以節中句是答悖直章言女須詈其悖直而明已實出於中道而非悖直也

啓九辯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

啓開也與上陳字義同蓋承上句變文而更端之詞也九辯卽九叙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見尚書大禹謨不言禹者旣曰九辯九歌則不待言禹而可以知其爲禹之樂矣樂所以象功德而作之者也言此以見禹功德之極其盛而後世子孫不

楚辭集解

四十一

佳

能守也夏禹有天下之號而此曰夏者猶曰夏之子孫指太康而言也康娛猶言逸豫也縱放恣也顧慮也難禍亂也圖謀也後後裔也此句暗指羿浞等事而下乃申詳之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巷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用失家巷言國破而家亡也洪氏曰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又曰仲康以來昇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緩按諸經傳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遊無度田於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立其弟仲康而專執國政仲康丁有夏中

衰之運亦未能行羿不道之誅以致羿竟篡相位而禍亂荐臻是家巷之失太康固爲誅首而五子之罪蓋亦有不能逭者矣不書太康名者不待言而貶自見以其惡之顯著人人得而知之也太康之罪人皆知之矣五子之罪人則不知也故屈子書五子之名而顯其微闡其幽而此章之言亦自有先後輕重之序可謂得春秋之法矣非屈子其孰能之嗚呼上有忝其祖下不顧其後而國之不絕者如綫太康五子之罪著矣彼懷襄之苟且康娛而輕棄其國不數十年而遂滅於秦也其罪不

楚辭集解

四十二

佳

尤甚哉聞屈子之言亦可以自省矣朱子曰此爲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嗚呼自舜以後而天下紛紛始多事矣無爲之治不可得而見矣陵遲至於戰國而人事之變亦極矣屈子烏得不往就舜一陳而訴之以深其憤懣之情也耶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屈子就重華而陳詞之意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沅其鮮終今浞又貪夫厥家
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淫過也無事而漫遊曰

遊佚縱恣也書多作汙敗獵也此句亦參錯之文
本謂淫佚於遊敗也心之所喜曰好遊敗者述其
淫佚之事而好者誅其淫佚之心也故以又字起
之射發弓弩之總名封大也狐獸名射狐者遊敗
中之一事惟其好之此所以淫佚於遊敗也上句
重淫佚字下句重好字固者承上文而斷其必然
之詞孟子曰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亂流者謂如
水之流而不知返也卽指上二句之事鮮少也鮮
終謂少有得善其終也卽指下句之事湜寒湜伯
明氏所繫之譏子弟羿因收之任以爲相也貪者
有所歆慕於人而謀以取之之意厥其也語詞尚
書多用之家謂羿之室家也王逸曰婦謂之家或
曰左傳言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則家卽猶上章
家巷之家總言之耳不必專指奪羿之妻一事而
言亦通此章言羿因夏衰逐其帝相而篡其位恃
其善射不恤民事淫于遊獵棄其賢良而任好譏
之寒湜卒爲寒湜貪謀其家而殺之也羿以亂得
政而身卽滅亡故曰亂流鮮終傳曰以德和民不
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羿與湜澆之事是也
後世乘人之亂而奪人之國者尚鑒於斯哉

澆身被服強圉今縱欲而不忍曰康娛而自忘今厥
首用夫顛隕

澆一作羿字異而音同卽湜因羿室所生之子也
被如書康誥紹聞衣德言之衣字亦服也服事也
強圉與彊禦同詩曰曾是彊禦彊禦猶強梁暴猛
多力之意論語曰暴盪舟力能陸地行舟則強圉
可知被服強圉謂專尚猛力如被服之在身而不
舍也縱欲不忍謂縱放其淫欲之心以肆其強圉
之力而勃勃乎不能自忍耐也指紂相之事而言
康娛見上自忘謂忘其修身之道也王逸謂忘其
過惡亦通首顛也顛隕皆自上而下墜之意謂爲
少康所誅也此章言澆專尚勇力而恣其淫心殺
夏后相而以逸豫滅厥德卒爲相子少康所誅以
梟其首也羿蓋恃其技澆蓋恃其力故皆不脩德
而反以此取滅亡也技力之不足恃也如此哉此
二章事並見左傳按羿篡夏位而未幾爲湜所
殺湜旣殺羿又使其子澆弑夏帝相亦終爲相子
少康所滅輾轉相報捷如影響固亂流之鮮終於
此亦可見天道之好還也又按此上三章一章言
喪其家巷二章言喪其室家三章言喪其元首其

取禍之慘愈深而愈切其垂鑒之意至矣

夏桀之常違今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今殷宗用之不長

賊人多殺曰桀亡王之謚也名履癸史記以爲帝發之子系本以爲帝皐之子發之弟也未知孰是常違謂屢背乎道也或曰倒文耳謂背乎常道也亦通詳見商書及史記夏紀遂焉猶忽然易詞也逢殃遇害也謂爲商湯所放而死也自啓九辯至此十四句皆陳夏事然其言亦有次第而一代之治亂頗可概見矣后君也辛帝乙之子商紂之名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六

佳

也又名受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淹菜曰菹肉醬曰醢謂殺戮忠良也殷代名也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宗猶統也不長謂爲武所滅絕也詳見周書及史記殷紀此章舉二國無道亡國之君以昭大戒而彼懷襄者聞之不知所寒心而尚鑒於此也哉湯禹嚴而祗敬今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今循繩墨而不頗

湯天乙之子商之盛王也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姓子名履癸鯀之子夏之盛王名也姓姒一曰謚法受禪成功曰禹今考之書舜在當時已並棄桀皐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七

佳

陶而呼之則名也非謚也不曰禹湯而曰湯禹者倒文耳後曰湯禹嚴而求合是也或曰亦承上殷宗句而遂先言湯也古人作文多有此法亦通嚴畏也祗亦敬也書曰日嚴祗敬周代名也指文武而言論道莫差謂講論治道而無有一毫之差錯也三王道德詳見詩書此亦互文非謂禹湯能祗敬而不能論道文武能論道而不能祗敬也王逸五臣皆渾釋之曰禹湯文武皆嚴畏祗敬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是矣舉謂揚之於側陋也賢有德者也才有藝者也授與也能猶堪也無賢才而言謂量其才德之大小而與之以職任也若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能又對賢專以才言此上旣曰舉賢才則能字當總承講也訓詁之家要當隨文體意不可執一也舉賢才句見論語循依也繩墨解見上喻法度也頗僻也不頗猶莫差也二句言之盛王以明大典而見後世子孫之不能違祖宗之憲章以致國亡而家敗也彼懷襄者聞之尚當惕然悔過取法乎此可也方且徇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也是誠何心哉曰嚴敬德曰論治道

曰舉賢才曰遵法度反覆悉言之也嚴敬德遵法度脩之於已者也論治道舉賢才推之於人者也天德之純王道之普於此乎可概見矣孰謂戰國之士可及之也哉當時孟子之外一人而已矣其文章德行皆可以並駕而齊驅不當以優劣論也但孟子周流列國能通之以權而屈子則道之行終于隱去守經而已矣蓋其平生之所學所守所見本如此故曰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可以覘其志矣至于規規以同姓之義論之吾不知之矣按此上五章夏代歷叙其喪亂之意

而殷只以二句承之又以湯禹一句總結之周又只以一句言之其筆力之變化非屈子不能若三代以次而各叙一段不惟其詞冗長而亦無反覆悠揚之味矣操觚染翰者亦不可不知又按朱子曰三王道全德備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如下章所云也亦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皇大也竊愛爲私所私爲阿覽察也人者對已而言民者泛詞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焉

語助詞錯置也輔佐也默祐之意猶言惟德是輔也其未得也則錯之其既得也則輔之詳其文勢當如此解言皇天神明公平正直無所私阿觀於萬民之中而有能脩聖賢之德者則立以爲君而陰陽輔相之也維獨也書曰庸作聖明作哲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茂盛也行者錯之於身者也聖哲以人而言茂行以德而言苟誠也用猶有也下土謂天下也詩曰奄有下土言聖哲之人有茂盛之行則必爲皇天所錯輔而有此天下也覽德錯輔自在天而言得此下土自在人而言皇天之於聖人非有所私厚也亦惟覽其德而已矣皇天能輔其德而不能使人之脩德也在我而已矣聖人之於皇天非有所徵求也亦惟茂其行而已矣聖人能茂其行而不能必天之立已也聽天而已矣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中庸曰故大德者必受命知此則可以窺天人相與之際矣故禹湯文武日嚴祗敬之德而皆得用此下土彼康娛淫佚常違祖臨之徒則天雖欲錯而輔之亦無所施其力矣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是天非獨無私阿也雖欲私之亦不

得而私之也彼懷襄者雖天且不能錯而輔之
子亦將奈之何哉亦惟自脩而已矣哀哉按此章
是結上五章之意言三王能脩德而爲天所興則
後王不脩德而爲天所廢可知矣或曰泛言亦是
但泛言之中而前五章之意亦不能外之矣舍前
五章而此章之言又無所指實矣

楚辭集解離騷卷

五

佳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瞻前顧後猶言左顧右盼博
覽遍觀之意前後二字要活看不可太滯相者視
之審也觀者視之周也曰瞻顧曰相觀詳言之也
相觀二字卽承上句而申言之耳猶前章旣言陳
詞而又以啓字承之也計謀策也極窮至也言世

楚辭集解離騷

一

蚤

俗工巧之甚也義者利之反也善者惡之反也服
事也曰孰非義孰非善云者可見此義與善無物
不有無處不然而吾人所當推行服膺而不可須
臾離焉者也此章言已博觀當世之民放僻邪侈
之心滋而行險僥倖之機熟詐僞之計萬變百出
靡有遺術而上帝之降衷義善之恒性則不知服
用戡賊暴棄之而無餘也皇天雖無私阿又將何
以覽其德而錯輔之也哉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
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當是時也苟有一人從義遷善而修其聖

哲之茂行以欽崇天道則奄有下土也必矣惜乎戰國之君相尚以利相競以惡而蔽鋼之深陷溺之久曾不知悔悟卒使皇天覽德之意孤而聖賢垂教之志荒也嗚呼博觀天下盡皆如此而彼懷襄者又何足以望之也哉雖然其詞之感慨若泛指乎一世之人而其意乃所以責懷襄之不修德也瑗按義善二言深得吾儒性理之學由此觀之則戰國之時而惓惓乎仁義之談性善之說者不獨孟子也屈子之所學所養可知矣其書真可繼三百篇而無媿色與七篇並傳而不多讓也孰謂

自從刪後更無詩而續仲尼之統者軻氏可獨專其美哉故後世哀屈子之窮吾獨喜屈子之高後世愛屈子之詞吾獨尊屈子之道也安得起靈均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鑒而正枘
今固前修以菹醢

亡之地然反觀內察其已之初志適得吾心之所善而終未嘗有一毫怨恨之悔意也其不肯變節以從俗可知矣量度也鑒斧鉞所穿受柄之孔也正猶鑿也謂審其正而納之於鑿也枘如詩伐柯之柯字卽斧鉞之柄刻其木端所以入之於鑿而可執持者也言鑒枘方圓之不相入猶君臣邪正之不相合也前修指往古之忠臣義士也菹醢言爲無道之君所殺戮也前后辛之菹醢言暴君恣殺戮之慘此前修以菹醢言忠臣受殺戮之禍字義雖同而旨意各有所歸讀者詳之瑗按上章雖泛指一世而自勵之意亦在其中此則承上而言已之用義服善以事君初不度其道之不可行而反以此取禍然其心亦終無悔也所以然者蓋邪正不合而道之難行自前世而固然矣吾亦法夫前修而已矣又何悔乎昔人云吾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卽屈子不悔之意也上二句自勵之詞下二句自憫之詞其文意亦參錯互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言義爲可用善爲可行而前修乃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者然亦不敢以爲悔也王逸曰言王不量度其鑒而正其枘猶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自前世修名之人已獲菹醢若龍逢梅伯是矣二說俱是五臣洪氏云邪佞在前而已以忠賢正直當之何由能進其君不察得罪必矣瑗按量鑒正柄只言君臣不合而邪佞自在意表二家獨指邪佞講未是又按胥身危死及菹醢之言雖爲砥礪自誓之意然屈子之在當時實瀕於死者數矣惜誦篇曰矯弋機而在上兮巖羅張而在下設張網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何以干僚兮恐重患而罹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問謂汝何之觀此則知屈子之所處而

楚辭集解 離騷 四 卷 大凡遭難受禍之言又非特設詞而妄加誣於楚之君相者也讀者亦須要識此意 增歔歔余鬱悵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增重累也出曰歔入曰歔哀泣之聲也哀時不當倒文耳本謂哀不當時言自哀不值舉賢之盛時而遭菹醢之亂世也菹蕙二草名攬之以扶淚也王逸解茹爲柔軟之義不作草名亦通霑濡濕也襟衣背也浪浪淚流不止貌哀之甚也瑗按歔歔者哀之發於聲者也鬱悵者哀之結於心者也掩

涕者哀之發於目者也此章極爲長太息痛哭流涕之情要之與賈誼不同學者不可不知蓋賈誼得君逢時其所當者與屈子天淵懸隔自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而後世嘆惜抱才不偶者多曰屈賈屈賈云非也靈均所遭實與大舜號泣于旻天之情同其真切而賈生未免少年失之躁妄其所言者雖不爲無病而呻吟遐想當時氣象其與阮籍猖狂遇窮途而浪哭者相去無幾矣後世譏屈子之忿懣不容強非其人豈非以責賈生者而責屈子乎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知其人而不上論其世吾未見其可也自啓九辯以下至此九章皆爲陳舜之詞或以爲至用此下土止非是蓋前六章陳君道之治亂後三章陳衷曲之哀情屈子之欲見舜者莫切於此情而其所以先陳乎治亂者卽此情之所在也屈子之所以長太息而痛哭流涕者又豈悲一己之不過而已哉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騁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跪雙膝着地也尊敬之意或曰古者席地而坐跪

坐也亦通敷布也衽衣裳之前際也敷衽猶言整肅其衣冠戒嚴之意也陳辭卽上九章所陳於舜之詞也耿明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正者不偏不倚之謂指已所陳之詞得聖人中正之道也已既陳畢而舜無答詞其意若將深有以許之矣故以既得此中正自信也此二句與上依前聖以節中章相照應結上起下之詞然自依前聖至此自當爲一段也騶猶乘也如騶字亦可虛實兩用一曰一乘騶馬也虬龍類王者贊美之詞一曰以玉飾虬鑣勒故曰玉虬乘跨也騶鳳類虬騶二名乃蟲鳥之神俊者也洪氏曰言以騶爲車而駕以玉虬也更詳之溘奄速倏忽之意埃風塵埃之濁風也或曰猶言風塵也倒文耳亦通上征前進也溘埃風余上征猶言忽乎吾將行耳遠遊篇曰掩浮雲而上征意同此章言已長跪敷衽陳詞於舜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大道而遂乘龍跨鳳溘然上行將以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思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此章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又按洪氏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

之汎濫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樂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淮南子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二子之言於此陳詞上征之意尤有所發明可謂知屈子者矣學者當熟玩之但屈子實未嘗投江而死茲不暇論蓋此章亦叙已陳舜之詞言舜既已許已得此中正之道遂復告舜將去楚而遠遊亦以見已去楚遠遊不畔於道而爲聖人之所許也孰謂屈子去楚之爲非哉孰謂屈子無隱遁之志而終迷戀於楚哉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軔指車木也將行則發之故謂啓行爲發軔也蒼梧楚之山名謂自楚而啓行耳楚詞中凡言蒼梧九疑者意皆指楚國蓋二山乃楚之鎮言蒼梧九疑則可以知其爲楚猶孔子歸魯作龜山操不言魯而言龜山蓋龜山乃魯之鎮言龜山則可以知其爲魯也舊註俱解作舜之所葬處謂指舜而言王逸又以此句爲陳詞於重華之意皆非是或曰

前言濟沅湘以南征謂就舜而陳詞也此言餐餼於蒼梧謂辭舜而遠遊也詞旨甚明予又何支離其說乎曰非敢支離也據諸書舜固葬於蒼梧九疑而二山固在沅湘之南要之屈子之意實只謂去楚而訪舜未嘗謂訪舜於蒼梧九疑所葬之處也惟諸書言舜葬於二山故解者多泥於其說今解作屈子渡沅湘之江而訪舜於所都之蒲阪亦未爲不可此乃屈子寓興之言非弔古之作又何必以葬處爲拘也以南征爲就舜於蒼梧猶通以餐餼蒼梧爲去舜則此二句與欲少留此靈瓊句不相喚應矣况上章已言乘龍跨鳳而上征此方言去舜尤非文勢讀者幸毋泥舊說執舜所葬之處而虛心泛觀之則知予解之非支離也懸圃神山名寓言耳非真有是山也朝發而夕至甚言欲去之速也此二句言去楚而遠遊之意靈者贊美之詞瓊門饌也其所饌之文如連瓊故曰瓊王逸曰楚王之省閣也是矣猶漢儀謂省閣爲青瓊此靈瓊指朝廷之所在寓意於君也欲少留此靈瓊猶惜誦欲值個以千條之意言不忍遽離別楚王而去也忽忽迅速貌暮晚也日忽忽其將暮猶前

恐年歲之不吾與意謂光陰易過而將老也此二句言去楚不得已之情此章以下皆承上章下二句而推衍之耳此章言已所以急於去楚而遠遊者非不欲留於楚朝也蓋以楚不我用道既不行而老期將至此日良可惜耳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此卽屈子去楚之意也或曰上二句可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縻戀於爵祿者所以爲汙也下二句可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而悻悻然忿怒而去者所以爲小丈夫也二說甚有發明屈子此章之意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令使也羲和日御也此所用羲和當如望舒飛廉等號同看朱子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名非是弭止也按也節旌節也弭節猶言駐節停驂謂暫止徐行也崦嵫山名日所入處也迫急促也此句倒文本謂勿望崦嵫而迫也此二句承上日將暮句而言故願使日御且暫弭節勿望崦嵫而急去也卽

惜陰愛日假我數年欲及時進德修業之意
非謂自乘日御按節徐行不望崦嵫而迫也
抑志而弭節及遠遊篇徐弭節而高厲之弭
同讀者詳之王逸曰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
及盛時遇賢君也曼曼修遠貌修長也言上
四方可知求尋訪也索固求也曼曼修遠則
逶迤而未易盡也上下求索則方無定在而
窮也而日又忽忽乎其將暮矣此所以願日
弭而勿迫也王逸曰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
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
合志者也援按前往觀四荒章註王逸以爲
君五臣以爲求知已洪氏以爲求同志此章
上二句言求賢君下二句又言求索賢人與
志者其說雖可相通而用字亦自支離或又
重華歎帝閭爲求賢君求處妃謀佚女晉二
求知已似矣而非也今觀下文引周文呂望
摯繇等語皆君臣相合之事直以求賢君解
也朱子辯證曰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求
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

西若木意謂朝東而暮西見其迅速也瑗按此對下章以晝夜爲言非取東西之意東西之意又當於後白水春宮章言之此章以下至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又承前章上下而求索句以推演之前望舒使先驅今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余先戒今雷師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御也先驅謂使之前導而辟除道路也飛廉風伯也奔疾走也屬連續也此二句如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文法前後二字要活看非謂在已之前後也奔屬二字與遠遊篇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二

卷

召玄武而奔屬不同遠遊篇謂召玄武奔屬於已後此謂使飛廉奔屬於望舒之後也鸞鳳二俊鳥名戒謂戒嚴其道先戒猶先驅也言望舒飛廉相繼而往猶嫌其逗遛又使二鳥以促之也下言雷師則益迅而速矣雷師雷神也未詳其名具備也指車駕而言告以未具正言其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之謂也下章飄風帥雲霓而來迎則具之謂矣此章悉言風月雷鳥以見其欲往之亟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求御

鳳亦俊鳥名騰飛之速也因雷師告以未具故復使鳳鳥飛騰以催促也咸池章言日望舒章言夜此章言日夜總承之也繼之以日夜謂使鳳鳥日夜並進也總結上飲馬至鳳飛十句非只承鳳鳥一句而言也飄風回風也屯聚也帥統而率之也雲者山川薰蒸之氣霓者陰陽交會之氣也御迎也蓋飄風起而雲霓爲所驅逐若有以帥之者雖爲寓言亦自有意但王洪二家取譬之說則非也已見朱子辯證茲不贅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三

卷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子

紛盛多貌總總衆貌離合言或離或合也班文彩貌陸離見前上下猶低昂言或上或下也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不同二句總指上三章扈衛之形色而言紛然而總總班然而陸離以見其盛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又奔走急速之所使然而不暇於整齊嚴肅故也帝謂天帝也閭謂主以昏閉門之諫也關閉門之稱也倚猶憑也闔闔天門名也望子須已之至也此二句承上十四句而言言催促扈衛日夜並進而求索者蓋欲使闔者開

開而使天帝庶幾得以憑闔闔而望已之至也是豈無事而漫遊者哉下二句卽遠遊篇命天闔其開闔兮排闔闔而望予之意朱子從王逸之說謂令帝闔開門將入見帝而闔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以倚闔闔而望予爲闔者事非是闔者拒已之意自見於下章蔽美嫉妬之內讀者詳之又按此極言仗衛服役之盛而下東西求索段但以紛總總其離合二句言之下四方求索段并不言之而其意自見此亦作文之法也

時暖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

楚辭集解

十四

章

好蔽美而嫉妬

時光陰也暖暖日色昏昧貌罷休也讀如欲罷不能之罷亦自明白舊讀作罷倦之罷音疲非是此句與日忽忽其將暮意同言時光之邁也蘭生於幽僻之處故曰幽蘭猶言僻芷也延遲緩也佇久立也此句言須帝之久也溷穢亂也濁貪汙也不分猶言無別也此句泛言世俗也蔽隱也美謂馨香清脩之德與溷濁相反者也蔽美猶言蔽賢也嫉妬見前此句專指讒黨然曰蔽美者斥其事而曰嫉妬者誅其心也此承上章言已日夜求索欲

令闔者開門庶幾天帝得以倚門而望我然今暖暖乎時將罷休徒自攬結芳草延佇相須竟不見天帝之召已也何哉所以然者蓋以世俗之溷濁而黨人之嫉妬故也不然胡爲乎我求之急須之久而天帝不予望邪上二句言已須天帝而竟不見召也下二句言闔者隱蔽而不得見召也嗚呼天門之下而闔者得以蔽賢如此則天帝亦可知矣此蓋嘆其求人君而不遇之詞舍去而他適之意自見於言外下二句相喚應舊說遽以倚闔闔而望予爲責闔者見拒之詞非文勢也自飲余馬至此當爲一段屈子去楚而遭此所謂去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違之乎朱子曰旣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於是去而他適也

楚辭集解

十五

章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閶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濟渡也白者西方之色與下春宮皆泛言無所指前言日夜求索而無所遇此復言東西而求索也王洪二註以爲崑崙之白水五臣以爲神泉恐未

是登自下而上也閨風山名在崑崙之上亦寓言耳未必真有是山也縹紫也登山曰馬則濟水可以知其爲舟矣反顧回首而視也流涕者哀心之發也丘土之高者故曰高丘或曰高丘在閨風山上言閨風無女又將去而他適也或曰高丘卽高唐楚之地名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是也言使楚有女則已不至此也然自上文觀之則去楚久矣似指閨風爲是自反顧二字觀之則又似指楚也二說俱通未知其審故並詳之以俟君子擇焉女神女蓋以此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六

卷

賢君也朱子曰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番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王逸曰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畱止也王註承上章而言是也但上章亦泛言耳獨以爲指中國則非也赤水登山與前飲馬撝轡二句提起對看或曰前言衆女嫉余之蛾眉女之不善者也自此以下又以女爲喻蓋將求如古人處妃之類不嫉妬之善女也亦通

謚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謚猶忽也春宮東方青帝之舍神女之所居者也上言白水舉四方之色此言春宮舉四方之氣互文以見意也瓊枝玉樹之枝也繼續也謂採取玉樹之枝紉續以爲佩飾而詒神女以通其好也榮華草木之英也草曰榮木曰華落隨也榮華之未落喻顏色之未衰也相審視也下女神女之侍女也亦見湘君詒遺也相視其下女之忠厚而不佻巧者將託之遺佩於神女也此章不言不遇者承上章觀下章自可見也或曰上言求天帝故曰閨者此言求神妃故曰下女雖藉閨者以開關託下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七

卷

女以詒佩要之卽指天帝神妃而言也如今相稱曰侍吏曰從者蓋其意實指其人也其說亦通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豐隆雲師也一曰雷師非是處妃神女也所在所居也謂先使人求其所居之處而後令媒以結言也縹佩帶也結言通二家之言而相結以爲好者也蹇脩謚蹇好脩之人設爲此名耳王逸曰理分理也述禮意也五臣曰爲媒以通詞理也二說意俱是蓋媒妁之別名也夫爲媒理者必須輕捷嫺

媚之人方能結言以通好而今乃以蹇脩爲理烏
能有成哉其不遇之意不言可知矣此總結上二
章言高丘既無女之可求矣於是復使豐隆乘雲
以求處妃也春官既無下女之可託矣於是復使
蹇脩將佩以爲媒理也此其所以終不遇也屈子
方且求遇之急而顧以蹇脩爲理可見君子未嘗
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或曰蹇脩之不遇也宜
矣若豐隆乘雲周行四方胡爲亦不得處妃之所
在也曰思美人言之矣願寄言於浮雲今遇豐隆
而不將觀下文終言不遇則此意自在言表嗚呼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八

卷

有力者既視之而不肯一援手而拙弱者又力不
足以振之然則君子之道何時而可行邪按處妃
王逸以爲神女是矣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
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
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處妃
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
而失彼朱子既辨蹇脩爲義臣之非而集註又解
處妃爲義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
高辛之妃王逸爲少康之妃則此處妃者又當爲
伏羲之妃也悲女也娶之後曰周流乎夫余乃下

則屈子以處妃與天帝並爲天上之人耳未必有
是人也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俟博雅者訂證焉
若蹇脩乃是泛名無疑當以下文鳩鳩鳳凰及思
美人薜荔芙蓉視之可見或以草木或以鳥獸或
以人爲喻耳又按此章參錯文法本謂吾令豐隆
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吾令蹇脩以爲理兮解佩
纁以結言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於汧盤

紛總總二句總承上三章亦泛指仗衛服役而言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九

卷

借之以寓已意也緯繆繆編固結之意也遷移也
謂遷移而進也上句言求索之急下句言進合之
難求索之急者欲仕之本心也進合之難者世無
賢君而莫足與爲美政故也次舍也窮石山名濯
髮澣沐也遠遊曰朝濯髮於暘谷汧盤水名二句
言既無所遇進不易合則將歸隱而自脩耳如下
文欲遠集而無所止聊浮游以逍遙之意舊註以
處妃言之非是先言夕歸者承上朝濟白水而來
也或曰上二句有量而後入之意下二句有見幾
而作之意按自朝濟白水至此爲一段蓋求索

乎東西而無所遇者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今來違棄而改求

保厥美謂處妃自守其顏色之美也倨簡曰驕侮慢曰傲保厥美矜之於已而驕傲誇之於人也康娛淫佚義見前信美無禮言有美女之色而無美女之德猶有人君之位而無人君之道也無禮卽指驕傲康娛淫遊而言來者呼其仗衛服役之詞也違者去其地也棄者舍其人也改求謂別求他邦之賢女也此章承上起下之詞抽思曰驕吾以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

爲美好兮覓余以其脩姱卽此章之意所謂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重違之乎朱子曰言處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而改求也或曰非獨人君爲然惜往日曰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讓妬入以自代夫戰國君臣皆自以爲美好而交相矜誇習以成風曾莫知其非者所謂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戰國君臣之謂與又烏足有以當乎屈子之心者也或

又曰此章卽承上章而言言旣無所遇則當歸潔於窮石消盤之間保守吾道之美以自邀遊而取樂耳旣而又悔其非君子幼學壯行之志無善天下之心一已雖樂矣其如蒼生何要非理之所宜者也於是又違之而之他邦也恐未是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今見有娥之佚女覽視之速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遍也重言之也四極猶四方也前曰四荒以荒遠而言此曰四極以極至而言其義一也周流遍遊也天謂天上也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一

下謂世間也前言扣帝閭登閭風遊春宮皆指天帝神女而言故曰周流乎天也周流乎天旣無所得而復下求於世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上求於天已無所得而下求於世豈復能有之乎然所謂周流乎天余乃下此句亦要活看蓋不得於彼與得於此之意非真謂天上世下也瑤玉名亦贊美之詞非真以玉爲臺也偃蹇高貌娥國名佚美也謂高辛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曰望曰見篇文也先瑤臺後佚女倒文也本謂自天而下望見有娥之佚女在瑤臺之上耳然周流乎天四字又

總指飲馬咸池以下而言之也或曰周流乎天余乃下亦參錯句法本謂余乃周流乎天下未知是否容更詳之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鳩鳥名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之人也不好不美也王逸曰言我使鳩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朱子曰告余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爲媒而反問我也鳩亦鳥名多聲雄鳩尤健於鳴逝逝者飛而往也佻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一

卷

輕也巧利也以喻辯捷之士王逸曰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按此承上章言欲求合佚女而無良媒也一則其性毒害一則其性佻巧毒害者難測故爲其所詐佻巧者易見故因其鳴逝而遂惡之也洪氏曰夫鳩之不可爲媒審矣屈原何爲使之乎淮南言運日知晏陰諸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遊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竟之用繇是也或曰鳩不能爲巢常逐鵲以居是天下之鳥莫拙於鳩也屈原猶惡其佻巧則可

以知其爲人矣此所以使蹇脩以爲理而終不能結言以成好也此二說雖非屈子本旨蓋亦言外之意因附誌之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心中凡事不決者曰猶豫多疑者曰狐疑適往也自適不可者求女當須媒猶事君必待介也詒遺也高辛帝嘗有天下之號也朱子曰言鳩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鳳凰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爲譽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二

卷

所得也或曰此章下二句意當倒在上方與上二章相順屈子之文不特句法倒而章法亦有倒者言已望見瑤臺之佚女矣鳩之毒害既不肯爲媒鳩之佻巧又不可爲媒鳳凰之神俊又不得爲媒欲不待媒而自往又非禮之所宜此佚女雖賢徒望而見之不得合而偶之也意是按戰國之世其在下者固有鳩鳩而無鳳凰其在上者亦未見其有佚女也此特反覆以見已之急於進而難於合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若逐句體貼而比喻之以求其說則鑿矣此上三章並言求佚女事承上

求處妃不得而來也羅鄂州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云恐高辛之先我夫媒所以合婦道也鵲既毒物

又其雌雄自有好陰好晏之異雄名運日雌名陰

諸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

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諧知雨也運音暉通

用其同居異志如此則宜其為人媒而告人以不

好也雄鳩物之至拙者不能爲巢雨則逐其匹音配

霽則返之其爲拙亦甚矣而尤惡其佻巧於是求

夫和鳴如鳳凰而託之又貪餒而受詒則高辛之

先我必矣蓋屈原之始罹憂譏人惡之至其久則

楚辭集解

二十五

卷

雖平日所謂賢者亦皆隨俗變化而不察故始則

惡服艾之盈腰而其久也荃蕙化爲茅矣始也惡

鵲鳩之先鳴而其久也鳳凰既受詒矣宜乎有國

無人莫我知之歎而將從彭咸之所居也又按羅

氏解鳳凰受詒與諸家異亦似有理故附于此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

今留有虞之二姚

遠集猶言遠去也惜誦曰欲高飛而遠集是也無

所無處所也或曰集亦止也止居也初止曰集既

集曰止群居曰集久居曰止並通浮游逍遙皆優

游自適之意重言之也王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

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

忘憂用以自適也二句結上起下自憫之詞少康

夏后相之子也家室也未家猶未娶也留者屈原

謂及少康之未娶欲有虞留止二姚以待已也王

逸謂屈原欲效少康留止有虞而不去非是虞國

名姚姓也舜之後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也二姚

謂姚之二女也虞以國言稱其君也姚以姓言指

其女也按左傳少康因寒浞之亂逃奔有虞虞思

於是妻之以二姚詳見哀公元年朱子曰言既失

楚辭集解

二十五

卷

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

虞之時留此二姚也瑗按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朱子釋之曰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又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若屈子者非真無所止也蓋知物各有所當止之

處故審所處而不肯苟止耳聊浮游以逍遙者不

肯苟止翔而後集之意也又按論語陳文子三違

其邦孔子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朱子釋之曰文子

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若屈子者既去乎楚國又去乎閭閻又去乎春宮既不合於處妃又不合於佚女又不合於二姚非特三違其邦而已其所以潔身去亂者又實因正君心討讒賊之故抑非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有一毫怨悔之心者也其長往之志往往見於諸篇又非不數歲而反者比焉然則屈子其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六

卷

清而仁矣乎故自負曰伏清白以死直曰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非虛語也實允蹈之矣或曰此設言耳子胡證之以實事乎曰其言雖設而其情則真尤愈於見諸行事者固不可以爲實嘗扣天閭登閭風遊春宮及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又不可泛以詞人夸誕之說視之也太史公所謂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此類是矣或曰上章扣天閭其游心抗志蓋不可名言矣其遊春宮而求處妃蓋遐想乎羲皇之上矣其媒高辛之佚女者蓋欲因民以致治王道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其留少康

之二姚者蓋欲撥亂以反正霸道也是又其次也所思每下亦猶孔子思聖人而不得見故思君子思君子而不得見又思有恒者也嗚呼有恒者之不得見其何以共進此德乎如少康者之不可逢其何以共脩此業乎觀此可以知聖賢不得已之情矣若楚王者上不能爲天帝中不能爲高辛下不能爲少康屈子烏能已於言哉其言既有次序而其旨亦深遠矣楚王聞之可不知所猛省而發奮以少康之事而自砥礪也乎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七

卷

蔽美而稱惡

理媒之別名也弱勢也拙鈍也指才質而言導言不固蓋媒理者所以傳達二家之言以成二姓之婚者也今才質拙弱則不長於言詞而不能固結二家之好合矣或曰不固謂媒理所導言詞之不堅固亦通賢以人言善惡以德言此承上章而言已欲乘時晉此二姚然理弱媒拙導言不固故不得留也所以然者蓋以世溷濁而好嫉妬故也是導言不固者非真才質之拙弱乃嫉妬之心之所使耳洪氏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朱子曰蓋不

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
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爲雄四方之遠而其風俗
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曰再言者對前世溷濁
而不分而言一則曰溷濁二則曰溷濁一則曰蔽
美二則曰蔽美可以觀世矣或曰前乃惡其佻巧
此又恨其拙弱何也曰思美人篇曰今薛荔以爲
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褻裳而
濡足觀此則可知屈子欲仕雖其本心而又耻因
介紹以爲先容惡其佻巧者蓋由衷之言而恨其
拙弱者特託詞而反言之耳讀者要當反覆參看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六 卷

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
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宮中之小門謂之閨遠深也哲王猶言明君也寤
覺也懷匿也情求索之情也不發不達也忍猶耐
也終古猶言常也或曰猶言終身也其義詳見朱
子辯證閨中遠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以結
朝濟白水至蔽美稱惡十章而閨闔九重君門萬
里之意亦在其中矣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
司閨壅蔽之罪也以結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妬五
章而慮妃佚女二姚之爲鳩鳩媒理所欺之意亦
在其中矣二句互文以見意也讀者幸毋泥焉此
章總承上言世俗溷濁蔽美嫉賢君門萬里哲王
不覺而已求索之至情徒懷匿於中而不得上達
又安能含忍抑鬱而與此輩以常處乎意欲復去
而他求也嗚呼觀屈子之言愈遊而愈無窮屢遠
而屢不合若將舉一世而無足以當其心者又將
安所之耶大抵戰國之俗蓋有甚於屈子之所言
者非屈子之隘也後世往往往識之者可謂蜂蟻撼
大樹矣按自騷玉虬以下至此七十二句爲一
大段皆言遠遊求索賢君之意亦承前章忽反顧

以遊目將往觀乎四荒二句而發明之者也然其言極有條理次第起結照應意思周密宛然如一篇之文也騶玉虬至上下求索十句總泛言而起之也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妬二十句言晝夜而求索也朝濟白水至違棄改求二十句言東西而求索也覽相觀至蔽美稱惡二十句言四方而求索也閨中遠遠四句又總申言而結之也讀者豈可漫然而視之哉若漫然而視之則騶玉虬以下十句而遠遊求索之意已足以盡之矣又何必重複疊疊之若是哉瓊懼覽者之無紱故復總綴其說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

于此云索蓍茅以筮蓍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索取也蓍茅皆草名以猶與也筮蓍卽今籤挺校杯之類摘草爲卜抽籤擲校至今尚有其法皆巫祝之事也命使也靈氛巫祝之稱或古有是號或楚俗之言或屈子設爲此名今無所考也此二句

屈子自叙命占之詞也其意承前言已遠遊歷覽上下四方以求美女竟無所遇故心中猶豫狐疑於是取蓍茅之草筮蓍之貝使巫祝爲已占以決之不知終當有所遇否也既取蓍茅而占之又取筮蓍而占之再三反覆欲其審也與下巫咸之事俱設詞耳曰兩美以下四句蓋占卜之兆詞靈氛述之以告屈子者也兩美蓋以男女俱美以比君臣俱賢也信脩而慕言男有信脩之美則美女必愛慕之女有信脩之美則美男必愛慕之詞雖渾講而意則重女之慕男也豈惟是指前所經上下四方之處而言則楚在其中矣舊獨指楚言非是此時去楚久矣楚不足言矣有女有美女也言既有兩美終當必合孰謂有信脩之美而在他人不愛慕之者乎決無是理也况九州之博而且大豈無美女何獨此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哉不獨此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則宜及時而去歷九州而求之以應此所占之吉兆可也要之屈子所遊九州已畧遍矣此所言者不過設言也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曰勉遠逝以下四句此又靈氛因占兆之吉復推其說以勸屈子之詞而決其遠遊之志也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卷

美女以比賢君求美者以比求賢夫也汝爾皆靈
氛指屈原之詞也芳草比美女也故宇舊居也舊
居猶言舊處也亦不獨指楚國也言其占兆既元
吉矣當勉力遠遊無用疑惑孰有美女欲求美男
而舍汝者乎况九州博太芳草無處無之爾則不
必懷念故居而急宜及時以遠去也又何疑乎勉
遠逝二句承兩美必合二句而推言之芳草二句
承九州博大二句而推言之蓋申言之而勉其行
耳世幽昧二句又屈原因靈氛言占兆之吉利於
遠逝而言此以答靈氛難去之詞也幽昧言世人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二

今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今豈理美
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承上章世幽昧二句而申言之亦屈原答靈氛
之詞也朱子皆以爲屈子自念之詞非是好惡愛
憎也黨朋也言天之生人不能無好惡好惡者人
之情也人情不同亦氣稟之常惟此黨人好惡與
性相反爲尤甚也指下服艾蘇糞壤而棄蘭椒言
也戶謂戶戶皆然也艾蒿類非芳草也盈滿也理
美玉名一曰佩珩也屈子自喻也能當猶言堪任
也蘇取也糞壤臭穢之物也充謂緼之於中也幃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三

而惡此焉是覽察草木而猶未得其香臭之別豈足以堪任辯夫玉之美惡乎蓋草木易見而至寶難識也宋人之誇燕石楚王之棄下玉可見矣舊註又謂戶服艾二句爲喻親愛譏佞而憎遠忠直蘇糞壤二句爲喻近小人而遠君子然譏佞卽是小人忠直卽是君子亦不必如此分帖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此章乃屈子自念之詞也欲從者謂遠逝也吉占者謂兩美必合也猶豫狐疑者謂且信且疑不知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四

卷

苟從其占而果有所遇否也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復占此吉凶以決其疑上章靈氛告以占之吉而遠遊必有遇屈原答以世之闇而遠遊未必得所遇然因其占之吉又不能以遽已而或去或不去往來於懷以疑之也其所以疑之者蓋以爲欲從靈氛之占而遠去也則我之此前此遠遊歷覽亦遍且久矣而卒未有所遇也使我不從靈氛之言而終止也則其占又吉而神豈欺我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五

卷

也故再要巫咸以占之而審其果有所遇不遇以決其去不去之疑焉疑字須兼此二意講方是王逸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故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哉孰謂屈子遠去之爲非哉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已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卽屈子之言論屈子而以已之聞見之言論屈子也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也亦疏矣自古同姓之臣亦嘗有去國者矣或曰微子之去國蓋有人以任責焉故也箕子之不死蓋見比干死而強諫之無益焉故也若屈子之於楚也將孰委之烏得不死而去之乎曰以是論之不惟不知屈子而亦不知三仁也嘗考諸論語始而去之者微子也中而囚之者箕子也終而死之者比干也括地志亦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

畏死不言非勇也遂諫而死夫當微子之先去也
安能必箕子比干之不去乎微子雖爲紂兄庶子
也箕比諸父也庶兄之與諸父其情分一焉而已
矣使微子諫而死而箕比去之以存宗祀亦可也
使微子不諫而死亦不去則紂未必盡殺之而武
王之入殷也亦未必不存其後也是微子之去固
不爲有人之任其責亦不在乎存宗祀可以去而
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箕子爲之奴其受其
辱而不辭者豈知比干之必死乎若以爲已既不
死而比干則必死是委其禍於人也若以爲知比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卷

干之爲人必諫而死而已不死焉是徼其利於已
也可以不死而不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比
干之死也又豈因微子之去箕子之囚而死乎若
以微子既去矣箕子爲奴矣而已復不死焉不可
也則比干之死亦出於不得已而非誠心直道者
也可以死而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其去者固
不能必他人之不去其不死者亦不能必他人之
必死其死者亦非因他人之不死而已死之三子
者自揣本心各行已志絕無一毫彼此顧望之意
於其間也故孔子以三仁稱之焉若依後世之論

三子以爲去者爲有人之任其責其囚者爲有人
之任其死死者又因二子之去而不死焉若交射
而有待暗約而相成者是末世趨利避害釣名要
譽之所爲者也何足以爲三仁知三子之或去或
不去或死或不死皆可以謂之仁則屈子之遠去
之不死俱不必爲之諱矣嗚呼微子之於紂親兄
弟也屈子之於懷襄其情之疏戚有間矣微子之
於殷爲太師也屈子之爲大夫其責之大小亦不
同矣屈子固楚之翹也楚之同姓有屈景昭三家
焉使屈子果去又豈再無一人以任其責乎後世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七

卷

之論屈子者拘拘以同姓無可去之義言之以死
之爲賢是不達乎理之致者也深知孔子之稱三
仁者始可與論屈子矣或曰以史記觀之比干乃
死于箕子狎狂之前何也曰非也當以論語所言
之序爲証若從史記則箕子之狎狂又爲見比干
剖心而懼之爲也聖人豈懼死哉其言不足信也
審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

百神謂天之群神百者概言其數之盛也翳蔽也

備降猶言齊來也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者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卽言百神也九疑楚之山名此言九疑者謂九疑山之土神也續盛貌並迎猶言齊接也謂天神來之盛而已使土神接之盛也上言將降猶未降而此言備降則實下來矣上言要之猶未要而此言並迎則實來遽之矣皇指百神也不言神者承上文也猶篇首上言皇考而下只言皇覽揆余于初度也剡剡猶猷猷輝光貌揚發揚也靈神靈也吉故謂兩美必合也不言占卜之事及占兆之詞而只曰告余以吉故者承前章也

去矣亦自相矛盾也要之屈原實嘗去也觀此旣告以吉故之後再無疑詞直曰歷吉日乎吾將行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隨卽曰又何懷乎故都其詞決其志銳屈子之情可以見矣孰謂屈子之不去乎或曰此寓言也如子之解不幾於癡人前說夢乎曰寓言者寄已之情也其言雖寓而其情則真吾情欲如是而人不知之無以自見於是乎託之以言也此之寓言蓋與莊列齊諧志怪等說大不相同有寓言而虛者有寓言而實者如乘龍跨鳳登天涉雲扣闔闔登闔風道崑崙發朝天天津等語皆寓言而虛者也如回朕車以復路退脩吾初服不忍與此終古將遊逝以自疏此寓言而實者也豈可概視之以爲設詞耶以屈子遠遊之意皆以爲設詞而初未嘗有去志是真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日勉升降以上下今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臯陶而能調

曰巫咸詞也此下至百草不芳四章十六句皆是王洪五臣只以升降一句爲巫咸之言餘爲屈原語非也蓋推吉占之意以告屈子而勸之遠逝者

也自下而上曰升自上而下曰降升降上下重言之也上下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同言上下則四方可知矣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矧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矩矧猶言法度法度之所同卽道之所同也必道之同也而後求之苟道之不同也而不強之古之賢士之進取也類如此嚴者敬慎之意也嚴而求合人君之求賢每敬慎其事而不敢苟也方其求也嚴以訪之及其合也嚴以任之豈可苟焉而已乎摯伊尹名湯臣也皐陶舜士師後爲禹臣也調和合也其未合也則嚴以求之其既合也則嚴以任之古之聖君之進賢也類如此瓊按上二句言臣之擇君下二句言君之擇臣上下所擇亦惟於其道之同焉而已矣必矩矧所同而後求之可謂不輕於進矣必嚴而求合而後調之可謂不輕於用矣非湯禹不能知摯陶非摯陶亦不足以當湯禹若戰國之時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世無湯禹矣屈子雖升降上下又烏能有所合哉雖然巫咸之言雖若不識時事勢者然以聖君賢相相求之道以語之亦可謂知屈子者矣惜乎遭此閭亂嫉妬之俗竟不得協其占兆之

吉也或曰上二句有兩美其必合之意下二句有孰求美而釋汝之意
荷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傳嚴兮武丁用而不疑
荷誠也中情猶言中心也中情好脩謂求盡道於已也行媒喻左右之先容謂不必借力於人也說傳說也操持也築擣也謂操杵築土而爲賤役也傳嚴地名武丁殷高宗也不疑不以無媒而疑也或曰不以賤役爲嫌也事見尚書說命篇此章言誠能中心好自脩潔以期盡道於已則道之同者勢必合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傳說是矣子又何必以理弱媒拙爲憾乎又何必以自適不可爲疑乎但當脩己之道而勉往以求之可也瓊按何必用夫行媒或者言君子之於出處但當脩道於已不必徃求於人之意非謂不用行媒而自徃求之君子無求用之理此說雖善要非巫咸本意屈子正憾其理弱媒拙欲自適而不可故占之以決疑巫咸方且勸其上下以求索而又言不必徃求是沮其遠逝而益滋其疑也巫咸但言不必借力於人以求之苟

吾道之同雖自適又何不可乎此何必用夫行媒之意也雖然巫咸之所謂不用行媒而自往求之者亦曰中情好脩而已矣矩矱之同而已矣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不然何爲以摯陶傳說言之邪三子者聖人也又豈真嘗自求用於人也哉古人之言意各有在不可拘一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寤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呂封姓也望太公望號也本姓姜名牙字子尚鼓動也一曰鳴也遭遇也周代名也文文王也舉拔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二

卷

而用之也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文王出獵遇之遂載歸而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寤戚名衛人也謳歌謂自倡其南山之詩也齊國名桓桓公也聞謂聞謳歌之聲也該當也輔佐也寤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飯牛於齊東門扣牛角而謳歌南山之詩桓公夜出而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遂載歸而用以爲卿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道苟同也則相求必合而因引湯禹摯陶之事以明之也二章言道苟脩也則不必行

媒而因引傳說武丁之事以明之也一章先湯禹者用在君也二章先傳說者脩在已也能調者相契之至也不疑者相信之深也三章但引二事以明之而無他說者承上二章之意也三章數語而王霸求士任用之道聖賢遇合窮通之理亦可概見矣傳說呂望寤戚三人事實此解畧從舊說其餘詳見蒙引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鷦鷯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商曰年周曰歲皆所以紀時者其義一也以其既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三

卷

去者而言也日入曰晏黃昏者一日之晏也秋冬者一歲之晏也老耄者一生之晏也此言既去之年紀猶未盡而不至於遽晚也時卽年歲以其未來者而言也未央猶未已也言將來之時光尚有餘而不至於卒晏也曰年歲曰時曰未晏曰未央一反一正言之互文也猶悲回風曰歲忽忽其若頽時亦冉冉而將至文法但彼歎其將遲暮此言其未遲暮耳鷦鷯鳥名卽詩所謂七月鳴鵙者應陰氣而鳴也秋令未來而陰氣先至鷦鷯先鳴而百草隨萎夫鷦鷯之先鳴固無與於百草之不芳

而百草之不芳實由陰氣之漸長言鷦鷯之先鳴以見陰氣之已動而秋令之將來百草不芳兆於此矣師曠禽經曰鷦鷯鳴而草衰是也夫歲雖未晏時雖未央然氣候迅速相催迫如此則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亦甚易過也豈可恃其去者未晏來者未央而不汲汲及時遠逝以求索乎上二句言時猶足以有爲下二句言時不可以輕失王逸以下二句爲喻譏言之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非是二句無他比喻卽如前惟草木之零落後遠遊篇微霜降而下淪悼芳草之先零意不過借之以嘆時光之易過耳朱子曰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鷦鷯先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爲也得之矣援按此上四章前二章蓋參錯成文而意互見順解之本謂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而後引伊摯皋陶傳說呂望甯戚五子之事以明之以見古人亦嘗勉以求同但苟中情好脩而又何必媒哉古人旣莫不皆然則當乘時好脩以求同可也又何必以爲自適不可狐疑待媒而坐失事機之會徒抱崦嵫之

嘆哉此章又與前屈子自嘆日忽忽其將暮數語相應大抵氛咸二占之詞皆是卽屈子之所言者而撮其要語以勸之耳咸之詞亦不過發明氛之意然比氛則加剴切而又引證明著故足以決屈子之疑而終使之遠逝也此亦作文之要法當然也前占詞稍含蓄渾淪而後占方有意味若前遽發揮太盡則又無味於再占矣再占而再陳之則冗長而不成文矣屈子所答之語亦前畧而後詳操觚者不可不知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憂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此下八章皆屈子答巫咸之詞也瓊美玉名佩概指雜佩也謂以玉爲佩比已之美德也偃蹇盛貌衆亦黨也憂亦蔽之盛貌也蔽掩翳其瓊佩之美也王逸曰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憂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諒信也不諒謂不信已瓊佩之美也或曰諒一作亮古通用以心度心曰諒卽前羌內恕已以量人之意亦通舊說謂黨人不尚忠信之行非是也折者挫衄敗毀之意此章參錯成文本謂我之瓊佩何其盛矣若依占遠逝

恐此黨衆不肯相諒與心嫉妬終當遭蔽而折之無有同而合者也蓋因巫咸再告以吉故欲去而復疑言此以詰巫咸之意黨衆泛指當世而言而楚已先在其中不必言矣舊說獨指楚國言非是屈子遭楚之隱蔽毀折久矣何爲曰恐乎此蓋言將遊四方而慮終無合耳或曰衆變然而蔽之詞又何其直也曰此蓋指帝閭鳩鳩之徒也自前飲馬咸池以至篇後聊假日以愉樂皆無及於楚矣然下二句又不過申上二句之意而甚言之耳上二句言已德美之盛而見蔽於人下二句言人不

信其美而欲毀乎已其蔽其毀皆嫉妬之心所使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瓊按前答靈氛以理美此答巫咸以瓊佩皆以玉自況也前言黨人不

知其美此言黨人蔽毀其美前言黨人好惡之獨異此言黨人不諒而嫉妬其旨意雖同而情詞益加切矣

世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世世俗也續紛亂之盛也變易猶變化謂改節也

該下蘭芷四句總而泛言之也淹久也二句言世俗溷濁不可久居宜速去也蘭芷荃蕙以喻當時之君子也曰變曰化承首二句分而詳言之也茅惡賤之草以喻當時之小人也二句參錯互文見意本謂蘭芷荃蕙變化而爲茅草不芬芳耳藉而斥之之詞芳草總承上蘭芷荃蕙也直者變易太甚之意一曰猶但也蕭艾茅之醜也所喻亦同二句恠而嘆之之詞昔日固嘗芳而今日不芳如天帝之蔽壅處妃之驕傲皆是也可見人性初無不善而人自斲喪之耳爲善不終者可以鑒矣他故別由也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言時人始焉爲君子中焉而變易者蓋由於不肯愛自脩潔無志向

上其弊遂至於如此也此章首二句言世俗變易之盛中四句申言變易之實末二句推言變易之由以示巫咸決於行之意也又按篇內所言芳草或以比君或以比臣或以比已或以比人或比德或以比時或有比者或有無比者亦不可一概而漫視之舊註不知此意故其解多牽強脉絡不明一出焉一入焉卒莫能有一定之說也或曰蘭芷以下二十二句申續紛變易句和調度四句申

何可淹留句亦通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惰兮機又欲充夫佩幃
旣于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世俗之流從兮
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
離

可恃謂始而信其節之不改也容長謂徒有外好
耳無實容長謂無蘭之實而有蘭之名九辯曰何
曾華之無實是也以喻在位者無君子之德而有
君子之飾也君子之飾爵祿軒冕是也委棄也美

楚辭集解

離騷

早八

卷

者已之所固有者也從俗謂趨世俗之所尚也追
逐乎外者也苟聊且將就之意衆芳謂諸在位者
指縉紳之徒而言非謂真美君子也夫爵祿軒冕
本所以待君子故古之君子必在位也今則不必
有君子之德反棄已之美而趨世俗之好微取一
時之利得列縉紳之間則曰吾亦君子而已矣如
爲君者徒擁虛器爲臣者曠官尸位皆是也此四
句言人之怠於爲善而不可恃其言甚微婉而有
味也專者一於此而無他也佞者詞色之諂諛也
慢者容貌之傲惰也惰者情性之淫佚也書曰無

卽惱淫椒木名一名葢卽今之茱萸也亦惡賤之

物充佩幃言椒欲變爲此機而求用於世使人採
之貫累以爲雜佩矯揉以貯香囊也或曰謂所佩
之幃更詳之于者求之遍也務者事之專也將入
曰進旣進曰入于進務入互文而重言之也祗敬
也此四句言人之怠於爲惡而不足敬其詞極痛
切而可警也按此上八句意亦參錯互見蓋謂椒
蘭本爲芳草可恃其不變易也豈意有名無實終
於舍已從人而至於不足敬乎上章言昔日芳而
後乃不芳此章言昔可敬而後不可敬也流從謂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九

卷

隨時變易如水之流無有窮極而勢不容已孰能
無變化言世俗盡然也洪氏曰當是時守死而不
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椒蘭若茲總承上
八句而言也又况者推而言之詞也揭車江離
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旣已變易如
此則二者從可知矣蓋指天帝之尊嚴且變而爲
蔽壅虐妃之賢美且變而爲驕傲是可恃者且不
足恃矣又况佚女二姚之不可恃者乎或曰如專
佞慢惰于進務入亦可施之君乎曰屈子之言多
各舉一端彼此互見讀者須觀大旨要其所歸不

可以詞害意也此卽上章之意而申言之重示巫咸不可久留之意也上章先言世俗之變易而因嘆夫君子之改節以見人之不好脩此章先言君子之改節而歸本於世俗之變易以見勢之不容已一反一覆而詳言之總責當世之君子也夫前言黨人之不諒而此又專責君子者何也固互文也而黨人亦不足言矣前此亦責之屢矣此獨舉世之君子既皆如此則不可以淹留也審矣又烏得不從巫咸之吉占而遠逝乎班孟堅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觀此上二章之言真可喟然而長嘆矣又按王逸以蘭爲司馬子蘭椒爲大夫子椒朱子辯證曰比詞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捐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旣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

復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援謂朱子之說極爲卓識足破千載之誤而或者乃謂班馬之說當有所據而屈子亦因已所引喻芳草故以椒蘭二子之名混入於其中欲人莫之易覺古人亦多戲劇之文此所謂詭諛使聞之者不怒言之者無罪也不然則無實容長委美從俗專佞慢慝下進務入等語豈可施之椒蘭之草木乎曰非也此蓋以人物並陳比賦相與以成文耳果如其言則前章芳草又曷嘗真變而爲茅爲蕭艾又曷嘗真有莫好脩之害也哉是又當有子芷子荃子蕙子茅子蕭子艾之司馬大夫令尹矣由此言之後思美人篇又當有名薛荔者能爲理號芙蓉者善爲媒矣豈不亦可笑哉要之蓋因馬遷旣誤蘭爲可恃之蘭以爲人名於是班固又因其說而推之則亦當有子椒也其諸官名又因相傳屈原遭同列之讒故或曰大夫或曰令尹或曰司馬輾轉臆度而支離其說亦自無一定之見也史遷屈原傳其首讒屈原者上官大夫也然上官姓耳其名則莫之考而知也

首讒屈原之最顯者且不得其名而他又何其知之悉耶其爲杜撰之言也明矣故曰司馬子長好奇其斯之類與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其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茲佩指前瓊佩也瓊佩之美蓋有非椒蘭之可比者况茅蕭艾椒之醜耶此佩之所以可貴而人則莫之知貴也豈理美之能當不知貴者也委厥美而歷茲則揮而擲之矣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人之見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二

卷

棄也是矣曰芳曰芬互言之也菲菲猶勃勃也芳盛貌虧減損也沫昏暗也黨人嫉妬而折之矣然其芳也方且菲菲然而曾不爲之有一毫之減損其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衆人憂然而蔽之矣然其芬也猶盛於至今而曾不爲之有一毫之昏暗其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此上四句屈子始終以玉自况而託椒蘭以責夫人也夫人也椒蘭且不足以當之况可貴之美玉乎與前瓊佩章相應意本連屬而橫入椒蘭二章於其中使人讀之方反覆有味按屈子答巫咸欲從吉占而遠去者

此上四章乃陳世俗之變易與已之操守何也正以見其不可久留之故而欲去之速從占之意也若巫咸者亦頗爲知己安得不向之一吐其情實也乎篇中若重華者可謂知己之深者矣屈子所願執鞭者也靈氛巫咸亦次之至於女須之賤屈子付之一笑而已烏足與之校哉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和有不剛不柔不甘不苦不疾不徐之意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猶今人言態度之度矩矱不改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三

卷

中情好脩芳難虧而芬未沫此屈子之調度也自娛猶自樂也人生各有所樂而余獨好脩以爲常也聊者不敢必其遇不遇之詞也浮游而求言求之非一方無定在也女如前所言處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佩之盛而前章冠劍佩服之類俱在其中矣所謂佩續紛其繁飾是也言其德也於此不去則是自棄其芬芳之美矣方壯即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而前章欲留靈瑣至勿迫四句之意亦在其中矣言其時也於此不去則恐鵲鳩之先鳴矣此句分德與時

從衆舊說按九辯曰離芳藹之方壯則此方壯是
卽言余飾之方盛耳無所謂時也姑誌之以俟後
訂周流上下卽巫咸所謂升降上下而靈氛所謂
遠逝之意亦在其中矣此章告巫咸以脩己之矩
矱而將遠逝以求同蓋有不待行媒而誤此年德
之方盛者矣其亦有所感於巫咸之言乎何瓊佩
至此皆屈子答巫咸之詞朱子但以爲原自序之
詞非是蓋自叙其所以決行之意以答巫咸以見
已之從其占也按索蓍茅至此爲一大段承前遠
遊諸章而來也兩占而兩得吉兆故復遠遊以求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四

卷

之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然卒不能自息其
轍環之迹者蓋聖賢行道濟時之心盡其在我而
已其遇雖不敢必而其情自有不容已者屈子知
世俗之不可合而猶從氛咸之占者其此意乎反
騷曰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沈身於江臯繫既攀夫
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今察屈子之言實從靈氛
之占而遂行者也嗚呼覽離騷之文而猶未得其
肯綮又何足以知屈子之心事邪宜後世嘖嘖之
徒而浪喙以濫鳴也又按氛咸兩占之告及屈子
兩答之詞其旨意亦同但有詳畧耳或曰此一大

段雖承遠遊諸章而來察其要又似本於心猶豫
而狐疑欲自適而不可二句也靈氛之告專開其
猶豫狐疑之意巫咸之告專開其自適不可之意
二意雖未嘗不相貫要之其大畧當如此也其說
亦有理姑存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蘼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
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上既答巫咸以決去而此則自念之詞也曰將逝
蓋欲去而尚未去也邈道崑崙以下則序其實去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五

卷

矣夫屈子之去蓋因巫咸之占而後決此獨曰靈
氛者初吉之吉者乃靈氛也顧猶豫未定復決於
巫咸巫咸之言與靈氛相同則是言吉占者靈氛
已先之矣故獨曰靈氛者本其初也不曰巫咸者
舉此以該彼亦省文耳歷遍數而實選也日謂甲
乙之類吉日猶詩言穀旦也瓊枝瓊樹之枝也羞
遵豆之實也精潔淨細膩之美庶屑也糗糒糒之
屬也一曰食米也瓊枝瓊蘼皆物之珍者羞糗皆
日用之需而不可缺者此言所食之美也爲余者
命左右侍者之詞也駕飛龍謂以飛龍而駕車也

許慎曰飛龍有翼者也雜者並用之意象象牙也謂並用瑤玉象牙以飾其車也洪氏曰言以瑤象爲車而駕以飛龍也是矣此言所乘之美也然皆無所取義舊註譬喻之說非是離心如前好惡獨異不諒而嫉妬之事也疏猶遠也言黨人之離心不可與同將從吉占遠逝而自疏遠此輩以別求矩矱之所同者也此章言其占既吉不可不從於是選吉日備羞糧命車駕而遠去之以遠嫉妬續紛之俗也由此觀之則屈子實嘗去矣洪氏乃曰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是不然也吾故

楚辭集解

五十六

卷

曰其詞雖設而其情則真也說已見前不敢鄭重若盡以設詞視之則所謂當心帝開託意男女之類固未嘗有愛君念國之實而寓情草木寄興瓊佩之類亦未嘗有懷才抱德之真徒爲一番醉夢之幻語矣何取於離騷哉又按此篇繼瓊佩折瓊羞精瓊糧愛理美所言不一而足皆以玉自喻之意也後諸篇所言者尚多不暇枚舉羅氏爾雅翼乃曰楚辭取象於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許屈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自處自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焉瑗謂屈子自以爲耿然得中正之道而不諛於聖人其致意於堯舜禹湯文武及伊尹皋陶傳說之流久矣孰謂以聖人自期待者而不敢以玉比德乎而肯以一介自處乎前輩之讀楚辭論屈子者類如此可勝惜哉

適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霭兮鳴玉鸞之啾啾

連轉也道亦路也崑崙山名見爾雅在西北舉西北則東南可知矣路脩遠以周流謂不憚遠勞也揚舉也雲霓蓋以爲旌旗之屬也晻霭猶蒼鬱陰貌也蓋旌旗衆多故紛紛蔽蔽日而蒼鬱以陰也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車衡而爲鈴者也車行則銜動而鈴響故曰鳴玉鸞也啾啾鳴聲之衆而不止也曰揚曰鳴以見周流而連也此直承前索薏茅以前遠遊諸章而言蓋謂已既周流四方而無所遇將欲止矣今得氛威之吉占而告余以必有

所合於是復轉道崑崙之墟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焉是此曰適者自前所遊四方之處而轉之

楚辭集解

五十七

卷

者也中間橫入氛威之占詞耳舊說謂自楚而轉之非是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其無所遇可知矣朝餐輒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

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在天之東極西極謂天之西極也舉東西則南北可知矣翼敬也或曰輔翼之意或曰直謂以翅翼承之也俱通自下而奉戴之曰承旂卽指上雲霓旌旗之屬皆建於車後者也舉一以見其餘耳一上一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皆飛貌翼翼和也謂鳳凰敬以承

楚辭集解

卷八

七

旂高飛而且和以見其善也此承上章言遠道崑崙旂旣無所遇復周流於天以求之也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亦無所遇可知矣上章言求索於下此章言求索於上猶前章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按此上二章下二句不過承上二句言仗衛之盛行色之速耳無他義也王逸取譬之說俱非是或曰此章當在遠道崑崙旂之前未知其審姑識之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流沙見禹貢後漢書郡國志曰西海居延澤卽古

流沙也遵循也赤水指南方也赤者南方之色如前白水亦指西方泛言耳舊說謂崑崙之水非也容與從容周流貌發縱指示曰麾小曰蛟大曰龍一曰有鱗曰蛟龍梁橋也津濟渡處也謂麾蛟龍之屬浮水爲橋於津上而已乘之以渡也詔告也西皇西方之帝也謂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此承上章言在天之西極忽然又下行於此西方流沙之地遂循南方而周流以求之將復涉乎西方也此言欲涉乎西方而尚未涉下章則實右轉於西矣按此下二句亦參錯文法

楚辭集解

卷八

七

本謂詔西皇麾蛟龍以梁津使渡已也或曰麾者屈子自麾之也詔西皇使迎已而涉也亦通不如前說爲穩順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右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此路脩遠以多艱與前路脩遠以周沅意畧不同前句蓋言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此句蓋嘆其周流無遇徒爲備嘗險阻之勞而倦倦怠息駕之心與典騰迅速貌徑待謂由邪路而先往以候已也蓋恐仗衛紛擾之累不能疾行而亦使之前驅辟

除之意也不周北方之總名也右轉承赤水而言也謂既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而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既云指西海以爲期而左轉之則無由經乎不周之北方矣字相似而傳寫之訛釋者又不按方而深察也舊說據山海經淮南子謂不周爲西北之山名非也淮南子又曰立冬曰不周風又曰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以此推之則不周爲北方之總名也可知矣屈子之泛指北方爲不周也可知矣或曰北方何名

楚辭集解

離騷

六十

卷

不周也曰不豈不也天地之氣始於東既而轉於南又轉於西而終於北焉一歲之氣運豈不於是而周遍乎此北方之所以名不周也昭昭矣以手教人曰指西海西方也曰流沙者以澤言也曰西皇者以帝言也曰西海者以海言也互舉而錯陳之以變其文耳期者約會之詞言與衆車約會於西海之上也此章是勅車從先往約會方所之詞已亦尚未行也然與上章相承講猶前章所謂覽相觀於四極是也前二章豎言之也此二章橫言之也然此二章言從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轉

乎不周之北而不言東者何也既曰右轉於北則東方不言可知矣况曰路脩遠以多艱則所該者廣矣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爰按此上四章雖爲周流上下四方之詞然曰夕余至乎西極曰詔西皇使涉予曰指西海以爲期篇中所言上下四方之處亦多且廣矣而獨惓惓於西方者篇中以此結遠遊諸章而且將爲願息肩弛擔之所者要不爲無意也蓋彭咸當殷之亂世西逝流沙而隱去屈于此數章之意雖曰勉承氛祲吉占以復求而遁逸之志已見於此矣不然胡爲乎獨指西海以爲

楚辭集解

離騷

六十一

卷

期哉一則曰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其意可知也奈何後世以投水解之哉朱子辯證曰王逸顏師古二家之說以彭咸爲投水而死然皆不知其何所據也其不足信也決矣而屈子未嘗投水而死也亦審矣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香蛇

屯聚也讀如屯田之屯千乘甚言其衆也齊整也一曰同也軼轡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以玉爲之故曰玉軼取其堅而貴也疾走曰馳並馳猶言

同餐也蜿蜒龍行貌雲旗以雲爲旗卽前揚雲霓之曉霽是也獨曰雲者省文耳而又曰旗者互文以見也文選註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非是委蛇猶飄揚謂載之於車車騰則旗動而飄揚也此章極言車馬之盛以見已欲西涉之速也舊註取譬之說亦非是

聊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

抑志謂按抑其西涉之志也弭節謂弭止其旌節之屬也高馳謂遠舉之意少司命篇曰高馳兮冲

楚辭集解

卷十一

卷

天東君篇曰撰余轡兮高馳涉江篇曰吾方高馳而不顧是也邈邈高遠貌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上曰歌下曰舞互文也非禹樂獨可歌而舜樂獨可舞也然九歌亦可謂之舜樂詳見前啓九歌蒙引條下假借也愉悅也假日以愉樂猶悲回風篇所謂借光景以往來之意也此章言已西涉之志雖欲聊強制之從容按節以徐行然身雖在是其神已高馳而先往邈邈然不可得而強制也其西涉之志可謂銳矣所以然者吾將及榮華之未落余飾之方壯年歲未晏而時

未央假延日月以樂吾舜禹之道焉而已矣又安可混混然而淹留於繽紛之世俗也哉遠遊篇曰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誦此則可以知屈子終於西涉之意矣其得仲尼浮海居夷之遺法也乎後之論屈子者幸毋輕譬之可也下二句是豫言既抵西海之後當以此事爲樂也

陟升皇之赫曦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陟亦升也陟升重言之也皇謂皇天也赫盛也曦輝光也臨逼近之意睨旁視也舊鄉指楚國也僕

楚辭集解

卷十三

卷

夫侍御也悲懷哀念故鄉也亦參錯文法本謂已之僕夫與馬而悲念故鄉也蓋屈子自謂而託言於僕馬也蜷局詰曲不進貌回首曰顧總承僕馬而言也此章言已周流天上正欲西涉之際忽因天光之赫曦視見故國而不忍去也夫上旣言抑志弭節而神猶高馳此又言不忍者亦人情之所不容自己者也夫旣不忍去矣而亂詞復云云者是又終於去也何哉蓋不忍去者屈子之至情而不得不去者又不得已之故耳非本心也去國非本心以見未嘗真忘乎楚也舊註皆執此章謂屈

子實未嘗去前達遊諸章皆爲虛設之詞是不察
上下文勢而先持已意以解之也況此但言不忍
去而未嘗言遂不去也上下文又俱言其實去也
言其實去者之詞反不足以取信而但言未忍去
者之詞又泥以爲誠然是豈知屈子之心者哉是
豈善讀離騷者哉後達遊篇其於周流四方之後
雖又言其實嘗還楚不忍去矣而篇終復曰超無
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是亦終言其去耳蓋
此篇無此一章後篇無復還楚國一段則是長沮
桀溺果於忘世潔身亂倫者之流矣惟其有此不
忍去之意而不得遂而後去之此所以爲賢也此
所以爲屈子也此所以爲非屈子不能也契舟膠
柱之徒烏足以知之哉嗚呼不忍者仁之至義之
盡也終於去者又君子保身之哲制行之高也屈
子之於去就可謂仁智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孰謂
屈子未嘗去乎又何以去國爲嫌而不去爲賢乎
惟此義不明而解離騷者多牽強其說而以去國
爲諫反使屈子之心事不能表暴於天下後世而
使雄固之推之徒得以哓哓而妄議也屈子之心
蓋真有如青天白日無纖芥之可疑磊磊落落無

毫髮之疑滯者又何嘗以去國爲諫也哉苟知屈
子者不必爲之曲解也自靈氛既告吉占以下至
此八章三十六句皆承和調度以自娛一章而申
衍之者耳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總理之意曰者更端之詞下四句卽亂辭是
也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摠撮其要也屈
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彩紛華然後
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氏曰國語云其輯
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
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
未申更作賦也按論語曰關雎之亂註曰亂者
樂之卒章也樂記曰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註曰亂
者卒章之節屈子之所謂亂者蓋昉於此然旣以
爲亂者乃一篇歸宿指要之所在則此四言者實
離騷之樞紐也孰謂屈子未嘗不去乎已矣哉者
絕望慨嘆之詞猶詩亦已焉哉論語已矣乎之類
是也國無人謂舉國無好脩之人而多嫉妬之黨
所以無知己者則道必不行又何爲戀戀而悲懷

故都也乎此所以已之急於西涉而雖抑志弭節終不可強制其心也故都卽上章舊鄉也此緊承上章陟升皇四句而言既莫足與爲美政言不足相與以有爲也卽申言國無人莫我知之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已決於西涉也卽申言又何懷乎故都之句亦互文也順言之本謂國無人而莫我知也則既無足與爲美政者矣又何爲懷乎故都乎吾亦將從彭咸之所居而已矣或曰國無入所以責黨人莫足爲政所以責楚君亦是不若渾言之爲善也或曰此章亦若託爲曉諭侯夫悲懷故鄉之詞耳言故鄉既如此矣又何必悲懷而不行乎託之以曉諭僕夫卽所以自慰也亦通又按此篇凡二千四百餘言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其間脉絡曲折畧見逐章之下而大概篇首至耿吾旣得此中正爲一截意駟玉虬以乘鷖至蜺局顧而不行爲一截意文之多寡亦畧相當而亂辭則蕪之而撮其要以決言已志之所在也讀此篇者苟能反覆爛熟而從容以涵詠之沉潛以討論之不惟見其文章之妙詞藻之華該博之富而屈子所學之正所守之堅不輕於去國之心不終於牽

俗之志可以豁然於胷中而無疑矣嗚呼若屈子者其聖人之徒與豈特爲楚國之賢而已哉豈特爲戰國之賢而已哉

楚辭集解九歌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九歌

瑗按九歌之神皆當時楚之所祭者也然亦有當祭者有不當祭者當祭而祭者分也不當祭而祭者僭也春秋戰國諸侯之通弊也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此題目漫寓已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固無暇論其僭與不僭也後世詩人作樂府者莫盛於李白說者謂其漫寓已

楚辭集解九歌

一

可

意多不合本題之旨今觀屈子九歌之作蓋亦有然者或道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情或直道已之意興然即此而歌舞之亦可以樂神而侑觴矣奚必規規題目之是拘哉故千載而下得詩之趣者惟屈子得騷之趣者惟李白而已矣他人蓋不知也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開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爲者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爲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

楚辭集解九歌

二

丁

不可以爲無意也亦不可以爲有意也昔人謂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或曰子之言是矣然九章之篇數皆合於九而茲九歌乃十有一篇何也曰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亂辭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謂之一篇如禹湯文武謂之三王而文武固可爲一人也東皇太一也雲中君也湘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東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國殤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命可爲一篇則二湘獨不可爲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蓋其職相同猶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無小猶文武父可以無子固得謂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敵體者也而又有男女陰陽之別豈可謂之一篇乎若如此說則河伯亦二湘之類國殤亦山鬼之類也其不然也審矣篇數雖十一而其實爲九也較然矣又何疑乎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者天之尊神也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又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瑗按二說所云則太一之神爲最貴余嘗求其義而不得也列子曰太一者數之始也則所謂太一猶太極云耳兩儀四象生生不已皆起於太極十百千萬推衍無窮皆始於太一太一者其造化之權與乎故爲天神之至尊至貴也又曰東皇太一者古人以東爲上故篇內稱上皇天地之氣始於東天地之數始於一旣曰

楚辭集解

九歌

三

可

東皇又曰太一言之重詞之復侈極徽號以贊其天神之至尊至貴者也舊說以爲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非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吉良者凶惡之反皆言善也日謂甲乙丙丁之屬統舉一日而言也辰謂子丑寅卯之屬專指一時而言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猶言上帝卽謂東皇太一也不曰東者變文也又以見東之卽爲上也

不曰太一者省文也又以見東皇之可以該乎太一也此言將脩祭祀之典禮則必遴選吉日良時

而肅敬以樂上皇之神不敢苟且以從事也下文皆叙敬樂上皇之事然欣欣樂康一句又言上皇之歡樂而餘皆爲脩祭之敬也

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璠席兮玉璫蓋將把

兮瓊芳

撫循也珥劒鐔也玉珥謂以玉爲之也璆璠然也鏘鏘然也皆玉佩之鳴聲也琳琅皆美玉名所以爲佩者也劒所以備武事佩所以昭文德也席謂神位所坐茵褥之類曰璠席者美詞也或曰以璠而飾之也璠與璠同所以壓神位之席者也玉璫

楚辭集解

九歌

四

可

謂以玉爲之湘夫人篇曰白玉兮爲鎮是也蓋何也把持也芳泛言香草也瓊芳謂芳草之枝可貴如瓊玉者亦美詞也王逸卽以爲瓊玉之枝容更詳之言神之手中果何所持乎乃瓊芳也故設爲問答之詞耳此言敬樂上皇以劒佩坐持之美蓋劒乃懸之於腰者也佩乃垂之左右者也席乃身之所坐者也芳乃手之所持者也備言其神被服之美耳逸註乃以劒佩瓊芳爲巫所用之物而席解又不明白朱子以劒佩爲主祭者之用瓊芳爲巫之用獨以席爲神之用俱非是也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踧踖節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

肴骨體也蒸者奉而進之也國語燕有敝蒸是也藉薦也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此乃參錯文法本謂進獻敝饌之物而以蕙蘭香草而藉之也奠者進而置之也桂酒切桂以投於酒中也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椒漿投椒以漬於漿中也四者皆取氣味之芬芳以享神也揚舉也枹與桴同鼓槌也拊擊也鼓華屬樂之器也禮記曰會守拊鼓疏者通而不滯也如朱絃而疏越之疏緩者紆而不迫也禮

楚辭集解

九歌

五

可

記曰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節謂有節奏而不雜以亂也如樂記所言上如抗下如墜之類是也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安者謂歌聲之妙出於自然而無勉強生澁之患者也舊說以緩節爲舞非是陳別也竿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亦皆樂器記曰鍾聲竿瑟以和之是也浩倡猶言洪大也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獨言竿瑟者畧舉以見其餘耳或獨以竿瑟爲言恐二器不足以當浩倡之義也此言敬樂上皇以飲食聲音之美然進奠之後而鼓作鼓作而歌發歌

發而樂奏亦言之序也瓊按歌韻所協未詳或三句爲韻或有脫文不可考矣

靈偃蹇兮姁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靈謂上皇也偃蹇美好象盛貌滿盈也堂上皇之祠堂也言上皇之被服鮮豔充盛於滿堂也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亦盛貌繁衆也會聚也言錯雜也指上聲音飲食之類而言獨曰五音者省文耳猶遠遊篇極叙妃女歌樂鳥獸等類而獨以音樂傳衍句承之舉一以見其餘也君亦謂上皇也

楚辭集解

九歌

六

可

皇言其美大靈言其威神君言其爲民之主相備而互言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樂康謂神心之樂而且安也此總結上二章言敬樂上皇以極盛之禮樂而上皇亦欣欣然來格來享以安樂之也前曰敬愉者言人欲樂乎神之心也此曰樂康者言神心樂乎人之敬也神心之悅禮樂之盛也禮樂之盛誠敬之著也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斯之謂歟瓊按此篇雖不過八十七字其文頗短然亦自有條理法度有起結次第首章言卜日以享神中二章言享神之事卒章言神之來享也或曰靈偃

蹇至滿堂當在琳琅之下此錯簡耳始焉歸神以
被服次而請神以登位次而進饌次而奏樂終焉
而神享其說亦通又按此乃祭天之禮楚國之典
也非民間之俗也舊說以爲楚俗信鬼而好祀失
之遠矣如後祭雲祭日祭山河國殤之類豈可謂
民間之俗乎或曰祭天者天子之事也楚王安得
而祭之曰舞八佾以雍徹旅泰山其僭亂之事已
紛紛於春秋之際矣其所從來也久矣又况戰國
之世乎屈子此篇亦但言其享神以誠敬之道而
無暇於他及也又王逸皆以爲屈子言已將脩祭
祀以宴樂天神非是後諸篇倣此

楚辭集解 九歌

七

可

雲中君

瓊按前漢書郊祀志上亦有雲中君蓋昉於
此服虔曰雲中君謂雲神也神名豐隆一曰
屏翳詳見離騷蒙引求處妃章下茲不贅然
此題亦撮篇中語以爲名者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彩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
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
服聊翱遊兮周章

浴澡身也蘭香草名湯沸水也浴蘭湯謂以香草

煎湯而澡其身也沐濯髮而頤面也不言湯者承
上文也芳泛指香草而言一曰示上蘭草而言亦
通舊說以芳爲白芷非是按楚辭中凡單用芳字
多泛言也此句亦相錯成本謂以芳蘭香草之
湯而沐浴也華彩言其色之豔麗也若如也英泛
言草木之花也其色之豔麗者莫如草木之花故
以之比神之衣也浴蘭沐芳言神尊體之香潔華
彩若英言神盛服之鮮明也蓋古之祠神既有官
堂供祀之處所則必有雕塑之神像以爲之尸故
將祭之時而奉其尸以洗飾之也朱子註招魂曰

楚辭集解 九歌

八

可

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祀之也由東皇言
撫劒佩玉及此沐浴衣飾之事觀之則諸神皆有
所設雕塑之尸如今俗之所爲者明矣舊說俱以
爲巫祝沐浴而衣也甚謬靈卽謂雲神也上指其
所設之像而言此指其所降之神而言舊說以靈
爲巫亦謬連蜷留連縈繞之意連蜷既留此句言
神降下之久也不言始降者旣曰既留則旣降可
知矣爛熳然貌昭昭猶明明輝光之至也未央猶
言無涯也此句言雲光之明而盛也蹇發語詞一
曰難詞謂神之留連之久而難於去也亦通憺安

也宮者供神之處也曰壽宮者祝贊之美詞也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此句言神既留之安也齊同也光明也此句言雲光之盛而久也尚書大傳卿云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蓋以類相從也此上四句相錯成章若順言之本謂靈連蜷今既留蹇將憺兮壽宮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也龍駕以龍引車也蓋雲本從龍龍本乘雲而此又曰雲駕乎龍者語各有所重也帝上帝也帝服言雲中君之服可擬天帝如上云華彩若英是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蓋服莫盛於

楚辭集解 九歌

九

可

天帝故擬之以極狀其盛也聊且也翱翔謂翱翔而浮游也周章猶周流也皆徘徊遊戲之意此二句又總承上數句而本其始來之意言雲中君駕龍車服帝服而聊爾降下安晉遊戲於此也此段蓋迎神之曲故極其誇美之詞欣幸之意也舊說與分章俱非是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憫憫

靈亦謂雲神也皇皇猶煌煌言雲神來下煌煌而光明之盛也此又承上章本其初來而言以見其

將去也上章言其來乃先言既留而後言翱翔此章言其去乃先言既降而後言遠舉此固立言之法而亦相備互見也焱去疾貌遠舉猶言高飛也雲中猶言天際以見其焱舉之高達也此篇祀雲而言雲中者蓋又借雲以喻其高遠也如東君篇祀日而又言靈之來兮蔽日可見古人作文不拘拘避諱如後世犯者至於太露而甚者又如隱語也舊說雲中者雲神之所居者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亦通此二句言其神來之盛而去之速也覽望而見之也言雲神之覽冀州猶言中州淮南子

楚辭集解 九歌

十

可

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是也蓋楚在極南而冀在極北楚指中州為冀州要其面之所極而言之也有餘謂所望之遠不止於冀州也此句言雲光輝照臨之達也橫猶充也放也焉安也窮極也橫布四海無有窮極言雲形勢彌漫之盛也覽冀州句專而直言之也橫四海句紋而橫言之也二句承遠舉雲中而言思者言人思之也夫君亦謂雲神也夫音扶夫君猶言此君如論語非夫人之慟誰慟之夫字舊引記曰夫夫也亦通勞心猶言苦心謂相思之苦也憫憫心動貌勞心憫憫以見思之

之極也此段蓋送神之曲故極其高遠之詞思慕之意也此篇上章首二句蓋即其所設之像而贊其體服之盛靈連蜷以下六句蓋迎其來靈皇皇以下六句蓋送其去相對看以神而言也舊說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夫屈子忠君愛國之心固無往不在然如此諸篇亦但如漢之樂歌及後世之樂府類耳何必屑屑以慕君解之乎或曰然則豈漫然之作而絕無所寓乎曰非也屈原之作固爲後世樂府之類蓋亦寓已之意而有所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一

可

寄興焉者也如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數語亦不爲無意悲回風篇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此篇解作比已志節之高遠亦可也奚必慕君云乎哉然篇中用字亦頗竊雲字之意而用之若荀卿子雲賦之作其昉於此乎讀者可并觀之

湘君

此篇蓋託爲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詞後篇又託爲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詞此篇曰吾曰余者湘君自謂也曰君曰夫君曰女曰下女者

皆謂湘夫人也後篇曰予曰余者湘夫人自謂也曰帝子曰公子曰佳人曰遠者皆謂湘君也湘君則捐袂遺佩而采杜若以遺夫人夫人則捐袂遺襟而舉杜若以遺湘君蓋男女各出其所有以通殷勤而交相致其愛慕之意耳二篇爲彼此贈答之詞無疑然湘君者蓋泛謂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卽湘君之夫人俱無所指其人也或以爲堯之二女死於湘有神奇相配焉湘君謂奇相也湘夫人謂二女也或以爲湘君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稱君湘夫人謂堯之次女女英爲舜次妃自宜降稱夫人或以爲天帝之二女俱非是也瓊按韓愈黃陵廟碑文於娥皇女英事亦終疑之而不信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據此則二妃從舜死於江湖之說可不必信矣諸家不稽之言又何足取哉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二

可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者湘君指湘夫人也不行猶不來也不行自離
彼處而言不來自至此處而言耳夷猶不行貌蹇
兄雲中君誰者不知其何人之詞也留謂淹留於
彼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二句反覆而
言其意一也蓋謂湘夫人夷猶不行而來此果爲
誰人而淹留於彼處乎留者湘夫人自留也非謂
他人而挽留湘夫人也美美好也要精練之意眇
微細之意要眇猶言精微也宜脩謂脩飾得宜也
皆贊湘夫人容飾之麗此所以因其不來而起已
慨慕之情也沛水流迅疾貌吾湘君自吾也桂舟
以桂爲舟也令亦使也沅湘二水名無波無風波
之險也江卽指上沅湘也安流無波則流安也二
句亦反覆而言其意一也湘君言已乘舟沛然而
行當使沅湘之江水無波而安流往迎湘夫人也
蓋因其不行而往迎之也夫君亦謂湘夫人也參
差洞簫也誰思者故爲問詰之詞以見其思湘夫
人而非他人之思也二句乃倒文本謂吾之吹簫
果誰思乎蓋因望湘夫人而不來故吹簫以思之
也瓊按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因致其贊
美之詞以見已慨慕之意之所在也次三句言已

乘舟以往迎末二句言已吹簫而相思夫因其不
行而往迎迎而望望而思非湘夫人要眇宜脩之
美不足以動湘君之若是也

駕飛龍兮北征遠路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
荳蔻兮蘭旗望沅湯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
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淚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駕龍謂以龍翼舟欲其速也比征謂又復前進而
往迎之也遠轉也道路也洞庭太湖名也在楚之
長沙巴陵非吳姑蘇之洞庭廣圓五百餘里日月
若出沒於其中者也柏櫂以爲櫂飾屋壁之稱恐
未是當是櫂楫之類也綢束縛也謂其柏旣以薜
荔纏繞而復以蕙草縛束之欲其固也蓀香草名
橈船楫也今謂之櫓又謂之橈蓋以蓀草而縛橈
也旌旗屬懸之於橈者也蘭旌謂以蘭草而飾旌
也或曰蘭謂木蘭蓋以木蘭爲旌干也沅地名其
南曰陽水經云沅水出漢中入沔陽今澧州有沅
陽浦或舊有此名或後人因屈子所言而名之不
可考也極遠也浦亦洲渚之別名此蓋言登高而
遠望也橫謂舟橫之也大江卽今之楊子江非前
沅湘之江也此蓋出洞庭而南渡大江也揚靈者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五

可

揚其光靈謂舒發意氣也凡歌笑慨嘆之意皆是蓋望湘夫人而不來故揚靈以自慰也未極猶未已也女卽後所言下女也或曰謂下女之能爲媒者嬋媛美女嬌態貌爲余太息蓋下女見已慕望之切亦爲之眷戀而嗟嘆之也橫流涕謂流涕涌溢而出也橫字去聲讀或曰人目橫生故曰橫流涕也橫字平聲讀潺湲涕淚之流如水也隱痛也君亦謂湘夫人也排隱也一曰病也側不安也排側如詩展轉反側之意言思之切也此章卽前沛吾乘以下五句之意皆承篇首三句而來而情詞稍加剴切耳駕飛龍過洞庭出大江益進道而候之以見其迎之遠也上涔陽覽極浦益登高而眺之以見其望之至也至於流涕潺湲隱思排側則慨慕益深悲感益甚而無暇吹簫矣其思之也又何如其切也哉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

櫂者篙槳之屬今謂之棹舊以爲楫者非是桂櫂以桂木爲之也枻船旁板也鼓櫂則恐其損船故以枻護之前言橈則曰旌此言櫂則曰枻亦各從

楚辭集解 九歌

十六

可

其類也蘭枻謂以木蘭而爲枻也斲斫也冰者隆冬盛寒而水爲之者也積雪謂冰斫紛屑如積雪也或曰積雪直以雪言與冰字皆承斲字言亦通二句言乘舟舉櫂鼓枻斲冰而進不避辛苦往迎湘夫人也此蓋實紀其時非比興也薜荔緣木而生而乃採之水中芙蓉冒水而生而乃搴之木末則求之決無所得以比湘夫人之心不同恩不甚而已雖迎之終不來也心不同而媒勞者初議婚而未成也恩不甚而輕絕者議將成而終棄也二句直以夫婦婚禮言之非比體也舊以末句爲結

友而言非是此章詞旨明白不煩解說舊註惟不知其爲湘君以求湘夫人之意故說多纏繞然此卽前二章之旨與沛吾乘以下五句相應但斲冰積雪而比無波安流之迎其事益苦其志益堅其求益急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水沝沙上曰瀨亦謂之灘石瀨者謂灘上多石也淺淺水淺流疾貌飛龍卽前駕飛龍之飛龍不曰駕者承上章省文也翩翩用力難進貌瀨瀨乃水

淺之處而又多石則難進可知矣以飛龍翼舟且
翩翩用力而難進則石灘之險又可知矣此蓋實
紀湘君往迎湘夫人不避道路之艱舊以爲興體
非也曰交曰期凡五倫皆可以言之不獨可施之
朋友也交不忠期不信者亦謂婚既成而中變者
耳所以責湘夫人也悠長者湘君之怨夫人也告
余以不閒者湘夫人託故以辭湘君也此卽上章
之意而申言之而情詞稍加剴切耳與駕飛龍章
相應但石瀨淺淺而比洞庭大江之迎其事愈艱
其志愈銳其求愈周矣瓊按沛吾乘以下至此皆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七

承篇首三句而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其美可
愛故已往迎之也沛吾乘至陟側叙已往迎不來
而因致思望之詞桂櫂至不閒叙已往迎不來而
因致怨恨之詞後二章情詞又深切於前二章然
雖有淺深輕重之意而大旨皆因湘夫人淹留不
行親身命駕以往迎往迎雖逢險阻備嘗而終不
來之意也

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
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耶逍遙兮容與

朝早也騁直馳也騫亂馳也江皋猶言江岸也夕
夜也弭止也節旌節也渚小洲也前言北征此言
北渚當時必有所指也蓋因北征以迎湘夫人而
不見其來遂弭北渚以候之其騁騫江皋叙其始
來耳非謂騁騫還歸而遂已也鳥次二句蓋卽北
渚所見之景而賦之而比興之意亦在其中猶言
徘徊北渚之上祇見鳥飛止乎屋上而已矣水旋
繞乎堂下而已矣而湘夫人則不見其來也其思
望之意不言可知矣捐遺皆棄也玦如環而有缺
玉佩也佩雜佩也澧水名或曰二句互文總謂捐

楚辭集解

九歌

十八

遺玉佩於澧江之浦中然以後篇袂襟照之則玦
佩亦當有別也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香草
名遺貽同下女謂湘夫人之侍女蓋託侍女以指
湘夫人也逍遙容與皆從容遊戲之貌此章總承
上四章而言已迎湘夫人之不來遂弭節北渚之
間而復捐玦遺佩并採杜若以貽下女而轉致之
於湘夫人以達已殷勤之意思望之心而且貽其
及時行樂之言也瓊按此篇極有規模條理次第
法度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沛吾乘以下至
不閒皆言已往迎湘夫人之事朝騁騫至末言因

迎之不來而致殷勤之意蓋欲其行而來也

湘夫人

此篇乃湘夫人答湘君之詞大意已見前篇不復再贅但結尾一章文體相類而所贈之物有異有同蓋玦與佩乃男子之所有事者也袂與襟乃女子之所被服者也各隨其所而有而贈之此其所以異也至若杜若之香草乃洲中之所生而湘君湘夫人皆為湘江之神故彼此俱有而所贈之同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楚辭所用物各自有旨不可一概以香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九

可

草言之二湘相贈同用杜若杜若之為物令人不忘舉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此又一說讀者亦宜知之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曷何為兮木上

帝子湘夫人指湘君也降下來也前篇湘君言彈節北渚故此言帝子降于北渚亦相應也目猶視也眇眇猶杳杳也予湘夫人自謂也二句湘夫人言湘君降于北渚以迎已而已視之杳杳然遠莫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

可

能見故中心愁悶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脫落矣蓋記其時也前言斫木積雪此言嫋嫋秋風自冬至秋歲一週矣其思望愁苦之情當何如耶蘋草名芳於秋者也蓋生於洲渚之上故曰登白蘋也騁望縱目而遠望也佳期猶言吉日良辰也詩曰如此良夜何是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此湘夫人言已與湘君曾約以佳期而為夕張之歡也此追思之詞由此觀之則前湘君責之以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非湘夫人之本意也不得已也萃集也蘋草名

生於水中者也罾魚網也鳥宜集於水上罾宜施於水中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為已與湘君佳期乖違不得相會之比也首二句言湘君降於北渚以迎已而已不得往見以愁也嫋嫋以下六句蓋叙已感時恨別之情承上二句而來者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公子亦指湘君也但思之於心而未敢言之於口湘夫人可為得女子性情之正而不淫矣不能不

思者發於情也而又未敢言者止乎禮義也朱子曰此興體也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焉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恍惚猶渺茫言望之遠而視不諦也卽前目眇眇之意觀猶見也潯潯水流貌言遠望公子於北渚之間而恍惚不睹但見流水之潯潯而已麋獸名水裔水之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反在水裔亦爲已與湘君不得會合失所之比也此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一

可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楮兮葺房辟薜荔兮爲帷擗蕙櫜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璣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今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二

可

佳人亦謂湘君也湘君而亦謂之佳人者佳者贊美之通稱如言佳士佳賓不獨美女可以謂之佳人也召予湘夫人謂湘君而召已也騰駕欲赴之速也上章朝馳夕濟是也偕俱也逖往也言與召已之使者俱往也一曰言與湘君俱往居於水中也亦通築室水中者二湘俱水神也葺者集也補綴之意蓋覆也承上室字而言謂以荷葺而蓋之也紫紫貝也壇中庭也一曰臺榭之類謂以蓀飾壁以貝砌壇也播布也謂布椒於堂之階陛使芳香也成一作盈謂播種芳椒盈滿堂前也棟屋脊上橫梁也蘭木蘭橈楹頭之橫板也今俗亦謂之橈橈謂以桂木爲梁而以木蘭爲橈也辛夷木名楣門戶上小橫梁也今俗謂之門枋葺香草名謂以辛夷爲楣而以葺飾房也罔網同結也罩也在

旁曰帷帳幄之屬也擗劈同析也榜施帷帳之柱也張施布之意謂結薛荔以爲帷帳而又析蕙草以束榜而張之使其帷之高敞復以白玉爲鎮而墜之四陲使其帷之不飄揚也或曰薛荔蔓延於木有帷之象故取義焉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蘭草生於石上故曰石蘭芳香也謂蒔蘭草於堂室之間使芳香也繚束縛也謂以荷蓋屋而以芷葺之又以杜衡繚之欲其堅固也前曰荷蓋此曰荷屋互文以見意也合者會叙之意百草泛指芳草而言上所言者亦在其中矣實庭文物於庭中也建

築室而使九疑之神而來迎已也靈亦指湘君也一曰卽指九疑之神亦通如雲言其盛如雲也上言聞湘君而召已此二句實言湘君而來迎已文勢亦相應也此承上章言已之所以朝馳夕濟欲去之速者蓋因湘君降於北渚候已之久今聞其召我故騰駕欲赴之速如此也築室迎已之事其意已在召予之內不過申而推言之耳觀湘夫人思望之切赴召之速俱不減於湘君思望迎已之意其情可知矣然湘君屢以心不同而恩不甚交不忠而期不信以責之蓋怨望之至故爲此憾之之詞耳彼此之言各得其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綢繆繾綣之情藹然於言外非屈子不足以及此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褱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也褱褱襦也汀洲渚之別名也遠者託從者而言亦謂湘君也湘君遠來迎已而在中途故曰遠者猶今人相稱曰從者侍者之意也驟猶頻也前言再得此言驟得意同而小異湘君捐袂遺佩而采杜若以贈之湘夫人亦捐袂遺褱而搴杜

若以答之而愛芳惜時之意則彼此皆同而相契之深固不待其形之會合而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矣而凡君臣之遭逢夫婦之配偶朋友之交結其類皆如此而志爭道違中道棄捐者可不知所鑒於此哉此蓋屈子寓言以垂戒者也舊註指娥皇女英之事固甚謬而又獨以君臣爲言亦非也

大司命

司主也命吾人死生之命也按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相比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又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

楚辭集解卷九歌

二十五

可

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曰大司命者固爲上台之星而曰少司命者則爲文昌第四星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然則司命之星天子諸侯皆得而祀之其來也久矣屈子之作亦託爲二司彼此贈答之詞思慕之意而上帝之尊同寮之協具見之矣此篇乃大司命贈少司命者也九曰吾曰予曰余者皆大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者皆大司命謂少司命也篇中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廣開今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廻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盛貌天玄而地黃司命本天神故曰乘玄雲也飄風廻風也先驅猶言前導也亦使之掃除氛埃之意凍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言天門廣開而已乘雲出入於其中驅使風雨以從已以見已爲帝所寵而威權之盛也廻翔盤旋貌下降也踰過也空桑地名山海經曰東曰空桑之山按天文大司命三台星在文昌

楚辭集解卷九歌

二十六

可

少司命之東故借以爲言也從隨也欲少司命之降下而已轉踰空桑以相隨庶得以共治而分憂也曰君者尊之之詞至於望彼從容以來下而已不憚崎嶇以相從其詞意又謙謹和悅而非若在上以語在下者之嚴詞峻色也總總衆貌言其人之盛也九州言其地之廣也善終曰壽短命曰夭言九州人民之衆而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曰何者嘆之之詞二句見已職任之隆也此章言已威權之盛職任之隆不能以獨擅故要少司命以共謀也世之爲相爲有司之長者專權而凌下恃才

而妄作視此亦可愧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今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安翔從容而翔翔也乘猶乘車清氣謂陰陽輕清之氣也御猶御馬陰陽則並清濁變化而言也或曰參錯成文本謂乘御陰陽之清氣也齊速齊整而疾速也一曰齊並也亦通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往也九坑猶言九垓謂九州也言已與少司命御氣飛翔敬奉天帝而遍察九州之衆以制壽夭之命也靈衣玉佩指天帝之所服者被被美好貌或以爲大司命自謂或以爲指少司命恐未是一陰一陽言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其語意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一陰一陽也衆指九州總總之人民也莫知猶言不測也謂使之壽或使之夭也此章言已與少司命輔帝之勲機權之密其盡心於上同寅於寮可見矣夫上章曰壽夭在予此章曰莫知予爲大司命既推尊於帝而又求援於少司命矣顧復攬之於已何也蓋已既爲大司命矣而爲帝之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七

可

所委任矣烏得不任之於已哉帝之事即吾之事吾之功即帝之功也其視世之付君事於不聞誇已功爲獨有者不侔矣然觀一陰一陽二句屈子可謂探造化之妙而善言陰陽者矣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疎乘龍兮驕驕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今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此章極叙已與少司命離別之嘆衰老之苦也麻穀名也其生扶疎故曰疏麻瑤華謂麻花也麻花色白白比之於瑤故曰瑤華猶曰瓊芳贊美之詞耳離居彼此分處也故折疏麻之瑤華以贈之而慰此離別之情也一曰麻華香服食可致長年故以爲美將以贈遠然服食延年之說又與二司掌人壽夭之說及下句老冉冉之說相合意頗新奇未知是否冉冉猶漸漸既極者深嘆其衰老之詞也寢亦漸也近親近也疏疎遠也此句詞反而意同不寢近則愈疎也遺物而贈之嘆老以動之其欲親近之意亦至矣乘龍以龍駕車也驕驕車聲也與詩有車轢轢字同冲天言馳之高也延佇徘徊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八

可

久立也思者愁苦之情思也言已乘龍高駝結桂
延佇而不見少司命迴翔以下來此已之所以愁
思而愈甚也愁人亦大司命自謂也愁人奈何故
設爲詰之之詞無虧謂無離別之嘆與衰老之情
也人命壽夭之命也有當言有一定之數也孰離
合可爲言人之或離或合而非人力之所可爲也
此申言愈思愁人之意言已之所以愈愁者奈何
蓋願已與少司命當如今日之會合安樂而無虧
損奈人生之命或壽或夭固有一定之數非但不
可容心而亦不必容心若人生之或離或合則一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九

可

東一西彼不肯來我不可去而非人之所可爲者
柰若何哉人命固有當離合不可爲蓋反詞以甚
言其離居之意而見已慕少司命之極至也或曰
大司命既與少司命爲同寮奚有離居之歎又以
爲壽夭在已奚有衰老之嗟曰吾固謂九歌之作
如今之樂府然也屈子不過借此題目寓人事於
天道以爲已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曰
天文三台星與文昌星實東西相望而不相比故
致離居之意也亦通大抵此篇前二章言已要少
司命共脩奉帝之職後一章因嘆離居之愁也然

少司命亦非真有外大司命之意特大司命相愛
之深故發相思之嘆耳

少司命

此篇乃少司命答大司命之詞餘義見前篇
題下不復鄭重然曰予曰余者皆少司命自
謂也曰君曰汝曰蓀曰嫩人者皆少司命謂
大司命者也篇內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蘭芳於秋者曰秋蘭麝蕪香草名即芎藭之葉也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

可

一說二司命主人子孫者也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古以爲生子之祥而麝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
司命首言之未知是否羅生堂下言二物並列而
生於堂之下也堂指大司命之堂也蓋當時二司
之祀必有供神之處故言之也綠葉素枝承上二
物而言若下單言蘭則又曰青青紫莖矣襲及也
此少司命言已至大司命之堂而香草羅生其氣
之菲菲然而及乎已也蓋亦贊美大司命之意愛
其人以及其物稱其物以比其德也夫人猶言凡
人也指九州之衆人而言論語曰非夫人之慍而

誰慟左傳曰不能見夫人也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鑄也是已美子謂賢子孫也司命既主人之壽夭則有生殺之權而亦掌人之子孫矣前篇大司命惓惓以九州之壽夭在已衆莫知已之所爲及思慕少司命之意皆以其職重大不易稱副故極其愁苦之思也此少司命安憫大司命之詞言九州之人自有賢美之子孫而吾大司命也何故愁苦之若是乎然少司命非不注意於民而曠厥職也蓋以下憫上理當然耳大司命勤苦之勞少司命同察之好具見之矣至於夫人自有美子之意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一

可

又可見陰陽不測之妙非司命之所可容心者也非特司命不可得而容心雖天帝亦不可得而容心者也司命能主其壽夭而莫知其所以壽夭故曰衆莫知今余所爲嗚呼豈特衆人莫知也哉雖帝與司命亦莫得而知之之意見於言表矣然司命每以夫人之不有美子爲愁苦而夫人之子乃自喪其美而失其天命之性其得罪於天也當何如哉學者可以省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美人泛指其寮衆也此蓋以蘭之盛而與同寮之衆也司命之官固不止二人而已目成謂以目而通其情好之私也此少司命言同寮者衆矣而大司命獨留情於已焉蓋推恩於大司命之見愛而私致欣喜幸慶之詞也可謂善處下寮者矣上之愛下亦可見矣彼世之在上則凌下在下則援上者可不深鑒於斯哉忽獨與余目成者亦自少司命之自言其見愛于上耳而大司命未必獨私于少司命而滿堂美人俱不愛也讀者以意逆之可也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二

可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言語也辭辭別也回風雲旗以見乘載之簡而捷於出入也別離固可悲而生別離尤可悲也相知固可樂而新相知尤可樂也少司命之與大司命非新相知者特言此以見生別離之甚可悲耳荷衣蕙帶以見被服之輕而便於往來也倏忽皆迅速之詞逝往也倏而來者卽入不言也忽而逝者卽出不辭也上先言出入而後言乘載下先言

被服而後言往來亦錯文也帝謂天帝也野外謂之郊前篇言導帝之九坑此言夕宿於帝郊亦互見也須待也誰須雲之際故設爲不知之詞以見大司命乃待天帝而宿於郊也二句倒語本謂君誰須兮雲之際乃夕宿於帝郊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於衆寮之中而獨致意於已俄頃之間顧乃出入不辭往來倏忽使已抱別離之悲者非棄已也蓋奉侍天帝勤於其職故不暇與已言辭耳上四句與下四句參錯互文本謂衣荷帶蕙乘風載雲而往來出入別離無常也樂府有生別離曲蓋出於此

楚辭集解卷九歌

三十三

可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至今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望媼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河伯篇有此二句其文小異沐濯髮也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陽日也阿曲隅日所行也淮南曰日至于曲阿是謂旦明遠遊篇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媼者美女之稱媼人猶言美人也悅愜也失意貌浩大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別已而去思得與之遊戲沐髮以共樂而望之不來故

臨風悅然而浩歌以舒其鬱陶之思也然大司命之不來者非棄之也蓋亦宿於帝郊而不遑耳二司可謂道義兼該而彼此各盡者矣按此章首二句洪氏曰王逸無註古本無此二句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朱子曰當刪去未知其審姑載之以俟後之君子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慧星竦長劔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羽爲車蓋翠旌以翡翠羽爲旌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登九天言所處之高也

楚辭集解卷九歌

三十四

可

九天固爲君位而大司命導帝九坑夕宿帝郊蓋不離乎帝之左右者也其大臣之職歟故亦可以謂之登九天也撫循持之意如東皇太一篇撫長劔之撫慧星名也左傳曰天之有慧以除穢也蓋謂大司命循撫其慧星以掃除其穢也擁護也十年曰幼五十曰艾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撫慧星者所以除天下之惡也擁幼艾者所以保天下之善也此章言大司命所以享殊飾居高位者非徒然也蓋威靈氣馥光輝赫奕實能誅除凶惡擁護良善而宜爲萬民之正以稱其職也曰獨宜

者以見此位非他人之所得居此職非他人之所
能盡也曰爲民正者蓋司命有正有副副者少司
命也正者大司命也此爲少司命稱大司命之詞
故曰爲民正也嗚呼大司命之欲除天下之惡保
天下之善如此其心雖欲不愁苦也得乎或曰司
命者掌人之壽夭者也此又以掌善惡言之何也
蓋善者卽佑之使之壽也惡者卽誅之使之夭也
其壽其夭惟善惟惡可見司命執心公平無所阿
私也或曰今之壽者未必善夭者未必惡善者未
必壽惡者未必夭是又何也曰善者必壽惡者必
難與俗人言也達者當自知之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
曰王宮祭日也漢書郊祀志亦有東君漢志
之號實昉於此蓋日出於東方故曰東君東
言其方君稱其神也篇內凡曰吾曰余者皆
設爲東君自謂也朱子以爲主祭者自稱非
是

楚辭集解 九歌

三五

可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皎兮既明

日將出曰噉將入曰晡檻楯也蓋東君之祀必有
其處如前曰宮曰堂是也此檻者宮堂之檻也扶
桑見離騷乃倒文也本謂朝噉將出於東方而其
光自扶桑照夫檻耳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
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日之東升未
必真有車馬特設言耳安驅從容而馳也皎皎明
貌夫日既出東方則冥冥之夜變而爲皎皎之晝
矣

楚辭集解 九歌

三五

可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
徊兮顧懷

輶車輶也駕龍輶以龍爲輶而駕之也朱子曰龍
形曲似之故以爲輶乘雷謂以雷爲車輪也朱子
曰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載雲旗謂以雲爲旗
而載之於車也三者亦設言耳低徊猶遲疑也顧
懷顧念懷思也此章申言上章將出而未遽出欲
明而未遂明之意今日之將出而登高以觀之其
勢若進若退而摩盪之間實有如長太息而將上
心低徊而顧懷者矣非屈子不足以爲其妙也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絙瑟兮交鼓簫鍾兮
瑤簫鳴篴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羣曹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羌語詞聲色絙瑟以下七句是也娛樂也愴安也
二句統言之也下文析言之也言聲色之美足以
樂人而使觀者安然而忘返也蓋甚言其聲色之
美耳無他比喻也上二章蓋迎神之曲故述其將
出之難此章蓋享神之曲故述其聲色之盛而下
章則反復窮其出入往來之無已也絙急張絃也
交鼓對擊鼓也簫簫管也簫鍾者謂鍾與簫相應

楚辭集解

九歌

三七

者也書曰笙鏞以間註曰鏞大鍾也鍾與笙相應
者曰笙鍾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
之樂註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
聲相應之笙可以推矣爾雅曰木謂之簫簫者懸
鍾磬之木也瑤簫以美玉爲簫飾也鳴者吹之而
響也篴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
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一寸廣雅云八孔未
知其審詩曰如埴如篴是也瑟絲聲也鼓皮聲也
鍾金聲也簫與篴竽竹聲也其八音畧備詳言之
以見其盛也保如傭保之保靈保保之善者也指

男子而言姱美女之稱賢姱姱之賢惠者也指女
子而言猶後世賽神而以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
也卽靈保賢姱之謂矣而曰思者以見保姱易得
而靈與賢者不易得也故思欲得之而使之歌舞
以樂神也翺謂翺然也輕揚之貌翠翡翠鳥名也
曾高舉也此句倒文以協韻耳本謂靈保賢姱之
舞如翡翠之鳥翺然高飛可愛也展詩猶陳詩也
會舞猶合舞也謂保姱之衆也詩言其聲舞言其
容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
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八

五聲之高下節謂節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
也此句總結上六句言人之歌舞與樂之律呂節
奏皆相應而不乖相合而不違此所以爲聲色之
妙足以娛人使觀者愴然而忘歸也旣以娛人則
足以樂神可知矣靈之來者言日神之喜悅而來
也蔽日者言神來而官屬之盛也此篇祀日神而
言蔽日者借言之也如雲中君亦謂遠舉雲中耳
九歌諸篇屈子亦多寄興趣漫寫情懷固不必拘
拘着題亦不必篇篇諷君也讀騷者不可不知此
意或曰靈之來卽承前瞰將出而言耳瞰言形靈

言其神也首章曰夜皎皎今既明豫言之而尚未明也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則漸明矣靈來蔽日始大明矣此亦言之序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東方之色也白西方之色也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上衣下裳之飾也矢箭也天上有矢星天狼亦星名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王逸曰以喻貪殘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九

可

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兮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援按非真有以射之也日出而星藏若有以射之而退也下皆倣此操持也弧木弓也亦星名上言矢此言弧互見也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註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此云操弧猶言韜其弧也反復也淪沒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成功者退天狼既射之矣可不韜持弓矢而復引淪退處於故處乎王逸曰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

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引也斗酒器也古人飲酒以斗計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詩言不可以挹酒漿而此言援北斗以酌桂漿者取義各有不同也酌謂以斗挹而飲之也漿酒漿也指月光而言故月光謂之玉液金波桂漿者月中有桂故曰桂漿與他處言桂漿者不同未知是否大抵援北斗而酌桂漿者亦宴樂而享其成功之意也撰亦持也轡日御也馳言其速也翔自下而上也與前撫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一

可

馬安驅駕龍乘雷雷字俱要活着不可執泥也杳深也冥冥幽暗之甚也指地下之太陰而言東行猶言東升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援按自篇首瞰將出今東方至舉長矢兮射天狼雖其詞不一皆言自夜而晝也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皆言自晝而夜也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今以東行又言自夜而晝也夜而晝晝而夜晦而明明而晦往來循環無有窮已光陰迅速莫可淹留一晝一夜成功者謝一夜一晝當職者走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豈

可不知所務及時建立功業脩明德政而徒晏安
怠惰縱肆驕傲以流連光景而虛擲此白日乎屈
子之意深矣遠矣自是之後惟李太白鳥樓曲得
之他人蓋不知也鳥樓曲曰姑蘇堂上鳥樓時吳
王宮裏醉西施蓋言荒淫之樂已自朝而至暮矣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又銜半邊日又言自夜而
晝自晝而復夜矣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
江波東方漸曙柰爾何又言自夜而晝矣數語之
間而晝夜之輾轉荒淫之無窮其諷刺之旨見於
言外可謂得東君篇之深者矣可謂屈原之佳子
弟矣可謂黑於涅而青於藍矣後世樂府有日出
日行或昉於此乎李太白日出日行日出東方
隅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亦
謂自夜而晝自晝而夜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
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
規矣詎不信夫或曰末章但言自夜而晝自晝而
夜無取譬之意未知其審姑誌之

河伯

按此謂九河之神也曰伯者稱美之詞如稱
湘君東君之類非如侯伯之伯爵位等級之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一

可

稱也王逸以爲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
友則鑒矣其神亦泛言耳山海經以爲冰夷
穆天子傳以爲無夷淮南子以爲馮遲莊子
抱朴子以爲馮夷其言皆荒誕不可稽考關
之可也又按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而後海是祭河者先王之典也諸侯惟祭境
內山川耳今九河在禹貢屬冀州非楚之所
得祭而祭之者僭也屈子之作亦不過借此
題目寓已之興趣耳無暇於他及也篇內凡
曰汝曰靈曰子曰美人皆指河伯也曰予者
原自謂也讀者詳之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二

可

與汝遊今九河衝風起今橫波乘水車今荷蓋駕兩
龍今騁螭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瀾曰胡蘇曰簡
曰滎曰鈞盤曰鬲津也禹治河至兖州分爲九道
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南分爲八枝也衝風暴
風也橫波惡波也或謂衝風而起橫波而渡也水
車以水爲車也水之紜迴流轉似之故曰水車或
曰謂駕龍於水曰水車荷蓋以荷葉爲車蓋也荷

形似蓋故曰荷蓋駕兩龍謂以兩龍而駕車也在
旁曰駢駢兩駢也兩龍則兩駢矣螭如龍而黃無
角此章乃屈原致意河伯之詞欲與之遍遊九河
而凌風波乘車駕以嬉戲也下三句皆遊九河之
事與具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
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四望回首而遍視四方也飛揚不定貌
浩蕩無涯貌楚辭中有曰悵忘歸曰悵忘歸二者
不同亦當有別悵安也謂以忘歸爲安不欲歸也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三

可

悵悵也謂以忘歸爲悵尚欲歸也曰極浦言其遠
也自崑崙視之則爲遠浦所謂望沔湯兮極浦是
也託言河伯之所在也下文曰南浦者指其方也
自沔水之大勢而言則爲南浦寤覺也懷思也日
暮忘歸故宿於崑崙之上既寤而猶懷也悲回風
篇曰忽顧寤以嬋媛是也此承上章言已欲與河
伯遊戲九河約之不至而登高以望之也四望者
望之周也忘歸者候之久也寤懷者思之切也屈
子之致意於河伯也至矣按此所謂崑崙者只
取登高山以望河伯之意無取於河源之說也或

曰遊九河者統其概也登崑崙者折其源也遊河
渚者公其流也容更詳之

魚鱗屋今龍堂紫貝闕今珠宮寢何爲乎水中

魚鱗屋謂以魚鱗飾屋也龍堂謂以龍鱗飾堂也
不言鱗者承上文也或曰使龍蟠於堂柱也亦通
貝蟲名其色紫故曰紫貝闕門觀也謂以紫貝飾
闕也珠宮謂以珠飾宮也皆言河伯所居之華美
也或曰魚鱗相比有似於屋之瓦龍窟寬敞有似
於堂紫貝中虛有似於闕珠藏於蚌有似於宮故
各以其似言之也何爲乎水中者蓋承上章因候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四

可

望不至復詰而訊之之詞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
可以爲士矣彼安於宮室之美而畏風波之險局
於委巷之見而無四方之志者其與河伯之沈沒
而不振也又何以異哉此王逸之意乃言外之旨
亦學者所當知也洪氏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
之類以爲宮室也按言河伯則述魚龍珠貝螭
鼉水車荷蓋之屬皆水中物言山鬼則述狸豹猿
狔及諸草木之類皆山中物也讀者亦不可不察
乘白鼉今逐文魚與汝遊今河之渚流漸紛今將來

下

大鼈爲鼃或曰鼃老則變而爲白也遂從也文魚
魚有班彩者也羅鄂州曰白鼃豐背而有力乘之
以見其安文魚有翼而善飛逐之以見其輕渚洲
也流漸水流渙漫貌紛盛貌來下者水流自上而
下也蓋水之來下卽靈之來下也此承上章因河
伯不至而訊之故復致同遊之意而河伯卒來相
與遊戲也或曰屈原欲與河伯駕龍騁螭乘風破
浪遍遊九河而河伯卒不至相與乘鼃逐魚遨遊
洲渚之間則河伯紛然而來下也是亦小大之辨
也瓊按此說亦言外之意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五

可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
隣兮勝予

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
晉宋間猶如此也東行者順流而東也旣曰子又
曰美人者重言以稱之也旣曰東行又曰南浦者
蓋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水之大勢望東南而走
也故曰東行曰南浦互言以見之也滔滔流而不
已也來迎者河之衆神遣迎河伯而歸也隣隣盛
貌也勝送也勝予者河伯遣魚以送屈原也此承
上章蓋言已與河伯旣已遊畢遂交手而行送河

伯向東南而去祗見流波滔滔來迎河伯而河伯
亦遣魚隣隣以送已也其遊戲之樂纏綿之情可
想見矣此篇共五章其言亦自有序一章乃屈原
致意於河伯相約共遊之詞二章乃相約不至而
思望之詞三章乃因候久不至而訊之之詞四章
乃復申前約而河伯來遊之詞五章乃旣來共遊
而相別之詞讀者幸毋畧焉或曰洪氏賢人處非
其所之喻朱子辨之其說是矣今觀靈何爲乎水
中一句而王逸以河伯之居沈沒水中言之亦似
有理何如曰王逸之說似矣但讀者不可句句以
爲取譬其大旨又不過屈子因河伯之題而發已
樂水遊戲之意至於君臣之間則無謂也朱子謂
三閭大夫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則非矣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六

可

山鬼

瓊按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山鬼者固楚
人之所得祠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此題以
寫已之意耳無關於祀事也謂之山鬼者何
也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蓋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
山神山靈云耳奚必嗳斐魑魍魎之怪異

而後謂之鬼哉此篇大旨蓋言賢者初慕山林幽深窈窕雅雅宜嘯歌既而厭其寂寞出仕而不歸者故託山靈以思賢者欲招其相與終志隱遁而賢者卒迷於世途而不復返也若孔稚圭北山移文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書皆託山靈以爲言耳至若淮南小山之招隱士篇亦如左太冲招隱詩一也皆謂當世馳逐於富貴之場欲招之而隱於山林耳蓋矯其弊也惜乎後之解淮南招隱者皆謂欲招屈子而出失其旨矣後之解此篇者又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七

可

多牽強纏繞而失屈子之本意尤甚讀者試削除舊說而虛心以諷詠之則可見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者自屈原而謂山鬼也山鬼非人而今託人以言之故曰若有人或曰李太白送岑徵君鳴皋歌曰若有人兮思鳴皋左傳曰若而人也然若者亦設詞之通稱也非必鬼而後謂之若有人也阿曲隅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寐歌永矢弗過蓋山阿委曲之處而與世途相隔固宜爲

隱者歌笑之樂地也女蘿松蘿也蓋蔓草之附生於松者薜荔女蘿二物乃隱者之所宜服而非黼黻之比也睇微盼貌含睇者窈窕之見於目者也宜笑者窈窕之見於口者也子者託山鬼而謂隱者也予者山鬼自謂也窈窕二字雖爲美女閑雅之稱然亦從上山阿字生來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既窈窕以尋壑是也此章託山鬼述隱士初愛山林之幽深而隱之故曰子慕予兮善窈窕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桂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八

可

兮獨後來

豹狸皆獸名蘭生石上者曰石蘭乘豹從狸夷車桂旗被蘭帶衡其詞雖在此而其意則在女蘿之下含睇之上皆山鬼自叙已之被服車乘之樂也夫此固非黼黻軒冕之樂而清脩隱逸之士籍此亦可娛憂而卒歲矣又何必外慕也哉芳馨泛指芳香之草也遺詒也所思指初慕已之人也余山鬼自謂也幽深也篁竹叢也終不見天言已居幽篁之中而終不改其操以求遂於外也其詞若自以爲憾而其意乃嘲隱者之厭寂寞而舍已以去

也路險難言山路之崎嶇也獨後來責隱士畏山路之崎嶇而來之遲也責其遲來者蓋猶望其來也故折芳馨以詒之其招之也至矣其諷之也婉矣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特也特然獨立無與同志故也上章言處幽篁之中以其所居而言也此言獨立山上者蓋因折芳馨以遺所思而所思者獨來之遲故登高以望之而已所處之高超出世氛之外之意亦可見矣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九

可

容容雲盛貌雲反在下蓋以已立山上而所處之高故也杳冥晝晦人立山巔極高之處而俯視山下則冥冥而晦若一氣之鴻濛也非得登山之趣者不足以寓其妙如此也東風春風也亦謂之谷風詩曰習習谷風是也靈雨善雨也詩曰靈雨其零既曰靈而又曰神者重言之也容容冥冥二句言山下之穢濁以見已所處之高也和風善雨二句言山中之清潔以見已所處之樂也靈脩即所思之人而昔慕予之窈窕者也然彼既初慕予之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

可

窈窕而來隱而予亦欲留之共玩此樂以終身而使彼安然以忘歸也奈何彼初而慕之既而忽舍我以去竟不見其復來而今歲以晏矣又孰有華予者乎華予猶慕予也山鬼之志其澹泊而忘毀譽者也非必欲人之華已蓋反言以嘲隱者之不終舍已而去耳此上三章一章言隱士初慕已之窈窕而隱之既而厭其幽險而去之然猶望其來也三章則歲已晏矣而終不肯來無復慕已之心矣其棄已之心以漸而隆也甚矣山林之樂爲難終而富貴之榮爲易溺也嗚呼古今若此者多矣

矣

彼指南山爲捷徑隱泉石而不終者聞此亦可愧矣

米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謂芝草也一歲三華故曰三秀張衡思立賦曰冀一年之三秀是也米三秀於山間亦折芳馨以遺所思之意也磊磊石衆貌葛草名可作布者蔓蔓葛盛貌曰公子曰君即指所欲留之靈脩也屢變文以稱之耳此章備言之下二章又以君與公子分言之亦文體也不得閒者思之無時而已

也此山鬼言已采三秀於山間欲以之而遺所思也然見石葛衆盛難於采折不覺怨公子而不歸也使公子果思我而來歸則我又安得有此采采之苦乎雖然以我思公子之心而忖之則公子之思我也亦必無時而間矣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山鬼之怨其容已乎然公子未必思山鬼也而山鬼猶以思已不已言之可謂忠厚之至矣援按此悵忘歸與上章憺忘歸不同上謂欲使隱者安於山中而忘歸於世也此謂悵隱者逐於世俗而忘歸於山中也讀者詳之

楚辭集卷九歌

五十一

可

山中作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

山中人亦鬼自謂也芳杜若言已採芳香之草以爲佩也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也三句山鬼自叙其山中清潔之樂事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而與向之思我不得閒者有間矣夫其所以思山鬼而或信或疑交作於胸中者蓋有時天理之流行而思山中之清淨世俗之擾攘故然之也有時人欲之發見而思山中之寂寞

世俗之紛華故又疑之也然而或信或疑終逐於世外而不歸乎山中者是理不足以制欲而欲反勝乎理其道心之微而難養人心之危而易傾也有如此哉嗚呼松柏之蔭可以棲遲石泉之飲可以樂飢而杜若芬芳之佩服又豈曰無衣乎如此亦可以卒歲矣胡爲乎裂薜蘿而毀蘭衡棄狸豹而擲夷桂抗塵容而走俗狀馳驅於黼黻軒冕之榮哉有志者可不砥礪於此乎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楚辭集卷九歌

五十二

可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雷動則雨興矣猿獸名啾啾小聲而衆也曰又夜鳴者以見雷雨交作於晝者也颯颯秋風聲也蕭蕭木落聲也秋風起則木葉落矣前言東風颯颯而歲既晏蓋自春而冬歲一週矣此云采三秀而風落木歲又一週矣至此而不歸來山中則終不來也可知矣此上三章一章言思我不得閒二章言思我然疑作三章不言公子之思我而言我思公子徒抱離群之憂者則公子之不思我也可見矣其思我之情又以漸而殺也然山鬼之思公子之心終無時而已也可謂忠厚

之至愛人之深律已之嚴矣按此篇六章前三章言隱士棄已之心以漸而隆後三章言隱士思已之情以漸而殺然二者亦相爲表裏也棄心之漸隆故思情之漸殺思情之漸殺故棄心之漸隆也嗚呼始而慕之者果何心也終而棄之者果何心也世之隱而不終者可以鑒於斯矣

國殤

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此曰國殤者謂死於國事者固人君之所當祭者也此篇極叙其忠勇節義之志讀之令人足以壯浩然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五

可

之氣而堅確然之守也後世樂府有從軍行其或昉於此乎漢魏而下雖多能言之士何足以踰之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操謂持之於手也吳謂吳國戈平頭戟也蓋吳人善爲戈故效吳人所爲之戈如考工記云吳粵之劍是也被服之於身也犀水獸名甲鎧也謂以犀革爲甲取其堅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車戎車也錯交錯短兵刀劍之屬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六

可

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而擊也接如孟子兵刃既接之接非接續之接也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戰鬪之法也上言吳戈乃長兵也長短備言先長後短二句可謂得立言之序而知兵法之深者矣旌敵人之旌也蔽日若雲言其盛也矢交墜謂敵人衆多而矢交墜以射我軍也非謂兩軍相射彼此流矢相交而墜也我軍非不射也蓋言敵人之盛鋒銳難當而我三軍之士猶奮怒爭先而不畏怯以退也其敢於敵愾可見矣此章吳戈犀甲言器械堅且利也車錯兵接言兩軍戰而鬪也蔽日如雲言彼衆而此寡也交墜爭先言彼雖盛而此不怯也嗚呼敵矢齊發劇不可禦雖有堅甲利兵不足以當之而士方且爭先其勇當何如哉非真有親上死長之心素積於平日者不能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埋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凌犯而亂也余屈原代國殤而余也陣陣勢統言之也躐越而踐也行行伍析言之也殪死也曰騶

曰刃互文也言左右驂騑皆爲敵人兵刃所傷而死也旣爲所傷殪則車馬不能用故埋而繫之也玉枹以玉飾枹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不因爲敵所傷敗而遂餒也懟懟也威靈卽謂天之威靈此句辭對而意互本謂天時威而懟懟以狀敵人威勢之盛也嚴威厲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盡者無孑遺之意也言敵人殺我軍而盡也廣平曰原牧外曰野棄原野謂骸骨棄原野而不得葬也夫陣勢行伍俱爲敵所亂左驂右騑俱爲敵所傷非不勇也彼軍蔽日如雲寡不能敵衆耳然猶埋輪繫馬以示必死援枹擊鼓徒步而戰敵威方盛殺戮無遺然我方甘死原野棄而不顧其勇又當何如哉上章言接戰之初不畏其衆而爭先此章言旣敗之後不畏其威而樂死俱以見其勇也天時懟威靈怒蓋言敵勢威風之壯盛如天神憤怒實可怖恐而我方且戮力赴鬪雖被彼痛殺三軍盡死骸骨暴棄所不惜也嚴殺盡棄原野猶言拚着都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肯休也非所謂旣勇又以武剛強不可凌者乎然此章卽上章敵衆爭先之意而末二句尤見勇士不忘

喪其元之志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士從軍之初心自誓之志便若是也故能生則勇武赴鬪雖死不悔死則魂魄神靈毅爲鬼雄以享國家之祭也平原超忽謂不憚道路之遠也秦弓義如吳戈之說帶劒挾弓不忘所有事也離斷也懲創艾也首雖離而心不悔亦追述其初自誓之詞非謂已戰而死也勇言其氣也武言其藝也剛不柔也強不弱也曰誠者可見其出於中心曰終者可見其不變也不可凌總承勇武剛強不可犯而言也此六句乃表國殤在生之素志舊說承上章棄原野而言其魂神如此恐未是也身旣死則言其已死矣故上曰首雖離離之與旣二字文勢亦自不同也神以靈言國殤之死而其神魂必能威靈而不泯滅也韓退之曰小人身死其鬼不靈誠哉是言也魂魄則神靈之謂也毅爲鬼雄者謂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此篇三章上二章言士之

敢於爭先敵愾而不畏死末一章又表其出於誠心也惟首雖離而終不悔故能身既死而神猶靈惟生爲士之先故能死爲鬼之雄也非勇武剛強之至而忠貞節義之積於平日也曷足以當之而不撓哉此古忠臣烈士莫不皆然而非屈子抱忠烈之心者又不能言之曲盡其妙也雖然父母妻子人皆有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吾每讀出入兮往不返之句未嘗不三復而悲之後世之爲人臣子者固不可不存此志而爲人君上者尤不可不知此慘也故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唐人詩曰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是道也不獨爲人君者不可不知而世之爲將帥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魂

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俱非是蓋魂猶神也禮魂者謂以禮而祭其神也卽章首成禮之禮字一作祀者祀與俗礼字相似而訛也蓋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故總以禮魂題之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後世不知此篇爲九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二

可

歌之亂辭故釋題義者多不明也或曰九歌十篇豈可總爲一亂辭乎曰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蓋皆於諸篇之後而總爲一亂辭卽其例也或曰此篇當有亂曰二字而今禮魂二字蓋因此篇之首句有禮字前篇之末句有魂字而傳寫之誤也未知其審姑識其疑而此篇爲亂辭則可以自信而不惑矣讀者細玩此篇之旨而遍考東方朔及二王之作當自得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嫋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八

可

成禮謂祀事將終也會者翕聚之意如前五音繁會展詩會舞之會字會鼓者謂祀事將終而急疾擊鼓翕聚以止之也傳者或已授之於人或人授之於已也芭香草名所以相傳者此物也或曰芭與葩同謂草木之花也亦通代舞者謂更相替代而持香草以舞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柳子厚詩曰楚舞舊傳芭是也惟其相傳故相代也嫋女謂美好之女也猶言嫩人姣人佳人美人也倡倡首也蓋歌舞亦必有一人以爲之倡而衆

方隨以和之也王逸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是
矣朱子以女倡二字相連看謂女子爲倡優者非
是享天地山川之神不應用倡優女子况娉女二
字相連騷中往往有之容與從容貌謂有態度也
芭者言持舞之物娉女者言所舞之人容與者言
所舞之善也祀事將終繁然擊鼓一人先倡傳芭
而舞轉相傳授更代而態度亦且容與可觀此禮
之所以成也古語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此
蓋錯舉四時之物以見寒暑之變遷也舊註謂春
祀以蘭秋祀以菊卽所傳之芭也非是長無絕謂
祀事永久不斷也終古見離騷所以申言長無絕
之義也卽與天地齊壽與日月齊光之意夫春蘭
秋菊暑往寒來草木變衰四時代序不知其幾千
萬年而神之享此祀事樂此歌舞則與天地相爲
永久終古而長不絕也猗與盛哉非真有功德於
民者曷能如是乎或曰今俗行酒有催花擊鼓之
戲卽傳芭代舞之遺風也

楚辭集解九歌

五十九

楚辭集解九歌卷一

小序
屈原作此天問

楚辭

朱子集註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
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
川神靈琦瑋儷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
其壁呵而問之以潔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
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此篇所問雖
理之可推事之可證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
說徒以多識異聞爲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
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
始欲質以義理爲之解然亦未問道而
誇多尚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
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注之說則其難亂不
知所擇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
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語者之有補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往
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冥昭瞢
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冥昭瞢
闇誰能極之焉翼惟像何以識之瞢莫明也作暗焉
皮水反○冥昭也昭明也謂晝夜也昔者言晝夜
未分也極窮也焉翼氣浮動之貌在兩字云天
地未形焉翼與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焉
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有人今何以能窮
極而知之乎○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
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然
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明開闢惟時何
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唐爲反○明開闢謂
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此問諸曰明必有明之者開闢必有開之者何

物之所爲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爲本
何者爲化乎今答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
一靜一晦一明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
爲而非有爲之者也然叔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
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
謂天命之性夏禮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
不已者爲之是也陽周于日無極而天極大極動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圓則九重孰管
此也然所謂太極非日理而已矣圓則九重孰管
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圖與四時度待洛反○
也九陽數之極韓維揭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
所謂九天也韓維揭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
南何虧幹一作莞並音管顏師古云俗音烏活反
字虧如字又叶苦家反○幹說文曰較屬脊則是
車較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康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營則車之軸
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較必有所繫然後轉有所加
故問此天之若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轉何所加
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角牽
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
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眉浦
湊東南之滄海則東南西南何處虧闕乎
又問八柱何所當插東南西南何處虧闕乎
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放上聲屬音注數
所謂圓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爲隅也隅角也
○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諸子曰天何依
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係附曰自
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而有連其氣也無涯
詳陳此言願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元
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極
輪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
當畫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後旋當
夜則自右轉而復左轉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當
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
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氣束於勁風旋轉之中
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絳伯

集 1—92

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覓在腹一作覓與鬼同夜光月也
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
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覓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
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遠
故魄生而明死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
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
死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連而東
死之明即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載魄
于東而連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流括之說乃為得
之蓋括之言曰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連
光之物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猶如鉤日漸遠
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掃塗其半猶視
之則極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曾又申其
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
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交四景旁日月而
往參其間則雖強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
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
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若顧覓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

天問

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
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畧有
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
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強何處惠氣安在夫音扶強巨良反在叶音紫女
疫鬼也所至傷人患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章所
問三事今答之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成
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氣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派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姬蘭秋之生稷
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歧之事無
所經見無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之則恐其或
有是也但此篇下文復有女歧易育之問則又未知
其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卽謂此然益
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順者氣之逆也以其強
氣傷人故為之名字以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
顧覓以人事物情之所惑焉何圖而晦何開而明角
變不同亦未嘗有定在也

此此篇無不終
而省篇非淺鮮
此此篇無不終
而省篇非淺鮮

宿未且曜靈安滅國朔顯反明叶音若宿音秀
而鳴陽關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
問何所開闢而為曉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
其猶光乎答曰曉明之前前發之其入亦陰陽消
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開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
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因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
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
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食曰
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音骨師一作鮌非是或上句
作荅行叶戶郎反。鮌事見尚書汨治也鴻大水也
爾衆也尚舉也食衆也謀試也。問鮌才不任治水
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
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答曰鮌之才可在治
水當時無過之者故衆舉之堯則固知其方命圯族
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
之

耳鵲黿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鵲黿反鵲叶

平聲。鵲應事無所見舊說謂鮌死爲鵲黿所食
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
應龍相類似謂鮌聽鵲黿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
且顧彼之故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
此類無稽之談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
亦無足荅矣

鯀夫何以變化一無山字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
化叶虎爲反又音庠。永長也迺猶禁止也羽山在
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那侯此謂鮌功
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鮌子也腹懷
抱也詩曰出入腹我。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鮌之
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答曰舜之四罪皆未
嘗殺也程子以爲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
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鮌爲然也若禹之聖德則其
所繫於天者清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纂作
緒音叙。纂集也緒緣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鮌之遺
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答曰

天問 五

之平而水性原
若何則何故
其有之乎以言
也與之乎以言
天也與之乎以
之與之乎以言
東也與之乎以
亦與之乎以言
則與之乎以言

映天閣

一

一、

[illegible]

13

之歟華而交吞揆之泥士角反謀叶謨悲反一無華也言泥娶於純孤氏女賦感愛之遂與泥謀殺拜也
也言泥娶於純孤氏女賦感愛之遂與泥謀殺拜也
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拜之歟
遊佚敗而亂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
焉化下一有而字○此章似又言蛇事然羽山東裔
左傳言蛇化爲黃熊國語作黃龍按熊獸名能三足
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禹說文又云能
廟不用熊白及驚爲熊豈化爲二物乎咸播桓泰
蒲蘆是管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音九一作蒲一作黃
拒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粘也蒲疑卽蒲字蒲水
草可以作席龍亂也與荏同左氏云荏苒之澤是也
餘未白蛻嬰蒂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

夫問

十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弗音拂得
字從即容反喪息浪反○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
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娶弟持藥與之文
子驚怖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而視之子喬之尸奔
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事極幻妄不足復論
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一作作并一
胡刀反撰離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叶字而鹿字
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說并并字
兩師各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
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
今亦驚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音
一作載抃音弁一音拊安叶一先反○龍大龍也擊手
日并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龍背負蓬萊之山而
并舞事亦見列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
子下二句未詳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
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殆澆五吊反嫂叶音更易上一有韻字殆叶當
舊說澆無義淫汰其嫂往至其尸伴有所求因與淫
亂也賈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獲澆而斷其頭
倒也賈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獲澆而斷其頭
實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
斷之故言易湯謀易族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
之對深反取此荀反○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
杜預云斟尋少康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也
澆所滅其子少康爲夏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
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
而能復徒力反妹音未一作未嫌音喜一作喜極一作極
築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音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慾故爲湯所
殛放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顛蹙不姚告二女何親
南巢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顛蹙不姚告二女何親

天問

十一

顛反叶音吟○閔憂也無妻曰閔姚舜姓也問舜孝
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楚妻而而不告其父母二女
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免
命替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若
治之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音
亦作德璜音黃○意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
璜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
億也絳作象著而箕子歎預知象著必有玉杯玉杯
璜丘酒池以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嬀有體孰制匠
之嬀古華反匠一作匠非是○舊說伏羲始畫八卦
言女嬀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
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惟甚而不
足論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矣一作何得肆其犬豕承一作豕○服事也言舜弟象
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

按此與行處無異於其
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
朝終契於有扈牧夫牛羊
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克
形相似也但有扈遂為牧
文勢似較反為扈所禁不
懷之平魯曼庸何以肥之
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
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詳說
此子二事不相似時相去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
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
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
殺之其命何所從出此亦
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
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

之心燒廟浚井然舜為天子卒
不誅象何耶說見下駭第章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未如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夏字喪去聲一作聖○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
因綠鵠為鳥之義飾玉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
平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即孟子所
辭則烹要湯之說蓋戰國遊士謬妄之言也
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乃一
伊尹名也條放條也黎服黎服也○帝謂湯也
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象
民大喜悅也致罰即湯詰所謂致天之罰也簡狄在
臺營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帝字營若焉反臺一作
節喜叶音嬌一作喜叶音基一作善非是○簡狄帝
嚳之妃也玄鳥燕也嚳也言簡狄時帝嚳於臺上
有飛燕墮適其卵而吞之因該乘季德厥父是滅
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
朝終契於有扈牧夫牛羊
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克
形相似也但有扈遂為牧
文勢似較反為扈所禁不
懷之平魯曼庸何以肥之
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
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詳說
此子二事不相似時相去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
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
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
殺之其命何所從出此亦
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
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

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魚奇反來叶力之反○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乘持
契之木德出微而得大牛之瑞其往微也不但驅馳
往來而已還轉以所獲得禽獸施惠於百姓也
此篇言棄李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
可考而說者皆微遺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
又妄解也
肆情遺一作循有一作伏○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為
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沃婦人
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負其子欲與之淫沃婦人
猶有焉汝獨不恤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
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
之意要皆眩弟淫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
不足論也
嗣逢長弟感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
舜為天子反封象於有庠使其後嗣子孫長為諸侯
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庠
貴之也如此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
則知其說矣
妃是得
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史記曰阿衡欲于湯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
為此說
者無也
一無彼字惡焉路反婦叶芳尾反○舊說小子謂伊
尹媵也言伊尹媵婦身妻神女告之曰白龍生蟲
至去無顧居無幾何曰龍中生蟲母去東走顧視其
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
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不勝其
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誘長甚明不必勝也
重泉夫何舉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反挑徒反○重泉地名在馮翊即史記所謂夏臺
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從山之湯既得出遂不勝其
樂先拘湯以挑之乎
會龍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

天間

十六

可

天間

十六

可

2000

—

2000

—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九章

惜誦

此篇極陳已事君不貳之忠公爾忘松國爾忘家真可對越神明宜見知於君見容於衆然反叢罪謗使側身而無所欲去而不能其清亦可悲矣而猶堅守素志不肯少變可謂獨立不懼雖乎其不可拔者也大抵此篇作

楚辭集解九章情

一

王

於說人交搆楚王造怒之際故多危懼之詞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隱遁遠去之志然盡忠而不變者固屈子事君之本心而亦不使讒人之終害者又屈子見幾之明決詩曰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子無得之矣楊雄班固咸謂其過於高潔而以不智譏之後世之號爲知屈子者又不過曲爲之說以解之夫屈子曷嘗不智曷嘗無去楚之心曷嘗真欲沉流而不寤哉通以楚辭熟讀而詳考之斯可見矣夫

讀楚辭論屈子者不於其書而稽之而顧援引他說以證之不亦偵乎嗚呼讀六經者不尊經而信傳多援傳以解經其來久矣豈獨楚辭也哉吾於是乎深有所感也夫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今戒六神以嚮服俾山川以備御

惜歎惜也誦頌訟古通用詩曰吉甫作頌論語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大抵古人指已所作之文自省之言皆謂之誦此所謂惜誦謂已

楚辭集解九章情

二

王

歎而作此篇之文也王逸曰言已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深已情思以諷諫君也得之矣致猶易鈞深致遠之致謂推而極之也愍憂也憤懣也抒舒舒古亦通用深也朱子讀作去聲謂挹而出之也亦通發憤抒情與致愍平看無輕重先後意楚辭之文意同而語異如此類甚多此謂已之所以歎息而作此誦者蓋欲推致已之憂愍發揚已之憤懣抒深已之情懣也愍言其幽隱之思憤言其不平之氣情言其衷曲之忱也或以二句相承看又曰憤甚於愍情深於憤也亦通要之二句以惜誦

二字爲主下三者皆本作誦而來也所作忠謂已所爲忠君之事如下竭忠誠而事君至迷不知寵之門二十句皆是故下文又曰吾聞作忠以造怨朱子以作爲非字且深辨作作者爲誤特知兩章文意爲不明而不知於通篇大旨尤欠穩也恐未之深思耳言之卽申指已所作之誦也謂已所爲忠君之事而今鋪陳以作此誦而自歎者可使神聖以爲證明也蒼天之正色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爾雅曰蒼爲蒼天正證同王逸曰平也朱子仍之亦通五帝謂五方之神也東方太皞西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調

三

上

方之俾南方炎帝北方顓頊中央黃帝是也詳見月令折中或作折衷或作質中其義一也謂執事理是非可否之兩端而折中之如以物從兩頭而屈折之於中間則長短均平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法言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是也戒飭也六神王逸引尚書裡於六宗以解之以六宗爲六神似矣然說六宗者亦無的論或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地四時或以爲三昭三穆或以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以爲六爲地數祭地也或

以爲天地間游神也或以爲六氣之宗謂太極冲和之氣蘇子由曰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故蔡氏註尚書朱子註楚辭皆用祭法之說然援按祭法有曰祭天也祭地也祭時也祭寒暑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祭四方也祭百神也此上十祭連爲一段說話則不止六宗矣前除天地後除四方百神而以中六者爲六宗蓋出於孔叢子朱子嘗謂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突出於東漢之時前人未嘗有道及者其爲偽書無疑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調

四

上

蘇子由但知其當依祭法而不知祭法所言不止於六而又未嘗明言其爲六宗也雖朱子蔡氏蘇氏從之愚意實有所未安姑誌其疑以俟後之君子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書曰望於山川是也御侍也臯陶古聖人姓名舜士師能明五刑者也書曰徧於群神蔡氏註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屈子之引臯陶者亦以爲神歟如遠遊篇之引傳說爲仙也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指蒼天今五帝戒六神俾山川命臯陶不一而足重複倦

倦而不已者蓋下文將以鋪陳乎已所爲忠君之事故極援天引神以深明已之所言出於實而非誑欲人之信之而不疑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予有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古之聖賢每託天以自誓以爲人既不我知而求天以自知而知聖賢之心者實惟天而已矣屈子之援天引神者其亦不得已之至情乎援按篇首三言乃一篇之綱領而下所言者不過推演所作之忠憤慙之情耳又按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屈子所誓之詞

人所擯棄也贅疣瘰癧之屬體外無用之餘肉也莊子所謂附贅懸疣是也言已竭忠誠以事君宜爲人之愛慕推重一體同心若背膺之不可將也今乃反爲黨人擯棄視之若贅疣無所用而有害亟欲割而去之者何也假輕利也媚柔佞也與忠誠相反背衆離群也言已之竭忠誠之心而忘假媚之態耳於離群背衆而爲贅疣者豈樂爲是哉以爲黨人雖不能容而猶有所恃者欲須明君之見知耳嗚呼群衆既不足恃而所恃者君之明也其君又復壅蔽之惑聽信讒言而所恃者亦不足恃則將何以爲懌哉烏得不深歎息作爲此誦以致吾之愍發吾之憤抒吾之情哉言與行其可迹今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今所以證之不遠言出諸口者也行措諸身者也可迹言言行皆有踪跡明白可據而考也其與誑言詭行而神出鬼沒者異矣情蓄於內者也貌形於外者也不變言情貌表裏如一而始終不變也其與厚貌深情而朝更暮改者殊矣此屈子自言已之事君其忠誠如此相察也證驗也不遠謂卽其言行情貌而可

驗其忠佞也夫人君日以其身親與臣接則察臣之忠佞者無如君而其所以驗之者又不在于深遠而難知也若屈子之言行情貌果忠誠歟果佞媚歟試一驗之則瞭然矣顧乃不察乎此而徒聽信讒人而齎怒焉而造怨焉何其不審之甚哉夫屈子竭忠誠忘佞媚冒然離群背衆以事君者蓋欲須明君以知之耳而君又不察而驗之焉則所以須明君其知之之心益孤矣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若屈子之心炳若丹書昭若日月楚王非真不知之也自古正道難容讒言易入惡

楚辭集解 九章惜誦

立

蹇蹇而喜諾諾壅君之大都也嗚呼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猶之可也見其讒而信之知其賊而近之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此又烏可與言哉其國家又烏得而不淪胥以敗哉吾義先君而後身今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

先君後身猶論語先難後獲之先後又曰敬其事而後食先君後身之意也怨耦曰仇惟亦專詞也舊註曰思念也亦通百萬爲兆交怨爲讎言已明人臣之大義先君而後身國爾忘家也專於事君

而無他意公爾忘私也其盡道如此當見取於衆可也而群衆顧反視之以爲仇讎焉何哉蓋邪正不並立忠佞不同謀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理勢之必然也王逸曰言在位之臣營私爲家已獨先君後身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爲衆所仇讎也瓊按先君後身猶有身也至於專惟君而無他則不有其身矣兆又衆於人矣讎又甚於仇矣壹心而不豫今羗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楚辭集解 九章惜誦

立

不豫言壹心果決不待猶豫也與上專惟君而無他之語同而肯益加明矣不可保言爲衆所害也疾猶力也有汲汲不遑之意疾親君而無他與壹心而不豫之語同而詞益加切矣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曰不可保猶爲緩詞曰招禍則明言之矣瓊按此并上章蓋言其忠愈盛而其禍愈深詞旨雖同而有淺深輕重之異讀者不可不知也

思君其莫我忠今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今迷不知寵之門

思君謂念念不忘乎君也此卽所以爲忠而惟能

忘賤貧絕寵利然後能思君也下文厲神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蓋卽此言而勸之也忽者易詞也忘賤貧謂處下位受薄祿而能安之故不覺其忽然而忘之也謂之曰忘則不惟無計較之私而已不貳卽壹心也迷替也替然不知寵利之門則不媚權貴以求進可知矣蓋惟忘賤貧故能絕寵利惟絕寵利故能忘賤貧二者實相爲表裏也夫忘賤貧絕寵利惟專一盡忠以求事君而不貳焉則楚廷之臣其竭忠誠以事君者孰有復過於屈子者乎夫忠之過而反爲禍之招此又事理之不可推

不貳以事言也惟君無他壹心不豫思君莫我以心言也忠何事以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今又衆兆之所咤也忠卽上五章所陳者罰凡君加以怨怒之意皆是不必放逐貶謫而後謂之罰也志者心之所之志猶所期也行指已之素行而言而忠在其中矣不群言行之高潔不同於衆如上言離群背衆亦是顛越隕墜也咤訕笑之意猶嗤哂也此承上五章言已盡忠如此本無罪過初欲待明君之知以蒙賞而今反遭罰是豈余本心之所期望於君者哉特以已之素行高潔不合于時俗故致顛越狼狽如此然彼黨人覩子之顛越不惟不爲憐之方且享富貴固寵利自以爲得志而竊笑於傍也上二句言得罪於君下二句言見笑於衆亦相承講言已之所以遇罰者又由讒人之嫉妬也瓊按咤字王逸註曰楚人謂相嘲笑曰咤朱子亦從之曰咤嘲笑楚語也夫咤之爲嘲笑通稱也豈獨楚人哉然則夫子之哂由也又豈魯人謂嘲笑爲哂乎楚辭中凡曰楚人謂某爲某者皆王逸之陋見不

當從之他做此

紛逢尤以離謗今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今又蔽而莫之白也

紛衆亂貌言尤謗之多也逢遇尤過也離道謗毀也蹇難詞釋解也哈但笑其行之不群耳尤則加之過矣謗則毀其行矣至於紛然而起蹇然而不可解釋而脫也其見嫉於讒人也甚矣情謂盡忠被讒之情沉沒也抑按也不達不能達之於君也蔽謂讒人壅蔽也白明辯也此章承上言已被讒之深而冤情莫能致之於君上也下二句王逸曰言已懷忠真之情沉沒冒臆不得自達左右壅蔽無肯爲白已心也洪氏曰情沉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群臣莫肯明已所存也或曰逢尤指上遇罰以君言離謗指上衆哈以讒人言下二句又申言蹇不可釋俱通

怵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怵憂貌鬱邑愁苦不伸貌侘傺倥傯失志貌此句亦見離騷煩言朱子曰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按朱子引左傳爲證固有據然此所謂

楚辭集卷八

九章惜謫

十一

立

煩言與左傳字同而音異謂詳細委曲之言耳蓋欲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非謂煩亂之言不可遺之於君也屈子此字未必用左傳設用之亦斷章取義非用其意也結謂葺其詞也詒謂致之於君也洪氏曰詒贈言也王逸曰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諫已志又無道路也得之矣此承上章末二句而申言之耳然此章不協韻朱子曰中情當作善惡惡又以去聲讀按中情善惡二者俱見離騷但此處作中情字穩當特不知韻之所協耳

楚辭集卷八

九章惜謫

十二

立

退靜然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今中悶瞀之怵怵

靜然謂安居而無言也號大呼也號呼謂鳴其冤情於君也靜默自守卽爲退號呼自鳴卽爲進二字要看得活舊註謂退爲放棄於幽遠也非是申重也煩惑煩悶而惑亂也中中心也悶瞀猶煩惑也怵怵怵而又怵憂之甚也二句一意亦須活看此承上三章而總結之言退而不言此情願君上之不知進而欲陳此志乃壅蔽之無路進退維谷語默兩難此所以益使已之中心而煩悶無已也

援按此段以上直至篇首皆反覆詳言已事君之至忠深爲黨人所譏蔽以致已得罪於君欲達此情於君而不能也其惜誦之意已畧盡矣後段至未設爲占夢問答之詞不過申言此志之不忍變而亦將避禍以遠去而已矣中間詞旨雖若重複而熟讀詳玩其鋪叙甚有條理脉絡首尾相應非漫作者覽者幸無畧焉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吾使厲神占之今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今日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今初若是而逢殆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十三

立

昔夜也禮記孔子曰吾時昔夢奠兩楹之間大招曰以娛昔只皆謂昔爲夜也夢人寐而遊魂所爲者也登天上天也中道半路也航舟也所以濟渡道路之不通者也厲神謂巫祝能占卜者也蓋厲神殤魂也殤鬼精氣未滅能服生人以發泄其靈巫祝多服之以神其術故可稱巫祝爲厲神猶離騷稱靈氛也蓋氛者天地間之游氣而厲氣者天地間之殤魂也曰靈曰神者亦欲美其名耳占卜其吉凶也夢魂二字互文也此三句乃屈子自述已嘗於曠昔之夜其魂夢登於天至中道險阻遂

無舟航可以濟渡而返未知其兆爲何如乃命巫祝爲我占之以上其吉凶焉上曰者乃厲神既占畢得其兆而告屈子之詞下二句兆詞也下曰者乃厲神復因其兆而勸屈子之詞下十五句皆勸詞也朱子及舊註只以有志極而無旁一句爲厲神占夢之言餘皆爲屈子自叙甚謬矣楚辭中韻屬下而辭旨屬上韻屬上而辭旨屬下者往往而是讀者熟誦而詳味之自見也無旁猶言無邊際也有志極而無旁言其立志太高廣大浩蕩茫無涯岸也此爲夢登於天之兆危無與爲援也獨無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十四

立

與爲伴也離異謂離心異路也此爲魂中道而無航之兆此二句乃厲神告屈子即其所憂而占之其兆當爲志極廣大而無成有害也君可思而不可恃王逸曰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顧不可恃恃能實任已與否也朱子曰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也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援按屈子意心而不豫疾親君而無他者蓋以相臣莫若君而將以待明君其知之耳而卒爲黨衆所仇讎以招禍者是傷於所恃也夫自古忠臣義士欲成其志者未有不恃乎君者不恃乎君而恃其衆則

私交之黨結而人君之勢孤矣屈子不忍爲也屈子之恃未爲太過而不幸遭昏暗之君得罪過之不意也衆口謂黨人譏謗之多也鑠銷也金天下之至堅剛者也雖有天下至堅至剛之物而盛火煉之未有不銷鑠者也雖有天下至高至潔之行而衆口譏之未有不危殆者也衆口鑠金以人物參錯而成文則兩意俱見顏師古謂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是以衆口爲毀其金之不善非是殆危也朱子曰言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危殆也是以初若是爲恃君逢殆爲

楚辭集解

九章情讀

十五

立

遭衆口之鑠其意亦是瑗按此三句乃厲神總承上所夢及兆詞而勸屈子不可立志太高而傷於所恃以取禍也大抵君可思而不可恃在亂世昏君則然若逢太平之盛聖明之君則固可思而亦可恃也厲神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嗚呼爲人君者幸無使忠臣失其所恃哉

懲於羹者而吹壺今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今猶有羹之態也

懲警戒之意羹古人糝米而和菜肉以爲之者也吹以口噓之使令冷也壺細切蔬菜而爲之者也

凡醢醬所和及擣薑蒜辛酸之物皆是蓋羹熟物也壺冷物也言人有歡羹而誤中其熱其心遂常懲艾雖見冷壺亦恐其爲熱所炙而吹之使冷以喻人經患難者多有所警戒而不復輕動也所謂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逝是也屈子被衆譏而遭危殆而此極至無旁之志猶不忍變豈非不知懲於羹者而吹壺之說乎此蓋厲神以爲屈子不變此志之喻舊說失之故解意多牽強也釋去也階梯也猶孟子所謂捐階褻態猶嚴子陵所謂狂奴故態也存之於中則爲志形之於外則爲態

楚辭集解

九章情讀

十六

立

猶有羹態即不變此志也二句參錯倒文耳言不知懲羹吹壺之戒不變此志而猶存羹態如此而欲得君行道豈不猶欲登天而釋去其階梯乎釋階登天必無之理也不變此志猶有羹態而欲得君行道必無之事也欲釋階而登天本謂欲登天而釋階也楚辭中多此句法此四句是厲神言屈子既遭禍患猶不知懲而改之必不能得君也蓋即昔夢登天及有志極而無旁之兆詞以勸之也瑗按埤雅及柳集所引皆作懲於羹者而吹壺是也王逸及洪本皆同朱子乃辯其是非而作懲熱

焚而吹壺夫言焚自知其爲熱物言壺自知其爲
冷物作熱焚不惟欠文雅亦又當作熱焚而吹冷
壺也不然何獨上言熱而下不言冷耶然懲焚吹
壺釋階登天亦是當時諺語屈子引之而加文耳
書傳中如此類甚多如論語中吾豈匏瓜也哉皆
是學者不可不知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

衆指黨人也駭遽驚惶貌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
言衆人見屈子所存之志所爲之態過於廣大高

楚辭集解

九章情詞

十七

立

達則莫不驚駭惶遽以離心又孰肯有與之爲同
伴侶而不遠去者乎與衆人同事一君而所志所
爲若此其與衆人同至一處而顧乃別行一路不
與之偕則中道雖有險阻之患又孰有爲之援引
而並濟者乎此言屈子之行不合於世俗故不容
於衆也下二句卽是申喻上句之意此蓋厲神卽
魂中道而無航及終危獨以離異之兆詞而勸之
也上章是言其難得乎君此章是言其難容於衆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姪直而不豫兮
鮌功用而不就

楚辭集解

九章情詞

十八

立

申生晉獻公之世子也獻公信驪姬之讒欲殺之
或勸其奔之他國申生恐傷父心遂自經而死事
見左傳魯僖公四年及檀弓上篇不好不愛也父
子天性而不可解於心者也然且信讒而殺之况
君臣之際乎姪直謂剛狠徑情也不豫謂不從容
而用壯用罔也與他所言不豫不同鯀禹之父堯
之臣也堯欲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於是殛之於羽
山事見尚書二典用猶由也不就不成也言以鯀
之才遭聖堯之君委任之久苟其行之姪直不豫
尚且不能成其功况其餘乎瑗按尚書言鯀方命
圯族其姪直不豫可知但屈子之專壹不豫非鯀
之不豫也屈子之忠貞正直非鯀之姪直也疑似
之間不啻千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非析理之精
者不能辨之離騷女須亦以鮌姪直以忘身晉之
蓋屈子之忠直當時必多以鮌目之故屈子屢設
言以明之耳然厲神之言皆優柔勸喻之辭非女
須罵晉之比至于以父子信讒之事曉之其悵切
惻怛之情藹然見於言表而視女須下賤之流相
去遠矣然謂之愛屈子則可謂之知屈子則未也
嗚呼女須無足道也然占之靈氛靈氛不知占之

厲神厲神不知卜之詹尹詹尹不知雖以漁父之
隱者而亦當時一世之高士亦不知之也況其下
者乎環楚國而屈子一人也其不見容於衆也不
亦宜乎東方朔作七諫以哀之有曰伯牙之絕絃
今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氏抱璞而泣血今安得良
工而剖之可謂知言者矣

吾聞作忠以造怨今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今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此下至末蓋屈子聞厲神之言若有所感而將悔
者然卒又明其已志之決不肯改也作忠造怨蓋

楚辭集解

卷十九

立

古語也其意即前半篇所陳者是也忽者易而畧
之之意過言謂所言之過甚也臂肱也九折臂謂
遭斷折九次也良善也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
成善醫以喻人必屢遭挫衄更歷世故乃成美德
也此亦古語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即此意曰
九曰三各人所傳之不同耳信然謂始信作忠造
怨之言不爲過也屈子自言已聞作忠造怨之言
往日乃忽畧之不介於意蓋以其言過甚不足取
信及至今日而已竭忠誠以事君顧乃遭顛越來
仇讎遇罰見咤逢尤離謗紛然而不可釋始知往

日所聞之言爲誠然而非過使不更歷世故之久
亦不能知也環按屈子之言固爲有所激而云者
然人君之於忠臣旣不爲之施恩而反爲之造怨
苟非桀紂之昏不爲也是屈子向以爲過言者乃
事理之常而今信以爲然者乃事理之變也
矰弋機而在上今罾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今
願側身而無所

矰射鳥短矢也弋以生絲繫矢繳而射之也機謂
張其機牙以待發也此機字虛看與下張而之張
字相對罾羅皆掩捕鳥獸之網也張展而布之於

楚辭集解

卷二十

立

杙也言上下則四旁可知設設施也張闢皆開也
設張闢指上二句也娛樂也側身斜避也屈子言
上有矰弋之機下有罾羅之張使飛鳥走獸動無
所逃以喻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巧張密布中傷良
善以樂君心使已危殆不安欲側身以避之而無
其所也夫屈子之作忠造怨於君而衆兆不爲之
解脫已爲甚矣而復逢君之意以中傷之使至於
側身無所不亦諍人太甚矣乎詩曰人之云云邦
國殄瘁而人君每以殺害忠良爲樂者是誠何心
哉嗚呼文王囚比干剖其來久矣然非大無道之

君不忍爲也而况樂之哉惟人君以是爲樂此諫
賊之徒始得以騁其奸也使懷襄悟此則又安得
相繼客死於外而楚郢忽焉而亡哉

欲儻何以千條今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達集今
君罔謂汝何之

儻何徘徊不去貌千條謂少求傍俚於君側也重
增益也離遭也言已欲徘徊不去少求傍俚於君
側以竭吾區區忠誠之心則恐重得禍患逢罪過
也高飛達集謂人之高舉達道猶鳥之高飛於此
而達集於彼也罔無也汝屈原設爲君以指已也

楚辭集解

九章傳

二十一

立

之往也言已欲去君而不仕則又恐君得無謂汝
欲達去我果將何所往乎欲留則有禍欲去又不
能此所謂進退維谷者也使忠臣至此其情亦可
悲矣其世道亦可知矣上章言造怨於讒賊此章
言造怨於人君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以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

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背在後者也膺臂也
在前者也腴中半而分也二者本相待以成體可
相合而不可相離者也苟腴而分之則背膺之交

歎

楚辭集解

九章傳

二十一

立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糧芳

木蘭蕙申椒江離菊五者草木之芳香者也參錯
而言之耳擣春也矯揉也繫精細米也播種也滋
灌溉也一曰蒔也五者亦參錯言之耳非必此方
可擣而彼方可矯此方可繫而彼方可播且滋也
糧糧皆乾糲飯屑也今北方猶謂之乾糧亦參錯
而言之耳芳言氣味之馨香也總承上諸物而言
也此章承上章言已作忠造怨而至于無所容如

此則世無知己者亦將豫備此芳香之糗糧而願於來春之日終於高飛遠去而已耳又安能久鬱鬱於此而中彼殘賊之禍哉援按此與下涉江作於一時蓋在秋冬之間也故願春日以爲糗芳欲待來春從容而去猶孔子遲遲吾行之意也至於涉江復叙秋冬之風景若將卽日而引去者其因禍患之迫切而危殆不安之甚故有不待來春者矣此章所言香草固爲比喻而所謂春日遠遁之志蓋實錄也不可概以託詞視之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語 三十一 立
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橋茲媚以私處今願曾思而遠身

質如字朱子謂猶交質之質音致非是屈子多以情質對言如懷情抱質情與質信可保不一而足蓋單言情者乃情宛之意而此對言者又當有內外體用之分王逸曰情志也質性也似矣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而以質爲性也久矣不信承上欲隱之志而言恐不足取信於後也重申也著作也謂作此篇之文也言已備蓄糗糧而遠隱之志恐後或變易而情質之不足以取信故重著此文以極陳利害道忠誠以自明已

志而決於隱去無疑也或曰重再也蓋前此嘗有所作以道去志恐情質或遷於寵利或怵於禍患而不足以取信故再著此文以自明也但屈子所作不止于今之所傳者而特無所考耳亦通橋舉也茲此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與前俱媚之媚不同私處謂隱居以自娛也曾思遠身猶言深思高舉所以熟思審處而欲奉身遠遁以避害也此二句言隱居樂道而欲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至此則得以優游卒歲而讒賊雖欲害之將見名可得聞而身不可得見矣楊子雲所謂禍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語

三十二 立

飛冥冥七人何慕焉是也則彼讒賊雖有增弋尉羅之機械又將安所施乎故涉江曰迷不知吾所如曰余將董道而不豫其籌之久矣孰謂屈子無明哲保身之道耶孰謂屈子肯自沉流而死耶後世不解此意故解此二章與涉江之篇多牽強支離也二帝三王之書孔子之所刪者也孟子乃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故學者觀書貴有真知獨見不可不求諸心而徒傍人籬壁拾人涕吐也吾之於楚辭也不敢求異也屈子投汨羅之事相傳千載而予獨斷斷然不信

者亦惟執屈子之書求屈子之意以折中而已矣其出於他說者蓋不敢盡信也嗚呼太史公之作列傳而屈子之事已不得其詳而甚畧徒以涉江懷沙二賦雜之以成傳耳蓋屈子解在楚隅當時又無知者况其死未久而楚遂亡楚亡未幾而秦項紛紛矣其事又孰傳而孰道之耶其所謂投汨羅而死者又安知非因楚辭中所言赴淵之說而不察其爲反辭而遂附會之耶杜少陵思李白詩有騎鯨之語而後世遂謂李太白於采石江捉月投水而死又有騎鯨上天之說至今采石有冢有祠嗚呼太白果死於江耶不死於江耶註楚辭者俱謂屈原投汨羅而死以女須爲姊且謂汨縣皆有原廟及女須廟安知非太白類耶雖有古迹吾不之信矣瑗最好古者非不信也吾信屈子之所自言者而已矣

楚辭集解九章章句

二十五

立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涉江

瑗按此篇言已行義之高潔哀濁世而莫我知也欲將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寧甘愁苦以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故以涉江名之蓋謂將涉江而遠去耳末又援引古人以自慰其詞和其氣平其文簡而潔無一語及壅君讒人之怨恨其作於遭讒人之始未放之先歟與

楚辭集解九章章句

十

立

惜誦相表裏皆一時之作惜誦叙已事君之忠已畧盡矣特末二章言其欲隱之志故此但決其隱之之志耳舊說謂原旣被放渡江之初之所作恐非是篇內曰旦余將濟乎江湘曰余將董道而不豫曰忽乎吾將行皆是自欲遁去之意此時其志雖決然欲去而尚未去故重著此以自明也故屢曰將也將者未然之詞但不能考其爲何年之作然謂之曰年旣老而不衰其在頃襄王之時歟觀此則屈子亦未嘗縻戀於朝忿懣不容也其所以惓惓不忘乎懷襄者蓋

傷其信讒放已使小人之日得觀國家之將亡
故不能無責數君相自明已志之詞此又天理
人倫之至而忠臣義士之不容自己焉者也非
過也班固譏其露才揚已強非其人愁神苦思
乏大雅之明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亦多焉而
已矣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缺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璫之圖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

楚辭集解

九章

涉江

幼少年也好愛也奇服備麗美好之服飾也下文
長缺高冠明珠寶璐皆是矣以喻已高潔之行老
耄年也對幼而言不衰猶言不懈怠也言已好此
奇服之心雖年已老耄而猶不懈怠也觀此二句
屈子可謂聞道之早而守道之篤矣帶謂懸之於
腰也缺劔也或曰劔把或曰刀身劔鋒大抵缺亦
劔之別名也史記馮驩彈劔而歌曰長缺歸來乎
蓋古有長缺短缺意者長缺乃君子烈士之所佩
而短缺乃刺客之流之所用者乎陸離光輝貌冠

如字舊讀作去聲非是切雲王逸曰其高切青雲
也是矣蓋甚言其冠之高可以上切雲耳五臣曰
切雲冠名朱子亦曰當時高冠之名非是後世有
名切雲冠者自是倣屈子之言而取義耳崔嵬高
貌此二句對偶極精巧以冠對帶實對虛也以切
雲對長缺假對真也此非大義亦屈子用心筆力
變化之妙處雖不拘拘求於文字之間要亦非漫
言也被佩皆泛言佩服之意王逸曰在背曰被在
腰曰佩男子不應服其珠於背也蓋屈子奇服之
好非特寓言而冠劔珠玉實當時之所喜好佩服

楚辭集解

九章

涉江

立

者也此蓋賦體而有比意非全比也明月珠名以
其夜能光輝有似明月故以爲名淮南曰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是也然亦稱夜光之珠其義一也蓋
美珠也寶猶貴也璐美玉名寶璐謂玉之至貴者
也或曰冠者男子之服劔者男子之所有事而玉
者君子無故不去身者也屈子佩之宜也而又佩
明珠者未之前聞也璫曰古之君子無所不佩隨
人之所喜好而有所比德者皆可佩也故孔子劔
玉之外又佩象環五寸可見古人於玉之比德劔
之衛身必不可去之外而他所佩者由夫人也自

古道衰微日趨苟簡遂指珠玉爲婦人女子之飾
鄒長劒爲武夫之事訕高冠爲怪異之流而聖賢
垂世立教養德養身之意抑荒矣以屈子好古之
心獨行之志烏能見容於溷濁之世哉吾於是深
有所感矣溷不潔也濁不清也莫余知不知已所
好奇服之美也高馳猶言高路也不顧不慮也言
已方勇往直前徑行高步從吾所好而不暇顧慮
世俗之知不知也豈因溷濁之世不能知我而遂
變其所守哉其年既老而不衰之志可見矣虬螭
皆龍屬重華舜號瑤玉名或曰瑤圃謂懸圃也崑
崙山名見離騷玉英謂玉之英華也朱子曰登崑
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瑗按壽比天
地光齊日月是又推言居移氣養移體之效驗也
此章言已所好服飾之奇異於世俗而世俗溷濁
無知已者亦不因之而少有所變也方將乘靈物
從聖帝遊寶所益期所居所養之高潔也夫屈子
求知於古之聖人而不求世俗之知者非絕俗也
彼世俗但知服艾以盈腰蘇糞壤以充幃而此奇
服則不知也不知而求知之是徇俗也而強使知
之是邀名也雖然屈子所好之奇服乃古聖人之

常服也自溷濁之世而觀之以爲奇耳是豈驚世
駭俗詭異之奇哉又搜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
非謂生而不死也其綿綿之壽與天地相比爛爛
之光與日月爭齊者亦惟吾道而已矣彼世俗之
庸庸碌碌混混然與蟻蝶同起伏與草木同朽腐
又豈能知清脩之士體道之人芳名矯節真可與
天地並悠久日月並照臨哉此可與智者道而不
可與俗人語也淮南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李白曰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可謂知言矣駕清虬以下至日月齊光皆承上二
句一氣講下所謂高馳而不顧是也登崑崙食玉
英與遊瑤圃並看皆承吾與重華句來此章大旨
在寶璐截上言奇服之好自少至老而不變下言
不求知於世俗而求知於聖人也朱子分章皆非
是

哀南夷之莫吾知今且余將濟乎江湖

上世溷濁而莫余知泛舉一世而言此哀南夷之
莫吾知專指楚國而言直至重昏而終身爲一段
皆一氣講下不過反覆言已好此奇服而楚人既
莫我知亦惟隱去而已矣決不能變心以從俗也

且早朝也猶言明日遂行耳甚言欲去之速也濟
渡也江湖二水名曰湘沅曰鄂渚曰辰陽等語皆
豫道其所經之路曰車馬曰舸船皆豫道其所乘
之具意謂吾將由此道乘此具從此而遠去矣
乘鄂渚而反顧今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即
余車兮方林

乘猶登也鄂地名今鄂州是也小洲曰渚以鄂渚
爲名者後世也洪氏曰自隋始反顧回視也欸音
哀歎也朱子引史漢亞父曰唉與欸同又謂唐人
用欸乃皆此字柳子厚詩曰欸乃一聲山水綠是
楚辭集解九章涉江

六

止

也洪氏又引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朱子亦
引以爲證則然者非歎也義又不同非是瑗按楊
雄法言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晉李軌註曰
欸者歎聲吳秘註曰怒聲司馬光曰欸烏開反是
漢人已用欸字矣唐人所用欸乃之欸音換乃音
藹蓋歌聲非歎聲方言所云蓋然詞非歎詞今當
以法言爲證蓋謂始皇方獵六國而王翦又且爲
之磨牙吮吻嘆其不足以肆其噬臍之酷而助其
暴虐也朱子所引史漢亦通蓋字之偏旁口與欠
亦多通用如嘆歎是也則唉欸亦可相通明矣或

楚辭集解九章涉江

七

止

曰還當作惘欸之欸字欸者叩也有感觸之義未
知其審緒餘也步行也邱王逸曰舍也是矣朱子
曰至也亦是蓋邱抵可通用洪氏曰邱無舍義引
風賦曰邱華葉而振氣注曰邱觸也未之思矣夫
邱抵抵古多通用而古人名所居之處爲邱舍久
矣孰謂邱無舍義也一又作低朱子謂如招魂軒
輶既低之低非是二句蓋謂行於此而止於彼如
離騷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焉止息之意也方林
猶言廣林也舊解爲地名非是以上山臯照之可
見也或曰爾雅曰野外曰林亦通上曰步下曰邱
上曰馬下曰車上曰山下曰林參差互文耳蓋謂
乘此車馬驅馳於山林之道間也楚辭此類甚多
讀者須以意會此承上章既渡江湖而言王逸曰
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向秋冬北風愁而長
歎心中憂思也瑗按南夷莫吾知而屈子長往之
志決矣又復回顧而太息若不忍去者何也既不
忍去矣又馳車馬而不少息者何也蓋不忍去者
屈子之本心忠厚之至也而決去者不得已之至
情保身之哲也二者固並行而不背也上章言江
湘由水路而進此章言車馬由陸路而進上二句

還屬上章意或曰乘鄂渚而反顧二句謂已徘徊江上有感於道路風景之殊歎其不見知於世俗耳無不忍去國之意不忍去者固屈子之本心而此篇方道其隱遁之決而通篇絕無一句留戀之意古人作文篇各有旨義必拘拘於此前人謂註杜詩者篇篇句句字字解爲忠君愛國之意則杜詩掃地矣楚辭亦然援按或人之說亦甚有理故附錄之

乘舲舳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舲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

楚辭集解

九章洪江

八

立

直今雖僻遠其何傷

乘載也舲舳舳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也上謂沅流而逆上也沅水名齊整也謂整理其濯也朱子曰齊時並舉也援按哀郢曰楫齊揚以容與則解作齊時並舉爲切而此只云齊榜當解作整理之義爲順不必拘一也吳國名榜擢也朱子曰蓋效吳人所爲之櫓如云越船蜀船也洪氏曰疑與舳同舳舳也見字書或曰吳恐當作吾屈子每以余吾對言聲相同而誤也援按九歌稱吳戈秦弓此作吳爲是汰水波回紋也蓋舉擢擊水而生波紋而

權又復撓之故曰擊汰容與不進貌淹凝滯貌回湘通古文省耳逆流而上曰沅湘言齊榜擊汰可謂用力矣然舲猶容與不進者蓋以淹留於回水而逆上之故凝滯也三句皆承上上沅二字言之以見逆流之難耳舊俱解作眷戀故鄉之意恐未必然枉渚辰陽皆地名前漢武陵郡有辰陽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按水經則此二句又順流而下矣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可見順流舟行之速也大抵且余將濟乎江湘至此十餘句皆實紀道路之曲折非泛

楚辭集解

九章洪江

九

立

語也且濟江湘謂橫渡江湘之水而西上也車馬之乘又由陸路而東走矣故下以上沅字別之乘舲上沅又西沅沅江之水矣而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又順流而東下矣地勢之紆曲水陸而並進情景之蕭索數十字之間具見之矣下文但言入溆浦居山林而不復舉其地名者屈子此時其志殆將隱於武陵乎故至今人談山水之幽者尚稱武陵源焉又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秭歸本國屬武陵註云縣北百里有屈原故宅則屈原武人也涉江之作其孔子歸與歸與之嘆乎此上數十字若

泛泛而讀之不惟只見其語之顛倒重復爲可厭而亦爲無謂之詞諷誦之間吾見其嚼蠟矣端正也直不曲也皆指心言易曰敬以直內僻幽也二句結上起下之詞其意蓋謂吾道之苟是而吾身雖晦亦無妨也

入淑浦余儻何今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今乃獲狘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今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一

立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五臣曰淑亦浦類蓋淑浦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別名耳舊解爲地名非是儻何徘徊自得之意五臣解作還轉迴旋紆曲深奧之意亦通如往也迷不知吾所如言已隱入淑浦之深徘徊自樂而世俗之人蓋有迷不知吾之所往者矣夫且不知其所往矣則彼譏人又烏得而害之哉下文林之杳山之深亦皆承此句而發揮之耳杳冥冥皆深晦之意獲狘獸名見九歌二句言入林之深與獲狘同居也蓋大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之意舊註解爲非賢智所處謬矣屈子

方且欲使世人不知其所如也又奚厭乎深眇哉至於下文哀其無樂而幽獨愁苦而終窮者是又甚言其山中之寂寞而非人之所堪而已則其不能變心以從俗也所謂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之意讀者須會作者之意可也峻亦高也蔽日甚言其山之高也下山之下也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而先落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紛盛貌垠畔岸也無垠言霰雪之漫漫無涯也霏霏雲盛貌宇屋簷也蓋山高則宇高故雲氣反在下而承之也雲日言山上之峻高雨雪言山下之幽晦林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一

立

木獲狘又言山中之深奧也其無樂可知矣其幽獨可知矣其愁苦可知矣屈子寧其於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者其志又可知矣豈以寂寞而悲怨乎哉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嗚呼其與嬋弋機而在上罾羅張而在下願側身而無所者又優游而可樂矣此屈子所以決於隱而不疑也此所以旦欲濟乎江湘也此所以世人迷不知所如也而彼譏人者方且鼓如簧之口而歎歎不已何哉其亦不量屈子之心矣瓊按上言秋冬緒風此言雲雨霰雪此蓋實紀其時也而王逸俱解爲取譬之

說大謬矣

接輿髡首兮桑戶癯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也見論語歌鳳衰以譏孔子者也髡去髮也髡首謂剔去其頭之髮也法言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蓋初被髮佯狂後乃自髡避世不仕也故或稱被髮或稱髡首桑扈亦隱士也即莊子所謂嗟來桑戶乎是也戶扈通用或從省也癯行謂赤體而行也朱子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二

立

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癯行之證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賜劍自死盛以鴟夷而浮之江故曰逢殃逢殃遭禍也見左傳史記及莊子鄒陽書諸傳多有之比干紂之諸父一曰紂之庶兄聖人也紂惑姐已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斬朝涉剗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曰菹醢菹淹菜醢肉醬也亦見離騷天問忠不必用言伍子比干也賢不必以言接輿

桑扈也以忠賢二句橫入四子之中楚辭多有此

體前世皆然指上四子今之人指南夷也壅若讒黨在其中矣蓋謂處暗世遇亂君賢者屈伏忠臣見害自前古而已盡然矣而我今之遭讒被怒又何獨怨乎蓋援引往昔以自寬慰深明已之無怨也五臣曰此自抑之詞是矣董督也道謂前途之道路也不豫不猶豫而狐疑也決之之辭重昏言山中杳冥幽晦也重昏終身即上愁苦終窮之意二句言因歷觀自古前賢皆不能得行其道而多被患害故已深有所感催督上道而決於隱去無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三

立

疑其處深山杳冥幽晦以終身也董道不豫謂自湘而鄂自鄂而沅自沅而辰陽決於隱去也應上且余將濟乎江湘以下十餘句有易見幾而作介於石不終日之意舊註董道爲正身直行非是重昏終身應上入淑浦以下十餘句有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之意大抵此篇極明白整齊有脉絡條理篇首奇服至寶璐一段是頭腦言已之所好尚如此世溷濁莫余知與哀南夷莫余知提起對看皆承奇服說來世溷濁是泛舉一世而言至日月齊光爲一段故其詞爲輕舉遠遊之意哀南

夷是專指楚國而言至重昏終身爲一段故其詞爲隱遁山林之意上段是託言而遣興下段是紀其實而有所指非復比興寄託之言與上段稍不同讀者不可不察然下段又有二小段意且余將濟乎江湘至僻遠何傷是一段叙隱去之道路入淑浦至愁苦終窮是一段叙隱居之處所及山林之幽晦亦承僻遠何傷而來也接與旣首至重昏終身是一段以自寬其憂決其志總承上二段而來也

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倅忽乎吾將行兮

楚辭集解

九章法江

十四

立

鸞與鳳凰三者皆神俊之鳥治世則見亂世則隱日以遠謂當時世亂而遠去也燕玄鳥也雀鸞鸞之類烏鵲也鵲乾鵲四者皆凡庸之鳥巢鳥窠也王逸曰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又中庭爲壇瑗按尚書金縢註曰築土曰壇禮記祭法註曰起土曰壇是壇乃起土而築之者也此所謂壇者蓋指臺觀之類歟朱子以此上四句比仁賢遠去而讒佞見親也露申朱子曰未詳辛夷香草也死

謂枯槁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王逸曰露暴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素之山野使之顛墜也瑗按王解露申亦爲牽強詳本文正意則露申似亦是香草之名離騷及惜誦凡三言申椒所謂申者或指露申歟他無所據未考其審姑缺之此二句只言香草死林薄則資稊施以盈室服艾以盈腰蘇糞壤以充幃可知矣腥臊腥臭之惡味也御用也並御謂蕪收並蓄而不舍之意芳香味也指椒蘭莖桂之屬薄附也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

楚辭集解

九章法江

十五

立

之意與上林薄之薄音同而義異朱子以此上四句比污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如春夏行秋冬之令秋冬行春夏之令皆是時不當位而變易也瑗疑此二句又似自從易小象來大抵此上十句或以動物或以植物或以人事或以天時喻君子小人之失常下言已所以懷信佗倅而忽乎吾將行以遠隱者爲此故也懷信舊說謂已懷忠信之道不合於衆故悵然而遠行也或曰惜誦云恐情質之不信兮重著以自明故此云懷信謂不忘前日之言也前篇已有隱之之意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哀郢

至此則隱之之意決矣瑗按此篇在惜誦之後而此篇又不過發明前篇篇末二章之旨前篇其詞危此篇其詞平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大抵涉江之作欲隱而去故從容冲雅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甘貧苦安淡薄若將終身焉之意可謂善於處窮能於避讒而從容乎退以義者矣世俗不深考究遂謂屈平一遭放逐不勝鬱鬱無聊之意自投水死何其議人之疎而觀書之畧也前篇雖多惡詞大抵皆關於君國者而自歎之詞又多和平雅淡讀者不可不知也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

楚辭集解九章卷

十六

章

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瑗按余吾他篇亦屢屢言之細味此篇之旨朱子之說未必盡然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旦余將濟乎江湘亦未見其平也曰吾與重華遊今瑤之圃吾與天地兮比壽亦未見其倨也洪氏曰此篇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嘆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得之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一

立

瑗按史記楚世家周成王時封楚熊繹於丹陽及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楚頃襄王之子為考烈王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命曰東郢屈平當考烈王徙壽春之時死已久矣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頃襄王時事也又按秦世家秦昭王時比年攻伐列國赦罪人而遷之二十七八年間連三攻楚拔黔中取鄢郢赦楚罪人遷之南陽二十九年當頃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東至竟陵以為南郡燒墓夷陵襄王兵散敗走遂不得戰東北退保於陳城而江陵之郢不復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遷之東方屈原亦辱而感已去終古之所居遭讒妒之永廢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其曰方仲春而東遷曰今逍遙而來東其遷於東方無疑但過夏浦上洞庭渡

大江不知其實爲東方之何郡邑也舊註謂屈
原被楚王遷已於江南所作非也朱子又謂原
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夫
所謂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者乃指國
亡君敗百姓被秦遷徙卽史記之所謂襄王兵
散遂不復戰而東走是也朱子謂離散爲凶荒
絕無所據失其旨矣

皇天之不純命今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純命謂天命不雜而有常也今楚之失國則雜亂
楚辭集解九章章句

二

立

而無常矣按詩書叙喪亂之故多歸之天命太
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是矣震愆驚惶失錯也離散而相失猶孟子所謂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卽承上句而申言
之耳仲春二月也此特紀其時爾朱子從王逸之
說而推衍之謂二月陰陽之中冲和之氣人民和
樂之時也其說精矣恐當時屈子本無此意不然
下文曰甲之朝吾以行又將何以解之耶昔秦昭
王遣將白起攻楚遂拔郢赦罪人而遷之於東屈
原久遭罪廢亦在行中閱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

歸咎而歎恨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祐我國家相
協民居而使國亡君敗民遭此流離之苦也此下
十一節皆承東遷而言

去故鄉而就遠今遷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
甲之朝吾以行

故鄉指郢都也就遠謂東遷也遵循也江夏二水
名此句總言之下八節又以江與夏分言之第十
一節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又總言以結之也流亡
謂爲罪人而遷徙也王逸曰言已東行循江夏之
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軫痛也甲日也朝旦

楚辭集解

九章章句

三

立

也言以甲日朝旦而啓行也按上章紀其時此
章紀其日史記載拔郢之歲不紀時日觀此可以
推矣豈獨少陵爲詩史哉人但知少陵之詩可以
考唐之亂而不知屈子之騷尤可以徵楚國之敗
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悵惓惓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
哀見君而不再得

郢都卽指漢南郡江陵縣也閭里門也悵惓然貌
恍惚不定貌焉極猶言無窮也楫舩櫂也齊揚衆
舟同舉也容與徘徊貌不忍遽離故鄉也上章言

行猶未行也此則發舟而長逝矣瑗按何百里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楫齊揚以容與則可以知東遷者非只屈原一人也而篇內之所謂去故鄉而就達發郢都而去閭望長楸而歎息哀州土之平樂其所叙流離等語非獨述一已之懷也蓋將以衆人之憂而爲憂也至於哀見君而不再得曾不知憂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至今九年而不復則其愁思之所在微意之所存衆人有不得而知者矣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

楚辭集解

九章夏首

四

上

顧龍門而不見

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而古人多於墳墓上種之故後世亦指墳墓爲松楸望而太息謂瞻望弗及令人痛傷也淫淫不止貌霰雨雪雜下也字見詩與爾雅淫淫若霰涕泣之甚也始而望焉旣而太息焉旣而涕泣焉其情之愈哀愈甚者蓋古人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哀墓之無主也柳子厚曰每遇寒食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之養者今此東遷終無反國之期而丘壟之永無主矣能不哀哉橫渡水曰

過夏首夏水口也西浮謂西向而流也回首曰顧龍門王逸及水經皆謂郢城之東門是也前所出國門而軫懷卽出此門也江陵記以爲楚南門朱子從之非是上云遵江夏以流亡蓋自郢都而東行也此云過夏首而西浮是又橫過夏口而向西浮故回首顧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瑗按此上三章初言去故鄉次言去閭里次言去墳墓其叙事以漸而愈切初言軫懷次言恍惚次言涕泣其叙情以漸而愈甚讀者須知此意而賡乎不見其爲重複之可厭也

楚辭集解

九章夏首

五

立

心嫋嫋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

嫋嫋顧戀留連之意眇猶遠也躡踐也水東流爲順流從順流而從也此云順風波而流從則又從西而轉之於東矣焉音煙洪氏如字讀非是洋洋無所歸貌此承上章而言已顧視龍門不可得見則心戀懷傷眇然不知其所踐矣且今顧此風波縱其漂流而洋洋乎果將安所而爲客邪蓋故設爲無所歸止之詞以見去故鄉而就遠也下章忽翱翔之焉薄意倣此或曰戰國之時其徙都遷民

固其常事然罪人倉卒被驅逐吏而行實未有的知其果遷於何所者非特設言耳蓋不使之知者恐其豫防生變而敵國邀擊之也其說亦通

凌陽侯之汜濫今忽翱翔之焉薄心結結而不解今思蹇產而不釋

凌憑凌也其舟楫之簸盪平水若憑凌之耳舊註曰乘也陽侯水神也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曰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註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因謂之陽侯之波也汜濫大水貌薄止也翱翔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七

立

翔焉薄言人之漂泊而行不知所歸猶鳥之翱翔而飛不知所止也絀懸也蹇產詰曲貌洪氏曰山曲曰嶮蹇蹇產古省文耳絀結言憂心如繩之絀結而約束不可解蹇產言憂思如山之蹇產而局促不能開豁也此承上章而申言之耳凌陽侯之汜濫卽順風波而流從也忽翱翔之焉薄卽眇不知其所蹠焉洋洋而爲客也心結結而不解一句卽心嬋媛而傷懷也

將運舟而下浮今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今逍遙而來東

運回轉也地勢以東爲下下浮謂順流而下浮也

卽上順風波而流從之意前言過夏首而西浮也

今又將運舟而東浮矣方將運舟而東浮也則又將上洞庭逆流而泝矣方且逆流而泝也則又將

順流而下江矣二句之間其道里之繁紆遷客之顛沛具見之矣然謂之曰下江則此時蓋已過夏

水而入大江矣終古之居謂先人自古居於此土

而子孫百世不遷者也今則失之漂搖而來東矣

瓊按此上三章初言不知其所蹠次言翱翔之焉

薄設爲無所歸止之詞終言逍遙而來東卒指其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七

立

所向之方以實之也詩經多有此體又按逍遙本優游行樂之意今又當解作漂搖流落之意故讀古書者不可以詞害意也或曰首二句言道里之繁紆第三句言故鄉之日遠末句言遷謫之流離羗靈魂之欲歸今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靈魂猶今言魂靈謂人之精神夢想也王逸曰精神夢遊還故居也是矣須臾頃刻也返猶還也謂還故都也二句言夢寐之思故都無頃刻而忘之其眷戀之情可知矣浦水中之沙洲也背夏浦謂

已過夏浦而在已背後也西思謂漸近所遷之東方而郢都又在於西矣故曰背夏浦而西思者默念深想之意非回首顧望之謂也此時蓋已過夏水出洞庭入大江久矣故都之日遠矣故哀思之深而寢寐之不忘也朱子曰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向以思郢也非是或曰上二句言寢寐之頻下二句言思歸之甚惟其思之甚故寢之頻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八

立

水中高者爲墳詩曰遵彼汝墳是也大墳則可以望遠矣遠望遙瞻郢都也上章言思之此則言望之矣州土謂郢都之風土也平樂謂地寬平而人饒富也江謂大江也蓋此時夏水雖盡而大江猶未過也介間也與界同一正作界遺風猶言緒風也此章言已登大墳以回望故都本欲聊以舒吾之憂心然故都平樂之風土日邈以遠而漂泊於此大江之介感風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朱子解遺風爲故家遺俗之善也非是

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憂之爲丘

今孰兩東門之可蕪

陵陽朱子曰未詳按洪氏解前陽侯引淮南註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則此陵陽卽陽侯也明矣陽侯兼稱其爵陵陽專稱其國耳洪氏解此又引仙人陵陽子爲說是亦過求之弊也當陵陽之當如兩雄力相當之當謂陵陽之波起而舟以當之也其義與前陵字相近焉至猶言何所歸也森渺同澆漾無涯貌渡濟也於是始南過大江而迫近所遷之地矣焉如猶言何所往也此二句互文而重言之耳蓋言已乘此陵陽之波森然南渡大江矣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九

立

果將何所歸而何所往耶實反言以深見遷客之流離故都之日遠也上言方仲春而東遷今道遙而來東則當時所遷之地乃在東方而此云南渡者蓋南渡大江者所由之路而所遷之方又將從南而轉歸於東也或曰當時所遷之地恐在東南之方而非正東也未知其審大抵此上所言經由之道自郢至東皆係水路其大勢雖不過沿江夏二水之間然或東或西或南或上或下其水勢之曲折繁迴叙述最詳非嘗遠遊經歷者不知此意嚴滄浪曰九歌不如九章九章哀郢尤妙蓋指此

也如以詞而已矣未見其勝諸篇也瑗嘗謂此文似一篇遊山之記蓋有得乎禹貢紀事之法但脫胎換骨極爲妙手非後世規模擬者比也其所叙憂愁之情者特欲雜之以成章耳不知者鮮不以爲重複可厭也但今瑗所註者特按文畫圖以意推測而言之未知其果是否也嘗欲曩根直至郢都遊江夏以跡遊而遍歷其地親訪遺迹則此文之妙當有出於想像之外者矣惜乎此時未暇且姑依文以釋之尚當踈親歷而更訂焉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夏之爲丘指宮殿而言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東門之蕪指城郭而言瑗按秦將拔郢之時而城郭宮殿其燬者多矣史記獨載燒墓夷陵者舉其重者而言也吾故曰離騷足以徵楚國之敗者此類是也或曰屈子備言宮殿城郭而不言燒墓何也曰望長楸而太息蓋已先言之矣此騷之可以爲史也然夏屋已丘墟矣而襄王曾不知之城門已蕪穢矣而曾不知先王所設以守國者不可廢也非真不知也安於敗亡甘受困辱而無恢復之志若付之不知也則襄王之不足以有爲可知矣屈子之責襄王者

楚辭集解

九章衷郢

十

立

深矣又按此上三節初言故都之日遠次言州土之平樂次言城郭宮殿之丘蕪其叙事以漸而切而情亦因之矣心不怡之長久今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分江與夏之不可涉怡樂也憂憂相接言憂心如連環不斷絕也朱子曰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此句卽申言心不怡之長久然其所以憂而不樂之意蓋悲遷流於東而郢路遼遠故都云云江與夏之不可復涉矣江與夏之不可涉謂從此再不得復涉江夏而歸郢都楚辭集解

九章衷郢

十一

立

何事而廢耳朱子解夏之爲丘東門之蕪曰不知在枚郢後幾年也又曰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夫夏之丘門之蕪卽爲秦將白起拔郢燒陵之事無疑矣又曰不知在此後幾年惟其不以此篇爲拔郢之時所作故不知所廢之年是皆未之深思也慘感傷貌不通言憤懣之氣填塞於胃也佗僚猶傍俚也失志貌蹙促也含蹙言心中之局促也此章言已廢斥之久而憂思之深也外承歡之淖約今謀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郭之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二

立

外外貌也以見中心之不然承奉也承歡承奉君之歡心也爲約語媚態與他所用約字不同謀誠也荏亦弱也論語曰色厲而內荏詩曰荏染柔木援按弱翦同招魂曰翦阿拂壁蓋荏翦皆柔軟之木此雖無係大義觀此亦可見古人之用字皆有來歷而學者不可不知也難持不能自主也二句言佞人之害深而君心之易溺也湛湛澄清貌忠貞之澄清與譏諛之濁濁而相反也願進欲告之於君也如者忌人之有也披離亂雜貌故花之將敗草之將衰皆謂之披離謂紛披而離散也舊

解爲衆盛貌蓋以亂離解之則衆盛在其中矣郭壅也此二句言已欲進思盡忠而讒人妬忌披離以郭壅之也此章承上言黨人之佞足以傾人君之心而阻忠臣之進以見已久廢不復之由也朱子曰言小人外爲諛悅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爲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今被以不慈之僞名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三

立

離騷言茂行此言抗行茂言其盛抗言其高也瞭目明也杳杳廣大貌猶論語之所謂巍巍蕩蕩也薄天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嫉者惡人之有也被猶加也不慈不愛其子也堯舜皆以天下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僞名非實有是事而妄受虛名也此承上章妬披離而障之之句而言以責讒人也堯舜之德行杳杳薄天可以瞭然無疑而讒人猶紛紛嫉妬以毀謗之而僞加之

以不慈之名何其不知量也嗚呼堯舜之行不以
譏人嫉妬而有損則屈子之忠又豈因譏人嫉妬
而有所泯哉吾見譏人之用心日勞日拙而聖賢
之心事愈扶愈明浮雲之點綴又何傷於日月之
明乎上官大夫之徒亦可以自省矣

憎愠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踳蹀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踰邁

此承上章謀往弱而難持之句而言以責人君也
憎惡也愠含怒意倫怨恨也惡而至於怒怒而至
於恨言疾之之甚也憎愠倫之脩美猶離騷覽相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四

立

觀於四極之文法既言覽又言相又言觀以三字
相連爲意古人多有此文法洪氏解愠爲心所蘊
積也思求曉知謂之倫倫固訓思也然以愠爲蘊
非是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愠此用其字也又曰屢
櫓於人櫓字雖無所考以上二字推之當從予解
爲是吾故曰解吾人之書當以意會不可盡以說
文爲拘也脩美猶言長才也好愛也夫人指譏人
也忼慨激烈軒昂之意本大丈夫之事非不美也
但譏佞之人外貌故爲此忼慨之態而其中實懷
承歡約約之心而人君遂不深察而好之耳必如

屈子之離慙不遷知死不讓而後足以謂之忼慨
也故曰好夫人之忼慨以見不知好君子大丈夫
之忼慨也嗚呼君子之脩美外若迂闊而其實可
大用也而人君則疾之小人之忼慨外若可喜而
其實可深惡也而人君則愛之此所謂變白以爲
黑倒上以爲下者也夫白黑上下兒童之所能辨
也君子小人庸主之所能知也然而每每變亂而
倒置者固譏人鄧蘼蔽隱之害而亦由人君之心
意軟弱不能自持樂其承歡約約之態故雖明明
知其爲君子而蹇蹇然不能用明明知其爲小人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五

立

而戀戀然不忍舍也是豈真不知君子小人之分
哉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固然也然知之而不能
決之者往古如此者抑又多矣後世人君之用臣
也可不知慎所愛憎哉衆指忼慨之徒踳蹀衆進
貌日進進而不已也美指君子之流超遠謂超然
遠去也踳蹀猶言遁逸也惟人君好夫人之忼慨
此所以黨衆之小人紛然而日進也惟人君憎愠
倫之脩美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然而遠遁也惟
黨衆之小人踳蹀而日進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
然而踳蹀也固有見幾而作不待遷黜而放逐者

矣嗚呼小人之進君子之退也君子小人之進一退係於君心一念好惡之微而國家之治亂存亡隨之矣可不知所謹哉下二句承上二句而言朱子以美超遠而踰邁亦貼小人講非是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曼目謂引目遠視也流觀謂周流遍觀也冀期望之意一反何時謂意欲期望一還郢都不知其果於何時而得歸也蓋甚言其無反國之期耳鳥反故鄉思舊巢也狐死首丘念舊窟也首丘謂以首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六

立

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天地之間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故大鳥獸以至啁噍之微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而鳴號踴躍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淮南曰鳥飛反鄉狐死首丘各哀其所生也蓋襲此語信非吾罪而棄逐蓋言已之遭放誠非實有罪過特以讒人之妬君之不明耳忘謂忘其故鄉也何日夜而忘之卽上何須更而忘反之意瓊按此時郢都已破宮城之毀陵墓之焚君上之敗走百姓之離

散而故國爲荒涼草莽之丘墟矣屈子猶拳拳欲歸故都者亦謂得如鳥獸之死于舊巢舊窟足矣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非虛語也然懷王客死於秦鄙襄王族斃於陳城竟不以故都爲念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也是誠何心哉夫郢自楚文王遷都以來至懷襄幾四百年而祖宗舊物一旦爲暴秦所奪曾不知一思及之方且卑卑然與之會盟講和入子爲質其不足與有爲而無耻也甚矣獨屈子抱區區之忠雖無日夜須臾而忘之亦將柰之何哉屈子曰信非吾罪而棄逐者非急急于自表暴乎已也蓋深責襄王之棄賢而亡國也使襄王聞屈子之言而深悔之復召還屈子與之共謀國政訓練所收十萬之東兵猶足以馳騁于天下矣況區區之郢都又豈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哀郢之作而以讒人之嫉妬用賢之倒置終之豈無意乎襄王迷而不悟憐而無爲使屈子之志竟莫能伸而千古之恨至今誦之令人太息不已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焉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七

立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王卿 集解

抽思

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懷沙曰滔滔孟夏抽思曰悲秋風之動容可以考其所作之時矣洪氏曰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則抽思其作於是年之秋歟作於是年之秋則序當在懷沙之後矣是頃襄王時所作王逸以爲指懷王非是也或曰抽思作於哀郢之後在頃襄王之

楚辭集解九章抽思

一

日

時是矣然抽思尚多愁嘆苦神之語猶望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而懷沙乃多舒憂娛哀之言冤屈而自抑抑心而自強而已耳其氣漸平其怨稍殺意者抽思作於東遷之秋懷沙作於次年之夏者也今按其說亦通未知其審不敢輒自移易姑從舊序因綴其說於題下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據而訂證云其篇內大旨則因秋夜有感述已思君念民流離遷謫憂歸故鄉之情之所作也其間何極而不至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各不可虛作數語又深有得

乎吾儒性理之學切實之功而非宋景鄒敘之徒之所能窺其萬一者也戰國之時孟子之外一人而已豈特楚之巨擘而已哉

心鬱鬱之憂思今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今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今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悵悵

鬱鬱而又鬱憂思之甚也永歎增傷申言憂之甚也蹇產不釋申言思之甚也曼亦長也謂之曰遭夜方長則孟秋之夜也此上四句海虞吳訥以爲比體大謬矣秋風動容謂寒氣中人使人顏容

楚辭集解九章抽思

二

日

蕭索而變易也動容猶言變色改容耳舊說俱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非是回如悲回風之回言風之旋轉不舍也極盛也浮浮猶飄飄也言秋風之浮浮然回旋飄轉極盛而不止故其氣之慘悽凜冽足以傷懷而損容也王逸訓極爲中言楚王爲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浮浮流行群下皆效洪氏訓極爲至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訓極爲至似矣而意又依王說朱子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皆非是也此句卽應上秋風字而言之亦文順而

意穩矣又何必析而斷之以他求說邪數音朔頻也舊作上聲讀蓀香草以喻君也後倣此多怒怒而無節也慢慢痛傷貌此章言已之所以憂思者因感秋夜之長秋風之厲已鬱鬱於懷矣而復憶楚王之爲人數數然多怒而無節有如秋風之浮浮然回旋而不舍益使已心之慢慢然而痛傷也屈子愛君之心可謂無往而不在矣瑗按悲秋之說實助於此而後世詞客皆謂宋玉悲秋而不知屈子已先之矣王十朋又謂詩人之用故事多舍祖而取孫是何言哉瑗每嘆世人讀書多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雖博雅君子不能無此病故附其說耳

楚辭集解九章抽思

三

曰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今矯以遺夫美人

此下至少歌皆承上章惟蓀多怒而言願欲也遙赴不憚遠勞也橫奔不服從容也或曰遙赴直言之橫奔橫言之亦通大抵急於救民親君故也覽猶省察也罪自外至曰尤楚王多怒性暴無常則民之獲罪有非其所自取者矣鎮謂安撫之也結微情以陳辭謂摶結此微情以爲辭而陳之也情

者辭之蘊辭者情之著下倣此矯舉也美人亦指君也後倣此此章言已欲急於救民者蓋見民之遭怒多非其罪而已欲徃一安撫之以慰民心遂將此情以告之於君使知有所改而息其怒也然言卒有不可結而詒者故感秋風之起而思君憂國之情有不能忘者焉覽民尤一句欲救民也結微情二句欲匡君也然匡君者又所以爲救民之本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楚辭集解九章抽思

四

曰

昔謂往日也成言謂君昔日委任之時相約共謀國政而有一定之言也如春秋平成之成謂戰國君臣多有盟誓之事觀此語屈子屢述其意或當時亦有約言而後倣之者也曰者叙君始約成言之詞黃昏以爲期是也黃昏日沒之時喻晚節也淮南子曰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一日之終喻人一身之終也言楚王昔日與已相約之成言曾以終身爲期而毋許變易也中道回畔此又以行路而喻成言之不終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反復也他志謂生別意

而背昔日之成言也王逸曰信用譏人謂已不忠遂外疎也是矣此章言君與已始親而終疎已合而復離有言而不信蓋亦多怒無常之所使然也前解黃昏是從王洪之說甚爲明白朱子以婚禮釋之頗覺迂濶非是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憍驕同矜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荀子曰憍泄者人之殃也覽猶示也脩姱亦美好也美好脩姱喻才能也此章言楚王自恃其才能驕矜誇示於已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五

曰

故畔成言而怒逐已也援按當是時懷王已客死於外而已又失郢都正當卧薪嘗膽延攬英雄相與共治以圖報讎之舉顧乃聽信奸佞怒逐忠良方且箕踞自恣回畔成言是誠何心也夫國家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理可與君子共而不可使小人參也久矣又况介於秦齊強暴之間侵伐多事之際父讎未報之日社稷燬敗之餘其可恬然而安馨然而肆乎匹夫有怨尚欲報之以萬乘而坐受困辱宜爲射者之所不取也况屈子又安能悠然於懷乎嗚呼拔郢燒陵之慘東走陳城之

辱頃襄王之所自取無足責也然而國亡君敗正忠臣志士戮力王室之秋而以屈子之精誠才能曾不得效犬馬於其間而爲大厦將顛之一木可概也夫

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間閒暇也莊子曰今日宴間是也察明也震悼猶言戰慄也不敢不敢進而自明也或曰前結微情以陳辭將以言而致之君也此云承間自察則欲面諫之矣其情愈切而其事愈難其心愈悲矣夷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六

曰

猶遲回之意所謂足將進而趨退是也怛傷惻怛而傷感也憺憺怛傷貌洪氏解爲安靜非是九辯曰心煩憺兮忘食事是憺不獨解爲恬憺之憺讀古人書要當以意會隨其章旨而解之不可執一定之訓話說文也下二句卽申言上二句之意大都謂已欲乘間冀進而自明其情然心復悼傷而不敢進者恐君之多怒不惟其言之不聽而反重得罪故也朱子之解又多一轉折非是至曰觀此則知屈原事君惓惓之意蓋極深厚豈樂以忤直犯上而取名者哉則其說深得屈子之心而足以

表章千載沉鬱之旨頌之推病其顛暴君過班孟
堅譏其責數懷王其妄誣之非可以不攻而自破
矣或謂承間爲乘其間隙之時間去聲讀其意亦
相通也瑗按此上四章言今日之所欲陳下四章
追述昔日之所已陳者也

歷茲情以陳辭兮孫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今
衆果以我爲患

歷猶列也茲此也佯詐也佯聾不聞謂已所歷之
情所陳之辭雖實聞之而詐爲聾態若未嘗聞之
也忠言逆耳不欲聞之故耳齊宣王聞孟子四境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七

曰

不治之言特佯顧左右而言他卽此意也切人不
媚言忠誠懇切之人不能爲阿諛諂媚之事原自
謂也衆指黨人也此章追述往日進諫之忠上不
見納于君而下復見嫉于衆也屈子謫謗之困遷
怒之媒其懇切不媚之所基乎嗚呼直道之不行
於世也久矣有志者讀此能不爲之掩卷而太息
也哉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
楚楚今願蓀美之可完

初謂往日成言之時也耿著言已所陳之辭乃光

明正大昭彰宣朗之道而非卑汙隱僻愚君之說
也豈不至今其庸亡謂其辭雖至今尚在而未滅
也王逸曰文辭尚在可求索也是矣朱子曰庸何
用也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所陳之言明
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之邪瑗
按朱子之解又多以轉折不如前解平直讀離騷
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辭害意不可也又按屈子所
陳之辭今不可得而聞其詳然下二章之所言其
王道之大聖學之純亦可以得其概矣雖至於貶
謫遷逐九年不復歷年離愍陷於死亡而不變又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八

曰

可以驗其所陳於君者乃已平日躬行心得之實
非徒責難於君而已也其視戰國遊說之徒初以
三皇五帝之道誑其君而卒以縱橫閹押慘礪刑
名之術售其能者不亦霄壤也哉朱子謂屈子千
載一人信夫蹇蹇忠直貌願蓀美之可完言欲君
德之全備也朱子曰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
樂爲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
得已而爲此耳所謂尚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
切矣此上二句追言昔日直道之害而因表已盡
忠之心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達聞而難虧

三五三皇五帝也彭咸殷賢大夫也望仰而慕之也指期而的之也像儀皆法也極義理旨趣之妙處也何極不至造詣之深也達聞難虧聲譽之隆也此下二章啓人君之法古并示其功而歆其効也亦承上章願蓀美之可完而言言必如此而後君德可完也必先何極而不至然後達聞而難虧也屈子此言可爲以片長寸善自足者誠千譽鈞采自欺者警矣學者宜深味之或謂三五句勉之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九

曰

君若彭咸句勉之已者亦通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

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善者吾性之所固有而人心之所同具者也非外鑠我者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名不可以虛作也下二句又以報施之禮耕獲之道申喻之也或曰先施而後有報是報非由外來乃由內出者也喻善不由外來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皆無所獲也是有實而後有獲非空穗之能有所得也喻名不可虛作也瓊按分

帖亦通總承亦可但朱子疑實字當作殖字瓊謂不若實字有味朱子曰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辭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憮吾以其美好兮傲朕辭而不聽

少如字謂小歌耳故只四句猶後世所謂短歌行也一正作小字荀子侘詩亦有小歌卽此類也舊作去聲讀亦小字之義王逸曰小吟謳謠以樂志也是矣朱子解爲樂章音節之名更詳之抽思猶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

曰

言盡心也言已昔日爲君圖謀政治無并日夜勞心焦思而不休息君反不能平正其是非顧乃自多其能而爲余造怒倨我之言而不承聽也此與下章倡言猶侘詩之所謂反詞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瓊按并日夜而無正猶言并日夜而不止之意朱子謂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哀時命有曰懷瑾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則無正又似當解爲無由之意朱子亦解爲言無人能知已之賢而平其是非也瓊嘗謂解古人之書當隨文會意不當以詞害意且古人用字實有一二與今不同學

者不可不知前解未有證據姑從朱子并附鄙見以俟後之君子云又按詩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是正字古或有極字之義此作并日夜而無極止之意方明白更詳之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惻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如字大也不言歌者承上少歌而省文耳倡歌猶後世之所謂長歌行也此章十句皆是歌詞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一

曰

洪氏讀爲倡和之唱朱子從之解曰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容更詳之鳥屈原託以自喻也南指郢都也漢北指當時所遷之地也屈原所遷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漢之北乎故下文曰南指月與列星又謂郢都爲南狂顧南行又謂漢北爲南讀者要以意會可也朱子謂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非是此章是述集南而遷於漢北之地下文所謂異域者卽指漢北也鄢郢乃楚王之都邑宗廟之所在而已又來仕於其國豈可謂之異域邪其非是也審矣好姱

佳麗亦託言鳥之美也胖離散貌惻亦獨也不群不同於衆也無良媒在側謂無知己同志者在君之側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也道卓遠日忘謂已遠遷於此而君不念之也願自申不得謂已欲進而歷情陳辭不可得也皆無良媒在君側故也望眺望也北山卽指漢北之山一作南山非是言已處此異域而不得還都故登山臨水之際舉目有風景之殊不覺深爲流涕太息也援按少歌言已盡心於君國而君不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二

曰

納其謀此歌言已遠遷於異域而君不召其還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都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此下三章言夢歸郢都之情哀郢曰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是也按抽思畧有一二句與哀郢辭旨相同而鬱鬱之懷與哀郢並盛其作於東遷之秋無疑也篇首苦秋夜之方長憂不能寐而此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而憂稍殺也晦明若歲言秋夜之長自晦至明如歲之永未易曉也晦明二字須以意會不可平看遷亦遠也一夕一

夜也九逝謂夢魂歸郢都九次也夫夜既長路又遠思歸又切一夕九逝魂勞甚矣此所以望夏夜之短也朱子曰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瑗按此時郢都已爲秦所拔夷陵已爲秦所燒矣頃襄王已東走於陳城矣而屈子猶惓惓不忘郢者豈特不忘故鄉之情而已哉蓋將欲襄王之恢復舊物報秦仇讎而後已此屈子思郢之微意也是時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使由此而退小人進君子委任屈原苦身戮力如勾踐之於范蠡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三

曰

則燒墓之辱不足報而郢可復矣奈何未幾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并於僻守一隅坐受困辱是何心哉是何心哉吾見屈子之夢魂徒勞而思歸之心孤矣悲夫

曾不知路之曲直今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今魂識路之營營

路郢路也謂郢路遼遠而夢中茫昧曾不知其曲直之可行但南指星月隨其方角而往耳朱子言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是也下二句卽申上二句之意徑逝直歸也言不知路之曲直所以

欲徑逝而不得也識路猶俗言認路也言魂營營然南指星月而認路見歸也瑗按此四句極盡夢歸之情狀必嘗實有此情此夢者而後知其妙也彼漫然而視之孰能味乎其言哉柳子厚夢歸賦世稱其妙而不知其昉於此也若柳子厚者可謂屈原之佳子弟矣

何靈魂之信直今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今尚不知余之從容

朱子曰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之心異於我

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四

曰

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洪氏曰言尚不知已志况能召我也或曰此四句乃通有鳥自南而申結之自此以上皆倡歌也瑗按或人之說甚爲有理故附之

亂曰長瀨湍流沅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瀨水淺處卽所謂灘也文選註曰水流沙上曰瀨

是也湍波流瀨迴之處孟子曰性猶湍水是也王

逸曰湍亦瀨也得其意矣蓋湍與瀨字並看俗語

又謂高灘之下必有深湍蓋灘高水峻衝激而爲

湍耳曰湍流者倒文也逆瀨而上曰沅江潭二水

名舊解渾爲水深之淵非是卽今之潭州也狂顧
猶狼狽之意朱子曰憂懼而驚視也是矣南行謂
南遷也朱子曰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汭流而南
行也此章言已經湍瀨汭江潭冒涉險阻狼狽南
遷而不諱者聊以娛已之心志耳夫遷謫之苦人
以爲憂而屈子以爲樂者蓋以爲吾道之果是吾
心之所安也何流離顛沛之足患乎然則屈子之
鬱鬱而憂思者其意蓋有所在矣豈爲一己之困
窮也哉

軫石歲鬼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五

曰

軫轉動也歲鬼巨石貌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則石之可轉動也久矣回猶過也超回謂超而過
之猶言超越也度度量也隱進猶言潛滋暗長耳
君子之爲善未嘗皎皎使人知也此章言已不能
變心以從俗而爲人之所嫉也深矣已非不欲從
俗耳使吾之心能如石之可轉不遭讒妬之禍亦
吾之願也然奈志度之超越德行之進脩而不能
易初而屈志何哉蓋反言以見已志之終不可變
雖遭遷謫亦其心之所樂也按屈子法古聖賢
造詣精粗且知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方且守

確然不拔之志拓廓然無涯之量使吾之德行隱
然而進直欲並三五而邁彭咸之不暇也又奚暇
計較區區之出處而遷謫之細故何足以芥蒂於
其心胷哉遭憂思而不忘進脩屢黜逐而不變心
志可謂壁立千仞者矣非有學有守者烏可勉強
於悠久也哉又按此章詞旨甚明白說文曰軫動
也舊解爲方也非是朱子又謂超回隱進亦不可
曉豈未之深思邪

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瞢瞢容實沛徂兮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六

曰

時必遷居於此處也煩惱悶也冤屈枉也瞢瞢朱
子曰瞢亂之意見於容貌也按瞢瞢容雖由於煩
冤蓋亦秋風蕭颯之使然歟沛水疾流貌徂去也
喻時光之迅容貌之衰誠有如水之沛然而逝不
可返者矣舊說但言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詞不
別白不知所指者何也此章因已留滯於江南而
嘆衰老之將至不得申其志也上章言德行之潛
脩此章言功業之不建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幽處又無行媒兮

苦神猶言傷神也上云煩冤瞢瞢容言煩冤之足以

損容此言愁嘆之足以損神也靈靈魂也遙思思
鄧都也王逸曰思舊鄉而神勞也路遠處幽所謂
惟鄧路之遙遠哀見君而不再得也又無行媒即
上又無良媒在其側之意良媒喻其常存好賢之
心行媒喻其不憚舉賢之勞也此章言已思歸不
得歸也王逸曰道遠處僻而無介紹也是矣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分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達也思憂思也頌即指此篇之文也救解也不
遂不遂其歸鄧見君之心也斯言誰告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也此章言已欲道達憂思之心故作爲
楚辭集解九章扣思 十七 印

此文聊以自解使不至於胥容苦神之甚所以然
者蓋以此心之不遂而世無知己之可與晤言者
耳亂辭五章一章言遷謫之遠二章言志行之堅
三章言留滯之久四章言不歸之由五章言作頌
之故然意亦皆相承也按按前半篇其憂思之情
已畧道盡少歌以下皆總申言前篇之意少歌之
不足故倡歌之倡歌之不足故亂歌之有正文有
少歌有倡言有亂辭此又文體之奇特者也離騷
與遠遊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不過設爲靈氛之
占以重曰更端而已耳讀者不可不知洪氏曰此

篇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
爲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
辭云耳又曰此篇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
自聖眩於名實昧於報施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
反覆其辭以泄憂思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扣思

十八

曰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懷沙

瑗按世傳屈原自投汨羅而死汨羅在今長沙府此云懷沙者蓋原遷至長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於懷而作此篇故題之曰懷沙懷者感也沙指長沙題懷沙云者猶哀郢之類也屈原之死自秦之前無所考而賈誼作屈原賦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作沉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一

白

江之篇曰懷沙礫以自沉太史公亦曰屈原作懷沙之賦抱石自投汨羅以死蓋東方朔誤解懷沙爲懷抱沙礫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譌而莫之正也洪氏曰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又曰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瑗詳哀郢有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反之何時夫自南遷之時已放逐九年之久而臨行猶方且望其還也豈有迄孟夏至南土而還抱石以自沉者乎况思美人曰獨歷年而離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二

白

愍蓋思美人作於哀郢懷沙之後則屈原至南土又嘗多歷年所矣是孟夏實未嘗死也又曰寧隱閔而壽考則有隱忍不死優游卒歲之心豈肯爲抱石自沉之事邪悲回風曰浮江淮而入海今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今任重石之何益屈子於此思之審而籌之熟矣則不肯負石以自沉也決矣其諸所言欲赴淵而沉流者蓋皆設言其欲死而深見其不必死耳此篇所言不愛其死者亦以已之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乃作此篇以自廣其意聊慰其心如賈誼之所爲也觀賈誼之傳則長沙之卑濕也久矣水土不習而能損人之壽也審矣載觀此篇篇首四句則因長沙卑濕恐傷壽命而作也無疑矣至篇中所述多自得之辭篇終之亂有確然之見真有得於朝聞夕死之實其視賈誼服賦徒拾列禦寇莊周之常言而爲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誑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然太史公讀服賦謂其同生死輕去就至爽然自失而於離騷諸篇獨垂涕想見其爲人而已顧

不能研窮其辭之旨趣剖析其事之有無亦疏矣不知想見其爲人則將謂屈子果爲何如人也莊子曰將欲究其實而不旣其文者欺也誠然乎哉九章中此篇文字更簡繁可誦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滔滔猶漫漫也水大貌孟夏紀時也洪氏謂哀郢以仲春去國此以孟夏至南土是也但郢都至南土雖過夏首上洞庭森然而南渡其道理之遠恐亦不必兩月之期豈旣至南土月餘之所作邪然又曰汨徂南土曰進路北次似又在途中之所作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三

曰

者未知其審惟天曰草惟喬曰木莽莽謂茂盛而蔽翳也傷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懷謂胃次也猶今人所謂襟懷懷抱之懷永哀哀之久也此所以爲傷也孔子謂關雎哀而不傷然則離騷其哀而傷乎其孔子之所不取乎曰非也屈子以同姓之君臣視國家之將亡遭讒而遠謫其念君憂國之義不得不傷也非文王之思后妃處常者之可比也班固以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讒之真無異姜婦兒童之見矣汨疾流貌徂往也徂南土朱子曰汨江湘也然則此篇作於途中也王逸曰言已獨汨

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似又言旣至南土而作也讀者詳之餘義見題解下按傷懷永哀汨徂南土二句乃懷沙二字之義之所由起也南土指長沙也或曰徂當作沮謂汨沒沮洳於南土也抽思沛徂之徂同此義亦通

眇眇兮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眇眇視貌洪氏曰與瞬同眇眇深冥貌無所見也

孔甚也孔靜幽默言寂然無所聞也承上滔滔草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四

曰

木莽莽而言也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是矣離遭也愍憂也長示也鞠窮也言憂愁窮苦之久也王逸曰言已愁思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是矣蓋憂長沙之卑濕承上傷懷永哀汨徂南土而言也撫安也效放也如易效天下之動也之效寃屈言枉而不伸也抑猶排遣也言已安其性情放其心志自排遣其寃屈而不使至於過傷也此又自慰之意總承上四句并首章而言也按按首章至此凡十句初四句述江南風土之惡次四句述望鄉不見之愁又次二句

則善乎自寬者也孰謂其有負石自沉之事乎
刳方以爲圓兮常度永替易初本迪今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
劉兮孰察其揆正

刳削也常度謂工師授受之常法規矩繩墨之類
也永替長廢也永諸本作未非是此以刳方以爲
圓而棄工師授受之常法以喻變節以從俗而棄
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易變也初初心也本常也迪
道也鄙賤惡也變易其行已之初心本然之常道
此刳方爲圓常度永替者乃爲君子之所賤惡者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五

目

也王逸曰言人遭世不偶變易初行違離常道賢
人君子之所耻不忍爲也是矣章明也畫言所指
示之法也志念也或曰誌通謂不忘也其說亦可
相通墨謂規矩繩墨之屬獨言墨者省文耳前圖
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卽上畫墨是也未改守常不
變也此言工人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
不易其道以喻不易初而屈志之君子也內厚言
其心志之忠厚也質正言其形體之端正也所盛
所盛美也王逸曰言人質性忠厚心志正直行無
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是矣倖舜臣各有巧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六

申

思善作百工之物故曰巧倖舜命以作共工者也
見今舜典倖正作垂莊子曰擺工倖之指又曰工
倖旋而蓋規矩淮南子曰周鼎著倖使御其指是
也斲斫也巧倖不斲以喻聖人之不作也孰誰也
察審也揆度也言巧匠不斲則世雖有章畫之良
工無有審而度之以知其守法之正也以喻聖人
不作則世雖內厚質正之君子無有審而度之以
知其守道之正也揆舊作撥或曰如詩本實先撥
之撥言廢常法者正言守前圖者當總結上亦通
援按刳方爲圓天下之賤工也章畫志墨天下之
良工也巧倖不斲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賤工
爲能以良工爲拘矣易初本迪天下之小人也內
厚質正天下之君子也聖人不作孰從而察之乎
鮮有不以小人爲通以君子爲迂矣惟其不知察
之也是故以玄文爲不章以微睇爲不明亂白黑
而倒上下囚鳳凰而舞雞鶩同稌玉石而一概相
量也噫此黨人鄙固之甚矣世無大人君子矣慨
重華而慕湯禹之心屈子其容已乎援按篇首至
此卽洪氏所謂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也是
矣

玄文處幽兮睽睽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玄文謂太素白賁自然之文也如玄酒味方淡之玄處幽猶言用睽也有睇子而無見曰睽無睇子曰睽皆瞽者也詩曰睽睽奏工是也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孟子曰離婁之明淮南曰離朱之明離朱卽離婁也微睇小視也瞽瞍者也夫玄文自然之妙已非紅紫艷麗之色又不炫耀於顯地而自處乎幽晦之所則益闇然矣使世之有目者視之且不能察其美又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七

曰

况以睽睽視之則謂其無文章之可觀也不亦宜乎若離婁之微睇是以規矩方圓之間畧一眇之遂得其正不待如世之瞽者睜睜然正明目視之而後得也使世之有目者立其側且將譏其爲近視也又况以瞽者視之則其謂之無明也不亦宜乎是玄文非真不章也乃天下之至文也微睇非真無明也乃未嘗盡用其明也彼君子之美在其不自暴於外而時或不得已少出其緒餘未盡展其底蘊者世俗遂從而譏之其與睽瞽何以異哉淳于髡諷孟子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且曰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嗚呼髡之無目久矣又烏足以識孟子之賢乎夫髡號戰國之智士也且不知孟子之賢則彼黨人之鄙固又烏足以知屈子哉

變白以爲黑今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今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羗不知余之所藏

白黑喻善惡之混淆也上下喻爵位之錯亂也笱籠也鳳凰雞鶩喻賢愚之反常也糅雜也概平斗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八

曰

斛之器也同糅玉石喻貴賤之無別也此章并上章皆承孰察其揆正而言也黨人謂懷阿比之心而相助匪非者也指上官之徒鄙庸惡陋劣之意固堅僻專恣之意余屈子自謂也所藏謂已之所蘊蓄者下文所言是也藏一作臧古通用或曰臧善也謂不知已之善也亦通瑗按黨人二句結上起下之語自玄文處幽至下莫知予之所有皆謂黨人之鄙固不知余之所藏也或分黨人之鄙固一句結上文不知余之所藏一句起下文容更詳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以牛馬負物曰任以舟車乘物曰載盛多也言所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濟渡水也此以車馬任重載盛陷滯於泥淖而不得渡爲喻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載盛而身放棄陷沒沉溺不得成其本志是矣按屈子實有引重致遠積中不敗之才顧乃棄之而不用使之濡其尾曳其輪而竟不得濟也悲夫在衣曰懷在手曰握瑾瑜美玉也傳曰鍾山之玉瑾瑜爲良窮謂已之困窮也不知所示謂不自誇示於人也此以美玉之良喻已之德雖不爲世所用至於困窮亦必不肯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屈子可謂得孔子韞匱而藏待價而沽之道矣楊雄乃譏其如玉如瑩愛變丹青班固譏其露才揚已競乎危群小之間其誣原也甚矣雖然屈子非故懷其寶而逃其邦者蓋見楚王同糒玉石一概而相量不知珍重之所以卷而懷之也嗚呼瑾瑜則不知貴矣彼黨人之銜玉而賈石而逞其狙詐之術者楚王乃十襲而藏之雖欲楚之不亡不可得矣按上二句喻已之有才而不用於世也下二句喻已

之有德而無求於世也然意亦串講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邑犬邑中之犬也群衆也吠犬聲也怪異也非毀也疑不信君子之道爲可用也尹文子曰千人才曰俊萬人曰傑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王逸曰千人才曰俊一國高爲傑朱子從淮南之說按俊解無異惟傑不一是蓋各人所傳之不同未知其審大抵皆才智過人之稱也庸態謂世俗之常態也王逸曰庸斷賤之人也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爲衆人之所訕也此章以邑犬群吠所怪喻庸態非疑俊傑也按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柳子蜀日越雪之說亦足以證屈子吠怪之意故併附之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文卽上所言玄文也質不豔也疏通理也內謂藏之於內而不銜耀也此所以爲殊異之文采而非世之紅紫豔麗之色之所比而庸衆豈足以知之哉其謂之不章也宜矣王逸謂能文能質內以疏達是以文質二字並看也亦通材木之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惟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不言衆者承上文也夫內厚質正者惟大人之所盛美而庸衆又烏足以知之哉王逸曰條直爲材壯大爲朴說文又曰朴木皮也是以材朴二字並看也亦通環按自任重載盛至此皆承不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十一

曰

知余之所藏而言也又按玄文處幽至此卽洪氏所謂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是矣

重仁襲義今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遇今孰知余之從容
重襲皆積累之意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謹厚不放肆輕狂也豐猶富足也王逸曰廣大也謹厚以爲豐卽上所謂內厚正直文質疏內材材委積是也王逸曰言衆人雖不知已猶復重累仁義脩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得之矣遇逢也從容舉動

自得之意言不變其所守而汲汲以求進也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也

不並謂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也洪氏謂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遇湯禹不可慕也亦是故由也言此事自古皆然竟不知其由也怪而歎之之詞邈遼遠也王逸曰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此并上章皆承上庸衆不知已而言夫庸衆既不知已而知已者惟古之聖人也今又不可相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十二

曰

遇而憫其思慕之心其何以爲情乎此上二章卽洪氏所謂思古人而不得見者也

像
德違改忿今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今願志之有
背理曰違不平曰忿自強自勉也像法也此章總結通篇而言謂已改去憤懣之心勉於爲善不以憂患而變其節欲使其志之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屈子之制心立志可謂浩乎其無涯確乎其不可拔者矣或曰德違改忿如易懲忿窒欲左傳昭德塞違之意君子脩身之功莫切於此克

已之功莫難於此孔孟之後知此者鮮而屈子能
以之自勵其始庶幾乎抑心如書克自抑畏之意
謂謙謹畏慎不敢縱肆怠荒矜誇而無忌憚也自
強有自強不息之意離慙不遷有獨立不懼立不
易方之意願志有像有反身脩德致命遂志之意
屈子之所以欲就重華慕湯禹者豈徒漫爲大言
以自誇者哉其聖學之功蓋亦嘗講之熟見之真
履之素者矣此篇中立不倚之操用心爲已之功
重仁襲義之學學者可不朝夕諷誦熟讀而詳味
之而漫然以辭人之賦視之是撫其華而不食其
實也又何益哉或曰此一節與前第二節下四句
相照應

故

次舍也昧昧昏暗貌瑗按此二句似紀行之語又
嘗疑此篇乃屈子遷居南土之時或於孟夏有所
他適而途中之所作者舊說以屈子南遷郢都在
北屈子思念楚國冀得北歸郢都而日又將暮不
得前進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
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蓋謂大故爲死

亡引孟子不幸至於大故以證之故以日暮爲喻
遲暮年老之意嘗謂上二句乃紀行之語非譬喻
也下二句乃寓情之語以喚轉上章非謂死亡也
大故如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豈必死
亡而後謂之大故哉其意蓋謂已之所以游衍自
適以舒憂娛哀者非樂於閒曠而無志於當世也
因已之罪大惡逆有觸君上之怒放置於此限制
而不得事君以行道故耳夫既得罪於君矣世既
無知已矣古人又不可得而並矣故聊自舒憂娛
哀優游卒歲而勉強爲善以堅已志使可爲法於
天下後世而已此則屈子立言之意也若以比次
爲郢都而屈子思望北歸則哀郢之作乃因秦將
白起拔郢燒墓頃襄王已東走於陳而郢都已爲
丘墟矣故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
然則此時頃襄王已在陳而不在郢矣則所謂進
路比次非指郢都也明矣或曰然則所謂汨徂南
土者何也曰汨徂南土者蓋泛指已之遷於南土
而所謂進路比次者是時當時所適之道路亦南
土之北耳不出乎江湖之間也故亂曰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此亦泛指南土之

寂寞而見已之限於大故不得仕於朝耳非比興之體也凡此類固有比興體亦有紀實者豈可概視爲寓言邪顧朱子亦不能考證而深詳之朱子嘗曰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議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義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嗚呼朱子之言則然矣瑗嘗取王洪朱子之書而並閱之矣朱子之書不過聊據王洪之書而粗加槩括之耳其離合之間文義之出雖爲分章辨證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十五 日而所謂題號之所擬指意之所歸亦未嘗有所發明而二家之猶有可頗採者又皆棄之不取不知其何故也嘗考朱子年譜此書之成年已六十二矣其著書之功當益精密而反疎畧之甚豈終以爲辭賦之流而不加之意耶豈當時或命門人草創而已稍是正邪嘗聞之師曰綱目之書乃朱子命門人各成數冊而已特總裁之耳故其間書法至今猶有一二可議者朱子之序自以爲足繼獲麟然則此書其或然歟姑誌私疑不知忌諱觀者幸恕其僭妄焉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賢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焉程兮浩浩廣大貌沅湘二水名分流亂流也或曰枝流也言所進之路比次之處乃沅湘所分之支流也亦通言沅湘之水浩浩乎其廣大亂流之汨汨汨然其疾迅也此卽其所見者而賦之也脩長也路卽進路北次之路也幽僻也蔽翳也道亦路也遠卽謂脩路忽卽謂幽蔽也此卽其所經者而賦之也王逸曰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楚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孫陽也善相馬事秦穆公歿死也驥良馬也焉安也程量也一曰式也物之準也言伯樂既死則世雖有良馬無有能知之者將安所程量其才力邪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此章因行役之勞述已放逐於寬閒寂寞之濱抱道自守而世無知己者然上四句亦申篇首滔滔莽莽杳杳數句之意下四句總申後數章之意也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慮余何畏懼兮增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鑑置也類法也此章言人之生受命於天之初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達已有一定之分而非人之智巧所能移者余嘗有見於此故定心廣慮無所畏懼雖離愍困窮亦不遷其所守也然而猶增傷永嘆者蓋因斯世斯人常度永替喜圓剄方玄文微睨反譏不明白黑上下顛倒變常同祿玉石舞難囚凰不知其果何如其爲心也是以爲是傷時之嘆耳若夫人之有生必有死此必不可辭者自古皆然吾曷嘗獨愛其死乎不愛其死吾誠足以爲法而世之君子又何疑余於其間哉觀此則屈子之本心可見矣而篇首之嘆豈真爲南土之幽蔽而如賈誼之傷悼其不得以永壽爲情哉嗚呼死生之際出處之分屈子見之真而守之固矣其君子小人反常失序使國敗君亡而已獨不得以效犬馬之智以匡救扶持於萬一又烏能怆然無慨於其中哉是增傷永嘆者仁之至義之盡知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舒憂娛哀者乃保身之智樂天之誠而知人之稟命蓋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其憂樂之情固有並行而不相背者矣而後世讀離騷者遂謂其句句爲無聊之詞而

謂屈子終身爲愁神苦思之人憔悴枯槁之客不亦誤乎嗚呼屈子之後似其人者惟陶靖節乎其餘他輩憂則出於無聊樂則出於勉強不足以語此也朱子曰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爲夭壽窮通之分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矣吉者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搖動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陝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洪氏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按朱子洪氏之說深得屈子立言之意但不愛其死者屈子之所能也懷沙礫以自沉者屈子之所不爲也遭放而遂自死自死而復沉淵是豈舍生而取義哉是豈定心而廣慮者哉是豈知乎天命者哉或曰然則屈子之爲此言者何謂也曰屈子之悲愁久矣其爲讒人壅君故也其遷於南土也而悲愁亦復甚焉南土之卑濕損壽也久矣屈子恐人之疑已之悲愁不在於君國而在於已身故發爲此論以明已之心以曉人且使壅君讒人倘一聞之而有察於已之

忠誠戀戀不忘之心萬一召而還之憐而收之使得以竭智盡忠於君國而不至於速亡疾敗未可知也此屈子拳拳之本心也嗚呼安得起屈子於九京之下而與之論離騷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十九

白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思美人

思念也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亦賢者託言以思西州之盛王也王逸解此思美人爲屈子思念懷王瑗按篇內曰遵江夏以娛憂曰獨覽然而南行與哀郢抽思懷沙諸篇內一二語首意相類哀郢乃作於楚襄王二十一年况哀郢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與一反之何時盖年猶可紀而尚望其還也此則云獨歷年而離慙曰寧隱閔而壽考曰命則處幽吾將罷兮盖歷年永久非復可紀安於優游卒歲而無復望還之心矣是此篇作於哀郢之後無疑也雖不可考其所作之年要之在襄王之時而非懷王之時則可必也其文嚴整潔淨雅淡冲和文之精粹者也豈年垂老其氣漸平而所養益純也歟洪氏曰此篇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也得之矣

又按取篇首三字名篇然作之之意實在於此故既以之發端而遂因取之以名篇耳

思美人兮攬涕而佇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攬枝而揮之也自鼻出曰涕哀泣則有之佇久立也貽直視也攬涕佇貽即詩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之意媒所以約婚姻者也絕斷絕也媒絕以喻已之寡合也路所以通往來者也阻險阻也路阻以喻已之遭讒也結言猶今人所謂博詞續文之意朱子疑古者以言寄意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謂也恐非是詒遺同此章言已思望楚王極爲楚辭集解卷九章思美人 二

急切悲哀之情不能自已然而貞潔寡合遭讒嫉妬竟無由而得以通其情也上二句述已思君之情下二句述已被讒之害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沉菀而不達此承上章路阻而言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蹇蹇擁塞不通貌煩冤同冤枉也煩冤謂所枉者衆多也猶言甚屈耳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不發謂不能振起而前進也陷滯不發言路阻也申重也如易重巽以申命之申旦天將曉也申旦猶

言累日也朱子曰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王逸曰誠欲日日陳已心也情被誣之情屈子每以情冤並言之也菀鬱同積也字見禮記沉菀不達猶陷滯不發也然則上章所以詒言者蓋欲訴已之冤情耳此章言已冤不能發情不能達以見終不得結言以詒美人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此承首章然絕而言亦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本以媒絕而寡合而又以雲鳥喻媒絕也朱子楚辭集解卷九章思美人 三

曰承上章而言恐非是願欲也寄附託也浮雲不定之雲豐隆雲神名將奉承也歸鳥疾飛之鳥蓋鳥歸巢則飛尤疾也致辭猶寄言也迅言飛之速也高言飛之達也當值也言欲因浮雲而寄言於美人則雲師雖相遇而乃徑逝莫我承也欲因歸鳥而致辭於美人則歸鳥飛速而又高不易相值也夫相遇者既莫我承而歸鳥迅高又不易值則此言何時可結而詒邪嘗謂浮雲之游歸鳥之便爲附詒言亦甚易事而雲鳥竟不之許者亦嫉妬之心使然也嗚呼美人既不可得而見矣然媒又

絕焉路又阻焉言又不可結而詒焉其能悲然於心乎此所以攬涕佇貽而哀思瞻望之不容已也或曰上章申言媒絕路阻此章申言言不可結而詒也容更詳之援按此上三章卽洪氏所謂思念其君不能自達是也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

高辛帝嚳也舊指高辛之德而言靈盛猶言福隆也玄鳥燕也玄鳥致詒言嚳妃簡狄吞燕卵以生契而有聖德以事堯也天問亦言之而其事則本楚辭集解九章思美人

四

四

四

諸商頌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遂有感於高辛玄鳥之事以見已遭亂世不得如契遇明時事聖君也又承言已雖生不逢時然亦不肯因世亂君昏而遂變其所守以趨時好也慨古傷今之情悲俗勵身之志具見之矣

獨歷年而離慙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此下三章皆承上章末二句而言歷年離慙謂遭放憂傷之久也憑充積盈滿之意未化不變也憑心未化言已之道義節氣充積盈滿於心雖遭放

逐之久而猶不能變其所守也隱閔猶隱忍也壽考善終也朱子曰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王逸曰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二說得之矣觀此則屈子誠得箕子明夷用晦之道實嘗以壽考而善終也世稱其投水自死是亦未之深考耳若曰羌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則易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屈子以之此章言已雖放逐之久隱忍不死而此心之所得者則終不能變化也嗚呼潮陽一行遂欲改心事主視此不亦愧乎援按羌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特一正一反而言之耳其意一也楚辭中此類甚多讀者須以意會之可也

楚辭集解九章思美人

五

五

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也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也

前轍猶俗前程前途云耳遂成也度君子立身行已之法度也後倣此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其志矣而猶未改度者蓋道之用不用在人而所以脩不脩在已君子亦盡其在已者而已矣豈肯因人而遷變其所守哉故荀子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車覆馬顛踰道放逐而困窮也異路踰古道

也言衆人之所不由而已獨由之所以有顛覆之禍也朱子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是矣惜誦曰同極而異路今又何以爲此援也異路無援而顛覆之患其能免乎雖然屈子之好被奇服行異路是豈索隱行怪者哉在俗人則以爲奇異在君子則以爲尋常也援按前轍或解作往古之迹言古之忠臣義士鮮有成其志者亦通

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遼次而勿驛兮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六

日

聊假日以須時指騏驎之西隈兮與繚黃以爲期勒控御之意騏驎駿馬也更重復整頓之意駕謂車也勒馬更駕言不以顛覆之故而遂止也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操之執轡也遷謂遷徙更進之意遼謂遼遼從容之意次謂路次也勿驅謂不束縛之馳驟之此所以爲善御也車既覆矣馬既顛矣猶勒而更之復遷徙遼遼於異路之次而善進焉其不易初而屈志可見矣假日借日也須時待時也卽前優游卒歲之意騏驎山名見禹貢隈山隈也西隈日所入處也洪氏曰指騏驎之西隈

言日薄於西山是也繚淺絳也日將入時則色繚且黃蓋黃昏之時喻人之年老也指騏驎之西隈與繚黃以爲期蓋自誓此心終身而不改耳自欲變節以從俗至此卽洪所謂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是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屈原庶幾乎此矣朱子釋爲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達去以俟命也失之矣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開春發歲謂春初歲首也白日晴日也悠悠長貌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七

日

入春則日漸長故曰白日出之悠悠蕩志謂開豁其心志也愉悅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哀郢曰江夏之不可涉是也娛憂猶言消愁也此章言乘此清明之候取樂以忘憂也援按此章似發端之辭與上章雖若絕不相蒙而其實承聊假日以須時而來也大抵此篇文字作兩平看前七章是一意後六章是一意篇末一章則總結通篇之意也前一半言其所得者不可變易後一半言其所得者足以自樂也又按此章首二句則此篇之文乃因春日游衍之際觸景興懷有所感於中而作者

海虞吳訥乃謂此篇皆比而賦體此章又無與義以章首二句爲興大誤矣屈原之大節雖見於史記而中心之委曲行事之始終興趣之幽眇人品之佚宕其詳則不可得聞矣尚賴楚辭諸篇考見其一二而可概視之以爲託言邪嗚呼此可與智者語難與拘儒道也

攬大薄之芳蔭兮攀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今吾誰與玩此芳草

大薄大叢也不及古人謂不得與古之君子並生其時也玩美也芳草指上二物喻道德之美也此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八

曰

章言已採取芳草以爲佩飾而因嘆俗人既不知此古人又不可及則將誰可與玩賞此芳草者乎蓋深憾濁世知己者之希也夫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矣車既覆而馬既顛矣而猶眷眷思及古人焉可謂愈挫而愈銳者矣瑗按此亦承上章而言夫遵江夏以娛憂者亦欲採取芳草以爲玩飾耳是豈無益之遊而費此青春白日以恣淫樂也哉解篇薄與雜菜今備以爲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值個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缺芳與澤其雜糅兮羌

芳華自中出

解折而取之也篇篇蓄也篇薄謂篇蓄之成叢者備具也謂以篇薄雜菜兼收而並用也交佩左右佩也續紛盛貌繚轉繞而又繞也遂易詞也萎絕離異謂枯槁斷爛不耐久也如悲回風稿而節離之意篇篇蓄雜菜皆非芳香久固之物此言南夷俗人之所喜佩者也下文所謂觀南人之變態者指此也吾且值個以娛憂者指上二章也竊快在其中心言已獨得之樂而南人不知也揚厥憑而不缺言已發揚其中心之所得者而無待於外也芳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九

曰

澤雜糅謂佩飾之盛也指上章芳草而言芳華言其氣之香色之麗也芳華自中出有諸中者則形諸外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芳華自中出之意也觀此二言則屈子之所得者深而進於道矣豈後世詞人墨客無所得而漫爲是言者比哉嗚呼屈子則攬芳蔭宿莽以爲佩矣南人則解篇薄雜菜以爲佩矣其意趣不同如此雖欲強之以從已不亦難乎故南人萎絕而離異者無所得故也屈子羌芳華自中出者有所得故也南人本無所得如此雖又使之不萎

絕而離異也其可得乎朱子曰且復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於外物也此上分章是依朱子本按攬大薄之芳庶四句屈子言已之所佩解篇薄與雜菜四句言南人之所佩吾且儷個以娛憂二句申上八句而結言之也竊快在其中心四句雖承上言當分爲別章以屬下文也楚辭中每有意斷而韻不斷韻斷而意不斷者讀者幸詳焉或曰此章首四句亦屈子之自言言已解去篇蓄雜菜而備芳庶宿莽以爲交佩而佩之繽紛繚轉其芬芳之盛如此顧乃爲世所棄遂至萎絕離異也亦通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居蔽而聞章

此亦承上章而言郁郁香盛貌遠烝謂香氣薰烝襲人之遠聞也承上章芳與澤雜糅而言滿內外揚積於中者深故發於外者盛也承上章芳華自中出而言情發於外者質存諸中者信誠也可保猶言可必也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守者固也按情亦可訓爲實今對質而言又自有內外之分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

曰

也王逸曰言行相副無表裏也是矣情與質信可保則與南人之變態異矣居處也蔽障蔽也如易所謂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之意也言譏人之蔽隱人君之鄙壅而放已於蔽幽也聞聲聞也章著也居蔽聞章可謂遇之而愈光抑之而愈揚者矣是豈遂萎絕而離異者可比邪王逸曰雖在山澤名宣布也是矣下二句又申上二句而推言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遂言其郁郁遠烝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自章也按朱子之說亦是但以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一

曰

今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

薛荔生於木者芙蓉生於水者憚畏難也屈子思美人之情可謂急矣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詒矣此令薛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特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則言可結而詒矣媒不絕而路不阻矣美

人可得而見矣顧以爲憚而不爲者朱子曰內美
既足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是此憚
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觀此則前諸篇屢屢以理弱
媒拙自恨者豈誠然哉特反言以責譏人之嫉已
人君之不察耳此所謂憚者乃其不肯變節以從
俗易初而屈志之本心也故曰情與質信可保今
則上章所言者豈欺我哉瑗按王逸曰意欲升高
事貴戚也誠難抗足屈踳踳也意欲下來從風俗
也又恐汙泥被垢濁也是蓋以緣木爲升高濡足
爲下來亦自一說不可不知或曰耻當作指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二

曰

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
與而狐疑

此承上章而言登高不悅入下不能言不能與世
浮沉也朕形不服言已身之倔強也朱子曰形偃
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得之矣然又自以爲
疑者猶孔子曰吾道非邪之意蓋反言以見吾道
之爲是耳屈子豈真遂有所疑於其心哉王逸曰
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其說似
又以登高申緣木入下申濡足也亦通

廣遂前晝今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

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廣擴而充之也遂必欲成之也晝謀也前晝言初
心之所謀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凡人之欲
有所爲者皆謂之謀也與懷沙章晝之晝同前晝
存諸心而欲有所爲此度措諸躬而巳有所行者
也或曰前晝猶上前轍也命如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之命處幽謂遭放逐而不
顯用於時也罷如字休也吾將罷兮猶吾已矣夫
之意言道之不行也舊註讀作疲謂身勞苦也非
是白日未暮猶言此身尚未死耳欲及時脩德立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三

曰

行也喚上廣遂前晝二句煢煢獨行貌南行謂遭
放逐於江南也楚國爲南方而沅湘之間又楚國
之南也故曰南行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之末世遭
亂而西逝流沙者也言已之所以煢煢南行獨耳
爲此隱忍而不死者非貪生也蓋思古人遭亂亦
嘗通遠去以全身而已亦欲竊比於我彭也然
則屈子寧隱忍而壽考遵江夏以娛憂雖歷年離
愁重憂焉賴而竟不能屈服其志哀傷其心變易
其節者亦有所真見則未易惑有所真得則未易
移矣是豈胷中無物而漫爲此言以誑人者哉嗚

呼屈子之於道可謂有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惜往日

瑗按史記屈原傳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

楚辭集解九章卷

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

屈平洪氏補註朱子集注皆援此以證篇內之所言是也洪氏又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然則此篇其作於此時歟朱子以爲臨絕之音非也瑗按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事楚說懷王曰楚誠能閉關絕齊願獻故秦所分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相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弗聽遂絕齊交後果見欺於張儀屈原其

或亦諫此事有觸王怒而王遷之歟取篇首三字以名篇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昭下今明法度之嫌疑

惜歎也往日指向任用之時也曾嘗也命君命詔君命臣之詞卽詔詰之詔今亦言詰命詔倒文耳昭明也詩指楚先王之法度也王逸曰君命屈原明典文也得之矣詩文古之通稱也下二句不過申言昭詩二字耳先功謂楚先王之功烈法度之所在功烈之所在也照猶示也法刑法度制度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二

士

卽史記之所謂憲令也嫌疑謂法度之有同異而可疑者嫌疑之際苟不昭明之則法無一定之規而民莫知適從矣此章屈子追歎往日嘗見信任於王而受王詔命昭明一代之憲章以植國紀宣承先王之功烈以示下民明白法度之嫌疑以爲畫一使下有所遵守知所趨避而不敢惑世以誣民也按史記謂懷王使原造爲憲令觀此則亦不過因先王之法度而昭明之耳屈子推功於先王固得立言之體而其才能之美亦自不容揜也史記但知懷王使原造令而不知其爲先王之令

也世稱杜集爲詩史而不知楚辭已先之矣

國富強而法立今屬貞臣而日嬖秘密事之載心今雖過失猶弗治

貨財足曰富甲兵盛曰強法立謂法度彰明民不敢犯也獨言法者省文耳富強法立則教養無盡而外侮日消矣屬付也貞臣廉潔正直之臣原自謂也日嬖謂人君終日無事而游息所謂逸於得人也秘不泄也密事幾密之事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事固當密而密事自古有之君子慎之蓋戰國之時征伐會盟從橫游說之徒往來列國曾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三

士

無虛日而密事更多尤所當慎者故屈子特言之使造憲令是一事也載心藏之於心也無心曰過意外曰失弗治不加之罪也此章承上言已初見信任致治有效君享其成時有密事秘不敢泄其盡心於國如此故君亦知其忠誠雖或有過失且寬而宥之不加之罪也此上二章述已往日得君之事

心純麗而不泄今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今不清澄其然否

純專一也麗敦厚也泄漏也王逸曰素性忠厚慎

語言也得之矣懷沙篇曰文質疏內又曰材朴委積又曰謹厚以爲豐則屈子之爲人可知矣譏人巧言之人古所謂壬人佞人是也指上官大夫也嫉惡人之有也史記之所謂爭寵而心害其能是也含蓄也怒心不平也清澄猶鑑察也譬如水之清澄則可以鑑物而濁濁則不能也然是也否非也此章承上言已忠誠之心專壹敦厚國之密事未嘗敢泄不幸遭讒人嫉已之功而妄懷懷王遂不鑑察其是非而深信之含蓄憤怒以待已也或曰屈子之純麗不泄如此而上官之讒佞屈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四

士

子非不知之懷王命造憲令胡爲使上官見之豈非幾事不密則害成乎援曰此說非也所謂不泄者蓋不泄之於外人與鄰國耳豈有同列而不與之共謀國事者乎此益足以見屈子之心光明正大平生無纖芥可疑者或曰然則上官欲奪之而原不與何也曰憲令國法也懷王使造君命也豈得而與之乎同列而不與之見屈子不爲也欲奪之而遂輕與之屈子不敢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五

士

蔽壅其聰也晦郭其明也虛本無是事而空言也下所謂譏人之虛辭是也惑亂其君之心志也論語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是也誤謂使君用舍倒置舉動錯謬也欺罔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是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讒人驕虛誕之浮說惑人君之心志誤人君之政事其爲欺罔而不辭何哉朱子曰虛惑誤然猶畏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此二句責譏人之欺君以申上章遭讒人而嫉之一句之意參謂反覆相參也如易參伍以變之參驗證也考實謂考察其事情之果有無也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即參驗考實之說也屈子嘗自許曰言與行其可迹情與貌其不變懷王苟一參驗以考實則屈子之忠見而讒人之欺得矣其如懷王之不寤何遠謂久遠也遷絀而放之也弗思謂不念往日之好也援按此篇作於初放之時洪氏謂懷王十八年復召用之有使齊諫誅張儀之事則此遷未爲遠也屈子遽以遠遷弗思而望懷王何也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屈子愛君憂國之心實未嘗有一日而忘乎楚懷者

矣故才一遷放遂以爲君忘乎已其孟子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之心乎屈子之忠於是乎爲至矣
毀人之善曰讒媚人之意曰諛諂不潔也濁不清
也惟人君之不能清澄其然否此讒諛之濁濁得
以入之也盛氣志謂怒之甚也過之謂罪之也漢
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是也或曰過之謂過於
怒也亦通此四句言懷王輕於信讒而怒遷乎已
以申上章君含怒以待臣二句之意上章猶言讒
人之嫉乎已也此則責其虛惑誤以欺君矣上章
猶言懷王含怒以待已尚未至於暴也此則言其
盛氣志而過之加以以罪矣此上二章述已遭讒
之禍

何貞臣之無罪今被謗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今
身幽隱而備之

謗謗猶誹訕也罪自外至曰尤慙愧也景亦光也
光景猶言光輝也誠信之見於外者也不僞曰誠
以實曰信光景誠信猶易之所謂篤實光輝者也
幽隱謂僻居而晦處也備豫防也無罪見尤固被
讒人之害然而光景誠信屈子可行不愧影寢不
愧衾矣顧以爲慙者正不慙也正所以慙小人也

其意若謂吾之事君竭智盡忠如此反遭讒遠遷
回顧光景得無慙乎蓋實反言以深表已之誠信
以見小人愧已之不能而遂嫉妬以謗謗之其由
正在此也洪氏曰言已誠信甚著小人所慙也朱
子曰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
敢不爲之備也必合二說而意始盡至於身幽隱
而備之又若不使誠信之光景復見於外蓋懼讒
人之窺伺人君之不察而禍殃之有再也是亦反
言以見已誠信之不改而小人害君子之心無時
而已也其情亦可悲矣嗚呼往日得君之專雖過
楚辭集解

失而猶弗治一遭讒人之嫉雖無罪而乃見尤君
臣之反覆邪正之相傾可畏哉按身幽隱而備
之王逸曰雖處草野行彌篤也洪氏曰身被放棄
多讒謗也二說亦通王意是以下二句串講俱申
明無罪之意洪意是以下二句分帖上二句
臨沅湘之玄淵今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今
惜壘君之不昭
沅湘二水名玄黑色淵水深之處也水深而絕故
曰玄淵自忍沉流蓋死者人情之所不忍今言欲
投淵而死故曰自忍沉流卒終也或曰猶徒也沒

身喪其身也絕名滅其名也壅如淤泥之壅塞不通也壅君不昭謂君之聰明蔽晦信讒不察也此章承上言已無罪見尤誠可忿恚遂欲臨淵而沉不立於惡人之朝終亦喪身滅名而已矣壅君不明情寃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屈子嘗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則死非屈子之所難也而爲此言者非愛其死也蓋謂死有益於人君有益於身名則死可也今人君不察情寃莫伸徒使身喪名滅與草木同腐又奚以死爲乎此屈子立言之意也上二句是極推亡之惡惡之心不欲與讒人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人

二

並生於世蓋反言以見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已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瑗按惜壅君之不昭是指懷王非指讒人也王逸曰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得之矣朱子乃曰沉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不責懷王而責讒人其意善矣但照本文詞理不順似爲牽強曲解非屈子本意也篇末惜壅君之不識放此

君無度而弗察今使芳草爲數幽馬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今使貞臣爲無由

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大澤也幽暗也本謂幽藪而言藪幽倒文以協韻耳芳草宜殖於階庭而今反棄之於幽暗之藪澤以喻君子當立於朝廷而今乃放之於寂寞之江濱也或曰喻上章沒身而絕名也言苟徒死則壅君不明不能旌表善人身沒名絕如芳草之萎於幽暗之藪澤無有知之者是其與草木同朽也亦通大抵此章與上章俱反覆言其死爲無益而已不必死耳情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九

士

被讒之由也信事君之忠也恬安也初終曰死既葬曰亡聊苟且之意言安於死亡亦甚易事但不欲苟死耳臨淵自沉身沒名絕是苟死也孰謂屈子爲之哉洪氏解爲不欲苟生誤矣苟生固屈子之所不爲而苟死尤屈子之所不爲也故曰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屈子審之久矣講之熟矣一遭放逐而遂沉流何以爲屈子鄣壅蔽隱甚言其君之不明也無由謂無罪而被謗見尤也此章承上壅君不昭而言君之無度弗察致使君子失所情信莫達無故被遷也或曰無由謂讒人壅

蔽君之聰明使貞臣無由而舒情抽信也王逸曰
欲竭忠節靡其道也朱子曰無路可行也二說似
又謂無由而行其道也俱通瑛按自惜往日之曾
信至盛氣志而過之是述已有功而遭放自何貞
臣之無罪至使貞臣爲無由是明已無罪而見尤
皆由於讒人之蔽晦人君之不察也然人君之不
察又由於讒人之蔽晦讒人之蔽晦又乘夫人君
之不察二者相爲終始輾轉固結而不可解此所
以君子一遭放絀而遂情莫能伸身不復返矣嗚
呼貞臣之與讒人其邪正之不能相容也如此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

士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百里姓名奚虞臣也虜俘囚也晉獻公虜虞君與
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繆公夫人勝奚亡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
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瑛按五羖大
夫猶三閭大夫或當時秦之官名耳後世好事者
因而實其事也伊尹名摯湯臣烹調和飲食之味
也庖厨烹調宰殺之所伊尹烹庖之事天問有緣
鵠飾玉之說孟子有割烹之說史記淮南有負鼎

之說孟子已辯之矣呂望姓姜名牙呂從封姓太
公望其號也歸文王後佐武王以伐商故離騷天
問皆以爲文王舉之此又曰武王可通用也屠謂
宰割也朝歌地名其事史記及諸傳多有之但稍
異同耳甯姓戚名衛人脩德不用退商於齊宿郭
門外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爲商聲謳南山之歌桓
公過而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召與語大悅
遂舉而用之孰云猶言誰謂也此章言古賢聖之
才德非遇賢聖之君舉而用之則四人者不過烹
屠商虜之賤耳誰謂世俗之溷濁能知之也哉慨
想四人之遭遇以見已之不逢時也傷今思古其
志亦可悲矣或從王逸朱子無由之說謂此四臣
逢此四君得由而行其道者也承上而言亦通一
言此段王逸無註恐原本無之未知其審姑存之
以俟後世君子有所考焉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一

士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
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吳指吳王夫差也信讒謂聽宰嚭之言也味蓋言
事必參驗而後知其虛實譬之食物必細咀嚼而

後審其美惡也子胥夫差相伍員也後憂猶言後悔也子胥諫夫差滅越不聽後賜劍自殺及越之滅吳夫差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屈子之言指此事也介子名推立枯謂抱樹而燒死也或曰謂割股以食晉文君也股肉割則血枯足所以立者故曰立枯寤覺也優游言其德之大也思念也久舊也遠游曰思舊故以想像親身言不離左右也文君出亡十九年而子推從之故曰思久故之親身縞素白綴繒也諸說載文公爲公子時遭譖出奔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文公楚辭集解

也嗚呼子胥死而夫差猶悔之介子枯而文公猶報之乃若一遭放逐而懷王竟弗後憂竟弗思久故之親身明法之功反爲讒人之媒日寤之樂反爲盛氣之怒此又屈原之不得如二子之遭逢所以慨想之深也二子可謂不幸中之幸而原則不幸中之尤不幸者也爰按思久故之親身蓋謂文公思念介子往日相從出亡之久而故舊親愛之情不能忽然故旣封之而又哭之而割股之事自在其中矣洪氏之說爲是王逸解親身爲割股朱子仍之今詳文意不甚穩順姑從洪說又按子胥事只兩句介子事乃六句下五句鋪陳文公報德之事故又以介子句倒上此亦作文之法不可不知或曰此蓋言君之報臣故介子事有可陳者而子胥則無之曰非也子胥事亦儘有可言者若亦鋪陳數句則冗矣只以信讒弗味死而後憂八字該之則子胥之冤宰詬之讒國家之敗亡夫差之悔恨俱見於言表矣夫旣曰後憂則夫差爲越所滅臨死之悔蓋欲如文公之報介子有不能矣是夫差之憂又不得如文公之寤也雖然子胥之賜劍而死責在君也不得已也子推之抱木而燔爲

已甚矣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二子之死亦自不同因併及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聰譎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盡心曰忠實踐曰信死節不變其所守忠信之道
也詭譎皆欺也不疑人君信其欺而不疑也省亦
察也按猶考也弗省察而按實即上弗參驗而考
實之意也此二句申言詭譎而不疑也芳言其氣
之芬芳也澤言其質之潤澤也指蘭玉佩屬而言
糅亦雜也雜糅言參錯而並陳也芳澤雜糅喻君
楚辭集解九章情性日 十四 士

子之備道全美而悉有衆善也旦明也如詩昊天
曰旦之旦此二句申言忠信而死節也此章直結
至篇首通古今而泛言之謂君子小人之事君有
誠偽之不同而人君則每售其偽而仇其誠小人
之譏佞則信之而不疑君子之節義則不肯爲申
明而別異之也嗚呼後世人君可不知所鑑於此
哉援按不疑或作論語居之不疑之不疑言小人
之行欺詐肆然自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也亦通
王逸以爲指張儀欺詐之事非是也
何芳草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

今使譏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妓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譏妬入以自代

早妖謂望秋而先零也霜露之所凝結也從上而
墜曰降降而至地曰下戒如戒道之戒微霜降而
芳草妖喻譏言入而君子殺也觀微霜則知譏言
之入亦甚詭矣觀早妖則知君子之殺不待辱矣
諛信也聰不明一作不聰明非是易噬嗑上九象
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夫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
不明也楚辭用此如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之類或

楚辭集解九章情性日 十五 士
用全句或易一二字往往喜用經語此雖末事亦
可見屈子之所學也前言虛惑誤又以欺故并聰
明而言之此則專罪其聽之不聰而使譏諛日以
得志也上二句實譏人之肆害下二句責人君之
信譏蕙若二香草名謂蕙若不可佩喻小人譏君
子之無益於人國不可用也若淳于髡之譏孟子
是也妬者忌人之有也佳冶謂容貌之美芬芳謂
服飾之盛言美人也申嫉賢之意或曰佳冶指下
西施芬芳指上蕙若楚辭每參錯成文此類甚多
嫫母醜婦也或曰黃帝妻荀卿子佞詩亦言之姱

妖媚態好如字洪氏音耗朱子仍之非是自好自以爲美也申言謂蕙若其不可佩之意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者也自代謂醜婦奪美女之寵也醜婦自以爲美而謂美人之不美喻小人自以爲賢而謂賢人之不賢是以讒妬入而得以自代也此二句又總申上四句此章承上言小人之害君子人君之信讒言自古皆然理勢之所必至者豈獨今日乃爾哉蓋屈子自憫之詞也按西施之美人皆知之而醜婦得以代之者妖媚故也君子之賢人皆知之而小人得以代之者讒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六

士

諛故也小人之害君子起於嫉妬其賢能小人之進讒言乘於人君之蔽壅嫉君子之賢能則自以爲好矣乘人君之蔽壅則得以肆志矣自以爲好則君子之類盡矣得以肆志則小人之黨興矣如是而欲國之不亡不可得也嗚呼若以蕙若爲可佩則君子無由而退矣若不自以爲好則已身無由而進矣此章曲盡小人心術情狀爲人君者可不深察乎此哉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吾嘗謂春秋之旨微而與又不若楚辭之文明而切也朱子

曰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狹細旃明師勸戒之益而已哉離騷足以當之矣六經之外其餘蓋不足以語此

願陳情以自行今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今如列宿之錯置

願欲也陳列也情今日誣枉之情也白明也行平生正直之行也過如前盛氣志而過之之過不意出於意外之變不期而至者也謂今日之被怒遠遷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蓋謂無罪見左而遭讒之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七

士

嫉隱然於言表矣畧行而言情固爲省文而今日之所以汲汲欲辯者莫先於此情也冤枉屈也本謂冤枉之情而曰情冤者倒文耳朱子謂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亦通見謂冤枉之情畢露而無遺讒諛不得蔽晦之也日明猶俗言一日明於一日蓋君子真實正大之情雖參驗考覈愈究愈明所謂萬變而不可蓋者豈若小人之虛僞而不可長也哉嗚呼小人惟恐人君之考驗而屈子則欲求一考驗而不得也君子小人之情於是乎辯矣列宿衆星也錯置謂燦然而布也蓋衆星之錯置

於天自有確然之度數一定而不可易燦然之光
輝明白而不可揜懸象著明更歷萬古而不可磨
滅者也人君苟一考驗之則屈子之情寃豈有不
畢見而日明之如衆星之錯置於天也哉此章言
已爲讒人所嫉以致得罪於君欲一自暴其中情
之冤枉使人君洞達其忠佞之辯而無由也

乘騏驎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汭以下流兮
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譬與此其無異

騏驎駿馬也王逸解作騶馬非是馳騁疾走也轡
馬轡銜馬勒所以控御乎馬使不得奔逸者也載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八

士

亦乘也言人乘駿馬而馳騁之又無轡銜以控御
而鮮有不顛仆者矣汭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下
流則水勢順而湍流急也舟巨航也穩於汭汭而
楫又所以權舟者也言人乘汭汭之小筏以渡順
流之急水又無舟楫以豫備之而鮮有不覆溺者
矣背畔也法度卽篇首所言傳之於先王而昭明
於屈原者也心治任已之私心而爲治也此指上
二事也騏驎汭汭譬國家也轡銜舟楫譬法度也
背畔法度而任已私心以爲治其與無轡銜而乘
騏驎無舟楫而乘汭汭又何以異乎吾見用舍不

當賞罰不公庶事叢脞佞倖馬質質焉莫知所之

而鮮有不淪胥以亡者矣屈子之言可謂善譬而

警懷王之意亦深切矣嗚呼昔者明法度而國治

君安今者背法度而國亂君危是屈子之去留係

國家之治亂人君之安危豈可聽讒而遽遷遂弗

思以還之也耶不數十年而國遂滅於秦其背法

度棄賢人故也屈子之言豈不驗哉使懷王信任

屈原委之終始急誅張儀之欺不赴武關之會脩

明法度進用賢人則國雖至今存可也秦雖虎狼

安能噬予哉此章數今日背法度之失與篇首二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九

士

章相應或曰亦承上章而言上言已欲見君一明
其寃而人君終棄之不可得見然棄已卽所以棄
法度也蓋法度非屈子不能明不能明而妄用之
與背之同也亦通瑗按承汭汭以下流王逸曰乘
舟汭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汭楚人曰桴秦人曰
楫也又一本正作桴爾雅曰桴汭也又曰庶人乘
桴王逸是從爾雅以舟船解汭以汭屬上并乘字
爲義也朱子曰汭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是又以
汭屬下并汭字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瑗嘗疑其
俱非也蓋汭泛通汭浮通汭汭謂水也對上騏驎

而言乘馬必須轡銜渡水必須舟楫如此解則詞
順理明若以汜汭爲編竹木之濟具則下言舟楫
又不通矣朱子亦悟其不通故疑舟楫宜改作維
楫若編竹木之汜汭又安用維楫也蓋爾雅本作
杼後人誤以楚辭之汭解爲杼故刊爾雅者遂改
杼爲汭而刊楚辭者又改汭爲杼輾轉相譌卒莫
之正也然無所考據不敢自是前解姑從朱子之
說而因附鄙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寧湓死而流亡今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今
惜壅君之不識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二十

士

湓死謂爲水所淹溺流亡謂爲水所漂浮言自沉
也恐懼也禍殃有再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
得之矣朱子謂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辱爲臣僕頗
覺牽強非是有古又通用再復也言又復加之罪
也或曰有如字本謂再有而曰有再者倒文以協
韻耳亦通畢辭猶言盡言也卽指此篇之文也識
如字音志者非是不識猶不昭也此章設言已之
遭讒被遷情寃莫訴苟不作文以極言已之衷曲
以表已之素行而徒赴淵自沉則壅君不能察識
鮮有不信昔日讒人之言以爲實事怒今日自沉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二十一

士

之死以爲慰君矣旣信其讒怒其死能不復加之
罪乎此理勢之所必至者也是屈子之不死者懼
其旣死而讒人復躡其後壅君不察其情而有莫
大之禍也觀此則屈子之本心可見而實未嘗自
沉也彰彰矣後世不深考其旨意之所歸遂謂其
直投水死其亦不詳之甚也瑗按前惜壅君之不
昭但謂已死則壅君不明其故不能旌表其志節
徒使身沒名絕寂寞無聞與草木同腐耳此惜壅
君之不識則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但一已之身
名而已詞愈切而情愈悲矣夫介子之死文公猶
封之乃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屈子欲死乃懼其
沒身絕名禍殃有再是則楚懷又晉文之罪人也
嗚呼有功而不念無罪而見尤已可悲矣而欲死
則恐其沒身而絕名不亦重可悲乎身沒而名絕
重可悲矣斯亦已矣而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亦
尤可悲乎徒生則獨受其謗欲死則不能自明使
非自畢其辭作爲此篇以陳其情以白其行以明
其寃則天下後世又孰從而知其忠誠之至讒妬
之深如此哉此章與臨沅湘之玄淵二章相應瑗
按此篇大旨言已始見信而終疏法旣立而復廢

國既治而復亂有功不伐無罪見尤情不能達冤不能伸小人之欺君誤國人君之信讒不察也嗚呼以貞臣事壅君遭讒人欲始終信任而不放逐也難矣哉洪氏曰此篇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諂爲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九章惜往日

三十一

王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橘頌

橘樹名也頌者詩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也洪氏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其說是矣篇內之語皆形容橘之盛德故屈子以橘頌題之後世詠物之作其昉於此乎夫屈子之作離騷其所取草木多矣而獨於橘焉頌之何也蓋物之受命不遷誠無有如橘者故取以爲喻而自託也非泛然感物而賦焉者比也故篇內言之重詞之複蓋不覺其反覆詠嘆淫泆之深也其亦有當於其心也乎或曰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爲枳是橘生南國踰淮而北則化爲枳其物之易變者無如橘也安得謂之受命不遷乎曰可以南不可以北此正可見其獨立不遷也若在此則生於此在彼則生於彼則非深固難徙不流不淫者矣故屈子獨於橘焉頌之也但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後之所作者也或曰九章餘八篇皆言放逐之事而獨以此篇爲平

日所作何也曰九章云者亦後人收拾屈子之文得此九篇故總題之曰九章非必屈子所命所編者也又安得以此篇爲放逐之作乎細觀其辭而玩其旨可見矣或曰此云行比伯夷後悲回風篇曰見伯夷之放迹其辭抑何同也曰此正可見屈子幼而學之者此也壯而行之者此也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屈子有之矣安得以伯夷所引之人偶同而遽爲放逐之作乎自孔子發歲寒之嘆而後松柏之節著自屈子作不遷之說而後橘樹之德彰也讀者可不深警於心而自易之也哉若徒以辭焉而視之則屈子垂教之志荒矣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三

士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后土也皇皇天也嘉美也后皇嘉樹謂橘樹乃天地間之至美者也服習也受命謂稟天地之氣以生也遷徙也受命不遷卽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之意南國謂楚國也楚國在江之南故謂楚國爲南國漢書江陵千樹橘是楚地正產橘也或曰南國泛指江南則楚自在其中亦通此章文意當串看本謂橘者乃天地所生之美樹而來服

習南土不可移徙也嘉樹二字一篇之綱領篇內皆領其道德志行之可嘉而其所以可嘉者又在乎受命不遷也故不遷之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其論與屈子受命不遷之意同瑗按上二句還從王逸之說爲是朱子曰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其說頗覺迂闊而亦無所據也禹貢淮海維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是南國之有橘也久矣豈因楚王好草木之樹而後橘來服此南國哉來服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三

士

云者卽受命不遷之意王逸所謂服習南土便其

風氣是矣來字須活看非謂自彼處而移來此處也且楚王喜好草木之樹亦德政之荒也屈子不能諫之而反頌之何以爲屈子况使楚王果能知喜好此受命不遷之嘉樹則必知喜好屈子之爲人矣又豈肯放而逐之也哉讀者詳之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深固謂深根固蒂也徙猶遷也壹專一而不二也

朱子曰以其受命獨生南國故壹志而難徙也夫

橘踰淮而北爲枳誠難徙也然以樹而謂之曰志

者學者當以意會不可泥也篇內意皆放此素榮
白華也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若對舉則當分
而單言亦可通稱也可喜猶言可愛也言橘葉綠
華白紛然盛茂誠可愛也上二句言根株下二句
言華葉

曾枝刺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曾層同重疊也一曰增同謂高也並通刺利也棘
枝之刺也枝棘果之所著者也果草木之實可食
者也今俗作菓其形圓故謂之圓果搏與團同圓
貌也或曰此句錯文本謂橘實其形團圓耳或曰

楚辭集解

九章補頌

四

二

搏聚也附着也謂橘搏生於枝棘之間耳亦通青
果未熟時色也黃果已熟時色也雜糅猶言參錯
謂果色之或青或黃先後生熟之不同也文章謂
青黃之色相間雜而成文章也易曰物相雜故曰
文又曰故易六位而成章此青黃雜糅之所以爲
文章也爛光輝鮮明貌上一句言枝棘下三句言
果實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

此章承上果實而言精色言外皮色之精明也內
白言內瓢色之潔白也所謂金衣素裏班理內充

楚辭集解

九章補頌

五

二

是矣類猶似也天下之道莫貴於精明潔白故橘
之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宜脩謂脩飾之
得宜也湘君曰美要眇兮宜脩是也姱美好也不
醜不惡陋也此句卽申言宜脩之意宜脩二字又
承精色內白而來也瓊按王逸曰橘實赤黃其色
精明內懷潔白其說未善蓋精色內白青黃皆有
之青者自有青之精白也洪氏曰青黃雜糅言其
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以精色內白俱
作內講亦通但俱作內講則紛緼二句又當總承
圓果以下五句而言讀者詳之又按篇首至此或
總言樹之嘉或泛言樹之性或言根株或言華葉
或言枝棘或言果實或言其外或言其內其詞悉
備而其意互見也皆發橘樹之所以爲嘉而可嘉
之義自喻之意自見之矣曰志曰行曰道曰德其
旨趣亦自明白而不煩解說矣王逸以深固句爲
比已志之忠信華葉句爲比已行之清白枝棘以
象武圓果以象文餘皆倣此不能盡出其說頗覺
支離穿鑿太甚不必從之讀者幸以意會可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嗟嘆詞也爾指橘而言幼志謂不遷之志自受命

之初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有以異調與衆木不同也洪氏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其說是矣瓊按前四章其嘉樹之可喜者亦以畧盡此下三章蓋卽前義而復申明之若反歌之類是也末二章乃結之以明已效法之意若亂辭之類是也其文雖短少而體裁亦秩然而完也又按差爾幼志王逸以爲指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以異於橘也獨立以下爲屈子直陳已之志行非是

深固難徙窮其無求今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上

二

廓寥廓也落落難合之意蘇王逸曰寤也洪氏曰死而復生曰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字本於此瓊按蘇猶醒也俗語亦謂之蘇醒蘇世獨立猶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意或曰蘇疎也謂與世相疎遠也橘樹之扶疎而不偏倚有似乎君子之獨立於世也或曰蘇與疎或古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或曰蘇取也卽離騷蘇糞壤以充幃之蘇謂不見取容於世而獨立也劉向九歎逢紛篇曰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是也其說亦通容更詳之橫如橫逆之橫謂惡俗

也洪氏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瓊謂惟其無求故難徙惟其獨立故不流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又曰旁行而不流記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橘樹似之矣屈子有之矣嗚呼當戰國之世環天下皆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雖有聰明智巧之士鮮不靡靡說隨而垂涎乎富貴者屈子之生於其時獨廓然無求不遷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獨立乎萬物之上豈非中流之砥柱也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不得擅於其時矣或曰橫古衡通用平也如水之平而不流也更詳之瓊按此章承上獨立不遷而言上二句申言不遷下二句申言獨遷也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七

士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今秉德無私參天地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凡草木之中實者皆謂之心橘樹并果之密緻而無蟲蠹損害於其內卽閉心自慎終不過失之意也其人之或與或取樹果初非有意於擇人而施之卽秉德無私參天地之意也獨立至此皆發明幼志有異之義其辭非若前四章之顯切讀者須以意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如以辭而已矣此王逸之所以直爲屈子自陳已志而不指橘言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并猶盡也謝猶去也歲并謝猶言沒齒終身云耳朱子曰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其說是矣洪氏曰言已年雖與歲月俱逝願長與橘爲友也瓊按此二句一意本謂願終身長與爲友也洪氏解歲并謝處與前稍異容更詳之淑善也離如離立言樹之孤特也不淫猶前不遷不流之意梗強也有理不亂也惟其梗而有

楚辭集解

九章補頌

八

士

理所以淑離而不淫也此二句又總括通篇所言之旨而頌之凡不遷不流不醜不遷可嘉可喜無私無求之意俱在其中矣所以可友之者此也所以可師之者此也所以可比伯夷者此也或曰離謂其實離離然稀疎而不淫也梗謂枝梗有文理而不亂也亦通又按與長友句倒文耳本謂長與爲友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年歲雖少亦言橘也此等句須以意會言橘之年歲雖小於已而其道德志行則可以爲已之師長

也朱子曰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

習勉強其意與嗟爾幼志句同恐未是行謂橘之德行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其爲人詳見史記及論孟諸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韓愈曰伯夷者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觀二子之言其爲人之大概可知矣夫橘之行誠可以比之伯夷而無愧而伯夷之行欲遠取諸物苟舍橘而亦莫與之京者矣置猶植立也像法也置以爲像願終身師友之也朱子曰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做法之亦因以自託也此上二章初而

楚辭集解

九章補頌

九

士

友之既而師之既而置以爲像固言之序也然頌之之意愈推而愈尊法之之心愈久而愈隆亦可見矣或曰通篇大旨首章四句總言之也深固難徙以下至不醜三章發明后皇嘉樹二句之意嗟爾幼志以下至參天地三章發明受命不遷二句之意末二章又總結之以見已作頌之本意也其說亦通王逸曰周武王伐紂伯夷扣馬而諫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脩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死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瓊按伯夷之清雖於餓死而後見使伯夷之不餓死而亦不

失爲聖之清屈子所引之本意要在於伯夷素履之志行而不在於餓死之一節也奈何後世註楚辭者遇屈子所引伯夷伍子申屠狄之類遂以餓死投水解之以爲屈原亦欲餓死而投水然所引古之聖賢最多而尤拳拳致意於重華焉又何不解屈子爲有志於晞舜耶嗚呼昔人謂知己者希誠哉瑗獨悲屈子既不見知於當時故作離騷以明已志而冀後世庶幾有知己者一嘆惜之則亦足以慰其心矣不意千載之下而其不見知也又復甚於當時其不知者則深營之無足怪也其知者亦不過一憐之而已猶不知也泯泯至今嗷嗷不已故瑗每每爲發奮一道之以明其制行之中以尊其學術之正以暴白其人品心事之磊磊非敢好異也不得已也亦惟欲求知於屈子於九京之下而不敢必斯世之知我也嗚呼苟世有屈子則讀吾之書以求離騷之旨當莞爾而笑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悲回風

瑗按此篇因秋夜愁不能寐感回風之起凋傷萬物而蘭茝獨芳有似乎古之君子遭亂世而不變其志者遂託爲遠遊訪古之辭以發泄其憤懣之情然而遍遊天地之間愈求而愈遠其同志者終不可得一遇焉故心思之沉抑而竟不能已也其辭旨畧與後遠遊篇一二相類然

觀篇末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二言又足以徵屈子之實未嘗投水而死也明矣後世之論屈子者奚爲不信楚辭而信他說也邪不惟不信而又反援他說牽強以解之使楚辭之旨湮鬱千載而不明屈子之爲人沉晦千載而不自徒令後世嗷嗷者之攻其癖而捩其過焉可勝嘆哉此篇詞氣渾雄悲壯驟而讀之雖若稠疊可厭而熟讀詳玩之餘則旨意實各有攸歸條理脉絡燦然明白真作手也嘗聞之師曰此篇議論幽眇詞調鏗鏘體裁齊整奇偉佚宕

如洪濤巨浪奔騰湧湧春撞如汪洋大海之間
視之令人魄奪目眩莫可端倪非規規然從事
於尋常筆墨蹊徑間者所得而彷彿其萬一
也朱子乃以爲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
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其亦未之深思歟海虞
吳訥亦謂此篇臨終之作出於音亂迷惑之際
詞混淆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是亦
拾人之涕吐者也曷嘗深考其文而爲自得之
言乎謂之曰憤懣哀傷是矣然視諸篇亦未見
其甚也且淝江懷沙之篇稿說俱指爲臨淵沉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

士

流之作是則當爲屈子之絕筆也然今觀之雖
其亂辭有死不可讓之說而篇內則優柔冲淡
規矩精緻而爲和平之音抑又何也是皆不考
屈子實未嘗自死故解說楚辭者多牽強附會
其意雖和平之音亦視之爲憤懣之詞假令屈
子之果死也是亦自欲死耳非人君之強迫也
旣非獨鏹之賜亦非犴狴之囚又非剝削之慘
又奚至於音亂迷惑而顛倒錯謬也哉其不然
也審矣後之讀楚辭者幸反覆詳玩究其始終
要其通篇言之所指意之所歸而不尋章摘句

以立說執詞泥字以害意拂去舊見而獨據楚
辭本文朝夕諷誦之久則自有妙悟自有神解
方知屈子之實未嘗自死屈子之辭不爲盡怨
而予之所言不爲妄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
聲有隱而先倡

陽薄陰則繞而爲風回風者謂旋轉之風也爾雅
曰迴風爲飄回風亦謂之飄風下文曰隨飄風之
所仍是也搖謂搖落也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
草木搖落而變衰亦此意也王逸曰言飄風動搖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

士

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謾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
也其說亦是但以物有微而隕性句照之則搖不
只謂搖動之義冤結謂冤枉之情絪結於心而不
可解也傷痛也微物指蕙也隕落也性猶命也王
逸曰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殞落以言賢者
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回風之聲風本無形故
只稱其聲又曰隱也先倡言風雖無形而實能先
爲之倡以撓萬物故回風起而蕙遂搖落也謾人
之踪跡詭密中傷君子猶風無形而能殞物也此
章首句爲冒頭次句申言其悲也第三句申言其

搖蕙也第四句申言回風也然蕙之搖落由回風
先爲之倡而心之悲傷又因蕙之搖落也朱子曰
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
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瑗按此章王逸
專以讒人害賢者言朱子之說又推廣其意亦相
通也大抵此章以蕙比君子之身下章蘭茝比君
子之志也蕙之品雖不如蘭其盛衰亦不甚相遠
當蕙搖落之時而蘭茝恐亦將披離不得獨芳矣
不過參錯起興言回風旣起蕙雖頹落而蘭茝獨
芳猶讒人旣興而忠直之士身雖可殺而志終不
可奪也非直分蕙而優蘭茝讀者當以意逆志可
也彼天下之事有倡則有和如回風一起而草隨
之披靡若風爲之倡而草爲之和者故孔子言感
應之機曰草上之風必偃然小人之倡害君子而
君子豈亦有所和哉今以風先倡而物頹性以比
小人興而君子害者須以意會不可執其詞也
鳥獸各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鱗鱗以自別兮
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凡翼曰鳥凡蹄曰獸若單言則彼此可通而對舉
則當分也號群呼其類也生曰草枯曰苴若單言

則彼此可通而對舉亦當分也比連彙合併之意
葦王逸曰累也朱子曰整治也瑗按魚鱗之排列
重襲次第儼然若有所積累而整治也合二意始
脩近曰離遠曰別自別謂魚因風起寒生亦葦鱗
而遠通也有鱗曰蛟龍又蛟亦別爲一物隱匿也
文章謂鱗甲之光彩也瑗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
於淵鄭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蓋魚龍生於
水者也至秋則水涸而非淺瀨之所能容故自然
而隱去若因秋風而然耳至於鳥獸草苴則產於
山者也蓋實因秋風起而草木蕭疎鳥獸之巢窟
無所蔭蔽故長鳴以號群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
蘭茝幽而獨芳以喻君子處窮而不變其志也本
以蘭茝之不爲秋風變其芳以喻君子之不爲小
人變其志而又以荼薺之不同畝以喻蘭茝之異
於衆芳所謂比中之比也王逸直以忠佞不同朝
解之其意雖是而詞則欠體帖也此承上章言回
風旣起秋冬向寒不特蕙微而隕性而萬物莫不
皆然以言乎鳥獸則鳴號以求其群匹矣以言乎
草苴則連彙變衰而不茂矣以言乎魚龍則亦將
葺其鱗甲而遠遁晦其文章而隱藏矣而蘭茝則

生於幽谷之中而獨秀焉不因秋風而蕭瑟也君子之遭亂世也蓋亦如此此與上章要相照應者屈子立言之意不在乎隕其性乃在乎幽而獨芳也蓋蘭蕙之所隕者性也而不能泯者芳也今觀蘭蕙雖枯槁摧折而氣愈馨遠達可見矣此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君子之所以捐棄者身也而不能屈者志也今觀君子雖貶絀殺戮而操愈堅剛不撓可見矣此屈子之所以自恃也下文曰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明此志而已矣按此章上四句平看爲是王逸謂鳥獸鳴則草直比而

不芳魚自別則蛟龍隱以避之以鳥獸與魚比小人以草直蛟龍比君子朱子從之甚非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此簡舊在首章之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亂世西遁流沙屈子之所遭類之故屢稱之而此篇則極道其慨慕之心也造設也造思猶言設心也暨及同字見尚書及志承上造字而言也介如易介於石之介忘猶失也介者守之堅也不忘者介之久也言彭咸之

設心與立志當殷衰亂之世昏暗之君而能以中正自守確乎不拔而不爲世俗所汨溺也亦猶蘭茝雖當回風凋隕萬物之時不以幽僻而變其芳也萬變反覆無常也情卽虛僞之情也蓋掩也虛不實也僞不誠也長久也與上二句正相反言小人之設心立志千轉萬變反覆無常而虛僞之情雖欲微取一時之名利而其情狀態度自有不可揜者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孰有虛僞之事而可長久者哉若彭咸者則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也固未嘗揜其不善而自無不善也其旨與大學誠意章相合屈子可謂進於道矣此承上章蘭茝不以幽而變其芳因感古人不以窮而變其操然古人之操乃有真知真見真守者方能持之於悠久而非虛僞之小人所可僥倖於萬一者也孰虛僞之可長卽是申言上其情不可揜句王逸曰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詞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其意固是但此章以彭咸之設心立志非小人之所能及而泛言之則屈子自寓之意讒人虛僞之情自隱然見於言表矣不必拘拘以讒人實之也朱子曰因回風之有實而

摧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也亦以有其實也若涉虛僞則已不能久矣以萬變其情豈可蓋句屬彭咸講固欠穩當而又以回風比彭咸失其旨矣非是

惟佳人之永都今更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今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今竊賦詩之所明

佳美也佳人猶言君子美好之通稱耳故有謂之佳士佳賓非必美女而後謂之佳人也佳人原自謂也或曰蓋指彭咸而因借以自寓也永恒久也都亦美也永都指德行而言蓋謂君子德行之美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八

士

恒久而不變也卽上所謂介而不忘是矣更歷也統世猶言歷世也眇與也自與猶自許也言君子之美雖歷屢世而特立之操足以自許其不變也猶今言歷萬世而無弊之意王逸以爲楚王長居世統朱子以爲屈原得續其官職失之遠矣思美人篇曰情與質信可保今居重蔽而聞章卽此意也所及謂志之所之其高遠直與浮雲齊也謂之曰憐者蓋亦自憐其志之高遠而不能有合於世也謂之曰浮雲者蓋浮雲輕則愈高遠也相羊共徘徊貌更統世以自貶可久之志也浮雲共相羊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九

士

可大之志也可久可大此所以爲永都也有所觸於心曰感謂見回風起而思及彭咸故遂賦詩以明已之志也其卽孔子竊比於我老彭之意歟上言造思及志而此獨言志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文耳夫志一而已矣然曰介志曰遠志曰眇志何不幽深則淺陋不高大則卑小不堅確則頽敗其與小人虛僞之情相去無幾矣故必遠以期之眇以窮之介以守之三者脩而後可以言君子之志矣始可與蘭茝幽而獨芳者比矣始可以昭彭咸之所聞而託彭咸之所居矣按言不忘則曰介志言及浮雲則曰遠志言所感則曰眇志其用字極有斟酌非漫然而作者可同日而語也又按感一作惑朱子從之非是賦詩卽指已所作此篇之文也洪氏謂古詩之所明者與今所遇同故屈原賦之亦非是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悽悽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此章首句與上章首句提起對看皆頂彭咸章來

然意亦相承也上章憐已立志之高遠此章傷已高遠之志隱伏而無所用也懷思念也如論語君子懷德之懷下七句皆申言獨懷之意也折芳椒以自處喻取善行以自居也上章永都之志亦是增申重之意歎氣之呼也歎氣之吸也皆嘆息之聲嗟嗟嗟而又嗟嘆之甚也詩曰嗟嗟臣工隱者潛而不見也伏者屈而不伸也二字亦承自處而來思者念之切也慮者憂之深也自鼻出曰涕自目出曰泣涕泣者歎歎之深也交謂涕泣並下也悽悽慘傷貌嗟嗟之甚也思不眠謂思慮慘傷之極不能着寐也獨言思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文耳曙天明也長夜秋日晝短而夜長也終長夜謂至曙也黃昏者夜之始天曙者夜之終也曼曼夜長貌掩揮也此哀總承嗟嗟悽悽而言也掩哀猶所謂排悶遣懷也言此獨懷之哀雖揮斥之而不能去也以見哀之之甚此蓋秋夜有感於回風而獨懷不寐故悲回風之所以作也或曰上章憐浮雲之相羊有所感於晝者也此章思不眠以至曙有所感於夜者也下章寤從容以周流又所以感於晝者也依風穴以自息又所以感於夜者也忽

傾寤以憺媛又所以感於晝者也而回風總言耳言回風一起景物蕭索令人傷感而晝夜輾轉於無已也其說亦甚是按此章上二句爲冒頭中四句並承上獨懷來末二句又總結之意雖同而有淺深也學者讀古書而不以此法求之則如詩之參差荇菜三章以及南有樛木采芣苢維鵲有巢殷其雷諸篇不亦稠疊重複之甚哉朱子精於詩者也而所註之書亦莫有如詩之精者楚辭乃公晚年所註視王洪舊註益加畧焉豈終以辭賦之流待之而不重加之意邪抑亦有趣尚淺近楚辭集解卷九章悲回風

而學者讀之當自悟邪屈子平生心事之苦楚學問之優長才華之精妙獨賴此篇之存歷千餘載無有能解其意而註之善者幸遇我文公爲一顧盼可謂得所遭矣然精義大旨雖多表章而細微曲折之詳又不得爲倒廩傾圉一開發之使其燦然復明與三百篇並傳以惠後學可勝歎哉寤從容以周流今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寤覺也從容優游貌周遍也流游也流與游古通用故史傳言上流皆作上游逍遙行樂意自恃猶

自娛也蓋謂身雖見譏於小人見黜於人君而其
道之在己者猶有可恃足以自娛也何爲哀苦至
此乎下文所謂不忍此心之常愁是也二句乃自
憫之詞此章承上言哀思之深夜既不寐幸而至
旦已覺寤矣將欲從容遠遊聊尋樂以自娛又復
感傷太息慙憐以至於氣之於邑而不可止焉方
自憫而復自悲以見終不能釋然於懷也夫夜既
掩此哀而不去晝又氣於邑而不可止其所以然
者亦欲志彭咸之所志也豈徒哀傷乎已之不遇
而已哉屈子所以作此篇之大意實在於此故篇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二

士

內於彭咸三致意焉讀者不可不知故此章所以
遠遊者蓋將欲尋訪彭咸也直至下文肝張弛之
信期皆此意

紕思心以爲纓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

紕編皆結也纓佩帶也膺臂也謂絡臂者也纓膺
之佩無日而可去以喻思心愁苦無時而可釋也
折若木見離騷篇蔽遮覆也光日光也飄風卽回
風但無取義與前所用不同仍因就之意隨飄風
之所仍猶所謂馭風而行也此章言已思心愁苦

無時可釋將折取若木之枝以爲蓋而遮蔽其杲
杲之日光乘此飄風之所止或冀彭咸之一遇以
爲知己之遭庶幾少憫此懷也上章言因欲遠遊
而復悲傷之甚此章言因悲傷之甚而復欲遠遊
下二句卽離騷篇折若木以拂日聊逍遙以相羊
之意王逸以飄風比小人言因隨群小而遊戲也
非是朱子以爲言欲自晦而隨俗也是用惜往日
篇慚光景之誠信身幽隱而備之之意亦非是詳
玩上下文意還是欲遠遊訪彭咸之意蓋言折此
若木以蔽日光隨飄風以往就彭咸也乃寄託之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三

士

詞無比喻之意讀者更詳之
存髮髯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按志兮
超惘惘而遂行

存在也髮髯謂如見其形似也不見又復不在也
卽詩所謂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論語所謂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之意也蓋指彭咸也朱子曰指君而
言非是踴躍銳意往進貌湯沸熱之物以爲不得
往進而熱中之喻所謂欲罷不能是也撫捫也佩
雜佩也衽裳際也按志抑弭其志不使躁急也應
上心踴躍其若湯而言超遠舉貌惘惘猶茫茫蓋

不知其定在方所而將周流以求之也遂循速也
論語曰明日遂行此承上二章而言言已隨飄風
所仍以求彭咸時或髣髴而得其形似之所在已
而又復不見將以爲或遇邪則忽焉不見將以爲
不遇邪則又髣髴而存若在若亡莫知定在此心
之所以踴躍而不能已也惟此心終不能已故復
從容而按志超然而遂行將以周流乎天地之間
以冀其終當獲遇而後已焉上二章言或行或悲
意猶未定至此則決於行矣瑗按此篇所謂遠遊
之說雖若託爲求訪彭咸之所在然其實寓乎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四

士

求道之心觀此章所言其意與顏淵喟然嘆曰章
相類後章嘆老之將至及下文愈求愈遠之說其
微詞與旨實有所在也上章之所言志者豈徒然

哉或曰彭咸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亦是

歲忽忽其若頽今時亦冉冉而將至頽蘅槁而節離
今芳已歇而不比

此承上章而嘆已之將老此所以急於行而求古
人也曰歲日時互文耳或曰歲者時之積也時者
歲之分也歲指一歲而言時指四時而言亦通忽
忽去之速也土崩水逝皆曰頽易詞也冉冉來之

迫也忽忽而若頽言既往之歲也王逸曰年歲轉
去而流沒也冉冉而將至言將來之時也王逸曰
春秋更到與老會也所謂去日苦多來日苦短是
也槁枯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或曰謂節節
而離斷也歇銷也不比謂不連彙茂盛也下句卽
申接上句之意承上歲時而喻年老也王逸以殯
蘅枯喻年衰節離喻齒落芳歇喻志意智慮而盡
闕或又以上句喻年紀之衰下句喻才華之退似
太支離瑗按大禹有惜陰之勤孔子有愛日之志
楊雄有競辰之心屈原往往有遲暮之歎蓋有聖
賢汲汲皇皇之意矣但篇內所言者有二意有行
道之嘆有求道之嘆此則蓋歎其欲急於求道也
或曰自此章至末皆承超惘惘而遂行之句而推
衍之耳亦通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五

士

憐思心之不可懲今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
亡今不忍此心之常愁

有所警誠而悔改之曰懲此言指前更統世以自
慰竊賦詩之所明及往日以忠貞清白自誓自許
之言皆是聊苟也言此心之不改者蓋欲證此言
之不可苟也王逸曰明已之詞不空設也是矣此

承上章言已年已老矣功業莫建道德無聞脩名不立既憐此心之不可變又誓此言之不可苟又不忍此心之常愁而反已自省愁嘆無益又安能鬱鬱於此而不爲遠遊之行求知已之遇一渫其憤懣之情而徒以譏人芥蒂於胃中也哉寧溘死而流亡是喚起下句甚言其不忍此心常愁之意而見遠遊之志決也

孤子吟而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幼而無父曰孤吟呻吟也哀痛之聲投拭也吟而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六

士

投淚自傷猶獨無所依歸也放棄逐也記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出而不還擯絕之深不復收錄也隱痛也孤子之哀放子之苦誰有能思念之而不爲之傷痛者乎於此而不痛者是無人心者也屈子太息而流涕永嘆而增傷其哀吟也甚矣九年而不復歷年而離慙其不還也久矣楚王獨不一思而痛之何心哉曰昭彭咸之所聞者又將遠去而求知已以渫其憤懣之心也此章言昭所聞者謂尊所聞下曰託所居者行所知也反覆申言直欲以古人自期古道自處豈徒付之空言而已

哉瑗按惜誦篇援引申生孝子之事此又以人子之孤放而自比之其恩義固有不容以遽去者所謂君親一體忠孝一道屈子知之深矣後世吊屈原者若楊雄反騷固無足道至於賈誼亦曰班紛紛其罹此尤今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也雖不若反騷譏刺之甚然以罹尤之故不責譏人與楚王而乃歸罪於原其旨與雄相去幾何吾嘗怪世人獨恕誼而詆雄也楊雄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蓋言屈原之德堅白如玉而雖有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七

士

謚言丹青之變不能損其質也何爲不智乎知丹青之不能變玉則讒言之不能變屈原可知矣如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之語蓋深許其智也反騷者或雄少年之作而法言乃晚年進道之言故嘗自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則反騷爲少作無疑矣後世解法言者乃謂雄譏原不智蘇子瞻吊屈原亦曰變丹青於玉瑩今雄乃謂子爲非智豈非惡而不知其美而恕誼者豈非好而不知其惡歟吾觀柳子厚與蘇子由之賦獨有所取焉子厚曰仲尼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

道今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今日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今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今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今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今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惻惻今滔大故而不貳子由曰宗國隕而不救今夫子舍是而安去子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此數語也可謂知屈子之爲人而深得乎其心矣或曰然則離騷借誦涉江及此與遠遊諸篇又往往述其隱遁之志何也瑗曰不去者屈子之本心欲去者不得已之至情也事君之忠保身之哲二者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君子之於人也豈可以執一而論哉如孔子嘗欲浮海居夷而卒未嘗去也嘗欲赴弗擾佛肸之召而卒未嘗往也使執前言而論之則爲沮溺之流使執後言而論之則亦由求之類矣屈子固非其倫然今觀其所言一篇之中或仕或隱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非無一定之見也而臣子處人倫之變其顛路困頓之情而其所言自然有此二者而不容以僞爲也其於去就死生之間若執一定之見以處人倫之變又何難乎此所以三仁之中而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八

士

先儒謂箕子尤處其難者苟非析道之精而嘗遭人倫之變者不知此意也惜誦曰欲儻偃以干際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嗚呼觀此則可以知屈子之所遭矣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然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自平地而上山曰登山小而銳曰巒石巒則無草木蔽翳可遠望也望望彭咸也路登石巒之徑路也眇眇幽深貌默然寂寞貌總言道路僻陋而無人聲也舊註分帖非是深造曰入蓋言登高既無所見故復深入以尋訪也景古影字響聲響也無應猶言不答也省想亦猶景響也如今俗言絕不聞消息之意此等字當以意會難明解也洪氏曰省察也審也朱子曰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然以察審記想釋之詳照本文之意亦不穩順王逸曰目視耳聽歎寂寞也意雖是而於省想二字亦滑突欠明白也瑗按有所望者則有所見有所感者則有所應有所求者則有所得今登高入深極其搜覓顧乃眇眇焉默然焉而景響省想之無所遇焉能不令人鬱鬱而愁哉無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九

士

應以在人而言不可得已在已而言二句一意曰
入曰聞互文也本謂深入尋訪而絕無所聞耳景
響無應省想不得所以極狀其無聞也或曰上二
句言登高無所見下二句言入深無所聞或曰下
二句俱承眇眇默然而申言之按二說皆通但彭
咸乃古人必無可遇之理屈子特設言以見惟彭
咸爲知己而今世求如彭咸者既不可有而思古
之彭咸又不可及而此心之常愁將何時而已邪
蓋託詞以深其憤懣之情耳此段至下翻冥冥之
不可媒皆承上章昭彭咸之所聞一句而言然謂
之曰昭彭咸之所聞者蓋彭咸之道乃聞之於古
者而已之道又聞之於彭咸者今爲守之而不忍
變者所以欲昭明其彭咸之所聞於古者也嗚呼
其道自古相傳由彭咸以至於已其責任亦重矣
又安肯一旦而壞之哉可以觀屈子之志矣下託
彭咸之所居其意倣此但此以知言彼以行言
愁鬱鬱之無快今居戚戚而不可解心機羈而不開
兮氣繚轉而自締

此承上章言求彭咸之知己而不可得故極其愁
也鬱鬱不舒暢也無快不樂也居居然也或作退

居非是蓋此時正在石巒之上也或作居石巒之
上如後處雌蜺之標巔依風穴以自息之意亦通
戚戚迫蹙急切之意解除也機羈見離騷所以絡
馬者也心有愁戚不能開豁猶馬有機羈則不能
放逸也繚纏縛也轉既繚而復繚之也締結不解
也言鬱結之氣如繩之輾轉繚繞而自相糾結不
可解脫也上句以馬喻心此句以繩喻氣而四句
不過反覆言其愁之甚也但始而鬱鬱既而戚戚
既而機羈而繚轉始而無快既而不解既而不開
而自締其詞意又自有淺深之序讀者不可不知
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莽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今
物有純而不可爲

此章承上入石巒之深而有感於其中風景之蕭
索而言也穆深微貌無垠無邊際也此句言丘壑
之遶僻莽莽盛貌懷沙篇曰草木莽莽是也莽莽
廣大貌儀倪通用無儀猶無垠也此句言草木之
蔽晦聲有隱而相感猶聲有隱而先倡也指飄風
而言倡感其義一也蓋有所倡者有所和而亦有
不和者蘭茝幽而獨芳是也有所感者有所應而

亦有不應者物有純而不可爲是也但前物有微而隕性物字專承蕙言此物字乃泛言而亦暗指蘭茝以自喻也王逸獨指松柏意是而詞隘矣純而不可爲謂受氣之渾厚而不可變化也化字與爲字古書及古韻多通用如訛字亦作譌則化與爲通用可知但不能求其說而易曰變化云爲則其義相通者久矣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此卽物有純而不可爲之意也

逸漫漫之不可量今縹緲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主

士

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此章又承上言復出幽谷之中而登石巒以遠望有感於天地山川之曠蕩石巒不可以爲娛將渡大江上高巖以尋訪彭咸之所居也邈遠也漫漫猶茫茫也不可量謂不可以丈尺量度而筭計也此句言天地之寥廓縹緲綿綿與綿綿皆遠意也舊註俱解爲微細也非是古人用字多不拘如窈窕詩言淑女而後世言山之深奧者亦稱之淵滂本謂水而宋玉風賦亦用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學者當以意會可也紆屈曲之義此當解作縮也不可紆言不可縮也此句猶後世所謂安得縮地術與君相晤言之意蓋指山川之迢遞也悄悄憂貌詩曰憂心悄悄是也旣言愁悄悄又言常悲如上文旣言愁鬱鬱又言無快楚辭中此類極多古人文章非如後世之拘拘不可以爲病也詩曰亦旣見止又曰亦旣覯止旣曰何辜於天又曰我罪伊何旣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又曰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使今人作之豈不爲重複可笑古人未嘗以重複爲嫌而亦自有淺深輕重之不同古今文章之重複者無如此篇然其意皆有所屬而其指各有攸歸也學者不深究詳考而朱子且以顛倒重複言之況其他乎翩翩貌猶所謂心搖搖如懸旌是也冥冥不可娛蓋言山中之幽晦不可久樂也二句又總結登石巒以下十四句以起下文也昭彭咸之所聞至此當爲一段之意凌乘也流猶隨也凌大波而流風猶哀郢篇所謂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言乘舟而濟渡也託彭咸之所居猶託彭咸之所在也設詞耳後世遂以自沈解之上文所謂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則彭咸又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主

士

豈嘗爲孤子放子耶離騷所謂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則重華又豈嘗沉江湘以死而屈子往從之邪遠遊篇所謂順凱風以從遊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審一氣之和德則屈子又豈嘗真至南巢而從王喬以升仙去邪故後世以屈原爲投水而死者皆是因楚辭中此等語而附會之者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攬虹兮遂倏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四

士

此承上言登石巒小山以訪彭咸既不可遇復上高巖峭岸以求之也峭峻也岸巖畔也處居也蜺虹屬蜺雌而虹雄也標杪也或曰古人稱山頂曰山椒椒字義不可解或當與標字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顛頂也山頂亦謂之冢據憑也青冥近天輕清高遠之氣也據舒也據虹蓋謂拂去其虹而將以捫天也倏忽迅速貌捫撫也倏忽而捫天蓋謂天非真可捫而所處之高若有所捫耳下倏忽二字甚妙四句言所陟攀之高而曰處雌蜺據青冥攬虹捫天者亦以形容巖岸之高峻他無所取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五

士

義也吸吞也湛清也漢儒皆解作厚也詩曰湛湛露斯亦然朱子從之非是浮涼謂露之清澈其光若浮而味涼也漱以水蕩口也凝謂聚而厚也霜露之所結者也雰雰皤皤貌一曰分散貌依傍也穴者巢窟之處也蓋風從地出而又出於地之虛處故曰虛則生風又曰空穴來風凡風所從出之處皆曰風穴如莊子所謂大塊之竅宋玉所謂土囊之口是也自息獨宿也傾寤謂假寐輾轉之間忽然傾側而覺寤也是亦獨懷不眠之意王逸曰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得其意矣但以嬋媛爲痛惻非是嬋媛美女嬌態貌人之乍寤欠伸而起其體軟弱不能自持若嬌態也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須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此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朱子曰王註意近而語疎蓋顧戀留連之意也夫哀郢之嬋媛解爲顧戀留連之意而餘三處當從予解爲是而顧戀留連之意自在其中矣若直以顧戀留連解之雖得其意而於二字之義亦未甚明也四句言食息之潔夫古之高潔之士莫如彭咸而屈子自言其居處飲食之高潔如此此所以

語此哉

憑崑崙以激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湧湍之礚礚兮
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閔芒芒之無紀軋
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憑隱皆依據也如憑軾之憑隱凡之隱崑崙見離騷
岷山在蜀郡大江所出也二山名激霧清霧也
舊解昏濁之氣非是是知其有霧而不知其有激
霧也激一作激亦非是此二句着以字者蓋謂憑
崑崙以望清激之霧氣隱岷山以望清激之江流
也若下二之字便無望字之義此與上章上高巖

之峭岸並不言遠望者蓋承上登石巒以遠望而
來也憚畏也水瀉瀨而爲湍湍水回流而復湧故
曰湧湍也礚礚水石相激聲水得風而爲波洶洶
風水相蕩聲此二句言風波之惡蓋因上言欲凌
大波而流風以訪彭咸之居既上高巖久處亦無
所遇而今復上崑崙遠望而風波之惡又不可渡
也蓋託言彭咸之不能尋訪耳無取義也二句亦
互文蓋謂在崑崙之上以望江中但見其波湍聲
勢極爲洶湧令人心有所畏憚耳此等句法須以
意會不可泥也或曰上句言所見下句言所聞恐
未必然容容紛亂貌直曰經罔罔然也猶所謂偃
偃貿貿之意芒芒卽茫茫古通用橫曰紀或曰大
綱曰經萬目曰紀亦通此二句言山川之渺茫曠
蕩也軋車輿咿啞之聲洋洋無所歸貌馳馬騎奔
騰之貌此二句總承上六句言也蓋言高巖獨宿
絕無所得而既覺寤之後復上崑崙之山以遠望
欲審其所從止將以求彭咸之所在但見風波之
凶惡而可畏山川之渺茫而難尋如此則吾之車
馬又將何所自而進何所馳而歸邪二句亦互文
言無從而止耳此章總見無所尋訪彭咸之所在

之意其言激霧清江波湍經紀皆無所取義舊註取譬之說皆非是夫屈子獨懷之情常愁之苦世既無知之者矣然而求其同志惟彭咸一人而已故不得不遠遊以尋訪之也然隨飄風之所仍則又存髮鬢而不見登石巒以遠望則又入影響之無應上高巖以久處則又獨寤寐而無得憑崑崙以遠望則又無從而所止愈高而愈無所得愈遠而愈不可窮彭咸果安在哉眇志徒感而歲月如流又將誰可與語此獨懷耶誰可與共玩此遺芳耶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八

士

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瀟瀟其前後今辟張弛之信期

此章直從前寤從容以周流以下而總結之飄翻翻言旌旗之屬翼遙遙言車馬之屬汜瀟瀟言舟舠之屬車馬由陸而進者舟舠由水而進者旌旗又所以載之於舟車者也上下左右前後謂或上或下而求之或左或右而求之或前或後而求之言求之無定在以見已遠遊尋訪之周遍也辟畔同張弛如弓之或張或弛無一定之體以喻人無一定之信也相約日期相期不畔曰信彭咸乃古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九

士

人而屈子未嘗與之期而今日曰信期而責彭咸或張或弛以背畔之何也猶後人弔古詩曰千載共襟期韓昌黎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孔子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楊子雲曰後世有楊雄者出則吾太玄必不廢也此類甚多皆是古人相期之語苟其志同其道同雖一生於千百載之上一生於千百載之下一生於東海之東一生於西海之西皆可以謂之相期之知已奚必並生於世邂逅面晤而後謂之相期也哉此章甚言已求彭咸之急欲踐其信期而彭咸竟背畔之而不我遇也蓋設言以見當世無知已者而知已者惟彭咸耳惜乎其不並生於世也其詞若憾其畔期而其實乃所以深表其慨慕之心也此篇似是專為慕彭咸而作故極馳其詞以深其憤懣耳若下文之四子是又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後世註此篇者多不深考其肯意而苟且以釋之如眇眇芒芒漫漫綿綿翻翻容容遙遙瀟瀟字字皆各有所指舊俱釋為憂愁悲感反覆不定之意故祇見其顛倒重複而可厭也惜哉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之俱下兮聽

潮聲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今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今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今刻着志之無適

正視曰觀邪視曰窺炎酸也書曰火炎上炎氣言南方火氣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之所著又凝而爲液也露結而爲霜雨凍而爲雪俱下齊降也海水逆湧爲潮朝曰潮夕曰汐單言則可以該之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舉一歲而言之獨盛於二月八月之望日先儒論潮之說雖詳而辨要之此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理之難推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三十一 士

者也六經言潮者絕少蓋因中原無之故當時未有舉以詢聖人也觀枚乘七發則知楚之多潮故屈子言之相擊相衝激也瑗按炎煙者火氣之所成而盛於夏者也霜雪者水氣之所結而盛於冬者也潮水相擊則盛於仲春仲秋二季者也各舉四時之盛者而言之此四時之光景也曰觀曰窺曰悲曰聽參錯之文耳蓋謂四時之光景其聲色之觸於目入乎耳而感乎心不勝其日月如流之嘆也卽歲忽忽其若頽時亦冉冉而將至之意故欲借四時之光景而急乘時以往來而周流以求

古之知己者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消憂之意施加也棘有刺之木也然觀書傳有言黃棘者有言青棘者有言赤棘者隨人所道耳或曰黃取中色非是若以取譬言之則枉策亦取其曲矣策馬鞭也以棘爲策旣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蓋欲急進以求子推伯夷之放迹也所存所在也見猶覽也放迹猶言放逸之迹也非放逐之放調度見離騷刻如刀之刻木而所入之深也着志如物有所附着而不能離也故安土重遷者曰着土無適猶不去也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爲二子之明志而無他適也二句一意而有淺深總見已學古之志專而切也蓋因上文遍求彭咸之不可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然二子與彭咸未暇論其優劣但屈子之意以爲不得於彼必得於此以見已之信而好古之志無時可懈耳然亦特如此設言之實亦未嘗遇介子與伯夷也故下文又嘆曰吾怨往昔之所冀今悼來者之逃逃是也瑗按借光景以往來是總承上四句而言蓋恐時光易過欲急於追古之意王註以爲願借神光電影飛注往來非是洪註以爲假延日月往

來天地之間似矣而其指意又無所歸着故炎潮
霜雪四句特爲留連光景之詞而上下皆不知其
所屬也又按觀炎氣之相仍以下五句足以該括
遠遊篇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篇之意讀者亦不
可不知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遑遑浮江淮而入
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
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
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又結通篇之意故以曰字更端之若亂辭是也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三十一

或云上當脫一亂字未知其審怨者有求而不遂
悵憾之意也往昔往古也冀期望也言往古如彭
咸與子推伯夷皆尋訪而不遇故怨之也悼傷感
也來者來世也遑遑遑遑貌言來世遑遑不能相
待故傷悼之也二句卽遠遊篇往者余弗及來者
吾不聞之意但彼乃嘆其欲及時行樂之意此則
嘆其知己者之不可遇故也江淮二水名海江淮
之所聚者也自適猶自得也子胥諫夫差夫差不
聽賜劍而死乘以鷁夷之皮而浮之江旣浮之江
則必歸於海故曰浮江淮而入海大河卽指今之

黃河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申徒姓名狄
諫紂不聽負石沉於河事見莊子抗迹高踪也曰
浮曰望曰從曰悲曰自適曰抗迹亦互文也言本
欲望江河而浮泛以從子胥申徒二子以自適不
使此心之常愁也然又悲二子之迹高抗太甚非
人之所能從者也夫驟而諫君已失從容之道矣
而其君不聽斯亦已矣又負重石以自沉果何益
於君國果何益於身名耶獨言負石者舉此以見
彼二句蓋總責二子自處之不善也故屈子一則
曰孰知余之從容二則曰尚不知余之從容則屈
子之未嘗強非其人忿懣不容可知矣二子之不
爲屈子所取則未嘗懷沙而投淵也審矣任負也
石卽沙石之石或謂石百二十斤非是末二句又
總結之夫彭咸旣不可遇矣於是而思其次其次
又不可遇矣於是而又思其次若子胥申徒是又
其次者也而非中道之可爲者也而屈子又不忍
爲之此所以心結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也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三十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遠遊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遠遊

此篇大旨蓋悲末世惡陋之俗而欲遠遊以遁去耳後世遊仙之詩助於此此蓋其平日所作以叙已高潔之志未必遭譏以後之所作者也觀篇內絕無一言及壅君黨人之意可見矣其間極有規矩有條理惜乎舊註訓詁雖詳而脉絡欠分明也今爲顯其微而闡其幽一覽可洞楚辭集解 遠遊 一 袁

然矣學者常諷詠之亦足以消鄙陋庸俗之意也取首章二字名篇

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悲傷也世俗當世之風俗也迫局促也阨與隘通用卑狹也願欲也輕易也輕舉謂得道身輕而易舉猶言高飛也遠遊猶言長往也菲薄劣弱也因由也焉安也何也託附也乘驂駕也上浮猶上征下文曰掩浮雲而上征是矣謂昇天也屈子悲傷當世風俗之局促卑狹不可與處而欲高飛長往

以離人群復自恨其質之劣弱無由附託而上升也此章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乃一篇之大旨屈子其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實在於此下文遭沉濁而汙穢超氛埃而淑尤免衆患而不懼皆申言世俗迫阨之意而情詞益加切矣其諸訪求神仙經營四方之說亦不過推衍輕舉遠遊之意耳是此章首二句乃一篇之綱領而首句又爲次句之根柢也知此則屈子之極言遠遊之樂者非真有意於遠遊而實悲世俗之迫阨亦欲去之而不能特假設之詞聊舒其憤懣耳王逸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是可哀也已

楚辭集解 遠遊 二 袁

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遭逢也沉濁而不振也濁溷而不清也汙言其混而緇也穢言其積之臭也言世俗之迫阨如泥塗之沉濁糞壤之汙穢也鬱如草之鬱而不能伸也結如繩之結而不可解也誰不知其何人之詞也語告也耿耿猶微微不寐貌詩曰耿耿不寐寐睡著也魂說見下文營營猶擾擾也蓋耿耿之義如

火之明而不熄營營之義若有所爲而不休也朱子曰營營猶熒熒亦耿耿之意也亦通曙天將曉也夜耿耿而不寐二句詞雖分而意則串屈子蓋謂遭逢惡俗悲心鬱結無所告訴故自夜達旦而精魂耿耿然營營然不能少寐也以見鬱結之甚也嗚呼欲事遠遊而卒無所託欲陳懷抱而復無可與言者何其所遭之不幸也如此夫其悲曷可旣哉

惟天地之無窮今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今來者吾不聞

楚辭集解

遠遊

二

哀

惟獨也純陽之氣輕清上浮而爲天純陰之氣重濁下凝而爲地無窮猶言不已也謂天地之轉運而生生不已也哀憐憫也人生謂人生於斯世也勤苦也長勤猶言終歲勤動也莊子所謂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也是也往者謂往世之人事也來者謂來世之人事也往世不及見來世不得聞正見今來古往天地無窮而人生一世光景有限何爲蹶蹶然長自勤苦耶蓋獨天地爲無涯而人生則有涯以有涯之生而競於無涯之中惟夢幻泡影耳如朝菌蟪蛄耳須臾而生須臾而死須臾而

起須臾而滅百歲韶華曾不頃刻胡乃自苦如是邪人生旣不能與天地並久則不必長自勤苦矣旣不必長自勤苦又何必悲傷之甚以至於達旦不寐乎又何必與世俗爲仇乎又何不惜神養氣以求長生乎故下文步徙倚而遙思六言乃屈子述已自苦之狀而此乃承上章先設爲自慰之詞而爲下文求仙之張本也朱子曰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

楚辭集解

遠遊

四

哀

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爲沒世無涯之悲耶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瑗按朱子之論極爲感慨是亦有激而云然也遂以此四言爲此篇所以作之本意畧有未善蓋屈子此篇以遠遊名題是雖意在於遠遊而求其所以欲遠遊之故實謂遭逢惡俗不可與處故欲高

飛長往以離人群也是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乃在願輕舉而遠遊一句而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乃在悲世俗之迫阨之一句而不在此章之四言也此章四言大意已解在前不復再贅其訪求神仙之說不過裝演輕舉遠遊字樣耳曷嘗有倖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說之意哉讀遠遊篇者幸反覆熟讀而詳審之方知予言之不妄而屈子遠遊之論爲設詞非真有意於求神仙之樂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慌惚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

楚辭集解

遠遊

五

袁

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步謂閒步而延佇也徙移也倚憑也徙倚不安貌遙遠也是思指地之遠近橫言之也怊惝怳貌恍惚猶惆悵也永久也永懷指時之久暫豎言之也謂閒步徙倚之間怊惝怳之際而懷思之情忽興起也或曰思者撫已而有所思於人自此以及彼之詞懷者感人而有所懷於己因彼以及此之詞意者念慮之動也慌惚不定貌流蕩慌惚之極也慌惚流蕩發揚於外者也心者神靈之舍也愁悶也懷痛也增加也悲哀而傷也增悲猶言苦憤

積怨愁悽之深也愁悽增悲翕聚於內者也或曰遙思乃觸發於意而永懷蓋沉匿於心者也神謂精魂也倏忽迅速貌不返不復也形謂體魄也枯槁僵瘦貌獨留謂魂散而惟魄在也倏忽不返瞥然而亡也枯槁獨留塊然獨存也魂魄相離悲傷之極之所致也按此數句其語意自有次第非辭人之漫言者可比也始初閒步之際而悲俗哀傷之情忽悵然觸於思而興於懷也已而發於意而不可遏已而泥於心而不可解已而遂至於黯銷魂神散不復而祇存形質而已其悲哀之情由淺

楚辭集解

遠遊

六

袁

以及深也初但徙倚惝怳而已既而慌惚而流蕩既而愁悽而增悲既而倏忽而不返而所存者枯槁之形容而已其悲哀之苦自輕以至重也觀此六言逐句有淺深輕重總之又有淺深輕重精微奧妙條理燦然惜乎覽者不察而但以爲重複可厭也惟語詞或解作思念也非是省察也端正也操守也由自也內惟省蓋言惟內省倒語耳此承上章而言天地無窮人生有限何乃悲哀自苦以至於此乎亦惟內自省察以正己之所守而不爲世俗所變可也此亦自慰之詞也此章以上皆反

覆參錯言世俗之可厭嘆已身之所遭哀人生之
長苦欲去之而不能徒悲之而無益亦惟守已之
志求仙之由以自適耳蓋足篇首悲世俗之迫阨
一句之意也朱子曰知愁嘆之無益而有損乃能
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得之矣瑗按正氣謂吾
真元之氣下文漠然虛靜澹然無爲保清澄而除
粗穢吐納等說此屈子之所謂正氣而欲求其由
以事脩鍊者也脩養家皆祖其說而其原則昉於
老子是非吾儒之所謂正氣而孟子之所謂浩然
者也學者亦不可不辯

楚辭集解

遠遊

七

袁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
願承風乎遺則

漠不動貌虛無礙也靜不擾也恬安也愉樂也言
其心也澹淡同不嗜貌無爲謂不涉世故也自得
自適也言其身也赤松古仙人之號見列仙傳張
良欲從赤松子遊卽此也聞其清塵猶所謂踵其
芳塵步其後塵云耳塵猶跡也承繼也風謂流風
餘韻也遺貽同則法也謂隱遁脩鍊之法也漠然
虛靜而恬愉澹然無爲而自得無世俗之悲無人
生之苦此赤松子之清塵而屈子聞之於千載之

下猶欲繼其風而守其所傳之法術也此下歷言
神仙之樂矣按赤松子乃神農時人而漢張良欲
從之遊其人未必在也蓋託言耳觀屈子此言并
下四章可謂善言神仙者矣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
名聲著而日延

貴尊重之意古謂得仙道者爲真人指赤松子也
或曰泛言也休美也美美慕之意登升也化去卽
謂升仙也此承上章而言真人休美之德爲可貴
重而往世升仙之樂爲可羨美雖其身化去不長

楚辭集解

遠遊

八

袁

在於世而人不可得而見而清高之名聲則章著
不泯而延綿不絕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今離人群而遁逸

奇驚偉駭嘆之意傳姪說名武丁之相起於版築
詳見書經說命篇辰星房星也亦曰心尾箕之星
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所謂大辰也見太史公天官
書并爾雅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晉義曰今尾上有傳
說星是也相傳說死後精化爲星而懸著於箕

尾之間按天文圖有之美念慕也韓衆古仙姓名一作韓終終衆聲相近而誤未知孰是亦見列仙傳一壹同謂壹氣也如下文所謂壹氣和德壹氣孔神是也卽上文所謂正氣正言其無濁穢之邪一言其精純不雜也形形體也穆穆杳冥貌浸遠漸遠也朱子曰形浸遠卽上文與化去之意離人群而遁逸謂遠去世俗而隱身以遺世也張良曰願棄人間事與赤松子遊卽此意也言二仙得道化去雖其形體漸遠不可得見而遁逸以離人群則無世俗之悲人生之苦矣嗚呼託辰星而不朽

楚辭集解 遠遊 九 袁 得一氣之孔神不亦可奇而可羨乎

因氣變而遂曾舉今忽神奔而鬼恠時髮髯以遙見今精皎皎以往來氣變調鍊氣而變化也曾舉高飛也神奔鬼恠言仙之化去非如世人可常見也時暫時也髮髯見不誕也精精靈也皎皎不泯也此承上章言神仙鍊氣變化而遂能高飛不可測度不可邂逅而形體穆穆以浸遠矣但有時彷彿遙見其精靈皎皎以往來於空虛中耳朱子曰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卅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

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

超氛埃而淑尤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此總承上四章而結言諸仙也自下躍上謂之超氛昏濁之氣埃全垢也淑清淑之氣尤絕美也超氛埃而淑尤猶言去塵世而至仙境也返還也故都舊鄉也衆患世俗之悲人生之苦也不懼猶言無累也如往也觀此以上與化去而不見形穆穆以浸遠時髮髯以遙見等語屈子豈真以神仙爲實有哉至曰神奔鬼恠則明言其無矣特取其離

人群超氛埃免衆患而隱遁之樂名聲之久耳然則古之所謂神仙者或因禍患而求免或厭世俗而不居故高飛遠舉託神仙以遁去耳曷嘗有長生不死者哉以上五章而屈子所言神仙之理反覆明白不誕不迂最爲近理其下養氣之說屈子亦是飲墜露餐落英之意未必欲直行其術也其術世雖相傳而古之真人遊仙者亦各有所託而其本意要不在此也其本意以神仙爲真而有而服食者則是妄人而已矣烏得謂之真人也哉王逸曰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

想慕其道以自慰緩也可謂得屈子之心矣

恐天時之代序今耀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今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今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此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天時代序謂春夏秋冬四時以序相代而遞運也耀靈日也一作曜一作耀三字古通用見天問王逸以靈畢屬句謂爲雷電之貌且引詩羣羣震雷爲証何其不考之甚也爰按耀靈之義耀謂其光輝靈謂其神明耀者本其體而靈者尊其稱也又楚辭集解遠遊

十一

東

嘗考日月謂之二曜太陽太陰金木水火土炁星太乙星謂之九曜是日月星辰之有光輝者皆謂之曜以曜靈爲日者考諸天問當作日也後世遂以曜靈爲日專稱古或爲日月星辰之通稱亦未可知也晷光閃貌言行之速也征行也日道左旋故曰西征也言天時代序而獨指日者蓋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歲言日行之速以足天時代序之意也微薄也自上而下曰降降而著地曰淪淪沉也下淪猶言下墜於地也四序獨言霜降者蓋霜降九月節草木零落之時則歲暮可知矣曜靈畢

楚辭集解

遠遊

十二

東

而西征舉日以見月也微霜降而下淪舉月以見歲也零落也悼傷也草經霜降則枯槁而落喻人至衰老則枯槁而死也仿佯逍遙謂遨遊以行樂也永歷年而無成謂日月云邁歲不我與而年紀衰暮而志業竟無所成就也玩賞也遺芳比餘年也謂既往之年無所成就則亦已矣而將來餘年猶可及時脩省顧無可與共賞而惜之者寧免臨風長嘆乎高陽卽帝顓頊也古之得道之君若軒轅是也如傳說屈子亦引爲神仙但今列仙傳不載無所考耳屈原高陽之苗裔見離騷篇此之所引蓋慕其道耳無取苗裔之義也邈遼遠貌程法也又曰式也物之準也言高陽去已世遠言湮而已無所取法也此章傷歲月之易過事業之無成而世無知己共惜餘年因思古人又不可見其情當何如耶比上大堂皆反覆參差言神仙化去之樂因自嘆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以足篇首願輕舉而遠遊一句之意也瑗嘗謂篇首至此一篇完然意思周密詞旨痛快議論平正可歌可咏飄飄然令人有凌雲之志遺世之心也至於重曰以下則多孟浪之言矣讀者不可不知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
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
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此章以上遠遊之意已畧盡矣此下至末不過反
覆推衍而極言之耳故以重曰起之重者複也再
也春秋錯舉四時而言之也忽忽然言易過也淹
久也奚何也故居故鄉也二句卽承上二章而申
言之也其意蓋謂古之仙人皆超氛埃而去故都
以求免憂患如彼然而春秋代序忽然不久而已
歷年無成矣又何必留此故居不事遠遊而求仙

楚辭集解

卷一

十一

東

問道乎軒轅黃帝名姓公孫王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俱見列仙傳二句非謂軒轅不可攀援而王喬
真可從遊也蓋謂高陽邈以遠矣軒轅不可攀矣
而王喬庶幾或將遇之而從之娛戲也蓋不得於
彼或得於此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六氣
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
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
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
氣是爲六氣也又曰日入爲飛泉下文吸飛泉之
微液是也是六氣者總舉言之也沆瀣正陽

楚辭集解

卷一

十四

東

朝霞者悉舉而畧言之也神明指心也清澄卽指
上六氣也謂既飲食之則當保守不失也精氣亦
指上所言之粗穢昏濁之氣也精氣入則粗穢之
氣銷矣脩養家所謂吐故納新之術也或曰粗物
不精也穢物不清也精氣入則穢氣除保清澄則
穢氣除粗穢除總承上而言也此章屈子言已遠
遊求仙之志欲如此而尚未行也故曰吾將從也
下文則歷言遇仙得道氣變升天經營四方之所
在蓋始於南過乎東轉於西遊於北因懷故鄉復
自北而南還以見不忍遽去故鄉之心而篇末復
言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以結之又見遠
遊離俗之意不終已也後世註遠遊者獨執下忽
臨睨夫舊鄉一段以爲屈子不忍離故都實未嘗
去楚是不深考其書之過也大意詳見離騷篇茲
不贅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順風從遊猶所謂御
風而行泠然善也南巢猶言南方也巢指其所居
耳非湯放桀之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亦

非是息憇也王子指上王喬也宿謂歇宿朱子曰宿與肅通容更詳之審究問也壹氣說見上文和德言正氣之中和也一言其無駁雜和言其無乖戾既曰氣而又曰德者可見理氣二者元不相離也上章言將從王喬道其志也此則述親見王子之事矣亦設詞耳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底類以成今此德之門

曰設爲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猶吾儒楚辭集解人遠遊 十五 亥

所謂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謂道可受而不可傳也莊子又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傳受二字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無內無間隙也無垠無邊際也小無內大無垠言道無所不在也其言與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相類毋無同滑亂也而汝也莊子稱汝多作而魂謂人之精神也彼卽指魂也自然卽不滑亂也一反一正之謂耳言不滑亂其精神則無爲而自得有天然之妙也孔神猶言甚妙也中夜夜半也虛無心也

無爲之先謂未與物接之時此四言與孟子所言夜氣相類庶類猶言萬物也此德指一氣之和德言萬物皆由一氣而成也此章上四句先言道之高妙未可易傳而下文云云乃所以傳之也嘗謂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此老聃列禦寇之常談人皆知之至於壹氣之神妙存息於夜半之時而虛心以涵養於未接事物之先此陰陽動靜之機理欲消長之介聖狂王霸之關皆判於此此時此際誠由心悟而非他人之所能與力者是豈可以言語傳哉非平日潛心體認乎此者未易語此也所謂

楚辭集解人遠遊

十六

亥

道可受而不可傳豈欺余哉庶類以成此德之門可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朱子曰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已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又曰其所設王子之詞雖曰寓言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援按神仙長生久視之要訣雖所未知而獨喜其言之精妙非特拾老列之緒餘者比也廣成子告黃帝之言具載莊子

在宥篇今可考見而究其指歸毋滑而魂彼將自然二句盡之矣其餘數語正精意妙道之所在而廣成子則不知也其言畧與汲孟相合按屈子與孟子莊子同時亦非竊取二子者屈子可謂進於道矣後世詞賦之流烏能彷彿其萬一哉

聞至貴而遂徂今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至貴猶言至妙也指上章王子之詞爲至妙之言而其貴無敵也徂往也仍因依也羽人飛仙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則生毛

楚辭集解

十七

表

羽也如秦皇宮人流入山中遇仙教之服食而形體遂生毛故謂之毛女云丹南方之色也丘土之高者也上自順凱風以從遊下至掩浮雲而上征皆遠遊南方之境故曰至南巢而壹息曰仍羽人於丹丘曰嘉南州之炎德巢言其居丹言其色南方以火德旺故曰炎也或曰丹丘謂鍊丹之丘王逸曰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卽丹丘也恐未是不死之鄉仙靈之窟宅也曰舊鄉者楚爲南方之國而此乃述遊南方故以爲舊鄉也此章屈子言聞王子至妙之言故遂往

行而復依仙侶以留止將試王子之言而行脩鍊之術以期不死也蓋師事王子而友處羽人也歟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濯洗也湯一作陽通用天問曰出自湯谷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書經曰宅嵎夷曰陽谷是也王逸曰湯谷溫泉也容更詳之晞曝日也濯曰髮而晞曰身者互文也九陽九者陽數之極也九陽猶言太陽純陽盛陽謂日也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王逸曰九陽天地

楚辭集解

十八

表

之涯也亦無所據吸吞也飛泉舊說已見上瑗曰飛泉猶言流水也微細也液滋也其所飲如此懷藏也琬琰玉名華英玉之精也其所食如此此章言洗曝之潔白服食之精微蓋將脩鍊以期不死也上章所謂保神明之清澄是已張子平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其語意皆襲諸此者玉色頽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內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玉色謂色之溫潤如玉也頽鮮豔也一曰欽容貌

脫光澤也精真元之氣也不滿曰醇不雜曰粹壯盛也銷鑠謂融化也朱子曰所謂形銷解化也約柔弱貌莊子曰約若處子要眇美好貌眇眇同湘君篇曰美要眇今宜脩淫縱也故發揚之意淫放謂精神有餘也此承上章言洗曝服食之後而顏色精神形質遂至美好而不醜陋壯盛而不衰老也可見王子之言其妙如此其言亦與前步徙倚章相應以見非復向日愁苦之形狀矣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今掩浮雲而上征

楚辭集解

遠遊

十

袁

嘉美也南州概指南方也炎德說見上麗光彩貌榮華也言南方炎德暄暖而桂樹當冬亦且榮華光彩不至凋枯其德可尚也蕭條無獸謂無患害之慮也寂寞無人謂無世氛之擾也此四句言境物幽美可爲脩鍊之地也載猶戴也營猶經營之營謂脩鍊也營魄謂所脩鍊之體魄也登猶登位登座登庸之登踐履之意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霞猶雲也掩遮覆也掩雲謂出於其上而乘之若遮覆也上征升天也脩養家言古之仙人有尸解而去者有戴魄而升者并其肉身而去者最

難得也此二句蓋承上言脩鍊之至遂并戴其營魄而登霞掩雲以升天也王逸曰抱我靈魄而上升也是矣朱子曰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升仙而去也但載營魄而登霞之說雖極精妙然如前說亦自明白坦易無害於義余別有辯詳見蒙引茲不復贅

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闔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使臨乎於微閭

命使也天閭謂守天關之隸也開啓也排列也朱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

袁

子曰推也閭闔天關之名望予須我之來也謂諸仙排列立於閭闔之間而待我之至也召招也導引也問訪也朱子曰太微宮垣在翼軫北瑗按太微爲衛星太史公天官書曰衛太微三光之庭蓋天帝南宮也然有曰太微者有曰少微者有曰紫微者太者尊之之詞謂天帝所居也少者卑之之詞謂士大夫也亦謂處士爲少微星紫之言此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然則下之所謂於微者亦必有說也惜今無可考矣集猶孟子集義之集謂積襲也重陽猶言純陽也謂已脩鍊

純陽之身故能升天而入帝官也帝官卽指太微也朱子曰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王逸曰皇天名也朱子曰星名未知孰是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王逸曰習威儀之處所也恐無所據蓋天地亦謂之二儀儀者象也此曰太儀謂陽儀也或天之總名或星宿之名未可知也於微閭一作微毋閭王逸引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珉琪焉朱子引周禮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二家皆以於微閭爲醫無閭之山也環竊疑之恐未必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一

袁

是蓋此承上數章而言已聞王子至妙之言以後送往就仙侶脩鍊變化乘雲升天而得遍遊天都也曰太微居曰旬始曰清都曰太儀曰於微閭皆歷數天都之勝境而已得以遍觀之以見神仙之樂也不應末句獨指東北之山其作微毋閭者毋與無通是又因引爲醫無閭而訛之也朝發軔於太儀而夕始臨乎於微閭以見天都之勝境未易遍觀也自順凱風以從遊至此蓋推衍遠遊之樂而始於南方者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旂之透蛇建雄虹之乘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轆轤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屯聚也讀如屯營屯田之屯乘車數也萬乘甚言其多也紛衆多貌容與言舒徐也並馳競進也八龍亦言其多也婉婉龍行委曲貌雲旂以雲爲旗也透蛇搖動貌建立也虹霓類也皆天地之淫氣五色炫燿可觀但虹爲雄而雌爲霓耳采彩同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者詩曰干旄子子書曰右秉白旄以麾傳云旄軍中指白則見遠虹旄以虹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一

袁

爲旄也蓋龍所以駕車而旗旄樹之於車上者也炫燿燦爛貌服衡下夾轅兩馬也故曰在轅爲服偃蹇低昂貌低昂者謂馬之馳驅而首或低或昂也驂衡外挽轡兩馬也故曰外駢爲驂連蜷朱子曰句蹄也按雲中君篇靈連蜷兮既留朱子曰連蜷長曲貌蓋楚辭用字如此類甚多讀者各因其本章文義而意會之不可執一也驕驚馬行縱恣也仙人以龍爲馬駕車前曰八龍蓋兩服兩驂也騎總言車馬也轆轤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班分布貌易曰乘馬班如漫衍朱子曰無極貌蓋言騎

之分布廣遠也方行並行也言萬乘之車馬班然分布而並進也撰執持也轡所以繫馬者也詩曰六轡在手撰余轡三字又見東君篇或曰撰猶總也總余轡見離騷正整頓也策所以鞭馬者也撰轡正策欲將行之狀也句芒東方之神也此章極陳車馬旗旄之盛蓋將乘之自南方而遠遊乎東方也曰將過者欲行尚未行也下文曰歷太皓以右轉則實踐乎東方矣

歷太皓以右轉今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楚辭集解

二十三

袁

歷踐履也皓皞同太皓東方之帝也自南方而北面視之則東方在右故曰右轉前先導也飛廉風伯也或曰飛廉神鳥出則風隨之故謂風伯爲飛廉也啓開也開路卽下文所謂氛埃辟而清涼是也陽謂日也杲杲日出輝光貌詩曰杲杲出日未光未明也凌憑也徑直也言使風伯開路乘此日尚未出清涼之時憑凌天地而直度乎東方以遨遊也蓋足上章吾將過乎句芒之意或曰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二句是言自南方而遊東方下三句是言將自東方而遊西方也自南而東

乃曲行故曰右轉自東而西乃直行故曰徑度下文風伯爲余先驅氛埃辟而清涼卽申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二句之意耳其說亦通風伯爲余先驅今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今遇蓐收乎西皇

風伯卽飛廉也先驅使之前導開路也氛昏濁之氣埃塵空之垢也辟除也氛埃辟除則道路清涼矣鳳凰靈鳥也翼輔也翊戴之意朱子曰敬也以

楚辭集解

二十四

袁

下而託上曰承文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言使靈鳥翼然夾輔其旂也不期而見曰遇蓐收西方之神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皇帝也西皇指西方之帝謂少皞也既曰蓐收而又曰西皇猶上文既言句芒而又言太皞下文既言炎帝而又言祝融既言顓頊而又言玄冥也以神與帝並舉而對言按此篇所言四時之帝與神且見禮記月令篇可考茲不暇詳釋云此又承上章言自東方而遠遊乎西方也

攬彗星以爲旌今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嚙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轡

彗星卽孛星也一名掃星所以除舊布新也朱子曰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按天官書註云彗星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春秋文公十四年有星入於北斗說者曰星謂孛星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說者曰孛彗也按孛當讀作拂此可見彗星之所指初無定在而此所言彗星則指其見於北方者也旌析翟羽而設於旗干之首也謂以彗星爲旌也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斗之所指亦無定在也麾旄屬所以指揮左右使遠者能見也謂以斗柄爲麾也叛言旌麾繚隸分散之貌陸離燦爛貌以星斗爲旌麾故燦爛而光輝也上下猶低昂也謂旌麾繚隸分散而其勢或低或昂也驚霧猶言怒濤駭浪謂大霧也流波流水也霧乃水氣所蒸者北方以水德旺故以驚霧流波言之也曖曖暗昧也曠日不明也莽曠蕩杳冥貌北方其色黑故以曖曖曠莽言之也玄武北方

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黑色也身有鱗甲故曰玄武指龜蛇也玄言其色武言其物合而言之爲北方七宿之稱也或曰玄水之色武水之物也亦通奔走也屬隸也謂召玄武以爲奔走之隸備使令也後相隨於後也文昌星名王逸曰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文昌中宮顧命中宮勅百官也朱子曰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按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也備觀其說則可見文昌乃在中宮掌文書府之星也故使之掌行掌行謂掌其行事也古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官欲使文昌爲此官以記已遠遊之跡也選擇其尤也署委其任也衆神泛言群靈具其扈衛之多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並轂夾輔之意謂扈衛也或曰並音傍亦通此章蓋言旌麾之美役使之良自西方而遠遊乎北方也此上言經營四方已周遍矣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橋內
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泛濫遊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
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泛容與而還舉兮聊
抑志而自弭

曼曼悠遠貌脩長也徐緩也弭止也節旌節也厲
憑陵之意高厲猶言高邁高蹈也徐弭節而高厲
與下泛容與而還舉文法相同徑待朱子曰使由
徑路先過而相待環按徑直也此言欲自北而往
南故曰徑待徑待謂使之直往前途以相候也衛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七

袁

扈從也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忘歸終不返
其故都也恣睢放肆也担橋軒舉也欣欣美悅意
聊且也愉娛皆樂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
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攝衣度水曰涉青雲雲氣輕
清而近天則色青青然也泛濫猶汗漫也睨旁視
也舊鄉指楚國也僕夫謂從者懷思念也余心屈
子自謂也悲傷別也邊旁也謂兩驂也顧而不行
謂顧盼舊鄉而躊躇不進也禮記三年問言鳥獸
越月踰時過其故鄉必鳴號踰躅焉蓋天地之間
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况僕夫

乎况屈子乎舊故謂平日相與之親族朋友也想
像凝思貌長太息其所感者深故其嘆也長莊子
言越之流人曰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此之謂也容
與猶夷猶也還遠也抑志自弭謂遠遊之志聊且
強自按抑而止也此章總承遠遊四方之後方且
嘆其道路悠遠而徐徐然令左右候衛度世忘歸
任意以取樂而遊衍之間忽然旁見故鄉而僕馬
之懷顧舊故之悲思此心此情有不容自己者蓋
述其所以思歸之至願欲將自北而南還也古詩
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蓋言物性不忘本以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八

袁

喻游子之不能忘情於故鄉也屈子之臨睨故鄉
而悲思者豈爲過歟豈爲矯歟環嘗謂漢高以布
衣得天下富貴極矣然猶思沛豐而墮淚李白曠
達之才猶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况其他乎
以是知懷土者固小人之私而聖人之所不取其
亦出乎其性者哉要不可深以爲非也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恍惚兮
沛濯瀟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
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蜺虬而委蛇雖

蜺便娟以增捷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今焉乃逝以徘徊

炎帝南方之帝也直馳欲歸之速也自北而南故曰直馳猶徑度也疑指九疑山也楚國在南方故曰南疑猶滄溟亦謂之北溟云覽遍觀也方外謂四方之表也恍惚無極貌沛泛流貌澗澗猶澹漾水盛貌自浮謂漂泊不定也謂遊覽四方之外恍惚眩目而使人若泛泛於水中漂泊不定無足以爲樂也祝融南方之神也戒飭也蹕止行人也御禦通止也天子出遊有蹕御亦謂之警蹕謂戒飭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九

祝融之神以爲警蹕而蹕止行人俾可直馳而速歸也曰祝融戒者倒文耳騰飛也騰告猶今之所謂飛報也虛妃神女也見離騷但非如離騷之比賢君耳謂飛報鸞鳥以往迎虛妃而速來待已也張者設而陳之也咸池王逸朱子皆註爲堯樂奏者舉而作之也承雲王逸曰卽雲門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朱子亦莫能考定也瑗按禮記註曰黃帝樂名咸池堯樂名大章舜樂名韶禹樂名夏湯樂名大濩武樂名大武與此又不同未知孰是二女娥皇女英堯之女舜之妃也

御侍也九韶卽舜樂歌咏也言使二女侍側以歌咏九韶之樂章也離騷曰舞韶此曰歌韶者蓋樂有歌有舞單言之者蓋舉此以知彼而文互見也湘靈湘水之神也上旣言二女此又言湘靈可見九歌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乃泛指湘江之神而非指娥皇女英也明矣鼓彈也瑟樂器名令亦使也海若海神之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河伯也一曰水仙也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亦曰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蓋海若尊而馮夷卑故令海若而命馮夷舞也或曰本謂令海若馮夷

楚辭集解

遠遊

三十

袁

舞耳曰令海若舞馮夷錯文以成章也此上言聲色之樂玄黑色螭龍屬蟲泛指水中之蟲也象罔象國語所謂水之恠龍罔象是也皆指水中神物也進猶沒也並出進謂齊出沒於水中也或曰謂齊出水中而進舞於已前也蜺虬盤曲貌逶蛇蠕動貌謂玄螭蟲象齊出沒於水中而形蜺虬逶蛇可愛也蜺霓同虹屬虹雄而霓雌也說見上王逸以爲神女恐非是蓋謂玄螭蟲象之蜺虬逶蛇如蜺霓之纏繞可愛也便娟輕麗貌捷繞通纏繞之意增捷謂重疊纏繞也軒昂也翥舉也軒翥翔飛

謂遠舉高飛而輕捷可愛也此上言蟲鳥之樂音
樂總承上文也獨言音樂者省文耳博衍謂廣博
敷衍可樂者多也朱子曰寬平之意無終極謂無
窮盡也言可樂之久也逝謂遠遊也徘徊淹留也
此章蓋言遠遊方外適足以恍惚眩目蕩人心志
而南方聲色鳥獸之樂博衍無窮也如此又何必
遠逝浮游而淹留以忘歸也甚言遠遊之不可娛
而歸故鄉之可樂也是雖設詞古人謂興盡則悲
來樂極則哀生其斯之謂乎二魂之作蓋昉於此
而拓充之者耳其文體雖佳而雜以淫侈褻狎之

楚辭集解

連遊

袁

辭可謂不善學者矣寧免效顰

舒并節以馳驚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
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
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舒縱舍也并合而總之也節旌節也蓋欲歸之速
無暇於載旗建旄撰轡正策故合并其旌節之類
而縱舍之以馳驚也王逸曰縱舍銜轡而長驅也
得之矣連超越之意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
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水之淵深處曰源
北方屬水故曰清源從自也顓頊北方之帝也增

厚積也北方地寒而多水故四時常有增積之冰
歷經歷也玄冥北方之神邪徑猶言間道也間維
舊註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瓊按天有四正四隅
間維謂北隅也承上邪徑而言欲乘北隅間道以
召黔羸也反顧猶言回首也黔羸史記作含雷漢
書作黔羸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朱子曰
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瓊按黔羸黑色羸弱也字義
於水爲切此章皆叙北方之境水神是也黔與含
羸與雷聲相近而史漢訛也平路猶言除道也召
黔羸相見使之先導而除道俾無阻也曰舒并節

楚辭集解

連遊

袁

曰連絕垠曰軼迅風曰歷邪徑曰乘間維曰先平
路皆欲歸之速之甚也此言自北而南還於故鄉
也王逸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
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
國念故舊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
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惘
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經營四方全句見詩北山篇但取義小異經經歷
也營營爲也王逸九歎怨思篇注曰南北爲經東

西爲營亦通如訪仙問道鍊氣升天皆其所經歷之處營爲之事也四方東西南北也周遍也流渚也六漠六合也四方并上下爲六合易曰周流六虛屈子亦是本此斷章取義變虛言漢耳列缺王逸曰窺天間隙也朱子曰天隙電照也張衡思玄賦曰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燁其照夜註曰電也瑗嘗卽本文字義并下句降望大壑照之當從王說爲是列裂通凡物邊縫之際則裂缺也上至列缺猶俗言直到天邊耳降望俯視也大壑朱子註曰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此蓋出列

也卽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是矣觀此則知屈子雖不肯事乎荒唐之遊亦不忍混於汙濁之俗亦惟內自省察以端已之操焉而已耳洪氏曰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起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又曰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今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朱子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變盡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瑗按此篇之作矩度森嚴條理明白首叙其遠遊之意中叙其遠遊之方始於南轉於東又轉於西又轉

於北又自北而轉歸於南又終以結之有間架有
照應非苟作者惜乎千載之下讀者徒就其詞華
不尋其脉絡而展卷之間祇見其詞之重複可厭
如歷遊四方之詞使不別其條貫但以遠遊之詞
混而觀之豈不真爲稠疊而冗雜也哉蓋朱子集
註之時亦畧發其義理之趣而詳審其比興之體
無暇論其文章之妙故意不及此也此篇有十數
句與離騷相出入予嘗謂此篇猶爲和平之音離
騷多深憂憤之語離騷當作於遠遊之後蓋詞雖
同而旨則異離騷之遠遊因其道不行而欲遍訪
賢君以行其道此篇之遠遊因俗之迫阨而欲追
隨仙人以離其俗讀者不可不參考而亦不可不
察其意之各有攸歸也又按此篇方外之遊其本
意非以來者不聞爲憂已畧辯於前矣及洪氏仍
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之說雖非屈原本旨
可謂得屈子言外之意而善讀離騷者矣君子之
生末世遭處沉濁汙穢之間試一誦之而當世俗
迫阨之來可一笑而遣矣何足悲哉但大人賦非
獨不能窺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闡其
門也况升堂入室乎其所述遠遊雜亂靡統而又

剽襲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讀者有凌雲之
意蓋未嘗讀楚辭故也使武帝曾讀楚辭則讀相
如之賦如嚼蠟耳吾見其昏昏然惟恐其卧之不
暇也安得有飄飄凌雲之意乎若張衡思玄賦其
命意措詞文體間架是全篇學夫遠遊者也蓋不
過深取其意特加擴而充之反而正之耳詩家所
謂脫胎換骨而心氣之和平議論之正大又不爲
詞人靡麗淫佚之說可謂青於藍而寒於冰矣可
謂屈原之佳弟子矣古今論遠遊者未有及此故
表而出之

楚辭集解卜居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卜居

卜謂卜占也居猶處也謂占卜其所處事務吉凶之宜也蓋撮通篇之大旨以立題名王逸曰屈原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卜已居世何所宜行以定嫌疑故曰卜居朱子曰屈原憫當世之人習安和佞

楚辭集解卜居

違背正道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祝氏曰此原陽為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著龜以決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廬云自屈原假為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

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律觀此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騷矣瑗按此篇王逸以為實有是事朱子而下以為實無是事俱未盡善瑗嘗反覆熟讀玩味指歸而竊評之以為屈子於是非可否二者之間無疑於心而必不卜之於神明其說尚矣今觀太卜氏姓名具載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懸空假託之類也亦明矣夫所謂鄭詹尹者其或當時之隱君子如嚴君平之儔歟觀屈子所問之詞似以詹尹為知己者而詹尹所謝之詞似亦為知屈子者

楚辭集解卜居

其或當時尋訪談論之間偶及此事而屈子遂述其問答之意以成此篇也若以詹尹比之於子虛上林等號恐非也嗚呼詹尹得附楚辭之末而流傳千載幸亦大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屈姓也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與昭景三家皆楚之族原名也太史公屈原傳曰名平而字原瑗按此與後漁父篇屈原皆自稱曰原蓋古人質直多自稱名未有自稱字者則名原而字平也

審矣詳見離騷蒙引茲不復贅放流也置也放流安置於此使不得去也三年者紀其時以見放之久也見謂見君也竭亦盡也竭智者効其才力也盡忠者輸其誠懇也蔽鄣於讒謂君之聰明爲讒人所蔽鄣而竭盡之心不得上達此所以一放而遂三年不得復見也煩憤懣也亂眩惑也此段首二句言見放之久次二句言見放之由末二句又承上四句言欲往見太卜之意也皆爲屈子自述之詞以爲下文往見太卜問答之張本非對太卜而言者也

楚辭集解

上居

三

袁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太卜掌三筮之官名也周禮有太卜氏蓋以此官名推稱其人耳未必實爲是官也鄭姓也詹尹名也或曰字也屈原既以先生稱之不當斥其名也其說亦通今無所考其人矣曰屈原詞也余原自謂也有所疑泛言之指下八反之事也先生者學士齒德俱尊之稱指詹尹也決者斷其疑也此段乃屈原既見太卜而求卜之詞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端正其積也策謂著莖神草也正之將以爲筮也

拂拭其塵也龜謂殼板靈物也拭之將以爲卜也曲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古人大事則著龜相襲亦先筮而後卜也此並言著龜而題只云卜居者蓋對舉則當分而單言亦可該也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蓋詰其卜筮之事也此段乃詹尹承屈原之告故敬其事以盡職而究其故以行事也瓊按原稱尹爲先生尊之之詞也尹稱原爲君者親之之詞也一問一答姓名著而稱謂明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比也可見矣安得謂實無是人而擬之以子虛上林之作乎故謂原之實無疑於其心可也謂詹尹之實無是人不可也

楚辭集解

卜居

四

袁

屈原曰吾寧悃悃欬欬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此下至誰知吾之蕪貞皆屈原承詹尹之問而告之故者也曰寧曰將者設爲兩端不決之詞也乎者亦疑詞也下倣此悃悃朴質貌欬欬忠誠意朴者言乎外之悃悃也忠者言乎中之欬欬也勞猶慰也往來謂賓客之往來也無窮猶言不已也送往迎來亦治國之大經而屈子鄙之者蓋謂專事逢迎者言之也讀者不可以詞害意此段言存誠

作偽者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夫忠厚乃長者之風而不失爲古君子逢迎乃趨媚小人之尤者其心術邪正之不同亦昭昭矣又何疑乎然世之忠厚長者恒以直道致忤姦雄之意而受禍趨媚小人每以諛佞而得權勢之懽心以享福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太史公作伯夷傳而深疑天道報施之謬戾亦屈子卜居之意也志士幽人千古同憤豈特悲一己之私而已哉嗚呼使世之猿諂狐媚之徒倘讀此篇莫不汗流浹背面赭如醺而庶乎有以發其羞惡之良心

楚辭集解

卜居

五

袁

少變其奴顏婢膝之態此屈子立言垂教之本意也五臣曰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洪氏曰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而以問詹尹何哉世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吾所謂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誅猶斬也鋤猶耘也皆去穢助苗之名鋤非農器名也草茅者稂莠蒿菅之類害苗者也力耕謂竭

力耕田而非惰農也誅鋤草茅乃力耕之事游遍

謂也大人王逸曰貴戚也五臣曰謂君之貴幸者朱子曰猶貴人也豈皆指在位有權勢者言非謂有德之大人也成名謂謀延虛譽以資進取也非君子去仁爲乎成名之成名也游說大人乃成名之事此段言務本逐末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夫力耕者恒餒在其中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宦游者每得美譽而享高爵重祿以肥榮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嗚呼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蘇張范蔡之徒終受裂尸折脅之苦有志者幸毋疑焉苟能於此篇常常諷誦而玩味之將見正大光明之心

楚辭集解

卜居

六

袁

當如火燃泉達道然而自生而魑魅魍魎之念亦且冰消雪化渙然而潛釋矣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正言正大之言如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也諱忌也忠言逆耳人多忌聞守正君子則冒天下之諱而不顧也危身謂囚貶刑戮之事貨財饒曰富爵祿崇曰貴此段言捐軀畏死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嗚呼繩愆糾謬而匡君愛國者恒遭遷謫放逐刀鋸閹鑊之慘而與世浮湛逢君之惡者每安享富貴以終天年此又事理

之不可推者也離騷曰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屈子之無疑於此也決矣讀者詳之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管粟斯喔咻儒兒以事
婦人乎

超然無所顧慮之意高舉猶遠去也保真謂保全
吾之天真而不貪饕於功名富貴以決性命之情
也呢管粟斯言語瑣碎貌喔咻儒兒勉強笑貌
二句謂以詞色求媚於人也曲盡小人之情狀事
婦人蓋以男子求媚於婦人之憐愛以比小人求
媚於權貴之眷顧也朱子謂指鄭袖非是五臣曰

楚辭集解

七一

袁

謂謂君之所寵者意亦未盡大抵此與下一節俱
承上三段而總言之語君自在其中矣或曰豈可
比人君於婦人乎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孟子且以寇讎比君屈子之言又
況爲泛論之詞而非直指君也抑何傷乎此段言
遺榮固寵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吉凶從違之
意倣前不贅後段亦皆隨文會意可也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
極乎

庶幾不貪污也正直不邪曲也自清承上四德而

言突梯滑稽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也韋柔軟也
潔極王逸曰順滑澤也五臣曰同諛諛也意雖是
而訓詁未詳朱子曰或疑潔作絮如大學絮矩之
絮謂圓束之也極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絮
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瑗按此三句字頗
難解姑從舊說或是當時楚之方言耳嘗聞之師
曰三句蓋以油漆匠爲喻也潔極謂粉飾其屋宇
舉極以見餘也乃油漆匠之事梯稽脂韋乃油漆
匠所用之器物也突者高撐之貌梯卽今俗所用
之階梯欲潔極之高處則用之也突梯潔極非手

楚辭集解

八

袁

脚利便身體輕弱者不能也滑如字謂滑溜也舊
音骨非是稽卽匠氏所用油漆之刷名或以樹皮
爲之或以鬚髮爲之或以皮革爲之脂熟油也指
油漆之類韋熟皮也卽所以爲刷者也瑗謂此說
雖近鄙淺却於字義穩順明白而舊說皆求之於
遠故解多揣其意而失其詳也聊附所聞以俟博
雅者訂焉此段言清脩汙濁之相反疑而不能決
者也又按能朴忠者能力耕者能正言者則爲保
全清貞之士矣善逢迎者善宦游者言從俗者則
爲事婦潔極之流矣有志向上者其於二者之間

可不慎其所從違而以一時之吉凶禍福遂失其守哉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倫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並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昂昂出群貌駒馬子也千里駒謂雖未壯而可致千里以見才力之殊絕也漢武帝謂劉德爲千里駒語本諸此泛泛不定貌鳧野鴨也上下猶浮沉也全軀亦指鳧而言騏驎駿馬名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抗高舉貌軛車轅前衡也駑馬謂

楚辭集解

上居

九

亥

駑駘之庸馬也迹跡跡也鵠俊鳥名其色黃故曰黃鵠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翼翅翎也雞鷺凡鳥名鷺卽今人所養之鴨也此三段又卽物之相反者以申喻前五段之意也爲士者苟能朴忠能力耕能正言而保全清真之德則爲千里駒爲騏驎爲黃鵠也苟善逢迎善宦游善從俗而務作爲事婦絜楹之態則爲水中鳧爲駑馬爲鷄鶩也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必有能辯之者學者勉之慎之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朱子曰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瓊按此上八條相反之語若天地之四方而不可易若黑白之易明而無可疑者也又何吉凶從違之不可決乎欲必就詹尹以卜之乎嗚呼屈子非真有所疑於此而不能決也也有所激而設言之耳蓋悲憤之中假此戲劇之文以自憫也歟讀者幸毋泥焉可也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譏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然今誰知吾之庶貞

此段述世俗顛倒錯亂之弊而因以自嘆之詞也

楚辭集解

上居

十

亥

蟬蟲名蟬翼至薄其輕可知矣三十斤爲鈞五權之最重者也千鈞得三萬斤其重可知矣鐘樂器名黃鍾謂鐘之律中黃鍾者器極大而聲最闕其貴可知矣毀謂擊而碎之也棄猶擲也無足曰釜鍋屬也以瓦爲之其賤可知矣或曰釜當作缶聲相近而訛也亦通雷鳴謂拊而擊之其聲之鳴如雷也亦設言耳朱子謂妖怪而作聲如雷鳴也則以爲實如雷鳴矣恐非是張自侈大也左傳曰隨張必棄大國譏人高張謂小人得志在位而妄自尊大也賢士無名謂君子不用而屈伏巖穴也吁

嗟者慨嘆之深也默然者無言之至也皆不自得意之詞此段屈子既述已之所疑而因自太息渾濁之世莫知輕重貴賤小人顯而君子晦故無知已之操守者也嗚呼問卜之詞未畢而濁世之嘆隨興然則屈子豈真有所疑而不能自決其從違也哉或曰屈子之無疑於是也久矣而此猶云云者其亦不平之鳴歟何其隘也曰是不然孔子之於莫我知而道不行也猶屢致意焉蓋古之聖賢之立心要非世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而爲一身一家之計者比也又何嫌乎詩曰知我者謂

楚辭集解

卜居

十一

袁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聖賢行道濟時之本心而常情烏足以測識之也哉公山欲往子路不悅去齊弗豫充虞致疑况望其他耶仲尼曰知我者其天乎屈子之心事舍彼蒼蒼又誰足以知之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舍也獨言策者省文耳蓋古人大事先筮而後

卜言釋策則龜可知矣謝辭也有所六句泛言也

須以意會只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之意以明

龜策雖神靈而足以冒天下之道斷天下之疑然亦不能知屈原所問之事故但勉之以直行已志可也夫屈子卜之於心而不待假之蓍龜也審矣其蓍龜之枯莖朽殼而不能知屈子之心事也必矣但詹尹辭謝之言微婉可愛而且勸屈子之不必變易所守其與漁父教之以與世推移也不亦大相遠乎嗚呼詹尹亦賢矣哉或曰用君之心二句應前心煩意亂數神二句暗指龜策亦通

楚辭集解

卜居

十二

袁

楚辭集解漁父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漁父

取魚之人謂之漁父甫同男子之通稱漁父者猶言樵子牧兒獵師農夫之號耳題曰漁父蓋以人名篇也或曰當時隱遁之士或曰屈原假設之詞瑗嘗讀論語憲問微子篇觀其備載晨門荷蕢楚狂沮溺荷篠丈人之事因思前代往往實有是人亦足以證此篇非特屈子之寓言

楚辭集解 漁父

一

東

也若人也其亦楚狂荷蕢之流歟惜乎姓字不傳於世而今獨賴此篇猶能使千載之下得以想見其爲人漁父何以得此乎今觀其言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若知愛重屈原者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莊子雜篇亦有漁父雖其格調不同而一問一答綽有條理瑗按莊子與屈子同時要非倣此而作之者但未必如此之實有是事與是人也蓋屈原本誠慤之士而莊周乃荒唐之流觀其人可以知其文讀古書者不可一概而相量也文章辨體曰格轍與前篇同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卜居篇云既放三年哀郢篇云至今九年而不復

此但云既放不紀歲時蓋被放之初之所作歟太

史公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

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

之亦足以證其爲初放之作也然觀此則可以知

諸篇非一時之所作而讀者尤不可不考其時之

先後也不敢輕移次第姑仍舊序讀者詳之江潭

泛指江南耳今湖湘漢沔之間皆可謂之江潭蓋

楚本水國故既曰江潭又曰澤畔水之所聚曰澤

楚辭集解 漁父

二

東

或曰地名指雲夢也畔岸也行吟且行且吟也顏色見於面者憔悴鰥黑形容舉身而言枯槁瘦瘠貌屈原既被放流於江南故遨遊吟咏於寬閒寂寞之濱聊欲攬其憤懣耳然而念君憂國之心自不容已故遂至於憔悴枯槁之甚也此屈子自叙以爲下章漁父見而問之之張本云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見而問之蓋漁父時遇屈原於野觀其羸憊因恠

而訊焉子指屈原三閭大夫官名也其職掌王族

姓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有昭屈景三姓

故曰三閭大夫三閭言三族也與驚疑之詞故由也斯此也至於斯言野處而身憊也漁父詰問屈原既爲三閭大夫乃有官守爵祿者當在於朝矣何由放逐困窮而至於此乎漁父非知之而故問也蓋漁父隱者也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見屈原而驚問焉然則何以知其爲屈原也蓋屈原乃楚國之豪傑漁父亦嘗慕之若孔子周流四方遇之者鮮不以爲孔丘也蓋君子之與俗流其必有以異者矣又何足怪也雖然非漁父又曷足以識之乎

楚辭集解

漁父

三

袁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此屈子因漁父問而自述其見放之由也清比已之潔而濁比世之穢也醒比已之明而醉比人之昏也清濁不同流醉醒不同趣邪正不並立忠佞不相容以屈子之獨操而仕壅君處亂朝安得而不見放乎漁父恠而問焉其惜之之意深矣璦嘗謂孔子去魯尚假於膽孟子去齊不斥其故今屈子見放乃不引慝自負而顧歸咎於人且多憤詞若將舉一世而不足與處有高飛遠舉願棄人間

之意何其隘也雖然人之所慕不同立志各異夷齊餓死奚益於君比干剖心何補於國亦各行已志焉耳若屈原者律之以聖人之道雖不敢謂一脔合然述其行事察其存心豈非一世之高士千載之偉人歟其文章之妙特緒餘土苴耳雖然若無此編則原之心事不得白於天下後世而盛名亦不能如是赫赫膾炙人口歷萬古而不磨也孔子四教以文爲先周公元聖多無材藝文章雖一小技於道未爲尊也又豈可少乎哉後世有孔子刪詩則離騷必不忍廢矣學者宜熟玩焉

楚辭集解

漁父

四

袁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深思遠舉自令放爲

此漁父見屈子歸咎於世人而因諷其爲自取也凝滯固執也推移圓轉也泥汨之也揚撓之也泥泥揚波欲其與世混濁而不必獨清也餽食也飲飲也糟酒滓也餽薄酒也餽糟飲醪欲與衆同醉而不必獨醒也深思言其用心太過也遠舉言其遠離人群也自令猶言自取也皆反上章屈子之言璦按漁父雖引聖人以進屈子要其本意蓋欲

屈子和光同塵與世浮沉而已非聖人應物無滯處世行權之妙用也夫漁父者亦清脩隱逸之士又豈肯爲此哉蓋知屈子獨行之志固結而不可解特言此以寬之誘其明哲以保身耳嗚呼漁父愛惜屈子之心於是乎益切矣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此屈子承漁父見諷之言而因直表其志必不能變也沐浴二句古有是語屈子述之以起下文故曰吾聞之謂聞之於古也沐濯髮也以指輕擊之

楚辭集解

漁父

五

袁

曰彈浴澡身也以手急拂之曰振新沐浴畢冠必彈而後戴衣必振而被此人之常態理之所必然蓋欲祛其盆氣而潔淨耳非作意而爲之也古人此語蓋亦比人之自新者不可不脩飾也察察明之至也汶汶昏之極也然則屈子以自新之身其不肯受外物之汙也必矣安得不彈而振之乎是屈子之深思高舉非立異也自脩之宜也其所以獨清而獨醒者非不能與世推移而凝滯於物也蓋不欲受物之汶汶而免已也其所以見放者非自取也理勢之所必至者也若屈原者其得伯夷

之清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觀屈子察察之明皓皓之白不肯少相假借而蒙世俗一毫之塵埃可謂得之矣琰又按樂府遺聲有沐浴子曲雖或本於此篇之言亦足以證前二句爲古語也李太白沐浴子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是全襲括屈子之詞而反之說者以爲此太白涉難之後之所作者故深有味乎漁父之言也嗚呼屈子之時猶欲直行其道而太白之世至欲深藏其輝亦可以觀也變矣荀子不苟篇云

楚辭集解

漁父

六

袁

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械械者哉韓詩外傳曰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礪礪容人之混汚然見第一卷語皆倣諸此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赴往也湘江名人爲魚所食猶葬於魚腹中也皓皓潔白之至也蒙冒也塵埃污穢也混泥揚波而混濁鋪糟歠醢而醢醉者此世俗之混混於塵埃之中者也屈子又言寧往投水而死爲魚所食亦

所不恤必不肯以清白之身而冒彼世俗之汙穢使免已也嗚呼屈子死且不恤而况放乎而况憔悴枯槁乎此章卽申言上章之旨詞加厲而志愈堅剛意獨至而情益悲矣其不肯與世推移也決矣瑗按此語卽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寧死於道路之意蓋古人自誓之詞每每如此非真欲赴水而死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莞微笑貌全句見論語陽貨篇鼓動也枻船旁板

楚辭集解

漁父

七

袁

也所以護船使不損壞也舉棹刺船則板動故曰鼓枻或曰鼓扣也謂扣枻以節歌也滄浪水名在漢沔之間纓冠系也遂去屈子申紀漁父歌罷遂鼓枻遠去而已不復得與之言也或曰蓋屈子自言已別漁父而去不復與之言也漁父因上章屈子之言而知獨行之志決不肯變故不復再言於是笑歌而去自適其適也屈子之意亦自謂各行其志去耳復何言哉夫漁父獨歌滄浪之曲者何也瑗按滄浪之歌詳見孟子離婁上篇其來遠矣其旨明矣蓋諷屈子見放實自取之也其所以諷

其自取者非諷其自取見放也諷其既見放矣道旣不行矣則容與山林可也浮游江湖可也又何必抑鬱無聊之甚以至憔悴枯槁其身哉此則漁父之意也雖然漁父之意未可盡非而實出於愛惜屈子之至情要之屈子念君憂國之心有不容自己者其心事之幽深微婉固非漁父之所能到亦非漁父之所能知也嗚呼觀漁父遇屈子之初始則恠而問之中則寬以解之終則歌以諷之眷戀悵切而不忍遽去其愛屈子之心亦已至矣屈子旣答其由再表其志而又申言其詳從容反覆

楚辭集解

漁父

八

袁

而不肯輕扼其待漁父之意亦已厚矣洪氏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離騷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離騷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楊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瑗按洪氏所論雖爲

文章而設無繫此篇之旨可見屈子文章爲詞賦之祖其妙處後世且不能窺見其一二况其義之與乎因採附於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楚辭集解漁父卷

楚辭大序

新安 汪 集

離騷解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無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拜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

楚辭大序

見是而無悶闕睢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譏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繄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寗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政與正同經義所載謂之無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

謂不能

離

離騷者

列上官

以忠信

明已遭

君不明

故作離

之失以

人拘之

楚辭大

又作九

原死之

楚

叙曰昔

刪詩書

門人三

其後周

楊墨鄒

或以明

憂愁獨

思憤

人不見容納忿恚於臂反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

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

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

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諷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

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

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已怨刺其上

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

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

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翺佩玉瓊居也夕攬洲之宿莽

楚辭大序

則易潛龍勿用也騶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

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

益多者其識遠一作多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作丘字

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提則其儀

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

百世無匹一作世一名垂罔極永不可刊滅者矣一作也

楚辭總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云雖非明智之

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

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

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

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

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

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

騷曰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

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

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

楚辭大序

智矣山南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

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

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

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

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

風者雖泥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

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

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

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涸滑而竟兮彼將自然晝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

楚辭大序

六

朱晦菴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况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楚辭大序

七

辯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故以軒
翥諸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排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蟬蛻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一作然淫而不緇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懣沈江昇滄
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昇滄等事正與左氏崑崙
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
騷之文依經立義駢虬乘騷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

楚辭大序

八

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爲儀表所謂金相
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
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
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
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
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
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
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
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
隆求宓妃鳩鳥媒妓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
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
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
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應麗之賦勸
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
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
考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
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環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楚辭大序

九

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一作獨任故能氣往轢古辭
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
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諱伊而易
感述離居則愴悵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
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公波而
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
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憑軼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
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欸唾可以
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煙一作雲
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洪興祖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
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
輿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離
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無之矣又曰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爲淮
楚辭大序

洪興祖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
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
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遊於弟枚乘鄒
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
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
楚辭

六義

朱晦菴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
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
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
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
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
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辯
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
也楚人之辭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
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
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
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
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
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
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
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
少而比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
不察也

楚辭集注序

朱晦菴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懣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故臣屏子怨妻去婦拉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楚辭大序

十二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

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憂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掘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惻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重刻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

楚辭大序

十三

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潔其行廉其矯辭逸調若乘鸞駕虬而浮游乎埃壙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槩轍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爲之章句朱洪興祖又爲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自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

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迺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之註釋辯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邑繼繼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己顧書坊舊本刻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

楚辭大序

十四

及承乏派臺公暇與僉憲吳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補其缺命工鐫梓以傳旣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

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爲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成化十一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旣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盱江何喬新書

重刊王逸註楚辭序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

楚辭大序

十五

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觀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卽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情也若天問招魂謠怪奇澁讀之多未曉析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決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余因思之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註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

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証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絕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為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以其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為政可知也已

正德戊寅夏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 兼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楚辭大序

楚辭大序

十六

楚辭小序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

離騷經

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羊姓景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騷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羊姓楚有景屈原序其譜屬差漢從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 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

楚辭小序

臣靳尚王乃疏屈原作楚辭一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譏表

邪一作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

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

徑一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

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

辭也顏師古云援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

也遠說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弄澆之敗

非是 故上說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弄澆之敗

與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

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

一作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

齊齊與楚從親患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交

質事楚詳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請詐懷王今絕齊者乃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屈原放在上官大夫矩屈原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汨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各為屈潭屈原自沈處離騷之文係詩取典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屈也一作切密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一作飄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嚴而朗一作楚辭小序

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一作問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後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於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國不能過規矣

朱子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昭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楚至漢皆從關中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事臣新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班固曰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其詞專而各之耳非原本意也班固曰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懷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西北去縣三十里各為屈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寧鄉縣

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澹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吳訥曰離騷也擾動曰騷晦翁云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懷王為三閭大夫與王圖政鑒察群下應對諸侯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新尚妬其能譖之王疏屈原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下序桀紂羿澆冀君覺

悟是時秦使張儀誘懷王俱會武關原諫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拘留不遣卒死於秦襄王立復聽譏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九章遂遊卜居等篇冀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危亡遂赴汨羅之淵目沈而死見文章辯體

九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九歌蓋出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無字屈原放逐窺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

楚辭小序

四

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歌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各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篇部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韶舞兮聊假日以翰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辨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之寃結託之以下皆出於此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文詞意周章雜錯

朱子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靈判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

更定其詞去其太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嫵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具訥曰祝氏曰楚俗信鬼好祀每使巫覡作樂以娛神俗陋詞俚原更其詞以其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比吾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諸篇皆賦而比然賦比中又兼數義晦翁云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

東皇太一

楚辭小序

五

洪興祖曰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大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太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群靈乘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

至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爲災

朱子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吳訥曰太一天之貴神祀在楚東故曰東皇○全篇賦而比也

楚辭小序

六

雲中君

洪興祖曰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朱子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

吳訥曰雲神也○賦而比也

湘君

洪興祖曰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

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楚辭小序

七

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朱子曰說見篇內○此篇蓋爲男主人事陰神之祠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之失爲尤甚今皆正之

吳訥曰堯長女舜正妃娥皇也舜崩蒼梧二妃死湘江間黃陵有廟○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與興而比之義

湘夫人

吳訥曰堯次女舜次妃女英也○與前篇比賦同至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又屬興矣

大司命

洪興祖曰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秉清氣兮御楚辭小序

八

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中宮少神明矣

朱子曰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星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具訥曰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宮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賦而此也言人生貧富貴賤神實司之非人能爲所以順受其正者嚴矣其又雅之義歟

少司命

朱子曰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

東君

具訥曰此司命其文昌第四星歟○首兩章興也中間意思纏綿處似風未段正言稱贊處又似雅興頌然全篇比賦之義固已在風興雅頌之中矣○祝氏曰前篇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爲主祭者之詞此司命陽神而少卑故爲女巫之言以接之篇末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爲下民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楚辭小序

九

有東君

朱子曰今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具訥曰迎日之祭也○賦也似不兼別義却有頌體

河伯

洪興祖曰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水夷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東之所都居水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文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

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朱子曰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吳訥曰賦而比也晦翁云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眷眷之無已也原豈至是而歎君恩之薄乎

山鬼

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靈淮南曰山出嘯陽楚人所

楚辭小序

十

祠豈此類也

朱子曰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邪○今按此篇文義最爲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旣章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脩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

初未忘我而卒困以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騷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

他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

吳訥曰賦而比也○祝氏曰前諸篇皆言人慕神比臣愛君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以鬼喻已而爲鬼媚人之語凡言余與我及若有人山中之類皆托鬼自喻言子與君及所思靈脩美人公子之類則况君也反覆曲折蓋言已與君始親終疎今君雖未忘我而卒困於讒已終拳拳不忘君也

國殤

楚辭小序

十一

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

殤

朱子曰

前

禮魂

洪興祖曰禮一作祀魂一作魂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朱子曰

前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彷徨山

澤一作經歷陵陸嗟號昊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瑋儻

僂一作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休息其

下仰視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以潔憤懣舒

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

云爾序一作叙

又曰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

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

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一作

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一作

楚辭小序

十二

解詞一作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上莫孔下平

水也一作故厥義不昭微指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

作一作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

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洪興祖曰天問之作其旨達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

事物之變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

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

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耶

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和人耶吾之用捨天耶

人耶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

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

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

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

九章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楚

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史記云上官大夫

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

則九章之在頃襄時也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

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

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卒梓文作碎離經之詞

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十三

楚辭小序

朱子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

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

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

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

偏強踈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

不能已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吳訥曰說從

惜誦誦從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以忠信事君可質於神明而爲

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朱子曰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吳訥曰賦也晦翁云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

涉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數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偃楚辭小序

十四

也
吳訥曰賦而比也

哀郢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吳訥曰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陳謂之東郢。賦也有風義

抽思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朱子曰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爲名

吳訥曰賦而比也所謂少歌倡亂皆是樂歌音節之名

懷沙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十五

朱子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吳訥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賦而比也

思美人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已也

吳訥曰比而賦也

惜往日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僭爲信卒見

放逐無以自明也

吳訥曰此章賦多而比少

橘頌

洪興祖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各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吳訥曰此章雖曰頌橘之德其實比賦之義原蓋自比其志節云

悲回風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楚辭小序

十一

吳訥曰此章比而賦賦而比蓋其臨終之作出於發亂迷惑之際詞極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罔極章皇山澤一作偉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脩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一作秀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詞焉

洪興祖曰古樂府有遠遊篇出於此

朱子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嘆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早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爲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吳訥曰祝氏曰此篇雖託神仙以起興而實非興舉天地百神以似比而實非比原之作此實以往者弗及來者不聞爲恨悲宗國將亡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死以觀國事終久何如耳故其辭皆與莊周寓言

楚辭小序

十七

同有非復詩人寄托之義大抵用賦體也後來賦家爲閎衍鉅麗之辭者莫不祖此司馬相如大人賦其辭尤多襲之然原之情非相如所可窺也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一作履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一作節已執一作忠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異聞異策一作要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五臣云卜所居

朱子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和依違背正道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吳訥曰祝氏曰賦也中用比義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著龜以決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盧云自屈原假爲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楚辭小序

楚辭小序

十八

漁父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洪興祖曰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稱康高士傳或採楚辭莊子漁

父之言以爲實錄非也

朱子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吳訥曰賦也格轍與前篇同漁父蓋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楚辭小序

楚辭小序

十九

離騷索引目錄

卷之上

題名

譬喻

帝

高陽

苗裔

朕

皇考

伯庸

攝提

惟維唯

庚寅

降

初度

正則靈均

名字計六條

內美

索引目錄

能

鳳

紉

秋蘭

佩

汨余若將不及二句

拳攬

阡

宿莽

日月春秋

草木零落

美人

遲暮

撫壯

棄穢

此度

三后

純粹

衆芳

申椒蘭桂

在荏

遵道得路

猖披

黨人

幽昧險隘

憚殃敗績

奔走先後

踵武

荃

齋

蹇蹇

舍

九天

正

靈脩

黃昏二句

羌

成言

他化

九畹百畝畦

索引目錄

量人

索茹

老

脩名

朝飲夕餐

落英

顛鎮何傷

水根結茝

落榮

矯

蹇

非世俗之所服

彭咸

彭咸辯附說

屈原投水辯

附說

民

艱替

朝諝夕替

人心

謹詠

追

忱驚悵

溘死流亡

攘訴

悔相道章

陸離

昭質

人生各有所樂

女類

申申

姁節

憑歷

南征

陳辭

九辯九歌

五子

羿

貪夫厥家

羿澆之事

倂規矩而改錯二句

錯度

侏條

時態

前聖所厚

椒丘

芳澤

往觀四荒

好脩以爲常

嬋媛

鮀

節中

沅湘

重華

啓

夏康娛以自縱

縱巷

泥

狐家

罪羿論

蒙引目錄

三

逢蒙論

殷

差頗

聖哲茂行

卷之下

瞻前顧後一章

覽余初

茹蕙

陳辭

乘驚

寓言總論

蒼梧

靈璫

咸池

逍遙相羊

雷師

夜御

高丘無女

豐隆辯

屏翳辯

菹醢

循

錯輔

貼

量鑒正柄

襟

耿

湓埃風

朝

懸圃

羲和

若木

望舒飛廉等號

霓

問風

佩詒

處妃

結言

蒙引目錄

四

寒修	在理
繡繡	窮石消盤
四極	佚女
鳩	鳩
鳩鳩取喻	猶豫
鳳凰受詔	二姚
理弱	蔽美稱惡
閨中二句	懷朕情二句
終古	蓂莢
筵筵	靈氛
占	占慕
兩美必合	孰信脩而慕之
故宇	眩曜
黨人	服艾
蘇糞壤	充帟
瑾美能當	靈氛吉占二句
巫咸	夕降
懷要	椒精
翳	九疑並迎
迎故	皇

升降上下	求合
皇陶	能調
行媒	傳說操築
傅巖	呂望鼓刀
霜威	未央
鴛鴦	偃蹇
蔽折	蘭芷變而荃蕙化
茅蕭艾	莫好脩之害
余以蘭為可恃以下十二句	委厥美而歷茲
化龍	委厥美而歷茲
求女	和調度
周流觀乎上下	余飭方壯
歷吉日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羞	瓊枝之屬
羞	精
康	振
崑崙	雲霓
玉鸞	天津
旂	沅沙
赤水	塵

不周

指

电

九歌九韶

陟陛皇一章

左轉

待期

軟

假日

亂

目錄

七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

新安 汪瑗

玉璣

離騷篇

題名

史記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謔諂之蔽明也邪正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曰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班固曰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應邵註史記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註漢書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氏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朱子辯證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瑗按釋文舊本無經字經字為後人所增無疑洪氏之說是也至若離騷二字則王逸之說得屈子命題之意而顏應二家皆承班固之說班固之說非也朱子取之未之深思耳詳史遷之意亦但以

憂字訓騷字而離字未嘗訓詁考其所以蓋離憂二字乃出於山鬼篇曰思公子兮徒離憂史遷是借彼以釋此然山鬼篇之意亦是言思公子離別之憂耳五臣及朱子并山鬼篇亦解作遭罹之意皆執乎班固之說故也是史遷亦解作離別之意而解作遭罹之意者自班固始也楚辭中如進不入以離尤恐重患而離尤屈子未嘗不用遭罹之意而此離騷之離則非也今考舊說自離騷至漁父二十五篇皆爲屈原所作其命題之意曷有不本於篇中之說者乎此篇中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二字之所以由名者也不亦明白之甚乎又何必旁取而深求之也哉若謂明已遭憂而作此辭則二十五篇爲遭憂之所作者多矣而總稱之曰離騷可也又奚必篇各有題名乎至今世總名楚辭爲離騷者亦自後人始也非原本意也或舉首篇亦可以該之耳猶孔子亦曰師摯之始開睢之亂是亦以開睢稱全詩也稱楚辭爲離騷者不可不知此意

譬喻

朱子辯證曰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

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卽詩所謂比也若處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瑗按凡楚辭中所言草木鳥獸誠有所取譬者亦有無所取譬者王逸一概盡求其義則失之鑿矣朱子此辯甚是讀者尤不可不知也

帝

楚辭家引離騷篇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是帝者本天之號也人君爲天下之主宰故亦謂之帝王逸曰德合天地稱帝是又推本於德而無地言之其說深而闊矣然上古聖人之取此義建此名也蓋欲人君之顧名思義體天地之心以主宰乎天下耳豈特爲侈大誇詡之詞而已哉故後世雖爲王天下者之通稱而履帝位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高陽

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蓋高陽本地名顓頊氏由此發跡

建都故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如高辛氏唐虞氏皆然此雖無繫大義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自

苗裔

王逸曰苗胤也裔末也意雖是而二字之義欠明且獨以苗爲胤也詞亦支離何不曰苗裔胤末也總釋之爲善朱子曰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其說精矣蓋古人取字必有義意必有來歷讀書者不可不尋究其本源若只識大義奚爲不可然必知此而後有味也又嘗聞之師曰苗者凡草木之萌

楚辭卷引

離騷篇

四

上

芽皆是是苗者草木之杪也有根蒂而後有杪裔者凡衣裳之邊際皆是是裔者衣裳之末也有本領而後有末猶人有祖宗而後有子孫子孫之於祖宗其世相去遠矣杪之於根蒂末之於本領其形相去遠矣故以爲遠胤後嗣而世代不可卒數者之通稱也按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晁孫晁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而雲仍以後不可復名矣今人亦以雲仍通爲遠末子孫之稱然則所謂苗裔者蓋自雲仍之後雖千百世皆可通之也

朕

按楚辭諸篇其自稱之辭曰朕曰余曰吾曰予曰我五字參錯互舉所稱非一然稱朕者頗少蓋不過因其文從字順而隨所言之耳無異義也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按嘗因蔡邕之說至秦始皇乃獨以爲帝王之尊稱後遂因之迨今不變考之戰國以前諸書誠然亦足見古人之朴實而末世之彌濫也嗚呼自漢以來襲亡秦之故事者多矣豈獨此哉此雖一字之微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世變也

楚辭卷引

離騷篇

五

上

皇考

詩周頌曰假哉皇考曰於乎皇考曰休矣皇考所稱不一而足王逸註乃獨引既右烈考一句以證之雖曰烈考猶皇考也然不應舍皇而援烈此則王逸之疎也王逸曰皇美也朱子詩註曰大也或無曰美也按詩曰假者言其大也曰休者言其美也皇字必無此二義始備然亦不獨考可稱皇曰皇天曰皇祖曰皇王曰皇后等項皆稱之大抵皇乃贊美之通詞

夫詩稱文武之君爲皇考而屈子亦以之稱其父也
可見古者亦上下共之而今則爲人君先帝之專稱
矣其亦始於秦歟禮曰生曰父死曰考故父死稱考
考者老而壽之稱謂父得壽考以善終也洪範曰考
終命是矣瑗又按書曰大傷厥考心易曰有子考無
咎似又於父之生時亦可稱考也然則生曰父死曰
考者豈周公制禮時所定歟故禮可以別嫌明微此
類亦是也又按屈子作離騷時稱皇考則父已死而
已之年亦既老矣故篇內及諸篇往往嘆日月而嗟
春秋亦見屈子之仕當不在少年晚而出仕仕而不
達世無知己志屈道窮此離騷之作所以不容已也
此說雖無關於此章之義然讀書之法須當要此等
會悟處方有商量

伯庸

王逸以伯庸爲屈原父字五臣以爲屈原父名洪氏
辯之曰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瑗按原父之名雖
無所考以理揆之要以爲字者是也古人以子字父
以弟子字師非必推尊之意以爲諱其名足矣亦可
以見其質也今人平交相稱以字猶以爲褻焉况父
師乎又可以觀世變矣

攝提

朱子辨證曰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
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
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
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
而註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
提貞於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
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
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
註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瑗按朱

楚辭彙引 離騷篇

七

上

子之說援據甚精然攝提格爾雅及太史公天官書
曆書皆有之天官書曰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
有三星四星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
時節故曰攝提格然則所謂攝提格者亦因攝提之
星而名其歲者也曆書亦有閏餘垂次孟陬殄滅攝
提無紀曆數失序之文索隱所補三皇紀曰天地初
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以木德主歲
起攝提索隱亦是採集衆書非出臆說由此觀之可
見古人之用歲名也亦有去格字而言之者矣近代
天學士王守谿曰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

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王逸之說當時亦必有據而况閏失歲差愈久而愈不可窮也朱子謂以今考之歲未必寅恐亦不足以證之但據屈子本文解之可也然今據本文而觀之又似可以兩通焉瓊又按攝提格三字之義說者多欠明白太史公之意是謂大角兩旁各有三星如閏足內曲共相勾攝故名之曰攝提也元包命曰攝提之爲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於下也此以解提字則可而大角乃天王帝坐廷也攝提之星豈可携之云乎其說不可以爲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八

上

訓也古人雖一字之微而取之必有深義義必當理而可以垂訓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此類亦是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其說得之矣夫以人君大臣之象而取義豈可名之而不可言之而不可行乎李巡曰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亦非是索隱曰格至也言攝提隨月建至故云格也似矣而未盡也蓋攝如舜攝堯周公攝成王之攝論語官事不攝之攝提如今言提調之提有左右之意格者至也正也蓋謂六星夾輔大角之兩旁大角則居其

所而不動而六星蕪攝而用事以提調乎衆星常當斗柄之所向以建立四時八節而成歲功所謂恒指中氣而不失其至正者也此攝提格之所以名也攝無乎上提調乎下格正乎已而大臣之道備矣惜乎諸家之解失其義而太史公又獨以形象言之瓊故深發其意而覽者幸毋厭其煩也雖然因是而觀離騷之貞字又似代格字而言之矣索隱知引離騷以證曆書而又不不知貞之爲格也若是則朱子謂以攝提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爲衍文矣其果然乎鄙見如此未敢遽信故瓊於集解姑從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

上

朱子之說而復存王說及余說於此以俟後之君子尚有所考云或曰吳草廬解易經貞字俱作主字之義今以之解貞於之貞亦可未知其審因併附之

惟維唯

此三字楚辭中多參錯通用不可枚舉朱子辯證間舉其例以示人曰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蔭夫唯捷徑以窘步據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也皆語詞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倣此瓊按朱子之說讀楚辭者不可不知抑嘗考之書經俱作惟

字詩經俱作維字易經維繫之維從維而唯惟二字又多通用今之學者用此三字亦多如易也夫三字既各有本義而所謂語詞專詞者要皆假借之詞也宜乎可以通用無疑矣

庚寅

王逸曰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寅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洪氏曰說文云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裊姪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一

上

降

降與庸爲韻洪氏曰叶乎攻反海虞吳訥文章辯體直叶音洪是也或曰降何以音洪也璦嘗思之彼澤水之澤亦曰洪水絳色之絳亦作紅解虹蜺之虹亦可虹絳讀蓋共音恭共工峯偏旁俱可相叶也則降之音洪也明矣又如江海之江扛鼎之扛與山峰之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一

上

初度

王逸曰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思善應而錫我以美名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曰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朱子曰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璦按朱子之說是矣蓋初度之度猶度世之度度津之度其義猶過也此所謂初度即初生也謂初度此世而生也王逸以天地正中解初度之度字五臣又以

爲法度之度字故下文正則靈均名字之美皆謂伯庸由此初度之度字上取之甚無謂也當從朱子之說爲是

正則靈均

瑗按古人質直恒自稱名非獨君父師長之前雖對平交亦然也屈子去聖人未遠且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也然漁父卜居二篇皆自稱屈原則原者名也太史公作屈原傳乃曰名平字原未知其何所據而云也諸家皆從之吾嘗疑太史公或以此篇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而擬議以成之者也王逸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十一

上

註曰正平也則法也以釋名平之義似矣曰靈神也均調也以釋原字之義則未也又曰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故伯庸名屈子爲平以法天字屈子爲原以法地言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其說迂矣夫名所以爲諱字所以表名必其義可相通而後足以表之也如孔丘字仲尼雖本於尼丘之山名而山之所以名尼者蓋尼與泥古通用也顏回字子淵蓋回卽古之涸字也他如名耕而字牛名由而字路名予而字我不可勝數局嘗有字不貫名者乎若王逸之說則是以地而釋天矣字與

名不相貫矣且以正爲天靈均爲地則爲法天法地其說繚繞甚不別白嘗考其自蓋本於劉向九歎之文王逸覽失其旨而遂移誤於此也九歎首篇曰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劉向之意蓋謂屈原稟受貞節能不失其性命之理故鴻大永久之美名可以齊天地並列星而傳播於無窮耳嘉名二字亦借用而泛言之或偶相同也非如屈子之自叙實指其原平二字也雖作貞節之名亦可也王逸於齊名字於天地句下乃註曰謂名平而字原也何其陋哉五臣以正則爲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十三

上

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其說善矣其見卓矣天下之理古今之書固有失之前而得之於後者多矣洪氏非之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平字之義靈均以釋原字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蓋亦執史記之說溺於聞見之習而不悟者也今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奚爲不可不惟其可而且更覺穩當且合於屈子之自言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其意謂田地寬平之處而謂之原也平字虛原字實屈子名字之義不過取諸此蓋古者井田井地之法其阡陌溝澮縱橫曲直皆齊齊

整整有條理法則而不苟且可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詩曰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又曰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凡此之類大抵皆爲墾闢田地有一定之法則至正之規模而不可苟焉以從事者也以正則釋原字不亦明白矣乎靈者善也均者勻也其原野之制既合於正法則無此多彼少之患無豪強兼併之虞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善道也以靈均釋平字不尤切乎屈子之名字雖取原平二字而已所言正則靈均四字又深一層以釋之取此正

楚辭集

離騷篇

十四

上

屈子之文既自稱屈原矣又豈可承太史公之訛而使之失其真乎故余斷斷乎以原爲名平爲字者非故從五臣而不信太史公也五臣實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吾信乎屈子之自言者耳他尚遑恤哉舍太史公而信五臣固不可舍屈子而信太史公又可乎哉嗚呼所謂正則之原靈均之平惟三代井田之制足以當之秦漢而下不識此道久矣此所以昧乎正則靈均之說也朱子亦從之而莫知釐正者蓋以爲無係大義而未之深思耳又嘗聞之師曰此章覽揅嘉名等字要當輕看如今俗言父親見我初生時替我取箇好名字耳王逸曰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皆是因看得覽揅字樣太重了故其說太深而不切又按劉向九歎曰兆出名曰正則今卦發字曰靈均古人雖重卜筮而屈子自叙則未嘗有卦兆之意不知劉向之言其亦別有所據邪其或漫言之邪豈非以覽揅二字爲卜筮之說乎若無所據而漫言之亦甚無味蓋兆謂龜兆也王逸曰言已生有形兆伯庸名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爲靈均以法地其說益支離矣劉向卦兆之言已不足信王逸又實以得坤卦

楚辭集

離騷篇

十五

上

爲靈均則正則當爲乾卦矣又安得以名取諸形兆字取諸卜筮邪王逸形兆之說蓋謂生得月日之良耳要之劉向是以覽揆二字爲觀度卦兆之意王逸又從而實之皆非屈子本旨也讀者苟非自有張主此說其爲惑人令胷中擾攘不決

名字

洪氏曰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又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旣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是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故屈子俱

楚辭集引離騷篇

十六

上

歸之皇考之錫也其知所重矣瑗按士冠禮賓字之詞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則嘉名之尚其來久矣然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此可謂之初度也若字則至旣冠而後有屈子乃曰皇覽揆余於初度肇錫以嘉名而下文并字言之可見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詞害意不可也或曰字余曰靈均句是因帶言之恐未必然

具草廬曰鴻濛以來幾千萬年有君有臣其人胥不可聞也名且無之而況於字乎自天皇氏燧人氏以逮於羲農氏黃皞氏項嚳氏堯舜氏禹湯氏人始各

有稱號然其稱號也已以是自名人亦以是名已初無名與字之別也至周而彌文於是乎有名焉有字焉字也者所以倅其名也人之名與字何以謂之字猶文字之字然書之文與字何以謂之字猶字育之字蓋謂因生而後有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字者文所生也三月而名旣冠而字字者名所生也譬之字育生息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

又曰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

楚辭集引離騷篇

十七

上

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十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瑗曰使屈子生於孔子之前則其字當得大書特書屢書不一而已也

又曰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古人之名之字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教是以君子亦無訾焉瑗曰首二句所言又足以證漁父卜居二篇其曰

屈原者爲屈子之自稱其名也決矣

又曰古者丈夫之冠也賓字之祝之以辭後世因是乃有說其字之義以寓教戒者

又曰古之冠者賓字之有辭以致祝頌載在儀禮後世因此或別作字說以寓規戒焉然必出於所師尊之人而後可非冠之賓而祝頌諛也非教之師而規戒實也瑗按吳幼清以上五條叙名字之源流頗詳故採之漫附於此亦學者所當知也但以今之作字說本於禮經祝頌之辭恐未然也嘗考禮經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

楚辭家引

十八

上

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遐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皆規戒其成德祝頌其福壽之辭無關於名與字義之說也若離騷正則靈均之釋蓋真如後世名字之說矣後世之作其昉於離騷乎漢唐以來絕少至宋元始紛紛然名說亦少僅得蘇老泉爲軾轍二子名說而字說則人人有之迨今又有標號之詩懸扁之記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庸夫賤隸家懸巨扁人標美號邂逅之間動以尊號爲問而名與字

至有相交歲年而莫之知亦莫敢詢者其流風之弊可勝嘆哉

內美

此章曰紛吾既有此內美紛盛貌內美總言上二章祖父世家之美日月生時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紛言其盛也王逸曰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朱子曰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二說獨指日月所生之美而言非是內美內字要看得活不過是言我之自家既有此許多好處又加之以脩能愈見得好耳內美是得之祖父與天者脩能是勉之於

楚辭家引

十九

上

已者下文屈離芷佩秋蘭卽是比喻自家脩能蓋能者才美之通稱故被服香草博取衆善亦可謂之才也能也字亦要活看五臣以內美爲忠貞王逸以脩能爲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及以內美脩能推開泛言絕無承上起下之意詳其文勢還恐有承起意容更詳之

能

王逸曰能乃代反朱子曰拏代反朱子辯證曰古音能字代協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協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

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註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協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協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源其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於註矣讀者詳之璣按洪氏曰能本獸名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楚辭集引

熊白及鼈爲饌蓋疑鼈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由此觀之則能字古有數音有賢能之能音有熊罷之能音有三台之台音有耐煩之耐音有怡悅之怡音故罷從能而通作疲罷亦可與時爲韻也三足鼈之能字與台同聲也學者苟知此說則古韻無不可通者矣一曰三足之能下當從三點熊罷之熊下當從四點非是大抵古人直以能字而轉讀之故後人不知鼈的變爲何物而併熊與鼈以去之非鼈化爲此二物也然既曰入於羽淵則是化爲水物而爲鼈也明矣後人蓋獨疑其能字可兩通而未嘗深思之耳又按洪本歐蘇并說今註無之不知在何書也而艱替亦自可協見後本章

扈

王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五臣云扈披也洪氏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璣按洪氏所引左傳左昭公十七年註曰扈正也今洪氏作止旣曰爲九農正作正爲是三家所說五臣近之而意欠明蓋古人所用扈字與護義通故天子之警蹕人臣之騶從皆可謂之扈衛君子蓋以芳草爲扈衛者也此扈字當虛看被服之意也王逸

曰楚人名被爲扈謂屈子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秋蘭以爲佩飾是以扈字與佩字相對實看非也此二句乃參錯之文耳本謂採取離芷秋蘭諸香草紉之以爲雜佩而被服之以扈衛平身也讀者當以意會

紉

王逸曰紉女陳反索也蓋解作宵爾索陶之索洪氏曰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繹繩也朱子反切從王逸訓解從方言援按方言是也當作去聲如認讀連屬彌縫之意今穿鍼謂之紉鍼南方人多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二十三

上

曰穿鍼北方人多曰紉鍼豈獨楚人而謂之紉哉吾嘗謂解古人之書必先體帖於今之世俗今之世俗卽古之世俗也求之於世俗而不得而後求之古可也古人之文蓋卽其所常言者而直書之耳豈如今之文人而必探賸索隱之爲哉古人之言語文字又豈盡與今人而絕不同哉學者執余說而徵諸書可見矣或曰紉作平聲讀亦可蓋字本一而人聲有緩急之不同故字有平仄之異也亦通又按內則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紉亦叶女陳反註曰以線貫箴爲紉是矣箴與鍼針通用

秋蘭

楚辭有曰秋蘭春蘭石蘭幽蘭芳於秋者曰秋蘭芳於春者曰春蘭生於石上者曰石蘭生於幽僻之處者曰幽蘭隨其所舉耳無異義也

佩

此字諸家不言所協是如字讀也援按能字旣讀作耐音則佩當讀作派音方是或曰能如字讀佩字中有巾字當轉協作銀音與上均名隆庸爲一韻也或曰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協此以能字或音三台之自或音怡悅之怡而佩字俱可相協也其說亦通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二十五

上

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採韻者詳焉或曰佩中有巾字豈可遂以之而協韻曰楊雄反騷捷與足協蓋以二字下爲足足古語急讀則爲瞥故捷之所以爲捷而足可以協捷也試持此說以考他協韻可見矣王逸曰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觸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屈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王逸之說固是屈子之取芳草恐亦是泛言不獨指清潔之一端也下文言三后之純粹亦以衆芳言之可見

矣苟以子子一端之清潔而言之而屈子之所以自待者亦淺且狹矣何爲遽慕堯舜思禹湯希臯陶伊傳而不已乎卽屈子所學之人則知屈子之自任者矣至於法彭咸比伯夷及子推伍胥申徒狄之屬則又以數子之遭亂世逢闇君有類乎已也故亦倦倦致意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惟不深究此旨故遂目屈子爲一節之士而使屈子平生之所學所任者歷千載而不白吾於是乎有慨焉

一 汨余若將不及二句

王逸曰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方言云疾行也朱子曰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水流去疾之貌是融會二家之說而釋之蓋汨謂汨汨然猶汲汲然也王逸曰心中汲汲常若不及是矣而又曰念我年命汨然流去五臣云歲月行疾年歲之意自屬下句此句只言已汲汲自脩之意恐猶懼也慮也洪氏解作疑也非是夏曰歲周曰年後世通稱也下句申上句之意言已之所以汲汲於自脩常若追亡而不及者蓋恐光陰易過不我相待義理無窮不易得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屈子有之矣或問楊雄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矣乎楊雄曰未之好也學不羨此言非是大禹之惜寸陰

孔子有假我數年之嘆孰謂學不羨乎故吾嘗謂朝聞夕死是一說也假我數年又一說也聖人之言非特一端而已也好學之士真有羨長生者矣淮南子原道訓下篇曰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屣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有智者當自知之當自勉之年歲不吾與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

寒攬

王逸曰寒取也攬採也是矣洪氏又引說文曰撻拔取也攬取也註頗支離大抵寒攬二字俱是以手採取之意何必深究莊子曰撻蓬而指寒與撻同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凡謂拔者有連根拔取之意而木蘭之樹宿莽之木非可以手而連根拔取者也故余註渾解之曰寒攬皆採取之意或爲得之又寒當音作牽如寒裳濡之之寒音義並同也亦有音作蹇者聲之緩急不同非有異義也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毗

王逸註曰毗山名洪氏曰山在楚南瑗曰非也毗與此同亦作坐音陸地之相次而比者也對下句洲字

而言可見楚南之毗山未考其果有否設有之安知其非偶同乎安知其非毗爲山之通稱乎又安知其非因屈子之言而襲之者乎六經之字往往亦有古書之不能盡解者讀者當以意會也或曰毗何以爲毗也曰如隄之與堤階之與階卽與土旁如此之類其通用者多矣又何疑乎或讀作毗者聲之不同耳以爲楚之山名者非也

宿莽

瑗按莽木名也見本草木部似石楠凌冬不凋故曰宿莽舊解以爲菴菴草非是雖然亦可爲草木之通

楚辭集卷之六

上

稱也要之屈子所言者指木也上章言草此章言木下章言草木言之序也或曰子之言是矣願聞草木通稱之說曰孟子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莊子曰過乎蒼莽之野蓋莽雖爲野草之通稱然望秋而先零微霜降而百草爲之不芳者多矣此曰宿莽者謂莽草之經冬不死者皆是也無所專指也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經冬然後知宿莽之獨秀也王逸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得之矣洪氏引爾雅菴菴草解之非是矣按爾雅曰莽數節數音朔註曰竹類也節間促註非是夫草亦多有節豈獨竹乎九章曰

楚辭集卷之六

上

蘋蘩藋而節離是也爾雅又曰菴菴草拔心不死註曰宿莽也離騷云蓋見有拔心不死之說而郭璞遂以爲離騷之宿莽卽爾雅前有莽數節之說後有菴菴草拔心不死之說又可以知其爲一物而莽非菴菴也明矣南越志曰寧鄉草多菴菴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蓋宿莽者草經冬不死之通稱而因以稱菴菴耳非獨謂菴菴名宿莽也又安知南越志非承郭璞之誤乎王逸漢人也郭璞晉人也舍王而從郭璞洪氏非是但王逸又謂楚人名草冬生不死者爲宿莽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草其來遠矣宿之爲義其來久矣爾雅翼曰案宿莽稱宿者蓋以經歲爲名猶其稱宿麥宿草也然遇冬不枯在草木尚多有之是矣蓋人以一夜爲一宿草木以一年爲一宿故禮謂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矣謂隔一年也然則宿莽之稱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說草之別號耳又豈獨菴菴哉惟其不知此義遂因王逸木蘭去皮不死之說以菴菴拔心不死之說相爲表裏吾見其說日新其義日精而大旨日益晦矣吾常怪古今之註楚辭者不解其大旨而常喜求細義也夫三百篇之所取草木鳥獸者衆矣又豈必物物而有意義之可解哉

朱子曰木蘭宿莽言所採取皆芳香久固之物其言渾融而明白矣王逸曰言已旦起陞山採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一作慶也夕入洲澤採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其說迂遠支離之甚朝夕二言不過言已汲汲自脩朝夕不忘所有事之意耳奚必如此之深求而穿鑿也哉

日月春秋

日月卽指天象之日月春秋指四時也錯舉二時以見其餘耳二句平看如易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之意或曰日舉一日而言月舉一月而言春秋舉一歲而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六

上

言二句相承講日月忽然不停留者所以爲四時之代序也亦通不如前說爲穩日月不淹見光陰之迅速春秋代序見歲年之相催相承兩平意自然俱有不相妨也

草木零落

書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也條長也又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繇與天義相近條與喬義相近又曰草木漸苞漸進而浸長也如易所謂山上有木漸楊雄所謂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草木皆有之苞苞

同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苞矣浸彼苞菁言其叢生而積也草木皆有之是草木單言之則彼此可以相該而對舉則當有別也零一作苓一作落古通用王逸曰零落皆墮也朱子曰皆墜也皆凋隕之意其義一也草曰零木曰落若單言可相該而對舉則當有別也

美人

五臣曰美人謂君也得之矣王逸曰美人謂懷王也恐亦未必然按懷王之世屈原雖見疏然猶用之其謀猶聽信之如諫殺張儀懷王猶悔而追之武關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六

上

之會屈原尚諫阻之其言雖不聽可見此時猶在位也武關之會懷王遂不復返矣是屈子在懷王時其志雖不能盡行而懷王雖不如昔日之寵任猶知用之也至襄王時則九年而不復歷年而羅慙矣屈子之遷黜實襄王也不可使懷王獨受其惡此關係亦大不可不辯於此可見懷襄之優劣而國家之存亡也故吾嘗謂九歌補頌天問遠遊皆屈子平日之作無關於君也惜往日據史記屈原傳當作懷王或曰史記造憲令屬草藁之說因惜往日篇受命詔以昭詩明法度之嫌疑等句而附會之者也然今無所考

姑從史記而餘皆爲襄王放逐久遷之後之所作者則無疑也王逸每每獨指斥懷王要之非是不若五臣只曰喻君也其詞渾融而懷襄俱在其中矣又美人謂婦人容色之美好耳王逸謂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非是朱子辯之詳見後靈脩條下又洪氏曰屈原有以美人慕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蒲堂今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今南浦是也璦按恐美人之遲暮以爲喻君是矣蒲堂美人乃是少司命指喻大司命也送美人南浦乃是屈原喻河伯也舊說惟不求本章之旨意故皆以爲屈子喻君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十

遲暮

王逸曰遲晚也諸家因之而暮字不註璦按暮亦晚也一日之終謂之暮故一歲之終亦謂之暮詩云歲云暮矣是也人生一身之終亦謂之暮俱是借日暮之暮字而用之耳遲對速言暮對早言皆人衰老之喻也

撫壯

撫字舊俱不註獨五臣註曰持也言持壯盛之年廢棄道德用譏邪之言爲穢惡之行洪氏曰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譏佞也五臣註誤朱子曰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璦按五臣解撫爲持欠穩當而餘說意雖是亦欠明白蓋撫字有捫已自省之意故曰撫壯此等字須以意會不可執也王逸曰年德盛曰壯朱子曰三十曰壯朱子之說見禮記大抵此壯字是泛論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對上遲暮而言不必依禮記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十一

棄穢

王逸曰棄去也穢行之惡也其說是矣又復曰以喻譏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譏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五臣有用譏邪之言洪氏謂棄遠譏佞皆非是此方論人

君之脩德不必及讒佞而讒佞自在其中故朱子但以棄去惡行爲言意方渾融合屈子之旨後章惟黨人之偷樂以下自諗讒佞此處不必言也故上壯字當從五臣去德盛而言爲是此穢字當從朱子去讒佞而言爲是

此度

度態度之度篇末曰和調度以自娛悲回風曰心調度而弗去朱子曰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其意亦是大抵所謂度者猶今俗言像態也言此等像態不好當速改之可也此度之此字即指穢行而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十一

上

言上句是直責其不去惡此句是諷其何不改此舊態故爲詰而問之之詞其語緩其意婉二句皆一意而反覆言之耳又按思美人曰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也又曰廣遂前畵兮未改此度也此又是好像態故此度二字是泛言者可以爲美可以爲惡有虛位而無定名也隨人所用耳讀者亦不可不知

三后

王逸曰后君也古者人君之通稱皇帝皇后之分自後世始也三后王逸曰夏禹殷湯周之文武也朱子集註因之辯證又曰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

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王逸曰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洪氏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璦嘗疑其俱非是此只言三后而不著其名者蓋指楚之先君耳先言楚之先君而後及堯舜在屈子則得立言之序也朱子疑爲少昊顓頊高辛固皆是黃帝之子孫而少昊高辛又爲楚先人之別派也吾嘗謂顓頊高陽氏爲楚之鼻祖矣其餘如祝融氏季連氏鬻熊氏及熊繹爲受封之始熊通爲稱王之始熊賁爲遷都之始皆楚之先君有功德所當法焉者也但不知其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十一

上

何所指耳昔夔不祀祝融鬻熊而楚成王滅之則二氏爲楚之尊敬也久矣然此所謂三后者以理揆之當指祝融鬻熊熊繹也昔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則是熊繹爲楚之始祖其必祀也無疑矣今亦無所考證姑誌其疑以俟君子而指楚之先君則決然也詩大雅下武曰三后在天即指周之太王王季文王耳

純粹

王逸曰至美曰純粹同曰粹朱子因之朱子易本義曰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此二字亦有

作淳粹通用者漢書張衡思玄賦註曰不澆曰淳不
雜曰粹大抵純粹二字皆無駁雜之意也此等字亦
無甚分別

衆芳

王逸曰衆芳喻群賢也言三后所以有純粹之德者
以舉用衆賢輔成之也非是衆芳之所在即喻衆善
之所在也衆善即在純粹之內純粹二字總言之下
又申言之耳言三后純粹之德固衆善之所在而後
王所當法者也此上章併論人君之當脩德未論及
用賢意用賢意亦自在其中不必專指用賢一端而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十五 上

申椒菌桂

申字諸說紛紛未有的據王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
其芳小重之乃香朱子曰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五
臣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或曰申即下文又申之以攬
茝之申雜申重言之也或曰申亦草木之名涉江曰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此申即謂露申特未知其爲何
物耳瑗按楚辭申椒凡十見言申椒者三言芳椒者
二其餘曰椒丘椒蘭椒精椒漿椒專佞以悒慢皆單
用之也蓋芳言其氣之香馥申言其形之重疊相備

也諸說皆有理不若王說明白姑從之但曰其芳小
重之乃香又是謂人重疊之以爲佩也非是蓋椒之
生無一枝一粒者恒多叢簇疊疊而生纂纂而垂故
曰申椒因其本形而名之也猶言辟芷也辟言其幽
申言其重蓋椒實多重生而芷每生於幽僻之處故
也或曰劉向九歎惜賢篇曰握申椒與杜若以申椒
對杜若而言則申椒似是香草名而以申字作虛字
看者非也容更詳之菌王逸曰薰也葉曰蕙根曰薰
也朱子解此章但曰桂木名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
而菌字獨不註偶遺之邪豈從王說邪未知其審五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十五

上

臣以菌桂爲一物洪氏又詳言之曰菌音窘博雅云
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
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
桂花白茝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五臣以
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瑗按嵇含南方草
木狀云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
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爲牡又本草亦有菌
桂當從洪說爲是或曰申露申也椒木實之香者菌
從草則芝類也從竹則箇類也竹名荆貢箇銘楚之
有箇久矣桂冬榮之桂樹也曰申曰椒曰箇曰桂曰

蕙曰茝草木大小無收而無蓄此衆芳之所在也猶君子之取諸人以爲善合併以爲公所以成純粹之德也其說亦通大抵此章純粹二字該下三句衆芳二字又該下三句又按竹譜曰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闊節大葉狀如耳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山海經云靈源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然則屈子之所謂箇桂者或卽謂桂竹顧變文而倒之如延胡索遂謂之胡繩耶

在茝

茝音采與在爲韻則不待協然茝一本作芷若作芷楚辭家引離騷篇三十七上則在字又當協矣夫在可與芷協者蓋上爲又字如友有二字與采協采協此禮反是皆以又爲協也或曰除上一畫又爲仕字故亦可與芷協也古之協韻多類此而往往有以偏傍讀之者考之自見

遵道得路

此等字要活看遵道卽是得路但遵與得字有先後意言人依此正大道路行將去不由旁谿曲徑而求捷則自然得路不迷無他岐之惑無窘步之虞矣

猖披

王逸曰衣不帶之貌謂桀紂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洪

氏引博雅曰褱被不帶也言桀紂之亂若披衣不帶者夫以爲比喻之言似矣若直作衣不及帶則非是也五臣曰猖披謂亂也蓋古人用字各有來歷而博雅者不可不知但此處直解作亂貌可也若耿亦謂如火之光介亦謂如石之確也讀書須考其來歷但不可拘滯也

黨人

屈子此篇於黨人三致意焉論語曰君子群而不黨又曰吾聞君子不黨朱子釋之曰和以處衆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又曰相助匪非曰黨瓊按阿比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七

上

之意與相助匪非相爲表裏而屈子所謂黨人者實無此二意夫路幽昧以險隘黨人何以偷樂也蓋惟人君處乎幽昧險隘之途則黨人得以相助匪非而彼此阿比始得以保祿位享富貴固寵愛也若人君居乎光明正大之域則黨人無所用其計矣又安得偷樂於其間哉嗚呼後世固有指君子爲黨者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是君子亦不能無黨但與小人有邪正之不同歐陽子朋黨之論其說詳矣學者不可不觀也

幽昧險隘

四字平看幽昧言道路不光明險隘言道路不平正
王逸以幽昧喻君道不明險隘喻國將傾危非是洪
氏曰小人朋黨偷爲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此亦言
外之意

憚殃敗績

王逸曰憚難也殃咎也言我欲諫諍者非難身之被
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五臣曰言
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朱子集註
因之然解豈余之憚殃句皆詞旨不甚明白蓋豈余
身之憚殃句卽承上二句而言言黨人之偷樂唯喜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八 上

君行乎幽昧險隘之路雖捷徑以窘步皇輿之敗績
有所不顧也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有顛仆錯跌
之禍而我之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欲君
行於光明正大之地如堯舜之遵道而得路者豈爲
我一身顛蹙之禍也哉蓋恐皇輿行於幽昧不明之
處險隘危迫之中必敗績耳必如此解則豈余身之
憚殃方明白言已不行幽昧險隘之路者非爲己身
之畏禍也蓋爲皇輿之敗績也敗績卽指顛仆傾危
而言王註以爲敗先王之功非是嗚呼幽昧險隘之
路黨人以爲可以偷樂而君子則以爲憚殃忠臣則

恐皇輿之敗績而壅君方且安於捷徑以窘步也王
逸曰譏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
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其說雖非本旨可謂得
屈子言外之意矣彼君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則國將
傾危而禍及其身也又安暇於偷樂耶是所以爲樂
者適所以爲殃之基也後世小人之黨可以自省矣
奔走先後

此四字見詩大雅緜篇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奏與走同朱子註曰相導前後曰先後喻德宣意曰
奔奏註此又曰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向而或出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九 上

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是解先後二字與詩同奔
走二字與詩異屈子此四字亦不過斷章取用當從
此解爲是但四字當平看朱子又是串講王逸曰奔
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
也得之矣又按此句言奔走先後疑當從急字爲是
或曰忽字言急欲奔走先後有不暇安詳之意急字
之意自在其中故且從忽解

踵武

王逸曰踵繼也朱子曰足跟也朱子之說爲是武迹
也詩曰繩其祖武又曰屢帝執殳歆踵武二字猶今

俗言脚迹云耳及前王之踵武猶今俗言踏着前人
之脚迹也

荃

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
爲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朱子曰荃與蓀同
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
辯證又曰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
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
小草喻至尊也舊註云人君被服芳香故以名之尤
爲謬說按王逸解前美人爲服飾美好解荃爲被
服芬香誠謬朱子之說爲是但王逸荃以喻君之君
卽指君臣之君也朱子之疑非是後言蓀者其說做
此

齋

王逸曰齋疾也洪氏曰炊舖疾也按古謂火毬爲
火齋此謂怒氣之盛酸燥可畏如火齋也當從濟音
朱子曰字從火齊聲在詣反是矣讀作平聲者非是

蹇蹇 王逸本作蹇蹇

王逸曰蹇蹇忠貞貌言已知忠言蹇蹇諫君之過必
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又引易王臣蹇

四十

上

楚辭卷引離騷

四十一

上

舍

王逸曰舍止也洪氏引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
也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
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也朱子辯證
載洪氏之說而集註又從師古之切是作去聲讀也
而今四書集註於不舍晝夜下又音上聲是又讀作
捨也蓋楚辭集註乃朱子晚年之書四書亦當依此
音爲是以此可見四書朱子亦多未定之言而晚年
未暇釐革改正之也

九天

王逸曰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九天中央鈎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五臣曰九陽數謂天也朱子曰九天天有九重也辯證曰九天之說已見天問註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瑗按天問九天之說屈子方且疑之又安得遽用之邪以理揅之五臣之說近是姑備其說以俟君子擇而採之也

正

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一

上

正古與証通用如此解更明白王逸訓作平也謂使九天平正之也朱子從之似覺又多一轉折費解不如作證義直截後倣此

靈脩

王逸曰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五臣曰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朱子集註曰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辯證曰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

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

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瑗按王逸神明遠見服飾美好之訓釋固不能無失而所謂以是直指君言亦無妨也觀篇內言三后堯舜皇興前王等字是明以人君之事言之矣則曰美人曰荃蓀曰靈脩又何憊於指君乎彼古者人君稱朕人臣亦稱朕而盛世君臣吁咈都俞於一堂之上且相爾汝之如家人父子然矣豈若末世之拘忌也哉又靈脩亦美好之通稱不必謂爲以婦悅夫之名也而所謂美人佳人云者固美好婦

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三

上

人之義其來歷實本於此要之亦借以爲男女之通稱如後世之所謂美士佳士云者奚必爲以男悅女之號哉故吾嘗謂楚辭所言美人荃蓀靈脩皆當時平交贊美之通詞而可共稱之於上下者也故曰蹇吾法夫前脩則君子之稱脩也久矣

黃昏二句

朱子曰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王洪二家此條俱無註解兄九章抽思篇王逸曰且待日沒閒靜時也洪氏曰淮南曰日薄於

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喻晚節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環按當從洪說爲是朱子之解頗涉新奇深巧也蓋朱子見後有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之類遂欲從前都解作男女求合之詞如美人靈脩是也看來亦不必如此又按洪氏疑此二句後人所增是也九章曰昔君與我成言今曰黃昏以爲期曰黃昏以爲期者承上句成言而來也或曰此下句初既與余成言二句又承上曰黃昏以爲期句而來又何不可曰是固然也要之此篇二千餘言皆四句爲韻爲章今以四四而數之似長此二句

楚辭卷引離騷篇

四古

上

且王逸無註而下文始釋羗字之義則原無此二句無疑矣後人因九章之語而誤也

羗

王逸曰羗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洪氏曰楚人發語端也文選註云羗乃也一云嘆聲也朱子曰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環按此字本西戎之稱餘義不見於經楚辭中所言者亦只數處竊疑文選之說爲是亦未知其所據也朱子則用王洪二家之註而合解之然直解作語詞可也卿何爲也之意以後所言羗者參之亦不甚切

成言

王逸曰成平也是矣意如春秋平成之成相與盟誓之稱也言者卽所成之詞也王逸曰言議也言與我平議國政意近是而語則非也

他化

環按此二韻可兩協他如字讀則化音花也他音馱則化又協作訛音也

九畹百畝畦

王逸曰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洪氏引說文曰三十畝曰畹王逸曰二百四十步爲畝洪氏曰

楚辭卷引離騷篇

四古

上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畝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爾雅畹又從而推其說曰以王逸章句言之十二畝曰畹二百四十步曰畝五十畝曰畦則蘭得一百八畝蕙百畝留夷揭車各百畝則多少亦不相遠矣若以說文言之田三十畝曰畹則蘭得二百七十畝多於蕙兩倍留夷揭車各五十畝多於兩草一倍亦多少之差蘭九畹蕙百畝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環按楚辭言蘭誠多於蕙然亦恐無貴賤之分曰九畹曰百

畝曰畦曰雜或亦泛言其多耳若以田之長爲畹言之則九畹又不及百畝多矣朱子曰畦隴種也王逸曰共呼種之名若畦以此二說言之則又不可以數計之其多抑又甚矣爾雅亦言留夷揭車各五十畝亦非是若以五十畝爲畦推之蓋謂種留夷揭車於畦而又雜之以杜衡芳芷是四物共一畦也或曰雖以五十畝爲畦言之而畦不言九不言百安知其非千萬畦乎不言其數者是不勝計其數也其說亦通然以畦字對雜字而言當從隴種呼種之訓爲切而此章是總參錯言其盛恐無多少之別也然畦町亦楚辭索引 離騷篇 四上

量人

王逸曰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鵠鳴嚇鷺雉此之謂也五臣曰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譏毀之使不得進用也洪氏曰貪

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意故各興心而嫉妬也瑗按王逸以量人謂與已不同非是五臣似是而未盡也洪氏之說得其本旨而其詞且直截痛快可觀

索妬

朱子辯證曰索與妬協卽索音素洪氏曰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瑗按中庸素隱行怪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嘗疑索素二字音義或併可通用非誤也今此韻若以妬爲主則索當協素音若以索爲主則妬當協作石音若索讀作宵爾索陶之索音則妬又當協時若反一韻可三協也

老

王逸曰七十曰老瑗按老者泛言其老耳不必引曲禮七十曰老而拘其數也

脩名

洪氏曰脩名脩潔之名也是矣朱子曰長名恐未善

朝飲夕餐

王逸曰言已旦飲香水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葢瑗按所言朝夕不過謂

已動以香潔常自潤澤耳所謂循行仁義勤身勉力
朝暮不倦是也無取於陰陽之義凡篇中所言朝夕
字王逸俱以陰陽言之非是五臣曰飲香木之露食
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是矣又按飲當
音作引洪氏音作蔭亦非是

落英

洪氏曰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
之落玉露曰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以落
爲萌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古人語多如此環按其
說雖好然對上墜露而言下又有落藥之文則不得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四十一

上

通矣夫落者不必自落而後謂之落採而取之脫於
其枝即可謂之落如取露於木蘭之上亦可謂之墜
也若果謂墜之於地則露豈可飲乎故曰說詩者不
可以文害詞不可以詞害意也爾雅翼亦曰菊花終
不飄落故說者疑離騷落英之語或以爲爾雅落始
也然與墜露相配爲文不當爲始靈均蓋自有意羅
鄂州以落英對墜露看極是又謂靈均蓋自有意而
不言其所以然環嘗深思之而不得其說靈均之意
不過謂飲露食花以香潔自脩爲喻而已於墜落二
字恐亦無他義也鄂州豈真有所見耶抑求落英之

說而不得或漫言之邪洪氏又引魏文帝云芳菊含
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
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按此數語雖
非屈原本旨然以此下一章承上老冉冉二句而來
亦是蓋偶得而暗合者也

顧頌何傷

王逸曰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顧頌饑而不飽亦何所傷
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洪氏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道要而行雖顏色憔悴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四十九

上

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
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爲其顧頌
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環按二說
雖好非盡屈子本旨然亦不可不知此意屈原不過
謂已身雖困而道則亨之意其衆人飽於財利國削
君辱之憂本章立言之肯恐無之也又信姱洪氏即
以爲中情實美是也王逸謂欲使形貌信美甚謬又
練要二字平看朱子曰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是也
五臣洪氏皆以擇訓練字獨以要爲道要亦非也王
逸獨以練字屬心亦非也信姱練要四字皆宜承中

情二字講中情猶中心也又願領二字王逸曰不飽貌洪氏曰食不飽面黃貌朱子從洪氏

木根結茝

王逸曰根以喻本洪氏曰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註云苗名蘭槐根爲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瑗按二家取譬之說非是不過謂採取香水之根以細茝而爲佩耳曷嘗有喻本之意哉以此推之則下所云數物又何喻也

落藥

五臣曰藥花心也言我採木之根佩結香草拾其花

五十一

心以表已之忠信洪氏曰花外曰萼內曰藥藥花心頭點也朱子曰藥花萼粉藥藥然者也瑗按藥字從心上三說俱是但五臣以貫字爲拾也非是王逸乃以藥爲花之實也言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實之行也惟其以上木根爲喻本故又以此爲喻實其說非也以貫字訓累也似之矣

矯

王逸曰矯直也五臣曰矯舉也朱子從五臣俱非是矯是矯揉之意謂以手矯揉使其柔軟而易紉耳九章惜誦篇曰擣木蘭以矯蕙又是謂矯揉之使碎而

以爲糧也

蹇

王逸曰言我忠信蹇蹇者乃上法前世達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蹇難也言已服飾雖爲難法我做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五臣曰蹇難也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爲世俗所用也洪氏曰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難字也瑗按洪氏訓難易之難是矣五臣作蹇亦是矣但以爲險難之難訓非也奚必蹇可訓難易之難而蹇獨不可訓難易之難也哉蓋此曰楚辭家引

五十一

非世俗之所服

洪氏曰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爲正又李善註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朱子辨證亦取其說曰今當正之瑗按唐太宗諱世民洪說固是然王逸本亦未必盡善况人字亦多有原本作人者今盡反之

似覺未當讀者當參取其所长可也奚必王逸本古之拘哉

彭咸

王逸曰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引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瑗按一以爲大夫一以爲介士則其人之出處且不得其詳又安知其死生之實也朱子以爲二說無據是矣蓋因後世誤傳屈原投汨羅而死見屈子楚辭家引離騷篇

五十二

上

急稱其人故附會其說耳而不知所謂彭咸者卽孔子竊比之老彭也瑗有辯可考茲不再贅洪氏又曰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沉也反離騷曰棄由瞀之所珍今據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屈原未嘗自沈瑗亦有辨茲不復贅然洪氏之說雖甚善要之離騷之作亦不能必其爲懷王之世也皆無明證不足深信又安知其非頃襄之時之所作邪今之楚辭未必屈子之所自編次者離騷之篇安能必其爲前所作邪

要之頃襄王廢棄遷紂屈原之意甚於懷王瑗已辨於前不復喋喋

彭咸辯

余讀離騷觀其稱道往昔聖賢神仙援引非一而獨於所謂彭咸者屢致意焉王逸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補註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朱子於集註雖仍王註而二家之說終不能無疑焉瑗按劉向九歎

五十三

上

楚辭家引離騷篇靈懷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今思彭咸之水遊王逸之說或本之劉向而顏師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劉向何所考據而云然也蓋嘗讀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乃帝高陽顓頊氏之玄孫陸終之第三子也虞翻註曰彭祖名翦封於彭城爲彭姓神仙傳云彭祖者殷賢大夫也姓篋名鏗系本亦云篋鏗是爲彭祖又按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曰商賢大夫論語述而篇有竊比老彭之語朱子註亦曰商賢大夫考其德而論其世稽其姓而辯其名則曰彭咸曰彭鏗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篋鏗其實爲

一人也明矣或者問曰史傳以爲鏗而離騷以爲咸何也援曰鏗與咸聲相近而誤也或者曰然則又以爲名翦何也豈亦聲相近而誤乎曰然蓋鏗字舊俱音作翦而王翦之翦又有音作箋者是古人語有緩急之殊故讀有平仄之異耳虞翻因以彭爲姓而誤以鏗作名又轉鏗作翦也如廉頗之頗本上聲亦有讀作平聲者如列仙傳韓終楚辭遠遊篇亦作韓衆也是咸也鏗也翦也其實一也或曰孰爲誤曰相傳歲久莫可經證雖未知其爲孰誤而可以知其爲一人也的矣如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其人名地名

傳亦言彭祖八萬七千春或多或少不可盡信大抵彭祖乃古之有德有壽之隱君子也或曰然則以爲自投水死者非邪曰非也意者後世因其有西遊流沙之語故誤以爲投水而又不不知屈原實未嘗赴淵自沉見編內亟稱其人遂附會其說焉若以屈原慕彭咸爲欲自投水死則孔子竊比之意豈亦欲自沉乎嗚呼孔子嘗欲浮海矣嘗欲居夷矣使無上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語又安知後世不援引浮海居夷之說亦以孔子爲欲投水耶蓋孔子竊比之意實指刪述六經而老彭當年亦必有所著作惜乎世遠言湮莫之考也屈原之亟慕彭咸者又安知非指已之所作離騷而擬其好古之心乎或曰不於周孔魯伋之是慕而獨於彭咸屢致意焉何也曰孔子且慨慕之矣况屈原乎又彭咸者乃屈原之遠祖而彭咸且當殷之末世悼其喪亂遂遁流沙遭壅君亂世與屈原實相類焉此所以拳拳遐想而慨慕者也余怪後世不詳考彭咸之爲誰而深察屈原竊比之微意故不得不辯或曰天問篇自有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之文又何不作彭咸也曰此正足以發明彭咸屢見於諸篇而彭鏗獨一見於天問蓋

因下有受壽永多之文而後人遂書爲彭鏗安知當時本不作咸也况篇內既稱譽又稱高辛既稱舜又稱重華既稱伊摯又稱伊尹其名號之更見互出者不可勝數又何嫌邪

附說

瓊按楚辭中言彭咸者凡七見離騷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拙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曰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六

上

曰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又曰凌大波而沅風兮託彭咸之所居詳玩此數語亦未見彭咸爲投水之人其所謂凌大波而沅風猶哀郢凌陽侯之汜濫順風波而沅從之意耳洪氏亦但曰言乘風波而流行也朱子乃推王逸之言曰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沉之意也以朱子註書之精妙亦如此解况望其他乎豈非溺於投水之說之過邪然辯證又疑王逸與顏師古二家之說無所據是亦不能釋然於心也蓋辯證乃作於楚辭集註既成之後者解楚辭者要當據辯證而直斥二說之非可也朱子集證仍

之者或當時刊板已定而不欲改之或因相傳既久而不敢改之今雖無所考而致疑於二家之說則不以爲然可知矣夫彭咸果投水之人屈原又安得輕與三皇五帝而並言邪凌大波而沅風之語果以爲自沉之意則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是重華亦嘗投沅湘而死矣故曰說詩者無以文害詞無以詞害志可也

屈原投水辯

屈原投水而死之說世俗至今傳道之余嘗考之不知其所始及讀離騷觀屈子之所自言蓋不能無疑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七

上

爲其所自言者雖或有投水而死之說然或設言或反言耳徐而察之實未嘗真有自沉之意也賈誼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莊忌曰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王褒曰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劉向曰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自是之後皆相祖述其說固不必論是自漢初諸君子已言之矣漢初與屈子相去未遠也宜得其真而亦不得其真者有以也蓋聖賢之事亦必有紀載經品題而後其說真其傳信也戰國之世史官久失其職而無記言記事之

書屈子雖與孟子莊子同時然孟子未嘗至楚而莊子又方且曳尾於塗中肆荒唐之言與屈子殊趨故不爲孟莊所稱道況屈子既死之後僅三十餘年而楚滅於秦矣楊子雲曰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間而天下三擅是屈子之死以至漢初雖無百年然其間多事紛紛而聰明智巧之士皆馳騁於游說戰鬪之場而文學之流亦鮮矣孰有操尺牘秉史筆而爲屈子一言者乎是屈子自沉之事漢初諸君子亦得之於傳聞者耳非楚有文獻足徵信以傳信之言也屈子投水而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九

上

爲得罪於君者重大遠被遷謫有所制而不得見也此所以憂哀之懷終不得一舒且娛也大故卽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屈子負罪引慝之詞非謂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或曰然則亂辭所謂人生稟命各有所錯今定心廣志余何畏懼今知死不可讓願勿愛今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今其說何也曰此蓋曉黨人之詞也當時黨人之譏毀交構其欲害屈子者亟矣惜誦篇曰嬋弋機而在上今爵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觀此可見矣屈子故言此以曉之蓋謂人之死生各有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九

上

論屈子者多不察其時勢故楊雄班固顏之推極詆毀之知屈子者莫如朱子亦謂其志行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是皆不足其遭放而欲死投水而自沉也嗚呼屈子之欲死曷嘗因其放乎又曷嘗死於水乎若果因君之放逐而欲死死而又投水則楊班之譏猶爲恕之雖謂千載之罪人可也豈特不可爲法而已哉或曰然則惜往日篇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又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其說又何也然則亦將爲反言乎曰然也離騷言死亡者不一而惟此數語爲自沉之意然此數語正所以明已之不死而後人必欲曲解以爲欲死也其意蓋謂臨沅湘之玄淵遂自忍而沉流此易事也然吾死之後徒爲身沒名絕而壅君不明不知省察又何以死爲乎此明言君之壅蔽不明徒死無益舊註言沉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借此譏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上二句乃是喚下二句之語解者俱以上二句爲正言故下二句多牽強其說也至若懼禍殃之有再則其詞益明白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其意

得矣不畢詞以赴淵其意重畢詞二字言已苟不盡言以明其志而徒赴淵自沉則壅君亦不識也識如字不識猶不昭也如此解亦未必不可舊註又曰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詞而閔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邪其解頗覺迂闊然此處解以爲欲死解以爲不欲死猶可兩通也悲回風篇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今任重石之何益上四句亦是喚下二句此蓋明譏二子之徒死無益而已之必不負石而自沉也可見矣舊註亦支離其說而曲解之謂欲從子胥申徒而死也何其不審之甚也何不卽屈子之自言以信屈子而反信他人之說以解屈子之言也甚矣其雅道之難明而俗說之易惑也如此或曰太史公之博學亦謂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何也曰太史公蓋踵賈誼東方朔之說而成之者也蓋東方朔懷沙礫以自沉句是亦泛言屈子抱石以自沉耳其懷沙二字偶與屈子懷沙篇目相同而太史公誤解東方朔之意遂以懷沙篇爲屈子絕筆大謬矣不然是

亦東方朔之誤解懷沙篇耳今觀懷沙篇詞氣平淡和緩不似臨絕之音其篇末數語已辯於前矣學者試取讀之可見也朱子亦謂太史公去屈原未遠已不得其詳也夫漢初賈誼之流已失其真矣又况太史公邪故太史公作屈原傳亦只有諫誅張儀阻會武關二事而漫抄漁父懷沙二賦以足其傳而上官大夫之最譏屈子者已不得其名也其畧也可知矣其無載籍之可考而得之於傳聞也可見矣太史公雖博學而屈原事實楚無史錄如前所云是也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邪嗚呼屈原以椒蘭之香草比君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卷七

上

子初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說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之說前輩之讀楚辭也類如此况文義疑似之間

附說

或曰後世相傳五月五日龍舟之戲以爲爲救屈原而起角黍之饋以爲爲食屈原而設也然則亦不足信乎曰不足信也此二事至今天下皆然蓋古之遺俗而莫究其所始者也端午之龍舟猶元宵之鰲山

端午之角黍猶重陽之餠餌民間以此爲戲以此爲饋蓋起於樂太平而通情好之作乎豈可以爲肇自屈原也又豈可獨以爲楚俗也且屈原之在當時楚之君臣舉怒之矣屈原方且惴惴焉以身後禍殃之有再也爲懼其死也又孰敢喧然而競弔之乎楚縱弔之則屈原者特楚之賢也無恩德以及於秦齊燕趙韓魏之民也不惟無恩德以及六國之民而屈原之在楚也實六國之敵也屈原在位而楚存屈原去位而楚亡彼六國者方且幸其死之是急又胡爲乎而肯悲而弔之邪今觀龍舟之戲角黍之饋自中原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卷七

上

以至於吳越閩莫不皆然以此可以決知其爲古之遺俗而非肇自屈原亦非獨楚俗爲然也後人莫究其始遂附會以爲屈原之事耳至若以絲絡拒而投江以食之尤爲鄙陋可笑而褻瀆屈原也甚矣夫屈原者飲露餐英雖顛顛而不以傷者也烏肯食此物邪或曰子以二事爲古之遺俗是矣要之屈原當死於是日故後人遂因其俗以寓弔屈原之意雖以肇自屈原可也曰屈原之死於是日不死於是日今無所考若必欲解以爲弔屈原之事則元宵鰲山火樹之戲以爲弔介子推抱樹而焚枯重陽餠餌餠餌

之饋以爲食夷齊採薇而餓死又何不可乎蓋深知
屈原者不在此也此說也皆因後世謂屈原之死於
溺也故好事者遂從而附會之在智者自不足惑而
博雅君子亦不當信也於是乎辨

涕

詩曰潛焉出涕易經萃卦上六爻詞曰齋咨涕洟鄭
氏箋註曰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馮氏曰涕洟悲
泣也字書又曰涕目汁也一曰鼻液也二說不同今
以詩易之註爲正

民

楚辭蒙引離騷篇 本十四 上
哀人生之多艱與終不察夫人心人字是屈原自謂
也一作民字舊註謂指萬民百姓而言非是又戰戰
舊說爲讒人所讒而係累也亦非是

艱替

朱子曰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根反替它因反瑗
謂此叶甚明朱子偶未之思耳替加水則爲潛加竹
則爲簪加虫則爲蠶是替音古自與艱叶也但古今
失傳而無以考其源流耳朱子之說見前能字條下

朝諝夕替

瑗按諝與訊同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註曰訊

亦治也替廢也廢興也興起振作之意以廢爲興如
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也朝訊夕替句正應上好脩姱
以讒羈句舊解作朝諫於君而夕見廢於此句亦通
但於下旣替余以蕙纁二句不甚穩順王逸曰言君
所以廢已者以余帶佩衆香故也朱子曰言君之廢
我以蕙芷爲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與之以袂然後
去也瑗按若作朝諫夕廢解不如從王說爲善但詳
又申之以攬芷句還依瑗解爲是旣替余本謂余旣
替也倒文耳楚辭如此類極多

人心

楚辭蒙引離騷篇 本十五 上
瑗按人心亦原自謂也王逸曰不察萬人善惡五臣
曰不察衆人悲苦俱非文意

諛諛

王逸曰諛謂毀也諛猶譖也五臣曰諛諛謂譖毀也
其說是矣洪氏曰爾雅徒歌謂之諛謂諛言也方言
云諛謔也楚以南謂之諛言衆女競爲諛言以譖愬
也瑗按諛諛二字當平看若從洪解則二字是串譖
朱子從洪說瑗謂從王說爲善朱子辯證曰諛音卓
則當從承又許穢反則當從喙耳

循規矩而改錯二句

朱子辯證曰洪氏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騷言恐重華之不累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閒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瑗按洪氏之言朱子於集註既引之於各章之下而於辯證復表而出之蓋深有所感於其言而警世俗之意至矣又按此二句楚辭家引騷篇

卷六

上

即申言世俗之工巧王逸以工巧爲佞臣巧於言語倘規矩爲背違先聖之法背繩墨爲不脩仁義之道取譬支離非是

追

王逸曰追猶隨也朱子集註因之是矣又引洪氏曰追古隨字瑗按今自有隨字而古書以追作隨者頗少還讀作如字爲是

錯度

瑗按錯度二韻可兩協若以錯爲主而讀如字則度當協作鐸字若以度爲主而讀如字則錯當協作醋

音

怵鬱悵

洪氏曰下文云增歎余鬱悵今五臣以怵鬱爲句絕誤矣瑗按洪氏之說是

佗僚

王逸曰佗僚失志貌其說是矣又曰佗猶堂堂立貌也僚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僚恐無所據瑗按佗僚當如彷徨徘徊之意直解作失志貌可也洪氏曰方言云僚逗也南楚謂之僚郭璞云逗即今住字瑗按方言逗也謂逗留之義其意解作徘徊徬徨之義未爲楚辭家引騷篇

卷七

上

不可奚必住立云乎哉

溘死流亡

溘字離騷篇凡三見曰寧溘死而流亡曰溘埃風余上征曰溘吾遊此春宮王逸於上下二句俱解作猶奄也於中句又解作猶掩也洪氏辯其非是洪氏解上中二句俱作奄忽之義於下句又曰溘一作盭盭塵也無奄忽義朱子辯證曰溘字補註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溘吾遊此春宮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如此瑗按洪氏於下句之溘蓋作盭字從土旁上二句從水旁明盭與溘不同義耳非

矛盾也大抵此三句要皆從水旁爲是而有二義下句湓字當解作奄忽迅速之義楚辭凡言湓死而流亡之湓字又當與流字對看解作漂泊之意可也如汨字既解作汨沒之義又解作去疾之義要當隨文訓詁庶不失作者立言之意不可執一說也

時態

態與時協其說詳見前能字韻下

攘詬

王逸曰攘除也詬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按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楚辭家引離騷篇

離騷篇

卷八

上

誅少正卯也洪氏曰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耻辱也朱子辯證曰舊註以攘詬爲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朱子集註改之曰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耻辱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環按屈心抑志忍尤攘詬四者平看王逸以攘詬承上三者講固非是而朱子又解爲攘却之而不受於懷以忍尤照

之亦非是蓋此攘字如孟子曰攘鄰雞之攘朱子註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此言耻辱自來而受之猶物自來而取之程子曰罪自外至曰尤可見尤詬皆非屈子之所致而乃自外來猶易所謂無妄之災故屈子屈心抑志忍而攘之不與之校也作攘除之義非是

前聖所厚

厚篤厚之意所厚猶言爲古之聖人之所取不爲所鄙薄賤惡而棄也此亦泛言以見伏清白以死直其道義志行有合於古之聖人耳舊註以比干諫而死楚辭家引離騷篇

離騷篇

卷九

止

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及表商容之間之類爲厚之也非是此厚字要活看不可實實作真有所加厚於已之事也只言已之道必爲聖人之所取不爲聖人之所棄便是讀者詳之

悔相道章

此章屈子是以道路取譬言昔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察故致迷惑然尚行之未遠故猶可回車復還歸耳以比昔日初出筮仕輕犯世患以致遭讒狼狽然尚及此猶可引身而退耳下文復脩初服等語皆謂隱也王洪上註皆謂屈子初欲去楚復悔其非事君之

義故中道復還楚國以終事君之志失之遠矣洪氏解延佇乎吾將反曰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王逸解及行迷之未遠曰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朱子辯證曰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環按朱子關之甚是而集註之說得其旨矣大抵古人解書不即本文以釋意而恒執已意以解文故多牽強支離之說而註楚辭者尤甚屈子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七十

椒丘

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丘詞亦欠明白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

洪氏曰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是矣環又按蘭皋王逸引招魂皋蘭被徑以證之蓋此言蘭皋意在於皋彼言皋蘭意在於蘭也讀者須知立言之意可也

陸離

王逸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洪引許慎云美好貌顏師古云分散也朱子曰美好分散之貌環按上三家各得其一字之義而朱子合二說而解之是矣但稍倒耳蓋陸者猶今言陸續之陸故曰參差曰分散得陸字之義也離者麗也謂華麗之麗非附麗之麗古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七十一

芳澤

王逸曰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無在於已朱子曰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

玉佩有潤澤也。瓊按：芳與澤，其雜糅此句。凡三見思美人句，似指上文芳蒨宿莽而言。情往日句，似指下文芳草蕙若而言。是不獨玉可以謂之澤也。此章之句，雖承上菱荷芙蓉冠佩而言，然長余佩之陸離佩字，是泛指劍玉蘭蕙之類而言。佩，繽紛其繁飾。佩字，是又總菱荷芙蓉冠佩而言。王逸獨指芳為芳草，澤為玉佩，長余佩，繽紛之二佩字，亦俱專指玉佩而言。朱子因之，恐未是。前章曰：紉秋蘭以為佩。是不獨玉可以謂之佩也。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王逸註曰：又施芳澤，其芳香鬱渥也。朱子曰：芳澤，芳香之

楚辭卷之

離騷篇

七十一

上

膏澤也。又列子曰：施芳澤，正蛾眉，淳于髡曰：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由此觀之，古人用芳澤字甚多。而楚辭之所言芳與澤者，當合芳草玉佩而言之，不必分芳為草澤為玉也。芳言其氣之芳，薝澤言其色之潤澤耳。或曰：芳草可謂之澤矣。玉佩可謂之芳乎？曰：古謂香玉其來久矣，獨不可謂之芳。邪薝古香字通用。

昭質

王逸曰：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五臣曰：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朱子曰：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

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瓊按：此唯昭質其未虧，唯字固專詞也。亦語詞也。古字多通用。王逸看得唯字太深，解作獨也。質字又解作形體之質，故有獨保明其身之說。復引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之語，以發明之。然詳玩本文，此二句之意，實無着落。王逸是以唯為獨，質為身故有此說。朱子因之，非是。蓋質者，質性之質。莊子荀子皆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以質為性也久矣。況今人猶有質性之說，此所謂昭質者，謂昭明其質性耳。如易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在

楚辭卷之

離騷篇

七十一

上

明明德之意。五臣朱子之解，似以為質性之說矣。而又以昭字連質字為說，如明德字樣看，亦非是。昭謂明之也。言已芳澤雜糅而佩服之盛如此者，蓋以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欠耳。然所謂芳澤雜糅者，喻已之備道全美，悉有衆善也。苟有一之未盡，則吾質之有虧矣。若屈子者，其知道者乎？其能盡性者乎？讀離騷者，其可以詞賦視之乎？吾嘗謂周末顯覲之間，而孟子屈子莊子並生於一時，其道理之純粹，莊子雖不可與孟屈同日而語，而文章之妙於二子，則不多讓也。嗚呼！周末極衰極弱之際，而文章之盛猶如此，周

之多才可見矣

往觀四荒

王逸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洪氏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厖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騶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失之矣朱子曰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楚辭家引離騷篇

上

上

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或曰諸家之說各有得失然求賢君之說不若求知已之說爲渾融而求賢君之意自在其中矣賈嘗反復而詳玩之直以求賢君解之亦自無妨也又洪氏譏賈誼之失實先得我心之同然然謂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是矣而又以四荒爲四夷謂往觀四荒乃禮失而求諸野也孔子浮海居夷之意豈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乎此說甚迂至若同姓之義朱子已辨其非矣但此章之旨屈原實因君信讒而齋怒其道不行其禍將及欲隱去而避此世也朱子又謂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

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蓋反顧二字猶言回首而視

耳當與游目字並輕看朱子看得反字太重故有不能頓忘此世之說屈子方欲製芰荷集芙蓉戴高冠垂長佩脩吾初服聊且止息優游於蘭皋椒丘之間使吾情之信芳昭吾質之無虧之不服而不使進入以離尤也又何暇戀戀於溷濁之世哉孔子亦嘗數去乎魯矣苟吾道之果是固不在乎去不去也苟吾道之當去固不在乎同姓與不同姓也屈子去楚之意實欲隱遁耳考之惜誦涉江及此脩吾初服數章可見而此篇後歷訪聖帝求賢女之說特設言以見楚辭家引離騷篇

上

上

舉世而無一人以爲知己者耳非謂欲求賢君而事之也縱使屈子欲去楚而求賢君以事蓋亦欲行其道耳非戰國儀秦游說之徒之可比也嗚呼微子箕子嘗抱祭器而歸周矣孰謂同姓無可去之義乎但聖賢之去國非欺君賣國者所可同蓋以爲道在吾不可自我而絕也聖賢固不苟生亦不苟死也如此孰謂屈子之未嘗去楚乎孰謂屈子之果投江而死乎雖然屈子之去楚者亦去楚廷離黨人而隱於山林耳又未嘗去楚而事於他邦也論屈子者不可謂其不去不可謂其去也所謂可與智者言難與俗人

道者此類是也又按四荒只作四方字看便是荒字不必重看

人生各有所樂

王逸曰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諛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朱子曰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惡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為常或曰人或有樂富貴者或有樂功名者或有樂道德者屈子好脩以為常蓋以道德為樂者也上官大夫之徒蓋以富貴為樂者也道德之於富貴其存心相去遠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

楚辭卷引

離騷篇

七上

上

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然而為善為利之心雖不同其雞鳴而起孳孳不舍者其迹則同也故黨人見屈子汨乎若將不及忽奔走以先後以為即已之馳驚以追逐競進以貪婪也遂內怨已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妬焉嗚呼微生畝且譏孔子為栖栖而佞也况屈子乎以小人之腹而度聖賢之心其來也久矣孰知所樂有不同哉援按王逸以人生各有所樂句俱就黨人不好邊說對下余獨好脩以為常句看朱子或說是並邪正泛講當從朱子或說為是又按樂字洪氏讀作論語益者三

樂損者三樂之樂字璦謂直讀作洛音亦好不必從也

好脩以為常

洪氏曰下文云汝何博塞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璦按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又曰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後曰紛獨有此姱節又曰孰信脩而慕之又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莫好脩之害也或單言脩或單言姱或以脩姱並言則脩字之義可見矣然篇內所謂靈脩前脩脩能脩名之脩字亦宜如此脩姱之脩義也雖然好脩者人或能也好

楚辭卷引

離騷篇

七上

上

脩以為常人不可能也故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者非不好脩也不能好脩以為常耳嗚呼世俗之工巧能使君子變而為小人也如此欲使上官之徒化而為君子也不亦難乎然蘭芷荃蕙變化而為茅與蕭艾則有之矣茅與蕭艾而變化為蘭芷荃蕙未之有也又按此章余獨好脩以為常與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章相應雖體解吾猶未變與前雖九死其猶未悔章相應可見自長太息以下至此十三章當為一大段也

女類

王逸曰女類屈原姊也洪氏曰說文云類女字也音須賈待中說楚人謂女曰類前漢有呂須取此爲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異其見從鄉人因名其地曰秭歸後又因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類廟擣衣石尚存秭與姊同朱子辯證亦載之按說文與賈待中之說似矣餘說非也易曰歸妹以須朱子曰須女之賤者是矣說文謂須爲女字蓋字賤女爲須也特詞欠明白耳夫須何以謂爲女之賤也蓋嘗考之天官書天文有織女三星婺女四星織女天女孫也女之楚辭家引離騷篇 上

至貴者也婺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爾雅曰須女謂之婺女婺又一作務是婺星之爲須女須女之爲賤女也明矣故女須者謂女之至賤者也類正作須女傍者後人所增耳豈特楚人謂女爲類哉豈可謂女須爲原姊哉柳子厚山水記曰其鳥多秭歸秭歸卽子規鳥也蓋因其縣之多子規鳥而名之也秭從禾者謂栽禾之時而此鳥來歸故名耳秭者禾之別名也詩曰萬億及秭又禾數之多稱也豈可謂秭與姊同乎至於女類廟擣衣石皆因註楚辭者錯誤而後人遂附會其事也若果爲原姊豈可爲其第乎以

屈原之清白正直而女須罵之豈可謂之賢姊乎不得謂之賢姊又豈可廟祀於百世乎王逸袁崧乃無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審矣朱子從之蓋偶未之思耳或以其相傳既久而不欲辯也東方朔七諫哀命篇曰念女類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悵是以女類爲原姊其來也遠矣要皆不考而傳會之者也

嬋媛

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類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逸皆註云猶牽引也悲回風曰忽傾寤以嬋媛王逸註楚辭家引離騷篇 上

曰心覺自傷又痛惻也朱子辯證曰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註意近而語疎也集註又謂眷戀牽持之意按詩邦之媛也註曰美女曰媛蓋嬋媛猶娟妍也本美女嬌媚美好之稱亦可以爲妖嬈邪淫之稱如康娛二字本安樂之好稱也篇後曰日康娛以淫遊又以爲逸豫驕傲之意逍遙二字亦本優游行樂之好稱也袁郢曰今逍遙而來東又以爲漂泊流落之意蓋古人用字多假借固不嫌於兩用也湘君以下三者當從美好之稱若離騷女須之嬋媛則爲邪淫之稱也其義詳見各章本文之下茲不贅又

按王逸牽引二字若謂牽衣引袂不忍舍去之義卽朱子顧戀留連之意也特詞欠明白耳五臣解申申晉予句乃謂牽引古事而罵詈是蓋以申申卽爲嬋媛之意而又以援引古事爲牽引失之遠矣牽引古事因下引鮌事而云也甚謬甚謬

申申

王逸曰申申重也其意是矣洪氏引論語申申如也以證之謂和舒之貌朱子曰舒緩貌俱非是申申晉予蓋謂罵之不已也從王說爲是又按洪氏曰女須晉原有親親之意焉又曰女須之意蓋欲原爲甯武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八十

上

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以徇楚王之意也而王逸謂女須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朱子辯證曰此說甚善瑗按朱子善洪氏之說非是此章明言罵之也烏得謂爲勸喻之意乎吾未聞以罵詈爲勸喻者也又明以鮌比之矣又烏可舍鮌不言而別引甯武子史魚之事乎吾未聞鮌之直如史魚之直也又明言其好脩姱節而不服資葦菹矣又烏得謂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乎吾未聞不脩姱節而服資葦菹焉可以爲甯武子之愚也此皆不察本文之意而誤以女須爲原姊故

執已意以立說而曲解如此蓋欲爲原姊回護耳要之女須當從余解而罵原之意當從王說爲是

鮌

洪氏曰鮌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爲黃能入於羽淵又引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辭鮌悻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瑗按東坡之論非是史記之意蓋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耳若以東坡之論言之是謂殛鮌者又欲變四夷之俗以復爲鮌也其論之新奇雖有救於鮌而以之斷史記之說斯失其旨矣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八十一

上

姱節

王逸曰姱異之節五臣曰姱大之行洪氏曰姱好也瑗按姱乃美好之意與脩美之脩同說已見前王逸五臣以姱異姱大解之非是視前解俱失其故步也

節中

王逸曰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其說是矣又曰節度也詞賡而不明白五臣又曰中用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以節字連上解固爲支離而以中爲用也又無據而甚謬蓋依前聖卽言法前聖

也朱子解易節卦曰節者有限而止也此節字是謂有節制界限之意要解作法度之度字亦通但當虛看不可作實字看

憑歷

憑字舊俱解作憤憑憑怒之意按左傳列子莊子方言固多如舊說而天問亦以康回憑怒言之蓋嘗考所謂憑怒憑凌憑據諸說亦皆是極盛之意淮南子曰天地未分憑憑翼翼蓋是言天地之氣未曾分判而充塞盈滿於兩間耳則此憑心當承上係前聖以節中而言言已所得於心者極其盛耳以此所得者

楚辭卷引

離騷篇

卷三

上

極其盛而反遭此罵詈此所以可歎也又何嫌於兩用乎又按歷字王逸解作數也謂歷數前世成敗之道五臣解作行也謂歎息憤憑而行此澤畔皆非是洪氏曰歷猶逢也謂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下文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朱子曰歷經歷之意二說意俱是但洪說欠別白而朱子亦欠發明蓋歷茲者謂遭此置辱也指上女須之晉詞而言耳

沅湘

洪氏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鍾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

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其中此補註所載雖無關於文義然亦不可不知

南征

王逸曰征行也是矣易升卦曰勿恤南征吉朱子本義曰南征前進也然則此所謂濟沅湘而南征猶云渡江而去耳王逸謂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而南行夫南固指其方而不必謂舜葬於九疑山其南亦不可專指九疑也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然則舜又豈嘗至瑤圃乎上曰將往觀乎四荒此曰濟沅湘以南征下曰濇埃風余上征皆所以爲下遠遊諸章起也

重華

王逸曰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瞍生重華是爲帝舜洪氏曰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曰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群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

命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辭屢言堯舜禹湯今辯於此瑗按朱子註孟子曰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註此又依洪氏曰重華舜號也然則重華亦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故蔡氏註尚書解放勳重華文命皆爲贊美之詞而不謂爲堯舜禹之名號其說非也詳尚書之文勢書法而放勳重華文命之爲三聖之號也審矣豈可謂孟子因以爲號乎或曰大禹謨蘇氏謂以文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邪曰安知其非關文邪安得以其一而廢其

楚辭卷引

離騷篇

今四

上

唐虞夏爲地名是矣餘說不如洪氏之說爲有據竊謂堯舜禹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當時之謚號而史臣因以稱之也伊尹姚姁姓也書謂有鰥在下曰虞舜不稱姚舜而曰虞舜者蓋師錫稱於帝前而姚與堯名同音故諱之曰虞舜以地名之也湯文武者亦號也後世稱堯舜禹湯文武者上三聖舉其名下三聖舉其號蓋因原來相傳稱呼如此口熟字順故不改耳亦可見上古之質直多稱名中古之文盛每稱號也其所謂唐虞夏商周者俱本所興之地名而因以爲一代有天下之號也故後世論其人者每以堯舜禹湯文武爲言論其世者每以唐虞夏商周爲言云

楚辭卷引

離騷篇

今五

上

陳詞

王逸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異聞秘要以自開悟也按王說是以爲就有道而正焉之意非是蓋屈子以爲已得大中至正之道世無人知而用之故往見聖人以爲知己者一道以潔其憤懣之情耳下文曰耿吾既得此中正也是也非謂因人之譏毀其道不行而有疑於已也洪氏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

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今觀下文所陳蓋泛舉歷代治亂成敗之迹不獨指君臣一端而言也朱子集註取之亦未盡善二家之說意雖是而詞太拘也環按此曰濟沅湘以南征今就重華而陳詞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雖各見於他篇而非出於一處然始而欲就之而陳詞既而欲與之而同遊既而嘆其終不可遇其意亦互見也

啓

五臣曰啓開也是矣天問曰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則

楚辭集

離騷篇

卷八

上

屈子以啓爲開字之義也審矣但此之啓者蓋謂開陳其詞以告之於舜者也乃承上章就重華而陳詞句更端發語之意也五臣以爲禹開樹此樂則謬矣王逸以爲禹之子名洪氏朱子仍之且闕五臣之謬非是五臣解作禹開樹此樂則謬而以啓爲開義則是也此啓字卽上文陳詞之陳字也不言陳而言啓者變文耳惟其不以爲開義而以爲禹子名故解九辯九歌多牽滯不通或以爲啓之樂或以爲啓脩禹樂也或曰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又何如也曰無傷也天問之啓自爲禹子名而離騷之啓自爲開

義蓋偶用啓字與天問相同故後人遂執泥不通也如夏康娛以自縱康娛二字本相連屬而康字偶與太康之名同而文意又實指太康故說者亦以夏之太康爲解甚非也况天問之言屈子方乃斥其誣也而此處豈肯用之邪或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天問亦斥之矣此篇又用之何也曰此篇所用崑崙懸圃蓋如馭風雲乘鸞鳳之說奇興假設之詞耳若此段陳舜之詞雖亦設言而其事實則欲叙歷代人君之得失國家之治亂而賢否褒貶於是乎概見非寄興之言之可比也故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詞以詞害意也以啓爲禹子者皆執天問之文故也前章依前聖以節中至後耿吾旣得此中正爲一串意讀者虛心平氣而熟誦詳玩之勿以天問之言先橫於胸中則啓之爲開其義自見而且使此篇之文有脉絡接換之妙若以爲禹子名不惟九辯九歌牽強不通而此章起句亦覺突然矣

九辯九歌

王逸曰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有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下章註曰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註曰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脩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瑗按王逸以爲禹樂是矣其下又曰啓能承先志云云天問又以爲啓所作樂又以爲啓能脩明禹業云云或以爲禹樂或以爲啓樂或以爲禹啓之樂何其自相矛盾牽強支離之甚乎夫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可歌詠自禹之時已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被之箏絃矣禹蓋

楚辭卷之四

八十八

上

親視其盛矣豈待啓而後然乎啓之賢亦僅能守成父業而優於朱均耳又豈能有脩明禹業而充拓之也乎啓之得天下亦以禹之功德之餘蔭而天下歸之非啓之賢之足以繫天下之心也禹死而功德正洋洋如也又豈待啓之續叙脩明而後可辯可歌也乎其不然也審矣是蓋以啓字爲禹子之名故莫能有一定之說而自相矛盾也如此

洪氏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註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

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誤矣離騷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炎帝斃日爲誦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瑗按洪氏引山海經之說自當用之於天問而此則以爲禹樂是也朱子辯證悉矣

朱子辯證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離騷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

楚辭卷之四

八十九

上

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註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更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瑗按朱

子既謂九辯九歌爲舜禹之樂無疑又謂王逸以啓
修禹樂爲謬又謂洪氏不能據經傳以破其誤而引
山海經之爲妖妄矣然註離騷集註又用王逸啓能
承先志之說天問之集註又竊山海經之意以爲解
亦何其自相矛盾也是皆執天問之文而以啓爲禹
子名不以爲開陳之義故其說不通而自爲支離之
言不能爲一定之說也要之天問當用山海經之言
而此啓字當作開陳之義爲是直以九辯九歌爲禹
樂削其餘說則庶乎不失作者立言之旨也夫禹之
樂誠不可以爲啓之樂其說是矣朱子並譏屈子指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上

上

作啓樂爲謬夫屈子曷嘗以九辯九歌爲啓樂哉啓
之爲開其義甚明以上下文照之其文甚順而因其
用啓字偶與天問相類遂斷斷然執其說而不變不
亦膠柱契舟之甚乎朱子又謂九辯不見於經傳是
亦未之深思也璦嘗考蔡氏尚書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註曰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
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此所謂辯者蓋亦
謂其有條理可辯而非亂雜之無統也辯之於叙其
義一而已矣是九辯卽九叙也不言叙而言辯者變
文耳又以明叙之之義爲辯也如詩之雨無正韓詩

作雨無極書之今失厥道左氏作今失其行古人引
書用事如此類甚多留心考之自見至若天問之篇
乃屈子窮理之言蓋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詞當與孟子距楊墨韓子排佛老同功而後世反譏
其怪誕而謂屈子之不能無疑於心也何其不察作
者之意之甚哉詳見本篇茲不及贅

夏康娛以自縱

舊註皆謂上句啓字爲禹子此夏康爲啓子太康也
俱非是觀下文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
遊則康娛二字當相連講無疑况既曰夏又曰康娛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上

上

以自縱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太康矣猶舉九辯
九歌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禹樂也或曰書言九
叙九歌禹蓋嘗推之於舜故朱子據書禮春秋謂爲
舜禹之樂無疑此蓋設爲陳舜之詞屈子之意蓋謂
此九辯九歌雖禹之功德亦舜之事業舜親見其盛
者今則自夏之子孫而亂之故曰夏者舉一代之號
而別之以陳於舜也其說亦甚有理知此意亦可以
破夏康二字不必相連以爲解矣

五子

五子者太康之弟也惟仲康卽帝位見於經傳餘子

之名未詳今按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其詞旨憂愁鬱悵慷慨感勵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則五子誠賢子也屈原責之以失家巷何也要之當以楚辭爲正又足以徵古文尚書之非真者也大抵此章九辯九歌言禹德業之盛也次二句責太康也未句責五子也言禹德業之盛而後人不能守以見楚之先君創業垂統而懷襄之不能繼也或曰下三句不必分夏康娛二句亦所以責五子而曰五子則太康自在其中互文以見意耳亦通

縱巷

楚辭集引離騷篇

九十三

上

巷一作術音義並同古通用也朱子協平貢反或一切作閭或一切作弄蓋以巷之上爲共術之中爲共蓋以共字協之可與縱而爲韻也

弄

左傳曰有窮后羿又曰在帝夷羿天問曰帝降夷羿說者曰窮國名也羿自鋤遷於窮石窮石山名也蓋因山名以名其國耳后君也謂爲有窮之諸侯也嘗纂夏帝相位故亦稱帝夷羿之氏也後人稱窮羿者兼其國號而稱羿者本其姓氏也或曰羿者何謂也蓋羿者善射之稱先王因以爲射官之官名而或者

以爲有窮后之名字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是又以有窮爲姓氏俱非也王逸不詳所以洪氏引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有窮后羿也瓊按論語羿善射羿盪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朱子皆註爲有窮之羿夫以羿與羿對言逢蒙乃寒泥之家臣朱子之說是也又按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天問曰羿焉彈日歸藏易曰羿彈十日此皆謂堯時之羿也又按山海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見山海經卷十八帝王紀曰帝羿有窮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鋤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篡位是山海經謂帝嚳之羿而帝王紀又統論之者也由此觀之則夷氏之羿羿之爲號其來也遠非始於帝嚳也但自帝嚳以前爲射官帝嚳以後爲諸侯自夏以前爲鋤國自夏以後爲窮國嚳堯之羿爲民除害夏后之羿因國作亂故見滅於少康而其爵國

楚辭集引離騷篇

九十三

上

遂絕也要非一人而史傳稱善射者多以羿名之覽者不可不知郭璞註山海經言有窮后羿羿射故號此名也或者又謂有窮后好射故人因以羿目之俱非是蓋其官職之本號耳或曰羿何以爲善射之號也瓊嘗思之羿字上從兩手俱爲左向若人射之狀下爲升若一絃而貫雙矢又羿一作彗此其所以爲善射之名而義亦章章矣字書又上從羽謂以羽箭而射也亦通

浞

浞寒浞也羿之相也或曰羿之嬖臣也蓋初爲嬖幸

楚辭蒙引

九十四

上

之臣而後因以爲相歟左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註曰寒國名浞人名伯明寒國君名寒浞乃伯明氏好讒之子弟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棄之而不用羿善其好讒收錄以爲己用或又曰寒姓也瓊按史記正義曰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則寒非姓也國也詳左傳正文則伯明又似以爲姓氏也非名也其曰伯明后寒棄之似又謂伯明之后曰寒者棄其浞也帝王紀云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以此推之文理頗順則左傳寒棄之

寒似又當作讒字因其聲近而誤耳詞皆不別白未知其審或後人因寒姓以名其國或寒本國名而稱寒浞者如窮羿之稱史失其本姓或伯明亦可爲姓氏皆無所考而不可知其詳矣

貪夫厥家

據此則羿爲寒浞貪其家所殺據孟子則羿又爲逢蒙忌其業所殺按逢蒙乃浞之家臣左傳亦言蒙殺而烹之蓋謀而王之者寒浞也殺而烹之者衆人也逢蒙雖學射於羿而後爲寒浞所寵本又實嘗懷忌其藝之心故因寒浞之命而乘其亂以殺之也孟

楚辭蒙引

九十五

上

子之意蓋謂逢蒙既學射於羿矣而羿之善射非逢蒙不足以殺之故於衆衆之中獨罪逢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亦春秋誅心之法君子立言意各有在孟子非怨寒浞而屈子非舍逢蒙也嗚呼以言取人失之牢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當逢蒙學射之時羿固不能逆知其爲殺己之人也至若寒浞之讒伯明已棄之矣羿既已知之矣人固棄之我固取之不惟收而使之又從信而相之而其殺身之禍實始於寒浞焉則羿之罪不特薄乎云耳

狐家

家叶古胡反讀作姑漢之時有曹大家瑗按古韻家亦與華爲韻若以家爲主而如字讀則豈爲瓜亦可從家叶也

昇澆之事

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鉶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虐弄於田樹之詐力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楚辭家引離騷篇

九某

上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左傳哀公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公氏曰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瑗按羿浞之事史記固疎而左傳亦畧又詳見史記夏本紀註余嘗總諸家之說爲羿浞傳文多不載

楚辭家引離騷篇

九十一

上

罪羿論

夷羿篡弑之賊無足道者然其死也孟子以爲逢蒙所殺屈子以爲寒浞所殺孟子以逢蒙爲夷羿之弟子王逸以逢蒙爲寒浞之家臣左傳以爲浞虐羿於田羿田將歸家衆殺而烹之詳其事而兼其說余嘗參伍而論之蓋蒙初嘗學射於羿後爲浞之家臣既受浞之私恩而又實懷忌羿之心故乘浞之亂因其謀承其命於羿之將歸自田也遂殺而烹之耳是共殺之者家衆也而能殺之者逢蒙也能殺之者逢蒙也而謀殺之者寒浞也逆儔朋黨詭計環攻羿雖善

射不足恃而雖欲預防之也無所逃矣孔子曰與其
繁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曰往
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是道
也非獨聖賢之設科也惟藝亦然當蒙之來學也其
賢不肖雖不可知羿安能遽逆其爲將殺已之人耶
又安能逆其將殺已而不盡授之以術耶是羿之授
蒙而且盡授其術者未爲盡非也故公明儀曰宜若
無罪焉意蓋如此孟子曰薄乎云耳惡得無罪薄乎
云耳者固責之之詞而又存恕之之意而亦未嘗盡
以爲非也是羿之死不當歸罪於受蒙而當歸罪於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十九

上

收浞也按左傳寒浞乃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惡其好讒也而放棄之夷羿愛而收之信而使之遂
以爲已相夫羿不逆蒙之惡是也若浞之讒佞詐僞
已著矣羿固知之矣伯明氏固棄之矣人固棄之我
固收之遽信而使之又任以爲相而假之以大權卒
爲浞貪其家而被其害是羿之死非基於受蒙而始
於收浞也春秋之法推見至隱羿之任相已如此矣
何況取於乎浞既爲相而蒙又爲浞之家臣其權謀
足以有爲其技能足以相加羿雖欲不見浞也得乎
論而至此則羿之罪豈特薄乎云爾哉抑論之羿乘

夏之衰遂逐夏后相而篡其位浞又殺夫羿而妻其
家浞子澆又爲夏少康所誅滅而有窮氏遂亡其所
以殺之者非自殺也一聞耳輾轉相報提如影響固
亂流之鮮終實天道之好還也要之羿者乃亂之首
而罪之魁也雖且殺而烹之猶有餘辜矣又何足以
深惜之哉後世之貶羿者多據孟子之言以其死也
歸罪於受蒙而不歸罪於收浞是爲罪羿論

逢蒙論

吾嘗據左傳論羿之死蓋謀而主之者寒浞也殺而
烹之者寒浞之家衆也非逢蒙一人也孟子曰逢蒙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十九

上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而獨罪蒙者何也其意蓋謂蒙既學射於羿矣則羿
師也蒙弟子也而且盡羿之道是羿固不吝其術秘
其法而盡心以教之無遺餘矣此雖技藝之末而師
生之分則一也蒙之於羿而恩義之隆當與顏回之
於孔子同也雖盡忠効死於羿可也弟子固不當殺
師而蒙乃弟子之尤不當殺羿者也而卒殺之也何
哉且羿之善射非蒙不足以殺之故孟子於家衆之
中獨罪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春秋誅心
之法也使蒙無忌藝之心雖不能使寒浞之不殺羿

要必有周旋之意於其間豈忍使遷至死死而且烹之其慘毒之甚之若是哉是蒙之殺尹賈忌藝之心以基之而且將幸浞之亂籍之以爲快也以是推之則逢蒙殺羿之心蓋有過於寒浞貪夫厥家之心初無一時而忘而關弓控絃以待之也久矣則浞之殺羿也又安知非蒙有以啓其謀而成其事深其憤而圖其私且將逞其技於一試以徵其善射之名也和夫子濯孺子乃庾公之斯之師之師也猶推其源流曰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况逢蒙親受業於夷羿之門者乎若庾斯之事雖未盡善姑且勿論而楚辭家引離騷篇

一百一 上

菹醢

王逸曰菹菜曰菹肉醬曰醢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洪氏曰說文云菹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蓋菹之稱菜肉通爾雅曰肉謂之醢按菹一作菹水草也蓋菹菜也菜亦草類也故菹亦可爲淹菜之稱而又可以爲肉醬之稱者蓋蓋本細切淹藏之蔬而細切其肉

以醬和而藏之其製法亦如淹藏其菜也故亦可稱肉醬爲菹是菹可以兼醢而醢未有兼菹解者今既對舉而並言之當依王註分說爲是書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又曰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禮記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記曰醢九侯脯鄂侯帝王世紀曰紂囚文王長子伯邑考爲質於殷紂烹爲羹賜文王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尚不知也觀諸此類則后辛之菹醢可見矣

殷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一百二 上

帝嚳次子曰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成湯有天下因爲國號自盤庚遷都於殷於是又稱殷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按今人或稱商湯或稱殷湯周書亦稱商王受殷先哲王吾嘗謂自盤庚以後可稱商王承祖號也自盤庚以前不當稱殷王而之以稱殷湯尤不可也書稱殷先哲王亦謂殷之先王而殷指後人也

循

朱子辨證曰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

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卽循字之義也。按作循字是蓋循與脩字既相似而義又稍相通故人所寫所用多相混也。

差頗

差如讀作切磋之磋音則頗協作坡音差如讀作參差之差音則頗又協作皮音詳古人所用有兩協也此從磋音讀可也。

錯輔

朱子辯證曰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王逸註謂置以爲君又生楚辭家引離騷篇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按王說非重複但非本文之意支離牽強耳。朱子之說爲是。

聖哲茂行

王逸曰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洪氏曰肅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爲我用。詩曰奄有下土。按洪氏以聖哲屬人講茂行屬行講朱子從之是也。王以聖哲作智講非是。但用此下土之用字猶有字也。須輕看三家俱以用事言之恐未善。前章五子用失乎家巷厥首用夫頗墮與此連使

三用字俱要看得活方是不可執解

楚辭家引卷之上

楚辭家引卷之上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下

新安 注瑗

玉卿

離騷篇

瞻前顧後一章

王逸曰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
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
真偽也又曰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
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
非善則行不成也朱子曰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來之成敗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
計謀於是為極而知惟義為可用惟善為可行也洪
氏解計極句曰觀民之策於是為至瑗按計極二字
朱子之說得其旨矣洪氏以計字截屬上講而極字
單言非是蓋相觀二字稍斷民之計極相連者也王
說亦得其旨但只以忠佞言之又失之太泥又相觀
二字即承上句言瞻前顧後猶左顧右盼反復詳視
云爾王逸朱子解前後二字亦滯又義善二句屈子
是反說朱子是正解王逸獨以人臣講既非是而其
說亦失屈子立言之意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

不成二句說話好意亦近是但以義善二字分德
行講又非也二句猶言無往而非義之所在吾人所
當體用無往而非善之所在吾人所當服行者也此
章本謂環顧博觀乎一世之人而機械變詐極其巧
偽貪利為惡之心靡有底止曾不知徙義遷善務脩
德行以承皇天錯輔之意也承上章而泛言之則所
以責當時之君臣勵自己之節義而湯武桀紂之興
亡古今之是非成敗具見於言表矣指而實之則狹
矣或又解下二句曰孰有非義之事而可用者乎孰
有非善之行而可服者乎其說雖通要非屈子立言
之本意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

下

貼

王逸曰貼猶危也或云貼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
洪氏曰貼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貼前漢註云
貼近邊欲墮之意瑗按此字不經見諸說意俱是但
語有詳畧之不同竊意當從漢註意自詳明朱子集
註無洪氏漢註而用之

覽余初

王逸曰上觀初世使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五臣曰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悔瑗按五臣是

而王說非

量鑿正柄

王逸但註曰柄所以充鑿既無音釋又不詳所以洪氏曰鑿音清穿孔也瑗按所謂捶鑿斧鑿之鑿乃是器具之名字全實也所謂杜撰穿鑿及匡衡鑿壁之鑿乃是物有不通而用別物以穿通之之名字全虛也俱讀作入聲此所謂鑿音乃是所穿通孔隙之名字半實半虛也當讀作平聲洪氏曰柄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音瑗按柄從木旁丙丁之丙要之柄卽柄之別名也洪同柄字從木旁丙丁之丙要之柄卽柄之別名也洪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三

下

氏之意蓋以柄爲總號而柄者乃柄頭之削而尖小處故曰刻木端所以入鑿音者也明非柄之通稱也或曰鑿音卽斧鑿之鑿柄卽柄字之訛也未知是否姑誌之朱子曰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是矣王逸曰正方也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詞不別白未知所謂竊思其意似是謂工匠之用鑿柄不量度相視而執持使之端方正直則鑿柄必爲所損壞也是王逸以鑿卽爲斧鑿之鑿矣其所言鑿義與或說同未知是否而解量正之意則非是矣又按九辯云圓鑿音而方柄今吾固知其鉅錡

而難入是言其孔圓其柄方故不相入也淮南子云良工漸音乎矩鑿音之中是又言其孔方也今觀之匠氏所斫之斧頭其孔皆方而所捶打之鑿則孔又多圓者然則九辯之文固當以圓鑿音方柄爲解此處或圓鑿音而方柄或方鑿音而圓柄皆不可知泛講爲是

茹蕙

王逸曰茹柔莠也五臣云茹臭也洪氏曰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茹菜五臣以茹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敗之名非

楚辭索引

離騷篇

四

下

香也瑗按詩曰柔則茹之是茹有柔義王逸之說朱子從之及洪氏之辯皆是但今亦自別有茹草詩曰茹蘆在阪是也其草可以染絳絳紅色也或曰蕙恐是蕙字字相似而訛也蓋茹蘆可染紅色以爲泣血之比瑗按或說雖有理但覺奇巧未敢盡信姑附之以備好古君子一覽云

襟

洪氏曰爾雅曰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瑗按衣裳之邊際皆謂之襟此所謂襟者蓋指胸前之衣而泪下垂以濕之耳俗所謂胃襟是也

陳辭

王逸曰陳辭於重華道昇澆以下也是矣而又曰俛首自念仰訴於天以陳辭爲訴天非是

耿

耿洪氏謂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是矣此句乃倒文本謂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道耳如余固知蹇蹇之爲患余既滋蘭之九畹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句乃順言之也如汨余若不及願竣時乎吾將刈蹇吾法夫前脩既替余以蕙纒怵鬱悵余侘傺延佇乎吾將反其餘與吾字雖皆倒在下而意乃當在句首之上也楚辭蒙引離騷篇五下

乘鷖

乘鷖與乘虬同王逸以爲設詞是也又謂鷖身有五彩而文以爲車輪非是若下文維瑤象以爲車乃是謂以瑤象飾車耳此駟虬乘鷖朱子直以乘龍跨鳳解之是矣

溘埃風

言已忽然出乎塵埃濁風之外而往上升耳洪氏曰

忽然風起而余上升朱子曰埃風忽起而遂上升似謂乘此埃風而上征也非是又其所以上征者王逸曰去離世俗遠群小也似矣又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云云朱子亦曰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故云云其說太深迂遠不切俱非文意本旨又按溘字離騷篇凡三見前後王逸皆解作猶奄也此處又解作猶掩也謂掩塵埃而上征洪氏辨之曰逸是因遠遊篇掩浮雲而上征故解作掩也還當作奄忽之義洪之辯是

寓言總論

楚辭蒙引離騷篇

六

下

朱子辯證曰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欵帝閭歷訪神妃及所言鷖鳳飛騰鳩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泛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王洪二註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懸圃閬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概不復盡載而詳說也援按朱子之辯甚得本旨足以破二家之曲說但就舜陳詞雖爲寓言而所言者皆爲實事至於欵帝閭以下直如後世郭景純等游仙之詩遣興之辭耳與陳辭之辭又稍不同讀者詳之

軻

王逸曰軻指輪木也指一作支音義並同洪氏曰戰國策云陛下嘗軻車於趙矣軻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軻爲車輪誤矣瑗按朱子從王洪之說是也

蒼梧

王逸曰蒼梧舜所葬也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前濟沅湘以南征句下又註曰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洪氏曰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七

下

野註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爲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瑗按據禮記山海經蓋舜葬於蒼梧據如淳則舜葬於九疑王逸又兩言之又按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葬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曰文說是也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詳其意舜實葬九疑山而云蒼梧者總名耳馮乘縣去九疑甚遠如淳之說非也至於屈子所言本旨要不指舜葬因王逸之說有據故諸家從其說詳見本註茲不再贅或曰九疑山

者謂其山有九形勢皆相似人視者多疑惑不能別故因以名山李白詩九疑聯綿皆相似是也蒼梧山者謂其山多蒼梧之樹故因以名也蒼黑色也梧梧桐也蒼梧者猶後世言碧梧耳此無係文義亦覽者所當知疑後人作疑失其義矣非是瑗又嘗讀李白遠別離曰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縣皆相似重瞳孤墳見何是蓋李白以舜死蒼梧與堯幽囚並言而且疑葬於九疑之非亦有所見也學者不可不知苟知舜未必葬於蒼梧則屈子所謂發軻蒼梧者又可以知其不必指舜言也又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八

下

懸圖

王逸曰懸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懸圃維乃通天言已矣至懸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洪氏曰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維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楚辭卷引離騷篇

九下

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之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于北辰星之耀名閭風嶺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懸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玄圃其居安在瓊按淮南子十洲記俱以懸圃閭風並言此下又有登閭風而縹馬之句則懸圃閭風之爲二山也明矣懸圃一名平圃一名玄圃懸與平其義相近懸與玄其音相同洪氏又謂玄與懸古字通用則曰懸圃曰玄圃曰

平圃之爲一山也明矣水經以玄圃一名閭風非也據山海經則懸圃亦可謂之槐江也要之皆是寓言本無是山也或曰據山海經懸圃在崑崙之北據十洲記懸圃在崑崙正西雖未知其審蓋此等名目當是大崑崙諸支山之號未必絕無是山而妄言之者但以絕遠無人常到故後世浪傳以爲神仙之所居耳天問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蓋闔後世其上有瓊宮璇室神仙往來之說也曰非也屈子已明言崑崙懸圃其居安在矣烏得謂其真有是山也其說詳見後崑崙條下又按王逸解天問謂懸圃上與天通朱楚辭卷引離騷篇

十下

子辯證言懸圃閭風之說皆爲寓言是矣及自註上跪漱沚章又曰吾心旣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其上與天通二句又未免竊淮南子王逸之意以解之非是

靈瓊

王逸曰靈以喻君瓊門鑊也文如連瓊楚王之省閭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瓊門有青瓊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瓊一作璫五臣云瓊門閤也洪氏曰上文言夕余至乎懸圃則靈瓊神之所在也神之所

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鑲也朱子曰靈神也瑣門鑲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辯證曰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閣非文義也瓊按此章上二句言已去楚遠遊之意第二句言已欲留楚不忍去之意第四句言已不得不遠遊之意謂少留者謂欲少留於楚也非謂欲少留於懸圃也洪氏以靈瑣爲懸圃神靈之門鑲非是王逸以爲楚王省閣之門鑲文如連瑣是也但獨以靈爲喻君失之滯矣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氛者亦可謂之靈耳靈瑣者蓋總指朝廷楚辭集引天離騷篇 十一 下

之所在寄意於君也但以靈爲懸圃之神以靈瑣爲懸圃神之所在甚謬而王逸所引或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亦非也又按屈子只言靈瑣其當時楚王門鑲之所畫或丹或青皆不可知而所謂青瑣者自是漢儀也王逸引或言青瑣及洪氏引漢儀特證瑣字之義朱子并採之以釋屈子之靈瑣非是嘗聞之師曰王逸之說爲是屈子蓋謂欲少淹留楚朝以行吾道而楚王不用苟不遠遊以求賢君則日將暮矣可見屈子之欲觀四荒而覽四極者非忘君也君之不用不得已也

羲和

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洪氏曰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朱子曰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饒日者也辯證又曰王註以羲和爲日御補註又引山海經云云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旨而好怪之人耻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註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瓊按朱子之辯甚爲有理抑考書經註曰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徵之堯典正文則羲和爲二氏無疑瓊嘗求其命官之義亦必有說也堯典以羲仲羲叔主春夏二仲之職和仲和叔主秋冬二仲之職蓋羲與曦同古文省耳蓋春夏之日其色輝煌其氣燠蒸故曰羲也羲者言日之暄曦也秋冬之日其色微淡其氣漸平故

曰和也和者言日之平和也是羲和二字亦本日羲以命名而為主曆時之官之號也其以爲日御者蓋亦借羲和之官名以爲日御名耳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是以羲和爲日也後世作詩者直以羲和爲日焉要亦無害也山海經及淮南之註固爲謬妄無疑而王逸之註則是也屈子之所用羲和與望舒飛廉等號一也如以羲和不爲日御則望舒亦不當爲月御飛廉亦不當爲風伯矣朱子奚爲後二說從之而獨不從羲和之說邪若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又焉能使日不望崦嵫而迫也或曰此蓋寓言耳曰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三

下

惟其寓言此所以解作日御無妨也由此觀之則羲和可以爲官名可以爲日名可以爲日御名但以爲女子之名始生日月者則妄誕之甚不待智者可辯矣

咸池

瓊按咸池但只取引馬於咸池之水猶詩言秣其馬之意言飲其馬將以啓行耳王逸曰咸池日所浴處也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縈已身非是洪氏引咸池爲星名天神之名皆無關此句立言本意也

若水

王逸曰若水爲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洪氏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水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連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瓊按李太白古風曰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引洪註以解之士贊註曰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政不辯是何處若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四

下

水也屈子此章及天問之言或指東若水如淮南之說歟洪氏以爲灰野之若木容更詳之

逍遙相羊

王逸曰逍遙相羊皆遊也洪氏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瓊按後曰聊浮游以逍遙又曰聊浮游而求女諸家無訓但以遊戲娛樂字樣帖之其意是矣吾嘗求其說而不得也淮南子天文訓上篇曰東南爲常羊之維註曰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其說是也所謂相羊者其義亦如此也蓋羊性好群而抵戲故易

兌卦爲羊兌者悅也兌之爲羊則羊之爲悅樂之意可知矣羊有名狩者延佇之義也亦有名輪者愉悅之義也相羊之說昭昭矣然何以謂之相羊也蓋本曰常羊也故有作尚羊者尚爲常字之上截古通也或有名彷彿者蓋因其字音相近而後人不得其義以意傳寫或相或仿或羊旁加立人耳不然則相者並也仿者仿佛也謂悅樂之意與羊相同而仿佛徘徊之戲亦如羊也要之作常羊尚羊者是也浮游者卽蜉蝣也其虫好浮游於水上一作遨遊者遊卽蜉蝣遨卽鰲也天問亦曰鰲戴山抃蓋鰲好舞抃之獸

楚辭卷之四離騷篇

十五

也詳見羅氏爾雅翼或曰卽謂鰲魚之遊戲耳遊無取於蜉也亦通是浮游者取義蜉蝣也遨遊者取義於鰲也相羊者取義於羊也翱翔者取義於鳥也而獨所謂遨遊者不得其義嘗按詩曰風雨所標搖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爾雅曰颶風謂之扶搖然則所謂遨遊者或卽所謂扶搖標搖之說蓋漂泊搖動不定之義亦浮游遨遊之義也諸家訓作遊戲娛樂之意是矣因備錄其所名之義以俟博雅者改訂焉又按此等字皆如猶豫狐疑之類非無意義者學者詳之

望舒飛廉等號

朱子辯證曰望舒飛廉鳳凰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註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神風爲號令之象鳳凰爲明智之士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參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爲小人之象也邪又曰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旣不許之遂使聞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按朱子

楚辭卷之四離騷篇

十六

二說俱是

雷師

王逸不註所以洪氏曰春秋合職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按朱子以雷師爲豐隆非是予辯於後茲不贅

霓

辯證曰沈約郊居賦雖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按曹子建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霓蜺與

義藝際世韻相協是寬亦讀作去聲若今遠遊讀作平聲未爲不便凡楚辭中所言寬者俱爲平聲可也字一也義一也楚辭所用寬又非如七啓及郊居賦之協韻者比也奚爲一側而一平乎遠遊讀作平聲聲律亦自便美讀者詳之

夜御

洪氏曰御讀若迂瑗按御卽古之迓字通用也詩曰以御於家邦今協韻御字以右旁卸字讀之則與夜相協矣卸音謝

閨風

淮南子作涼風蓋閨與涼字聲相近而有一誤也未知孰是大抵此名皆寓言本無是山觀此曰白水曰春宮可以知其皆非實有是處而爲寓言也審矣說已見前懸圖條下茲不贅

高丘無女

朱子辯證曰舊註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見於九歌可考也瑗按王逸以靈脩美人嬈於君處妃佚女譬賢臣朱子前以辯之謂處妃佚女便是美人不當更立他義故集註於哀高丘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之屬皆解爲求賢君

之意其說甚是及於後閨中遠遊章又註曰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其所謂賢伯者蓋指處妃之屬賢伯猶賢臣也其說又自相矛盾讀朱子集註者不可不知

佩詒

舊註佩協音備詒協音異瑗按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相協則此亦可以佩字協作蒲眉反而詒平聲讀亦可也古之協韻多以一字正讀爲主而以一字協之不應二韻俱反其正音也或曰凡協韻者要以上韻爲主而下韻協之耳若以佩爲主而詒不可協楚辭家引離騷篇故兩字俱轉其本音也曰若以佩韻如字讀則詒字亦可協作耐音如前能佩二韻是也奚不可協邪或曰詒何可協爲耐也曰詒亦可讀作胎音胎轉協而爲耐何不可之有也

豐隆辯

楚辭言豐隆者凡三見王逸皆以爲雲師而九歌雲中君亦註云雲神豐隆也朱子於離騷遠遊註爲雷師於九章思美人又註爲雲師亦莫能定及考他書又多作雷師且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曰蘊隆蟲蟲蓋蘊隆自是言暑氣蘊蓄而隆盛耳未見其爲雷也又

引淮南子以證之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註淮南者亦曰豐隆雷也觀其本文亦未見其爲雷
也下文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註曰青女
主霜雪之神也依此例解則豐隆當作雨師非雷師
也上文雖有冬雷其鄉之句自是屬上章而與下文
絕不相蒙也又何以知豐隆爲雷師乎至張衡思玄
賦曰豐隆軫其震霆兮列缺耀其照夜則平子明以
豐隆爲雷師矣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
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郭璞
之註蓋本之歸藏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推原

楚辭蒙引

十九

下

歸藏之意則雲師也非雷師也郭璞蓋以其得大壯
卦而信其爲雷師而遂失御雲之旨也瑗平生讀書
恒多疑且見書最少不知尚別有所據否然以楚辭
本文旨意詳之則當作雲師爲是洪氏亦曰豐隆或
曰雲師或曰雷師其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爲雲
師得之矣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思美人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過豐隆而不將遠遊曰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是亦承上句掩浮
雲而上征而來也詳此三言則不待王逸之註洪氏
之辯而豐隆之爲雲師章章矣或曰諸家訓詁容有

未審然則淮南張衡郭璞之說亦非與曰非也嘗考
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收聲其收皆在
仲月不在季月也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
其雨安知其非雲行雨施之謂乎奚必雷而後雨也
至若張平子郭景純則是仍襲舊說而未之深考耳
顧朱子之註楚辭或爲雷師或爲雲師而隨文遷就
已無一定之說瑗何敢執王洪之註而遂自信無疑
乎要之解屈子之書則當俱作雲師爲是而不當二
三其說也於是乎辯

處妃

楚辭蒙引

二十

下

王逸曰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五臣曰處妃洛水神
以喻賢臣洪氏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
字本作處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張揖云宓今伏羲氏
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音伏而皇甫謐云伏羲
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處字從
宀音宓字從宀音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爲
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
處子賤爲單父宰卽處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
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

古來通用誤以爲宓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朱子辯證曰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義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補註引顏之推說云云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環按處古伏通用無疑又處之與宓誠爲傳寫之誤但以處子賤爲伏羲之後又以伏生爲處子賤之後恐未必然惟其如此故又以處妃爲伏羲氏之女遂以下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孔子刪述六經唐虞以上蓋已不得其詳矣又安所考

楚辭卷引離騷篇

三十一

下

屏翳辯

屏翳之字不見楚辭正文天問曰萍翳起雨何以興之王逸註曰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雨從而興起也朱子註曰萍一作萍一作萍而仍其舊說遠遊曰左雨師使徑待朱子未有釋王逸曰告使屏翳備不虞也是萍又一作屏嘗考屏翳之名韋昭曰雷師也虞喜志林曰雨師也雷師之說不知其何所據而以爲雨師者多本之天問也山

海經亦曰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大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註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博雅亦作萍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翳師古云屏翳一曰萍翳張景陽實用萍翳而曰號屏以萍與屏通而又倒文以協韻耳曹子建洛神賦曰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是又以爲風伯也張衡思玄賦曰雲師難以交集註曰雲師并翳也是萍又一作并以爲雲師也五臣註楚辭亦曰豐隆雲神雲神屏翳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註云屏翳天神使也按屏翳或曰雷師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或曰天使衆說紛紛多無明據註文選者云當以子建爲正註楚辭者又引天問謂屏翳爲雨師耳環竊思之亦未必然妄意以爲雲師者其或是乎或曰雲師子旣以爲名豐隆矣豈又名屏翳邪曰無傷也如風伯旣名飛廉矣又有名異二者又有名八姨者又有名少女者如月御旣名望舒矣又有名織阿者又有名姮娥者素娥者各有所據也或曰以屏翳爲雲師又何據乎曰惟無所據此所以衆說紛拏訖莫能定也吾惟據其本文字義而知其爲雲師者之說長也蓋屏者障護之義翳者擁蔽之義其勢之布濩彌漫而能障蔽乎日

楚辭卷引離騷篇

三十二

下

月宇宙者其惟雲乎吾以是信其爲雲師也或曰子以屏翳爲雲師其說長矣而以豐隆爲雲師其義何居曰豐隆隆隆雲盛貌也其義益易明矣又何疑乎或曰然則天問之所謂萍者抑又何邪曰瓊嘗疑註此者之未深思也夫天問之言皆是相傳有是語而事理有未安者故屈子怪而問之若以萍爲雨師則雨師號而雨隨起此固事理之常無可疑者又何必以爲異怪而問之乎或曰然則何謂也曰自王逸博雅之學朱子窮理之精已不能明而皆仍舊說顧予小子何足以知此亦嘗就本文字義而思之萍一作萍是也夫萍者積雨之所生是雨必有萍而以萍爲起雨者如虹霓出而雨止孟子不言大旱之望雨而言大旱之望虹霓者蓋雨必有虹霓也以萍爲起雨者其說如此或曰如子之言亦事理之常者又何足怪乎曰其事本如此而當時楚俗不察其義遂有萍號起雨之恒言故屈子怪而問之曰焉有萍能號呼以起雨乎萍之起雨事理之常也萍之號呼而起雨此所以爲可怪也家語載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萍而至於有實實而至大於斗則萍之盛可知矣則楚之多萍可知矣則萍號起雨爲楚俗之恒

言又可知矣若如此解或者愚人千慮之一得乎又嘗聞之師曰萍號起雨號字當作去聲讀蓋楚人名其萍爲起雨故屈子怪其義而問之言萍何能與雨邪是又一說因併附之

結言

瓊按離騷曰解佩纁以結言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而詒抽思曰結微情以陳辭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洪氏引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今解玉佩而要之亦此意朱子惜誦篇註曰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瓊按解佩纁者猶楚辭集引離騷篇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之意非有所比喻於其間也洪氏引洛神賦以明之是矣朱子之說看得結字太深結言者猶所謂綴文續文葺辭博辭等字耳非因佩纁之說而用結字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

塞脩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旣非文義又以塞脩爲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所據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瓊按朱子旣闢王逸以塞脩爲伏羲氏之臣之非則以處妃爲伏羲氏之女者亦無所據也集註又用之亦非是洪氏曰處妃

伏羲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爲理也安有求伏羲之女而乃使伏羲之臣以爲媒者乎此雖設言蓋亦欲要諸理耳豈可爲不情之說邪因一虛字而遂支離其說以至於此甚可怪也

在理

朱子集註曰在協才里反或曰在如字卽理協音賴上聲辯證又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固有賴音矣瓊按此韻可兩協若在字爲主如字讀則理去其左旁上畫爲埋字理轉作去聲讀則亦有賣音也若理字爲主如字讀則在楚辭家引離騷篇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五

下

字去其上畫爲仕字又可與理協矣古之協韻多以偏旁讀者之可見

緯繡

緯音徽一正作徽繡呼麥反又音畫一作搢洪氏曰博雅作數愷廣韻作徽繡瓊按作緯繡是矣舊皆解作垂戾之意非是蓋繡綿繡繞之意也以垂刺解之雖得此句立言之旨而失此二字之義所謂意近是而語則疎也此二句蓋卽仗衛服役而言以見已意耳言已紛總總其離合而急於求合如此然仗衛服役一離一合之間反爲繡繞相結不得遷徙前進以

言已方急於求進而又擇視賢君故難合也舊註解紛總總其離合與前章直以入之情意言之非是

窮石消盤

王逸曰淮南子曰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砂也禹大傳曰消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洪氏曰郭璞註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鋤遷於窮石朱子亦曰窮石在張掖卽后羿之國也瓊按禹貢弱水西流觀淮南與山海經弱水出自窮石則窮石之山在東也消水出自崦嵫崦嵫乃日所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一

主本

下

入處卽前望崦嵫而勿迫是也則消盤之源乃在西也郭璞以窮石爲西郡非是又按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則屈子之所謂窮石恐是淮南子山海經之所謂窮石而非有窮氏所遷之窮石也其名偶同耳淮南山海經二註俱以爲有窮氏之窮石失之矣有窮氏之國在河南二家所言之窮石在張掖張掖乃屈延屬國與西海流沙相近也又按淮南地形上篇曰東南方曰大窮蓋地不滿東南是東南方地之窮盡處也故曰大窮而屈子之所稱窮石者其或指此也歟蓋既遊東方之春宮無所遇

因遂歸次於窮石耳消盤者亦東方之水也蓋次言其山濯言其水也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博雅

四極

洪氏曰爾雅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
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汾汾西極之水
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
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北方北
極之山曰寒門朱子辯證曰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
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瑗按爾雅之說雖未
必然其所言地名猶有指實若淮南四門之名乃寓
楚辭蒙引離騷篇 二十七 下
言耳大抵屈子所言四極猶言四方耳觀其下所指
不過有城有虞二國可見朱子又曰舊說有娥國在
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史記正義曰有娥當
在蒲州也蓋古人之文不可拘拘而視之今按虞國
史記索隱曰在河東太陽縣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陝
州河北縣鄆元註水經曰幹橋東北有虞城雖所言
不同要亦非絕遠之地也

佚女

王逸曰佚女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
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

曰有娥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臺高峻睹有娥氏之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李善引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
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註云姊妹
二人在瑤臺也朱子辯證曰舊說言求佚女爲求忠
賢與共事君亦非瑗按史記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
氏之女爲帝嚳次妃是翟與狄通有娥之長女帝嚳
之次妃也然舊註不獨言求忠賢與共事君非也屈
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賢君耳無關於嚳與契
也王逸乃謂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是屈子之所
以取佚女者不在佚而在嚳契也非是又望瑤臺而
媒佚女猶遊春宮而求處妃耳瑤臺設言耳蓋謂佚
女登瑤臺之上而已得以望見之也呂氏春秋爲九
成之高臺而飲食之之說及淮南之註因楚辭而附
會之者也又屈子以有娥之女爲高辛之妃徵之詩
與史記是也史記索隱曰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
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娥氏女與宗
婦三人浴於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
次妃明也瑗考諸史傳契與堯兄弟也皆帝嚳之子
至舜始舉之而佐禹者蓋當堯之時其年尚幼而德

楚辭蒙引離騷篇

二十八

下

未成故堯未大用之耳堯至於禹年代亦不甚遠遠
謙周謂契生堯代而舜始舉之疑非譽子非也吞卵
之說詳見史記及商頌註茲不贅焉

鳩

洪氏曰廣志云鳩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
名運日雖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由此觀之
則鳩有雌雄其名不同皆可殺人而屈子只言鳩者
泛用之也王逸朱子獨以運日釋之非是二註蓋因
下言雄鳩故推此當言運日亦宜雄耳殊不知鳩惡
其鳴逝故以雄言之而鳩但取誤中其毒故只言鳩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九

下

鳩

洪氏曰鳩鵲也爾雅云鳩鵲鳩鵲註云似山鵲而
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按
鳩有數種詩宛彼鳴鳩朱子註曰班鳩也是不獨鵲
鵲能鳴也鵲巢詩朱子註但曰鳩鳥名性拙不能為
巢然則此屈子之所謂鳩者亦泛言之可也

鳩鳩取喻

朱子辯證曰鳩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且文可見註

於他說亦欲援此為例則鑒矣補註又引淮南說運
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讒賊而屈
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為真嘗使鳩媒簡狄
而為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按前叙遠
遊仗衛服役之虬龍鸞鳳飄風雲霓誠無比喻此言
鳩鳩鳳凰則非全無比喻者也洪氏之說亦是釋屈
子取喻之意未嘗真謂屈子使鳩媒簡狄也又未嘗
謂知其為讒賊而復用之也洪氏之說今採附集解
可考朱子之辯非洪氏本意

猶豫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

下

洪氏引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
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
犬為猶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豫吾以為人將犬行
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
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
曰猶如鹿善登水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
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
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此上顏
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水始合車馬不敢過
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

渡按風俗通云狸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猶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今若冬逝川猶今若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此上洪氏引諸說而斷之者也按朱子從顏氏緣生之言是也但多謂猶之豫狐之疑耳說文又謂豫亦獸名未知其審若以豫爲獸名則猶豫狐疑之文疑字是承上三獸而言也讀者詳之

鳳凰受詒

王逸以爲屈子思得賢智之士如鳳凰者受已之禮楚辭集引離騷篇王士一下遺將行就聘簡狄恐帝嘗已先我得之也朱子辯證曰誤矣密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謂已用鳩鵲而彼使鳳凰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按朱子之說是矣

二姚

朱子辯證曰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按屈子求春官之處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與謂閭閻之天帝一也皆求君之意舊說非是朱子屢辯之矣但逐條散見環因綴綴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而前後數章易貫通焉二姚事出左傳

已載前泥澆事條下

理弱

環按前吾令蹇脩以理朱子集註曰令蹇脩致佩纁以爲理則蹇脩似是下女之能爲媒者然亦未有考也然朱子雖以蹇脩二字無所考而以理字卽爲媒字矣思美人曰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抽思曰理弱而媒不通此曰理弱而媒拙屈子每每以理與媒對言則理者亦媒之別名也無疑矣此處又依五臣註曰恐道理弱於少康以爲道理之理甚謬

蔽美稱惡

楚辭集引離騷篇王士一下前曰世溷濁而不分今好蔽美而嫉妬此曰世溷濁而嫉賢今好蔽美而稱惡是卽前言而再申之而少變其文耳此蔽美一作蔽善非是字相似而訛也洪氏曰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蓋惡當如字讀協作去聲耳直以去聲讀之亦非也按惡如字讀而固字協作孟子其溷也可立而待也之溷音亦可又曰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恐亦無據也

閭中二句

王逸曰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閭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

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洪氏曰
閨中旣以遽違者言不通群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
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
也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
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亦此意朱子曰閨中深
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
能察司闇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
伯璦按三說之意俱善而朱子之說尤體帖得旨但
王逸以上句爲忠言難通下句爲不寤善惡之情洪
氏以上句爲不通群下之情下句爲不知君臣之分
楚辭彙引 離騷篇 下

懷朕情二句

王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
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洪氏曰此言當世
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朱子曰使我懷忠
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
而居乎意欲復去也璦按王逸以闇亂言之獨指其

世也洪氏以蔽美稱惡言之獨指其人也雖其意可
相通不若朱子無二者而言之始該而盡也

終古

洪氏曰釋文古音故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
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久也考工記註曰齊人之
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辯證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
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
陲也註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陲無有已時猶釋

楚辭彙引 離騷篇

三十四

下

氏之言蓋未來際也璦按近代盱江何喬新周禮集
註云終古登陲謂終年如登陲陲莊子大宗師篇曰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崔氏註曰
終古久也然則終古者常久之義也備觀諸家之說
可知矣然其言亦各不同不可執一論也如九歌九
章及莊子之所言終古是舉天地之終而言也考工
記之言終古是舉馬之終而言何盱江以終年釋之
是矣若離騷之所謂終古是舉已之終而言猶曰終
身云耳言此惡俗不能與之終身常久而處也學者
觀書隨文會意可也此雖無繫大義余懼學者執朱

予開闢之說則於此章之言終古有滯而不通者矣故詳其說焉

蓍茅

王逸曰蓍茅靈草也洪氏曰蓍音瓊爾雅云葛藟茅註云葛藟一種花有赤者爲葛瓊瓊按瓊玉之赤色者也故蓍之花赤而因借以名焉文選作瓊茅蓋未嘗觀爾雅又因王以靈草釋之故改爲瓊字以爲美名之釋耳後漢方術傳引此亦作瓊茅俱非也屈子之意但只言取草以爲占無取於草之靈如易之所言蓍草之有德者比也又按尚書禹貢荊州貢有包匭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三五

下

蓍茅記曰蓍茅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易大過初六曰籍用白茅先咎朱子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孔子小象曰籍用白茅柔在下也是孔子之意重在茅是柔物而白字帶言耳朱子本義重在白字上非是若禹貢之所貢茅蓋取諸潔也或曰屈子取茅蓋以爲占之於神也亦無取其潔乎曰既索蓍茅以爲占自然是其潔淨之物不待言矣但屈子立言之意只謂索草爲占不重在神靈潔淨字樣上說者不必以靈以潔釋之可也取草作占其術至今尚存或信手取草而長短

折之以擲之於地而觀其縱橫以爲兆或取草而齊折之置之於几縱橫推盪之以成卦先君東山先生嘗傳其說或謂之茅草數又謂之茅草卦想此術非獨楚俗爲然蓋其來已久卜筮者流以此代揲著之煩耳然王逸又謂結草以下未知其法何如也

筮簪

王逸曰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簪文選註作小破竹也後漢方術傳序筮簪作挺專註曰挺專折竹下也楚辭曰索瓊以筮專註云筮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瓊按漢書引王註又作八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三六

下

段竹也蓋八段竹無義理八段二字當是小破二字之訛也或曰蓋折竹作八段以爲八卦而占之如今之靈棋經以十二枚靈棋子所爲也今之逸本作小折小破字者俱錯也然未知其是否大抵此二字乃卽今神廟中所抽竹籤所擲校杯之別名耳皆竹爲之者也故皆從竹頭也對上蓍茅二字平看王逸以蓍茅二字爲結草之占以筮字爲折竹之占以簪字爲楚人占卜之名甚謬矣或曰孰爲籤孰爲校曰今無所考未可知也然五臣曰筮竹筭也柳子天對云折筭刻筮午施旁豎折之爲言絕也刻之爲言削也

靈氛

楚漢書亦作挺詳其字義或者筵爲箴而簪爲校乎
王逸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是以靈氛爲古人之名
字耳恐無所據未必然也或屈子之設言如惜誦篇
厲神之號或古者巫祝之通稱或當時楚俗之言不
可知也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脩之靈氛者天地間
紛擾細縕之遊氣也說文曰氛祥氣也一曰祲妖氣
也故後世詩家有曰清氛曰紫氛曰塵氛曰妖氛等
號也蓋巫祝者所以掌鬼神者也鬼神之靈氣恒服
之故以靈氛稱之歟或靈氛者卽指鬼神爲天地間
之靈氣而因以名巫祝也王逸直以爲古之明吉凶
之人則非矣

占

占之說詳見易繫辭并朱子啓蒙茲不暇贅王逸曰
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下去留使明智靈氛占
其吉凶也其意固是而未盡也屈子前此遠遊亦久
矣經歷亦遍矣因上下四方求索而無所遇故使靈
氛占之不知還終當有所遇合否也若其占吉而終
有所遇合當再遠遊以求之若其占凶而終無所遇

合則亦止焉而已矣此屈子命占之本意也故靈氛
既占而以兩美必合之吉占告之而復勸其遠遊也
王註獨以爲卜其去住之理而失屈子命占之本意
故曰未盡也

占慕

朱子曰此章占之慕之兩字自爲韻環按慕下爲
余慕可協作叅謁之叅音與占爲韻也或曰占與上
句算爲韻慕與下有女句爲韻釋汝與故字爲韻未
知其審

兩美必合

朱子辯證曰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註直
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
釋汝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
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
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入得失不常
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句乃原自念之辭以爲答靈
氛辭亦非是瓊按前以處妃美女之屬比賢君託爲
男之求女以喻已之求君朱子之說是也至若芳草
蓋又是以之而喻美女所謂比中之比而舊註直以
爲君朱子以爲君之亦未之深詳也幽昧眩曜二語

王逸五臣俱以爲原答靈氛之詞是矣朱子辯之以爲原自念之詞非是蓋世幽昧以下至申椒不芳十句皆原答靈氛之詞若欲從靈氛之吉占心猶豫而狐疑二語乃原自念之詞也或曰男固可以求女女不可以求男屈子設爲男求女是矣至若君可以求臣臣不可以求君屈子之喻不亦倒乎由此言之則屈子遠遊之意全非矣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惟其執此義而不通故說者徃徃以同姓無可去之理言之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孰信脩而慕之

楚辭集引離騷篇

五十九

下

此句言孰有忠信脩潔之士而人不慕之者乎猶詩言不豈不也意見言外語直而意婉古人多有此文法也蓋言美女之慕美男猶美男之慕美女也賢君之求賢臣猶賢臣之求賢君也同聲相應同類相求氣機之感召理勢之自然也此所以爲申言兩美必合之意王逸以爲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朱子以爲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俱非文勢

故宇

王逸曰故宇故居也以爲屋宇之宇是也洪氏曰宇

一作宅若作宅則與下韻協朱子曰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蓋以爲故度猶言故態也亦非文勢

眩曜

洪氏曰眩一作眩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焚絹切淮南云熈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朱子曰眩目無主也是從耳目之目旁王逸曰眩曜惑亂貌詞亦鴛突不明瑗按當從洪本作日月之日旁者是也幽昧是謂世人之昏暗險詐機械之巧僞藏於中不能誠信者也眩曜與炫耀字同是

楚辭集引離騷篇

四十一

下

謂世人之喜炫爛誇耀致歸於外而不能好脩者也正與前信脩二字相反靈氛言占兆之吉而信脩之士決爲人所向慕而必有所合可以遠去也屈子答以舉世幽昧眩曜不喜信脩孰能察已之美而慕之以有合乎王逸五臣皆謂此屈子答靈氛難去之意也是矣若作目之眩曜惑亂不能別白美惡亦通不如作眩曜有照應得屈子立言之本意也孰云察余之美惡惡字帶言本謂世無知己之美也古人多有此類讀者幸毋滯焉美惡二字又承前好蔽美而稱而來况篇中屢言美字意亦相喚一作善惡非是

黨人

此與前惟黨人之偷樂之黨人同但前獨指楚國之黨人此則泛指一世之黨人以答靈氛思九州之博
大何所獨無芳草之意然屈子亦不言九州無美女
芳草但數黨人好惡獨異猶前世溷濁而不分好蔽
美而嫉妬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不責其君
而責左右之意也王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洪氏曰
黨朋黨謂令尹子蘭大夫子椒之徒也王註固失之
迂而洪註又失之隘也

服艾

楚辭集引離騷篇 坤一 十
朱子辯證曰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腰豈其故俗邪瓊
按今俗重午無論男女皆服艾於首或插之於門故
有艾虎懸門之說非獨楚俗然也然未有插之於腰
者豈插於腰者獨楚俗也其俗不知其所始要之其
所從來也遠矣今世以爲始於屈子則非也

蘇糞壤

王逸曰蘇取也洪氏曰史記樵蘇後爨蘇謂取草也
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觀此則蘇字之義
可知矣壤王逸曰土也糞字無註諸家俱無解蓋以
其易明也要之亦是二物不可以爲糞之壤耳或曰

橘頌篇蘇世獨立之蘇字亦當與此同義未知其審
容更詳之

充禕

充蓋謂縵者充滿於香囊之中也王逸獨曰充猶滿
也詞欠斟酌又曰禕謂之勝勝卽今之香囊也禕音
暉勝音騰五臣亦以爲香袋瓊按香囊又謂之容臭
洪氏曰爾雅云婦人之禕謂之褙註云卽今之香縵
也褙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褙或按或以爲香囊
或以爲香縵蓋香縵乃泛指縵絡而言香囊者縵絡
中之一物耳或曰褙古帷通蓋謂帷裳也謂蘇取糞
楚辭集引離騷篇 坤一 十
壤以爲帷裳之服飾也然糞壤又但可以爲囊袋之
充而非可結以爲佩者或曰喻言耳未知其審姑誌
其說以備後訂

理美能當

王逸曰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大寸其耀自照言
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
玉之美惡乎五臣曰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朱
子曰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瓊按諸家之說當字
俱未是朱子之意是以當字訓值也謂玉之美惡其
價所值有高下也五臣之說又鶴突欠明王逸之說

似矣而未也蓋此當字乃擔當之當謂任也能當猶言堪任也謂覽察草木尚且不知香臭況玉之美惡疑似之間尤所難辨豈堪任此職乎言其斷不識玉也理美言玉之美者註皆以玉之美惡釋之惡字帶言耳一日理佩珩也洪氏曰理美猶九章言蓀美也非是又據羅鄂州爾雅翼曰嘗試論之楚辭取象於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自處自仁明以下皆所不敢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四十三

下

居焉故其言曰覽察草木其猶未得今豈理美之能當以言楚之君臣於草木臭香猶未能別而况能知玉之美耶此所以有所詳有所畧按羅氏之說非也此所謂理美者屈子蓋以之自喻也至於何瓊佩之偃蹇衆變然而蔽之折瓊枝以爲羞精瓊蘂以爲標雜瑤象以爲車鳴玉鸞之啾啾齊玉軼而並馳被明月佩寶璐遊瑤圃食玉英同標玉石一概相量懷瑾握瑜窮不知示陸離之長劍崔嵬之義冠芳澤雜榛屢見篇內且自言重仁襲義重之脩能孰謂屈子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乎孰謂肯以清潔一介而自

處乎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視屈子也亦小矣何其觀書之畧而議人之疎也哉

靈氛吉占二句

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朱子辯證曰補註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按朱子此說極得本旨讀者毋忽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四十四

下

巫咸

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洪氏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誌云巫咸之典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註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典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招皆取此名按招魂帝告巫陽句王逸

註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洪氏引山海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几巫相巫履註云皆神醫也王逸於此不詳所以但曰神巫也而又詳釋於招魂是亦畧耳今以山海經諸巫觀之則以陽爲名者是也而咸亦當作巫之名無疑矣然以咸爲殷之賢臣是也以爲始於殷者亦非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常鄭則裨竈在齊耳公楚唐昧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五

下

趙尹臯魏石申觀史記以巫咸與重黎等號並稱及書序伊陟問之以災祥之事則巫咸乃掌天文之職爲占卜之官也明矣淮南之註是而山海經註以爲神醫者非也夫巫祝之典也尚矣觀山海經所言諸巫也多矣奚獨巫咸之名之著也蓋巫之爲官肇自先王其來也遠莫究其始而巫咸之在殷則以賢能而顯故後世喜稱之焉惜乎咸又四篇與伊陟原命不傳於世遂使致治之道性命之理不自於天下也如羿之爲官肇自先王而後世之言善射者但稱有窮后羿卽其顯著者名之耳故莊列之所稱神巫季

咸要非殷之巫咸而屈子之所稱巫咸蓋借殷之巫咸以爲天之巫咸而降於楚者也據莊子直以巫咸爲鄭人列子曰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是又似以爲齊人而寓於鄭也史記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然旣以巫咸爲殷商太戊之臣則吳越至春秋時方入中國安得有蘇人仕於太戊之朝乎其說非也其所傳者妄也或曰莊列之所謂季咸非指殷之巫咸也季者少也蓋齊鄭之神巫自以爲其術之妙如巫咸故因自命爲季咸其說亦通又按舅曰覲女曰巫顏師古曰巫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六

下

覲亦通稱是也楚辭之所言巫者皆通稱之巫也王逸朱子皆以女曰巫釋之非是易曰用史巫紛若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觀此則巫覲通稱也審矣

夕降

夕謂且夕也猶言早晚將下來耳朱子曰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是也王逸五臣皆以夕直作夜字看洪氏曰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俱非是從朱子之說爲長又按百神翳其備降所以申巫咸將夕降句九疑續其並迎所以申懷椒糈而要之

句皇剡剡其揚靈言神降而顯其威靈告余以吉故言已要神而得吉兆也看楚辭須要如此照應方有得處若徒汜濫而以詞華視之亦無甚味也

懷要

懷包藏也如陸績懷橘之懷言豫先包藏此物候巫咸降而獻享以要之也要猶邀也如孟子使數人要於路之要謂中道要截之而使爲已卜占也

椒糈

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五臣曰糈米也洪氏曰糈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

楚辭家引以離騷篇

四十七

下

椒也瓊按王逸以椒爲降神之物以糈爲享神之物似是謂以椒投於酒中使其氛香以降神也然九歌中有曰椒漿者朱子曰漿者周禮四飲之一謂以椒漬其中取其氛芳以饗神也則此言椒糈者蓋以椒爲飲湯以糈爲餼飯皆所以饗神者也王逸有降神饗神之分別亦無害於義但屈子此所言神謂神將自降而於中道便以要之非謂自己要神之降下也朱子取逸說姑從之但亦不可不知所謂巫咸將夕降者非屈子致其降也猶言巫咸早晚將從此過我當邀之使爲我占卜耳孟康之註似又謂以椒入米

爲香糈也其說亦通此等俱無明證亦無大害憑讀者擇之亦不可不知其詳也至若糈五臣曰米也亦是洪氏又曰祭神米也夫椒糈之物本人之所用而因以之祭神耳豈獨祭神之米而後可以謂之糈哉故糈從米則謂之飯滑從水則謂之酒是滑糈古人爲酒飯之通稱也久矣豈獨祭神云乎哉五臣之註予多所採取蘇東坡乃謂五臣固陋小儒不如李善後人遂每執蘇說以譏五臣是俗所謂矮子觀場好惡隨人衆口而已實未嘗有所見也東坡之說予蓋未之深信焉

楚辭家引以離騷篇

四十八

下

翳

翳謂翳然其盛也對下九疑續之續字看王逸曰翳蔽也意亦是但又直解作蔽日下來非也夫翳然備降則遮天蔽日之意自在言表而直以翳爲蔽日之蔽未穩也其意蓋本九歌靈之來兮蔽日也未是又備降卽言百神齊來便是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卽指百神舊註又謂巫咸得已椒糈則將領百神來下亦非是前言椒所以降神糈所以享神是矣此又以椒糈爲要巫咸之物巫咸得已飲食而領神來何自相矛盾也讀書須要融活不

可固滯如此可也

九疑並迎

王逸曰九疑舜所葬也洪氏曰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五郡之間異嶺同勢迤者疑焉瓊按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聳然於群峯之間望之大概相似茲其所以爲九疑乎李太

史辭家引

四十九

下

迎故

朱子曰迎魚慶反叶音御是以爲親迎之迎音也然親迎之迎音與故韻協亦未詳其所以按懷沙篇曰重華不可還句朱子曰還一作還五故反史作咎洪云當作還音忤與迓同逢迎之意也然則此迎字或當作迓迓字方與故韻協字相似而義通所以訛耳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俟博雅

皇

皇卽指百神也猶篇首言朕皇考曰伯庸下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只言皇而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王

史辭家引

五十一

下

逸曰皇皇天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朱子辯證曰皇卽謂百神不必言天也得之矣

升降上下

王逸曰上求明君下索賢臣五臣曰上謂君下謂臣朱子辯證曰升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集註曰升而上天下而至地也言升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度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皋陶始能調和而必合也朱子獨以君言是也洪氏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其說更明白

求合

求矩矱之求是勉屈子遠逝以求君也嚴求合之求是言人君以求臣也四句相喚講言苟遠逝以求君則必爲君所求之而有合也讀者審諸

臯陶

王逸曰禹臣也朱子曰舜士師也按臯陶實爲舜士師而後亦爲禹臣也此言湯禹嚴而求合從王說爲是古人之言隨其所用不必拘也朱子總註又曰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臯陶前後雖互見使初學小童讀之亦不能無惑也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一

下

能調

下一調字隱然有都俞吁咈之風有咸有一德志同道合之意曰同曰合曰調其義一也而調字尤妙王逸五臣俱以調和陰陽言之失之遠矣又調協音同與同爲韻朱子曰詩攻車之五章有此例按詩曰決失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蓋伏與柴協調與同協以首尾二句爲韻中連二句爲韻天問雄虺九首四句用此法也

行媒

王逸曰誠能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

不須左右薦達也按精感神明一句是暗指下武

丁憂傳說事五臣註除此一句是矣朱子集註復用之非也此二句且宜泛講而所引傳說事巫咸恐亦不指憂言也况上下所引又未必皆因憂而得用者但只言自己能脩道德則賢明之君自當知而舉之不必屑屑自己令媒命理以往求之所以釋屈原子理弱媒拙之憾也求矩矱之所同是告其直當自去求可也何必用夫行媒言不必借人力以求之也苟吾道之果是雖自往求又何傷乎况古人如伊尹臯陶傳說呂望甯戚諸賢聖又皆不必用夫行媒而亦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一

下

自往求之乎又况古之聖賢諸君如湯禹武丁周文齊桓亦方且在上嚴而求合也乎言自古君臣相求之急而相須之殷往往得合不必媒也此巫咸立言之意也若待憂而求合則古之君臣其相合者亦少矣其得合也亦難矣或曰若太公之鼓刀甯戚之謳歌猶有以求之者若伊尹臯陶傳說曷嘗有求之之事耶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註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學者觀此說則可以知

巫咸告屈子中情好脩何必用媒之意矣奚必以夢言之乎巫咸之意曷嘗指夢之事乎亦指夫道焉而已矣不然鼓刀之技謳歌之聲奚足以動周文齊桓也周文之時其鼓刀者亦衆矣齊桓之國其謳歌者亦衆矣何獨二子之得舉也蓋必有當夫周文齊桓之心者矣既有以當夫周文齊桓之心則彼此之相合際會之遭逢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雖謂二子有求於周文齊桓可也雖謂二子實未嘗有求於周文齊桓亦可也不然鼓刀謳歌之藝奚足以求之乎

傳說操築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五十三

下

王逸曰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嚴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嚴作說命是佚篇也五臣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傳氏之巖武丁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嚴委任之不已洪氏曰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適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

陰剛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史記徐廣註曰尸子云傳嚴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傳嚴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號國之界又有傳說祠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瓊按王逸不見古文尚書故曰是佚篇也今尚書說命上篇云王宅憂亮陰三年旣免喪其惟弗言恭默思道夢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五十四

下

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蔡氏註曰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於天下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上築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於是立以爲相夫王逸之說是以傳說遭遇刑罰而爲胥靡之徒以操築也孔安國與五臣之說是以傳說代胥靡而操築也史記說爲胥靡築於傳嚴之文又可兩解如爲字讀作平聲是說自爲胥靡也如爲字讀作去聲是代胥靡也諸家無音釋未知其審由孔安國之註觀之似當讀作去聲也要之操築者乃貧賤之事爲人傭

保作工耳豈必胥靡刑人而後操築哉如梁鴻隱於
會稽而爲人撻卽其類也孔安國澗水壞道常使胥
靡築護之說亦因傳說在虞虢之界而附會之者耳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蓋版者卽今之築土墻
兩邊之夾版也築者以杵而搗之之謂也蔡氏註尚
書以築爲卜築之築謂居也以蔡氏之意推之則孟
子之所謂版築者乃詩之所謂版築衙門禮記所謂
蓬戶甕牖之義耳恐未必然也孟子旣曰版築屈子
又曰操築則爲操版以築土也明矣或曰劉向九歎
離世篇曰筐澤瀉以豹鞞兮破荆玉以繼築王逸注
楚辭集卷之五

浪之言流俗相傳之語已不足信矣紛紛諸說又何
足辯乎或曰然則尚書亦非乎曰非也古文尚書乃
東晉梅賾之僞書而書序決非聖人之所作先儒闢
之詳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孟子屈子之所言者蓋
已明白而簡易矣本謂傳說由側陋而登庸自貧賤
而富貴耳舜在虞野玄德升聞以匹夫而見知於天
子自古有之矣奚必夢之是徵邪高宗之夢傳說好
事者爲之也或曰奚爲載之經而千載傳誦莫之敢
非也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之事甚爲可笑而禮記
文王世子篇亦載之至今傳誦而莫之敢非也豈可
楚辭集卷之五

傳巖

傳者姓也其巖乃傳氏之所居故因號之傳巖如今
之以姓氏而爲村落鄉黨之名者多矣史記乃曰遂
以傳巖姓之號曰傳巖是謂說本不姓傳而因以地
名爲說之姓以寵之耳其說非也若謂傳說所居之
處本不號傳巖高宗因得傳說而遂號其地曰傳巖
如漢書載鄭玄之事因鄭玄之德行而遂號其鄉曰

鄭君鄉之類猶通也傳巖之號或高宗寵之或後人稱之或本來之名今無所考皆不可知要之以爲因傳巖而賜姓傳則非也此雖無係文義大害而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呂望鼓刀

王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五十七

下

昌賜與明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獵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洪氏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註曰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註云呂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註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之困瑗按惜往日曰呂望屠於朝歌九辯曰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匹合史記齊世家曰太

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封於呂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五十八

下

美女奇物獻之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故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遂以正月甲子斬紂於鹿臺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註云譙周曰姓姜名牙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索隱曰牙是字尚是名太公望是文王號之後武王號爲師尚父尚父官名也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碯溪中有泉謂之茲

泉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跪跡猶存是磻磯之稱也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而農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曰太公望少爲人傭老而見棄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余嘗備觀諸書所載呂望出處多有異同而名姓之註亦無一定之說大抵呂爲封姓是也姜爲本姓是也牙字即古之雅字通用尚書有君牙篇是也曰牙曰尚或字或名今無所考亦難懸斷若尚父者蓋如哀公之諱仲尼曰尼父桓公之尊管仲曰仲父索隱以爲官名非也曰師尚父者蓋因文王立以爲師故無稱之耳古之聖王多學焉而後臣之則師者即周禮師傳之官而曰師爲官名可也曰尚父爲官名不可也詩曰維師尚父是也說苑言太公釣魚時已得書有呂望封齊之文則太公窮困時已名爲望矣而謂文王號之可乎然太公者即師父之意而望之與尚其音相近而義相

通或即爲太公之名後世流傳之訛也既曰九十顯榮則遇文王時已老矣故或以師父稱之或以太公稱之太公者因呂尚之年老而稱之者也若從史記之說則太公者乃謂文王之祖耳此蓋不知望字爲太公之名而因附會其說也或曰賣飯或曰屠牛或曰釣魚或曰爲婦所逐此乃貧賤窮困或曾備嘗艱苦如舜之耕稼陶漁多所經歷而朱買臣亦有見棄於妻之事皆無足怪也但據孟子以太公伯夷並稱則太公者亦聖之清者也則嘗事紂之說游說諸侯之說求美女獻紂之說以漁釣于西伯之說彼此交戾之說皆好事者爲之也或曰然則太公何由而遇文王文王何由而知之也曰古之君子出處亦必有道大意已見前傳說條下吾不能鄭重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其闢之之意深矣或曰屈子既闢之而屢用之何也曰屈子但言其貧困如此耳未嘗謂因鼓刀於肆而揚聲以干文王也上屠下屠之說後世因鼓刀二字而妄益之者也如國策之所謂廢屠蓋謂太公道之不行而廢棄爲屠者耳註不解其意遂有肉上生臭不售之說是太公之事當初相傳亦本不如此而因註者以意度解多所

錯誤又人又輾轉流傳而粉飾之故不勝其說之紛紜焉

甯戚

王逸曰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洪氏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一作案白石爛生不遭堯與楚辭蒙引離騷篇六十一 下

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旰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瑗按桓公無夜出郭外之理雖出而仗衛扈從之盛甯戚又安敢遽然而厲聲以歌之使之聞之邪豈春秋戰國之世多有此事歟要之甯戚非傳說呂望之倫而桓公又非殷宗周文之比屈子亦姑仍舊說而引用之耳無他者據不暇深辨此上三人朱子辯證曰傳說太公甯戚皆巫咸語補註以爲原語非也瑗按王逸註頗欠明白洪氏自湯禹以下皆爲屈原語不獨此三子也朱子亦未之深考或偶錯誤其言耳其說蓋本諸五

臣五臣只以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二句爲巫咸語也甚非文勢謬矣

未央

王逸曰未央也朱子從之洪氏曰說文云未央久也詩曰夜未央瑗按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又曰夜何其夜未艾朱子集註曰央中也艾盡也嘗觀屈子此章上句是言其既往之年歲尚未至於遲暮將來之時光方至而未遽已互文也是解作盡者近之而說文之訓非也吾故嘗曰說文之說亦不可全以爲據此類是矣

楚辭蒙引離騷篇六十一 下

鵲鳩

王逸曰鵲鳩一名買鵲常以春分鳴言鵲鳩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五臣曰鵲鳩以秋分前鳴鳴則草木凋落不芳香也喻讒臣爲言以害忠良洪氏曰反離騷云徒恐鵲鳩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古云鵲鳩一名買鵲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予今鵲鳩鳴而不芳註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鵲鳩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鵲鳩一

名鳴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鸛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鷦鷯鳴而草衰註云鷽鷽爾雅謂之鷽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鷽鷽二物也月令仲夏鷽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鷽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趙伯氏司至也註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鷽鳴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云鷽鷽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鷽鷽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朱子集註曰鷽鷽卽詩所謂七月鳴鷽者蓋鷽鷽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辯證又曰鷽鷽顏師古以爲子鳩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鷽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鳩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鷽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鷽鷽音亦相近疑服虔二說是爰按王逸五臣比喻之說非是已見集解茲不復贅至若鷽鷽之鳴或以爲春分鳴或以爲立夏鳴或以爲秋分鳴或以爲春分秋分皆鳴洪氏所引徒麗雅而無辨朱子辯證又疑信而相半此鳥雖不知其的爲何物要之謂秋分鳴者是也楚辭中凡嘆芳草零落者多以霜降爲言以此例推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卷三

下

之則鷽鷽之鳴屈子以爲先秋鳴而衆芳歇也明矣王逸之意是以芳字解作花字謂此鳥鳴則百草之花落而不芳矣其說雖通要非屈子本意屈子之言芳草早殒者多於秋冬不於春夏也遍考之可見不暇枚舉至若曰鷽曰鷽曰鷽曰鷽也曰鷽曰鷽曰鷽曰鷽也皆聲音相近而字畫相疑或各人所授不同或傳寫之訛耳曰伯勞曰伯趙曰巧婦曰買鏡此又其別名也曰子規曰杜鵑曰杜宇曰鸛周自別是一物解者之誤洪氏曰子規鷽鷽二物也是矣

偃蹇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卷六

下

前曰望瑤臺之偃蹇註曰高貌此曰何瓊佩之偃蹇註曰衆盛貌九歌東皇太一篇曰靈偃蹇兮姱服註曰美貌可見古人用字不拘而解者不當執一也不能盡舉讀者隨文會意可也

蔽折

朱子曰蔽如字卽折叶音制蔽音繫卽折音哲瓊按楚辭蔽等字皆從蔽則凡從蔽者或可讀爲蔽音或可讀爲繫音或可讀爲繫音隨所用韻轉音耳不必協也古人謂一字有數音是也又折字亦有二音如孟子爲長者折枝之折音哲在物乃攀採之名在人

事則爲摧挫之義故諺語曰折磨折辱是也如易經爲毀折之折音舌在物乃斷絕之名在人事則爲敗毀之義王逸註曰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是蕙二義而解之朱子獨曰折毀敗也又不當音舌矣然折音舌者未折音舌之稱折音舌者既折音舌之稱其義雖畧相同而亦當有別也姑誌其疑以俟知者

蘭芷變而荃蕙化

洪氏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蕙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變楚辭蒙引離騷篇

六十五

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瓊按此說朱子採之附於集註其說雖善而未盡也蓋前謂幽蘭不可佩申椒其不芳是言小人謂椒蘭不芳不可佩服在人物上說則是謂君子之不可用在義理上說則是謂道德之不可行以見小人原不知美惡之分好惡之正也此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是言當世之好人原號爲君子者本知美惡之分好惡之正而其初亦有志向有意趣者後來見舉世小人得肆其欲而已獨偃蹇不進遂舍其所學而學焉王逸曰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是與洪氏之說似

欠明白

茅蕭艾

五臣曰茅惡草洪氏曰蕭艾賤草朱子仍之瓊按惡賤二字分別亦無謂不如總釋之曰惡賤之草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則蕭艾爲惡賤之物也久矣洪氏又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肅葵之以享神者艾卽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瓊按蕭艾之爲二物也甚明洪氏之辨得之矣又比芳草爲蕭艾芳草卽指上蘭芷楚辭蒙引離騷篇

六十六

荃蕙四物而曰不芳曰爲茅曰爲蕭艾參錯互文也王逸上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是矣此又云言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明智之士雖卽可君子忠信之士不當復別立名字也

莫好脩之害

王逸曰言士人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五臣曰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脩潔之士而自損害洪氏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草爲艾也朱子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

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
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
此者反無以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三議者以爲
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
辯證又曰其好脩之害二註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
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援按好脩二字卽前苟中情
其好脩何博蹇而好脩獨好脩以爲常等類一也王
逸五臣以好爲人君好尚之好非是而朱子之解亦
頗覺牽強洪氏之說則近之矣豈可亦以爲非乎蓋
此二句不過總承上章言君子之所以中變爲小人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下

六十七

余以蘭爲可恃以下十二句

此下十二句卽上章之意而反覆言之者耳舊註以
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二人名朱子辯其非是得之
矣今見本章集解下茲不贅而椒專佞以慢悞椒又
欲充夫佩幃二句又當串講蓋謂椒本芳烈之物今
亦變專佞慢悞者而欲化爲椒以求充夫佩幃耳以
爲世之所用者椒也而已則椒也烏得不變爲椒以

求用於世和此小人干進務入之心而中材之君子
亦復如是也朱子註亦欠斟酌使覽者不豁然也

化離

朱子辯證曰化與離協易曰日久之離不鼓缶而歌
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
子日斜史遷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援按易韻若以
離爲主如字讀則歌協音歌嗟協參差之差若以歌
爲主如字讀則離協音離嗟協切磋之磋此化離二
韻亦可兩協也若以離如字讀則化當協音爲易之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下

六十八

委厥美而歷茲

王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
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意一作
遭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棄也此
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棄也朱子曰言瓊佩

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况也然上章譏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爲言者蓋彼真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辨而勇決也瓊按朱子之說是謂屈子不矜誇炫耀其才能之美以求知於人意其言甚爲警策大有益於學者然於此章本旨則頗覺牽強不順王洪二註得之矣但獨指君言固失之楚辭蒙引以離騷篇

本九 下

滯而以爲子蘭者亦非也辯已見前矣蓋上云委厥美以從俗是言世之君子棄其椒蘭芬芳之美以從世俗之續紛此云委厥美而歷茲是屈子自言已有瓊佩之美而爲黨衆變然而蔽之嫉妬而折之其棄之一至於此也大抵何瓊佩至此一段一氣講下首尾相應惟茲佩四句與上何瓊佩四句相應固世俗二句與上世續紛二句相應覽椒蘭二句雖結蘭可恃以下八句而蘭芷變以下六句亦在其中矣此可見離騷文章之妙也豈特華藻之豔麗而已哉惜乎千載以來知之者鮮也

沫

王逸曰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洪氏曰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朱子此解曰沫昏暗也招魂又曰沫與昧同是從洪說瓊按二說俱通但易豐卦日中見沫註曰沫小星也蓋星小則昏暗而難見難見者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豐其蔀甚矣觀此則作昏暗解於義尤切姑從之或曰既沫爲昏暗小星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非昏暗之義也曰此反說之詞也蓋星本夜見而日不能見而沫之小星尤難見者尤難見者而見之非當昏暗之時能之乎曰日當中天者正見不宜昏暗而反昏暗不當見星而反見小星以見昏昧之甚也

和調度

王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五臣曰度法度也洪氏曰和調重言之也朱子曰調徒料反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樂瓊按舊註以和調二字連解固非而朱子之說得之矣但度亦卽如今人所謂度態之度朱子從五臣以法度之度解之亦非是也

求女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旨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也瓊按前曰哀高丘之無女求處妃之所在見有娥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豈惟是其有女及此聊浮游而求女或言神女或言美女雖有不同然皆指男女之女寄意於君也朱子之說是矣舊註或曰求知已或曰求同志或曰求賢人與共事君未盡善也曰相下女之可詒又是指前所言神女之侍女卽指神女而言亦寄意於君所謂比中之比類也孰求美而釋女之女字則當讀作楚辭蒙引離騷篇 七十一 下

余飭方壯

王逸曰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洪氏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飭之方壯也朱子曰余飭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瓊按九辨曰離芳藹之方壯王逸註曰去已盛美之光容也詞亦不別白五臣註曰

言去離芳盛之德方壯之年是亦以芳藹爲德方壯爲年瓊詳此二句文勢方壯二字似卽屬上二字而言耳蓋壯者盛大之意謂余飭之盛壯芳藹之盛壯耳無所謂年也洪氏之說似是此意又不明言諸家俱分年德兩意講頗覺支離然亦無害大義故集解姑從衆說以俟後訂

周流觀乎上下

此上下卽前吾將上下而求索勉升降以上下之下也洪氏曰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非是蓋周流乎天余乃下謂既周流乎天無所遇楚辭蒙引離騷篇 七十二 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洪氏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瓊按洪氏解獨稱靈氛者其意是而所謂屈子固未嘗去則非也今卽其文而前後反覆以觀之則屈子實有志於去矣豈可強解以爲不去乎其說前後屢暑辨之矣茲不復贅讀者取屈子之書平心易

氣而詳觀之當自得之矣又曰巫咸與百神無異詞
蓋曰巫咸者百神之所依即指百神也雖謂之曰巫
咸告以吉故可也以巫咸百神爲二亦非是

歷吉日

五臣曰歷選也洪氏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張
揖曰歷筭也朱子曰歷遍數而實選也瑗按王逸無
註其前明憑心而歷茲註曰歷數也委厥美而歷茲
註曰歷逢也豈以爲此歷字或數或逢皆可通乎故
不釋也諸家之說意亦俱是集解姑從朱子之訓也

瓊枝之屬

楚辭家引

七十三

下

朱子辯證曰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註皆曲爲比
類非也瑗按舊註瓊枝二句王逸曰言飲食香潔異
以延年也五臣亦同洪氏引反離騷云精瓊蘂與秋
菊今將以延夫天年是自揚雄已如此解矣可見前
輩之讀離騷者皆求之太過也駕飛龍二句王逸曰
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喻
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曰飛龍喻道瑤象
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道遠
崑崙四句王逸曰言已至崑崙崑崙神明之山將遂升天
披雲霓之翳辭排讒佞之黨群鳴玉鸞之啾啾而有

節度也五臣亦同發朝天津二句王逸曰言已朝發
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
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凰承旂二句王逸曰言已動
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五臣曰鳳凰乘旂引路飛翔
翼翼扶衛於已其說偶得之矣洪氏又闕之曰古者
旂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爲來隨我車遠遊註
曰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爲引路誤矣瑗按
洪氏闕之非是且曰俊鳥夾轂而扶輪又非扶衛之
意而何行此流沙二句王逸曰言吾忽然遇此流沙

楚辭家引

七十四

下

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繁清自洒飾也蛟
龍梁津二句王逸曰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
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脩遠多艱二句王逸曰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
所能由故令衆車使從邪徑先過以相待以見已所
行高遠人莫能及也不周左轉二句王逸曰過不周
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
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瑗按二說固非而左
字又當本作右字傳寫之訛耳屯車千乘二句王逸
曰車所以載日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

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以玉爲車轄者言從已者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卽道千乘之國也駕八龍二句王逸曰八龍神智之獸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開施萬物也五臣曰八龍八節之氣也言我前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爲駕載雲爲旗也此上舊註朱子闢之是矣瑗亦不暇逐條詳辨今畧述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之亦以見諸家之註楚辭者大抵類此而朱子之讀楚辭爲得其指也嗚呼王逸以駁名家者尚且若是其他從可知矣或曰如子之言旣皆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十五

下

無謂奚必瓊瑤象玉龍鸞鳳凰崑崙崑崙天津之云乎曰非全無謂也不過寓言飲食之潔車駕之美仗衛之盛衆遊觀之博遠耳不必如舊註比喻之太甚也豈得曰全無謂乎朱子曰皆寓言耳謂之曰寓言者亦有所寄也達觀者當自得之高叟之徒烏足以語此

羞

單言之亦可通用也故今人指牲肉酒肴之屬亦有庶羞之稱

精

王逸曰精鑿也五臣曰精搗也洪氏曰應邵云精細也又曰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梁食不鑿瑗按論語曰食不厭精朱子註曰精鑿也此又曰精細米也蓋鑿字與五臣所謂搗字相類調搗搗之椎鑿之耳欲米之精細者必鑿之搗之也蓋非精字之義人讀者自不察耳左傳所謂不鑿謂不待鑿之使精也非以鑿爲精也要之應邵曰細也近之矣然精字之義亦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十六

下

隨其所用故布帛之密緻者謂之精工匠之能巧者謂之精志向之專確者謂之精饒粥之潔淨者謂之精米穀之純熟者謂之精讀者隨文會意可也但謂飲食之精者而概以鑿字釋之恐未是也

靡

王逸曰靡屑也瑗按靡下從火當與糜爛之糜古通用也逸說亦是洪氏曰靡音靡文選音靡作上聲讀非也

稊

瑗按稊稊糧古多通用也詩曰乃裹餼稊孟子引之

作糧又曰師行而糧食則屈子之作糧者亦同無疑矣一音張者非也王逸曰糧糧也朱子亦曰糧糧也不曰糧與糧同糧與糧同亦失之矣王逸固多忽畧不必深責又按芬至今猶未沫朱子註曰沫昏暗也直至後招魂曰沫與昧同不註於前而註於後亦非是蓋朱子註楚辭之時已六十二歲豈亦因年老而又以楚辭非聖經之比故忽畧之歟

崑崙

王逸曰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有瓊玉之樹也洪氏曰禹本紀言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下

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崑崙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註云崑崙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水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

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琬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崙陵卽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圓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四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朱子集註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下

曰後漢書註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辯證曰博雅曰崑崙墟赤水出其東南阪河水出其東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弱水出其西南阪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註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援按九歌河伯篇曰登崑崙兮四望王逸曰崑崙山河源所從出洪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阪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所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天問
篇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
曰崑崙山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懸圃乃上通於
天也又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
洪氏曰淮南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
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此蓋誕實未聞也朱子曰
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
言也別錄又曰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
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七九

下

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
言其西千三百里卽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
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樵尖則
崑崙也今按諸家所言崑崙不一朱子據博雅水經
似以爲實有此山而不遠也旣篇不遠則必嘗有到
矣然或云去鍾山西六百里或云去嵩高五萬餘里
或云方八百里或云面方千里或云圓三千里或云
高萬仞或云高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或云
高三千五百餘里或云高萬一千里或云高萬二千
里何所言高遠之不一也至若璆琳琅玕醴泉華池

九井五門沙棠銅柱於事理猶或有之也而珠樹玉
樹瓊樹璇樹碧樹瑤樹絳樹不死樹金墉金臺玉檻
玉樓木禾之類又何所產奇異之多乎然觀屈子天
問之言則明闢其無是山矣闢其無是山而曰遠道
崑崙曰登崑崙兮四望曰憑崑崙以澄霧又引用不
一而足何也蓋天問乃窮理之言而此所引皆借以
爲寄興之詞耳固無害也要之爾雅水經山海經神
異經十洲記禹本紀淮南子河圖括地象諸所言崑
崙者皆如郭璞所云此自別有小崑崙也不然設使
去嵩高五萬里亦人所能到者而漢遣張騫窮河源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八十

下

屢歲而不能達何也按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
之西烏遲國烏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
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朱子亦嘗曰張騫自是至小
崑崙耳烏觀所謂大崑崙者哉或曰然則大崑崙其
居果安在哉曰無所謂大崑崙也屈子之所用崑崙
閼風懸圃等山卽如列子之所謂蓬萊方丈員嶠方
壺諸山耳蓋雖有是名而本無是山假設其號以爲
神仙清淨高遠之居也又豈真有所謂崑崙山者哉
或曰以諸家之所言而朱子亦謂其實有是山非妄
也子獨謂實無是山何也曰諸家之所言者雖道里

之遠近方闊之廣狹高下之尺寸不可知然實有是山也非妄也所以謂之實有者蓋因古者相傳崑崙之名而因以名其山耳非本來之所謂崑崙者也楊子太玄曰崑崙旁薄幽夫崑崙二字猶渾沌之義也蓋山之形勢極高極大磅礴無涯之稱猶今之所謂差我崔嵬率律龍提寺字樣耳朱子曰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得其義矣三成爲崑崙之說中狹上廣之說意度之言耳於義不切也吾故嘗謂屈子之所用崑崙乃指本來相傳之崑崙非指諸家所言之崑崙也又按屈子所稱閭風懸圃亦本無是山而寓言耳

楚辭集引離騷篇

卷十一

下

舊註并白水赤水等名皆解爲在崑崙山上之別號以此言之則前所謂閭闔者亦崑崙墟之門名也若然則屈子反來復去只在崑崙山側周流耳烏得謂之四方上下而求索乎其非是也審矣遍考此篇及後遠遊篇之所用地名或虛或實或有或無或天或地參錯互用覽者執一以求之則有不通者矣或曰觀諸家之說皆謂崑崙在西北之方若無其山何其言之相同若是也曰天地大勢西北高故多山東南下故多水是天下之山水其根源皆發自西北故言山之極高極大者而必曰西北焉由此言之亦可見

西北本無是山而人因以崑崙之號號西北之山初無定指也淮南子叙海外諸國曰崑崙華丘在無繼民諸國之東南方嗚呼崑崙山自古固未有人得到者又安能過崑崙走西北而見彼無繼民無勝民一目民等國乎其諸家言崑崙者多類此其不足信也可知矣

雲霓

朱子曰雲霓蓋以爲旌旗也是矣以雲霓爲旌旗猶以飛龍爲駕璫象爲車之類寓言耳五臣曰謂畫雲霓於旌旗非是

楚辭集引離騷篇

卷十一

下

玉鸞

王逸曰鸞鸞鳥也以玉爲之是矣蓋鸞者乃車上之鈴以玉雕成象鸞鳥之形象耳五臣曰玉馬佩也鸞車鈴也其說支離之甚又按洪氏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離離註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註云鸞在衡和在軾正義云鸞在衡和在軾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由此觀之則鸞之爲鈴亦無定在若常乘之車則著於衡若田獵之車則著於鑣也王逸朱

子註此皆謂著於衡其以爲常車歟或曰此指旌旗上之鈴耳謂旌旗揚則玉鸞鳴與上句相喚爾雅曰有鈴曰旂則旌旗之上亦有鈴也未知其審姑附其說以俟君子

天津

王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洪氏曰爾雅析水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星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水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摘光註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卷十一

下

朱子曰蓋箕南斗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瓊按或曰天漢或曰天河蓋河漢通稱也津者濟渡處也曰天津者謂天河之濟渡處也孰濟渡之日月五星往來濟渡於此也故因以天津名之然實無星也而亦以星名之猶北極謂之北辰北辰本無星也在天之中以正四時而亦因以星名之耳非如列宿有一點光耀之體之可指者也然既曰在箕斗二星之間則天津近東方矣王逸曰天津東極是也正對下句夕至西極而言朱子註削東極二字非是又按夕至西極卽謂天之西極耳王逸以爲

反至地之西極洪氏引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爾雅西至於幽國爲西極淮南西極之山曰閼闔之門以證之亦非是

旂

王逸曰旂旗也畫龍蛇爲旂洪氏曰周禮曰蛟龍爲旂熊虎爲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曰有鈴曰旂朱子註從周禮之說瓊按旂旗固當有辯而屈子之所謂旂者卽指上雲霓之旌旗耳舉一以見其餘也固無取於蛟龍之旂有鈴之旂之類也讀者詳之

流沙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卷四

下

王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洪氏曰卽今西海居延澤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居延澤卽古流沙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流沙本無水也朱子曰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馳以千數無子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瓊按張揖之說非也餘說皆是又按此下二章皆言周流四極之意據舊說曰赤水者在東南方以水言也曰不周山在西北方以山言也或曰此四方舉四隅而言者以見其無所不到也雖然不如余集解泛言爲穩或曰前言白水春宮舉正東西二

方則南北在其中矣此言赤水不周舉正南北二方則東西在其中矣或曰上二章崑崙天津已指東西而言故此二章指南北而言互見也其說俱通姑備錄之

赤水

舊註據博雅言赤水出崑崙東南陬洪氏又引穆天子傳曰違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以此言之則實有赤水之名矣要之屈子所稱者自泛指南方之水耳不指崑崙山之赤水也或曰此以流沙並言之子解流沙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八五

下

又從舊說爲實有是名而赤水與不周又泛言何也曰虛實並陳固無害也前曰朝發軔於蒼梧實有是名矣又曰懸圃曰咸池曰扶桑曰閭闔曰白水曰春宮曰窮石曰洧盆曰有娥曰有虞則固已虛實有無而並陳之矣則此曰崑崙曰天津曰流沙曰赤水曰不周又何疑乎不特此也曰天帝曰處妃曰佚女曰二姚其所訪求之人乃蹇脩鳩鳩之媒望舒飛廉豐隆雷師鸞鳳鳳鳥之使等類亦或虛或實或有或無而並陳之矣惜乎舊註不能以意逆志而解之多牽強也要之此篇所用懸圃閭闔風水赤水不周皆泛

言耳與崑崙之所言者無相關也大意已見前崑崙條下茲不贅

麾

王逸曰舉手曰麾或言以手教曰麾五臣曰麾招也瑗按尚書牧誓曰右秉白旄以麾楊子法言曰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是麾者固有揮斥使退之意亦有發縱指示之意屈子此所言麾者如書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或以手或以物不可知也大抵麾字雖虛亦可實用麾本旌旄之屬而持之以招搖者也故麾字亦可與揮字通用其義可知矣其字從麻

楚辭集引

離騷篇

八六

下

不周

舊說謂不周爲山名王逸曰在崑崙西北張揖曰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洪氏據山海經淮南子考之當在西北以王逸之說爲是得之矣但屈子所用不指崑崙之地說已見前又按立春曰條風取其條暢之義故亦曰融風言融和也與條義近春分曰明庶風言庶物之鮮明也不獨條暢而已立夏曰清明風言清而且明也夏風而曰清者觀舜歌南風而謂其

可以解吾民之愠則夏風不獨薰然其和而已和之中有清者存焉故曰清明夏至曰景風景者大也故亦曰巨風言清明而至於大也立秋曰涼風取其寒涼之意秋分曰闐闐風闐古昌通大也闐者閉也言寒涼之風大而萬物閉藏也立冬曰不周風不猶詩言豈不也周通也言天地之氣運至此而豈不爲一周乎冬至曰廣莫風廣者空曠之意莫古寞通謂寂寞也天地氣運既一周遍則若無所用事亦惟空曠寂寞而已此說雖與諸家之說有同異而大意亦不外此學者可以類推矣是不周之名與春之條夏之

楚辭卷之八 離騷篇

卷八

下

清明秋之涼同義其爲北方之總名也審矣有不周山者後人因以其名而名其山耳猶闐闐風亦有云闐闐門闐闐宮也情乎解者知其流而不知其源反謂西北之隅有山形缺而不合不相周匝因名之不周風自此山出故謂之不周風也以此言之則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豈可謂之大塊風宋玉風賦所謂怒發於土囊之口又可謂之土囊風乎然則餘者亦當有條山清明山涼山明庶山閭闔山景山廣莫山矣其不然也審矣或曰如子之言則不周亦西北之風而以爲正北之風可乎曰可也如東風曰

條風又一日東北方曰條風南方曰景風又一日東南方曰景風西方曰闐闐風又一日西北方曰闐闐風淮南子亦旣以不周爲西北之風又曰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是故或正或隅自古相傳各有不同雖淮南子一人之書亦未有一定之稱也孰謂不周不可以爲正北方之名乎或又曰天傾西北故因以不周名西北之風亦恐未必然也

左轉

王逸曰左轉者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其說俱非矣洪氏曰遠遊篇歷太

楚辭卷之八 離騷篇

卷八

下

皓以右轉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爲期也瓊按洪氏之說亦非也遠遊篇所言蓋承上所叙曰南巢曰南洲而言謂自南方而將歷東方轉西方也故曰歷太皓以右轉遇蓐收乎西皇非遂始自東方來也烏得謂自左而之右乎其說牽強不通此所言者蓋承上流沙赤水而言謂自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取路乎不周之北而復歸於西海亦宜曰右轉也作左轉者字相似而傳訛訛也下旣云指西海以爲期侯舊說則赤水

亦在東南之方而左轉之則當先至西海而後至不周之西北矣烏可謂路不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乎則當云路西海以左轉指不周以爲期矣解此者皆未之思也不言東方者既曰自南方歷北方抵西方則東方不言可知矣故曰路脩遠以多艱今騰衆車使徑待蓋言已將自南方轉東方又轉北方方歸西海其脩遠如此故使衆車先從邪徑直往西海而先去以候已也或曰路不周二句是謂衆車徑待故曰左轉曰非也自南而西邪徑而行雖近乎左而非左也大抵既指西海以爲期謂將息駕於正西之方楚辭家引以離騷篇

全九

下

而不周又近乎北無緣復過西海而抵不周也王逸曰言已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既曰從西北過不周會西海之上又烏得謂之左行乎其不然也明矣又按麾蛟龍以梁津詔西皇使涉予二句亦是命衆車先往徑待以豫告西皇之詞言已將從東北而歸於西矣可使蛟龍梁津以渡已庶幾周流至此得以速赴會期無阻隔之險逗留之虞也

指

王逸曰指語也意是而詞滯此蓋謂以手指示衆車

方所言汝等先由徑路往至此處我將從東北右轉周流而歸相會於此耳訓指爲語言之語於義不切

待期

朱子辯證曰待與期協易小象待有與之協者卽其例也瑗按待字右傍爲寺寺字平聲讀作茲音則可與期協期字左旁爲其其字讀作彼其之子記音又可與寺字本音相協如詩經隅字讀作耦字與近字協是隅字古亦有耦音也吾嘗謂古人協字皆從旁讀之便是試遍考之方知余言之非陋也其不以旁讀者乃字畫之舛訛今不可考故耳或亦有假借轉楚辭家引以離騷篇

全一

下

註之類也

屯

王逸曰屯陳也五臣曰屯聚也洪氏曰屯徒渾切瑗按五臣之訓是王逸非也此屯字讀如屯營屯兵屯田屯糧之屯音也其義亦同

鞅

王逸曰鞅輅也一云車轄也洪氏曰鞅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朱子曰軼輅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瑗按朱子亦並載其說蓋本無據難明也今考轄與館管同車轂端鐵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蓋輻奏之處以鐵爲之取其磨而不磷也輅與鎔牽同車軸頭鐵也亦以鐵爲之王逸曰錮者以鐵言也然亦不知其所指爲轂端之鐵邪軸頭之鐵邪此所謂玉者謂以玉代鐵耳其所言軌或輅或輅無所考見要之以爲輪者非也軌讀如否泰之泰音一讀如扶杜之扶音韻書兩見音義亦與欽同也

九歌九韶

王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

楚辭卷之九

離騷篇

九十一

下

啓樂有九辨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韶開卽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按朱子從王逸之說是也以爲啓樂者妄也但韶樂擅於舜也無疑矣而所謂九辨者卽尚書所言九叙也尚書所言九叙九歌禹又推之於舜舜又推之於禹固亦可爲舜之樂而非禹之專稱也要之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之功居多而非舜能任之亦不克就也或曰屈子蓋倦倦致意於重華者也此所言九歌亦指舜樂言耳未知其審集解姑從舊說又按九德者謂六府三事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

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合之而爲九也樂所以象德也故曰九德之歌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又曰六府三事允治是也九韶者猶書言九成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歌者歌詠之也言其聲也舞者舞蹈之也言其容也然九德曰歌九韶曰舞蓋亦舉此以該彼互文以見意也非九德不可舞九韶不可歌也讀者詳之

楚辭卷之九

離騷篇

九十二

下

假日

王逸曰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歌之德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洪氏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而已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爲暇失其意矣李善註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朱子曰假工雅反借也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瓊按悲回風篇曰借光景以往來與此句同則此作假借之假字無疑洪說是矣但屈子之所以歸

休西海之上奏九歌而舞九韶者蓋以爲周流四方上下而既無賢君之可遇於是乎退居林泉之下寂寞之濱以樂吾道焉而已矣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之意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非全出於中心愁悶而強排遣歲月耳故屈子之言亦有極憂處亦有極樂處憂者憂世也樂者樂道也古之諸聖賢莫不皆然則憂樂並行又何疑於屈子乎又豈可盡以爲失志之詞窮苦之語乎顏師古之言亦未盡善而王逸又謂言已之德宜輔舜禹之說亦牽強也

楚辭卷之九 離騷篇

九三

陟陞皇一章

王逸曰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陟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思也又曰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布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曲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意同朱子曰屈原託爲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義之盡也按後遠遊篇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與此語意同王逸註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

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鄉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可與此章互看但以此章之亂辭及後遠遊篇之末二句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屈子畢竟是終於去意其此遠遊求訪賢君與後遠遊求訪神仙固託詞以見其欲去也其此二篇之二條顧而不行之語亦託言以見其不忍欲去也其有不忍去之心卽君子仁之至義之盡也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而畢竟終於去者此又君子大雅之明保身之哲也孰謂屈子之不知此哉孰謂屈子之未

楚辭卷之九 離騷篇

九四

下

嘗去哉其拳拳致不忍去之意者以見去非本心也去非本心而不得不去者其去固不在屈子也乃楚王怒而逐之也不然屈子豈忘楚哉觀此一念不忍去之心則屈子之忠可見矣奚必以不去爲忠以投水而死爲忠哉屈子之賢固不在此而深知屈子之心者亦不在此也以爲不去者以爲投水而死者皆未嘗讀楚辭而信口耳相傳之說以註楚辭論屈子者也學者試取屈子之書卽屈子之所自言反覆熟讀而味之平心易氣而觀之要其指趣之所歸求其立言之本意以意逆志不以詞害意則屈子果去乎

果不去乎果投水死乎果不投水死乎若泥口耳相傳之言執先入之說以爲生則吾亦莫如之何矣雖然後世雖尚其才華之美而未嘗有深留意於此書者也使得與三百篇並行而大顯於世爲學者之所傳誦多更儒賢爲之註釋則必有得其肯綮解其絃外發其局錫者矣嗚呼安得有如鄭康成者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又按王逸此章之註承邇道崑崙以下而言之其意亦是而未盡也蓋此章直承前駟玉虬以下遠遊諸章而總結之者耳讀者詳焉

亂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九玉

下

洪氏曰離騷有亂有重是矣按有亂者離騷也九章涉江也哀郢也抽思也懷沙也凡五篇有重者後遠遊一篇而已然又有歌詞有倡詞抽思篇是也又有問答之詞離騷篇借誦篇卜居篇漁父篇是也以文體論之離騷遠遊二篇相類也九歌十一篇相類也九章橘頌自當別論餘八篇相類也卜居漁父二篇相類也天問一篇自爲一體其句法又模擬乎三百篇而少變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一篇之中有起結有鋪叙有照應而曲折妙處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學者熟讀而詳玩之當自得焉其宋玉二招蓋自離

騷遠遊二篇來特脫胎換骨耳至於九辨與東方朔之七諫劉向之九歎蓋模擬乎九章者也王褒之九懷王逸之九思蓋模擬乎九歌者也其文雖不及屈子卽其體裁要亦各有所本焉朱子謂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早已甚矣豈非以篇章之寂寥句法之短促乎恐未盡然也

楚辭索引卷之下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九玉

下

楚辭考異

玉卿集考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可疑而當闕者則因之不韋存之不棄懼喪失其真也然自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畧載其說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內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皆刪去不復綴之

楚辭考異

離騷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覽一作鑒一無于字
又重之以脩能能一作態非是
紉秋蘭以爲佩紉一作紉非是字相似而訛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不一作弗

夕攬洲之宿莽攬一作攬一作攬洲上一有中宇一

日月忽其不淹兮忽一作忽

惟草木之零落兮零一作零

不撫壯而棄穢兮一無不字非是

何不改乎此度也一無也字

乘騏驎以馳騁兮乘一作乘一作策馳一作馳

來吾導夫先路也導一作道一無也字

豈維紉夫蕙蔭紉一作紉非是蔭一作芷

何策紉之猖披兮猖一作猖一作猖一作猖披一作

夫唯捷徑以窘步唯一作程

惟黨人之偷樂兮惟下一有夫字

豈余身之憚殃兮憚一作憚一作憚

忽奔走以先後兮忽一作忽一作急

荃不揆余之中情荃一作荃一作察中一作忠

反信讒而齎怒齎一作齎一作齎

忍而不能舍也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夫唯靈脩之故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

曰黃昏以爲期兮一本無此二句

後悔遲而有他遲一作遲他一作作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一無既字一無夫字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一作裁與裁同

又樹蕙之百畝一作時

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一作留黃揭一作藕一作藕

雜杜衡與芳芷一作荷

異枝葉之峻茂兮峻茂一作優赫

願缺時乎吾將刈一作候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一作而

憑不厭乎求索一作馮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一無已字

楚辭考異興一作與非是

各興心而嫉妬一作資

夕餐秋菊之落英一作資

長願頤亦何傷一作頤

曄木根以結茝兮曄一作曄曄音覽曄曄反音異而義同也茝一作芷

蹇吾法夫前脩蹇一作蹇

非世俗之所服世一作時非是遷唐而改者後多倣此

哀人生之多艱人一作民

又申之以攬茝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

終不察夫人心人一作民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蛾一作娥非是

謠詠謂余以善淫以一作之

固世俗之工巧兮世一作時

忱鬱悵余侘傺兮悵一作邑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一無也字

率瀝死以流亡兮以一作而

余不忍爲此態也一無也字

自前世而固然世一作代

何方圓之能周兮圓一作圓周一作同

忍尤而攘詬詬一作詞一作垢

回朕車以復路兮回一作迴

楚辭考異一無復字

退將復脩吾初服一無復字

集芙蓉以爲裳集一作纂

忽反顧以游目兮游一作遊

人生各有所樂兮人一作民

余獨好脩以爲常脩一作循非是

豈余心之可懲豈一作非可一作何俱非是

女須之嬋媛兮須一作頤嬋媛一作揮媛

申申其詈予詈一作罵予一作余

鯀悻直一亡身兮鯀一作鯀一作鯀悻一作鯀悻一亡身

終然歎乎羽之野羽一作天

汝何博蹇而好脩兮蹇一作窘

餐菰菰以盈室兮餐一作茨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兮煢一作煢一作憊予一作余

依前聖以節中兮以一作之非是

喟憑心而歷茲憑一作憑

就重華而陳詞陳詞一作陳辭

五子用失乎家巷巷一作衡與巷同一作居非是

昇淫佚以畋遊兮畋一作田

固亂流其鮮終兮固一作固非是鮮一作鮮

澆身被服強圉兮澆一作冢服一作於強圉一作羅

楚辭考異

五

縱欲而不忍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顛一作顛

后辛之菹醢兮菹一作俎後倣此

殷宗用之不長之一作而

湯禹嚴而祗敬兮嚴一作儼

周論道而夏差差一作蹉

舉賢才而授能兮一無才字

循繩墨而不頗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破

覽民德焉錯輔民一作人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之一作以

相觀民之計極民一作人

沾余身而危死兮死下一有節字非是

不量鑿而正桷兮正一作進

增歔歔余鬱悵兮增一作曾悵一作邑

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檻一作擘一作擘

晚敷衽以陳辭兮陳辭一作陳辭

驅玉虬以乘鸞兮此一作鸞乘一作乘鸞一作鸞

溘埃風余上征溘一作埽

夕余至乎懸圃懸一作縣一作玄

欲少留此靈瑱兮少一作夕非是瑱一作瑱

楚辭考異

六

望崦嵫而勿迫崦嵫一作奄茲勿一作未非是

路漫漫其脩遠兮漫漫一作曼曼

搴余轡乎扶桑扶一作搏

聊逍遙以相羊逍遙一作須臾相羊一作獲祥羊一作

鸞鳳爲余先戒兮鸞一作皇一作鳳先戒一作我前

雷師告我以未貝我一作余

帥雲霓而來御帥一作率霓一作蜺

時曖曖其將罷兮罷一作疲非是

結幽蘭而延佇而一作以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於一作乎

登圓風而縹馬一作縹

遠吾遊此春宮兮一作遠

相下女之可詒一作詒

吾今豐隆乘雲兮一作乘

求處妃之所在一作處

忽綿繆其難遷一作綿繆

朝濯髮於洧盤一作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一作傲

來違棄而改求一作棄

覽相觀於四極兮一作覽

楚辭考異

周流平夫余乃下一作天乎

見有娥之佚女一作佚

雄鳩之鳴逝兮一作雄

鳳凰既受詒兮一作鳳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一作集

世溷濁而嫉賢兮一作世

好蔽美而稱惡一作美

閨中既以遠違兮一作無

余焉能忍而與此中古一作無

索夏茅與蓬蒿兮一作夏

豈惟是其有女一作惟

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作無

孰求美而釋汝一作汝

何所獨無芳草兮一作草

爾何懷乎故宇一作爾

孰云察余之美惡一作美

人好惡其不同兮一作人

戶服艾以盈腰兮一作腰

謂幽蘭其不可佩一作謂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作覽

楚辭考異

蘇登壤以充帟兮一作蘇

九疑續其並迎一作疑

勉升降以上下兮一作勉

求矩矱之所同一作求

湯禹嚴而求合兮一作湯

華皐闔而能調一作華

又何必用夫行媒一作何

時亦猶其未央一作時

恐鷓鴣之先鳴兮一作恐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一作使

何環佩之偃蹇兮

佩一作環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一作亮

世續紛以變易兮

世一作時以一作其

何昔日之芳草兮

草一作艸一作卉

今直爲此蕭艾也莫好脩之害也

一無蕭字一無二

椒專佞以慢慝兮

慢一作謾一作漫一作嫚慝一作

椒又欲充夫佩帶

夫一作其非是

既干進而務入兮

而一作以

固世俗之流從兮

世一作時流從一作從流從又

又况揭車與江離

揭一作荷離一作蘼

楚辭考異

九

惟茲佩之可貴兮

之一作其

芳菲菲而難虧兮

而一作其虧一作虧

及至今猶未沫

芬下一有復出芬字

歷吉日乎吾將行

一無吉字

精瓊蕋一以爲糧

糧一作糧一作糧

揚雪霓之晻霏兮

揚下一有志字非是霏一作霏

鳳凰翼其承旂兮

凰一作皇翼一作紛

高翔翔之翼翼

之一作而

尾蛟龍以梁津兮

以一作使

詔西皇使涉予

予一作余

騰敷車使徑待

待一作持非是

駕八龍之蛟螭兮

一作螭螭

載雲旗之委蛇

一作逶迤一作委移

聊抑志而弭節兮

一無聊字

神高馳之邈邈

神高馳一作邈高地非是

聊假日以愉樂

假一作暇一作音暇俱非是愉一作愉

陟升皇之赫曦兮

一無陟字升一作陞曦一作曦

僕夫悲余馬懷兮

悲一作忘非是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一無哉字人下一有兮字

楚辭考異

十

楚辭考異

楚辭集解八卷彙引二卷攷異一卷

兩淮鹽政孫進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縣人是書集解八卷惟註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弗與彙引二卷皆辨證文義攷異一卷則以王逸洪興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托邈深自漢以來訓詁或有異同而大旨不相違舛瑗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闢洪興祖等謂原惓惓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掇拾王安石聞呂望之解舟詩李璧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矣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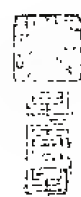
〔宋〕吳仁傑疏 〔明〕屠本峻補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草木

疏補四卷》提要

離騷草木疏補序



屠隆緯真甫撰

詩稱多識。儒貴博聞。此本草爾雅三蒼之所為作也。即如草木之類。博物君子猶病之考之載籍。知古典矣。不知在今為何名。問之樵牧。知今名矣。不知即古之何物。條風始暘。大地蒙茸。望之茫然。命之茫然。烏

稱博雅洽聞哉。靈均以忠
被讒流播江介發憤含沙
繫心宗國乃著離騷寄憤
憑于懷沙標幽情于漁父
吐竒思于天問託曠度于
遠遊而又多稱草木如三
百篇之比興江離辟芷蘭
蕙荃蒨留夷杜蘅以比明
德擬芳潔蘋藜菰蕭艾
菅茅幽篁鈎吻以喻宵人

辟讒佞嗟乎譖人太甚讒
夫罔極忠邪殺亂妍醜不
明點璧毀珠鑠金銷骨美
人斷鼻申生殺身子胥髡
體伏波薏苡古人所以發
憤于豺虎沉痛于含沙有
以也屈左徒以薺草比君
子惡草喻小人其義顯而
隱其情痛而切誠疾之也
誠悲之也夫芝蘭難榮而

易、瘁、棘、刺、不、種、而、自、生、青、
蠅、有、權、讒、夫、為、政、小、人、必、
勝、君、子、恒、敗、玉、與、石、角、玉、
不、璽、則、折、勢、則、然、乎、家、田、
耕、工、文、綜、古、雅、好、離、騷、既、
序、
叶、騷、韻、更、補、吳、氏、草、木、疏、
其、考、古、也、博、其、收、采、也、約、
其、標、名、也、顯、其、核、實、也、精、
亦、既、編、編、矣、田、耕、貴、介、子、
通、藉、有、年、幸、際、昌、運、生、平、

不、識、離、憂、佗、僚、事、而、好、騷、
經、何、居、蓋、田、耕、高、潔、耿、介、
方、之、屈、子、遇、不、同、而、心、同、
也、不、佞、遭、讒、被、播、頗、類、靈、
均、而、輕、外、坦、中、無、復、愁、鬱、
序、
憤、懣、頃、實、好、二、氏、而、不、好、
離、騷、即、好、離、騷、獨、有、遠、遊、
篇、爾、夫、餐、六、氣、飲、沆、瀣、漱、
正、陽、含、朝、霞、壹、氣、孔、神、凌、
虛、徑、度、王、喬、韓、衆、吾、師、乎、

乃知屈子句中何不有

何止鬱鬱稱騷也

萬曆癸巳七月既望



序

六

離騷草木疏補序

明 甬東屠本峻田叔 謨

本峻既協離騷二十五篇求劉杳草木疏不得得宋
吳斗南離騷草木疏四卷上采爾雅三蒼圖經下追
王叔師洪慶善旁搜崔正熊陸農師諸書成疏雖援
引博瞻而鑄詞蔓衍讀之無絲解順矣吳氏以薺草
嘉木比于忠義獨行之士猶草惡木比于奸邪倭倖
之臣部分區別立意甚臆余乃遵斯部區芟彼蔓衍
每篇冠以離騷若毛詩之有小序然後標釋物名不

離騷草木疏補序

序

至委瑣復錄疏麻秬黍稻粱桑麥薇藻梧桐十品附
之毋令湮沒無傳昔尼父言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屈左徒竭忠盡節被讒遭放行吟悼離發忤憤懣乃
作離騷其草木鳥獸凡山經海志之所未收由夷鑿
蕲之所未錄者彼皆靡奇弗狀靡恠弗名可謂博物
洽聞詞賦之聖者也吳氏疏草木而闕鳥獸殊非通
論予於是別撰昆蟲疏焉黎先生既授余草木疏復
為余作序會余陳情黎亦歸老今距甲戌之歲凡二
十年予從南繕部郎中出為兩淮都轉運鹽丞惟鹽

之暇因讀楚詞而有感于厥衷重爲考訂疏補殺青
斯竟獨恨秘書謝世久何繇起九京再叙昆蟲疏也
援筆斯文三嘆而已

萬曆癸巳春王正月

雅堂先生疏補序

離騷草木疏補序

明羅浮山樵黎民表維敬撰

後世書以雅名者蓋倣爾雅而作所以釋經也其尤
詳於詩者以詩多識草木鳥獸之名爾古之傳經者
率多口授惟辨其文字釋其與義未嘗濫及他辭也
故字學通經史百家可迎刃而解與義釋攻其節目
而作者之意不索而獲爲師者逸而學之者不勞也
楚詞昉於靈均忠不見明發怵憤懣依類比物詭辭
以導意其所引用多非正經所見故讀者益難之自

雅堂先生疏補序

三

漢王逸迄於宋儒注釋頗詳獨其雜物撰德尚畧而
未盡茲可使通儒自解耳豈佔俾者能之哉宋吳氏
斗南復益以草木疏以補其闕分別部居旁引曲證
不惟有功於楚學亦可裨蒼雅之所遺矣非徧窺槁
簡浸及外家者不能爲也昔人嘗謂博物之難鄭玄
不辦櫃梨隱居有味本草而蘭蕙莫分蘘荷難識雖
稱宿學未易定名豈非聞見有所不及而拘虛者不
可以通於方輿訓詁之學如之何其蔑視之也是編
溼沒既久友人屠田叔乃芟削繁蕪重加藻績冠離

騷千篇端若毛詩之小叙然後釋以物名綱目張而次舍整讀之者不厭矣田叔好竒多愛嘗輯陸機之疏以附經采才老之韻以叶楚修陸補亡乃其所長昌歆之嗜宜其同之夫騷詩之變也賦騷之變也迦厥源委古學可與矣草木補之于騷比之毛詩若鄭司農之箋疏也

萬曆甲戌夏五月

離騷草木疏補序

四

離騷草木疏序

宋焦通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撰

仁傑少喜讀離騷文今老矣猶時時手之不但覽其昌辭正以竭忠盡節凜然有國士之風每正冠飲衽如見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經品題者謂皆可敬也因按爾雅神農書所載根莖華葉之相亂名實之異同悉本本元元分別部居次之于槩會萃成書區以別矣夫檉似椒蒲艾似蘼與夫紫鞠之似蘭及已之似杜蘅猶大倭之於忠鄉愿之於德也得是書形見色

離騷草木疏補序

五

屈或庶幾焉舉無以亂其真昔劉杳爲草木疏二卷見于本傳其書今亡矣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而仁傑歟取諸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離騷草木疏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班固譏三閭怨恨懷王是未知離騷之近於詩而詩之可以怨也劉勰亦譏三閭鳴鳥媒媛女爲迂怪詭異之說又王逸注鴝媒謂鴝食蛇羽有毒可以殺人者按鴝有二焉瑤碧之山有鳥如雉其名曰鴝郭璞謂此更一種

非食蛇者也離騷之文惟恠奇奇亦非鑿空置離騷
本之山經其言鸞鳳皇鳩鳥與詩麟騶虞鳳皇何異
鵲又何足以知之離騷以薺草爲忠正猶草爲小人
蓀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
有全傳也薺草施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倭倭姦
臣傳也彼既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遺臭萬載云
慶元丁巳夏四月

離騷草木疏補序

六

離騷草木疏補篇目

一卷香草部疏十三種

江離 芷芳 蘭

菌 蕙 蘼葯

荃 留夷 揭車

杜蘅 菊 薜荔

胡 繩 葳蕤

芙蓉荷 茹 芰茅

華 杜若 蘋

離騷草木疏補目錄

一

紫 石蘭

二卷香草部疏十五種

麻補 薜荔 女蘿

芝 芭 萍

秬黍補 莆 藿

薇補 茶 蘋

藿 荻 苴

蓴 蒿 蓼

藻補 稻補 蘘補

麥補

梁補

三卷嘉木部疏補二種

木蘭

莽

桂

蕉

辛夷

松

栢

楸

橘

黃棘

梧補

楓補

四卷惡草惡木部疏補二種

薺

葦

施

艾

芋

薊

離騷草木疏補目錄

薺

薺

篇

薺

薺

楸

離騷草木疏補一卷

香草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疏

明南東屠本峻田叔補

江離

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注扈被也辟幽

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博

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補

江離芎藭苗也四五月間生大葉似芹而香或蔣子

園庭則芬香滿庭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芷芳

芷芳香也生下濕地根長尺餘白色枝幹去地五寸

以上秦生葉和婆婆紫色濶三指許花白微黃入伏

後結子立秋後苗枯一名澤芬

蘭

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紉索也行清潔

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蘭能決疑

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離騷曰結幽蘭

以延佇王逸注言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

草長立而無趣向○九歌曰春蘭兮秋菊王逸

注言春蘭秋菊爲芬芳長相繼承補

蘭綠葉紫莖葉如莎草初春則茁其牙如交門冬長五六寸一幹一花花有紅白紫三色而甚香在江南者春芳在荆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曰春蘭秋蘭也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以其生於深林之下故稱幽蘭○吳仁傑按浴蘭兮沐芳言蘭政可用浴而不可食頃聞蜀士云屢見人大醉渴飲瓶中蘭花水吐利而卒又離騷章太疏補卷之一

峽中儲毒蘭花爲第一乃知甚美者必有甚惡也

菌

離騷曰襟申菽與菌桂王逸注菌蕈也詹本暖

按王度記諸侯啗酒以蕈大夫以蘭芝則蕈草

之貴在蘭芝上補

菌蕈草也一名蕈草一名蕈草生下濕地葉如麻兩

兩相對方莖赤花黑實氣如薜蘿七月月中旬開花即

零陵也

蕙

離騷曰豈惟紉夫蕙芷王逸注蕙香草以喻

賢者○又樹蕙之百畹王逸注言已種時衆香

循行仁義勸身勉力朝暮不倦也補

蕙潔草也似蘭綠葉紫莖生平澤中花亦春開蘭先

蕙後皆柔幹蘭一幹一花蕙一幹五六花

茝

離騷曰又申之以攬茝王逸注言已復重引芳

茝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九歌曰辛夷楣兮

藥房王逸注茝白芷也補

離騷章太疏補卷之一

茝香蒲也一名莞一名符離一名葍一名菰一名

一名醺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色紅白可以爲茹生

嫩之甘脆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謂之蒲葍

花中有蕊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篩其粉後有赤滓

謂之蒲葍其葉名龍湏出山石空中莖倒垂可織以

爲席

荃

離騷曰荃不揆余之中情王逸注荃香草以喻

君也人君被服芬芳故以香草爲喻○九歌曰

蕪穉芳蘭旌王逸注言已乘船則以蕪爲楫攬

蘭爲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補

荃菖蒲也一名蕪一名菖蒲一名昌陽生蜀地者作

劍脊而無花生陽羨者花黃生茅山溪石上者花紫

俱不作劍脊根嫩黃緊硬稠長一寸九節者佳亦有

一寸十二節者切以爲菹謂之昌歆亦曰昌本暴乾

拆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久服輕身不忘延年不

老又可餌魚○溪蕪生溪澗側形色極似石上菖蒲

而葉正如蒲無脊大根盤屈有節狀如馬鞭大一根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四

旁引三四根又名水菖蒲○泥昌夏昌形如竹鞭而

黑氣穢味腥

留夷

離騷曰畦留夷與揭車兮屠本峻按言已種植

留夷揭車之芳草修行彌多好潔以爲常也補

留夷香草也可以爲藥○屠本峻按上林賦襍以留

夷張揖注留夷新夷也顏師古以爲留夷香草也新

夷乃木耳

揭車

揭車芎藭也味辛生彭城高數尺而花白根似羊蹄

可食

杜蘅

離騷曰維杜蘅與芳芷王逸注復植杜蘅襍以

芳芷馨香益暢德行彌盛補

杜蘅王鹵也一名杜生山之陰及下湿地根似細辛

白芷葉似葵形如馬蹄故稱馬蹄香江淮間有之今

人用作湯及衣香甚佳道家服之根粗黃白色春初

於宿根上生苗高二三寸莖如交蘗粗細每窠上有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五

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千葉莖鏤內蘆頭上

貼地生紫花聞結實如豆大窠內有碎子苗葉俱青

今所用細辛皆杜蘅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

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

習習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本草稱細辛水漬令直是

以杜蘅僞爲之也

菊

離騷曰夕食秋菊之落英爾雅曰落始也王逸

注英花也言已食菊之始花以香潔自潤澤也

補

菊日精也春初布地生細苗夏茂秋花冬實遇霜終不標落一名女節一名女花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一名陰成有莖紫氣香味其可作羹食有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不堪食者名薏有葉大似艾莖青根細花白蕊黃有葉似桐蒿花蕊都黃有開小花花瓣如小珠子名珠子菊可入藥今服餌家多用白菊也近世菊譜乃至有百餘品類

薜荔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六

離騷曰貫薜荔之落蕊王逸注薜荔香草也言已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補

薜荔形如鳥非多蔓敷岩石上若網亦黃緣樹水三五十年漸大枝葉繁茂葉圓長二三寸似石常生子似蓮房中有細子上銳下平外青中皺紅霜則皺紅而其鳥鳥所啄童兒亦食之也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與絡石木連地錦石血土鼓相類○絡石生川谷或山之陰及高山岩上葉圓細如橘正青冬夏不

凋花白子黑其莖蔓延節青處即生根與薜荔絕

相類但莖葉粗大如藤狀以其包絡石上故名絡石石生者葉細厚而圓短樹生者葉大而薄人家庭園岩石間種以為飾○木連大如絡石其實若蓮房打破有白汁絞停久如漆亦如魚膠水凍之可以醒酒○地錦葉如鴨掌蔓著地上隨節有根亦緣樹石冬月不死○石血極與絡石相類但葉頭尖而赤亦蔓繞木石○土鼓常春藤也味苦子味甘亦蔓繞木石葉頭尖子熟如珠碧色正圓小兒取藤於地作鼓聲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七

一名龍鱗薜荔

胡

離騷曰索胡繩之纚纚王逸注言已行雖據屨根本猶復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也

補

胡蒜也大者名胡小者名薺味辛今人家園圃中時之每頭六七瓣初種一瓣當年便成獨子蒜至明年復其本矣其花中有實亦胡薺狀而極小薺為薺腫極俊美種宜良輦地三遍熟耕之五寸一株故里語

曰左右通鋤一萬餘株收條中種者一年為獨辦種
二年者則成大蒜科皆如拳今并州無大蒜朝歌取
種一歲之後還成百子蒜八月中方得熟九月子始
刈蒔性最葷不可食俗人作羹以贈魚肉又食傷人
損目明○蒿野生小蒜苗葉根子似蒔而細數倍生
葉時可煮和食至五月葉枯取根名卯子蒜亦名山
蒜味甚薰臭布穀鳴收小蒜俗傳六月七月可種小
蒜二月種大蒜

繩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八

繩蛇床也一名繩毒一名蛇粟一名思益一名墻靡
生川谷及田野二月生苗高二三尺葉青碎作叢似
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花葉
正如薜蘿又似小葉芎藭花白子如黍粒黃褐色四
五月開花如散水子至輕虛也

芡

離騷曰製芡荷以為衣兮層本峻按製裁也裁
清潔之服以自被也○招魂曰涉江采菱發揚
阿些王逸注揚阿楚人曲也言已涉渡大江南

入湖池采取菱芡發揚阿曲層本峻按采取菱
芡與衆和歌所以隱伏草澤發舒憤懣也補

芡水栗也兩角者為菱三角四角者為芡生水中葉
綠似荇浮水上花有黃紫白三色晝合宵炕隨月轉
移猶葵之向日也其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秦
人謂之辭若其實餌之可以斷穀○羅頤曰吳楚風
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菱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
為繁華流蕩之極招魂涉江采菱發揚阿曲者采
菱之曲也淮南子云欲學謳者必先徵于樂風欲美
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蓋采菱者衆所共取節奏
宜和為曲以與衆樂之

芙蓉

離騷曰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注言已進不見納
猶復裁製芙蓉集合芙蓉以為裳衣被服愈潔

修善益明補

芙蓉芙蓉渠也其莖名茄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
蓉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莖下白藕在泥中者
名薹其房為蓮蓮皮青裡白也子名藕的中有青如

鉤名薺甚苦不可食其根旁行爲藕藕實名水薺或謂之光旁其葉爲荷荷中蒂名荷鼻其節至秋皮黑而沉水者爲石蓮

茹

離騷曰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言已引取柔輒香草以自掩涕不以悲故失仁蕙之則也吳仁傑曰茹香草也傷已忠嗜好唯盛德之馨香而不見知于時也補

如茈胡也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三四月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二

生苗甚香莖青紫葉似荷葉稍緊亦有似邪蒿亦有似麥門冬而短七月開黃花根赤色蘆頭有赤毛如鼠尾○芸蒿生熟皆可啖古人藏書用芸今人謂之七里香也仲冬芸始生其葉類豌豆作小叢生極芬香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采宜席下能去蚤虱

葭茅

離騷曰索薺茅以筵筵兮王逸注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

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補

薺茅蒿也一名薺大葉白花根如芷正白可啖蔓延披樹而生味甘一名甘獲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氣臭

華

九歌曰華采衣兮若英吳仁傑曰蘭芳華若四者皆香草屠本峻按沐浴蘭芷衣被華杜言將事神光以自潔也補

華葭也薺之未成者名葭一名荍荍荍也荍一名蘆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十二

荍之未秀者也葭種大爲蘆長成乃名薺其狀都似竹而葉抱莖生花白作穗若茅花風輒吹揭如雪其聚于地若絮也枝亦如竹根而節疎荍初生三月中旬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其萌名蘆今江東呼蘆笋爲蘆然則荍薺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蘆也○薺一名蘆似荍而長高數尺江東呼爲蘆○荍荍之初生者也一名荍一名離似薺而小實中其根旁行牽撿繫互江東呼爲馬蔴其花皆名荍所謂蘆通一物也薺今可作蘆荍今以薺

麤者是也今人罕能別蘼莪與蘼蒿又北人以蒿與蘼為二物水旁下濕所生者皆為蒿其細不及指人家地園所植者為蘼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蘼亦難得其筴味小苦堪食長安人謂葭蘼之未解葉者名紫葭

杜若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王逸注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九歌曰搴汀

薜荔木疏補采之一

三

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王逸注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

與其修道德也補

杜若楚蘼也生陰地苗似山姜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荳蔻又辛香絕似旋覆根殆欲相亂但葉小異耳

蘋

九歌曰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五臣注以喻張設忠正以待君命補

蘋大荷也狀如葵其味如葱不值泥生于水上葉闊闊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今人呼為浮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其中者名荇菜即鳧葵也其小者名浮萍

紫

九歌曰蓀薜兮紫壇吳仁傑曰紫薜草也屠本峻按以蓀紫二草蓋歸室壇也補

紫薜草也一名薜一名薜戾一名紫丹一名紫芙其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其根

薜荔木疏補采之一

三

可以染紫

石蘭

九歌曰疏石蘭兮為芳王逸注石蘭香草疏布

陳也披石蘭兮帶杜蘅拆芳馨兮遺所思王逸

注所思謂清潔之士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

善屈原屢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

馨以相遺也五臣注所謂君也言已被帶忠直

又以嘉言而納于君也補

石蘭山蘭也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

澤蘭生水澤而此生山側故名石蘭○馬蘭生澤旁如澤蘭而氣臭其花似菊而紫故北人呼為紫菊

陸彥章本草疏補卷之二

古

離騷草木疏補二卷

香草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疏

明甬東屠本峻田叔補

麻 泉

九歌曰折疏麻以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洪興祖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天問曰泉華安居郭璞注麻有子曰泉補

麻草之繁衍而多者也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蒿細者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二

十五

如藿其有實者名苴又名蕢其無實者名泉又名牡麻其縷可以練絲為布其莖圓者名胡麻亦有實一名油麻其淳黑方莖一葉兩英者名巨勝麻與麥相為候交黃種麻麻黃種變蓋種變者以夏至前十日為上時至日為中時至後為下時種泉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種麻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熟麻欲熟之驗補

靡蕪

九歌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王逸注言已

供神之室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五臣云皆喻懷忠潔也補

蘿蕪芎藭葉也一名胡芎一名香果似馳床而香節大莖細狀如馬銜故謂之馬銜芎藭苗似芹胡荽草香細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叢生五月花赤七月實黑莖端有兩葉惟形塊重實作雀腦者名腦芎人家蒔於園庭則氣香滿徑又可藏衣中○羅頌曰按古今注將離贈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亦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文無蓋即靡蕪然今之當歸靡蕪草木疏補卷之二

十六

自是一種非靡蕪之類似細葉芎藭惟莖葉卑下於芎藭也然則古亦以靡蕪爲當歸矣

女羅

九歌曰披薜荔兮帶女羅王逸注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爲

飾也補

女羅松羅也一名唐一名蒙正青而細其長如帶根不着地蔓延松上與兔絲絕異然女羅有寄生兔絲上者

芝

九歌曰采三秀兮于山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得也補

芝菌也一歲三華無根而秀無實而生形色環異一名木蕓○五芝五色生於五岳赤如珊瑚白如截肪黑如澤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松栢之脂淪地于歲化爲茯苓其上生小木狀如蓮花名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熟之不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二

十七

焦佩之辟兵可用爲茹○又有石芝肉芝草芝糞上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朝菌

芭

九歌曰傳芭兮會舞王逸注芭香草也補

芭芭蕉一名巴且多生江南葉長丈許闊二尺餘莖虛軟出二廣闊中川蜀者有花闊廣者實極美可噉他處雖多而作花者亦少蕉類亦多有子名甘蕉其葉大抵與芭蕉相類但其卷心抽幹作花初生大萼如倒垂萼苗有十數層層皆作瓣漸大則花出瓣中

極繁盛紅者如火炬謂之紅蕉白者如蠟色謂之水蕉其花大類象牙故謂之牙蕉其實亦有青黃之別暴乾可以寄遠北土得之以爲珍果閩廣人灰埋其皮令錫滑以爲布

萍

天問曰靡萍九衢王逸注萍草生于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衢之道屠本峻按左傳蘋蘩蕰藻之采可薦於神明羞於王公則萍亦蕰藻之類也補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八

萍藻也有小鬚垂于水中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今或謂之藻言無定性隨風而已穀雨之日萍始生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浮于流水則不生浮于止水則生也

秬黍

天問曰咸播秬黍屠本峻按古者以黑秬黍釀酒入以鬱鬯芬香調暢可以降神也補

秬黍黑黍也禾屬而粘者以大暑而種農家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黍

有早晚其晚者至孟秋始熟有赤黍黑黍其黑黍搗以爲錫謂之錫餹以蜜和米煎熬作粬救也補

蒲

天問曰蒲葍是營王逸注葍香草也補

蒲似莞而編有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爲席其性輕拘而善泛

葍

葍芄蘭也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羅摩幽州人謂之雀瓢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九

薇

天問曰驚女采薇力何祐王逸注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祐之補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赤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赤豆

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古人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補

茶

九章曰故茶薺不同晦王逸注茶薺不同晦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補

茶苦菜也一名茶草一名選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
秀孟夏苦菜秀是也三月生扶疎六月花從葉出莖
直黃八月實熟實落根長生於冬不枯又謂之遊冬
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得霜甜脆而
美堪食紫葉者為香茶青葉者為青茶○吳仁傑曰
茶薺之所以異者以茶始食之則苦而終其薺則初
食之便甘孟夏當陽長陰消之極而是月苦菜秀薺
變枯則知茶陽物也薺陰物也是為不同晦而生矣

薺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三

九章曰薺蘅蒿而節離王逸注薺草秋生今南
方湖澤皆有之

補

薺青薺也似莎而大生湖澤中又似茅歲鴻鴈所食
者

薺

遠遊曰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薺吳仁
傑曰言微霜之降未及惡草而芳草中先及薺
也

補

薺草也一名大苦一名義草一名薺草一名露草

蔓延生下濕處枝葉悉如槐青黃色高五六尺莖赤
有節節間有枝相當葉端微大而糙澁似有白毛實
如相思子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
豆極堅噉不破或云似地黃○紫茸草細而實春生
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
作角子如華豆根長者三四尺麤細不定赤上有橫
梁梁下皆細根也

苽

大招曰五穀六仞設苽梁只王逸注苽梁蔣實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三

謂雕胡也言有苽梁之飯香且柔滑也

補

苽蔣草實也一名苽一名雕胡生水中央葉如蓀荻江
南人呼為苽草刈以飼魚甚肥生西澤下澤者根既
相結歲久根盤厚則并土浮于水上謂之苽蔣刈去
其葉便可畊蒔植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苽蔣夏日生
菌如小兒臂堪噉謂之苽菜又名蘆蔬以芼鮒為羹
解酒毒至秋結實如米謂之雕胡古人以為羹饌歲
饑人猶採以當糧三年以上心中生臺如藕白軟中
有黑脉亦堪噉謂之苽首又名苽根又名綠節又可

作席溫於蒲傳炊菰法米菰穀盛甕中搗瓷器
爲屑勿令作末納甕囊中令滿版上搯之取米一斗
可用升半炊如稻米其菰葉楚俗以夏至日用黍粘
米煮爛二節所尚一名粳一名角黍

苴

大招曰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蕒不露薄
只王逸注啗狗雜用膾炙切蕒荷以爲香脩衆
味也

苴蕒荷也一名苴菹春初生葉似初生芋蕉根似姜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牙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爲菹亦可醬中藏其性好陰

在水下生者尤美蕒荷有白有赤今人乃呼赤者爲

蕒荷白者爲覆菹赤者作梅果用之白者入藥用中

蠶者服其汁并卧其葉即呼蠶主姓名亦主諸溪毒

沙蠶輩人家種之辟蛇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不須鋤

微加糞以土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

茂

蓴

蓴水葵也生水中葉似荇菜浮水上花黃白子紫色

莖細如釵股味甘可食三月至八月名絲蓴霜降以
後至十二月名塊蓴味苦澁取以爲羹猶勝雜菜種
蓴之法近陂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
爲池種之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淺則葉多而莖瘦性
易生不耐污糞穢入池即死又有石蓴生南海石上
似紫菜色青

蒿

蒿白蒿也比青蒿而粗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春始
生及秋香美可食又可蒸爲菹春初比蒿前諸草生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三

可以生蠶白兔食之而仙一名繁草一名由胡一名

旁勃

蕒

蕒蕒蕒蒿也一名購生下田初生可啖其葉如艾白

色長數寸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爲茹又可羹魚也

藻

九辨曰鳬鴈皆啖夫梁藻屑本峻按藻水草之

有文者也

藻生水底橫陳于水不能出水之上隨波蕩漾莖葉
條暢尤為可喜有二種其一種如雞蘇莖大如箸長
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補

稻

招魂曰稻粱稱麥桴黃粱此王逸注言飯則以
秬稻糯稷擇新麥糯以黃粱和而柔軟且香滑
也屠本峻按粱為五穀之長故祭祀之號稷曰
明粱而言粱盛也補

稻稂也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粘者為糯一名秬可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三

以釀酒其不粘者為秬音稷可以作飯二月種秬稻

四月種秬稻稻有芒者為秬不芒者為糯是稻通稱
秬也又有一種曰秬比于秬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
今人號秬為早稻秬為晚稻江湘間有稻粒稍細耐
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補

粱

粱稷也一名齊一名稭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聚然
則稷也粱也稭也一物也大抵塞北最多如黍黑色
稭有兩種一種黃白一種紫黑者色有毛北人呼為

鳥米考靈耀言日中星鳥可以種稷補

麥

麥芒穀也秋種厚種故謂之麥方夏之時舊穀已絕
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為接絕續
乏之穀其性微寒屬金故秋金王而生夏火王而死
小麥生于桃二百肆拾日秀秀後六十日而成蓋秋
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
麥微寒以為麴則溫麴熱則麴冷其地煖處亦可春
種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河渭以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三

西楚涼以其春種缺二時氣使然也故稱高田宜黍
稷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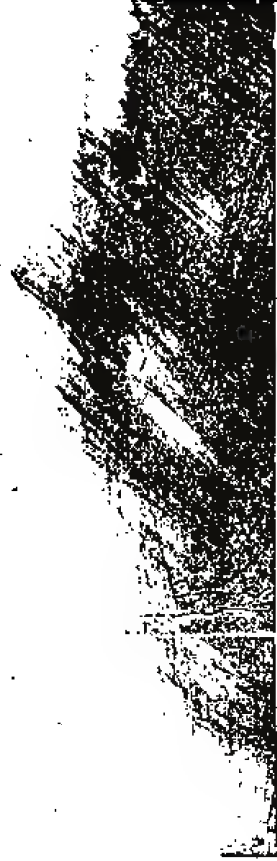
粱

粱粟類也米之有孚穀有青黃白三種青粱穀穗有
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米也夏日食之極為
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亦早
熟而收少作餽清白勝餘米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
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逾于諸粱
人號為竹根黃白穗亦大毛多而長穀粗扁長不似

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為黃粱之亞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粱比它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羅頌曰古者食醬會膳食之宜則大與粱相別先儒以大味酸而溫粱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也粱食之美者故稱膏粱之性正以其養厚而易驕耳

離騷草木補二卷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離騷草木疏補三卷

朱河南吳仁傑斗南疏

明南東屠本峻田叔補

木蘭

離騷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注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慶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以喻譏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三

三

木蘭桂類也葉似長生冬夏常繁四時著花其實如小柿其美一名桂蘭皮簿者似桂而味辛皮厚者似厚朴而氣味為勝樹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

莽

莽蘭草也木若石楠而葉青味辛烈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則必浮出人取食之無妨一名菹二名

春草或以爲卷施草者非是○寧鄉草名卷施板心
不歟江淮間謂之宿莽○吳仁傑曰山海經朝歌之
山有木焉名曰茴草可以毒魚即宿莽蓋木類也而
王逸以草冬生不斂者爲宿莽初非指卷施也及郭
璞注卷施草乃離騷云宿莽蓋祖王逸之說而逸說
亦無所本也

桂

離騷曰矯菌桂以紉蕙屠本峻按言已矯直菌

桂托芬香以見性也補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三

桂有菌桂牡桂板桂三種菌桂生交趾桂林正圓如
竹葉似柿葉其香可作飲中品葉有三道文表裡無
毛尖狹而光澤人家園圃亦有種者多植于嶺北則
氣味少辛辣三月四月生花花白蕊黃九月結實木
皮青黃肌理緊實其卷若筒故曰筒桂一名肉桂今
稱筒桂者筒箇字譌也今人多以裝綴花果作筵○
牡桂木桂也一名稷生南海葉如枇杷而大白華華
而不著子叢生岩嶺冬夏常青間無雜木皮薄色黃
少脂肉氣味如木蘭其嫩枝名桂枝削去皮名桂心

即官桂也○板桂生桂陽及合浦半卷多脂生高山
顛冬夏常榮春華秋英○三桂之外有天竺桂生西
胡國今亦希有○丹桂樹如冬青幹或糾曲葉似橘
葉而狹尖長光澤九月開花花五瓣而細有紅黃二
色味苦而香一名金粟人家多種於園庭芬香滿逕
是月人取花入鹽梅汁內浸一宿取起去其苦水以
蜜和鹽梅浸之入甕器內固封數日謂之桂梅可按
酒又可作湯近時好事春其花作餅謂之桂餅其花
白者名木犀花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三

椒

離騷曰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注行息依蘭椒

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

椒叢生木似茱萸有鉄刺葉堅而滑實大者名機今
成臯山間有之謂之竹葉椒可著飲食中東海諸島
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菊
葉椒於三月移之先作熟糝泥掘出即以泥封根埋
之又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
土蓋其上常澆令潤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

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陰中者少稟寒氣則不用裹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爲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蕤樹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于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出天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又施州有崖椒園中及江東有櫛子淹葢作果品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子似椒而葉細

辛夷

陸肇軍木疏補

卷之三

辛

九歌曰辛夷楣兮葍房王逸注辛夷香水以作

戶楣洪興祖曰辛夷木大連合抱非香草也

辛夷樹生川谷及近道大連合抱高數仞氣辛香葉

大於柿而狹長花色白而蒂紫江南地暖正月開北

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

人呼爲迎春花花落而無子至夏秋復著花如小筆

○一種三月開花四月花落子似相思子花葉與無

子同○一種高三四丈花色亦白葉亦如柿身徑二

尺許去根三尺已來便有枝柯繁茂可愛花落復生

葉至夏初還生花經秋歷冬葉花漸大如有毛小桃至來年正二月始開花二十年者方結實年歲淺者無子開花早晚亦隨南北節氣寒溫耳

松

九歌曰飲石泉兮蔭松栢王逸注言已雖在山中猶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

松生高山大谷木皮綠衣名艾納每五鬣爲一葉或

有兩鬣三鬣者今作五粒蓋鬣字之譌也松久則實

陸肇軍木疏補

卷之三

三

繁出塞上者佳其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撈取作湯甚佳○高麗國多太松惟五葉者乃結實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縝密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美饌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撻壓成絨織而爲扇上有花紋不減穿縻者又有杉扇以白杉木臂削如紙貫以采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栢

栢一名栢有側栢花叢栢三種其側栢三月開花九

月結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出密州者佳葉皆側向上有微赤毛道家多作栢葉湯○花栢其樹濃葉成朵無子○叢栢其樹綠色

楸

九章曰望長楸而太息王逸注言已願望楚都大梓木而悲補

楸櫟也木老而皮粗散者爲楸木小而皮粗者爲櫟楸之疏理色白有角而生子者爲梓又名子楸又名

角楸黃色無子者名柳楸亦呼荊黃楸也楚地尤多

雜錄止水疏補卷之三

三

可以爲器梓實桐皮曰椅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子猶在其枝葉水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謂之若楸似桐而葉小花紫○羅頤曰梓爲百木之長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銅承肥碩三倍含西種梓楸五令子孫孝順

橘

九章曰皇后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

也補

橘木生江南葉有兩刻缺又似刺出于莖間夏初生白華六七月成實至冬黃熟可啖皮味辛香而苦肉其柑橙緣柚皆橘類氣亦少同○其橘形似橘而圓大皮色青熟則黃赤未經霜時尤酸霜後甚甜故名柑子形如石榴者謂之壺柑○橙似橘其華中細如

離騷止水疏補卷之三

三

蜂腰皮味甚甘橙黃時橘方尚綠其形圓大於橘而香皮厚而皺乃正黃色不似甘橘之黃赤也其皮去裡白切絲蜜煮謂之橙絲煮以爲汁去渣入蜜熬成膏絕似蕉實謂之橙膏連皮熬蜜煮謂之橙餅皆酸甜微苦可飲酒又可作湯○枸櫞如小瓜皮若橙而光澤可愛肉厚味短而香氣大勝甘橘其衣箇中則數日香不散閩廣江西有之謂之香櫞○橘類有朱橘朱其乳橘乳其沙橘沙其黃橘黃其綿橘荔枝橘穿橘油橘金橘金其自然橘凍橘狗橘石其綠橘又

有包橘鄭康成說書厥包橘柚乃三物蜜蠟是也

黃棘

九章曰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言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之刺以爲馬策言急疾也吳仁傑曰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愉樂也補

棘小棗也花葉莖實都類棗有赤棘白棘山海經若

山有木焉黃花而圓葉其實如蘭其刺有直有鉤補益用直療腫用鉤又可爲矢鵲巢中央有棘棘性煖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三

辛酉

今人養花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花牙也

梧

九辨曰卷離披此梧楸屠木峻按梧者良木不但取其枝葉多陰可愛亦以其實芬香可噉也故師曠或枝策而立惠施或據梧而瞑補

梧梧桐也一名櫟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人以其皮青亦號曰青桐華淨研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素郭皆五其子似乳綴其素郭生多或五

六少或二三食之味如芡故鳥喜巢其中最易生鳥銜墜者輒隨生殖其畦種者是歲可高一丈又知日至正南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小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此木雖不中樂器然堪車板盤合木磔等用葉春晚乃生至秋輒槁補

楓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王逸注言已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三

壬子

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補

楓似白楊甚高大木肌理硬葉厚枝弱而善搖葉圓作岐有三角而香二三月有花白色乃連著實大如鴨卵八九月熟暴乾可燒惟九真有之用之有神乃難得之物其脂甚香謂之楓香又名白膠香入地千歲爲琥珀其皮性澁止水痢至霜後丹色可愛楓上有苗食之令人笑不止補

離騷草木補三卷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舊草惡木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明南東屠本峻田叔補

黃

離騷曰黃黃施以盈要兮王逸注三者皆惡木以喻讒佞滿於側也補

黃蘗藜也一名旁通一名行止一名豺羽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狀如菱而小生道上刺人人行多著木履可以茨牆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路亦呼蒺藜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四

三十六

藜一名茨菜生水中

藜

藜王芻也一名藜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俗呼鴨腳莎郎藜薜草也

施

施卷耳也一名苓耳一名泉耳一名蒼耳一名地葵一名廉絲雄下謂之胡泉江東呼常泉其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蔞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

中當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其實多刺葉可覆麴作黃衣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從外國羊毛中來

艾

離騷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王逸注言君愛晚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進也補

艾艾蒿也一名冰臺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荆楚之俗五月五日鷄未鳴時采之用灸百疾故又名醫草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四

三

茅

離騷曰荃蕙化而為茅王逸注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讒佞也補

茅杜茅也一名蘧白茅之屬茅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石地管一名地筋一名兼杜春生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亦可嗽夏生白華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

蕭

離騷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王

逸注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

洪興祖曰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補

蕭艾蒿也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於祭祀以脂熬之或云牛尾蒿

篁

九歌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

來王逸注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得見君

讒邪填塞難以前進補

篁竹叢也竹田曰篁所謂蕩蕩敷衍編町成篁者也

離騷草木疏補

宋之四

三八

篁下衆竹中取其下者故見斥于離騷比之讒邪正

以其繁簿幽昧蔽塞而已

葛

九歌曰石磊磊兮葛蔓蔓五臣注猶賢哲難逢

諛諂衆也補

葛丹草也一名鹿藿一名鷄齊一名筭斤葛入土五

寸以上者名葛瓊微有毒春生苗于澤間引蔓蔓延

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葉似楸葉而青七月著花

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如臂紫色其性柔韌可爲繩

絡藤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野葛毒草也蔓生出桂州以南葉似柿葉人食之即死俗呼胡蔓通名鉤

吻

篇

九章曰鮮篇薄與襟菜兮洪興祖曰篇蒿襟菜

非芳草此言鮮去篇菜而備芳蒞宿莽以爲交

佩也補

篇篇蒿也似小藜赤莖節細如釵股好生道旁布地

而生節間白華葉細綠根如蓄根人謂之篇竹

離騷草木疏補

宋之四

三九

薺

九章曰故荼薺不同晦兮洪興祖曰荼苦薺甘

故不同晦而生矣補

薺草薺也春初生葉似芥高六七尺寸根白枝莖青

可以作茹羹亦佳仲冬始生季春開花微黃結角子

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也又

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草

昔

格魂曰五穀不生葉薺是食此屠本峻按薺菜

類亦惡草以喻讒佞

管似茅而滑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細宜為索漚之尤善其未漚者名野管

檄

離騷曰檄又充夫佩帟王逸注檄似椒而非椒喻似賢而非賢也帟盛香之囊以喻親近

檄椒屬也似茱萸而小赤色按茱萸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時深紫色一名檄子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四

離騷草木補四卷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浙江范惠桂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園中海錯疏已著錄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栲黍稷藥稻粟麥粟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畧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註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謂宿莽非卷施斤王逸註及郭璞爾雅注之誤本峻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說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

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

卷

〔明〕屠本峻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騷協韻

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提要

楚騷協韻敘

夫自古詆詞用呂按歌披絃非韻調聲而合節矣故其韻不待協而用協非冥朔致爾也代禪更擅譌卽詆審所僂靡復而彈一也又况甯傀出藪試余嘗怪楚騷上述皇近代偏物連類銓綜三才與於聲詭於先王矣後世讀不復諧遂目楚騷協韻八叙一
聲且夫童歌里閭猶或沿方音文會風雅假令閭大義出文仍蠻鴉何呂爭分日月櫟詞賦出祖也莫出類經儼竝推斯呂談不復譌矣竊公出聲亡不足惜王洪出注詳於是各爰屠田亦氏風永音旨盤復取韻審裁衷經訓務求諧暢率遂成協韻十卷其用心亦勤矣

被讒建放行嗟憚離託忠樂神乃心宗國
雖乏絲朴出辭旨雅歌舞生節不取諧韻
何以永斯後出讀騷者其目吾田未以爲
南車也隆慶壬申春閏月四明沈九疇箕
仲敍

楚騷協韻

入敍

二

楚騷協韻敍

吳郡 黃姬水 漳父撰

古昔聖哲制字以擴目之用而審契化焉六
書備矣制律以導耳之用而音聲比焉至七音
盡矣夫言以文綴之曰音諧二者言之會也然
括萬物以成形者字也而合韻字以成聲者韻
也字猶星而有象可稽韻若風生無方可執故
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而嗟歎之而蹈舞之不自
知者其天地自然之聲乎其韻之謂兮故言出
楚騷協韻入敍

而節奏隨之其韻未嘗不協也但五刪詩皆絃
歌以合韶武之音者惟韻之協焉爾若離騷者
繼三百篇而作者也風雅之匹而詞賦之宗也
蓋以忱鬱條條之情發爲哀痛迫切之聲字字
性靈言言心極苟韻有弗協何目導志何目動
物何目感天地通鬼神哉惜兮王未師洪慶善
則闕而未協朱仲晦則協而未詳至於文字之
點畫偏旁多所舛謬而朱屠田未氏玩誦而病
焉廼精研博考積日累歲緝爲楚騷協韻十卷

如英央之盤則通之曰古韻亥豕之譌則訂之
曰古文復炎漢篆隸之舊黜江左聲病之拘然
後千載作者之意始臻遺憾矣離騷之衣詞
人也田未亦有功哉田未本高華之冑稟超曠
之資負通達之才於蕃穠所不讀而獨寤寐屈
宋焉夫屈宋賢人失志之賦也田未豈亦不復
志者哉噫嘻古之君子志於邦家今之君子志
於富貴田未豈今之所謂不復志者哉而田未
曰四事答客難詎盡田未之志也田未之志亦

楚騷協韻八策

二

足悲矣千里授簡遂校而敘之

讀騷大旨

剛角東屠峻 田未

錄篇

楚騷者發舒憤懣之詞闡揚忠孝之本依六義
曰賦言繼三百篇而作刪者也屈原開其始景
星俱旭日而麗天宋玉紹其業隨珠泣夜光而
希在假哉高兮不可尚矣沿茲日往驟煩更僻
賦而大都式與摹範竊與華藻矣今之此編曰
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辭漁父九辯招
騷騷木旨六

原協

夫南國宗騷名篇繼作都號楚詞矣今湘累郢
客之遺聲牙傳因差為舛悟求其向者離騷之
音題焉彌寡是故既存楚騷室明楚些非韻協
何偏餘楚哉王未師章浚句斷俾事可曉吳慶
善援書引證鉅理翊暢俱為大觀而韻刪闕而
不協朱仲璉章分節解比興兼陳而韻刪協而

未備如錫余曰嘉名嘉名之於字余曰靈均靈均
屈孫壁兮紫壇房如之於播芳采兮盈堂舉在
皆濁我獨清羊小人皆醉我獨醒是日見放
房房之類俱在縣聞焉識者病之峻自影斷承
家大人之訓復授新編乃含咀英華諷誦旨歸
蓋習与性反既勤歲季矣夫楚詞詞楚故諷誦
定縣因取讀補轉注音畧獵要字苑諸考要諸
是宜韻或一二二協之三三四協之苟足
兼收嫌嫌並獎將使韻靡不通協非強解刀發
讀學木卡不

如新湊理不滯矣墨生从旁錄之命曰楚騷協
韻云爾

正字

夫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肯兮古今文人往
來書寫楚騷凡點翰舒箋小篆分艸為書乃
若勤諸梓人便於誦讀不能不遵兮隸書矣近
代鐫行楚詞賄與點畫備有寔多所承之誤峻
乃輯蒼頡篇古說文諸六書書本目正其差謬
俗別者賦一字俛異而驕習与相同而炫目者

今夫不取至於異所當異同所當同此六書之
自賦今錄之楚騷中非設云於行怪也博雅君
子有以諒諸

明鈔

夫辯博宏深隸魁偉之文於楚騷者王亦師也
援據精博昭奇怪之事於補注者洪慶善也擬
議正義理明發忠孝之蘊於詁訓者朱仲暉也
譬之南鏐東籛雖異質而皆為有用之才毛嬙
鄭曼雖異態而皆為可悅之豔也夫王洪之注
讀學木卡不

非王洪之意語也蓋因淮南辨賢之說而輯之
仲暉之注大非仲暉意之也緣王洪之舊文加
繪藻之新色今曰俗監之迷古溪廢淺售咸屈
王洪而尊仲暉與不賦兮與不賦兮

示忠

余既協楚騷乃因客鷄而告之曰昔楚大夫之
作離騷也言離愁云今余當處順之秋值騷為
之境父母在堂繄白相樂則遠游為辭親知砥
勸務洪道業鼎卜肩為贅身安艸艸惜誦何為

忠樂辰猶哀郢何作卽斯日談大夫靡復而顯
焉乃繼而繼之歟衷斯文慨興伏枕咀園清氣
獨哀思生之歎徒勤白駒之歌皆作所謂老祿
孫興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也越青涉夏骨肉
連組兒女之情多斯風雲之氣爽日此招魂魂
兮不至所謂昔昔受讎白日招只也夫潔志者
不日不滯而改圖守正者不日莫賞而苟合所
謂製芟荷日為衣兮集夫容日為裳也夫符契
精靈各轂終始人倫有五而朋儕一而二三
讀騷大旨六

四

季來交結好仇大都襟浮面而不心趨彼末塗
竟違肯旨蒙悅浮雲變為蒼狗所謂日黃昏日
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也四者觸沓稍殷大夫
之惊哉夫思有冥至氣因斯感惜緣斯載余幼
而難離長夏支離大不空物瘳庸諧俗乃取楚
騷玩知於故奄復於新悵讀一過庶幾哉愈兮
不病而呻吟者矣

解騷

協成客夏嘯之曰夫屈騷而淮南傳之後以之

徒代出真范篇成十七自非博學曷能杓真宏
室局真先登最夫華章藻敷非矇眊所玩瑰琦
倘儻非淺短所識今吾子取其肯而舍其後是
視於下而耻於目違用而立於獨用末技日鈞
名子則幾哉吾嘆氏曰噫嘻子何言之卑兮且
夫大原無成不必皆豫章之木雲夢雖廣安能
盡巨海之觀哉古傑興直躋三百之風者真屈
宋兮是故劉勰所推日屈宋為絕世具體風騷
王維所論諸子日為不獨取其奧妙竊與楚騷
讀騷大旨五

五

用是為評大率可睹見矣余輒而出于此大為
自便計日子日為建署獨立鬻名過矣兮
過矣兮

楚騷協韻卷一

明角東屠峻 田禾 重協

明吳麗黃姬水潭父 校正

屈原

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闔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諒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字余曰靈

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季歲之不吾與。

馳騁馳之太蘭兮，夕攄州之宿弊。

月忽其不奄兮，青與秋其代序。

雷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歲兮，何不

改此度樂驥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督三

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杜。

與苗兮，桂兮豈惟紉夫蕙。

騷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

夫惟捷徑曰窘，步惟夫冀人之媿樂兮，路

幽昧。曰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

敗績。忽奔馳兮，先見後兮，及肯王之踵

武，孫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

五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會。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修靈之故也。曰黃昏

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憊

遞而有它。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

修之數。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畹。畦畹夷與揭車兮，襟杜蘅

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昔吾將以

藏。雖離騷兮，絕其衷何傷兮。哀眾芳之

蕪，皆競進兮，含婁兮。馮不狀兮，求索

內恕已。曰量人兮，各其心而嫉妬。忽馳騁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林林其將至兮，恐修

名之不立。翰飲木蘭之祿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苟余情其信兮，長願

感切。夫何傷擊木根，曰結。能兮貫薛，荔之

落心矯菌音具桂日初蕙兮索胡繩之纏纏

切寒音具昔灋夫肯修兮非在俗之所反北翻雖不

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訓長太息呂掩

兮哀生民之多難音具余雖敗音具而修奪

呂戰羈兮蹇翰諱音具而夕替音具既替余日

蕙纒兮又申之曰曄臨火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與猶未憚音具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

民心謂女嫉余之蠶眉兮各音具詠讀如調余

呂善姪固昔俗之工巧兮偃規三而改錯音具

楚騷協韻入離騷經 三

七故背繩墨日追因兮競周容日為度音具如字又

怵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兮此昔也音具宜盜以

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音具也驚鳥之不羣

兮自肯丑而固朕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音具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

白日反直兮固肯聖之所屬悵相音具道之不

察兮延佇音具兮吾將反回駢車日夏路兮反

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來江且焉止

息繼不入呂離音具尤兮復將夏修吾初服音具

北製芰荷日為衣兮集夫容日為裳不吾知其

亦已兮苟余惜與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

佩之陸離芳与澤其襟袖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日游目兮將往觀兮四前佩蘭閣音具

同與縣飾兮芳菲非與彌章民生各有樂音具

切兮余獨敗修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

余心之可懲音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與詈余

与如日絲婦直日以身兮終朕天兮羽之野音具

切汝何懷寒而敗修兮紛獨有此李節音具

楚騷協韻入離騷經 四

麓菴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度音具北翻罪不可戶

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敗朋兮夫何

榮獨而不余恥音具依肯聖日節中兮嚼馬心

而歷茲濟沅湘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日九

辯与九歌兮愛康娛日自緇不顧難日圖後兮

五子用失兮家巷音具驛淫游日佚田兮又敗

歎音具夫馭孤固亂流與馳音具緣兮泥又貪

夫歟家音具澆身被服強圉兮緇欲殺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歟首用夫顛隕要桀之嘗緯

兮又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蓋醢兮殷宗用而不
長湯尚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算差何七舉賢
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音替禾切皇天霖私阿兮
覽民惠焉錯輔夫惟聖哲呂茂行音下孟切兮苟復
用此下土瞻肯而顧後兮相音切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及北翻貼余
身而危以兮覽余初冥猶未悔音切不量鑿音切
轉而正音切兮固肯修呂蓋醢曾歆歆余鬱
邑兮哀勝昔之不當擊茹蕙呂掩涕兮雷余檢
之浪浪音切踣音切數祗呂陳詞兮耿吾既優
此中正音切駟王虬呂瘞音切兮盜埃風余
上征翰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兮縣圃音切欲
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與將算吾令羲和弭下
兮望奄茲音切而勿迫路曼曼與修遠兮吾將
上下而求索音切飲余馬於咸池兮緬余轡兮
攬桑折若木日兮聊消搖音切呂相羊
肯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音切鸞皇為
音切 余先戒兮雷師告余呂未具吾令鳳鳥飛

騰兮繼之呂日夜音切飄風屯音切與相
離兮衛雲霓而來御音切紛緬緬與離兮
離兮陸離與上下音切吾令帝閭開關兮倚
閭闔而望余音切時曖曖音切與將罷音切兮
結幽蘭而延佇音切世溷濁而不分兮玳蔽美
而嫉妬音切翰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緤
辭音切馬音切忽反顧呂流涕兮哀高止之寡女
盜吾游此崑宮兮折瓊枝呂繼佩音切及榮華之未落兮相音切下女之可詒音切
楚辭 卷之六
之浪浪音切又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音切妃之所
杜音切解佩纓呂結言兮吾令蹇修呂為
理音切紛緬緬與離兮忽緯繡音切與難
總夕歸次於窮石兮翰濯髮兮洧般音切保歛
美呂驕敖兮日康娛呂姪游雖信美而驟禮兮
求建棄而歧求覽相音切觀於四極兮周流兮
天余乃下音切望理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
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呂不好雄鳩之鳴璫
兮余猶惡與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

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襲而
驟所止兮聊浮游且消搖及少康之末家兮留
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在
汨濁而嫉賢兮敢蔽美而偁惡音良切閨中既遠
遠兮哲王又不悟懷解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
与此終古音如索寶茅且筵蓍兮命靈氛為余
占之白兩美與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
之懷大兮豈惟是與有女曰勉遠逝而驟狐疑
兮孰求美而擇女讀如何所獨驟芳艸兮爾何

楚騷協韻入離騷經

七

懷兮故宇音如在幽昧且炫耀兮孰云察余之
善惡民政惡音良切與不同兮惟此黨人與獨異
戶服艾且盈嬰音如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
艸木與猶未復兮豈理美之能當蘇蘼音如
環且充幃兮謂申茝與不芳欲从靈修之吉占
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茝糝音如
而與音如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歲紛與竝迎
皇剡剡與揚靈兮告余且吉故曰勉升降
且上下兮求且復音如之所同湯禹嚴而求

合兮擊咎繇而能調音如苟中情與歎修兮又
何必用夫行媒音如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繼周文而復舉甯戚之
謳歌兮齊桓聞且該輔及季歲之未晏兮昔夷
猶與未央恐鵲鳩音如之先鳴兮使夫百艸為
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招靈氛而蔽音如
之惟此黨人之不諱兮恐嫉妬而新音如
折之時闔闔且變易兮又何可且奄留蘭芷變
而不芳兮蓀蕙化而為茅音如何答日之芳艸

楚騷協韻入離騷經

八

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真與有它故兮算政修之
害也余且蘭為可恃兮羌驟實而容長委歎美
且从俗兮苟復別兮留芳茝與佞且慢慍兮櫟
又克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昔俗之从流兮又孰能驟變化音如
固昔俗之从流兮又孰能驟變化音如
惟茲佩之可寶兮委歎美而歷茲芳菲非而
難虧兮芬至今與猶未沫音如和調度且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音如及余節之方壯兮周流

觀兮上下如靈氣既告余曰吉占兮歷吉日

兮吾將行為戶折瓊枝曰為善兮精瓊靡曰為

經如為音切余駕飛龍兮裸珥象曰為車何

難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曰自跡音池吾道

夫昆崙兮路修遠曰周流揚靈霓之晦靄兮鳴

玉鸞之嘒嘒發軔於天濤兮夕余至兮西極

鳳皇翼與鸞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

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靡俗作蛟龍使梁濤兮詔

而皇使浩余讀如路修遠曰多難兮騰車使

徑待為徒奇翻路不周曰左轄兮指西海曰為

期如字為屯余車與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

八龍之宛宛俗為兮載雲旗之委蛇讀如抑忠

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曰愉樂陟升皇之赫戲平聲兮忽臨睨夫舊

鄉備夫悲余馬懷兮卷俗作踟顧而不行為戶

亂曰已矣哉國難人算我知兮又何懷兮故都

既算足与美政兮吾將入彭咸之所居

離騷經第一

吳中章言

楚騷協韻卷二

屈原

九歌

東皇大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櫟長劒兮玉珥璆

琤鳴兮琳瑯璠席兮玉璫讀如盍將把兮瓊芳

蕙轂兮蘭藉俗作桂酒兮茅漿楊枹讀如

兮拊鼓踈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讀如五

音紛兮縣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為翻靈連翥讀如

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囂宮為翻

与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

皇皇兮既降為翻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溟兮焉窮恩夫君兮大息極勞心兮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州別作美要眇兮

望修涉俗作涉吾藥兮桂舟令沅湘兮攖波使

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之翻吹參差兮誰

思如駕飛龍兮北延廻音池吾道兮洞庭薛

芳伯兮蕙綢讀如孫捷兮蘭旌望泂陽兮極浦

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音切

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靡俗作側桂

擢兮蘭摧斷兮兮積靈采薛荔兮水中擗夫容

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具兮輕絕石瀨兮

淺淺讀如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樂騷協韻入九歌 二

兮告余呂不聞翰騁騫兮江皋夕弭下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如涓讀如余琰兮

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州別作兮杜若將呂

遷太兮下女昔不可兮再復聊消搖兮容与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讀如嫋嫋兮

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如登白蘋兮騁望音平

与佳期兮夕張讀如身如幸兮費中醫何為兮

木上如字又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散言帆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靡何舍兮

中蛟何為兮水裔馳余馬兮蘭皋夕濟兮西

澨讀如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

九口葺之兮荷蓋讀如孫堅兮紫壇音切播芳

葉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讀如辛夷楣兮葑房阿

薛荔兮為帷擗蕙櫺讀如兮既張白玉兮為鎮

璠石蘭兮為芳芷菲兮荷屋縵之兮杜衡音切

合百艸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音切九嶷闌兮

竝迎靈之來兮如雲音切捐讀如余袂音切兮

樂騷協韻入九歌 三

江中遺余襟讀如兮澧浦攬汀州別作兮杜若

將呂遷太兮遠者音切昔不可兮驟復聊消搖

兮容与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音切紛吾藥兮玄雲音切令飄風

兮先驅使溼雨兮灑塵音切君回翔兮且下音切

踰空桑兮从女音切紛緇緇兮九州可翳天

兮狂予音切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會陽音切

陰陽吾与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阓音切靈衣

穿披披玉佩兮墜離堂兮壹易竹算知兮
所為折跡麻兮瑤華蘇芳將目遷兮離居老
林兮既極不遠近兮愈踈棄龍兮麟麟高駝
兮冲天如字又結桂枝兮延竚音直羌愈思兮
愁人如字愁人兮奈何如字願若今兮棘虧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少司命

秋蘭兮麝羅羅生兮堂下如字綠葉兮繁枝芳
菲菲兮襲予讀如夫扶人兮自有美子讀如蘇何

楚騷協韻六九歌

日兮愁苦如字秋蘭兮青青讀如綠葉兮繁枝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牙

辭樂回風兮載雲旗悲算悲兮生別離樂算樂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

如字臨風恍兮浩歌如字孔蓋兮翠旒九天

兮據星竦長劍兮攤紛文蓀獨空兮為民正

如字

如字

如字

如字

東君

瞰將出兮東方翼吾檻兮復桑扈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既明如字駕龍輶兮乘雷讀如載雲

旗兮委蛇如字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

兮交鼓戢鐘兮瑤簫鳴鏞讀如兮歛竿恩靈保

兮賢夸讀如翔音許飛兮擊曾屨詩兮會縣響

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如字青雲衣兮白霓

裳舉長矢兮射音食天狼操余孤兮反淪降如字

目東行

楚騷協韻六九歌

五

河伯

與女讀如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

荷蓋駕兩龍兮騖螭讀如登昆崙兮四望心飛

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悟懷音

魚鱗屋兮龍堂如字紫貝闕兮朱宮如字逐文魚

靈何為兮水中如字乘白鼉兮逐文魚

與女游兮河之渚漣漸兮紛兮將來下

如字

如字

如字

虎如 子交手兮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來迎 魚鱗鱗兮併下 俗作騰予如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帶女羅 既含睇兮又含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 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下 雲容容而杳冥冥兮 羌晝晡東風飄兮 神靈雨在下 楚騷協韻入九歌

留靈修兮憺忘歸 歲既晏兮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間 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憺忘歸 君思我兮不復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 厭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 蠅啾啾兮 夜鳴風颼颼兮木蕭蕭 恩公子兮從離惠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 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殲兮士爭先

兮右刃傷 傷霸 斯輪兮繫四馬 玉抱 兮擊鳴鼓 天時碌 兮威靈怒 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武 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且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 傳芭兮代舞 女倡 兮容与 荀蘭兮秋菊 長韞絕兮終古

九歌第二

吳中章吉 昔來哀制

原

天問

曰冠古之初誰僅道上聲又為宏之上下未形

何由考如字又為宅之冥昭普暗誰能極之焉

冀惟像何如字識之胡閭閻惟如字皆何為如字

全易三合何本何化如字園剿九重如字

度如字之惟茲何功如字初任如字之幹如字

維焉繫天極焉加如字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如字隅隈多有誰知冥

數如字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如字日月安

屬劉星安陳如字出自暘谷次於蒙汜如字

自明及晡所行幾里夜光何惠如字又南

欽利惟何而顧虜托腹女如字合夫焉取九子

而明如字伯強何處惠氣安如字何闔而晡何開

師何如字之如字何如字不課而行如字

雖龜與衡縣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形焉永過

杜羽山夫何三季不施如字伯禹腹縣

夫何如字變化如字纂就肯緒遂成考

功如字何續初繼業而歛謀不同如字

洪宋極淡何如字填之地方九剿何以墳如字

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如字縣何所營禹何所

咸康回馮怒地何故如字東南傾九州安錯如字

川谷何沔如字東流不溢如字孰知與故東西南北

與修如字孰多如字南北順蹕如字與衍幾

何如字昆崙縣圖與尻安杜如字增城九重

與高幾里四方之門如字與誰以焉西北闢君

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

華何允何所燠煥何所更寒如字焉有石林何

獸能言如字焉有虬龍負熊如字游如字焉有雄

虺九如字倏忽焉如字杜如字何所不如字長

人何守如字靡靡九衢泉華安局一蛇吞象歟

大何如如字累水玄趾三危安在如字延季系如字

安彈如字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如字降如字下土

四方焉役彼龔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
 歛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未而悵鼃飽鼃飽二字未詳
 所君代益佐后奉朕離璧音負何君惟惠而能
 拘是達皆歸朕鞠而臻害歛躬如字又翻何后
 益佐革而崑播降又戶即翻后棘賓商九辯九
 歌依翻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墜音心帝降夷
 羿革暨夏民胡朕夫河伯而妻計切彼雒嬪馮
 珣利波歟稀是歟若翻何獻齊肉之膏而后帝
 不若泥髮純狐眩妻爰謀悲翻何羿之歟革而
 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讀若
 巫何浞焉咸播糗黍蕭荑是營何由并投而懸
 疾修盈白蜺嬰茀音非胡為此堂安復夫皇藥
 症藥隔不能固臧句則調天式縱橫充翻陽離
 愛少體翻大鳥何鳴橫隔句用夫焉喪歟體
 或體隔詞翻海號音如起雨何呂興如字又翻之撰
 體協詞翻鹿何懸如字又翻之釐戴山昇何呂安
 又伊真翻詞翻之擇自陽行何上總如字又翻之惟
 澆音亮枉戶何求於媵戶翻何少康逐犬而

隅歛首音負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歟
 背音背而親呂逢殆里翻湯謀易旅何呂厲聲上
 五音五之覆自斟尋何道取如字又翻之桀伐蒙
 山何所復焉妹嬃別作何肆湯何極焉閔在
 家父何呂如字又翻元翻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如字
 先音先歟音先初何所音焉璜臺十成誰所極
 焉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之羿
 段歟弟音段終厥為害如字又翻何肆犬體體弟隔
 而歟身不危敗如字又翻何肆音如吳獲迄古南嶽
 是止執期太斯復兩男子如字又翻緣鵠飾玉后帝
 是饗音如何承謀音如桀終呂滅喪平翻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讀如簡狄
 在臺音如學何窈玄鳥致詒女何喜如字諄秉
 季惠歟父是誠胡終獎於有庖牧夫牛羊干協
 昔難何呂懷音如之平魯曼庸何呂肥之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真命何从恒秉季惠
 木音木焉復夫朴牛音如何營班祿音如不
 但還來音如昏微遵述有狄不寧何

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竝姪危害歟兄如字又成湯東
兄何變化呂作誰後嗣而逢長如字又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復水顛之
木復彼小子又子古夫何惡之併有莘之婦
帝夫誰使挑音徒之會龍爭盟何踐吾朝蒼鳥
摺發足周之命呂咨嗟授殷天下與位安
施詩反成乃亾與皋伊何爭遣伐器何呂行

樂聲協韻不天開

主

郎翻之竝駟擊翼何呂將之昭后成游南土爰
底讀如歟利惟何逢彼白雉上太穆王巧拇
切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姨夫叟衛
別作何號讀如於市上周幽誰誅焉復夫襄
下同何天命反側何罰何右寶齊梅句讀如會李
獻身殺式彼王紂之躬軌使亂惑何惡輔瀕
讒譖是度比于何逆而抑沈讀如之雷開
何順而賜數自為一韻不必改音之何聖人
之一惠率異方構音伯受醢箕子詳往交

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久上鳥何煥讀如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張之既帝切激何逢長之
伯昌號褒秉鞭伯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總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
而伯上告侯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呂不救
師望在埭昌何識讀如鼓刀揚聲后何喜讀如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纂戰何所急伯林維
惟其何故何威天抑隆夫誰畏懼皇天纂命
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挈後茲

樂聲協韻不天開

六

承輔何李官湯尊食宗緒上勲闔寢生莊少
離轍何壯武厲能流歟嚴莊如彭鏗斟維帝
何饗受昌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
怒蠡蠡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寶壯
至回水萃何喜讀如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呂
百兩讀如李霖祥薄算雷歸何惠歟嚴不舉
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云言文三字荆敷坐
師夫何長長解長改夏我又何言如
間吳允爭國久余是勝戶何環穿自闔社正

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曰不長何試上自享忠
名彌彰

天問第三

楚騷協韻卷四

七

楚騷協韻卷四

屈原

九章

惜誦

惜誦曰致愍兮發憤曰杻讀如杻情所作忠而言

之兮指蒼天曰為正如征今五帝曰斯俗為中

兮戒六神与向辰北翻俾山川曰備御兮命咎

繇使聽直竭忠誠曰事君兮反離羣而贅音之

耽讀如九忘保音保媚曰背讀如眾兮待明

楚騷協韻卷四

君與知之如周言与行音下與可述兮情与

見與不變故相音息臣莫若君兮所曰證之不

遠本吾諗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讐惟

君而驟他兮又眾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

不可保也疾親君而驟他兮有招禍之道上也

思君與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如字又事君

而不貳兮遂不知寵之門又民堅忠何辜曰

遇罰兮夫非予心之月志行不羣曰顛越

兮又眾兆之所咥翻紛逢尤曰離謫兮蹇不

可釋情沈抑而不寢兮又敲而算之白心鬱邑
余佗僚兮又算察余之中情園頌言不可結詒
兮顯陳忠而難路情路二字未詳所為總靜歎而算余知
兮進號讀如嘯又算吾聞申佗僚之煩惑兮中
悶替讀如之朧朧讀如昔余繆登天兮魂中道
而難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患極而難旁緣
危獨目難異兮曰君可恩而不可恃故帛口真
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係翻徒懲於藥者而吹整
讀如 兮何不變此志之翻如也欲釋階而登天兮
楚騷協韻六九章 二

而失路兮堅忠而不忍背齎脾讀如目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楫讀如木蘭曰矯憲兮藥音則
申某曰為糧播江離与滋菊兮願商日曰為糧
久切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目自明即翻
矯茲媚目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力翻如
涉江
余幼玳俗混此奇服兮率既老而不衰讀如帶
長缺之陸離兮冠太切雲之隄隄被明月兮佩
寶璐垂溷濁而算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
楚騷協韻六九章 三
青虬兮騁白螭吾与重華游兮瑤之圃布翻如登
昆崙兮食玉英翻如与天地兮同晷与日月兮
同光哀南夷之算吾知兮旦余濟兮江湘乘鄂
渚而反顧兮欵讀如秋參之緒風金翻步余馬
兮山皋邱余車兮方林藥舲舲余上上聲沅兮齊
吳榜音此目擊汰如字又翻船容与而不進兮
奄回水而冰凝翻作滯如字翰發桂階兮夕宿
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激音
浦余儻回兮楚不知吾所如漢林杳目冥冥

兮蟻蚋之所居山峻高且蔽日兮下幽晦且多
雨霰霽紛與驟埤讀如兮雲霽霽而殫宇哀吾
生之棘樂兮幽獨處兮山中為涉吾不能變心
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為深接輿髡首兮
桑扈俗混行為戶忠不必用兮賢不必目伍
子逢殃兮比干蓋醢為虎與甫世而皆狀兮吾
又何怨兮今之人如字又余將董別作道而不
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如字又
亂曰鸞鳥鳳皇日且蹇為丁元翻兮燕雀烏鵲

楚騷協韻入九章

四

巢堂壇為徒治翻又上兮露申辛夷歾林蕩兮
腥臊讀如竝御芳不復覆讀如兮會易易位昔
不當平聲兮懷信佗僚忽兮吾將行為戶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
失兮方仲荀而東遷太故鄉而就遠兮遵江更
呂流亾出國門而軫懷兮申之翰吾目行為戶
發郢都而太閭兮恍忽與焉極揖拜揚目容與
兮哀見君而不再役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

真若霞過覆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
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隨順風波且从流兮
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
覆讀如心維讀如結而不解兮恩塞產而不釋
將巡月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為公本緣古
之所居兮今消搖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
須臾而忘反背嬰浦而西恩兮哀故都之日遠
登大墳且遠望兮聊且舒吾憇心為息容翻哀
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颼風如字又為當陵

楚騷協韻入九章

五

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更之為止
兮輒雨東門之可縣心不怡之長久兮恩與愁
真相接惟郢路之遠遠兮江与更之不可涉忽
若公不信兮至今九季而不夏慘鬱鬱而不開
兮蹇佗僚而含感為千外殫歎之韓約俗作兮
謹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顯進兮如披離而鄣
之堯舜之抗行讀如兮瞻讀如杳杳而渡天桴
饒人之嫉妒兮被且牙慈之為名憊讀如愠讀如
切愉音力之修美兮政夫讀如人之忼音苦慨音切

去音 窈窕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蓋切 孔曰 如余目 目流觀兮 望反之何肯鳥

飛反故鄉兮孤歎必嘗立與翻信非吾舉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搖恩

心慘慘之思恩兮獨永歎兮增傷思寒產之不

釋兮曼曼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頌俗混兮何

回極之浮浮數矩切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

惠惠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九召自鎮讀如結

楚辭協韻本九章

微情 呂陳詞兮矯 呂建太夫美人昔君与我誠

言兮 曰黃昏 呂為 鮒如字又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易如之憐吾 呂與美好兮覽余

呂與修兮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

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散悲夷猶而

冀進兮心怛音當傷之憺憺音談茲歷情 呂陳

詞兮 蓀許 壘而不聞治翻固切人之不媚兮

果 呂我為患易胡初吾所陳之珥背兮豈至今

與庸 亾何毒藥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易胡

望三五月為像兮指彭咸目為儀夫何極而不

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內外不兮名不可 呂

虛作 飄飄私而有報兮飄不實而有穫少歌 呂

與美人 搖怨兮并日夜而舞正平憐吾 呂與美

好兮 敖解詞而不旺聲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

漢北 好夸戶佳麗兮 辟獨處此異域易如既

榮獨而不羣兮又 驟豈媒在與 側道 昂遠而日

忘兮願自申而不役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

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 瞞明之若歲惟鄂

楚辭協韻本九章

路之窳窳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因直

兮南指月與 劉星願徑逝而未復兮魂識路之

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

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孔曰 長瀨 湍流 渚江 瀟易如兮 往顧南行 聊目

娛心兮 軫石 隄隄 塞吾 煩如字又兮 超回 忘

度行 隱 建易如兮 低回 夷猶 寤北 姑兮 煩 冤

督頌俗混實 泚 徂兮 愁 歎 苦申兮

路遠處幽又 森行 媒易如兮 道恩 仵 頌 聊目自

技兮惠心不遂斯言誰告侯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艸木莽莽補傷懷永哀兮汨徂

南土補兮杳杳孔靜幽歎補鬱結

紆軫兮離愁而長翺補櫟情効忠兮冤

屈而自抑補方目為圓兮常度未

替補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

忠鑒兮南圖未改補內屈質正兮大人所感

巧坐不斲兮觀察與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眊謂

楚辭協韻入九章

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目為矇補變白目

為爽兮倒上目為下補鳳皇在致補兮雞

鸞補翔翬同粗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

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

而不濟懷瑾握瑜兮寃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

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

兮罔不知余之異采補材朴委質兮算知余

之所有補重仁襲義兮謹厚補重華不

可選補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宜兮豈

知真何故湯出久寢兮邇而不可慕懲連改念

兮扣心而自強補離閔而不寢補慮患之有

像補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息娛哀兮

阻之曰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涼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

懷質抱情獨離匹兮伯樂既殷驥焉程補二

所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忠余何畏

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嚼兮垂溷濁莫吾知人心

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補兮明告君

楚辭協韻入九章

子吾將目為類兮

恩美人

恩美人兮曄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

而詰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日舒中

情兮志沈沈補而莫寢願寄言於浮雲兮遇

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詞兮羌宿高而難當

高辛之靈盛兮繼玄鳥而致詒補欲變

節日以俗兮媿易初而屈志補歷季而

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補靈隱閔而屬

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如字又易知肯轍之系經

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勒驥驥而更駕兮越父為音千我操音七之蹇

遽大而勿驅兮聊假日日須肯指嶧音切之蹇

面隈兮與崇黃目為期開甯發歲兮白日出之

悠悠吾將蕩思而愉樂兮遵江更目娛惠擊大

渡之芳蒞兮據長州之宿弊音節惜吾不及古

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艸音五解篇音如薄與推

菜兮備目為交佩音如佩聞關日續轉兮遂懷

楚辭音如九章

變態音如絕而離異吾且偃回日娛惠兮觀南人之

與澤其襟粗兮羌芳華自中出音尺紛郁郁其

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眉陂

而聞章令薛荔目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夫

容而為媒兮憚擗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

下吾不能音如固解形之不段兮狀容与而孤

疑廣遂肯畫兮未改此度也令荆楚音如吾將

皮音如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策策而南行兮

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曰昭昔奉先功曰

下兮昭灑度之嫌疑國富強而灑立兮屬鼎臣

而日嫉如字又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

治如字又心純阨而不泄兮繼讒人而嫉之君

含怒而待臣兮不消激與朕否音如蔽暵君之

聊明兮虛惑誤又曰歟弗參驗曰考實兮遠遷

臣而弗忍信讒諛之潤濁兮盛氣忠而過之何

楚辭音如九章

鼎臣之驟舉兮被離謫而見尤如字又慙光

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如字又臨沅湘之

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殷身而絕名兮惜靡

君之不昭如字又君驟度而弗察兮使芳艸為藪

幽焉舒情而搢信兮恬處而聊音如獨障

靡而設隱兮使鼎臣為縣由聞百里之為虜兮

伊尹高於庖廚音如呂望屠於翰歌兮甯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与桓穆兮音如而知之如字

周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灰而後惠小子忠而

立枯兮文君悟而改求數小山而為之禁兮
大憲之優游恩久故之親身兮目痛而哭之
周如或忠信而以節兮或能移如受音傳而不
疑弗冒察而接實兮駐讒人之虛詞芳與澤與
襟粗兮軌申且而別之何芳艸之昂殷兮微霜
降而下戒如諱不聯明而蔽靡兮使讒諛而
日復自肯丑之嫉賢兮謂意若真不可佩如
妒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如雖有西
施之美頌俗混兮讒妬入吕自代帝如願陳情

楚辭協韻下九章

三

吕白行音下兮役畢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
兮如劉宿讀如之錯音倉置藥驥驥而馳騁兮
驟繼銜而自載如蔡汜汜目下流兮驟月楫
而自備荷濃度而心治兮驛讀如与此異驟異
靈盜以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如不舉詞
而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如

橘誦

后皇嘉樹橘來茂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澹固
鷄徙更一忠如兮綠葉繁榮紛與可善如

如戲兮曾枝刺棘圓果捷如兮青黃襟粗文
章爛如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如兮紛緼室
修兮如而不醜兮嗟爾幼忠有吕異兮獨立
不遷立不可如兮淡固鷄徙鄧其驟求兮
蘇丑獨立橫而不流兮閉音必心自慎不終失
過兮乘惠驟私參天地如兮願歲并讎與長
友如兮淑難不姪梗真有理兮季歲雖少可
師長音上兮行音下比伯夷置日為像如兮

悲回風

楚辭協韻下九章

三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
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如夫何彭咸之造恩兮暨
忠小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軌虛偽之可
長鳥獸鳴日號讀如羣兮艸苴音七比而不芳
臭其鱗目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
鹹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夏統忠
而自貶如眇眇遠忠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半
不眇忠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如惟佳人
之獨懷兮折若木以自處如曾歎歎之嗟嗟兮

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目至
曙緣長夜之曼曼音暮兮掩此哀而太悟從
容且周流兮聊消挫且自恃上聲傷太息之慙慙
兮氣於音如邑音鳥而不可止糾息心且為纏
兮編愁苦且為嚮折若木且蔽光兮隨飄風之
所仍存仿髯而不見兮心踴躍莫若湯擦佩社
目按忠兮超惘惘而遂行音戶歲助助莫若穠
兮昔大材材而將至蘋蘩槁而節離兮芳且歇
而不比憐息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
楚辭協韻下卷
如字又 宜溢外而流亡兮不忍為此常愁音如
字 孤子嗟而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音如
若息而不隱兮與彭咸之所聞音如登石巒且
遠望兮路眇眇之歎歎音如入景俗作 響
之霖響兮聞睂想而不可復音如入景俗作 響
之霖棲兮肩戚戚而不可解音如心戰戰而不
形兮氣縷轉而自締音如穆眇眇之霖垠兮莽
茫茫之霖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為韻蔓蔓之不可量兮纒音如縣縣之不可紆

愁惘惘之常悲兮翾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吊上高樓之階音如斤兮
處雖蜺之標音如顛音如據青冥而據虹
兮遂倏忽而捫天音如吸湛露之浮蠶音如
兮漱冰音如霜之零露音如依風穴且自息兮
忽傾寤之且嬋媛馮尾嶺且瞰霧兮隱岐山且
清江音如惘惘涌湍之碣碣音如兮聽波聲之洶
洶紛容容之霖經兮罔茫茫之霖紀音如軋音如泮
泮之霖从兮馳委蛇音如之焉止瀾翻翻其上
楚辭協韻下卷
下兮翼遙遙其左右音如汜滴滴音如其背後
兮扶音如張弛之信期音如觀炎氣之相仍兮
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露之俱下兮聽溥音如水
之相擊借光景且徃來兮施黃棘之桎策求小
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越心調度而弗忒兮
刺著忠之霖楚曰吾怨徃昔之所冀兮惘來者
之愁愁音如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縊
望大河之州渚兮悲申徒之抗楚驅諫君而不
聽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

而不釋

九章第四

楚騷協韻入九章

去

楚騷協韻卷五

屈原

遠游

悲昔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難

因兮焉託棄太聲而上浮躋沈濁而污蔑兮獨鬱

結與誰語太聲爽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

惟天地之難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徃嘗余弗及

兮來嘗吾不聞步徙倚而寢思兮怵驚恍而永

懷楚騷胡意恍忽而流蕩兮心愁懷而增悲神條

楚騷協韻入楚游

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惜且端操兮

求正氣之所由薄虛靜且恬愉兮澹漻漻為而自

復聞爽松之清塵兮願承風兮繼嗣賢真人之

休惠兮美往世之登僊与化太而不見兮名聲

著而日延奇復說之託辰星兮兼韓羅讀如之

復一形穆穆且漫漶兮離人羣而懸絕因氣變

而懸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皆仿髣且遙見兮

精皎皎且徃來楚騷絕氛埃而淑尤兮縈不反

與故都免罪患而不懼兮吾真知與所如恐天

昔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懽芳艸之先靈聊仿芊而滴挫兮永歷年而
 咸誰可與玩此繼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
 目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宵秋忽與不奄兮
 久畱此故肩弱如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弱如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翰霞弱如保神明之清激俗作兮精氣入而
 羸歲除順颿風弱如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
 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餘惠曰道可受兮不可

悲
歸
情
韻

1. **Introduction**

僅與小霖內兮與大霖垠力負霖澀滑而魂兮
彼將自厭壹氣孔神兮於中夾存先翻虛呂待
之兮霖為之先虞類目成兮此惠之門為民聞
至賢而遂徂兮忽兮吾將行為戶仍羽人於丹
丘兮畱不歿之舊鄉翰濯髮於陽谷兮夕晞余
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為
美玉色類目晚顏兮精神粹而始壯為質銷
鑠呂籟約俗作兮神嬰眇目姪放為分嘉南州
之災惠兮麗桂樹之參榮山蕭條而霖獸兮野

嘖嘖俗作冥冥其臻人其韻雲霓而登霞兮掩澤
 雲而上征命天關其開關兮排闥闥而望子羣
 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
 兮造旬始而觀清都翰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
 兮於微間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与而竝馳駕
 八龍之矧矧俗作兮載雲旗之委蛇讀如威幾建雄
 虹之采旄兮五色褱而炫耀服偃蹇兮低昂兮
 驂連蜷讀如矧矧音奇矯驚騎寄切膠葛矧褱乳兮辨
 俗作 曼音莫衍音弋而方行勅戶郎翻撰余轡而正

楚騷惕韻入寔

2

策兮吾將過兮句芒歷太皞日右轉兮肯飛廉
日右路陽杲杲冥未允兮凌天地日徑度風伯
爲音干僞音切余先驅兮躡氛埃而清滌鳳皇翼其承
旂兮遇蓐收兮西皇擊彗星日爲旌兮舉斗柄
日爲摩叛陸離冥上下兮滄驚霧之流波協如皮
昔埃皆俗非冥囊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
使掌行兮撰署眾神日竝轡路曼曼其修遠兮
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日爲
衛欲度杳日忘歸兮意恣睢日担音正切音居橋音居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日自樂音五浩青雲
 目汜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儻夫懷余心悲兮
 纓俗為馬顧而不行音戶思舊故日想像兮長
 意息而掩涕汜容与而假舉兮聊抑忠而自強
 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兮南疑覽方外之悅
 忽兮淶罔象日自浮音浮祝融戒而遂衡兮騰
 告警鳥迎虛妃張樂咸池舉燧雲兮二女御九
 韶歌音巨使湘靈鼓瑟兮令濤若舞馮夷玄螭
 蟲象並出綖兮形蟠音於九切音巨而委蛇音如
 楚辭協韻入彙考
 雖蜺偃音平嫺日增撓音而兮鸞鳥軒翥而翔飛
 音樂博衍縹緲極兮焉乃逝日裴回音作舒并
 下日馳驚兮遠絕垠兮塞門音如軼迅風於清
 蘇俗作兮从顓頊兮增久音如歷玄冥日表音
 邪徑兮察間維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音
 切余先兮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剡
 鼓兮降望天漱下崢嶸而霖地兮上廖廓音作
 而霖天如字又如陳視倏忽而霖見兮駐靈音
 而悅而霖聞如字又如字超霖為日至清兮与泰

初而為鄒音交建音
 楚辭協韻入彙考
 總游第五
 五

楚騷協韻卷六

屈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季不復夏見竭智盡忠而蔽郭於
讒工翻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
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浚之詹尹乃端策拂龜
曰君將何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朴
忠如字兮將送往勞來上下斯寐寤王翻
又如字兮寧誅鉏耒茅力耕又如字兮將游

楚騷協韻

大人曰成名又翻兮寧正言不諱曰

危身又翻兮將從俗富貴曰媿生又翻

將咬背東斯嗟又翻兮寧超厭高舉曰保真又翻

寧廉潔正直曰自清又翻兮將突梯滑稽

如脂如韋曰潔又翻兮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兮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燠曰全

吾軀兮寧與騏驎亢軌兮將隨奴俗作馬之越

兮寧與黃鵠比翼兮將與雞鶩爭食兮此軌吉

輒凶何太何从冉溷濁而不滑蟬翼為重千金
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羶名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潔詹尹乃釋策而譏
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又翻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隨又翻用君
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卜居第六

楚騷協韻

二

楚騷協韻卷七

屈原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顛顛

形頽俗混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夫與平聲舊日清下起韻何故至於斯為如屈原

曰舉世皆濁我獨清一韻舉世皆濁我獨清一韻

人皆醉我獨醒是日見放為如漁父曰聖人不

與俗俗作滯於物而能音奴與音奴推逐舉世皆濁

何不漚與泥而揚與波為如眾人皆醉何不醺

與糟而歆與醺音力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讀如安能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為如者兮

盥赴相涼葬於江漢之腹中安能自皓皓之白

極而太歌曰滄滄之水清兮可目濯吾纓滄滄

之水濁兮可目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漁父第七

楚騷協韻卷八

屈原

大招

青黃受讎白日昭為如只青氣奮發萬物遽

只冥凌決行魂寐馳只魂兮歸來寐遠遙只

魂兮歸來寐東寐西寐南寐北只東有大海弱

水液液為如只蛟龍竝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

淫白皓膠為如只魂兮寐東陽谷宋膠為如只

魂兮寐南南有炎火千里蛟蛇蟪為如只山林

險隘虎豹咆為如只觸音負觸音負短狐王虺

只魂兮寐南域為如傷躬為如只魂兮

寐西西方流沙洋洋只豕首繼目被髮鬢為如

只長爪踞牙笑狂只魂兮寐西多害傷只

魂兮寐北北有寒山運龍絕為如只代水不可

涉漢不可測只天白皓皓寒冰為如只魂兮

寐隍盈北極只魂魂歸來問目靜只自恣荆楚

安目定只逞恣究欲心意安為如只窮身永樂

季昌延只魂兮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

燕梁只鼎臚盈堂和致芳只內鵲鵲味針美
為韻 只魂兮歸來恣所嘗只鮮蟻日雞和楚醪
為韻 只臨豚苦狗膾首尊為韻 只吳酸蒿薑為韻 只不
音切 如漢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炙音切 鵲音切
音切 如切齧鳧音切 鵲陳如字 只焚音切 鵲音切 鵲
音切 如字 只魂兮歸來麗目先如字 又音切 鵲
音切 如字 只四耐弄軌不盈音切 只清馨煉飲不歡役
音切 只吳醴白漿和楚瀝只魂兮歸來不遽惕只代
 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駕難楚勞商只謳和揚
 楚隆協韻 大招 二
 阿道淵倡只魂兮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
賦賦未詳所為 只扣鐘調磬娛人亂音切 只四
 上統氣極聲變只魂兮歸來聽歌撰音切 只朱
 唇皓齒音切 如呂兮音切 只比惠政閒習音切 只都
只豐肉微骨調 只娛只魂兮歸來安且舒只嫖
讀如 目窈笑蠶眉曼只頌音切 刪秀雅穉朱顏
讀如 只魂兮歸來靜且安只夸音切 修湧浩麗音切 只佳
音切 只曾頰倚耳因眉規只湧心鸚鵡姣麗施
只小嬰 秀頸若鮮卑只魂兮歸來思怨逐

只易中利心只動作只粉白腰音切 舉施芳澤
各韻 只長袂拂面警留客各韻 只魂兮歸來日
音切 只青色直眉美目緬音切 只壓音切 只
音切 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兮歸
 來恣所便音切 只更星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
音切 只騰駕步游獵音切 只魂兮歸來恣忠慮只孔
 雀盈園音切 只鵲音切 鴻羣晨襟音切 只鴻
 楚隆協韻 大招 三
 鵲代游曼鵲鵲音切 只魂兮歸來鳳皇翔只曼
 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寧歛身保壽命只室家盈
 庭嚴祿盛只魂兮歸來肩室定只接徑千里出
 莽雲音切 只三圭重侯聽類神音切 只魂兮歸
只察管 天隱孤寡存音切 只魂兮歸
來正始 只田邑千畛人自昌只美
音切 只先威後文善美明音切 只魂
 兮歸來賞罰當音切 只名聲若日翼四海音切 只
 惠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瘦

半賜東窮海如只魂兮歸來尚賢士止翻上只
發政獻行禁苛如只舉樂厭別作陸誅
譏罷如只直羸狂位近出摩只豪桀執政滿
澤施只魂兮歸來國家為只雄雄焚焚天惠明
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
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
只魂兮歸來尚三王只

大招第八

楚騷協韻大招

吳中章書
書末案刻

楚騷協韻卷九

明角東屠峻 田未 重協

明吳觀黃姬水澤父 校正

宋玉

九辯

與一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如

憤懣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如

汨廖兮天高而氣清宋廖兮收潦而水清音

楚騷協韻不九辨

切悽曾歎兮凌寒之中讀如人如延如愴愴憤憤

兮太故而就新音坎廪音兮貧士失職而

愁不平如露落兮羈旅而羈如交生如惆悵

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兮辭歸兮蟬啾噪而驟聲

如字又為雁雁雁而南游兮鸛雞鳴嘶而悲鳴

如字又為獨申旦而不寐兮哀望如蟀之宵

征甘蜩蜩如而過中兮塞菴畱而驟成

與一

悲息窮戚兮獨處鄴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如

本鄉離家兮來遠客各翻超消搖兮今焉復又
思君兮不可化又君不知兮可奈何如
又為如蓄怨兮積思心煩愴兮忘食事願一見
兮適余意君之心兮与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
不復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
下露賦忼慨絕兮不復中誓乳兮悲感私自憐
兮何極心怍怍兮諒直

與三

皇天平分四岳兮竊獨悲此廩音力秋白露既
下百艸兮奄離披此梧楸本白日之昭昭兮襲
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淒約而悲愁

與二

秋既先戒目白露兮冬又申之目嚴霜收悵台
之孟叟兮狀坎僚而沈藏葉於讀如邑而臻色
兮枝縣絮音切而交橫音胡顏淫溢而將罷讀如
兮柯仿髻而俗黃荊音胡憐之可哀兮形
銷鑠而瘡傷惟具紛紜而將落兮惶其失昔而
臻當擊騄驤而下節兮聊消搖目相羊歲忽忽
而適盡兮恐余畧之弗將悼余生之不肯兮逢

此世之催讀如攘音而澹容与而獨倚兮望
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愿之多方仰
明月而太息兮步劉星而極明音胡

與四

竊悲夫蕙華之曾更兮紛拏音胡兮都房何
曾華之臻實兮从風雨而飛颺目為君獨服此
意兮羌寐目異於瞿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太
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音胡
重寐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

與一

而思君兮君之門音九九重音胡猛犬折折而迎
吠兮關梁閉而不通音胡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后土何肯而復乾音胡塊獨守此霖澤兮仰浮
雲而永歎音胡

與五

何肯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驥驥而不
乘兮策奴音胡駘而取路當世豈難驥驥兮誠
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
太冕雁皆捷夫梁藻兮鳳念飄翔而高舉音胡

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音狀所耕鋤音狀所耕

而鷄入罪鳥皆有所登樓兮鳳獨皇皇而豫所

獲顯銜枝而豫言兮當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

乃顯榮兮誠未遇與匹合謂顯驥兮安歸謂鳳

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垂發讀如今之相本者

兮舉肥驥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

如鳥獸猶知懷惠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

驥進而求服兮鳳天不貪音於偽切而安食

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顯忠與焉復欲嗷音於偽切而絕

榮音狀所耕協韻音狀所耕九辯

端兮竊不設忘初之厚惠獨悲愁其傷人兮馮

鬱鬱其何極

其六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奉其弗濟靈靈零

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僥幸而有待兮

泊俗作莽莽與野州同音狀所耕願自往而徑游

兮路靡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

所从朕中路而迷惑兮自朕音狀所耕校而學誦音狀所耕

音狀所耕性愚陋且福淺兮信未達兮从容

其七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昔俗之不固何昔俗

之工巧兮滅規巨而改鑿音狀所耕獨耿介而不隨

兮顯慈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

之所樂音狀所耕與其棘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

音狀所耕會不逾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如字

音狀所耕竊慕鮑人之避風兮願託忠兮榮音狀所耕

音狀所耕塞充音狀所耕而疎端兮音狀所耕莽莽而疎

垣音狀所耕衣裘呂御參兮恐溢音狀所耕而不復見兮陽

榮音狀所耕協韻音狀所耕九辯

一本自霜露慘悽而交下至此自為一章

其八

觀音狀所耕如杪秋之遙爽兮心繚惻而有哀音狀所耕

秋遙遙而日高兮賦惆悵而自悲四昔邇來而

本歲兮會易不可與儷音狀所耕偕音狀所耕又荷音狀所耕白日晚

興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音狀所耕毀歲忽忽其邁盡兮

老林林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奉兮朕悵悵而疎

冀中惜惻之懷音狀所耕兮長太息而曾歎音狀所耕季

洋而日往兮老膠靡而疎處事兢兢而覲進兮

寒奄留而飲著修倭而交下至此自為一章

與九

何汜濫之浮雲兮，我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顯見兮，朕露晞而算筵。顯昭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顯忠兮，或默音都點而沍之。亮羈之抗行兮，賸冥冥而溲天。何陰噦之嫉妬兮，被目至慈之偽名。力加翻彼日月之與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太多端而膠讀如力加翻

樂事協韻入九辨

本

與十

被荷襦讀如之晏晏兮，朕潢洋而不可帶。既驅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曾慍音於切愉音力切之修美兮，政夫人之恍慨。踣蹠蹠而日進兮，美超遽而愈邁。展夫輟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絲絲而多私兮，竊憚後之危逕。去雷同而炫耀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音宜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光倏忽而蕩當平。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溟而霖霖。竟異昔有所

任兮故高枕而自縱。歸寐怨於天下兮，心焉取

此休惕。棄驥驥之溷溷兮，取安用夫強策。諱城

軍之不足恃兮，雖重木之何益。重翼翼而絲絲

兮，怵惛惛而愁約。音如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

成而驟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兮天下

音如朕潢洋而不過兮，直恟恟音如而自苦莽

洋洋而驟極兮，忽翔翔之焉。漢國有驥而不知

秦兮，焉皇皇而夏索。甯戚謳于車下兮，桓公聞

而知之。森伯樂之善相音如兮，今誰使譽之。罔流

涕目聊處兮，惟著意而役之。紛純純之顯忠兮，

妒披離而障之

與十一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思兮雲中。衆精氣之搜搜音度切兮，驚諸神之湜湜。音羊切驂白霓之習習兮，歷靈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茝茝音蒲切兮，右蒼龍之躍躍。音如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音如荷輕輅之瑤瑤兮，後轡乘之从从。音如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

容容易如計蚩蚩之不可化兮願遂迎而
為臧賴皇天之厚惠兮遷及君之寐恙易余章翻

九辯第九

楚辭協韻卷十

八

楚辭協韻卷十

宋玉

招魂

辭幼滑目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易如味又主
此處惠兮牽於俗而蕪易如字又為上寐所考
此處惠兮長離缺而愁苦易如古帝告巫陽曰有
人在下虎易如我欲輔易如之魂魄離離汝筮予
與如之巫陽對曰掌寢易如上帝與鸞从易如王易如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誠不能音如夏用巫陽焉
楚辭協韻卷十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太君之恒榦何為四方此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
可目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
金鑠石易如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易如些歸
來兮不可目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目止些
離題異齒復人肉目祀目冥骨為醢易如些螻
蛇蓐蓐數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徃來倏忽存人
目益與心些歸來兮不可目久姪些魂兮歸來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

止此奉而役脫與外曠宇此杰

壺易投此五穀不生叢菅難諱如

人求水獮所復些仿芊獮所倚

歸來兮恐自遷賊此魂兮歸來

此增人義義飛雪千里此歸來

翻此魂兮歸來君縣上天力如

害下人又知字些一夫九

此爭猶緩目徃來仇仇華此

拔之淵淵此至命於帝座後復

魂兮歸來

此土伯九約與角齋齋

母逐人駢駢此參目虎背與身

昔日人歸來恐自選去聲留去聲如

修門勅民堅翻此工祝招君黃行先

縣路讀如此招具諸備永嘯嘒

來反故居讀如據些天地四方多

星室靜安處於此高堂遠宇檻

此層臺景檄臨高山
又疎臻翻

娉酒牙磨洗日夾又如字南張圓燈聲

召鬼第十

楚辭協韻十卷附讀大旨一卷

新江記楚辭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峻撰此本惟題曰屠駿雅未改名以前刻也本峻以朱子楚辭集註韻爲未備故廣爲此書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朕皇考曰伯庸維庚寅吾以降降謫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紉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予以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與庚互叶今世尙然本峻必讀名彌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本峻又好取說文字體改今楷法以爲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寫楚辭宜用小篆分章今刊本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善本正其差謬夫隸體與分章之興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固殊若盡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則但作篆可耳奚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明〕黃文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

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聽直

八卷合論一卷》提要

序

入刑曹即析陶詩扶日而畢端陽
已屆矣言念正則被讒伐功與鉤
黨壽比講學市聲殆侶同况屈
焉伐諸余焉市諸取小奚所齎進
兩架書抽楚辭朗誦之更廣繙

序一

諸沾祇斤，字義間至曲折所係去
存子本懷不知為隔幾里目於是日先
拈九歌咀且繹焉以其篇短緒易
尋也每一題裂數寸殘緒作蠅頭字
畧評十數句多或數十視若誌有加頗
自意漸烈衣渺足之錄快踵事九章遽

竣乃符之理離騷緊篇長緒亂未就
蕭之故既竣而遠遊繼之遠遊之意占
句多與首篇之騷近結綜於得一例
通於知二也卜居漢父呂其顯漢而注姑
置焉天問之姑置又以其淆雜難注留
賈後勁分計告竣之候九歌九章竣

序二

於仲夏季夏騷經遠遊竣于初秋仲
秋補彭姑置則卜居漢父以季補之朝
一日而卒獨天問未之及其中作而綴
輟而凡凡數端當九歌之初姑偶自遣
愁耳未嘗以示同黨亦未嘗預計曰
必成全書促之使作而勿綴其則方密

之也密之新第尊人仁植公先余在
獄固入省偶過余室見片牋墮窺絲
毫蟻也竭目力睨之大叫得未曾觀且云
生平受業于師同鑽研大顧察未暇
披乃于茲地逢謀焉哉嗣遂入輒述
遇問彭箋父何達余輟筆諄之囑

序三

曰此千古大事願勿休以是得底於成
云不能連曠費時日則呂諸紳之往來
及與同黨葉問山言詩問之也輟于中
自九歌以及初命固一不備彼此互訪故
畫多輟無夏終而煉初晉姑仲秋
問山作姑懷三十律每一律就夜中

余門高摧於隻字之間十數易乃
去則復復輟余亦繼廢遂以詩之作
為強之綴焉其見余作而太息於天
人之際者不勝其生也正值研往騷經
石齋偶相遇頗感曰是殆不祥之書
哉少喜讀是動振擲之旨此不特于

序四

皆謂迄今為宜岸魁子又疏之注之
多嘆曰既同入獄矣夫何涕何適焉
不經均勸人以忠孝凡書舉非祥也安
可得阿世之祥書而讀之石高鎮之
而吞其貳之文輟而勿作者同年
東厓也此篇既畢擬以牀抄專

於難注之天問顧抱疴羸甚知
閱者無會著書東厓尤為切慮貽或
爰問吳問於篋內投吟架上他帙竟
歷三冬不敢復為全騷計蓋作擬之情
節人事而屬於是備矣其立人事之外
詭感余作又似累余此者獄中之嘯鬼

序五

也入秋以來每至更靜折鈴道中鬼
輒悲嘯風雨彌慘往來于同繫之屋
後聲之不能將及余室一二丈則輒寂
既過復如之余或拈筆或誦誦或卧
不能寐夜之悲焉嗟乎以余之不獲謹于
世而獲尊於鬼感邪累邪鬼實欲之哉

如余乏騷才不能以獄鬼續山鬼奈何臘初
釋獄開春入淮為前後今借支旁牽坐
聽編戶之競輸復屆端陽催補天向群
謀梓行則淮上諸門人也決仲夏之月
補注始就又歷次年梓始就因錄三年
始末以冠之騷譜也即余他時年譜也
序六

嗟乎羅織者以為鉤黨之既而余乃獲
為著書之福幸甚至哉河臣題余
在余尚未出獄時指摘後今題稱經余
所代將人追捕未半者又復移信非為
余黜閤臣稟擬謂黨獄之人不妨不
過為俾後全末減乃肯牽余余亦藉

以栖遲淮土士民終為償逋茲宣其撫
字之憂迄茲所累併得補注天向爰登
刑剗豈獨余之重幸實騷之幸天下
事同注之不可測也此是時同黨漸次
賜環矣上官大夫或讒無繇再辱不
祥之書轉而為祥斯則屯運之幸
序七

也
崇禎癸未晉安黃文煥自識



楚辭聽直九例

離騷下舊有經字。王逸本朱子本皆然。今刪之。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耳。非屈子意也。此論良確。王逸釋離騷經之義曰。離別也。騷愁也。經經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也。夫尊騷比於五經。故以經名。若釋經爲經。歸於原之自名之。牽強彌晦矣。然騷之稱經。不從逸始。又非原始將誰始乎。曰始於漢武帝時。逸稱武帝使淮

楚辭聽直

九例

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當日重詞賦之學。自宜宗騷尊騷。特以經名之也。

遠遊以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九章。王逸本俱繫傳字。於每題之下。朱子本無傳字。而加離騷二字於每題之上。今所訂者。傳與離騷。集從刪焉。逸之繫以傳也。首篇爲經。則他篇自應爲傳。傳之名。意亦非逸始。淮南王只作離騷經章句。班固賈逵亦只作離騷經章句。皆不及諸篇惟視經爲綱。傳爲目。故詳於制畧於目。傳之名。蓋

從淮南班賈俱已有之。朱子加以離騷二字。二十五篇

本均稱離騷。以其義彙從離騷中出也。去傳字而加離騷。猶夫稱傳之旨也。博諸莊子之外篇雜篇。總內篇之註脚也。余之不繫以傳。不冠以離騷。蓋曰屈子之意未嘗不卽後申前。未嘗不以此貫彼。固分之而亦經亦傳。合之而總屬離騷。無所不可。然其所作首篇在懷王時。餘在頃襄時。屈子衆自判其題。各不相混矣。胡爲贅而繫之。贅而冠之。必令附麗耶。余選其爲屈子之初而已。

楚辭聽直

九例

從劉向時。定屈子七題爲七卷。而以宋玉之九辨招魂。景差之大招。賈誼之惜誓。淮南小山之招隱士。東方朔之七諫。嚴忌之哀時命。王褒之九懷。向所自著之九歎。每一題稱一卷。合屈爲十六卷。王逸註騷。又附著九思。爲十七卷。余嚴汰焉。以其詞之與原無涉者。不宜存也。小山是也。卽或詞爲原作。而其意其法。未能與原並驅。不足存也。惜誓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是也。九辨爲從來所共賞。玉之旨。因騷有啓九辨與九歌之句。欲

以是補之與九歌等然詞在涉不涉之間意與法在歟
並未能並之際勦襲句多曲折味少亦不存焉可矣二
招之獨存而又先大招於招魂何也王逸之論大招歸
之或曰屈原未嘗以專屬景差晁氏曰詞義高古非原
莫能及余謂本領深厚更非原莫能及則存大招固所
以存原之自作也招魂屬之宋玉而太史公曰讀離騷
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又似亦原之自作則存招魂亦
併存原耳即招魂從來屬玉大招未必非差而其詞專

楚辭聽直

凡例

三

爲原拈其意與法足與原並則固足存矣宜存矣此豈
他篇所可比若唐宋以後所增之續騷贅附愈甚置之
不論可也

評楚辭者不註註楚辭者不評評與註分爲二家余於
評稱品於註稱箋合發之以非合不足盡楚辭之奧也
品拈大槩使人易於醒眼箋按曲折使人詳於迴腸品
之中亦有似箋者然係截出要緊之句不依本段之次
序也至於箋中字費辭推語經煥煉就原之低徊反覆

者又再增低徊反覆焉則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悲充
位之胥護自抒其無韵之騷非但註屈而已
余所糾繹繫屬屈子深旨與其作法之所在從來抑
未挾特爲剝拈焉九複字複句或以後翻前或以後應
前古法所關尤倍致意其餘字義訓詁每多從畧業有
王朱舊註人人易攷不欲以襲混創也且前人有美宜
歸諸前人不欲總輯之而掠其美耳

朱子因受偽學之斥始註離騷余因鈎黨之禍爲鎮撫

楚辭聽直

凡例

四

司所羅織亦坐以平日與黃石齋前輩講學立爲下獄
經年始了騷註屈子二千餘年中得兩偽學爲之洗發
機緣固自奇異而余抱病獄中憔悴枯槁有倍於行吟
澤畔者著書自貽用等招魂之法其懼國運之將替則
實與原同痛矣惟痛同病倍故於騷中探之必求其深
入洗之必求其顯出較諸朱子之評騷抑揚互殊正以
與朱子迥遙林泉聚徒鹿洞苦樂迥殊也非增偽學不
獲全聞真騷上天之意固自如是人何尤焉

楚辭更定目錄

一卷離騷

二卷遠遊

三卷天問

四卷九歌

東皇太乙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五卷漁父

楚辭更定目錄

六卷卜居

七卷九章

惜誦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頌 悲回風

哀郢 惜往日 懷沙

八卷大招 招魂

楚辭卷一

離騷

閩黃文煥聽直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降叶洪

品開口諸系相關字字血誠抱許多哽咽。幾許多根。錄與後人業垂教姓不同。至以矢死之身。追初生之

楚辭聽直

卷一

辰曰某日某月某年某季。思墜地作此結果。數得明。余得淒涼。通篇最慘在此。正則起下。從咸造則靈均。起下。吁君靈脩。創造稱呼之中。意有寄託。語各映帶。以靈匹靈。暗寓宗臣之一體也。以正則朕。造則荷不。從彭咸而荷免焉。失則矣。比於邪矣。烏乎正。楚祖言靈。忠尚有可護。曰事是君者。非我獨也。從不。得志。何至求死。追邇所自出。明為宗臣。休戚存亡。故。弗獲避。此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數月日而自於命。

老矣於本名本字之外別創美稱焉。既已許身朝廷，
何得偷生苟簡。顧名思義，當生之日便是盡瘁之日。
使為臣不忠，辱其名矣。辱其考矣。此又不得不竭忠。
之前因也。遂以光宗道以慰考忠也。即所以為孝也。
忠孝兩失而欲副願以立於人間可乎哉。此原所以
不死而嘗矢死也。嗚呼。請原之開章而明誓保身之
論。當然失所屈矣。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楚辭聽直

卷一

二

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
搴此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能叶耐莽叶楚

語既有又重與下既滋又樹相吸若不及恐不與與
下俟將將刈老將至日將暮相吸

幾內美言質脩能言才有質無才蘊於內者無以著
情於外故才與質不可不令也。恃其才質不加功焉。
質將易虧才亦連敗兩令之中又且兩傷矣。扈且佩
滿所以佐質增才有加而無已也。加功之法不容一

刺之少。選不容一處之有漏。惜寸追彼歲。在
木在山。廣吾採掇。以課朝課夕。一刻不曠者。為追歲
年之方。以攀此攬洲。諸處遍尋者。為廣採掇之術。庶
獲得之矣。木蘭樹高數仞。去皮不死。伯舜一名卷舒。
夫心復生。歷大時則兩者皆可以經冬。受人患則兩
者皆可以無恙。在眾芳中。最為久固。此視蘭離芷三
者。又超一格者也。原之所以尤惓惓於朝夕也。篇後

言蘭蕙江離皆有變而不及木蘭宿莽蓋或久或否

楚辭聽直

雜發

卷一

三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馳騁
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品既曰不及不與真以朝夕及之又亟曰不淹恐暮
欲以馳騁先之。不先將終不及也。獲得可憐。乘機起
下哀衆芳之難穢。不改度起下競周以為度。又起下
君之中道而改路。時俗之偏規矩而改錯。從開章至

此作通篇總挈之綱。下字下句，布意布陳，層層以立。後來紹應之案，而先路二字，則尤鑒經全篇之真議。孟子一生之本領，救世大眼，孔濟世大千段，胥於此拈出。下文得路收路，捷徑險路，相道復路，步步回顧。

憂恐不吾與者，終不能吾與也。忽然而已不淹矣。已代序矣。無蘇復恐不與，但有自恐而已。美人原自謂也。草木零落，懼來芳之未得採也。歲月日以去，則遲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四

暮日以來在天者，不能留在我者，無可避。真堪嘆也。嘆遲暮而終須遲暮，懼零落而終須零落，將如之何。有暮年有壯年，有芳候有穢候，方壯而驚易於遲，已自省所謂撫壯也。即老而心益壯，則可以不待撫壯而憂憂矣。東勞而在零落之中，所謂穢也。落英落，蓋餐焉。實焉，則可以不至穢穢而空悲矣。仰芳之懷，始終以焉，則不改度之說也。道引也，引君以行也。先路者，隨國經路先一着，則事事可為。後一着，則事事

非也。經世貴有妙手，觀世貴有明眸也。昔三后之純粹，今固衆芳之所在。離中椒與蘭桂，今豈經綏夫。蕙能彼薏苡之耿介，今既遵道而得路，何樂紉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終步。在叶字，蓋音彰，被音披。

品曰：三后曰先王，曰集紉，敘次皇帝王通降世，代屬節。吾明原以高陽為祖，蘇高陽視二皇時相繼統和接者也。迺芳最先孰先於此，竟離衆在後矣。承上先路，時論其確下字有因，或以為夏商周三后，或以為

新聽直 離騷 卷一

五

楚三后，失原敘次之因矣。豈惟紉應前紉秋蘭，得路應前先路。

楚三后指三皇也。因述堯舜之遵道，故溯三皇也。三皇先堯舜而前，路者也。堯舜遵三皇而得路者也。夫地而德義之標，立三皇固衆芳之始，則矣。曰純粹，又曰離離，之而後可以得純粹之而後可以得粹也。純粹必須衆衆，必須離離，亦芳易舉，一種易盡，非如是不足以譜之也。原之自詩曰：苞江離與辟芷，結伏蘭

以爲、原之獨三后曰、雖申椒與菌桂、豈惟、
故原所自負者、視衆人高一層、視前聖又低一層、
古皇之妙道、無盡在我之芬芳、恐尚淺也、朕先介大
也、文物至中天而始盛、故三皇之後、專言堯舜也、道
原自在、善道者得之、能先則不至、冥趣能大則不墮、
小徑、故得也、昌破衣不暇帶也、安詳者有餘、凌遽者
無序、躁而求捷、則心事暗昧、失其光矣、既入捷徑、必
不窘步、失其大矣、此亂王之所縣、倉皇也、

辭聽直離騷

卷一

六

惟、靈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興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恐
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
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違
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難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叶琴余叶慰

品、豈字、恐字、忽字、及字、反字、固知字、夫惟字、何句、離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化從君此謂四者也
靈三皇有衆芳之道、走奔避之、第紂有覆亡之、
人、理之幽昧、失先險隘、失大窘步、又將在新矣、莊
天地、舉眼背靡騁之憂、靈人乃欲偷取、須臾以爲
處之樂也、嗚呼、彼人是哉、路之既誤、向所持乘、騶
以道君者、不可恃矣、余雖不敢、與勞鳥之良、恐不
以收路之錯、皇興之敗績、必矣、前之矢、願在於先路
移、騶前王之騶、將今忽焉、蕭蕭不敢復言矣、介走騶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化從君此謂四者也
靈三皇有衆芳之道、走奔避之、第紂有覆亡之、
人、理之幽昧、失先險隘、失大窘步、又將在新矣、莊
天地、舉眼背靡騁之憂、靈人乃欲偷取、須臾以爲
處之樂也、嗚呼、彼人是哉、路之既誤、向所持乘、騶
以道君者、不可恃矣、余雖不敢、與勞鳥之良、恐不
以收路之錯、皇興之敗績、必矣、前之矢、願在於先路
移、騶前王之騶、將今忽焉、蕭蕭不敢復言矣、介走騶

於。死。之。後。之。聊。以。救。敗。得。及。前。王。之。餘。跡。而。避。其。穢。
廢。足。矣。甚。哉。竄。人。之。以。他。路。誤。君。也。使。君。而。不。自。誤。
猶。可。及。救。乃。君。之。疑。信。竟。爾。反。背。也。我。之。忍。苦。呼。天。
祇。有。獨。知。也。堯。舜。之。路。坦。坦。在。前。從。彼。竄。人。幽。險。是。
即。始。未。嘗。不。遵。而。中。以。改。也。始。未。嘗。不。信。而。卒。以。
迷。也。一。迷。尚。有。離。時。一。蹶。尚。有。起。時。迷。而。醒。醒。而。復。
迷。蹶。而。起。起。而。復。蹶。未。如。之。何。矣。天。下。事。永。不。可。為。
矣。此。不。於。余。情。之。可。笑。而。救。化。之。尤。可。傷。也。甚。哉。君。

楚辭聽直

卷一

九

之。以。改。路。自。誤。也。其。曰。齊。怒。者。謂。如。蠶。火。而。米。發。也。
即。舍。怒。之。說。也。其。曰。遷。修。者。原。自。矢。以。好。修。望。君。以。
同。修。也。曰。黃。昏。為。期。者。一。日。之。辰。至。黃。昏。而。將。終。此。
時。之。期。不。踐。將。日。暮。而。無。餘。踐。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呼。留。夷。與。揭。車。兮。
離。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陵。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刈。誰。
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燕。穢。呼。叶。米。
品。曰。既。曰。又。功。進。乎。昔。之。自。矣。危。難。舉。措。不。足。言。矣。

前。後。結。應。餘。之。入。深。法。度。森。嚴。不。善。讀。騷。而。曰。騷。文。
複。也。騷。騷。矣。章。法。純。以。複。廢。為。首。尾。字。同。而。意。各。異。
不。知。其。首。尾。而。曰。騷。文。奇。于。無。首。尾。也。蓋。騷。騷。
一。百。四。十。步。為。一。畝。十。二。畝。為。一。畹。五。十。畝。為。一。畦。
百。畝。則。兩。畦。九。畹。則。一。百。八。畝。蕙。多。於。揭。車。留。夷。蘭。
又。多。於。蕙。芳。最。甚。者。培。之。最。多。衡。芷。易。生。錯。雜。無。數。
不。待。分。界。培。護。下。字。各。具。斟酌。
楚。江。離。也。椒。芷。也。秋。蘭。也。木。蘭。宿。莽。也。天。地。現。成。之。

楚辭聽直

卷一

九

芳。也。山。水。之。所。敷。鍾。也。畹。也。畹。也。畦。也。人。功。手。植。之。
芳。也。宋。園。之。所。環。培。也。散。者。不。厭。其。各。收。之。故。言。江。
言。辟。言。既。言。淵。聚。者。不。厭。其。多。種。之。故。言。百。言。九。而。
又。言。雜。也。前。之。採。芳。為。失。願。此。則。又。加。功。也。但。特。天。
地。不。藉。人。力。芳。有。盡。矣。故。功。不。可。不。加。也。既。滋。又。樹。
自。噴。自。擗。費。多。少。精。神。竭。多。少。氣。力。也。三。后。之。為。衆。
芳。王。也。離。椒。桂。也。此。復。云。余。之。為。衆。芳。王。也。離。椒。桂。
也。自。擗。亦。自。擗。添。多。少。芳。蕙。長。多。少。擗。價。也。不。言。

而但言枚葉峻茂。葉盛則花自盛。此種樹之心。且香。或。以。葉。香。固。不。盡。屬。花。也。用。者。藏。之。也。則。不。能。不。零。落。婆。娑。絕。則。香。枯。用。之。香。亦。枯。有。榮。必。有。萎。匿。理。如。是。豈。足。深。傷。然。吾。不。忍。其。萎。地。與。神。神。同。潔。微。也。故。萎。而。香。枯。京。州。而。枯。也。枯。同。發。不。同。也。惜。香。之。意。不。以。香。欣。而。賤。視。也。且。吾。功。存。焉。尤。深。自。惜。耳。泉。皆。競。進。以。食。婪。兮。憑。不。厭。乎。求。索。菴。內。恕。已。以。量。人。分。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騁。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忍。老。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十

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素叶素

品競進。起下進不入以離。并彼能進。我偏不得進。求索起下。上下而求。索彼有使之求。索不肯願。我有我之求。索不得。遂與心起下。屈心彼愈興。我愈屈。脩名之求。索始生而錫以嘉者。乃老至而無所就。字字凡映。遂前言。實人之誤。君此又言。實人之妬。賢路之既。與尚。獲勞。敬先後。雖武有人。任之。朝無。雅容之。忠臣。道。

索。數。皇。與。之。敗。績。可。恨。可。傷。孰。甚。於。此。競。進。不。量。食。婪。之。本。末。也。恕。已。量。人。者。不。自。責。已。之。無。厭。而。量。皮。他。人。或。與。已。同。競。也。既。懼。同。競。必。施。排。擠。行。排。擠。之。術。沒。潤。浪。進。而。起。排。擠。之。憤。則。最。速。與。心。者。一。編。而。心。操。起。必。不。能。一。刻。容。不。待。我。之。開。罪。也。各。興。心。者。皆。狀。肺。肝。忽。然。勃。然。不。謀。而。同。亦。不。待。彼。之。合。商。也。既。驚。追。逐。則。我。與。彼。進。等。矣。故。曰。非。急。也。所。曰。非。急。又。恐。老。至。我。自。有。我。之。不。容。緩。而。又。不。肯。與。世。人。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士

同。急。也。冉。冉。之。嘆。則。向。所。謂。遲。暮。若。不。及。者。恐。其。至。者。今。竟。將。至。矣。朝。飲。木。蘭。之。醴。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領。亦。何。傷。擊。木。根。以。結。葢。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蘭。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英叶央纒叶徒品。因。夷。三。后。之。衆。芳。生。出。幽。曉。吐。雜。華。擢。之。所。來。帶。區。實。衆。芳。之。蕪。穢。生。出。飲。實。結。貫。薜。荔。索。補。侯。刈。之。功。或。遭。章。法。通。進。前。以。喜。心。栽培。此。以。哀。心。收拾。後。

之哀心專在凋零故凡易于墮落者孜孜然
之即菊不落英猶懼其或落也汲汲然務殲之饒渴
所資惟香是藉竟以香為性命非獨尤佩矣不解原
此意而致排于菊英之不落與別種亦有落英者抑
何謬也信姱練英又從前而紛有此內英後面紛有
也。此。而。風。韻。紛。其。繁。飾。時。續。紛。以。變。易。生。出。非。煉。無
以。流。變。非。紛。無。以。供。煉。不。能。煉。而。紛。或。至。于。變。姱。美
自。伏。懸。之。所。在。矣。文。情。最。深。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變此承姱練英微又開一惜芳之法也從前苞之紛
之春之繼之滋之樹之俟時刈之務期芬香得當一
用皆惜之于未凋之先也迨至既凋蘭露之墮也菊
英之落也蘆蕩之散也桂蘭之飄零胡繩之萎斷也
色。澹。香。滅。嗚。呼。已。矣。無。可。用。矣。欲。佩。之。則。味。已。歇。然
刈之則時已過衆而置之莫我心惻矣于是從懷恨
之中又作憐惜之計向蕪穢之候又作收拾之方蘇
不自知辛微自茹血自吞也時自憐也飲露殲落

女以之以寫吾恨以寄吾情可謂無聊之極矣
高自標置文之以美名曰信姱以練要練之道有二
凡芳從鼻受者也隨風而來亦隨風而散飲之殲之
每從口受如此可以練風風之要而不為風所分
一練也凡氣芳從身受者也未霜而繁既霜而稿飲
之殲之俾從心受如此可以練霜霜之要而不為
霜所病又一練也願領何傷惜芳之懷原非為求
飽之計也而又憐惜務廣收拾務盡必不使有一之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或遺凡屬既類總而聚之結為貫焉姱焉紛焉取資
于他類則直者木之餘根為結貫之用取資于本類
則竟胡繩之香艸為結貫之用莫吾珍也苟吾自珍
也莫吾賞也苟吾自賞也如此之謂哀蕪穢如此之
謂不棄穢
察其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
雖好脩姱以鞿騶兮察前修而夕替既替余以惠纁兮

又申之以攬。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叶弗悔叶發

品非世俗之所服。起下復修吾初服。不同乎今之人。起下競周容以苟度。何方圓之能周。哀民生起下。黎民心。覽民德。相觀民之計。極替申二語。總收前面百

芳之音。文辭畧一小住。

幾既已自矜。又復自嘆。惜芳之懷與古愈近。去世愈遠。有所詳者。必有所缺。不周之病。豈敢復辭。苟利社

楚辭集直隸

卷一

古

稷投水以諫。吾願依之矣。興言及斯。低徊掩涕。使心事可以直遂。及時採佩。國香日陳。於王前。墮落母懷。予草莽。豈待言及不祥。而民生多艱。脩姱難恃。我好之人。或詭譎之。如之何。我好脩反得替。我之所無如人。何也。被替仍半人之所無。如我何也。惠懷則即始之。緇秋蘭以爲佩。種種佩芳之說也。攬芷則即繼之。攬水結龍。一一惜落之事也。芳不能不落。天人偏惜。用妬所謂。芳也。落而仍收其芳在我。不患無法。庶幾

申也。安之中心。矢以死兮。委自嘆之後。又自慰矣。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固時俗之工巧兮。何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以爲度。惟憂邑余佗僚兮。吾獨

可。宜反

品。罵黨人曰。險隘。怨靈脩曰。帶。險隘。故不能以大。道。臣君浩蕩。故不能以小心。察民字法互映。以衆女

楚辭集直隸

卷一

古

換黨人。起下佚女二妃。獨此時不恐此態。慘甚。甚。兩也。字又一遣筆噴調。前吞辭而悲。此放聲而哭。幾既已自慰。無復可怨。而又不能不怨也。矢芳九死。爲靈脩之故。吾方日哀夫民生。而靈脩乃不察夫民心。心之不察。生何以聊。馳於汙濁者。必不足於詳。細病根深矣。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終如是矣。重之以黨人。蛾眉見嫉。謠諑相加。吾佗僚。修日以拙。彼依時。終日以巧。誤靈脩以改路。國之不幸。背規矩以改錯。

彼之得計也。追曲者惟曲之是追。如恐不及也。從
墨則直背繩墨則曲。忽奔走以先後者。原之所欲進
也。忽馳騁以追逐者。衆人之所欲追也。以此爲求周
求容之術。我不改其度。而後以善改爲彼之度。其如
之何哉。嗚呼。彼衆我寡。固窮矣。獨受矣。將悔而效之
乎。寧死不忍爲矣。有必當忍。者二焉。前之忍而不能
合後之忍。猶是也。有必不忍者。二焉。此之不忍。爲此
德後之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是也。上古不屬於今之

楚辭聽直

卷一

其

人。千。古。之。君。子。嘗。昧。不。及。小。人。之。害。密。此。曰。就。周。焉
度。小。人。之。害。者。愈。密。君。子。之。疎。者。愈。疎。矣。

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國。之。能。周。兮。夫。孰
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忿。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
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安。叶。一。先。反。

品。異。道。起。下。相。追。前。聖。所。厚。起。下。後。前。聖。前。世。與。此
時。緊。相。應。死。直。與。曲。緊。相。應。理。障。能。遠。聞。苟。能。近
幾。既。已。自。嘆。佯。然。又。復。自。解。爲。鳥。不。能。與。凡。鳥。爲。羣。

固窮所愛。豈獨此時。前世然矣。彼競爾而我不同
固。有。能。有。不。能。也。方。固。無。互。盡。之。手。共。所。錄。求。道。與
之。異。耳。吾。法。耿。介。之。道。道。彼。之。道。在。陰。陰。發。顯。既。殊
彼。爾。互。別。豈。堪。相。安。於。各。得。哉。彼。之。氣。培。既。張。我。之
志。難。與。自。屈。自。抑。抱。不。忍。爲。之。憤。而。又。有。不。得。不
忍。之。痛。以。此。獲。尤。不。能。不。忍。而。受。也。若。令。此。蒙。詢。不
忍。不。攘。而。去。也。甘。死。直。所。以。忍。尤。伏。清。白。所。以。攘。詢
彼。自。追。曲。我。自。死。直。貪。婪。請。自。幫。穢。天。淵。今。人。薄。之

楚辭聽直

卷一

七

前聖厚之足矣。足矣。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英
華。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相。糝。兮。唯。昭。質。其。猶
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西。荒。佩。纓。紛。其。繁。飾
兮。芳。菲。非。其。彌。章。民。生。各。自。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雖體解事集未變令豈余心之可憐

品止息退併說得氣常高冠長佩又得得意起
善子抑揚昭質與黨人幽咽相應彼以幽我以昭
非隔重又與昭質水磨石亦則愈昭矣民生各有
所樂與哀民生之多艱相應在此樂亦在此語受
禍則堪哀語好時則堪樂哀樂固無二致也
變既已自解又復自答九死其未悔者忠臣之志也
身死而無益於君死有餘恨悔相道之不察者良臣

先帝遺直論

卷一

大

之願也改路在君誤君以改路在小人此君之咎也
君之迷也小人之迷君也小人之咎也原有何迷原
何待復哉而懷焉能引以爲己罪吾之相君以常道
皆作用未深機關未密故使黨人得以敗之君之迷
即我之迷耳君之路改我之路荒矣君之與我之
車室矣引頸佇立思所以反竟非違道得路吾求而
車復路康幾及前王之體武不克違志者及行迷之
未違猶不至承誤乎諫則有章報則有丘途

也余馬而徐步不敢應也余馬而疾馳不敢

念交起髮止息于芳林之下乃事卒不可爲道卒
可復進靜言思之進而得入尤可恐也吾之忍尤
入而得君也不入而祇以離尤恐無益也競進之術
非我所長但有退而已吾之所服者原非世俗之所
服吾自脩吾初服而已初服維何菱荷可衣也芙蓉
可裳也吾之方不得用於世乃益厚于身製之集之
苟自知而已矣服之既具冠蓋選其高佩蓋選其長

建辭應直論

卷一

大

不以不吾知而降志辱身也有蘭佩焉有五佩焉長
余產離佩玉之志也有蘭佩又有五佩故曰雜糅也
向之所云雜杜衡以香雜香此以玉雜芳也昭質者
實明白而易見也猶未虧者爲後之或虧志感也蘭
愛玉折則竟虧矣茲其猶未之及也具此未虧安能
不可延佇將及者復反顧而游日將及則專思索圖
意目則寄志四荒佩日添而芳日章愁慘之中所樂
自在可以悔不肯以懲蓋於自咎之餘又津津自

女。額。之。蟬。媛。兮。申。申。其。臂。子。曰。蟬。媛。直。以。亡。身。兮。終。然。死。乎。羽。之。野。汝。何。博。寒。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飾。費。生。死。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蔡。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執。獨。而。不。予。聽。侯。前。聖。以。節。中。兮。謂。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敵。詞。予。叶。與。野。叶。者。

品。從。前。自。負。壯。氣。干。天。忽。入。女。額。倫。分。相。壓。啞。口。難。楚辭聽直 卷一 示

群。但。有。陳。之。重。華。耳。于。文。勢。莊。語。已。盡。之。中。借。女。額。作。一。轉。開。便。可。移。而。他。訴。下。而。陳。辭。上。征。占。氛。占。咸。總。從。女。額。一。晉。生。出。布。陳。幻。絕。楚。既。已。自。負。倚。恃。前。聖。驚。人。嫉。妬。志。士。所。不。問。有。前。聖。自。可。懷。驚。人。體。解。真。不。足。懲。也。忽。逢。女。額。攢。眉。無。所。骨。肉。涕。淚。情。景。不。堪。即。有。前。聖。未。易。以。歷。至。親。體。解。又。似。癡。癡。矣。額。之。舉。鮮。者。顧。項。五。世。而。生。蘇。厲。原。同。出。額。項。之。後。故。引。木。宗。以。爲。戒。也。蚤。死。曰。妖。孽。也。

無。死。而。不。得。靈。其。天。年。是。則。骨。肉。之。大。概。乎。韓。直。之。人。其。勢。必。至。於。是。也。原。自。負。曰。死。而。清。白。重。所。厚。額。曰。韓。直。亡。身。前。聖。所。誅。原。之。自。負。曰。佩。寶。飾。其。繁。飾。寒。寒。不。能。舍。好。修。是。將。紛。有。此。內。美。得。意。在。此。額。之。言。曰。汝。何。博。寒。而。好。修。紛。獨。有。此。姱。飾。受。罪。正。在。此。無。辭。以。對。其。姊。矣。原。之。自。負。曰。非。世。俗。之。所。服。是。將。獨。修。吾。初。服。欣。然。以。爲。能。判。在。此。額。之。言。曰。判。獨。離。而。不。服。罪。其。判。在。此。又。無。辭。以。對。其。姊。矣。

楚辭聽直 卷一 主

至。情。相。關。切。則。理。有。所。不。得。辨。豈。敢。以。姊。之。言。爲。非。但。有。慨。世。之。不。察。不。聽。而。已。然。則。依。前。聖。以。節。中。母。爲。不。及。母。爲。太。過。庭。幾。不。遺。姊。之。憂。又。不。叛。聖。之。訓。謂。可。解。從。前。之。經歷。于。茲。可。明。乎。無。詞。以。對。姊。者。竊。欲。有。詞。以。對。直。直。是。所。欲。說。前。也。寧。誅。韓。直。之。數。而。非。誅。忠。直。之。罪。是。尤。所。欲。就。新。也。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慎。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罪。滔。遊。以。快。噉。兮。又。好。射。夫。封。狐。圖。亂。

終兮泥又食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國兮。終欲而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耳樂之常。遂乃遂焉而逢殃。后幸之祖。臨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義。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天無私阿兮。賢民慈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我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家才姑葉叶。踰輔叶。用品歷數古昔。緩言之長言之。詞愈寬悲。愈促矣。章法

楚辭聽直

卷一

五

善子取。揆用失家術。用夫顛隕。用之不長。苟得用此下土。孰非義而可用。五用字。遙相映發。此至浪浪。皆陳詞之言也。事在重華之後者。重華之所未知。故歷舉以陳也。帝降而王。三代通。竟無亂不備。中天之帝。豈知後世之日。變一。至是。幾使舜而一。一。開之。涕。活。活。下。炎。悲。世。憤。俗。不。獨。原。矣。竟。舜。得。路。原。所。並。稱。詞。不。陳。堯。而。專。陳。舜。者。蓋。帝。降。王。自。舜。始。也。其。獨。詳。於。夏。襄。也。釋。義。者。舜。也。非。憂。其。子。之。不。

皆不堪以付天下。爰託之禹。乃未再傳。而禹之孫。不復繼禹之緒矣。豈稱禹之靈。嗣舜。倍為惘矣。漢三代之失。家原以自比也。宗臣與國共存。國破而家亦亡。憂國所以憂家。未聞有獨存之身也。是則所可對女。顯者也。五子之作歌。原之作賦。一也。歷言昇沉。比今日之誤國者也。楚將不復為楚也。慶幸流。隨室後。口之與楚者。楚之千孫。尚有能為少。庸者。手。蓋如懷王之不復振。而殷殷焉盼之後人也。少康之中興。未

楚辭聽直

卷一

五

幾而。孰復敗之。亂多治少。今古皆然。錄樂而射。何可勝道。然非其祖宗之各也。追念禹湯以及成周。其儼敬論道。必法治。法何一不謬。舉賢授能。三代一轍。總之。循繩墨以去。顛而已。黨人之背繩墨以追曲。尚可令三代之君見且聞哉。皇天無私。非茂行不欲久矣。有德乃有土。存乎所用之。又吳君胡不問焉。低徊以思。何所欲奔走。先修。追前王之踵武者。茲且瞻前顧後而已。無以致之于君。而察相視于民。計其所。未

有非義而可用。非善而可服者也。用此下。其服者也。凡民皆然而謂臣可收以事君乎。民之德。天定之。民之計。我相觀之。天之目。寄于吾之目矣。無有其矣。天欲擇主而無可輔。原欲計民而無算計。天與京之則矣。

臣。余身而危死。今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今。固前脩以龜。醢。曾。飲。余。鬱。邑。今。哀。朕。時。之。不。當。攬。結。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詩

進以掩。澤。今。露。余。襟。之。浪。浪。

品。哀。朕。時。與。獨。困。窮。乎。此。時。相。應。露。襟。浪。浪。與。太。息。掩。涕。相。應。文。心。節。奏。之。妙。在。于。陳。辭。自。寬。破。涕。為。笑。乃。不。覺。忽。然。淚。下。止。不。得。說。不。得。凄。然。至。此。

箋。既。悼。世。變。而。因。以。自。悼。焉。向。所。云。九。死。其。未。悔。者。今。似。不。能。不。悔。矣。不。悔。之。于。初。不。能。不。悔。之。於。終。矣。女。嬃。之。所。罾。者。曰。終。殊。怖。其。終。故。罾。其。初。也。此。曰。隨。竟。初。情。未。悔。堅。于。初。蓋。捨。于。終。也。非。變。節。也。君。不。我。

猶。而。無。當。于。君。是。以。怡。也。后。辛。之。亂。臨。又。將。見。于。今。矣。其。固。然。矣。卿。之。所。謂。終。歟。者。必。驗。原。之。所。謂。修。吾。初。者。無。益。矣。前。聖。之。所。厚。不。足。以。敵。始。之。所。憂。矣。如。是。而。安。得。不。歎。歎。鬱。邑。侯。時。將。刈。者。若。無。時。矣。向。哀。民。生。茲。且。哀。朕。時。自。哀。之。不。暇。無。暇。哀。民。生。矣。向。哀。民。生。太。息。掩。涕。未。遑。沾。襟。也。茲。哀。朕。時。而。掩。涕。終。之。露。襟。浪。浪。不。能。竟。掩。矣。涕。之。下。也。其。為。卿。而。下。卿。雖。有。重。華。無。如。原。何。矣。種。種。欲。陳。之。辭。不。得。不。忽。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王

然。咽。斷。舍。重。華。而。他。之。矣。

疏。敷。社。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清。埃。風。余。上。征。朝。發。軼。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昔。聞。書。余。以。未。具。吾。令。鴛。鴦。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風。

楚辭聽直

卷一

笑

得者黃昏爲期乃靈修與之成約期或一路行
復得故欲令義和進行以展其期以竟其路也勿道
言刃急迫也上下求索者原自乘其意中之事經
無盡也。崦嵫爲日入之山咸池爲日浴之處扶桑則
日出之區懸圃在西北崦嵫在西既至懸圃又涉遠
路總攀扶桑緣西而之東也扶桑在東若木又在西
既至于東又轉之西極折西之若木以拂日者若水
之花其光焰地欲借以助日之大明而又阻日行之

地西也西忽東東又忽西願煩意亂奔走無已時也
前之不散少留此之聊逍遙者日將暮而時還故於
西北之地少留不敢迨至迨及東方總攀扶桑則日
且再出而時不患不長矣故相羊無妨也時還則望
助故欲義和之遲時長則我可自主故於花光焰地
可以助日者我且得折之拂之以盡吾力焉於是而
望舒飛廉鸞皇可以惟吾所使矣乃雷師偏彼聖人
也前爲後焉步步斯其步者又步步不得元不如道

楚辭聽直

卷一

三

之。四。八。九。然則遂以未其已乎告余未者雷
師也爲余先者鸞皇也吾謹令鳳鳥之多悲焉吾所
慮者日之將暮義和未必能解節則日不能不暮告
今夜以繼日則日下患其暮以飛取速夜以繼日遂
以速焉雷之阻我者鳳且助我矣飛廉鳳也吾所令
前後奔屬者今且添飄風之在前師雲霓而來迎矣
向之思上下求索者茲且總總離合先承交陸離于
上下間矣總總衆也總總離合者望舒飛廉既驅使

令雷師宜有同心乃偏告余以未具此合中之離也
飛廉鳳伯既係在後奔屬則飄風之無定在者原自
相判不在約束之內不在前迎之列乃忽然以相隔
者又在前面而離雲霓以相迎此離中之合也苟敗于
中緣或乘于意外故兼言以結之曰紛總總班陸
離也乘埃之意存乎上征以蒼梧視玄圃則蒼梧爲
下玄圃爲上以玄圃視玄圃則玄圃具桑梓爲下帝
闕爲上食餌而欲其食上處以遊塵世之苦故終之

以帝開也開開倚望者欲見帝之懷急于速見也懷
未其繼日夜之懷總則一連待自叩關而後見則
與令相先開關倚門而望我之至而後見可速志可
息然天上亦貴行此如意之事哉前之日忽忽其將
暮者蓋又時時其將罷矣折若木以拂日者無所
用之矣矣結幽蘭以延佇而已吾欲以夜繼日而存
之暇暇終不可為日之昭昭也而謂不分舉世實多
夜景也乘埃上征者不能不仍在塵埃之世也天關

楚辭聽直

卷一

手

不可謂世路不可避蔽美嫉妬實繁有徒奈之何哉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澹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紫
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
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
離兮分忽緯緯其難遷女歸次於窈石兮朝濯髮於清
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與娛以競競維信美而無禮兮
來遠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墜

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為
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叶巧叶考

品前云朝水上征泛言其地處處魂飛魄散此云朝

楚辭聽直

卷一

至

求女實指其人刻刻意悲情牽語複而音互殊吾
今豐隆吾令蹇脩用二複字與前對豎總離合洞
洞蔽美用二複句與前對豎法度嚴整忽反顧以流
涕前忽反顧以游日今猶惡其佻巧應前時俗之
工巧相觀四極應前相觀民之計極日康娛以滋遊
應前日康娛以自忘來遠棄而改求應前夏桀之貴
遠娛于朝廷之政事不容娛也娛于天上之遊遊不
妨娛也遠于君德之恒度不容遠也遠于求女之終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三

想不妨違也。意相反。字偏用相同。最工造幻。
箋既已發。暖將罷。日不能不暮矣。於是不得不復言。
朝矣。前錄崑崙之女。圖而求見。帝茲其再錄崑崙之女。
白水而求。得女。發軔爲陸行。茲爲水行。志白水者。爲
湘。濁之世。噴也。惡埃則乘埃。屈而上。所以避埃。惡濁
則選白水而濟。所以避濁也。帝未易可見。而女尚其
可求。則同此低徊崑崙之中。念較苦。意較悲矣。高丘
爲楚山。既登。開風。忽然反顧。而嘆無女者。哀楚無可
求之人。故欲他往也。使楚有人。毋須此僕僕矣。春宮
爲東方青帝之舍。前錄玄圃之西。以歷扶桑之東。此
又錄崑崙西北之地。以遊春宮之東。東者。萬物之所
主。故歷歷欲錄。西以之東也。原之所佩者。以芳莪之
所繼者。以玉佩不厭多也。折若木以拂日。不能得之。
于天。折瓊枝以繼佩。尚可待之於已也。且求女而無
以給之。未易致也。吾將以道吾意於下女。而因以述
夫神女。爲不直言。詭女而言。詭下女者。無媒而遇也。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三

非禮也。故不敢言詭女。而言托。擇下女在。所可詭也。
有可詭者。有不可詭者。下女則自致之。處妃則解佩
而託之。賽脩。可不可之別也。前云。雷師告余。以未具
忿然。不肯緩。依常師而急。託繼日夜之風。皇至此。又
不。得不託。豐隆之雷師。以求處妃矣。前與之。茲又望
之矣。求則藉豐隆。冀其勇以速也。理則藉賽脩。冀其
婉以達也。處妃溺水而死。原負自沉之死志。男則飲
彭咸。女則負處妃。各從其類也。君嘗與我有成言。後
乃悔通而有他。前言散矣。結言者。固結之。而俾母道
母散也。處妃爲伏羲之女。賽脩爲伏羲臣。俾其臣以
求其女也。紛總總其離合者。無女則爲離。相下女之
可詭則。而若可令求所在。託賽脩則在於合。與離
未定之間。情緒交錯。則總總之謂也。而見女之與新
見。帝同一見也。然難離。遠者。帝喻之不致。處妃之不
我許也。妃不我許。如織。者。經之有緯。如引繩者。經
之有緯。誠自守其一。不四我而遷移也。所謂使君

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也。於是朝濟以登者。不得入。歸矣。誓舍於窮髮。而終返於涪。盤涪盤之水。山始之。濟白水。遊春官。縣西而之東者。茲復從春官。歸。曉則。縣東而仍之西矣。濯髮以自致。吾潔也。清以白水。濯以涪水。總之。避涪涪之世也。驕傲。潘遊。原之自道也。處妃不我許。吾自保。吾之內美而已。雖哀無女。豈肯喪志。未嘗不高自命也。未嘗不靜自樂也。你。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潘遊。姑玩世肆志焉。可乎。

楚辭聽直

卷一

活

上官之誣原。非我莫能為。在於驕傲。衆女之誣。詳在於善。潘至此。而皆不復自辨矣。任為驕傲。為康潘以實。彼之言。不必喋喋於不傲。不潘矣。盡自堅之中。深寄自嘲焉。既而又自譽曰。康潘傲驕。何嘗即損吾之內美。然雖信美。而於禮法有越矣。何不遵棄。處妃而別。改求賢女乎。既從白水春官。窮髮涪。盤。歷東西。亦可從白水數處之外。再。南。北。是之謂覽觀。四。極。焉。周流乎天。余乃下。昔所謂下而索也。登。開。乘。雲。皆。

為上索。不可遇。故又下索也。言觀言下。而為之。同。乎。天。者。從。天。視。下。所。視。始。春。也。始。之。返。顧。高。丘。未。得。不相觀。乃竟無人。也。處妃有人矣。不知其所在。不得而見也。茲曰。見有娥。冀。瑤。婁。有人矣。有在矣。得而見之矣。直。涪。媒。耳。俾。鳩。為。媒。而。鳩。反。譏。問。將。令。鳩。為。媒。而。則。能。巧。兩。媒。無。一。可。託。焉。然。則。棄。媒。白。趙。乎。幾有所禁矣。爰再擇媒。莫如向者為我聽勝之鳳皇。可託以受。詒。下。女。之。事。斯。媒。之。最。良。哉。既。已。自。快。又。自。

楚辭聽直

卷一

五

驚也。鳳凰既肯受我之託。為我致詒。然捷足之中。尤有捷足者。猶恐高辛之我先。而鳳凰之未足。畢吾事也。處妃不可得有娥。又不可獲。然則已矣。將逃之。他國。如。彼。少。康。得。妻。于。二。姚。者。乎。及。其。未。家。而。先。留之。可乎。庶幾不恐先我乎。乃又有懼焉。懼。理。弱。媒。幽。能。先。而。不。能。固。也。不。能。固。則。結。言。可。以。仍。淪。先。無。益也。向。藉。豐。隆。欲。以。威。強。索。之。向。斥。鳴。鳩。恐。以。佻。巧。收之。斯。者。不。足。賴。巧。者。不。足。使。弱。且。拙。焉。而。又。無。可。避。

在。猶。豫。歎。集。無。止。於。此。極。矣。其。余。助。矣。淵。淵。之。深。美。稱。惡。日。深。一。日。矣。其。所。引。古。女。於。漸。水。參。妃。之。外。周。后。之。簡。狄。二。姚。者。簡。狄。生。契。思。得。賢。佐。如。契。傅。與。事。君。也。二。姚。則。係。少。康。國。亡。逃。之。他。國。要。二。姚。以。為。妻。以。復。其。國。原。料。楚。之。必。至。於。覆。滅。思。有。中。興。如。少。康。者。故。又。以。寄。意。也。詞。中。既。以。遠。遠。今。昨。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令。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古。叶。故。

楚辭聽直

卷一

至

品。四。語。結。上。叩。開。求。女。二。段。文。陳。畧。一。小。住。與。既。替。又。申。同。法。彼。以。既。替。意。纏。結。緝。佩。筆。擅。滋。搢。諸。語。以。又。申。龍。龍。結。葉。露。落。英。嬌。賞。諸。語。此。亦。兩。語。雙。結。字。句。皆。從。一。例。繞。此。總。承。朝。登。升。格。朝。濟。白。水。而。重。致。求。思。也。詞。中。遠。遠。則。因。極。以。新。求。女。終。不。可。求。之。說。也。昔。王。不。寤。則。即。叩。開。以。新。見。矣。終。不。可。見。之。說。也。女。與。帝。兩。不。獲。語。則。此。帝。復。向。所。訴。將。訴。之。同。謂。之。世。人。乎。披。實。

甚。我。甚。矣。永。懷。朕。情。而。不。得。發。矣。嗚。嗚。自。怨。而。不。能。忍。也。人。以。為。當。身。之。事。而。原。以。為。終。古。之。恨。以。為。當。身。之。事。可。忍。也。以。為。終。古。之。恨。不。可。忍。也。身。為。宗。世。孤。負。宗。國。環。一。時。者。壞。終。古。者。也。若。之。何。其。忍。而。與。此。也。

索。菱。茅。以。筵。蓀。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今。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

楚辭聽直

卷一

至

何懷平故字

葉叶韻

品。前。數。段。意。拍。促。節。矣。此。復。託。之。巫。占。緩。言。之。長。言。之。文。勢。善。取。鬆。索。菱。茅。與。索。胡。繩。相。應。我。尚。得。自。主。則。所。索。在。收。芳。我。不。敢。自。決。則。所。索。在。設。占。兩。美。必。合。應。前。保。美。改。求。孰。信。修。應。前。吾。好。修。無。狐。疑。應。前。心。猶。豫。而。狐。疑。菱。情。不。能。忍。而。又。終。無。可。訴。於。是。借。占。以。發。之。原。之意。中。叩。帝。求。女。占。之。詞。中。但。言。求。女。而。不。及。叩。開。帝。

一而已。既不得見，無餘強也。女則可以旁求，餘前也。以及今日，錄一處而及四方，尚可通焉，不以閨中之遠，遠爾絕望也。紛有內美者，原也。兩美必合，自當有助原之美者也。楚國無有，蕩原信原者，九州之博，大自當有之。何必楚哉？心猶豫而狐疑，原之所戀戀於有娥也，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占之所勸，達觀于九州也。覽親四極，原未嘗不知九州之可遠逝，而卒有知之又自迷也，故勉之也。原向九州而覓女，九州之

楚辭聽直

卷一

美

人亦求美而覓原，彼此互相求也。所謂兩美其必合也。芳草者，原所意戀，使九州有女而無芳草，則原意或未易決，故又申言何所無芳草也。求女佩芳兩者，九州均有之，故字真不足懷矣。

世幽昧以眩曜，今孰云察余之善惡？長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室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皇美之能常？蘇糞壤以充牣兮，謂申椒其不芳。

佩芳備

品大整肅，為黨人一番為申椒揚其聲價，豈可謂能奮起下項佩蔽折。

楚此承占詞之既畢，復悵然自念也。占所云故字之不足懷者，低徊思之，果不足懷。幽昧以眩曜者，眾人也。彼不能察余之善惡者也。幽昧以眩曜者，黨人也。彼川好惡務異，不肯察余之善惡者也。謂艾可服，謂蘭不可佩，好惡相反，一至於此。女類所營，盈室而原不服者，眾人實故要矣。豈小候不知芳，又安能如玉。

楚辭聽直

卷一

美

吾向之折瓊枝以繼佩，廣冀見知者，總與香佩俱歸無用矣。抑又有甚焉，不惟謂艾可服而且取及糞壤以充囊，不惟謂芳不可佩而且詆衆芳為不芳。芳與倒置至此，愈極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馳騁以下兮，求索捷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兮，合兮，繁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

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俾般兮武丁用而不過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奔戚之謳歌兮齊桓聞
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鴟鵂之先
鳴兮使夫百艸爲之不芳通叶韻調叶同媒叶述

臨禹湯堯舜文武已繼歷數此又從巫咸口中再歷
數一番懷古之情前修之志三復不能已復得津津
有味百艸不芳與前謂中椒其不芳互相翻洗前罵
罵人穀然色壯物性有嘗蘭椒決無不芳之理小人

楚辭直疏

卷一

早

其如我何此惘然神驚時勢邇遷恐百艸盡落鳴鵂
之口雖君子亦當懼矣佳處尤在借占語相勉及時
伏下變而不芳之案文雖如環
筵既已信占之所謂凶故字雖懷而宜從占之所謂
吉九州當絕乃占絕之以毋狐疑者又猶豫而尚有
狐疑也一占未決爰再占焉靈氛之占吉凶出於一
人之得斷巫咸之定吉凶則合百神之至止山靈亦
代我迎神焉揚靈告吉信有信焉者矣靈氛之言楚

就求女之一事不成之言則叶陳辭之至理兼叶歷
之莊論矣其曰勉陟降以上下作叩關之所謂上平
求索班陸離其上下也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臨
道則陳辭之所謂循繩墨而不頗與湯禹儼而聽敬
也其曰擊香鬋而能調說築丁用望得舉而戚言輔
又即陳辭之所謂舉賢才而授能也此咸之言層層
與原相合者也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則
專翻求女之案焉求女之難使鴟鵂兩爲媒而不堪

楚辭直疏

卷一

聖

用欲無媒自適而又不可最爲狐疑莫深于此而忽
然決之曰何必媒也說以斐望以下寧戚以歌茲三
者皆莫爲先容忽然作合是無媒之榜樣也蓋原所
欲効忠于君者甚急甚艱而巫咸所云作合于君者
則甚奇甚速矣無故而合昔之人何幸日進而殊令
之展何不幸也原之言曰日忽忽其將暮時曖曖其
將罷一日之中幽恐不及咸之言曰及年歲之未晏
時亦猶其未央一歲之內不患無期原之言曰實人

楚辭疏申椒其不芳所憂者在人情咸之言曰猶

先時百芳所憂者在天題此虞之言

與原相反者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蓼然而蔽之惟此蕝人之不諒兮
然嫉妬而折之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
變而不芳兮蓋惡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
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冀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
時兮楚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楚辭疏直

卷一

望

椒專佞以慢惜兮椒又欲克夫佩佩既于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因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
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焉反

品水上百艸不芳便可直入幽變應化却先從瓊佩
作一低低爾然後跌入時變文勢華子順中取進
不芳所憂者百草非謂應化也結紛蕭艾夫時薄
者亦不可保矧其下焉者乎於屬蕝人竟一層

林過弔千古號呼楚靈又更深一着紫一着

美應前保厥美何芳之能祗應前湯爲假而祗收

印教也愛芳不如敬芳知敬則必不敢棄而委之矣

實測名矣卑俊慢情與能相和及此揭車與江離

前屈江離雖揭車之衆至此不堪雖

遂此永成占之既果而又慨然自念也咸所代恐者

百艸不芳爲原之芳佩應而原所自忌者尤爲瓊佩

應俗人之識甚淺玉佩芳佩總所不知在我之寶宜

楚辭疏直

卷一

望

惜惜玉惜芳微其兩全苟一佩被壞一佩猶存尚可
自慰若兩壞焉熱難堪矣此原之所以驚心於芳而
與先言瓊也前曰覽察未得並理美之能當憂入之
不能察瓊佩也此曰憂然藏之非惟不能察且不肯
察矣衆人雖工藏美玉之價不揚玉之實無傷也麗
防黨人則尤恐其毀玉而折之焉下手最毒勢必
至此又不止於不肯察矣恐衆人之折玉既不敢術
玉以示它人嘆天時之變芳復無端藉芳以明故我

兩。歸。於。是。乎。交。因。焉。原。真。自。憐。亦。自。憐。矣。向。者。靈。人。
謂。中。樞。其。不。芳。如。也。非。真。也。芳。自。在。也。其。者。謂。正。變。
蓋。化。天。道。物。理。竟。助。靈。人。以。口。實。真。矣。非。如。矣。尚。
敢。曰。余。情。其。信。芳。乎。長。屈。今。追。昔。何。以。至。斯。既。噴。之。
餘。殆。求。其。故。而。不。可。得。忽。然。又。忽。而。子。器。曰。豈。
有。他。故。哉。世。莫。好。修。賢。者。孤。立。內。而。改。節。比。此。皆。然。
害。生。此。耳。使。天。下。有。好。修。之。人。則。德。盛。互。佐。同。綱。交。
次。必。無。有。其。日。也。於。是。而。又。致。嘆。焉。他。升。易。變。固。不。

楚辭聽直

卷一

芳

足。道。幽。谷。之。姿。不。以。無。人。而。不。芳。可。恃。莫。若。蘭。竟。爾。
足。此。乎。襄。芳。之。實。而。空。列。芳。之。名。俗。不。重。芳。以。此。從。
俗。因。兩。美。之。不。得。合。遂。自。委。其。美。也。蘭。之。隱。情。吾。知。
之。矣。罪。在。此。矣。椒。之。罪。則。有。其。焉。蘭。之。不。芳。止。於。枯。
槁。自。非。水。致。為。俟。也。未。以。舉。人。之。懷。情。也。椒。而。專。舉。
為。之。百。醜。具。備。非。僅。不。芳。也。於。之。罪。又。有。甚。焉。蘇。嘉。
壤。以。克。惜。衆。實。遂。與。豈。堪。身。入。乃。欲。與。同。克。夫。蘇。嘉。
不。愈。變。愈。下。口。不。恐。道。下。不。恐。問。德。之。屈。蘇。於。千。進。

而已。競。進。而。不。厭。者。靈。人。也。進。不。入。而。離。尤。者。原。也。
安。於。不。進。則。士。君。子。之。志。節。自。存。以。于。競。進。則。人。世。
之。變。態。何。盡。既。于。既。務。而。欲。自。其。芳。尚。可。得。乎。非。
人。之。與。已。也。實。已。之。自。操。也。意。有。所。不。能。離。則。勢。有。
所。不。能。守。固。其。所。也。芳。者。人。人。之。所。同。而。能。離。與。不。
能。離。殊。者。于。進。不。于。進。之。異。也。蓋。才。賢。變。節。之。病。根。
上。下。千。載。經。原。一。語。挾。盡。矣。咸。所。云。嗚。不。芳。氣。序。
為。政。歸。之。于。天。原。所。示。于。遠。不。祇。食。婪。為。病。歸。之。于。

楚辭聽直

卷一

望

人。始。之。撫。今。昔。而。可。嘆。若。茲。則。無。復。可。嘆。而。但。有。可。
恨。矣。時。俗。之。工。巧。有。志。者。所。不。問。時。俗。之。流。從。無。志。
者。所。遂。波。振。蘭。既。爾。又。況。其。他。揭。車。江。難。不。堪。再。問。
矣。
惟。芳。佩。之。可。貴。今。委。厥。美。而。歷。茲。芳。非。非。而。難。虧。今。芬。
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歸。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而。不。芳。之。後。再。自。說。芳。文。必。終。于。衰。中。取。計。非。非。也。

梁

昔也。沫水沫也。凡芬敗則滋蒸而生黥黥如沫也。原之深予觀芬也和調唐以自娛者原自有原之聲調自有原之製度也和者合衆香而和之也。復言求女者世既無與我同芳之人不得不別求也。周流觀乎上下則仍上下求索陞降上下之說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薜兮。精瓊靡以爲振。爲余駕飛龍兮。離密索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邇書道夫。崑崙兮。路

24

品前曰瓊以繼佩於芳之外特取玉焉又曰豈程能
當惡瓊受折未敢專恃玉也到此而所珍所恃乃全
有玉瓊義瓊糝則即散蘭露餐菊英之旨也雜瑞爲
貞則即離杜藕之旨也玉鸞玉軼復無一而非玉焉
鸞鸞真誇芳相對文陸甚整朝發天津夕至西極與
前朝發蒼梧朝濟白水凡三種而意各變前保原自
持懷此則從古之言也抑志應前屈心而抑志憊人
所欲所我者今吾南華而自抑字法回頭處斐涼蕩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哭

變。靈。氣。重。以。雨。首。致。占。此。亦。靈。氣。而。不。及。巫。咸。之。占。
占。者。咸。之。占。接。引。帝。王。理。解。必。潤。此。氣。尤。勝。而。時。令。
雖。逢。不。及。微。倖。原。之。所。慮。在。於。有。媒。猶。恐。未。合。而。咸。
乃。日。何。必。用。夫。行。媒。此。豈。易。其。之。事。哉。誠。之。言。在。避。
禍。求。女。向。九。州。以。覓。賢。意。專。責。原。而。咸。之。言。則。望。君。
之。為。相。為。丁。為。文。王。為。湯。禹。意。專。責。君。此。又。豈。易。期。
之。時。哉。是以。偏。從。氣。而。排。吉。將。行。也。駕。言。出。遊。以。寫。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哭

幫。玉。執。交。取。諸。玉。焉。又。一。月。玉。之。法。也。芳。可。以。至。
玉。穆。以。自。珍。不。能。及。物。則。祇。自。珍。故。從。前。皆。言。芳。至。
夫。意。而。始。專。言。玉。也。吾。將。遠。遊。者。向。荷。吉。占。勉。以。遠。
遊。猶。有。狐。疑。焉。今。無。可。狐。疑。矣。疏。曰。自。疏。者。世。既。聚。
散。我。亦。棄。世。已。矣。不。待。譏。人。之。譏。我。矣。寔。吾。道。
夫。崑。崙。者。環。轉。而。周。此。山。也。為。內。言。崑。崙。者。與。此。而。
三。玄。圖。為。一。至。閼。風。為。再。至。崑。崙。之。巔。至。矣。未。周。
也。此。則。欲。學。而。周。之。謠。後。而。意。則。通。換。矣。路。修。遠。以。
周。流。者。環。轉。此。山。故。路。倍。修。遠。也。揚。騰。焉。去。障。蔽。也。
鳴。啾。啾。志。和。聲。也。前。縣。玄。圃。至。扶。桑。錄。間。風。遊。春。宮。
皆。自。西。之。東。此。回。旋。崑。崙。而。專。曰。西。極。曰。西。皇。曰。西。
海。不。復。言。東。也。東。南。為。發。生。之。區。西北。為。藏。死。之。地。
原。始。含。悲。當。恨。以。西北。之。陰。慘。為。終。局。而。不。復。有。發。
生。之。望。乎。世。將。不。可。治。身。岸。不。可。留。乎。原。皇。謂。問。
所。屢。託。以。為。回。志。者。故。問。沙。柱。而。思。與。之。偕。也。求。女。
非。鳳。凰。不。可。使。問。行。亦。非。鳳。凰。不。可。偕。也。赤水。出。焉。

嘗前於玄圃不肯少留。聞風亦急。他遊此獨。不
速于赤水者。前係錄崑崙而他之意。不在崑崙故。至
去之。此欲遠吾道于崑崙。故徐遊而容典也。遵赤水
則皆水行。故言津。言涉。鑿歸水。况也。墮天而謁帝閭。
不得如意。涉水而謁西皇。尚冀如斯。原之又一轉念。
也。焉車使。既渡水而就。昨預為之備也。勝飛騰
也。言速也。路遠故愈欲車速也。復待使之預待也。眾
車以備更換。預待以備承接。其政輪壤馬。肅有此夏。

楚辭總直疏

卷一

平

換承接者。預為之所。庶不至無備而底滯乎。崑崙在
西北。不周山又在崑崙之西北。既遠轉於崑崙。又左
轉於不周。西而愈極其西焉。西海則又緣陸而小矣。
西方之地於此窮矣。故曰石之以為期也。屯余車其
十乘。即騰侍之衆車也。不渡水而仍從陸。則前日預
待之車。今日更換之用也。昔之聖王。嘗者茲復齊五
軌。昔之駕飛龍者。茲復駕八龍。昔之揚雲霓者。茲復
張雲旗。所歷之西方固已遍矣。將安之乎。地至此而

盡。志至此而竭。前欲義和與節。以待我之速行。刻
自揮其志。自矜其節。不復求行矣。志欲有為。則急意
已無。邪則逐遠。馳之懷既止。突有高馳之神而已。不
移。遂騁而偷閒。無事。參歌。總部。假日以嬉樂而已。
向之就重業而陳辭。許多莊。論許多雄心。茲之奏九
歌。而假日。莊語付之逝水。雄心付之公灰矣。向之唯
黨人曰。偷樂。惟恐日之將暮。不肯同。猶偷樂之事。茲
之。似日以嬉樂去。偷樂者。幾何乎。猶奇以鋪真。憤于

楚辭總直疏

卷一

至

此其痛乎。此一任夫。日之暮。無復抱憂。即幸而日之
不暮。無復可為矣。
此。既皇之赫戲。今忽臨睨夫鵲鄉。僕夫悲。余馬懷。今倦
局。而不行。亂曰。已矣哉。罔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
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品從偷樂。後接入忽。既得中。亦已。亦不。其故。焉
得。光景。情。慨。悲。迷。佳。美。尤。在。不。自。言。意。但。得。偷。樂。焉
不行。僕。何。所。務。焉。何。所。知。特。以。其。細。之。故。明。言。其。故。

非一死必不足以報君矣從彭咸想圖明白
故之非過也

楚此承高執婚舉而言也楚勢則窮于涉海南
則窮極于登天神馳遠邇庶幾被服皇以永為
楚之世不聞人但乎而忽然又歸服于舊節也從
親下不能不見從樂生悲又不能不悲也僕夫猶知
悲余焉猶知懷而死國之宗臣乎平所謂從靈氛
之吉占者至此而愈從之正愈不能從矣故曰孰信

楚辭卷一

卷一

三

辭而舉之何必懷故宇吾亦曰國無人莫我知爾
懷故都此與氛同者也氛曰兩美其必合常向九州
而從美女之所在吾曰莫足與為美常向水中從彭
咸之所居孰欲其生原矣以死欲得從生之吉仍不
吉也尚恐言哉

楚辭卷二

閻黃文煥聽直

遠遊

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遭沈溺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
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品作遠遊之本據開口二語道盡悲俗也非真延年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十

求仙也欲浮遠泥字義對狀質菲薄起下質銷鍊
常營天下批滑而現汙穢起下穢除天地無窮門語
大襟哀呼章法工于噴起字章無天無地無見無聞
與此相應

楚此下逢三五而日與小人為伴此屈子之所深恨
也悲時俗之迫則欲其行之也悲時俗之厄則欲其
離之也既已此非其時非其俗而欲舒其鬱結能
乎哉但有空發一願曰輕舉而遠遊而已時不可

俗尚可擇故欲以遠擇之也擇之世內舉世皆然亦何益人謂不可處天上或可依故願上浮也無所託不能遠上浮故願之而又自疑曰焉得託乘也實能輕舉則不待託今臂不能自舉無因而輕故欲借所託而真得輕也非薄猶言庸劣也不能浮則日沉清氣上浮濁氣下沉今之時俗濁也污也穢也積濁得污積污得穢累身所遭彌積彌累彌重祇有承沉而已能輕乎能浮乎夫是以自疑而益自愛也

楚辭聽直述

卷二

二

鬱結之懷環連夜暗其誰知之營營者魂欲經營他之而卒無緣施之也質沉而魂不能升也否泰互更天地自在人生幾何烏能堪此其誰忍以當身而受此長勤乎世之治非吾所及見來世之治非吾所得聞嗚呼現在之痛真難言矣
步徙倚而遙思兮招憫憫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悲悽而增悲神儼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漢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潛壑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外離今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壽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慎叶胡咸反

自得聞赤松之潛壑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外離今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壽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慎叶胡咸反

品求正氣是通篇大宗肯下文因氣變精氣入贅六
下語確有關係虛靜無為起下虛以待之無為之先
休德起下和德化去不見起下遠見聞清聲下保

楚辭聽直述

卷二

三

清澄氛埃清涼超無為以至清通篇總從此改押伏
託辰星應焉託漢得一應自得既曰化去而不見又
曰名聲日延何名根之未斷也既羨韓衆之仙隱又
先言傳說抑何仕根之未斷也文心妙處全在自賣
破綻以寄情託
變耿耿營營夜况也步徙倚意忽焉昭况也至曙之
後藉散步以遣懷焉夜則意微而靜歸于三湘曙則
颺開而隨騁乎衆意暗之愁其庶減于夜乎永懷境

楚辭疏直

卷二

四

悲、視、夜、以、反、倍、矣、請、日、暫、非、薄、而、魂、營、營、形、既、不、能、
離、魂、亦、不、能、出、也、此、曰、神、條、忽、而、形、獨、留、魂、猶、可、
而、形、決、不、可、變、也、求、氣、承、則、形、以、聚、遠、神、既、專、而、
漸、脫、也、氣、者、妙、大、形、神、之、間、者、也、故、求、之、必、自、氣、始、
也、曰、端、曰、正、此、中、自、有、至、當、之、道、非、旁、門、邪、術、之、所、
可、與、也、無、為、者、長、勤、對、症、之、藥、漢、也、澹、也、虛、靜、恬、愉、
也、乃、沉、澗、汗、穢、對、治、之、劑、故、求、氣、必、首、舉、之、也、虛、靜、
澹、恬、愉、則、心、日、清、無、為、則、德、日、休、以、是、承、條、風、而、

美、世、世、赤、松、真、人、豈、有、外、哉、往、世、之、化、去、者、聲、名、留、
今、吾、之、化、去、亦、聲、名、延、後、矣、所、苦、乎、焉、託、乘、而、上、游、
者、有、傳、說、之、託、辰、星、可、法、也、所、求、乎、無、為、而、自、得、者、
有、韓、衆、之、得、一、可、法、也、傳、說、視、赤、松、為、近、韓、衆、視、傳、
說、又、為、近、時、代、可、致、冲、舉、俱、在、氣、之、既、求、形、亦、穆、穆、
穆、穆、則、質、與、形、將、不、復、為、我、累、矣、可、以、進、矣、水、能、遠、
遠、勝、俗、固、已、離、矣、
因、氣、變、而、遂、曾、舉、忽、神、奔、而、見、怪、時、舉、翕、以、遙、見、今、

楚辭疏直

卷二

五

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邈、今、終、不、反、其、故、都、兜、
患、而、不、懼、今、世、莫、知、其、所、如、
品、遂、舉、忽、奔、語、工、噴、發、從、襄、廢、寥、落、中、造、此、奇、壯、之、
談、終、不、反、應、前、條、忽、不、反、免、衆、患、而、不、懼、自、道、出、遠、
遊、實、情、不、敢、作、大、言、以、欺、世、
遂、前、曰、求、氣、此、曰、氣、變、形、不、可、變、氣、可、變、也、質、非、形、
留、苦、不、可、言、氣、變、曾、舉、快、不、可、言、殊、質、之、輕、舉、則、無、
因、以、氣、變、而、曾、舉、則、有、因、曾、言、累、也、是、積、累、之、所、致、

也、吾、所、羨、者、在、登、仙、之、正、果、而、今、幸、矣、忽、然、而、為、神、
奔、矣、忽、然、而、為、鬼、怪、矣、神、不、逮、仙、鬼、不、逮、神、而、已、有、
其、端、矣、不、得、為、仙、且、為、神、不、得、為、神、且、為、鬼、道、遠、從、
此、始、矣、前、欲、與、化、去、而、不、令、人、見、茲、且、可、以、剪、拂、而、
將、今、人、遠、見、化、去、不、見、而、後、能、往、不、見、又、遠、見、而、後、
能、往、而、後、能、來、形、易、見、者、也、化、去、不、見、則、形、反、數、乎、
穆、穆、精、不、可、見、者、也、不、見、又、可、遠、見、故、精、反、呈、於、皎、
皎、皎、皎、皎、皎、以、往、來、則、無、處、不、可、往、無、處、不、可、來、而、

言之曰終不反其故都何深惡而痛絕之甚也。雖
迫死不堪復履一反則患又至矣。懼又生矣。世知
而無繇脫矣。不始適見而又欲令世莫知遠遊之
術求免而已。悲哉言乎。

恐天時之代序今耀靈華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草之先萎聊仿伴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
玩斯道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選以遠兮。余將焉所
程。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六

品超埃眾患之後文勢交意已直趨順凱風而從遊
聞至貴而遂徂徠為世外之人却拈出世內之情懷
芳無成低徊留戀一番不忍遽去急處能用緩而處
能用曲此言高陽選以遠次段又再言軒轅不可
乃曰將從王喬到底懸祖宗懸若王深根難斷到無
可如何如題之於仙作又自指出破綻以示憤託
遂既自謂免眾患而不懼可以無患矣可以無懼矣
可以不虞事業之無成矣乃拈有恐焉將有懷焉猶

有無成之嘆焉。世既脫悲根尚存為人不松。為
亦不樂芳。芳者人世之佩既已遊仙。則枝玉樹一切
不死之妙何所不有。而春春於人間之蘭芷也。戚戚
於人間之霜降也。逍遙自適而仍嘆一生事君之志
未成就也。其哉原之善言餘悲也。又申之曰。誰可與
玩此道。芳為臣則孤臣為仙亦孤仙。既四顧而嘆無
侶亦鄭重而不輕索。侶言念宗派遠。傷高陽盡忠之
志。因於同宗遊仙之懷。仍欲邀吾宗而已。赤松韓眾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七

之傷又總不若高陽矣。前日終不反其故都。此日一
陽又欲反其故都矣。連連焉程則欲反而苦不堪反
矣。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
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發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此叶虛靈

叶切
昂前段已用緣用曲此復從前求氣以益施其緣與

楚辭聽直述

卷二

八

曲前之緩曲在文勢此之緩曲在理解
變既已低徊而不忍遽去又再決計而無絲欲留人
世之春秋自短仙宗之日月自長以短易長不能也
故都之不可反故居之不可留已矣已矣宗派既遠
聖王不作軒轅帝代興高陽俱遠矣季世之日無復
可立之朝可事之君矣王喬令太子之位而志於學
仙吾亦何難舍宗臣之位而從之娛戲哉前曰因氣
變此曰殄六氣氣變之道必有所始能發而後能變
也此所謂因也殄氣之法春食朝霞為自出夏食正
陽得日中秋食淪陰為日沒以後冬飲沆瀣為夜半
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焉全言六而又單言三者夜
半日中属于子午道家所尤緊緊則實則一日之功
總在晨起故又復言之也世之時修自多汗穢苦無
以除之我之神明本自清淨須自以厚之以殄氣者
收天地之精氣入而助我之清淨則可以出而除彼
之穢穢矣即日遭沉濁自有不遭者矣精氣非能全

楚辭聽直述

卷二

九

無絲入無絲入則無絲助本有之清淨不可保
變者我所自具之精也精氣入者天地六氣之精
也除穢易除難至細莫若氣故除穢必藉氣也細
則化靈則帶清淨而發生矣故除穢先除靈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責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之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反存叶才深反門叶謹連反
品六氣從原自言之靈氣從王子授之寫出得訣功
首前所夢於我者曰幾微小無內而何思靈前所夢
於世者曰迫隘大無垠而何患
靈氣之後乃可乘風靈穢既除則重濁以去身斯
輕矣可以順風而御之矣御風之靈可以舒矣前所
云欲遠遊者至此而知與靈之矣有所必有息思
存貴行而暫息也南巢其中途也前所云將從王子

者至此而始真得見之矣。有見必有宿。宿者夜止而
託宿也。王子其暇。宿也。一日之力。不可以遽竭。則以
暫息為程。求諸之意。不易以倉卒。則以就宿為候。此
初遊之次第。音起也。前曰。六氣。此曰。審一氣。非六
不能博。故非一不能煉。要也。先言六。後言一。鍊博故
而之。煉要也。美韓愈曰。得一問。王子曰。審一得一。其
誠果之。日審一。其下手之功也。貴直人曰。休。德。審一
氣曰。和。德。和而後能休也。休言止也。不和則擾。靈曰。

楚辭聽直遠述

卷二

十一

起無以止也。清明須自保。精氣須自入。能受之則人
矣。不能受之則拒之出矣。不入矣。此非師友所能代
故曰。可受不可傳也。前之願求氣。曰。內。推省以端操
自以為訣。在是矣。此曰。小。無。內。大。無。以。為。外。則。莫
非。外。者。以。為。內。則。更。有。內。者。然。後。知。求。內。之。未。得。訣
也。前之願託。乘曰。魂。帶。營。而。深。藉。自。以。為。力。其。其。其
此曰。身。滑。而。現。彼。將。自。然。有。意。持。之。不。若。無。意。養。之
然。後。知。疲。魂。之。空。費。力。也。前之願。六。氣。歸。重。於。三。系。

以夜半。日中。日出。尤致重焉。此之審靈。則又累
中日。出。而。獨。致。重。於。中。夜。豈。動。而。夜。靜。豈。密。而。夜。寐
。寐。緊。之。中。而。更。有。緊。緊。者。也。前之求。所。錄。曰。漢。虛。靜
。以。恬。愉。此。曰。審。以。待。之。專。言。虛。而。不。必。兼。言。靜。漢。恬
。愉。虛。則。動。亦。靜。紛。亦。漢。捨。攘。亦。歸。恬。愉。不。俟。更。言。靜
。漢。恬。愉。也。一。虛。之。內。萬。感。皆。在。其。中。故。曰。以。待。也。前
。曰。審。無。為。而。自。得。其。以。無。為。得。之。此。曰。無。為。之。先。則
。并。不。俟。枯。守。夫。無。為。矣。無。為。固。已。落。後。矣。前曰。承。歷。

楚辭聽直遠述

卷二

十二

年而無成。嘆。免。患。之。祗。自。了。無。益。人。世。也。此曰。庶。幾
。以。成。則。自。度。而。兼。度。人。所。成。更。大。矣。有。和。德。焉。有。休
。德。焉。我。以。此。為。門。成。通。應。類。則。天。下。俱。以。此。為。門。矣
。開。至。貴。而。達。祖。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
。之。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吸。飛。泉
。之。之。飲。分。懷。琬。琰。之。華。英。玉。色。相。以。脫。頰。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鍊。以。均。約。兮。神。要。取。以。滄。放。行。吐。抗。英。壯。火
。品。至。貴。即。前。貴。真。人。之。休。德。未。得。其。門。不。敢。祖。也。此。

聞德門、豁然大悟、承上句應前、亦寫得躍、如見、
泉液懷玉、英、又從贊、六審、一中、別劍、一修、服、食、方、
法、文、能、取、厚、文、意、能、標、新、

此至末、既書之後、又復、他、則、應、之、後、第、十、
過、也、未、得、其、術、須、參、訂、故、後、于、王、子、既、聞、其、言、秘、術、
已、盡、盡、略、可、以、自、不、妨、志、吾、之、所、之、矣、夫、是、以、連、
而、忽、行、也、行、而、又、就、焉、謂、焉、王、子、之、外、又、有、其、人、
有、其、地、矣、此、再、遊、之、程、也、而、復、遊、則、勝、各、為、三、遊、

楚辭聽直

卷二

三

之程矣。濯輪吸懷、皆所以收天地之精氣也。前所嘆
老形枯槁、今則色美而顏澤矣。前所祈者、精液既精、
氣入、惟恐、穢穢、難之、未、醇、未、壯、也、今、則、除、不、待、除、益、
以、壯、矣、前、所、憂、者、質、非、薄、今、則、消、鍊、而、約、不、須、潤、
非、薄、矣、既、言、顏、色、之、佳、又、言、消、鍊、者、既、得、真、容、益、脫、
凡、胎、也、有、道、之、氣、無、處、焉、用、無、用、樂、用、故、愈、潤、而、
愈、柔、弱、也、前、所、嘆、者、神、候、忽、而、不、反、今、要、眇、而、涵、故、
不、覺、言、候、忽、矣、矣、言、色、質、後、言、精、神、無、外、以、知、內、

非醇粹不能壯、壯非助長之所幾也、非要眇不能放、
放非縱恣之所幾也、是皆以小心積累得之者也、
嘉南州之炎德、今、冠、桂、樹、之、榮、山、蕭、條、而、無、獸、今、野、

漸、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今、淹、浮、雲、而、上、征、

品、煉、境、易、載、魄、離、仙、家、必、須、換、形、一、番、乃、堪、證、果、至、

戰、兢、上、征、尤、超、居、衆、仙、上、乘、矣、寫、得、有、致、有、色、

楚勝各為東南、南州則為南、豫東之南、斯為四遊之程、

矣、嘉南州而獨言桂樹、冬榮、蓋霜降芳零之嘆、至是

楚辭聽直

卷二

三

不須悼焉、一生、獨、恨、銷、于、新、景、此、原、之、所、以、志、直、矣、
德、不、厭、蕭、條、不、妨、寂、寞、者、也、載、營、魄、者、人、生、所、苦、坐、
于、魄、不、能、升、為、輕、舉、之、累、養、氣、審、氣、以、後、仙、顏、則、日、
以、充、周、凡、質、日、以、銷、鍊、胎、骨、俱、換、魄、以、之、輕、昔、所、嘆、
形、骸、者、茲、不、患、爾、矣、昔、所、憂、形、以、寢、遠、者、今、不、止、乎、
能、遠、矣、昔、欲、託、乘、上、浮、別、至、所、載、者、今、不、待、託、乘、矣、
足、以、自、載、而、自、浮、矣、昔、遭、沉、溺、而、戰、結、者、茲、淹、浮、雲、
而、上、征、愈、征、愈、上、不、止、於、浮、矣、登、霞、者、身、躡、霞、矣、也、

終氣符、歟、至此為終、氣足而功成也、終、南巢、宿王子丹丘、賜各南州、總屬世間之仙界、其地、仙邪至此而始、言上征則天上之仙界矣、蓋又五遊、之程矣、

命天關其開闢兮、排開闢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綵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闕、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遠颺、建雄虹之、

楚辭聽直

卷二

古

乘光兮、五色雜而炫爛、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驍騰、膠葛以離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泉、泉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摩收乎西皇、望其星目為、旂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濤之流波、昔曉曉其騰奔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轡、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

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以担橋內欣欣而向美兮、耶嬪娛以潘樂、處叶呼為反

品前而遊而息宿而復行、行而復行而復行、處叶呼為反、波叶補基反、葉十五教反、意補張誇稱儀從如鄉村人聚至城郭說得數口、不了因處世間困苦寥落之極故借天上出人續、紛之歡口角情景帶憤帶諧最為有致、

楚辭聽直

卷二

主

遂此背上征之遊况也、曰今日排曰召登天之氣、驅使如意轉奕多端視前世間之遊加一倍矣曰導、口問初至而索途也口集曰入曰造曰觀既至而縱、步也太微宮垣為天之中帝庭所屬故言問焉、則帝都也人必集重陽觀必造旬始者不歷九重宮、闕不盡不別造聖都亦都下而深入而宮闕出而、都城此天上之初遊也太微亦為天帝之庭、又仇之焉則天上之終遊矣於微闕為東北之山、

天之中央歷天之東北故下臨是山也也車駕駕雲
旗虹旄服也驂也駒也種種儀衛指數難盡應接不
暇視前世間之遊加百倍矣非復無人無獸之家某
矣外丘之山不死之鄉不足道矣容與通絕寫車旗
之安徐也閑宴駘驚寫馬之神駿也方行者結隊方
執之謂也雜亂之中仍自整齊也過乎勾芒者東方
之神爲勾芒錄東北而又過正東也東北爲偏東勾
芒正東故曰正策也斯則天上之三遊乎右轉則其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六

經歷曲折之區也飛廉啟路陽尚未光者日出惟東
至東而日尚未出言至之速也夕在東北之於微聞
故此以晨言也凌天地以徑度則錄東而又他度也
斯則天上之四遊乎風伯代先驅則超羣埃者不待
自言超矣有爲之辟者矣願承清磨者不待承矣無
往而不清涼矣過藤收於西皇錄東之西於此相過
也前錄東北過正東其途曲故曰右轉錄正東之西
西其途直故曰徑度也前以雲爲旗以虹爲旄此以

若爲旄以車爲應又換一番物色焉光華愈盛力
愈大也陸離上下驚濤澎湃者上之陸離則若驚濤
下之陸離則若遊波也赤色轉動不可定也昔戰龍
其體莽者錄東北之夕至正東則爲次日之晨故曰
曙果錄正東而之正西又將爲是日之夕故曰曠
莽也東爲日出而爲日入故分言之也召玄武後文
昌選署衆神驅使愈多百靈受役前所云王子韓衆
赤松羽人俱不足道矣始求爲仙不得求得爲神得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七

爲鬼自真氣變茲則衆神憑吾之所選汰矣正果真
流矣世間所懼羅雲西征輒爲意急不敢徐舞節也
然天上雖遊不憂時之駿馳路即修遠吾仍舒徐兩
言兮世吾左右之使令日短而仍長路遠而仍近
矣足以自信矣可自慶矣可度世其在斯乎前曰免
衆思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知祇求身免未暇爲人
惟恐世之知之也茲則前知如意世間輕若能延
之世世途途吾能縮之乎度一世何止一身惟恐世

之不知之也。前日終不反其故都爲憤。此曰忘歸。樂意恣睢以担橋視未遊時意。湯增愁興矣。內欣欣而自美。視未遊時空美往仙興矣。如是而曰耶。猶以端樂視初欲遊時。嗚彷彿以道遊興矣。萬端愁緒。此際其盡空也哉。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荆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遲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楚辭聽直

卷二

六

品思舊故以想像。說得情誼關切。不得不反故鄉。與涉濫二字相呼應。天上之遊雖快。然泛濫縱蕩而已。獨身出入。無復親故同在天上也。既爾掩涕。又說遲舉。欲反不遽反。文勢華用曲。

幾前日淹浮雲以上征。此曰涉青雲。以汎濫遊上征。而後俱歸天界往還也。所遊非一處。故曰汎濫也。既登則所涉者青雲也。涉雲之內。許多侍衛。許多供應之役。之此樂極矣。不知有佳。

問矣。不知有佳事矣。忽然從上臨下。睨夫故鄉。忘者。修爾不忘也。一念驟至。萬感交集。到底天上亦非解憂之地矣。世緣不斷。仙者固如是乎。此原之所自。美自嚮也。始以離俗而志昇仙。茲且離仙而仍墮俗。目前所見。仍是相隨之僕夫。仍是顧而不行之邊馬。所謂雷公雨師飛廉風伯。豐隆文昌玄武諸靈。供我使令者。不知散歸何處矣。所謂八龍萬來。駭也。服也。騎也。一切供我驅轡者。亦不知散歸何處矣。一念之

楚辭聽直

卷二

七

差百神萬騎皆通矣。一切仙人之伴侶。不足以激發故之思。一切悲離之欣美。不足以敵太息之懷。勉強容與。欲再遲舉。而高厲之志。不足以敵自抑之心。嗚呼。墮而下矣。天上之身。候然人時俗之僑矣。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瀦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憑夷玄螭。舉並出進兮。形穆軋而遠蛇。雖觀便娟。

以排徊。言叶扶是反歌叶居反。

品前曰臨觀夫世都抑志自引便當竟反楚國為乃
置建不言但說走帝南疑遊楚之地自遊於神女音
樂之間又何欲反不放反也文心喜用怪
箋錄此至寒門增水復言世界之遊光也既從天上
而觀夫故鄉則不能不指涉鄉而自求稅駕矣辭
天上而入人間今天上之西方而就人間之南土九

楚辭聽直遠道

卷一

手

楚則近楚之山也炎帝則近楚之方也登天則為求
而上升履地則為涉水而自浮方外潤養之區
登天之所必至也登天則自皆不死之仙歸屈地則
為履水之虞妃與所娛之二女登天則直入天上
之帝宮履地則祇奏人間之帝樂登天則驅使背風
而雨師雷公履地則鼓舞雩之湘靈海若憑夷此相
殊者也登天則入龍驤服鼓其飛騰履地則玄螭垂
象競其出遊登天而離紅鳳凰俱飛旋履地而離

焉為備玩好此猶同者也總之世界漸非天凡相
者國輸一錄即相同者亦輸一錄矣終之日音樂博
衍者臨觀反鄉之念不勝其悲藉絲竹以消遣之也
為成池為承雲為韶歌為瑟為舞種種畢備故曰博
衍也焉遊者有斯音樂遣懷不須他之也
舒舒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
顛頂乎增水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
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門叶綱巾反

楚辭聽直遠道

卷一

手

品欲反不敢反總因無人代為平路耳并節軼迅言
速反也反之可速全仗路之先平邪徑應前正策反
顧應前臨睨
箋既低徊於南方故鄉之思盡在是矣可以復反於
楚矣而又馳騫為難焉別求迅焉以抑志自解片復為
并節之騫舍南宮北歷寒門求從顛頂者時俗迫臣
欲反而不敢反故終不能南也顛頂是從則原之祖
派縱有迷島之仙天上之帝終不以易吾念祖之思

也故初言遠遊以高陽為程為始恨歷言遠遊以
顓頊為終句也得從顓頊則地上之遊仍可以為云
上之行故又口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以反顧也乘
邪徑者言取道之捷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皆可以
合乘則前之分別地上天上者固自不待分也洪祖
之力有倍于修仙者也黔羸為造化神名祖德合而
造化隨所召矣為余先乎平路者來吾道夫先路事
君自矢之以志也蒙人以異路談之君墜昌被已亦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三

墜荆棘君路不得入已路亦不得平焉使得召造化
而為余先乎平路處處無憂矣不須避故都矣此原自
傷之慘懷而終以禱祈者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
無聞超無竈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開叶無巾反
品經營四語括盡全局諸篇力大千載賦家未有此
等結法無天無地無見無聞憤絕恨絕都使千載共

讀者不知其為憤恨手筆高貴幽渺難尋
等四方六漠北總結通篇之遠遊也屬之天界者於
微間為東北邁勾芒為正東邁西皇為正西北上至
列缺之四方六漠也屬之地界者順凱風為從南之
北陽谷為正東南州為正南臨祝之後將往南疑又
為南寒門玄水為正北所云涓涓滄海若則地界之大
壑焉此降望大壑之四方六漠也因悲時俗故欲
遠遊地界以上歷天界既歷天界而臨祝忽悲又舍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五

天界而遠歷地界履地登天有見有聞總之不能不
悲所云棄人生之長勤者真不能不動矣願輕舉而
登仙者皆為無益矣氣即變道即傳均無以遺悲矣
然則如之何其必下無地上無天耳無聞目無見萬
類盡滅一身頑冥然後所恨于遭沈溺者至此而始
不知所恨乎終無為者始得超無為永清虛保清澄
者始得兩至清乎此時俗為都者始得與太初為鄰
乎若尚有天有地有見有聞未免有南安能已已甚

以原之深於悲也

總品通篇許多曲折大意大勢則以三層開口悲時
俗之追既至形枯槁而偏謂哀新受形亂世不能建
造之皆迫忽然氣變從苦得樂不可言中則據說
仙遊歷過世間天上無復分毫堪憂矣乃忽然臨視
又從樂得苦苦盡不可言既已再苦又再尋樂仍就
任於世間馳騁於天上慷慨反顧但有見開盡絕苦
乃亦不作乎三層慘慘直欲暗日月而翻山海

無直遠遊

卷二

悲

辨爾卷三

開黃文與應直

天問

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昏闇
誰能極之焉冀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
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為反

品叠司易併看他逐段變化處誰傳何考誰極何識
發竹分對何為何本何化連竹一團此其變法也昭

楚辭直天問

卷三

一

問之後又說明明闇闇有單站者有複洗者又其變
法也

楚辭名天問開口乃從遠古莫傳未有天之也以為
發問之始蓋欲問其無絲問者也此原一腔之深恨
非混沌之茫諫也自有天以來世間物理人事無一
而不令人可疑無一而不令人可憤種種弗堪難言
難盡不知莫傳未形之先可惜可疑者又更何若也
宜昭昏闇者冥而昭昭而復昏闇也此未形中將

之光華閃動。終忽也。馮翼者。漸若有可馮者。焉。漸若有旁翼者。焉。新則將形之時。微有影跡。光轉現而為像也。誰能極者。純昭則可見其所極。今宜而昭昭而復青。開無四方之可測也。誰能識者。有保自可識方有。懸翼之內。係猶未。非日力之可據也。明明開闢者。明而愈明。開而愈開也。斯時視冥昭。青開之互混。信分矣。何為者。何所作為也。謂盡無為。光景何以忽。異謂屬有為。機械孰與料理也。有陰有陽。又有陰中。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上

之陽陽中之陰。三者合焉。到底是一是。三何者。為水何者。為化。理即在氣內。氣即在理內。而又終不得混之終。不得析之此。亦千古學人無能了解於其際者矣。宋儒所謂太極生兩陰陽動靜之說。屈乎一言。盡之矣。於陰陽之外。另拈一太極。以為本。則太極與陰陽顯然成三。是太極有形也。不得不又增以無極。屬子只言陰陽之合。而不言三。是何物更添淪真。破矣。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

極焉。加八柱何當。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啟。出自陽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閭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繫焉。加字法又一變。換安放安屬一句。兩疊句法又一變。讀日月各看四語。段法又一變。換純言天象之中。忽及女岐伯強別施穿插。以破板破直。乃仍說明。海星宿歸之天象。章法又一變。換。變此言既形之後。種種其疑。不能盡闢。其安不能確。察其自原。然借此疑團。以抒其端也。謂天問九重孰。判之而為九。孰判之而使同。此非人工之所能為也。天未形而忽形。又非天工之所能自為也。謂天精。

何以必九何以必圓也。九重之中從何處為初作起。此非次序之所可言也。又非無次序之所可言也。凡物必有幹乃可不墜必有維乃可下垂。天清上浮究竟繫在何處。言天者以南極北極究竟此極加之何方。將極之外別有置極之處耶。抑無置極之處耶。地稱八柱以地承天以柱承地。仰承所當果在何處。耶下濁成地東南不足何故而不足耶。將解之以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當其初凝何故南下耶。天之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四

有九也。以此天載彼天誰為放頗誰為連屬耶。既已育之則必有隅限。每一天共幾隅限耶。此數問者幻而未易知者也。至天周地外則天地相背之實理每歲十二辰則四時相會之密度二曜隨天諸星分舍。易見易知似不待問而循跡在今。習為固然。鉤玄於始則日用恒見之中。舉皆不可解之事。天地既判清濁相分。又何以復相背。曰子曰。古人創立名字。何所憑據。迄今判不可易。日月列星光華初凝形體。

誰為派置。迄今殊不可測。斯則所謂愈顯正愈微矣。若夫日行幾里。曆家以為周天赤道計里一百七萬四千日行晝夜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各行其什之一。淮南子以為山于陽谷至于紫微自晨明至定昏凡行九州七舍計里五萬萬七千三百有九。豈不具載里數。然一切揣度之言耳。誰為參攷。追日親知其確乎。月之盈虧因乎日光。原豈不知而造句務奇。曰死曰又有原。其有深屈。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五

耶。懷之入泰而不返也。原之將投水而求死也不能。如月之又有明矣。又曰願覓在腹原其更有深屈耶。使無此微黑之鬼影月先豈不倍明。何所利而蔽之。腹也。蓋受障于讒主上不明之隱喻也。其忽接女岐。亦有天有地固以有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女岐無合乃生九子。成男成女之非論亦有不尾憑者也。伯強害人。惠氣養人。無諒知害人之何處而驅之無諒知養人之何處而就之。人又安得不問哉。其又幾。

言明也。願明不願晦。原之懷也。願如日之大明。不願如星之小光。又原之懷也。何獨何開。未且安誠。則原所傷而益不得不同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鵂曳尾。鰲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寶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

楚辭集直

天問

卷三

六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南叶常行叶戶那反聽叶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南叶常行叶戶那反聽叶。歷叶勤。

民。三才既立。天地之氣運。或非其人而或得其人。而補天非人所能。皆度初作。而地形則專。資人所真。安知九天之際。一吸許言。天下文九州以下。詳言地。却將治洪水之人事。插在中間。章法又一破板。板亂。這鴻鵂曳尾。何法出奇。處以整與其就一段。

奇。其然處。善於治水。乃康回一怒。此洪。代馬更烈。章法又一出。

楚辭集直。天問。卷三。一。能救。援之。死。秦。禹。以。子。不。能。救。鯀。之。永。過。口。何。以。救。何。續。初。繼。業。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寶。之。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以。為。形。之。事。也。信。任。上。官。懷。之。不。能。原。所。深。嘆。而。知。人。為。難。帝。何。爾。爾。何。以。尚。之。何。不。課。而。行。之。鴟。鵂。曳。尾。鰲。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寶。之。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

楚辭集直

天問

卷三

一

能救援之。死秦禹以子不能救鯀之永過口何以救。何續初繼業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寶之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以爲形之事也。信任上官懷之不能原所深嘆而知。人爲難帝何爾爾何以尚之何不課而行之。鴟鵂曳尾鰲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寶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

于是也。斯欲成功者不違高下之勢而從水之性也。隨遇互相變。則隨地而遷。隨性而順。功自可成。則何所加而難。顧昧之也。三年不施者。絃之治才九。我弗。乃。得。永。退。焉。當。其。三。我。考。績。成。敗。是。以。宜。知。用。施。不。用。施。必。無。成。理。矣。何。不。立。施。羽。山。之。法。而。又。進。之。九。載。方。肯。其。無。成。也。是。先。之。于。能。既。才。能。知。之。于。初。報。之。日。而。又。未。能。知。之。于。三。載。之。際。也。果。而。行。之。而。前。然。不。覺。也。師。尚。之。信。亦。不。問。終。報。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八

豈生遠厄。數意當未。海聖神明。斷亦未易。美決耶。是則仰問。而。其。然。者。矣。伯。禹。腹。鯀。何。以。變。化。者。是。父。是子。宜。相。肖。以。乃。鯀。遇。水。以。治。水。九。載。之。久。猶。不。知。鯀。移。而。以。禹。獨。反。又。之。所。為。自。生。其。變。化。也。一。家。之。中。智。愚。頓。殊。一。至。於。此。禹。所。集。者。即。父。之。精。所。成。亦即。父。之。功。而。禹。乃。不。問。禹。何。不。以。其。謀。告。之。父。耶。將禹。將。尚。焉。耶。觀。禹。既。修。太。原。之。讓。因。鯀。功。而。修。則。既。之。所。治。禹。亦。可。不。盡。改。者。矣。父。受。冠。子。受。服。此。禹。

生之限而亦千古之共。噴也。何填何墳。皆承經。不同而言也。墳墳起也。左傳所謂灌地墳墳是也。九則九州之則壤定賦也。墳高墳卑。鯀以此受罪。古今。禹。昔。曰。反。鯀。所。為。然。洪。泉。亦。有。極。深。之。處。何。以。填。之。使。平。欲。分。九。則。之。壤。何。以。起。之。使。高。若。謂。禹。不。用。墮。高。墮。卑。之。法。亦。未。易。盡。信。也。總。之。水。之。大。勢。既。順。則。墮。墮。亦。未。嘗。逆。此。不。同。中。之。同。同。中。之。不。同。也。何。盡。何。歷。者。禹。之。治。水。應。龍。佐。之。以。尾。畫。地。何。獨。焉。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九

禹而畫不為鯀而費也。禹導水以入河。導河以入海。應龍既為之畫其所經。歷次第龍跡何在。又何為禹。而。歷。不。為。鯀。而。歷。也。禹。藉。龍。之。能。而。鯀。乃。不。得。藉。子。之。龍。天。耶。人。耶。再。言。鯀。禹。者。總。結。前。文。也。不。任。沮。陂。之。人。而。乃。使。營。水。致。殲。然。九。載。究。竟。何。所。營。乎。禹。處。老。功。而。無。被。於。其。父。究。竟。何。所。成。乎。其。反。道。於。知。人。之。難。行。孝。之。未。易。也。其。忽。及。康。回。也。鯀。之。後。與。地。者。禹。也。鯀。之。先。頃。地。者。康。回。也。注。江。汭。海。非。將。怒。頃。之。

地勢焉何錄成功幾何故以東南傾而東向
之轉語也歸之形之自然則何故偏不足於東南
歸之人事之使然則所歸東向怒觸者何故偏傾於
東南也地有八柱乃時在東南豈東南之柱獨短耶
共工頭觸不周而柱折豈東南之柱獨弱耶

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
修孰多南北順稟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
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
燬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游
雄虺九首儼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九衢泉
華安居鸞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
不死壽何所止鯀魚何所遊堆焉處罪焉罪日烏焉解

羽
屈康回應怒與非形既結前以此又即承地何
故以來南傾一語發揮何滂東流及東南南半以詳

言地康回二句遂為前後段之連環文雖最為不測
叠用其字段法又一變換詳言地中忽插天象日
安不到羲和未揚以為參差映帶實則燭龍若木皆
言西北之區連上西北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
其餘為賦草木華夷普天以盡地中之所產而又再
插天象日解羽以為參差映帶實則窮究為落羽
解確在何處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章法整而
變變而整備極熾火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箋此復詳言地也八柱東南已及於地而未如言天
之詳故復補其說也言地宜至繼天乃先言禹鯀再
言地者洪水既治而後地始奠也均之地耳何故錯
緯而以九真此之界不堪移於彼之界乎均之計
耳何故產而為川深而為谷豈混沌之時預有諸
者乎是皆至顯而實至晦者也禹水歸東不問盈溢
其故安在莫能身履而確見之所云尾問伊雉之腹
或以理解或以幻言總皆億度屈子以一問掃盡矣

地體至方。東西南北長短自當適均。而虧傾屬之京。南則西北之脩似多於東南。果孰為多乎。東南同虧。而萬水皆歸東。則東之虧又似比南更多。南較有餘。於東矣。隸南之北。其順而狹長者。所廣幾何。淮南子所云。太章自東極步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自北極步至南極。亦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林氏均傳。既牀於修之孰矣。又云。圓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觀

楚辭集直天問

卷三

七

東西反長。南北反狹。更昧於衡之幾何。後人紛紛妄說。原又以一間掃盡矣。崑崙之上。為玄圃。天下之山。皆從崑崙發脈。則是諸山俱屬崑崙之前。之玄右分脈。以出。非其背也。人身背後脊骨盡處。謂之尻。是骨之頂。既峻起。天半明。其尻必深入地中。尻果安屬土。背既未易見。尻愈未易知矣。玄圃已在崑崙之上。增城又在玄圃之上。高而愈高。是難以里計者也。談者皆曰。四百四十門。誰從此門出入。而知其數乎。是

若華燭。龍則亦皆西北之區也。西北無日之國。有龍。何光原發於此。有深感焉。使真有燭龍。可以代燭。若華。可以普光也。忠臣不忠。不明。得世不忠。長夜矣。安得移而取之。以為幽悲者。一語乎。莫不苦冬之凍。莫不苦夏之暑。使冬能暖。夏能寒。人心豈復怨咨哉。其地安在。庶幾可就。否。雖百州欲勞而鳴。屈敗之。最難

楚辭集直天問

卷三

七

瘳之。焉有石牀。不憂瘳敗乎。我有繁言。不可結。論人與人。苦不相通也。何獸能言。人與獸。竟可相開乎。陸處者。不能水居。類各有所殊。智各有所短。忠臣拙於為。佞固自爾。爾焉有能。託負能以遊。助其所短。水陸成。立乎雄。馳九首。往來。愴忽。安得知其定在。鹿易以。龜乎。留不死之。書。非飛。騰不能至。安得知其定所。獸易以。從乎。古有長人之國。今有人安在。所守何處。十。靡。非之。泉。不。集之。終。世。謂。異。物。無。所。不。有。莫。得。而

親見者多矣。故雖以問也。山海經。冥海之北有黑風。淮南謂三危在樂民。西玄則謂其有玄股之國。禹貢亦有三危。黑水。經典可致。而三安在者。與關道。賈賤何人。滄桑遷變。安知今古之同否哉。故又以問也。前曰不死何所。此又問者。前問其地。此復問其平也。求仙就言延年。究竟幾何年乎。有止耶。無止耶。果真能與天地同盡耶。恐亦未易信也。鯁魚地堆。焉處何所。亦問靡蒲蘆蛇之意也。焉彈焉解者。世俗共傳。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志

羿射九日。日落則日中之鳥必墜。墜屬何地。鳥墜則羽必解。羽果何有乎。古今以來。虛辭無稽。往往如此。驗其實。則立窮矣。原以此問。闕妄非喜怪譎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千台。桑間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欲不同味。而快恩飽啟。代茲作后。卒然離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則。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雒嫫。焉利决封禪。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佩。眩妻愛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他叶備薛叶胡功反。歌叶巨依反。地叶低射叶。箭若反。謀叶謀悲反。

品從前皆短句。今段至此却用數句作長段。章法又變。嶺處射。箭胡射是射作。章章孽射。章以字法添段。法之映帶。又一變換處。

箋疏此以後皆詳言人事之治亂。亡主奸臣。既使人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志

恨聖主賢臣亦未易滿人意。種種不齊。真難致詰。而茲則有夏一代之始末也。禹之治水。前已道及。乃於此又復言之。者。將言禹之傳啟。故復從禹為開端也。言禹而若不滿于禹。言啟而若不滿於啟。茲被諍之憤。憤借千古之帝王以遠隔。而致疑也。荷可以涉無一人而不可謗也。焉得僉山者。禹既勤力。開功。無為下土。計則何不假罪。要而行。乃又通之台桑。如非治。水之順途。而將鐘。要則枉道。既指命。命即開治。水之

順途而歸娶。則亦以娶妻而後治水之期矣。雖曰日無幾。而到底娶妻以圖繼嗣。謀身較急也。則此者禹以治水為國。民者也。先娶而後出。是問民不知。則妃也。問妃之匹。合倍于問民之詰。弱也。快見飽者。為娶四日而即行。固與常人嫁家。嗜欲不同。然總之不。能不以身家為先。替之衆人之者。欲則求。秋於三餐。尚則永決於過飽者也。雖與三餐者殊。而務求一飽之意。猶然未能安情於妻。未能安情於繼嗣矣。有收。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七

而獨曰啟代。蓋作后者。此原之微詞也。堯舜皆言天下。禹乃家天下。禹未嘗不薦益而終卒以鯀。歌自居是。故有意于代之不秋。讓之也。人盡歸咎。莫與故焉。孽矣。而忽有有冠之不服。是幸然離孽也。然則天下之謳歌啟。固有未全者乎。惟憂而拘是達者。父尊。則宜。讓此官天下之舊。倘所宜拘者也。人不讓。則宜修德。此舞兩階之舊。倘所宜拘者也。今啟。儼然自居帝位。忿然而征。不服是專于憂勤。而凡歷來。

之見。直以違節。彼之矣。啟于二帝之道。合乎乎此。帝。而王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射。無害者。啟以承天下。爲人所不服。直有害于厥躬。損其德。樂乃與。敢爲孽之人。卒歸。啟所射。盡而。啟之。羽終不失。顧名也。曰射者。諸國爲。啟所勝。故以射言也。復曰后益者。啓雖代。益作后。而益以禹。薦固當作后者。不妨題之。曰后也。此又原一字之微辭也。作革。播降者。因禹治水。稷乃。教耕。凡天所降之嘉種。得以播之。是開播降。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七

之先功在禹。而益以掌火。烈山澤。則開治水之先。又在益。稷之子孫與禹均有天下。益獨其後。其身兩無與焉。此又天地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革。謂革故而從新也。作。創作也。益効力于治水之先。益固作。衆之始也。啓。練實商者。練猶亟也。詩所謂。匪練其。故之。轉也。賓陳也。商略也。九辯九歌。印禹所云。九敘九歌也。以所敘列者。明辟而不。容。溫。故曰。得也。言啓。乘于。禹之緒。陳列而。略此九者也。胡。勤子。累。死。分。宜。

地者石破啓生則是啓之母死而分裂體不復全也
既已爲石魄竟於地形不復化也禹勤於歸我子而
寬屠其母以是爲問者人生五倫多不如意之事堯
舜以朱均爲子而出以啓爲子禹之有賢子幸矣乃
父受承遇以死啓以禹爲父以仰繼父業爲快於父
之倫全矣乃母賜化石以死鉄陷之端何處不有哉
帝降夷羿者古今大奸未有非天之所降者也天將
亡是國則特生是奸而子之以亂國之才亂國之膽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六

鬼神亦若交呵護焉非偶然也華孽夏民者向辛然
離孽而無害茲帝以華孽其民恐不能無害矣胡射
而妻者奸人正當得志之時百靈亦無如之何河伯
任其矢中宏妃憑其夢押而况同朝之人有不悉聽
顛弱者乎原蓋借羿以寫上官大夫之恨也故以問
也夫亦曰帝之降之胡令其至此極而不爲少一節
制也帝不之督又何望哉引弓射殛藻育上贊此真
小人仰受帝降滿志媚帝之秋帝顧不以爲若焉

帝復降之矣媚帝而又不之若乎嗚呼何見定觀
耶取之不若何如若此勿降抑賢者嘗不幸小人
幸此又古今賢奸一大變案也混合妻以謀羿而
何羿之射幸者非華孽其民者也從紫羿者也何羿
之正於華夏而不被人所吞謀也天即人即謂啓曰
射殛羿曰射華昔借射以言戰殛後取之事也適以
斥華不能享有天下歸之於啓而羿以華孽其民
又以愛謀殛羿之射華羿亦烏知此移之至此哉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九

阻窮西征嶺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穢
淫是營何緣并投而鮀疾脩盈
品痛禹子孫被暴更再適鮀添其太息章法幻虞
中妻涼萬狀悉禹亦不堪聞也忠孝之淚欲洒大千
遂此因夏前之既終而複適夫鮀也禹傳詳於其子
未數世而已止禹欲恭慈於其父乃數百世而華之
惡習益於天下禹之所言未以贈鮀者名者身重身
虞又窮矣力有不能言言有所不得言矣原哉

悲其君宗臣同體卒莫辨挽故屢低頭于世為之
不願發言之也子且知是何論宗臣也阻窮而紀
相山楊之東永遇在東不容西征故曰勢阻而窮
也奈何越焉謂欲越巖以過不可得也化為黃熊永
遇之後國法不容偷生於中土復死而吾化非至之
所計活也言謂魂歸之利以三解下招以新魂
之復法不救也均之治水土耳禹以成鯀以敗千百
世下續獲去草并投於陰陽之中而謂禹之功者益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白。視。嬰。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集。不。能。固。藏。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薄。號。起。雨。何。以。興。之。
撰。體。助。應。何。以。應。之。驚。戴。山。林。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
以。遠。之。安。叶。一。先。反。

品。前。後。敘。次。夏。事。以。及。終。湯。忽。神。光。數。行。借。結。此。中。
是。重。慶。變。幻。破。直。與。錯。綜。之。中。仍。復。連。貫。以。同。說。此。
可。謂。神。機。不。可。測。物。理。不。可。定。為。忽。莊。論。忽。旁。天。此。

與相發之義天式縱橫造語奇峭

楚前引有夏治亂致數千人世此則致數千神仙也
禹不能救其父之不殛啓不能必其後之不已豈事
固難預料乎乃事之未易料者即神仙亦未能自必
也文子既化現持藥以與子喬乃被繫而墮何所持
之不固也尸墜而死又何世之不滅也是變化之術
疎也武注也仙術仰法乎天所當縱橫自如今乃被
繫而陽死陽死者倖死也離者魂離而此墮也陽死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之後乃始化為大鳥其後既能化為鳥以飛其先又何
墮體而死乎則是可以變化於後不能變化於先也
神仙猶有疎時而現人哉故以問也至於天地之布
氣萬物之賦形亦皆種種有不易知者而師忽與庸
十縣合異處見怪首足重駢誰能悉其所以然哉
之具有鹿介之異又有驚安置也驚之戴山并舞離
狹山而置其上者釋舟行再申驚并之說惟舟可
以載物驚之背同非舟也戴山則水居之性變為陸

行矣。誰遷之而使變其朴乎。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頤厥首。女嬃嬃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
以厚之。翟舟斟。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新。豐叶。婁殆。叶。當以反取此。苟反得叶。徒
力反。

品先從少康說到湯。乃再說桀說湯。此又假借故舊
錯綜以破直處。何厚何取。命意甚奧。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遂此言湯之伐夏。而復引夏代以爲開端也。不直言
桀之失道爲湯所併。而先言少康中興。忽繼以湯之
易旅。者。雖有中興之祖宗。不能救其後之亡。此天
道所以可疑。而人事不滅。爲可恨也。顛頤顛易。兩以
致問者。姦臣之敗。亦有數存乎。其間當其應收則王
國在野。可藉多力以抗誅。可因職野以逃生。而卒不
得免焉。當其未敗。則同館爰止。豈不難易。兼以夜襲
復何能逃。而竟誤認女嬃。迷爾顛易。教耶。吾耶。親以

遂殆者。既脫易首之厄。宜可逃死。乃初受顛頤之

親自逢之也。雖惡貫盈。固有候也。湯謀易旅。者。少康
以一旅復興者也。湯卒奪康後之天下。是易其旅也。
翟舟斟。者。國氣猶之濟舟。然相係斟。壽以期舟。湮
滅相而後其舟。少康滅桀。與夏湯復代其後。是又
謂其舟也。何厚何取。者。少康之得民甚厚。湯何以更
厚。少康之取國甚工。湯何以更工。故爲疑訝之言。見
夫少康之道。若子孫世守不失。湯未能厚之取之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然後歸罪于桀。冷言之曰。伐桀何得。得。一妹嬉以亡
其國。是爲有得乎。無得乎。伐人乎。自伐乎。于是又莊
言之曰。美色害政。惑者自惑。桀實失德。非復一端。縱
肆之罪。豈但一婦人故曰。妹嬉何肆。寬喜之辜。所以
其桀之罪也。湯何殛。者。微辭。不滿于湯。放伐難免。斷
應因妹嬉。喜以爲其端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殛。堯不嬖。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
所意焉。璣。於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嬃。

有執制臣之經叶

語何為之後便可得接下文緣鵲歸玉同尹謀策諸語却於此穿挿二女有妹女媧又一章法破直處舜則在家與高閼妃匹相映漢策之敗舜寵婦人舜之不告而娶高辛氏之為妃築瑤臺豈不似昵其室家然仍不妨為聖帝也國事之日非君責聽謫失德非我屬婦人之罪原蓋致厥於鄭神作此轉語也使無上官大夫諸護臣即有鄭神容何傷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築此四苑築均以待人敗亡而因遭適前代妃匹女后之事也舜何嘗無二妃高帝何嘗無簡狄女媧則若然以婦人宰制天下矣父何以歸者舜之父母何故不為娶也堯不姚告者疑聖人之急于從隆何故無稟命而遭親也墳墓即葬所云乃望瑤臺見有娥之佚女王選引呂氏春秋有娥瑤臺以飲食其女也下文亦口簡狄在臺此相應則此為簡狄明矣臺上承即登臺偶然之事耳初意何所從也而必

於臺也臺高十成誰欲廢之而至此極抑何以一

之故不憚費財也女媧史記謂女子稱帝執登立者執聖女媧於民二推而立之地天耶人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太陽乃統陰陰稱承陽是遵何道而崇尚一女人乎女媧牛首蛇身形體怪異執制臣者孰為奪制而臣違其形也其殆天欲以大位予之故設異形我之歟先言初萌後言十成先言登立後言女媧倒何以見奇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為服厥弟終然為管何肆大豕而厥身不為敗吳瓊越古南嶽是止執期去斯得兩男子品再播兄弟二段添文陳之錯綜鑒既歷古夫婦之際而因及於兄弟也五倫之內終脂多端無所不有章之於象以不賢之弟而處妻弟也太伯仲雍以讓王季不得不他往又以賢兄弟而處妻者也象之管舜封其大豕之心舜之身終不為所廢奔所以自全之術秘矣矣瓊瓊古者斷髮之儀

之地文戰不及其獲與文教迄古公之世乃有南岳
是止之人也避中國以去中國爲失兩男子避吳以
止吳爲得兩男子豈天將開吳耶此不去則彼不得
天所以錫吳之祿亦巧矣秘也巧也教又以問也
綬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桀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
玄鳥致詒女何喜

品后帝是與與前后帝不若相映帝乃降觀下逢伊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美

樂與前帝降夷羿相映。奸臣賢相皆帝所降生降觀也。不肯受奸臣之讐。特受賢相之讐。皆帝所分別也。帝不受奸臣之讐。何故。又生奸臣之身。特受賢相之讐。又何爲俾其助放伐。棄君臣之義。帝亦自爲矛盾矣。語具深憤難訴。觀仲旣已替帝不宜降尹佐壽。告人不宜盡悅湯。而又忽及簡狄。史契。蓋曰生契之始。而己定爲生商之天下。定數定久。文章法愈變而意脉乃愈清楚。

鑒前言湯之伐桀未及伊尹故此復指之也湯之
 行放伐內懷慙德尹爲之也前曰湯歸易旅此曰尹
 承謀無尹之承之湯亦未易奪桀之祚也后帝是賢
 者惟仁人爲能繫帝尹工于測時佐湯使湯爲帝所
 贊當就桀之日苦以烹鵠羹脩玉典之法教桀以小
 心昭事使桀克當於帝心以致湯之弒伐豈非妙用
 乃承湯意以爲問于桀伐君有陰謀回天無大力何
 哉其終之喪也其始之謀之也非待終也帝乃降觀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道

者。既咎伊尹。又告天帝。帝實降觀于世。擇尹佐湯。尹固不能違天矣。然君臣大義。究竟湏存。何以伐桀。鳴條放桀。南巢黎民之衆。遂無一人以爲非而反心。服威悅也。周之伐殷。猶有叩馬之夷。齊桓之伐夏。并無不服之頑民。何也。從來贊湯武者。曰。天意人屈。原責天責人。深致詰焉。翻古今之案。以。臣之義。使慕法霜口也。其適簡狄也。則又以。之。繼夏歸。不可逃之數也。生於帝筆之時。契。爲封於商。伯

其後因以有天下。不惟人不能預測。天亦不能預料。矣。蔡謩處狄。魯登知有玄鳥之詔。耶。鳥即始矣。狄何所害於鳥。非而遷吞之。是一大疑案也。然則伐夏者。玄鳥也。非湯尹也。

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攝以懷之。平脇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乘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管班。祿不但還來。牛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

楚辭驪直天問

卷三

天

品反覆於少康之中興。承上湯之伐夏。却將于協四語。伸入其中。重法又一錯綜。以破直處。因少康說反。禹之征苗。錯綜中又未嘗混亂。遷季穆初也。傳國多仗長君。少康焉相之遺腹。非無伯仲之別。乃德足與夏。故曰乘季德也。厥父是臧。美幹。幾也。胡終斃于有扈。則原之隱語也。啓以有扈不暇。滅之。預爲子孫烈祖。乃復有非。漢之續起。以難敗之役。也是廢之後。不辨于前之有扈。而獎于後之效。

楚辭驪直天問

卷三

天

有扈者也。謂之終。斃于有扈。可也。牧夫牛羊。謂少康失國。屈身爲有仍之牧正也。于協時。舞思焉德也。禹之事。堯征苗。不服。棄而去之。卒以舞于羽于兩階。成堯之治。而後世乃慕。執恢復無事。不仗兵戈也。不知昔之于羽。何以能懷敵人。也。平脇曼膚。則以駢脇爲。解。懷之取譬也。既體協脅者。鹿之異。平脅曼膚者。人之異。以爲異。則駢之駢。疑其何以肥之。而至是。知爲天。攝之適然。則了然於非肥矣。堯舜崇揖遜。故其時。

之。于羽。可。以。服。敵。禹。受。揖。遜。於。舜。而。啓。仗。下。戈。以。誅。有。扈。不。復。崇。禹。之。德。故。其。後。世。紛。紛。在。殺。運。之。中。也。再。言。有。扈。牧。豎。者。牧。正。之。官。原。非。牧。豎。然。既。失。國。而。爲。牧。正。之。官。猶。之。牧。豎。耳。少。康。官。於。有。仍。而。曰。有。扈。牧。豎。因。見。斃。于。效。有。扈。者。乃。屈。身。他。依。故。係。之。曰。有。扈。牧。豎。也。非。有。扈。而。題。之。曰。有。扈。猶。蓋。未。嘗。作。后。而。表。之。曰。后。蓋。也。云。何。而。逢。指。少。康。之。使。汝。父。殺。海。也。擊。牀。而。出。斯。中。前。顯。易。厥。首。之。說。也。遠。既。與。女。史。問。

館。謝於林廣之愛。乃亦無緣得渡之肯。亦擊其林而出也。其本何從者。渡之命不能不死於後日。乃保不死于此時。誰為護其命者。天意耶。人事耶。恒乘季德。著美來之德。始終如一。無有初終終之嘆也。亦報朴也。焉得夫利牛者。即承上牧夫牛羊之說也。以牧正之官而復得天下。機緣疑為意外。故以此致問。其何所得也。惟天子乃可以班爵祿。應之初。侯于虞。不忍以避難藏身。我道末為幸。乃卒以復尊也。杜魯著此。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手

中得地。相時。首計。經營。不知幾何。苦本。妙用也。奇能。米而不能往。則終於迷而已。國統失矣。昏微。遊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見叶虛良反。品。離。發。經。遠。避。九。查。哲。以。稽。句。為。而。後。照。應。天。問。層。層。引。事。司。無。絲。複。乃。一。事。屢。言。之。以。事。之。複。為。點。綴。開。闢。可。換。不。寧。寧。前。防。狄。何。喜。危。害。厥。兄。中。前。不。危。危。中。安。善。則。臣。言。少。康。復。顧。到。生。笑。與。前。言。湯。得。降。

適簡狄同意。方在中興。已有伐夏之契。簡狄。與少康。意原相連。又攝入靈泉。章法尤有奇于錯綜。箋有伏。即簡狄也。玄鳥。詒卵以與人。此并味微渺。不可知之故。循跡而論。簡狄宜見卵而為之心。驚不寧。乃適吞之。如此則九竅鳥之柄。干棘者。凡有靈邪。皆可以欲得負子。而肆情於各為吞手。前曰何喜。隱機之此曰肆情。顯機之。其忽及舜之。其弟也。則又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聖

因前蘇武放伐而致感。也。最至於投奔而舜仍封之。有身千孫。通傳兄弟天性之愛。舉一至此。君臣之義。倍於兄弟。而奸臣篡君。聖主亦伐君。抑何後世之視。君臣不如舜視兄弟之厚乎。是原所最掛心也。成湯東巡。有莘愛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膝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見叶。品。有。平。不。適。湯。不。能。獨。山。當。日。實。事。却。先。言。帝。降。降。

以見天意人事相成。章法華於寶中。造幻

中造道

笑前既百佐湯。湯之尹此又奇尹之所自出也。笑之
生以非尹之生以木。夏佐初生咸怪異不可知如此
大。身而觀則尹者帝之所選以昇湯。自入觀則尹
者有莘之所選以予湯者也。起家卑微。機緣顛倒之
中。又忽然湊合。何變幻至此。是故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者。乞專詞也是得。述而及之之詞也。有莘因送女

楚辭聽直天問

卷五

楚

乃以尹為廢。所專在于送女。明賢乞彼吉妃而小臣
是得。乃側言之者。應得賢臣則尹反為專求而吉妃
反若為連及也。世紀湯夢有人抱鼎對已而哭。寐而
訪求伊摯。于有莘之野。乃乞婚于有莘。遂為廢臣
以是為賢者。謂湯之巧于求賢。一至此也。大何惡賢
尹生十空桑之木。所生既異。人而有大才。有莘直
知珍之。何所以惡而乞以資湯也。許崇賢也。後者伐
柴也。湯以無罪被拘。重泉繫之。遇也。然分賢臣之賢

敢有求勝其君之心。粗怨放伐。雖使挑之尹挑之。而

湯而真不具。我帝之勝心。不露其微。尹亦安能挑之。

使尹得以挑者。又湯也。幸不勝尹。則湯尹之謀不操。

相挑相合。是挑湯挑尹者。又有莘也。

會盟爭盟。何踐吾期。君鳥在飛。孰使莘之列。擊紂躬叔。

且不嘉。何親撥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繫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

何以將之。昭后成。遘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楚

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衡。何說
于市。周幽諧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
九合。卒然身殺。何叶青奚及行。叶杭底音。指佑叶于
已。久。多。予。款。

品。重。貴。代。夏。忽。接。入。周。伐。商。征。誅。逐。逐。難。復。如。
若。報。廢。之。不。真。然。始。不。滿。於。湯。尹。遠。又。不。滿。于。武。王。
太。公。井。子。滿。於。周。公。一。肚。氣。積。只。為。君。臣。大。義。決。不。
容。輕。難。為。千。古。明。賢。行。事。未。易。明。和。所。跡。不。死。不。

休也

變此全言周求一代之事也。陽步華而武後封。湯之
先為契以養燕郊而生武之先為稷以履下劫而生
得被登科若一轍焉。其曰何踐班幸致不濡之微詞
也。美相應之師者皆曰不期而會然前此稱不期矣
甲子之朝。學師俱在。謂非出於期約可乎。將維然乎
稱尚父之勇。者曰時惟鷹揚。師旅用張。一鷹先之。羣
蒼鳥佐之。此豈獨尚父一人一日之事。謂非久有奉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詩

罪可乎。列擊射躬則罪周之辭詞也。奪其國。又不見
其身既死矣。又忍擊之手。列擊謂非一人非一擊也
是周人盡凌其死君也將。該之曰陰謀盡屈太公。鐵
斬旌。歷或周公所不喜見。然與武王發。於謀圖定。周
命者誰乎。既已親換之於先。即容愛於後。無幾也。安
施伊何。則原之。移殷涕洟也。天授。所以天下服之。據
人濟大位。而布惠。樂國何施。不可乃生。致滅亡也。孫
賢北。始竟何所。施乎。國之興。必有所以成之。反其所

以成。乃底于亡。召亡之罪。專屬之何事乎。此亦後代

之龜鑑。不可不知也。爭遣伐器。諸侯各遣兵會伐也。
謂中。非割之說也。重驅擊。翼即中羣飛之說也。何行
何將者。謂人心共合。士卒咸勇。何以至是。必有預而
行之。預而將之者也。將若明也。有若明一定之指。策
乃成。喻也。前之爭盟。羣飛意已。道盡。不厭復申者。亡
國之根。元為臣子所當留連。三嘆。周之有以行之。有
以將之。是周之善施也。善成也。因周之善施。善成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詩

可恨夫。較之安施。反成也。甫言武王之興周。而遽及
昭穆與幽之壞。周成康則畧之。昭穆幽則詳之。何也
治少亂多。成康之所守不足。供昭穆幽之所壞宜鑒
于殷。曾是不思。真可深嘆也。成遊者。聖主省民。原不
遇。皆昏主。志欲組成其為遊而已。誠昭而引。越。哀白
鬼首。觀後來。包茅不貢之語。意者。當鼎之時。別有所
徵。貢于楚。遂親歷楚地。耶。逢者。欲躬逢之也。祖宗無
意于譖。辭而白。雖諒來子孫。有意于躬逢。而出遊。故

弱何相反至是哉。然則祖宗之故事。即開子孫之端。相反又相因也。厥利惟何。者方物之利。不足。以當天位之重。雖即不來。無損也。有昭王之南。追爲前事。而又有穆王之周。流合心使之耳。借巡狩之名。巧以濟其侮耳。何故周旋。亦居然易見矣。將使四方必有車。旅馬足。穆王所謂雄心。而原乃斥之以爲巧。悔也。何原之善。搜病根也。又中之曰。聖理天下。夫何索求者。一日萬幾。環中以應。當料理者。何限。乃舍此不務。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三

何其別有索求也。是不可解也。至于幽王。尤有異者。數定于數百年之前。而禍應于數百年之後。龍飛既經三代。童謠亦非一日。因童謠而執賣狐箕之人。因被執而反收棄擲之女。北真天也。然使幽王不誅賣人。則褒人不賸罪。此女終不入王宮。又焉能得之。因得褒姒而卒爲大戎所殺。王之誅褒人。誰乎自誅。而已此人事也。以爲人而木之天。以爲天而又屬之人。是愈不可解者也。嗚呼。天命反側。何所不有。一人之

身而忽熟作之。忽然罰之。桓之九合。是得佑也。卒然身殺。是得罰也。一身且不自至。而況前王後王之際乎。宜乎祖宗之德。不救子孫之敗也。言則衰而終齊桓者。五伯通起。則重日弱。齊桓之候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孰何惡。輔弼諂諂。是服比于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三

長之伯昌號。衰乘輶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鋒。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恃。載尸集戰。何所急。服叶。蒲北反。封叶。乎音反。告叶。古石反。議與志同。喜叶。許并反。品孰使亂。或起下惑。婦紂若不信。讒殺賢。即後一戰。婦未遽亡國也。因紂之亡於周。忽遲及周初之後。蘇

極及文、繇文又遯太王章法出沒乍順乍逆極其變幻或婦何所譏武王稱兵之詞諄諄以姐已爲罪愆然天命久矣紂之可讓信機殺賢不獨或婦之一事又何譏焉放伐之際不得不藉口於此所以寓不滿夫武王也文王欲曲救之武王欲急伐之何互殊乃爾

箋既詳周室之興衰而又複言付亡之故遠邇周與之先者覆轍之不鑒祖德之不紹徒令後人復哀後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美

人也。前之悼殷曰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虛語使人自思。尚未實指其罪。此曰何惡。補弼謏譖。是服罪在此。矣。屈原被謫之憤。懷作天問之本旨。於此觸古傷今。不能不明言之矣。孰使惑亂者。賢奸易辨。昏迷不醒。至此豈別有奪其鑒而蔽其重者耶。果孰使之耶。悲哉。原之爲此語也。比于雷開申言惡服之實事。何逆何順者。忠言逆耳。使言順心。世主之所謂通順也。書忠乃圖國之大計。其實有何難乎。通順乃欺主之術。

圖其實有何難乎。聖人異方者。凡諸忠臣固皆國之聖人。輔君以成有一德者也。詩所謂民維靡止。或華或否。義在表世。未嘗無聖。乃死者以死。奴者以奴。不復收制創之罪。而天各一方。焉始生之天意。豈知其言之是哉。有計以爲周之資。周卽無累代之德足。以正矣。況自惠厲以迄殷世。德厚道積乎。是以復連過於元子也。帝何篤者。男女構生。人道是密。稷乃固於殷帝。武是帝。偏厚於稷也。可異也。帝固有心矣。人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美

莫能測帝之心。烏復何知而偏從水榭之是。烏反能測帝也。尤可異也。馮弓挾矢者。男子生而以弘矢射四方。此亦人道之常耳。覆均之馮弓挾矢。乃獨殊能也。許所云克岐克嶸。初知稷植則卽殊能之說也。將之者。以此顯明其所生之異也。無殊能則殷武之生。祇爲怪誕。何足羨哉。驚帝切激者。因殷帝武而生驚。衆不收放曰激切也。何逢長之者。逢棄水不死之後。又取而長育之也。前何易驚。後又不驚也。是信乎。

若信鳥也。微社命有殷圖者。武王受命。始以岐周一國之社。通為天下之大社。而新命之始。則在文。故以微社有殷。諸諸文也。號就召也。文王號召商求之。微社叛國。征之。離民撫之。報其已散之勢。以代商作。故人乃文。不欲有殷。而天偏命之。為有殷之初。基文之所。御天之所。強未易解也。應義就岐。則又歸剪商之跡於太王也。何能依者。倉卒散豈無墳土。重遷。何以裴葉同移。生死相依。一至此也。或辯何所議者。對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聖

之罪。或譏謂是。昭色與。護相連。必至之勢。復何待。尚。幾其或婦乎。受賜。昭昭者。封。魚伯。邑考。以羹。賜。文王也。上告者。告。諸帝也。親就上帝。罰者。帝欲罰。殷文之意。則欲代殷。受罰。親就之。不肯避也。意其子。因其身。就非一矣。卒不能。殷之命也。文王。如忠。事。紂。卒。無以存。紂。屈。原。竭。忠。事。懷。卒。無以存。懷。原。殆。自。比。于。文。耶。在。紂。鼓。刀。何。機。何。事。者。噴。聖。主。之。知。人。貌。而。忽。其。不。待。深。言。也。庸。主。之。於。忠。臣。日。進。前。而。不。知。抑。何。謂。

哉。非文之磨鑿。不能得。望。非望之磨鑿。其共。伊。服。事。彭。者。文也。乃。因。得。望。而。使。武。王。獲。得。屬。揚。以。復。殷。者。又。文。也。市。肆。刀。聲。竟。為。振。錢。先。兆。耶。天。之。巧。子。用。文。指。中。樞。弄。必。不。令。得。行。服。事。之。志。務。發。微。社。之。命。如此。斯。原。所。深。為。文。痛。矣。彼。之。地。下。間。之。當。且。悔。其。罪。望。之。州。昨。乃。受。天。所。役。堪。痛。不。堪。喜。矣。何。怪。何。老。者。因。文。之。無。絲。達。天。嘆。武。之。已。甚。也。勢。須。放。伐。此。聖。王。廢。運。之。不。幸。然。稱。不。可。少。耳。其。數。少。幾。其。對。乎。教。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聖

設。指。懸。旗。之。事。也。此。南。巢。慘。矣。非。有。深。憾。不。至。此。哉。尸。指。載。木。主。之。事。也。文。王。有。知。服。事。本。懷。豈。能。一。日。安。於。軍。中。是。不。宜。載。而。載。也。數。字。之。中。原。之。書。法。也。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品。寄。說。於。君。臣。之。際。忽。接。入。中。生。與。前。說。少。康。棄。德。與。夏。及。湯。之。東。遷。伐。帝。中。間。插。入。象。之。後。嗣。是。長。國。

肯獻象之怒。豈欲策射中。生至於自殺。而不此。以加其父。舜幾為弟所殺。而不忍。施法以加其弟。乃君一失德。而臣輒無辭。平伐之舉。徒為天愛下民。故耳。是君臣之倫。終不如兄弟父子也。嗚呼。為君者亦危甚矣。為臣者亦薄矣。此原所澤流也。文心穿師之妙。情嘆剪端。一線到底。却令讀者茫然莫辨。其大第章法。幻絕。感天之下。至現皇天集命。孝子感天。事於死人。臣奉天。難免繼代。必欲君臣發明。但有

詩經正天問

卷三

聖

望天。以天命永歸一姓。若生賢君。即使相代。可乎。抱願斯絕。既言棄言代。以四語結前。叠敘夏商周之局。宜將三代各總結。括一二語。却止說湯。便截然而止。開妙伐之結者。湯也。後之以湯為口實者。不勝道。不忍道也。截障與絕。遂中。生以聖妃之提維。經而死。伯林無可考。豈其所謂之地。耶。推其何故。中。生無罪。亦嘗有凍死之故。感天者。悲定為天之所接也。抑地者。自抑而委也。

一。肯身也。夫何畏懼者。孝子之義。不敢指斥。受。以。率。辨。以。傷。父。心。一。死。自。甘。非。有。畏。懼。而。後。死。也。深。之。卒。就。死。亦。口。定。心。病。夫。何。畏。懼。今。宜。其。既。制。於。中。生。也。忠。孝。一。轍。殆。以。中。生。自。此。也。集。命。何。滅。者。既。集。之。後。繼。後。之。君。計。得。不。自。被。而。至。於。亡。雖。有。忠。臣。無。如。君。之。不。道。何。不。知。天。有。何。法。可。以。戒。之。使。嘗。知。警。也。嗚。呼。原。之。為。此。言。上。亦。便。暗。甚。矣。後。代。之。興。不。助。焉。則。前。代。之。廢。亦。不。念。焉。又。使。至。代。有。天。實。假。之。而。

詩經正天問

卷三

聖

不肯遲也。與君之接。聯連。君臣之善。論事可勝道哉。從之者天也。輔之者則國與之良佐也。湯得以臣。樂。遂。不。得。臣。湯。曰。初。曰。後。曰。何。幸。者。原。之。微。詞。也。樂。初。事。湯。繼。以。湯。之。令。往。事。義。而。後。復。更。事。湯。卒。今。湯。官。天。下。尊。追。宗。祖。結。胎。子。孫。樂。何。不。留。擊。毋。以。子。湯。樂。何。不。以。善。事。湯。者。善。事。樂。毋。使。樂。失。其。宗。緒。哉。勲。闕。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殲。彭。鏗。斟。難。帝。何。賽。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強。蟻。致。命。

力何。國驚。安來。獲。施。何。結。北。至。回。水。葬。何。真。兄。何。真。大。弟。何。欲。易。之。以。苒。南。卒。無。祿。薄。葬。雷。電。歸。何。變。厥。天。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鮒。作。師。太。何。其。備。趙。更。我。父。何。言。吳。光。爭。國。父。余。是。勝。何。環。穿。自。闕。社。丘。操。愛。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白。子。忠。名。彌。彰。葉。叶。五。部。及。祭。叶。如。言。叶。氣。勝。叶。四。

品。而。而。章。法。各。具。大。聲。落。為。天。為。地。為。歷。代。帝。王。事。實。井。然。有。條。就。中。錯。雜。不。通。補。入。一。二。語。發。大。理。端。

楚辭應直天問 卷三

雷

水。嘗。不。易。焉。也。至。此。則。愈。加。錯。綜。國。夢。彭。彭。與。與。驚。女。噬。火。乍。北。乍。彼。若。無。復。段。落。然。就。中。却。自。有。隱。意。總。為。懷。王。之。不。得。解。竟。死。於。秦。故。作。此。懷。悼。不。敢。而。言。之。原。亦。有。心。避。諱。矣。乃。卒。被。譴。再。放。也。彭。彭。與。與。何。又。兵。發。師。命。何。問。懷。王。不。能。為。彭。彭。升。不。如。發。繼。續。絕。惡。絕。國。懷。之。不。獲。在。故。引。驚。女。之。得。神。因。懷。之。死。秦。故。引。秦。事。所。歷。嚴。二。應。吳。嚴。嚴。故。能。報。仇。於。楚。子。哥。達。至。因。父。仇。而。報。平。王。之。以。襄。不。克。來。厥。朕。不。能。

報。仇。於。秦。故。曰。歸。何。憂。則。明。指。懷。之。不。歸。上。以。顯。言。荆。鮒。子。文。一。一。指。楚。事。楚。人。作。通。篇。歸。宿。非。以。不。長。尤。為。明。指。不。歸。與。夫。何。久。長。相。應。而。後。條。索。一。條。不。亂。其。目。堵。敖。借。以。指。懷。也。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懷。死。於。秦。等。之。未。成。君。也。

楚。北。承。前。歷。代。亡。國。之。痛。漸。歸。之。楚。事。悲。懷。之。宛。然。積。累。之。不。能。仇。秦。憂。楚。之。將。終。折。於。秦。也。其。言。引。國。威。所。以。提。哀。也。國。威。之。散。亡。在。外。與。裏。之。質。他。國。一。

楚辭應直天問 卷三

雷

也。國。威。有。仇。於。楚。而。卒。破。楚。其。專。復。殺。父。之。仇。則。子。胥。尤。奮。力。焉。君。臣。同。志。以。楚。之。強。遂。無。以。敵。之。秦。之。閉。懷。致。死。鄰。國。而。殺。吾。父。視。楚。於。子。胥。以。君。殺。其。臣。何。若。襄。之。當。仇。秦。義。不。共。裁。視。國。威。之。仇。楚。何。若。耶。問。懷。何。以。能。奮。武。厲。能。施。威。嚴。此。必。有。道。契。其。案。可。以。取。法。矣。應。能。之。裏。顧。不。能。耶。勸。國。者。大。其。復。仇。之。數。故。特。標。之。曰。勸。國。也。此。原。之。書。法。也。嚴。而。曰。流。則。又。原。之。書。法。也。不。能。復。仇。雖。有。威。嚴。止。于。已。之。一。周。

而已不克流于他國也。其引彭越則尤呼天之聲也。也。人生壽夭皆緣天。帝何所繫于鑒。而罪以八百之。久矣乎。嘆懷之被欺。致死不多。一日之命。方終于本國也。使懷不即死。其立之後。尚得歸國。未可知也。受壽長者何。天長父壽短者。又何太短。若是乎。命之不均。數也。臣孝子安能不怨天哉。邯鄲王逸以爲。好滋味。無計維。美且以帝爲帝。竟與受壽二語不相合。雖覺其謬。而終不得其解。以莊子烏申之說。

楚辭集正 天問

卷三

吳

思谷五禽之法。釋之。則辭雖當。爲養生之術。謂辭於此也。牧猶前之言。棄輟作牧也。后指后帝也。楚在南。秦在北。分據中央。以共牧其民。各不相妨。不知后帝何所怒于楚。懷而令爲秦所凌。以死也。猶議至微。隨得各終其天年。諸離之自保。力何其固。復之自保。力何不固也。承藏國水王冠。以爲承藏之文。林餘。而北至回水之上。立而得鹿。其家遂以爲樂。是也。稱之也。彼一女耳。有何謂。保乃驚而環之。走至細。

而以鹿賜之。何天僞祐此女。而不祐懷也。何安獲上。喜而懷不喜。喜也。懷爲秦所困。復走至趙。趙不之。復歸死於秦。故原引采薇之女。驚走。得祐者。以致。也。豈夫百兩王冠。以爲秦伯有。鬻犬其弟公子。誠。之以百兩之車。易一犬。而秦伯不聽。因逐。而奪其。許嫁原之引。此嘆懷之愚。以入秦。自取禍也。秦賢。恨之。國兄弟。猶不相顧。不鄰。以一夫逐其弟。况與國。哉。薄暮雷電。則行者路。迷。膽。然。荷。得。歸。家。復。何。所。

楚辭集正 天問

卷三

吳

要乎。悼懷之永不歸也。履嚴不奉。則懷裏之不思復仇也。我能布我之憂於他國。則爲流。使他國懷我之。帝其嚴則爲本國。言復仇。故能流嚴。最。不。思。復。仇。其。誰。憐。之。其。誰。求。之。前。曰。帝。何。廢。后。何。怒。怨。天。之。怒。懷。而。不。肯。棄。懷。也。此。曰。帝。何。求。又。憐。然。于。非。天。矣。子。不。爲。父。復。仇。而。能。欲。問。帝。求。禍。帝。不。任。受。咎。亦。當。任。受。功。哉。伏。朕。穴。處。之。前。斥。以。斥。楚。也。位。不。可。復。怒。不。可。中。生。在。世。期。有。幾。天。日。進。退。而。爲。穴。處。之。物。也。

比於人類足矣復何所云乎潮熱作師絕水後得
楚襄之復仇也美問之復仇特標之內勸勵重義之
復仇預表之曰無勸作振作也既已作師必審所長
之何在挾楚所長以驅秦之所短兵家之勝算宜審
也不思復仇則為過昔不復而後思復則為過改
更前曰何云此曰何言澳憤無方所云益實憤有
日多言奚為其特屬之曰我也原盡曰國家誠有復
仇之時天問亦可以不作矣最先慰心惟我一人舉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哭

朝憤憤又誰知之其再引吳光則復指數國流離之
事也志專者氣必銳先惟欲復仇于楚故卒以得勝
勝在後而制勝之氣志固已久矣此又原一字之背
法也苟銳于復仇上下同心何憂不勝秦哉委出于
文追昔之令尹傷今之令尹也龍懷入楚者子蘭也
襄王立而為令尹者子蘭也子文為令尹定楚亂襄
楚威今子蘭何若乎襄不思復仇蘭會鼓亡佐之乃
同甘忘受乎勸使入秦實蘭之死其父仇立倍襄乃

竟爾寂寂乎子文之母娶卑則壯通乎丘陵以濟
生子文所出不必正乃賢察獨善子蘭而反不及之
乎鼓上彌彰則原之自怨也已矣已矣不救望襄之
復仇矣不敢答蘭之不答襄以復仇矣皆吾之罪通
已當日諫懷勿入明告以入秦壽必不長而卒辱于
蘭所誤也使堅以死諫懷或可不入乎不以身死增
前而徒令言之而中彰忠臣先見之名也是以主上
為嘗試而以名自子也此原所錄必沉湘也知此則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哭

原之死固亦大明白矣猶可議之曰何必懷此都乎
非明哲乎忠而過乎

楚辭卷四

閻黃文煥總注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鏦鳴兮
琳琅。璫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惠肴蒸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

品將愉將把玉璫。皆從神未至。禮未行。預言之。

璫璫然無可見也。將愉者。可想也。神之形尚在。未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一

未見之中。而愉悅之意。已在。若可想之內。迎之切。蓋
之。殷自謂于東皇必有合也。珥也。琳琅也。席也。璫也。
無玉不備。蘭蕙也。桂椒也。無芳不集。不如是。懷奉之
未至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
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品緩安紛繁互映。安上又添一疏字。寫出至數之聲。
辭足。則舞節歌聲之和洽。音容如見。鼓急則舞不得。

緩歌不得安。即緩且安。而聲不相叶矣。樂康也。

尤首尾相應。未至而預料。將愉抑何易言之也。既至
而果樂康。抑何其恰慰之也。夫豈知後此之不可得
哉。

筵設節安歌樂之始作。而從容也。神猶未來。遲以俟
之也。五音繁會樂之合奏。而大成也。神之既來。盛以
樂之也。靈即東皇也。芳菲菲者。靈之芳也。所聞竟體
皆芳也。蘭蕙桂椒。我之迎神以芳。非非滿堂靈之所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二

自飭亦以芳。氣兩相合。焉神人之道不殊矣。神真可
以許我矣。向之想其將愉者。今真見其悅康矣。

右東皇太乙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
未央。奏將瞻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
翱翔兮周章。

其叶於靈反

靈前篇以芳備物。體物之不潔也。此以芳浴身。體身
之不潔也。對楚之度。又加一節矣。前篇靈之來也。故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三

此篇吾之事之亦以承承康可相配乎游
神之安於我而無他往也周章者神之至於此遊而
意緒會皇也料將愉而得樂康神人互合豈特捨而
得周章神人互合矣垂從此始矣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曷恤。
品橫覽二語善為氣象之言以深其衷而措其目上
文爛昭未央尤巧于預埋關合不知神意之何若而
但曰神光之昭昭此中已有極端焉與日月齊光即
昭昭之說也。則遊則昭昭者移而之他矣。有餘焉窮
即未央之說也。遠舉而覽焉橫焉未央者又移而之
他矣。
靈既留而繼之曰聊翱遊。既降而繼之曰焱遠舉。神
之意似不專屬於我。故復言之以自疑也。覽冀橫海
揣神之遠舉無所不之也。有餘焉窮不知神之湖止
終歸何地也。知其地則所思有方心即勞而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四

極地之不知。專言一州而一州之外已有餘域。從言
四海四海之外更無窮際。所緣極極也。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
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
品誰謂誰思。互映有情神之意。我之得專也要眇
宜修語尤有致。天質不帶窮窳。即加意修飾終不相
宜稱。要眇則無復癡肥之病矣。此於修飾易。飄逸
者也。下字道盡箇中無波安流。爽創奇想。
靈前篇曰既留。此曰誰留。昔之為我留而悵望於即
遠舉者。今且不知為何人而留矣。妬之也。羨之也。疑
之也。意者非有所謂而不肯來。乃有所阻而不得來
耶。波起而流不安。以此阻耶。吾當迅遣桂舟。勅戒水
神波俾之無流俾之去。庶速其來乎。乃猶未也。將令
吾舍之而能思乎。究竟思思者誰哉。望望乎。所吹

可以參錯思無可參也

驚龍兮北征。遺吾道兮洞庭。落芳拍兮蕙網。潔纓兮

蘭旌。望洛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

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潸潸。隱思君兮徘徊。側叶九

力反

品。積江揚靈。下語。寄。卿。來。至。又。安。得。有。靈。然。大。江

所在。因。神。平。日。往。來。之。區。也。揚。字。樓。索。得。細。描。字。欄

我。得。狼。洞。庭。澤。陽。極。浦。大。江。與。中。斷。相。應。若。但。以。為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五

迢迢中洲而已。豈知邇索不遇一至此哉。太息之下

五接橫涕。兩兩無言。忽爾。落。傷。心。點。喻。啞。口。何。堪

變。而。望。其。來。生。而。待。之。此。因。其。不。來。往。而。通。之。駕。龍

以往。欲。其。速。也。俯。湖。而。轉。其。方。也。既。張。洞。庭。復。橫

大江。分。其。途。也。揚。靈。者。揚。彼。之。靈。也。神。閭。之。以。避。我

我。揚。之。以。求。神。也。神。之。所。在。光。氣。必。有。異。也。未。極。者

我。尚。未。得。極。我。之。力。私。謂。終。必。得。嘗。神。定。頑。我。而。考

觀。之。女。已。有。告。余。者。矣。不。言。其。故。而。但。太。息。言。外。之

音。居。可。見。矣。嗚。呼。神。實。遠。我。乃。懸。懸。正。尚。敢。謂。耳

人。言。我。自。豈。自。掩。但。有。隱。思。之。而。已。無。可。揚。矣

桂。祖。兮。蘭。樞。斷。冰。兮。積。雪。乘。祥。荔。兮。水。中。乘。英。營。兮。水

求。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其。兮。權。絕。石。漸。兮。淺。淺。飛。龍。今

翻。翻。交。不。忠。兮。怨。是。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開。叶。賢

品。不。同。不。甚。不。忠。不。信。危。得。節。促。不。漸。與。大。江。相。應

中。洲。而。大。江。水。雖。伏。以。之。廣。帶。帶。難。尋。大。江。而。石。漸

水。餘。深。以。之。淺。淺。感。感。應。應。勢。告。我。與。太。息。相。應。前。此。下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六

安未肯明言者。今知之矣

幾。桂。樞。蘭。樞。連。神。之。舟。芳。馨。備。至。今。無。所。用。之。矣。以

既。斷。水。以。資。積。靈。而。已。同。濟。于。時。自。潔。其。身。之。隱。粉

也。非。為。潔。未。采。之。水。中。美。容。在。水。寒。之。水。求。靈。下

江。竟。非。其。地。何。以。異。斯。哉。雖。然。非。地。之。營。也。心。也。心

不。同。地。宜。其。隔。也。可。以。不。隔。必。須。舊。恩。苟。恩。之。不。其

亦。終。難。想。思。猶。不。可。恃。況。情。媒。茲。茲。所。自。各。者。遠。遠

而。深。矣。飛。龍。翻。翻。此。固。而。所。為。之。以。求。神。者。也。服。此

淺淺翻然去我舟則無所用辭則不復爲我可用也
也豈惟心殊豈惟思薄且變而爲怨長焉豈惟神之
不來豈惟我之不退且顯然告我以不開焉不開則
未來者真不來矣想則尚冀榮恩與同心者永結
錄合矣蓋所絕望乎神者又適進而深矣
龍騁我兮江阜父彈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
遺兮下女昔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楚辭補直

卷四

七

品遺下女乃在舞飾而旋元坐堂屋之後文庫文心
最爲曲折已歸而再思此策也捐也遺也以遺也昔
已離江浦心口計較之言也時不可兮再得惜此策
之外固今已歸而無及也若作實據遺說味薄矣
箋既絕望而言旋卒落之悲不遺復道仰見鳥而俯
見水嘿然坐對而已絕望之中又生餘望日向者爲
吾太息之下女猶有哀我之情焉捐玦棄佩永懷此
苦庭下女有代爲吾道此懷者乎情寢之生不復自

紅其無緣矣不敢貽贈君而僅欲以贈下女之不
面貽直致于下女而託之捐焉遺焉將以遺焉見其
之後豈下女而驚其不我接矣何懷挾之其也
右湘君 總品湘乘桂舟爲迎神就我龍魂遺焉
我性就神桂櫂水雪應湘乘之不來瀨漫龍廟應駕
飛之不遇兩雨分合章法最明文勢既已結句佳陣
又再拈出玦佩芳杜將遺下女應前蟬媛以添餘音
以數旁意

楚辭補直

卷四

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久張鳥何萃兮蘋中
習何結兮木上
品悲予起下召子騁望起下遺望鳥何萃習何爲起
下而何爲層層扣呼應
箋東皇太乙最爲瀟灑志騁于堂者也堂中君比太乙
隔矣既降而遺舉其中矣然時無幾矣湘君又隔矣
不復能將來者竟不來矣湘君在中湘夫人存

北。清。而。繼。無。絲。接。也。不。足。以。生。吾。之。喜。而。極。以。召。吾。之。愁。清。緒。又。深。一。番。矣。渺。渺。者。含。睇。而。遠。望。之。也。當。秋。之。時。豈。能。不。波。欲。如。前。之。令。無。波。情。景。又。損。一。畫。矣。何。以。解。愁。其。登。白。蘋。而。騁。望。乎。不。得。之。於。畫。或。得。見。之。於。夕。手。佳。則。其。可。訂。乎。鳥。草。蘋。中。香。紫。木。上。獨。日。於。二。物。之。非。地。而。怵。然。於。吾。願。之。不。遂。也。

沉。有。望。今。還。有。蘭。思。公。子。今。未。敢。言。荒。忽。今。遠。望。觀。流。水。今。潺。湲。靡。何。爲。今。庭。中。較。何。爲。今。水。齋。朝。馳。余。馬。今。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九

江皋夕濟今西滋

正叶于蕭叶言韻句用韵

箋。四。顧。玩。澄。已。矣。不。敢。言。之。矣。湘。君。曰。誰。思。曰。誰。思。謂。敢。於。言。思。也。茲。并。言。之。未。敢。矣。予。是。而。猶。望。焉。豈。能。知。夫。人。之。何。在。荒。忽。而。遠。望。付。之。予。不。可。究。之。域。而。已。較。之。白。蘋。騁。望。尚。確。知。其。在。北。者。若。情。景。又。損。一。畫。矣。寸。心。日。夜。與。水。俱。流。如。向。何。處。乎。雁。入。庭。中。裏。失。所。矣。較。來。小。高。幾。失。勢。矣。生。愁。之。不。堪。騁。望。遠。望。之。豈。達。於。是。移。而。之。他。鄉。也。朝。馳。夕。濟。水。陸。兼。行。

也。獨。古。寫。要。其。法。也。

聞。佳。人。今。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今。水。中。葦。之。今。荷。蓋。蓀。壁。今。紫。壇。羽。芳。椒。今。成。堂。桂。棟。今。蘭。橈。辛。夷。楣。兮。藥。房。因。蔞。荔。兮。爲。帷。緜。黑。楊。兮。旣。張。白。玉。今。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葦。今。尙。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黃。庭。建。芳。條。兮。麻。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今。如。雲。品。勢。望。遠。望。茫。茫。無。着。落。中。忽。記。聞。召。卿。中。安。想。耶。耳。中。安。聽。耶。文。情。最。幻。荷。蓋。至。廡。門。皆。詳。言。築。室。聚。芳。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十

却將白玉今爲鎮一語。插在中間。生其別致。

箋。正。在。絕。望。之。中。更。端。他。求。之。日。而。美。人。忽。爾。召。余。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機。緣。偏。在。意。外。也。可。喜。也。亦。可。嘆。也。騰。駕。偕。逝。亟。欲。以。我。而。就。彼。也。築。室。水。中。又。欲。彼。之。就。我。也。水。中。者。湘。夫。人。之。所。素。居。因。彼。之。居。適。彼。之。願。也。首。葦。荷。蓋。取。仰。靡。而。居。易。就。也。先。言。重。後。言。房。築。室。之。次。第。也。言。實。此。言。壇。言。房。乃。言。帷。幄。成。而。室。始。有。基。房。成。而。帷。始。可。覆。又。一。次。第。也。蓋。

必以荷壁必以荷棟以荷樑以荷梁房以荷
惟以荷榜以荷在上在旁無一非勞也白玉為
璫之中非俗玩所可到也有總製之勞有散布之勞
疏以石蘭言散布也有初計之勞有再葺之勞既曰
葺之今荷蓋而又曰葺荷蓋緣之杜衡加功以致
堅也上芳備矣又及於下實度必以百舛內芳備矣
又及於外建門必以芳馨築室之苦心深力一至此
乎乃九疑並迎忽有奔我以去者矣吾之築室在水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士

中而與我爭迎者為九疑之山神為水為山各峙所
道徒見其來未知其降紛紛然但觀其如雲而已
蓋築室之心力依然愁予之耽眇而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擊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變廣雖來而不降于吾之室凡前此所謂乘乘以
迎神者真無所用矣正欲遺襟此袂冠冕之憤也
也校前之庚子復一書也矣前篇為操勞以遺下女不

得之尊貴得之卑也此云以遺遠者不得之一時
得之後世也前所指有其人此之所遺不知何人又
頃一情緒矣

右湘夫人 總品通篇帝子至水上為一層公子至

水前又為一層變其名曰以復其情結帝子公子
既逸不可接忽轉出佳人相召既曰召子從前期不
足信茲必信矣子將勝三字惟其躁其尚未及見遠
欲築室以求其來居於其處其山神爭地室廢于無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士

用乃并己之袂襟欲裂而擲之憤甚狂甚無邪之甚
承段自寫形神千百世下想見愁容生面

廣闊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東雨兮
澧澧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紛總總兮九州何
壽天兮在子 廣叶除可反子叶與

品雲中君只言神之他往未嘗及神之有言湘君告
余以不開神自言之矣然但曰不開無怒辭也此佳
入兮召子卒不得親焉雖有言直不信然未嘗曰不

復相顧也。至此而神之言乃公然相絕。文心通變。深逾翻越。

變廣開天門。無復以人之虎豹矣。紛吾乘者。往以迎之也。吾方上逐而神恰下翔。於是踰以從之。自欣泰。巧天從其願矣。豈知神意之不顧耶。司命之神。司書。次者也。轉天為海。其職也。職之所在。治紛如治簡。九州交倚賴之。乃曰。何在下。謀之。而以爲非我事也。先曰。紛總總。厭之。而以爲非我能也。此尚可與訴苦乎。

楚辭九歌

卷四

圭

可與訴福乎。從前進神而不見答。猶未知神之絕我。與否。卽不相昵。猶有望焉。進神自言之。而情致忽然。矣。告我不聞。未嘗非超。猶飾辭以相慰。不聞尚有聞。時也。此之直云。何在。倍超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靈陰兮安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品與若導帝二辭。故新情甚。

變神既護之。而不我顧矣。將遂已乎。天門仍可弱也。飛翔仍可到也。前之乘玄雲者。茲仍可乘清氣也。天

下之人。執于司命。司命執于帝。司命失其職。當亦帝所不許也。處同往而實之。帝乎齊速者。欲拉同遠實。俾無可語。無可也。導帝之九坑者。既謂乎帝。而又引帝以觀乎九州之山。使帝實知司命之失職。九州。爲天不得其平也。被被陸離。司命之驕蹇自如。曳衣。鳴佩。不帶帝貨也。陰陽莫知。司命之言也。始曰。何在。

楚辭九歌

卷四

圭

余諉之於不知也。此曰衆莫知。今余所爲。自知其職。自知可爲。而付之不爲。且誇言變化。嘗人之不知也。前祇意忽。此則氣悍矣。神愈悍而望與神親之情。乃愈切。愈切而乃以得其愈。悍可苦何。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

品。抱哀。幾天。救死。不暇。何暇。惜。離。乃持。添入。遺。離。近。支。勢。意。連。能。一。停。留。文。情。慘。處。能。一。冷。豈。正。自。倍。甚。

帝

司命得而上帝不問天不憐人人與人自相

濟而已麻華以遺離居因自休而生憐人之想也者

則死非近矣非遠天也壽亦無益矣以既極之日而

遇命之司命有恨如何

人愁人今奈何願若今今無虧罔人命今有當執離合

今可爲天叶鉄因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幸

品放逐之身豈屬佳况乃曰願若今今無虧苟得長

天年被放未必非福也湯意早除

寔前既來氣以慰帝此又乘龍以冲天欲向上帝而

耳想也司命之不顧死期之可憂終不能已干接而

真一假半也低徊思之前想既已不效再想亦復何

意已矣冲天之心忽然中罷矣似有繫樹執修結法

延片愈思愈愁而已愁心所至後來之獲福既非敢

望現在之歲月尚恐有損且願無虧而已願愈小

愈促矣將天固難定命離合亦有定數天一事尚

一之可爲者乎折麻蔴以遺離居人與人自相

之慘况至此亦何永冷矣

右大司命 總品屈子必欲死死者也此司命所無

如何者也乃通篇怨貴司命爲恨交橫如必不肯死

然文心最曲言末以三度上天之懷公作三度布

首曰乘玄雲欣而欲上也中乘清氣憤而欲上也求

曰乘龍無可如何又欲再上也乘玄雲而曰君回翔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去

以下則因神之下降不復至天結桂延佇則因我之

自廢不復至天齊速導帝至於天矣司命之騎帝無

如何至猶不至也欣者失所欣廣者增所憤再上者

到底不復上離歸那變求法最工中間添出折遺離

居四語天不可問人徒相憐纏綿哀惻味最備法最

藍結以執離合今可爲之離一合猶不能得何論

年情最慘意最長

離蘭兮麝蕪單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

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苔。綠葉兮
紫庭。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下叶戶子叶與

品前篇。描寫大司命傲其橫甚。自應難訴。難賴。此特
注目成。忽字。慶連。獨字。慶專。說得少司命親甚。昵甚。
可訴可賴矣。乃有問之者。而親昵之後。仍成契濶。真
堪恨絕。自有美子。何以愁苦。明判項襄不能為父復

箋。勞生增。蟪不待他求也。氣襲襟裾。不待採佩也。大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七

人隱指大司命也。美子。隱指少司命也。少司命者。滋
大司命之志事職業者也。則是大司命為之。父少司
命為之子也。不獲邀恩于大司命。又轉冀之少司命。
焉。大司命失職。少司命幹蠱天下之人。將從天而復。
壽。庶愁苦可免乎。於是而復言秋蘭。自伶得幸。曰。滿
堂。美入獨與余目成。少司命之於我。昵矣。使終始如
是。又豈有幾微憂色。見於顛而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荷天兮。惠澤。儻而來兮。忽而逝。
今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帶叶丁計反

品新相知。承上與余目成。懷之不返。此生離之悲也。
襄之或可用。原則新知之樂也。忽而逝。猶上忽獨成。
誰須。翻上與余。
箋既已目成。當於我無所不厚矣。同心之言。借往之
處。宜其相告。相招。而乃入不言。出不辭。乘載。獨行也。
少司命之行。徑心。事可疑也。然猶以目成之故。求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太

遠疑之也。但自望曰。悲莫悲兮。生別離。此一生之熱
血。所最難堪者也。又自慰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此今
日之情況。或不至於堅遠者也。特目成之。乃新謂必無
思絕之理。一疑至是真可憐哉。再一吟。靈神且安。帶
迴。遙。終。求。又。忽。逝。矣。儻。達。之。行。徑。經。雨。之。心。事。畢。露。
矣。以。宿。於。天。帝。之。郊。不。下。降。矣。別。有。所。須。於。雲。際。以。
快。目。暇。非。我。獨。矣。誰。須。音。不。知。其。為。誰。也。姓。名。本。可。
治。能。已。逐。之。而。不。求。最。實。疑。之。集。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登燧人兮未徠。臨風悅兮浩歌。龍叶南古

本無九河二句

品望未來。應目成始之目成者。茲且辟寧。

遂神既忽逝。我當往追。夫安知誰須者之果有人乎。

無人乎。親見之而後可決也。故遂曰與女也。咸池。盛

言也。彼之所宿近于帝。吾之所迫亦必及于天也。不

世曰同遊。必曰與之同沐。爲之晞髮者。以致親情也。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元

以致効勞也。舊神之終顧我也。乃望之而依然未來

也。下不在人間。上不在星。願忽逝之踪。竟在何處。歲

夕宿者。又晨移乎將。踈隨風而無定乎。臨風悅然。浩

歌當流而已。

孔蓀兮翠旗。登九天兮撫彗星。憑長劍兮擁幼艾。蓀獨

宜兮爲民正。正平聲

蓀天稱九重。罪之咸池之星。而不遇。此不過一重之

天。月未及九也。于蓀孔。蓀以能吾車。翠羽以樹。蓀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手

不願受也。

右少司命。總品神宿帝郊而遊我。我登九天以求

初字法相應。與余成爲民正。首尾雙分。兩意絲入

深。候來忽逝。與余之意不復終矣。民之壽夭。少司命

之本職也。于余縱不終目成。于民豈可不思爲正。

瞰。許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揮余馬兮安馳。夜皎皎

兮旣明。駕龍輅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願懷。馳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明叶

品、瑤、機、從、將、出、說、盼、已、甚、急、太、息、低、徊、之、後、忽、說、雙、
色、娛、人、我、情、與、人、情、竟、爾、相、隔、世、既、訖、娛、誰、知、吾、苦、
血、浴、低、徊、太、息、矣、

楚主臣之所患者不明。離昭高懸則下無不達之
洲。旁無可蔽之譴矣。此原所諱焉。今彼異日也。翔
東方之將出。幸吾檻之蒙。鼎撫馬志喜。可以安驅出
門。不憂迷途之厄矣。夜景漫漫。今爲旦明矣。駕龍乘

卷四

三

雷志迅速也。載旗委蛇志從容也。時有明而無晦。逢有安而無危。則從容迅速。無所不便也。慶幸之中。忽轉一念。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安之後。又或慮危。明之後。又或慮勝。此原之隱憂。未易爲衆人道也。聲色娛人。觀瞻忘歸。衆人之樂者。自樂我之聽者。自悲情。不相對人。我不相適。此無可告者也。

緼瑟分交鼓簫鍾兮瑤簫鳴鐵兮吹竽思靈保兮賢
 駉飛兮翠爵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品備敘音樂著羽飛翬會一語。平中造奇實中造趣。從此接言聲色之盛也。與所惟娛于忘歸之會。而原所低徊于事神之際也。爲瑟鼓爲鐘篪爲篴竽八音畢備也。思蓋保兮賢嫔懼非賢非嫔之難序也。翬飛翬會舞合節之情狀也。舞之抑揚有飛翬之象。音之抑揚亦有飛翬之象也。蓋之來志喜也。來而曰蔽。日喜之中又若微有懼焉。將出而慶却禮乃侍從交。

卷四

11

染復或散之母乃光有炤有不炤乎嗚呼何其多虞而易驚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
援北斗兮酌桂漿。撫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
東行。辟行俱叶胡剛反

品前發慧星此憂天狼擁慧尚未敢正片其輝也舉
射則垂下鍊手矣每換一歌輒進一層以此爲次第
鑒神之既求可以寡矣無須太息於將上低徊於

顧矣。然母乃日來而惡氣勝之。與借米乎。日中必暴。不又將淪降於西方乎。吾於是預示霓裳射天狼之星。以杜惡氣焉。操余觥兮。反淪降則揮戈之說也。尸或爲他戲而我射之日。或不爲我留而我反之兩法。並用又排何多慮而善防也。然而淪降者終不能不淪降也。徐焉而星斗現光。照靈匿魄。杳冥冥矣。青曰。歌將出。夜既明。神之御冥冥而來示我以皎皎也。需今日之衰慶也。茲曰。援北斗。撰余轡。則我之從皎皎。

楚辭直九歌

卷四

五

而往。逸彼於冥冥也。爲明日之晨計也。坐待皎皎。則此夜既苦。離光明最亦遲於受光。往迎冥冥。則明晨之得光早。并此夜之就光亦全矣。必曰。高馳翔者。元登絕頂而觀。日夜半即見。初出往。海外已煥金光。間間尚獨黑形。五岳頂上莫不如是。身處早則光通。處高則光速也。是合晝夜之道。但不患其不明者也。冥冥而曰東行者。日既西入。復將東出。起日於西。則終父所不及。故言於東。則舉步所易。即也。

右寅。總品歌將出。今東方杳冥。冥今以東行。歌末以迎日。就日爲大關鍵。靈米今蔽日。喜與懼交并。從中間著一離蘊。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馳。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鵲叶丑歌反懷叶虛輩反。

品先着九河一語。致其預想。乃徐着四望。語明其。詩文勢善于吐納。橫波起下文。波連風。偶無情吹波。

楚辭直九歌

卷四

六

使。橫魚偏有情。順波相。可以與遊。不願風之無情。乃偏受無情之相阻。既已離別。不願魚之有情。乃偏受有情之相撩。兩皆難堪。

楚九河。借遊。此未見河伯。意中預擬之言也。河有九。則通。通遊無定在矣。非一方之可求。泛波之易遇矣。風起波橫。蓋難矣。乘車駕龍。舍水就陸。登彼崑崙。之山。居高而四望之。此固河源所從出也。水脉可尋。遐覽可周。康九河皆在目中。而定在可得乎。飛揚。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闌兮朱宮。鸞何爲兮水中。乘白鷺兮逐清風。今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清流漸紛兮。將來下子交乎。今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騰子

昆河伯應曰水中爲居乃曰何爲今水中人不能從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許慎

河伯及憑河伯不宜居水恨得倒置最爲深惜與遊
河清冀其暫移而近岸也交手便行水陸互殊紛難
久聚互映有致

箋。則望之後。得其所。在屋堂闕宮。俱見之矣。在彼水
中矣。聞其居而知其入。向所云九河未定者。今在北
河矣。向所云擁浦寢懷者。今在北常矣。於是舍陸從
水。舍龍輶之車。而乘鷁魚以追隨。河伯幸矣。得其
樂矣。何頗遠矣。流水方開。遊趣正長。而忽焉遽別。毋

新四望而始一見甫父子而忽東南今何艱難何
也嗚呼竟別矣迎我者徒有波濤予者徒有魚耳美
人者然矣

右河作總品與女遊兮九河預擬之與女遊兮河
之者實言之乃而交手而遊就焉與遊等子不與遊
恨恨何窮波迎應橫波始以興恨者後又以興感魚
我應逐魚始以志合者後又以志離同此景物遂成
萬變

九歌

迷囚

●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予慕予兮誰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品舍聯宜嘆二子鸞熊寫情別添華芳寃一甜情態
益出

合謂之何哉。自譽曰：宜又爲人之譽之曰：帝寵服之。
爲鬼言：真苦心哀婉矣。曰：豹曰：輕誇物色也。不夷植。
桂被蘭帶，鬱芳潔也。夫亦曰：世之所有，吾無不有。
如是而可以不見棄於人焉耳。折芳致遺，未因見而
先之以辭也。惜不敢遽禮，不敢缺也。處幽篁兮，終不
見天。自言其可悼而冀人之悼之也。險難後來，若懼
見責於人而延詞以謝之。誰與見約者而惕然於至
之遠乎。原之爲鬼言，益苦心哀婉矣。有皇路焉，有衆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天

人之路焉。有見路焉。見路亦憚險難，而黨人乃欲以
幽險之路導君也。此原所深痛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蒼
東風飄兮神靈雨，雷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品繁承不見天，拈出獨立山上，不受簋被僅此片。

忽然風雨，寫出意外之恨。下叶戶子叶與。

箋獨立山上，出幽就明矣。幽，憂脫矣。表獨立者，謂

此事以自標表也。若清忠幸之詞也。立山上而衆

日近不慮不見天矣。雲容容兮在下，方喜見夫又
而不見地矣。昔爲幽篁所蔽者，茲又冥冥蒼晦矣。風
雨交來，遂茲開快。夫誰爲之神靈爲之也。雷靈脩
神靈駕風雨以與靈脩之神相會也。鬼方藉此一刻
之大日，以與人相會，而神乃造無端之風雨，以與神
相會。果見人之道用明，必須天日。神見神之通，用
必須風雨。此所緣殊勢也。靈脩未歸，則風雨未歇。風
雨未歇，則天日未清。天日未清，則人見不得合矣。將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天

神道妬之耶。神未必相妬，而不如意之事，偏相巧
也。野幾苦心，歷幾險路，方得一擬見人。此期既阻，又
當復反幽篁矣。當茲歲晏，鬼不獲再出，亦有人焉。肯
許見于此而錫以光顯之華者乎。原之爲鬼言，又倍
苦心哀婉矣。

乘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開。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瀟湘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

風。城。城。兮。水。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品。優。忘。歸。應。前。情。忘。歸。徒。以。歡。此。以。恨。最。工。招。形。備。
其。真。惠。前。美。真。真。彼。為。立。山。上。之。雨。此。又。為。行。山。間。
之。雨。最。苦。登。逢。鬼。思。人。而。無。術。乃。真。人。之。思。見。一。時。
日。就。華。子。再。則。曰。君。思。我。愈。過。望。愈。無。聊。終。之。曰。思。
公。子。今。徒。離。憂。人。鬼。道。殊。竟。不。宜。相。思。矣。說。得。憤。絕。
遂。既。不。得。見。人。而。因。以。他。之。焉。移。山。上。之。立。為。山。間。
之。行。乘。步。開。步。用。消。愁。懷。石。之。磊。磊。依。然。路。之。險。艱。

楚辭集卷四 九歌 无

也。焉。則。憂。憂。依。然。望。之。幽。晦。也。是。現。前。者。無。一。佳。兄。
也。怨。公。子。者。各。公。子。之。不。肯。華。子。也。悵。忘。歸。者。滯。留。
他。山。不。復。返。幽。望。之。故。居。也。君。思。我。今。不。得。開。者。既。
怨。公。子。之。不。思。我。而。又。不。敢。怨。寬。以。自。慰。曰。公。子。未。
必。不。思。我。意。者。其。不。聞。耶。告。余。以。不。聞。之。謂。也。既。嘆。
山。間。之。無。佳。兄。幽。陰。多。葛。石。又。忽。誇。山。中。之。有。芳。杜。
涼。蔭。有。泉。松。前。折。步。以。遺。人。者。此。又。微。偷。芳。以。招。人。
也。思。我。不。得。開。寬。言。之。思。我。遂。就。作。又。至。各。之。所。思。

矣。豈。有。以。不。開。阻。者。發。心。存。焉。耳。然。不。勝。疑。則。阻。

勝。忙。矣。人。鬼。道。殊。此。所。錄。終。隔。也。苦。於。畫。時。者。當。面。
益。添。之。苦。於。幽。篁。者。風。木。茂。助。之。永。為。鬼。界。人。踪。斷。
矣。徒。離。憂。而。已。與。猿。狔。伍。與。公。子。隔。矣。
右。山。鬼。總。品。以。山。阿。山。上。山。間。分。列。章。法。出。山。阿。
而。得。立。山。上。快。不。可。言。樂。山。上。又。入。山。間。苦。不。可。言。
始。抱。苦。於。不。得。出。終。且。抱。恨。而。不。敢。歸。子。慕。子。今。喜。
窮。究。君。思。我。今。然。疑。作。互。映。最。深。凡。相。疑。者。錄。於。不。

楚辭集卷四 九歌 无

相。知。人。既。享。鬼。之。慕。人。善。為。鬼。則。明。明。知。之。而。又。疑。
之。此。世。事。所。以。大。壞。而。一。德。之。交。所。以。必。不。合。也。
操。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匯。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跳。余。行。左。驂。鼓。兮。右。刃。傷。
雷。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愆。兮。威。靈。怒。
嚴。殺。盡。兮。棄。原。墜。接。叶。匪。先。叶。前。行。叶。龍。馬。叶。滿。補。友。
野。上。與。反。
品。鼓。錯。兵。接。凌。陣。驅。行。善。寫。勇。剛。之。况。碰。傷。靈。勢。之。

後事言妙靜者軍中以敵為至。故不止。士不殺。此
人盡而後已也。尤善寫死。則之。北敗北中能。主
箋。言其平。言其。擇。之。堅。利。也。錯。錯。接。續。言。近。關
也。藏。日。若。雲。蔽。之。多。也。矢。墜。爭。先。不。以。敵。多。而。怯。也。
凌。陣。躍。行。爭。先。之。狀。不。以。在。後。而。避。也。右。傷。者。左。馬
既。死。右。馬。復。傷。也。輪。蹄。者。戰。馬。車。伍。連。也。馬。繫。者。
乘。馬。既。殘。傷。餘。馬。又。被。繫。也。援。枹。擊。鼓。者。震。張。騎。失
既。敗。而。猶。能。力。戰。也。天。時。懟。者。成。敗。有。天。天。實。助。敵。

楚辭集卷四

卷四

楚辭集卷四

矣。吾與天抗。懟。天。而。務。求。勝。也。威。靈。怒。者。吾。之。威。與
吾。之。靈。兩。奮。其。怒。也。嚴。殺。盡。今。棄。原。望。不。盡。不。盡。吾
之。戰。未。肯。已。也。有。必。死。之。意。無。求。生。之。心。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毅兮為鬼雄。

品。帶。劍。挾。弓。千。萬。死。中。寫。出。壯。東。如。此。既。字。又。字。終
字。語。善。善。描。無。首。尚。便。有。心。有。理。即。兼。有。魄。肯。善。字。

映

箋此中言殺之意也。原野之懷。豈今日始。夫。當
昔。從。軍。出。門。已。不。求。復。入。一。往。之。意。不。求。復。反。矣。平
原。忽。兮。忽。然。而。盡。也。路。超。遠。去。家。之。遠。也。說。至。此。悲
心。微。動。矣。原。野。之。內。又。忽。帶。家。鄉。之。哭。矣。于。是。乎。至
自。矢。曰。帶。長。劍。挾。秦。弓。矢。懷。敵。憤。死。是。事。也。豈。以
首。離。而。心。遂。懲。哉。首。未。離。而。出。不。入。此。世。不。以。為。恨
既。離。而。心。不。懲。則。來。世。亦。不。以。為。戒。矣。大。英。氣。至。

楚辭集卷四

卷四

楚辭集卷四

豈。于。來。世。真。既。勇。又。武。剛。強。之。志。無。有。初。鮮。終。之。嘆
矣。不。然。未。必。其。死。後。之。不。含。悲。也。不。可。凌。之。于。生。前
而。猶。可。凌。之。于。死。後。也。今。一。無。所。懲。論。心。至。此。身。死
神。靈。生。為。士。雄。死。為。鬼。雄。又。何。問。焉。上。天。下。地。惟。所
獨。立。矣。魂。之。強。足。以。扶。其。魄。之。壞。矣。故。不。惟。曰。魂。毅
兼。曰。魄。毅。也。

右國勳。總品未死。仗魄不能仗靈。却曰威靈既死。
仗靈不能仗魄。却曰魄毅。前後穿插。通生死為一。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妙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品數吉耳。金部楚辭。盡歸收拾。佩芳之懷。所若。雖行。已志。所發。受變。時趨。日長。無絕。兮終古。則千世之傳。何妨。一時之屈。此九歌所以終于禮魂也。系承上國。獨魂。教尤為有味。

楚志。楚之。不立。品行之。不潔。此魂。逝而不。惜。禮成者。也。生前。能備。百行。死後。乃可。稱。成禮。故。肯。揭。成。禮。示。

九歌

卷四

三

鄭重也。會鼓者。聚衆聲也。代舞。通代而舞也。倡者。歌聲倡和也。傳芭。容與。舞應節歌應律也。春蘭秋菊。芳潔也。百年無不腐之魄。千世無不散之魂。芳聲遠流。莫之盡也。勉為芳而古今壽夭可以一視矣。凡九歌所安。皆可不憂矣。無待乞憐於司命。邀盼於東皇。雲中洲君夫人諸神矣。右禮魂。總品禮魂。却無一語及魂。但曰蘭菊。無是。非佩芳者。蘭菊即其魂也。命想下字。奇甚。

楚辭卷五

閻黃文煥聽直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惘惘。歛歛。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楚辭卷五

卷五

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係貞乎。將泥蟄。嚙斯。嗟。嚙。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極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騶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蛻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譌人高。賢士無名。吁。嗟。嗟。然。今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

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
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雖
誠不能知此事。明叶芒通叶他光反

品。運用十七平字。開段取整。前數平字。用正言。後數
平字。用取譬。看他變處。一宰一將。每以自為整對。第
起。然字。廉潔。從字。懷斯。嗟。嗟。儒兒。以事婦人。突。梯。得
得。如。胎。如。書。以。繫。極。則。令。兩。段。為。整。對。看。他。又。變。處。
段。段。句。法。句。停。却。于。水。鬼。之。下。特。多。與。波。偷。全。一。句。

起辭聽直下居 卷五

本只是十六平字。添出十七。破整齊。為參差。看他三
變處。取譬疊對。段段分時。不相同。却于駕馬駢驥一
段。復上千里駒相連相承。又一整齊中之參差。看他
門變處。正言不繼。以喻。則理易。府整段不繼。以散。則
語易。板作者。翻刺轉。換費極苦心。雖異于鈞數語。而
川取譬。尺短寸長。二語。又從唐尹口中。再取出取譬。
愈多。而後峰愈奇。味愈厚也。兩聲與前聲。偶立為三。
其法各以取譬及正言相雜相映。又是章法內參差。

之整齊。就中各具變幻。則前之取譬。正言在先。響在
後。後兩取譬。聲高。張無名物。智神數。正言皆在後。響在
先。又一翻刺轉。換處。後人賦手。拖沓不變。綴填塞。幾
料以字法。句法。誇其古與。然章法。未能造幻。體勢總
歸純直。豈觀如此。短篇乃其百變作用。耶。漢人尚真
率。其門堂。乃或謂宋賦。從原卜居。開其端。嗚呼。是寧
深心讀原者哉。後以章法。善變為賦。心變。麗益以增
其清空。亦足呈奇。何適不可。

起辭聽直下居 卷五

策。衆臣。留智。以衛身。忠臣。竭智。以憂國。智。留。則。諫。諫。
日。秘。而。食。巧。智。竭。則。忠。竭。日。露。而。成。愚。心。煩。慮。亂。不
知。所。從。長。于。謀。國。者。自。知。于。謀。身。也。欲。求。免。蔽。障。而
弗。得。也。卜。以。決。疑。失。忠。無。可。自。疑。被。障。思。一。破。障。不
能。不。疑。也。惘。惘。歎。歎。血。誠。重。疊。期。于。必。竭。必。盡。不。一
而。足。也。朴。之。一。言。則。受。境。之。禍。根。也。有。術。以。行。其。忠。
忠。或。不。必。獲。展。納。庸。諷。諫。非。與。朴。以。忠。而。也。多。術。難。
矣。失。之。太。速。者。朴。也。失。之。無。文。者。又。朴。也。此。正。所。難。

此蓋其所以成名者。則併發覆者以不與之名。自
 其大以成名者。尚非士君子不願求者之本
 其名不可得矣。

卷五

楚辭卷六

蘭黃文煥聽直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歟。

楚辭卷六

卷六

一

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口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歟。漁父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歟。

夏又一同。理以爲。也。原曰。也。漁父曰。然。則。何。必。盡。避。塵。耶。即。有。塵。仍。可。濯。也。原曰。身。猶。父。曰。足。身。欲。潔。足。足。難。難。偶。汚。足。即。濯。汚。仍。易。濯。也。青。藤。即。盡。污。處。不。肯。落。而。欲。清。得。乎。語。意。機。鋒。一。一。相。射。此。事。法。深。處。新。沐。至。蒙。埃。一。意。耳。却。分。兩。安。能。作。我。里。者。方。之。以。取。莊。整。此。段。法。妙。處。還。有。所。偏。則。是。淨。偏。於。濁。偏。於。清。偏。於。醉。偏。於。醒。其。爲。疑。滯。一。也。推。者。推。彼。而。去。之。也。移。者。移。此。而。就。之。

楚辭集

卷六

也。原之斤斤自標曰。我。漁父曰。衆。濁。而。不。通。與。物。俱。移。耳。未。足。慕。我。也。推。移。而。善。通。以。世。付。世。爲。伊。不。夫。我。也。借。濁。固。難。若。泥。泥。揚。波。則。泥。之。所。沾。波。之。所。盪。未。嘗。盡。濁。而。又。不。必。避。濁。借。醉。固。難。若。嗜。嗜。吸。醉。則。轉。非。酒。醒。亦。薄。酒。未。嘗。盡。醉。而。不。必。避。醉。是。之。謂。不。覺。滯。是。之。謂。可。以。進。而。去。之。可。以。移。而。就。之。不。疑。滯。者。何。嘗。不。高。舉。務。高。舉。者。或。不。能。推。移。深。思。則。高。舉。之。本。領。原。所。自。許。誰。固。得。力。在。此。而。非。倚。避。之。

病。根。漁父所。遺。遠。俗。關。邪。即。在。此。也。思。不。太。深。明。發。國。大。事。車。人。所。難。逢。通。日。者。君。子。亦。當。委。曲。投。機。何。用。強。貼。太。深。而。危。亡。之。形。立。在。現。前。諫。不。能。不。顯。語。不。能。不。激。矣。騷。且。激。而。獨。立。之。踪。日。高。一。日。日。孤。一。日。矣。其。被。放。也。自。令。放。也。非。獨。謫。人。之。工。也。原曰。吾。亦。不。待。深。思。也。朝。政。之。是。非。人。品。之。邪。正。有。目。可。以。共。見。有。色。可。以。共。別。察。察。皓。皓。天。性。本。來。難。以。自。昧。不。高。舉。則。將。受。之。乎。蒙。之。乎。不。能。也。漁父曰。亦。非。受。

楚辭集

卷六

三

也。亦。非。蒙。也。有。濯。之。法。在。何。畏。夫。汝。汝。何。傷。夫。皓。皓。哉。與。其。用。湘。流。之。水。以。葬。而。無。救。於。國。不。如。用。滄。浪。之。水。以。濯。而。仍。潔。其。身。也。此。招。隱。之。歌。也。蓋。後。世。所。樂。原。者。存。乎。隱。趣。不。必。求。死。原。已。自。詔。自。嘲。設。爲。問。答。一。一。分。明。矣。乃。卒。不。能。不。死。也。宗。臣。之。誼。與。此。往。

楚辭卷七

閻黃文煥聽直

九章

惜、誦、以、致、愍、今、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今、指、蒼、天、
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今、戒、六、神、與、衡、服、俾、山、川、以、儆、
御、今、命、咎、繇、使、聽、直、正、叶、征、服、叶、蒲、北、反、

品、孤、憤、忽、生、欲、令、天、地、神、鬼、一、齊、不、得、安、坐、文、心、奇、
創、至、此、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一

竊、作、請、以、代、祝、家、父、之、所、至、自、明、冀、寃、王、之、無、罪、也、
惜、誦、以、致、愍、屈、子、之、所、自、悲、悔、辭、寃、之、無、及、也、始、惜、
之、而、不、肯、違、言、今、抒、之、而、未、必、見、信、忠、無、可、白、于、人、
而、新、白、之、于、天、又、祈、天、之、分、勅、諸、神、以、共、為、白、焉、人、
世、之、不、足、賴、一、神、之、未、易、決、一、至、是、哉、新、天、所、新、而、
仍、縉、之、答、義、之、聽、直、天、不、足、賴、終、將、人、而、已、神、即、衆、
仍、不、如、絲、之、獨、也、當、茲、世、而、欲、得、古、咎、繇、之、人、此、豈、
以、可、望、哉、嗚、呼、直、何、時、耶、聽、何、日、耶、仰、天、俯、地、前、下、

世而後千世。齊為默然矣。

竭、忠、誠、而、事、君、今、反、離、羣、而、離、狀、忘、懷、媚、以、背、衆、今、待、
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述、今、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
莫、若、君、今、所、以、證、之、不、遠、然、叶、於、其、反、

品、下、文、屬、神、所、占、曰、君、可、忍、而、不、可、恃、此、日、待、明、君、
曰、莫、若、君、何、句、以、君、為、可、恃、善、伏、下、案、前、日、將、情、曰、
忠、言、此、日、言、與、行、情、與、貌、互、相、呼、應、情、尚、隱、而、貌、顯、
言、尚、虛、而、行、實、如、斯、忠、石、有、何、難、辨、以、此、反、催、緊、留、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二

竊、前、憤、心、事、之、莫、自、呼、天、呼、神、共、為、剖、雪、此、表、忠、忱、
之、易、見、不、待、天、不、待、神、不、待、聽、直、君、可、立、稽、也、曰、竭、
忠、誠、反、贊、脫、言、血、脈、之、不、貫、痛、癢、之、不、關、也、未、嘗、見、
絕、而、置、之、血、用、此、堂、簾、既、隔、之、大、獎、榮、所、最、難、堪、
者、也、嗚、呼、不、得、不、待、君、之、徐、知、矣、既、已、離、羣、背、衆、豈、
能、待、君、而、已、抑、吾、之、待、知、豈、有、難、知、哉、言、行、可、以、踪、
跡、情、貌、無、可、變、展、以、行、證、言、以、貌、證、情、至、顯、至、顯、相、

臣其莫若君也。雖知石君不知。猶口此。月也。味。待。君之明。易知而竟不之知。無可復待矣。不得不急於求親矣。

吾誼先君而後身。今。老。泉。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今。又。泉。兆。之。所。讎。也。實。心。而。不。豫。矣。危。不。可。保。也。亦。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品。抒。情。自。鳴。無。罪。招。禍。久。自。認。有。罪。五。帝。六。神。山。川。告。辭。到。此。亦。難。為。原。判。斷。矣。原。實。自。招。之。誰。能。雪。之。

楚辭直九章 卷七

三

文情善用通都

箋。既。已。易。知。無。可。自。咎。矣。此。又。痛。自。引。咎。曰。背。泉。者。開。蒙。於。泉。者。也。僂。媚。之。忘。仇。讎。之。集。也。先。君。專。君。君。我。所。謂。竭。泉。所。謂。非。也。不。據。謂。不。豫。為。備。也。仇。隙。能。存。從。而。備。之。猶。慮。或。疎。先。不。備。而。可。保。哉。如。是。以。餘。待。君。之。親。我。不。亟。求。合。泉。人。泉。兆。庶。不。之。妬。乎。乃。又。求。親。君。心。無。他。術。勢。無。他。佐。而。亟。於。欲。還。是。招。禍。也。以。背。泉。為。始。禍。以。求。親。為。繼。禍。無。往。而。不。招。矣。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君。而。不。戴。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期。越。兮。又。泉。兆。之。所。始。也。紛。逢。尤。以。難。勝。兮。寧。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必。鬱。邑。余。佗。際。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詰。兮。願。陳。忠。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佗。僚。之。煩。感。兮。中。悶。替。之。怵。怵。門。叶。民。志。叶。之。咎。叶。呼。其。反。白。叶。病。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四

品。曰。忽。忘。曰。迷。不。知。曰。亦。非。余。曰。又。泉。哈。曰。又。蔽。曰。又。莫。察。曰。固。不。可。曰。又。莫。余。聞。一。句。一。轉。疊。說。不。休。結局。所。云。重。著。以。自。明。此。為。最。重。矣。忽。忘。忽。字。最。有。致。氣。之。所。激。忽。然。不。自。覺。也。忠。臣。俠。客。熱。血。驟。噴。不。暇。他。顧。往。往。如。斯。迷。不。知。門。自。供。尤。妙。將。自。己。一。勝。也。安。焉。得。絕。癡。不。愚。者。必。不。肯。忠。忠。者。必。愚。人。各。有。能。有。不。能。干。惟。之。門。實。無。所。知。但。曰。不。欲。干。請。是。得。談。矣。既。曰。寵。不。知。門。又。曰。願。陳。忠。而。無。路。門。者。受。所。

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惡而不可恃故

禮

懲熱羹而吹紫兮。何不愛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有囊之態也。衆駭遠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操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態叶聲。

品不妄此志。應前陳志。同極應志。極異路。應無路。曰門曰路。曰階。三者我無一焉。又何以行世。登拈最後。何不何以三何字。自罵得痛絕。

變自接之後。又復自詰曰。夢之告我者甚明。而我竟不知變也。情貌不變。從前以此。靈君之見察。冷熱宜。

楚辭集卷九章

七

墜。從今宜以此存我之知悔也。釋階登天。冀應俱存。一生憤憤。墮落夢境。云如之何哉。水既無抗。陸復無階。兩無望矣。天尚可近乎。何以爲伴。何以爲援。所謂危獨難異之終。必至是也。此志即志極之志也。同樣志之同樣也。人臣以得君爲主。所謂同極也。能婦不能婦。則異路之說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諂。今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

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對時同反。

品仰忠與所非忠。而官相應。忠可以失天。偏不可。人多一忠。忠肝徒添一番。忠府作字。造字有盡。所。箋自詰之後。又引古以自喻。不得志於君父之際。首有然。豈獨今日而吾知之。乃以今也。始之。忽之。何其疎也。今之信之。何其晚也。君造怒者也。我造怨者也。以造怨之臣。事造怒之君。尚可合乎。以我之忠。形人不忠。造怨於人者也。天亡八國。必令其主不悔。怨。

楚辭集卷九章

八

言天之所廢我。乃強欲扶而興之。是造怨於天者也。增弋機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儼個以干祭兮。恐重患而難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回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辟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下叶戶。

品在上在下。機械布滿。無隙可逃。說得千古小人。唐審君子之客。曰。設曰。張又曰。辟。預開禍阱。以待。愚忠之自墜。君子自真。罪而小人乃若。不與焉。殺之爲可。

此章或隱言之。或於君與小人一明及之。而不復提。說者非同。非既經指點之顯指。則再說必須更提。此中確有次第也。朱晦菴謂九章皆直致無潤色。諸章深相無盡。何嘗太直。謂指點為直。則頗近之。然直法重疊呼君呼衆人。繞繞萬端。語雖直而法未嘗不曲也。言字情字志字。是通篇呼應。眼中中段忽入就夢。尤工于穿插出奇。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十一

思美人兮。馳瀾而於胎。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中旦以舒。中情兮。志沈寃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品言不可詒。既已甘絕。開問矣。又說寄之浮雲。致之歸鳥。刻刻欲詒。箋思之。之其無可立待。而又立焉。無可立見。而直矜焉。思而成迷。不自知。美人之不在前也。既迷而忽醒。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十二

媒絕路阻久矣。言且無從寄。况欲立而待之。望而見之乎。竟悲日。頹幽憂日深。陷滯其中。無片刻可以發宣矣。今朝明旦。日日皆然。欲舒以發之。而前者更益之。沉也。煩者更益之。寃也。依然不發而已。無可達矣。其以不可詒者託之浮雲。而真不為致託之歸鳥。而馬不我執。奈之何哉。

高辛之靈虺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姬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愁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閉而

壽考兮何變。其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廢。既覆而馬。顧兮。遲。獨懷此異路。勸驥驥而更駕兮。造。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耶。假日以須。昔指嶠峯。西限兮。與。纒。黃以爲期。節叶異化叶媽

品因承歸焉。翻出玄鳥之相遭。迅高亦有可。信者。但古人福厚。偏得建。今人命薄。偏得迂耳。變節從俗。起下何變易之。可爲。觀南人之變態。異路應前路。絕。此歷言變計之無所出也。玄鳥生商。精神足以感。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古

格不能追古。則當從俗。而又重自。觀也。使易志而可。爲猶且志屈。堪。幾。况變易之不可爲乎。離。感。馮。心。吾。額也。隱。隱。壽。考。吾。事。也。不。賢。者。不。復。致。其。發。不。達。者。不。復。冀。其。達。也。馮。心。未。化。者。前。年。之。問。尚。不。得。消。融。斗。之。問。又。已。積。也。于。是。而。了。然。于。不。可。得。變。于。前。然。不。改。吾。度。任。彼。翻。覆。終。不。肯。與。衆。人。同。路。也。即。有。融。職。是。父。爲。我。作。助。更。此。期。道。可。以。長。驅。而。吾。終。遠。矣。而。不。肯。驅。家。常。將。日。不。競。世。途。也。並。行。月。落。不。以。離。

黃而慈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鵲志而愉樂兮。連江夏以娛憂。東大薄之芳菲兮。寧長州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委絕而離異。吾且儼偃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芳與澤其雜。操兮。施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系兮。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居蔽而開章。葉叶莫古。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古

反草叶七古反佩叶備態叶替出叶尺連反。品。或。假。日。繼。黃。又。翻。出。白。日。出。之。悠。悠。繼。黃。以。爲。期。日。落。而。期。過。也。白。日。悠。悠。則。日。即。初。出。而。幽。憂。在。懷。當。春。如。秋。寫。態。能。刺。誰。與。玩。芳。語。更。悲。涼。變。節。則。我。志。不。肯。娛。憂。則。古。人。不。存。子。然。顧。影。何。難。長。生。揚。厥。然。而。不。埃。應。前。是。憑。心。而。未。化。出。中。滿。內。著。於。許。多。文。情。妙。處。而。獲。絕。香。盡。之。後。近。說。介。氣。可。悼。可。愛。長。存。心。身。

變事不可為。既以日將落而生。無復得。失之。未
且。日。初。出。而。安。坐。不。履。在。寅。之。計。明。春。而。白。春。日。或
於。秋。日。矣。蕩。志。愉。樂。祇。以。玩。日。樂。非。隨。地。遺。懷。耳。道
廣。之。餘。忽。忽。生。感。殊。芳。長。嘆。古。人。世。矣。憂。亦。不。足。以
白。娛。矣。抹。之。不。如。玩。之。之。可。久。也。無。人。同。玩。不。如。抹
之。之。享。用。也。除。彼。凡。艸。佩。此。芳。馨。未。幾。而。萎。離。可。惜
也。顧。萎。離。而。憂。復。中。來。始。之。憂。為。我。也。茲。之。憂。為。君
也。于。是。而。再。自。娛。焉。以。我。之。不。肯。變。易。者。觀。南。人。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其

變。吾。芳。離。委。吾。快。終。屬。之。終。不。肯。以。不。若。而。遂。不。以
之。快。也。所。快。在。中。心。非。外。物。之。所。能。移。凡。陷。澤。不。登
沉。菀。不。述。總。藉。此。以。揚。吾。憤。悶。而。不。埃。乎。他。如。之。何
其。可。變。也。我。之。快。在。於。中。心。芳。之。揚。亦。自。中。出。離。中
之。意。兩。兩。相。合。也。澤。言。潤。也。芳。非。澤。則。易。枯。芳。中。敗
矣。嘗。潤。則。常。芳。故。曰。典。澤。離。難。潤。之。中。而。芳。出。焉。萎
則。不。須。澤。矣。離。既。萎。之。後。想。未。萎。之。時。初。抹。之。味
何。抹。之。色。皇。受。謙。以。目。愛。言。之。津。津。有。味。也。甚。哉。植

子。之。深。于。諫。芳。也。芳。之。所。出。氣。隨。風。而。益。遠。邪。邪
旁。添。四。備。滿。內。而。及。外。矣。自。中。者。指。芳。而。言。也。花。心
之。內。芳。氣。所。兆。始。也。謂。內。者。指。地。而。言。也。近。芳。之。歷
芳。氣。所。先。滿。也。曰。揚。厥。遷。曰。外。揚。我。惜。芳。以。揚。我。芳
得。風。而。自。外。揚。也。芳。揚。則。我。之。意。亦。興。俱。揚。矣。居。離
聞。章。者。任。載。之。一。室。之。內。蔽。之。幽。谷。之。中。未。有。不。則
者。也。情。質。可。保。者。既。有。其。質。亦。若。有。其。情。焉。欲。人。之
賞。之。也。珠。之。也。薰。必。不。為。藉。所。謂。可。保。也。縱。在。萎。離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其

今。辭。荔。以。為。理。今。懶。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今。假
察。裝。而。濡。足。登。高。吾。不。說。今。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
昨。今。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晝。今。未。改。此。度。也。命。則。處
幽。吾。將。罷。今。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楚。楚。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能。叶。泥
品。卑。大。淵。寧。長。洲。說。得。採。芳。徒。其。憚。惜。水。際。濡。足。說
得。逢。世。懶。甚。曰。不。悅。又。曰。不。能。自。招。墮。甚。惟。小。人。乃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七

能下達彼亦各有其才與識焉前書應前前繼
目之來暮應前白日山之悠悠似日以須時
望夫考自珍幾不知有人世矣蝶絕路阻置不問矣
忽一念及又慨然曰尚有可通之路乎或尚有可用
之蝶乎將錄蕩蕩之蝶則當登山路將藉芙蓉之蝶
則當求水路吾又憚緣木也又憚濡足也蝶印不之
而吾自憚於山水之路且緣木不堪登山囊裳不可
屨水也緣木則登高懼顛既非所悅囊裳則入下懼
閉又非所能使慣登慣入形足以辨之心尚可無疑
也乃素乏輕便之手足形固不經張習矣安得不驚
疑乎於是前繼所不達者前畫仍自矢廣遂散惡世
者也故不可達也畫惡我者也故無不可達也度之
未改則即前畫之有達也廣者無往而不得吾志也
世途自狹車不可行心界自寬芳無不可揚命則處
于幽蹈者冥之苦界心則可以齊光及白日之未
也思彭咸者惜不及古之人而又終期及之也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六

在思美人 總品所帶不發沉寃莫達揚展憑而不
竣滿內外揚足通篇立意大呼應處前繼不達求
此度廣遂前畫未改此度又一立意大呼應處皆以
後取承前段翻案出奇善得則不思于不贊莫達矣
世自抑我之遇我自揚我之芳有貴之廣遂則不忠
轍之不達矣世自抑我之轍我自仰我之畫故曰情
質可保居載聞章居載即所謂陷滯沉寃轍之不達
也可保聞章即所謂揚憑遠揚畫之廣遂也文心一
線到底最為清徹

已。豈。之。憂。思。令。獨。永。歎。乎。增。傷。思。寒。之。不。釋。分。憂。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幾。
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慄。慄。

品。九。辨。悲。秋。可。謂。痛。寫。淒。矣。不。如。此。動。容。二。語。最。
忽。無。盡。也。動。字。浮。浮。字。直。令。人。坐。臥。行。立。俱。不。得。安。
多。怒。起。下。述。怒。

箋。揚。雲。增。傷。者。嗟。可。訴。之。無。人。也。有。人。堪。訴。則。孰。能。
獲。舒。藉。彼。相。慰。少。減。哀。傷。焉。慰。藉。無。人。意。豈。獨。甚。傷。

卷七

九章

七

斯。增。矣。遭。夜。方。長。者。殊。夏。入。秋。則。其。初。長。之。候。也。秋。
有。秋。之。容。焉。風。一。至。而。客。動。矣。天。為。變。色。林。為。換。葉。
矣。回。極。之。浮。浮。者。天。有。南。極。北。極。入。地。出。地。之。定。數。
今。交。秋。展。所。動。俱。若。回。旋。而。浮。也。古。之。怨。則。亦。天。
之。秋。也。使。西。時。而。音。秋。則。聲。所。至。無。條。勝。矣。屈。推。憂。
之。甚。之。為。怨。抑。何。多。也。其。悲。然。皆。秋。悲。悽。悽。之。心。可。
將。堪。乎。
願。遂。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清。以。陳。詞。兮。建。

以。遭。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中。道。
而。回。眸。兮。反。既。有。此。他。志。憫。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
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鎮。中。志。所。之。
好。叶。

品。橫。奔。覽。鎮。字。法。奇。帶。人。至。至。于。自。望。則。舉。朝。無。可。
入。之。忠。言。矣。以。其。美。好。以。其。修。姱。拈。出。病。根。造。怒。不。
信。最。為。扼。腕。乃。自。不。信。於。臣。臣。未。嘗。敢。一。言。以。獲。
疑。於。君。復。有。何。可。怒。哉。多。怒。者。正。於。無。可。怒。中。造。出。

卷七

九章

七

不。明。之。怨。耳。寫。出。楚。朝。庸。主。性。情。難。定。
幾。於。斯。而。發。一。顧。曰。遂。茲。多。怒。之。深。紛。遂。尤。而。離。謗。
何。所。不。有。吾。不。能。避。也。願。遂。赴。橫。奔。以。就。之。從。中。覽。
觀。斯。民。之。受。罪。地。為。樂。矣。以。自。鎮。吾。情。焉。自。鎮。者。替。
情。鎮。物。之。說。也。民。尤。者。多。怒。之。世。何。民。無。尤。民。而。道。
尤。可。憐。也。臣。而。遭。尤。尚。可。受。也。結。微。情。以。陳。詞。者。自。
鎮。之。後。又。欲。自。解。也。民。遠。君。者。也。遭。尤。而。不。得。理。直。
道。君。者。也。遭。尤。而。得。理。也。此。覽。鎮。之。旨。也。在。今。日。判。

我。向。君。少。陳。詞。念。昔。日。則。君。與。我。有。成。言。多。怒。背。背。亦。未。嘗。有。怒。而。卒。以。他。志。相。離。焉。追。邇。之。下。愈。難。堪。矣。豈。真。余。之。有。可。怒。耶。非。然。也。余。之。所。藉。以。事。君。者。曰。溫。倫。之。修。美。曰。紛。有。此。妙。節。乃。君。別。還。君。之。美。好。脩。好。漫。不。吾。喜。且。步。勝。焉。蓋。爲。余。而。造。怒。矣。我。本。無。罪。若。亦。本。無。怒。忽。然。憑。虛。構。造。也。造。之。一。言。慘。甚。矣。譴。人。則。之。怒。乃。以。生。是。首。造。者。也。惜。往。日。曰。含。怒。此。曰。造。怒。怒。而。造。也。無。刻。不。開。端。矣。無。可。使。有。也。怒。而。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主

含。也。無。言。不。獲。罪。矣。有。誰。可。使。多。也。何。原。之。拙。於。避。怒。而。深。于。數。怒。也。

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惛。惛。茲。歷。情。以。陳。辭。兮。稊。詳。葬。而。不。聞。固。切。入。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患。叶。胡。門。反。

品。願。造。赴。願。承。間。互。對。結。微。情。以。陳。詞。茲。歷。情。以。陳。詞。互。對。不。信。不。聞。互。對。爲。余。造。怒。以。我。爲。患。又。一。互。對。衆。法。整。標。

變。於。斯。而。又。再。發。一。願。曰。吾。豈。敢。造。料。吾。君。謂。造。之。必。不。解。哉。意。者。偶。逢。君。之。未。聞。也。此。前。期。之。所。藉。不。果。而。今。詞。之。尚。冀。可。陳。也。得。承。清。宴。君。或。自。察。之。不。待。強。聒。也。於是。既。已。愛。悼。復。不。敢。悼。既。已。冀。進。而。無。可。傷。復。中。疑。而。怛。傷。兩。端。交。戰。數。刻。還。轉。情。極。可。憐。之。狀。矣。憐。憐。安。靜。之。意。也。震。則。動。震。悼。之。懷。心。動。而。傷。也。憐。憐。之。懷。心。靜。而。傷。也。有。不。敢。與。冀。進。之。念。難。乎。其。中。故。稍。減。動。傷。而。又。祇。難。靜。傷。也。迫。至。復。難。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主

伴。衆。所。謂。不。敢。悼。者。不。能。不。悼。矣。冀。進。者。無。絲。進。矣。昔。日。之。與。我。期。而。不。信。者。又。如。其。故。矣。伴。爲。不。媚。矣。不。聞。者。君。也。不。能。媚。者。我。也。固。也。以。爲。患。者。衆。也。衆。也。將。歸。咎。於。君。耶。歸。咎。於。我。耶。歸。咎。於。衆。耶。其。必。有。焉。矣。切。人。情。詞。迫。切。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樂。終。兮。願。稊。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儼。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就無施而有報公就實而有獲

品承前兩陳詞又再曰初吾所陳追邇堪憐日可完
又曰難虧一意分作對整著名苑實四語重疊鼓譟
欲使伴聾者必聞

箋既絕望於君之伴聾矣而又望未敢絕也追邇初
陳之詞君即伴聾豈真能不聞耶所陳耿著自至今
其無能亡之辭未嘗亡則君固未嘗不聞也於是而
三發願曰吾何故獨樂箋箋甘受不媚之忠哉所冀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孫美之尚可完伴為不聞之未始非聞耳少留片字
之獻替猶存一刻之明良何敢以不聞而遂已也事
其君不能為三五則殉是職必當為彭咸吾之所欲
處於君者吾之所遠聞於古者也古人立極後人務
至巧肯遂為像何患不至竭我之難虧以助君之可
完吾寧冒怒行之矣多職有聞仲山甫補之則虧復
可完之說矣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又一可完難虧之說
也無施斷無報無實斷無獲又一可完難虧之說

也是為臣所宜努力而不辭於君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憫吾以茲
好兮教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
佳麗兮辟獨處此興域既憚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
今臨流水而太息

王叶征

品日夜無正應前遭夜方長黃昏為期憫吾以其美
好復前美好傷而不聽應前伴聾不聞聞而傲此伴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楚又深一番矣少歌曰倡日分作兩對一從美人莊
言一從有鳥取喻布陣甚整
箋既已不敢諉咎於君務以竭忠自勵矣那猶思之
又不能不諉咎於君也我竭日夜之力而終無益得
是非之平空有抽思而已憫吾以其美好者無媒少
美而不憫也伴聾而不聞者茲且傲焉而不聽不止
於伴聾也君德日以怵臣力日以微獨賴日悲不足
以稱立朝之臣也臣同彼南來之鳥耳孤踪而處澤

域雖有佳麗莫竟良媒遠道不可以復返陳跡不可
以再申夢山水而悲咽從前熱腸此際反冷矣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理
一夕而九逝暫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
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
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品曰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自難自解
曰一夕而九逝又曰徑逝自解復自難九逝矣却曰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章

不知路逝而未嘗逝也徑逝不得矣却曰魂識路不
逝而又時時逝也數語之中寫出顛倒錯亂無所不
有尚不知余之從容看破當時與後代人家瞎眼
原自以為從容而當年曰婢直後代曰忠而過誰實
知厚哉

楚篇首曰曼曼夜之方長此曰望孟夏之短夜兮方
方長之秋夜則短夜也此直之晦明一夜若一歲
之長也道卓遠而日忘歸家而山日之路也主卿也

路以久而忘也懷土非君子之心也郢路之遼遠
因而被放之路也思君之跡即放而不忘也忘君非
人臣之義也一夕九逝夢而醒醒而復夢也指月
是魂之自爲指也夢中之月星也既得所指可以知
曲直而徑逝矣願之而終不得也藉夢中之月星以
導夢中之路程月星既皆是幻山河亦并非真空有
識路之營營而已識亦何用哉如斯而猶以爲識路
靈魂亦過於朴直矣過於自信其直矣吾之魂不能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美

與魂同人之心不能與吾同一也嗟呼無良媒在其
側吾知之久矣豈不欲徑逝理弱而媒不通則難面
相遇有險乎山川遠於遠程者此所錄從容而不
徑逝也是尚不知又何云哉

亂曰長瀾滿流源江潭兮狂瀾南行聊以娛心兮
歲鬼蹇吾願兮超同志慶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
兮煩冤寄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
又無行媒兮道思作煩聊以自收兮憂心不遂斯言難

告令 淨叶華蓮叶燕告叶示

品聊自救與尚不知相應語意最為悽咽無知我者孰能救我哉道思應前抽思前曰與美人之抽思思非為美人而抽非以自為也至於美人不我顧然後自道其思祗歸自教生平志願豈料至此箋昔自南而集漢北茲乃歸北而復南行胸中萬感四視意痛悼則不忍言驚駭則不能言此所錄但有狂顧也既曰狂顧又曰娛心愁腸已極若不越此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自娛無復生存之望矣臨流水而太息者又適滿流而自娛自娛之極更慘於太息矣適流之後繼以登山涉彼摧嵬高視一世吾願其在斯乎斡石者欲駕車登山也超同志度者驟下升高志度之超越也娛在水而願兼在山志度之回環也行隱進者隱隱而自遊於此也親身在舟隱意在山故曰隱進也夷猶北指者有隱進登山之懷而未嘗往矣而北姑也實前此者崔嵬原野為虛願生替之中作此妄想實度神

然而從舟行也愁嘆苦神靈適思者靈現欲以還其苦也思進而路愈遠思不足以啟路矣路遠而處又幽魂不足以識路矣如是而又無行媒尚可憐哉嗚呼世無復救原者矣長歌當哭用藉舒懷苟自救而已死為君死也留一日之生未忍就絕亦為君留也自救自知告之何人右抽思 總品題是抽思前半事說陳詞結微情以陳歷指以陳分作兩樣多愁造怒情不敢盡陳故曰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末

結微也既怒之後又冀進焉情愈鬱而愈多矣始避怒而不取盡陳茲求解怒而不得不罄辭矣故曰歷陳也初吾所陳追邇結陳歷陳之舉無誼而又諄諄於可完難釋善名施實之說致其三昧焉乃始之作辭不閉繼且聞之微而不隱君志蓋驕臣志蓋阻無復可陳矣容有自抽思而已故美人抽思以下只結自嘆下復及君前後分作兩截自中不得斯言辭步與陳詞相反相映

品既老不衰、方而不顧、語用互映、義用雙揭、世莫知而遊瑤、臨登崑崙、起下衰莫知而濟沅湘、齊光起下蔽日、重中、所失願彌高、所遭逢彌卑、善于相形。

无

箋服奇志。潘昔子所戒。法服是服。君子所尚。幼好奇服。非立異也。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吾獨服之。則法服卽爲奇服矣。志節不移。幼老如一。遭譏而忘。不肯懲此原之所自負不衰也。鈇以昭武冠。以稱服。明月寶飾。致文飾焉。文武交備。世莫余知。彼之謂。獨自以下託吾之清潔。目以上升。真可以高馳而不顯。知吾矣。驚凡驂轡。竊馳之具也。瑞圖昆嵩。高馳之區也。不聞世入。但借重業。彼莫知而我自有相知也。所馳騁。

兩霰雪紛其無根兮。雲霏霏其承宇。
風叶乎金反。霏叶

平

五介反
品將濟之下忽說反顧文勢善翻沉滯之下說何傷
河傷之下又說進不如文勢善換反顧翻前不顧浦
述山蔽翻前高馳幽暗霏承翻前齊光自來黯淡幽
慘之懷翻從山林雲霧上寫出加倍曠涼使人目清
而心不敢思
變白黃之後忽然急轉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失斥之

爲。而。獨。望。其。井。知。何。意。之。早。也。與。將。其。意。也。
往。乎。瑞。國。昆。崙。之。後。五。日。將。將。沉。州。又。何。地。之。能。也。
可。遊。之。瑞。國。昆。崙。在。乎。如。故。志。願。乃。遭。如。此。其。見。
慘。耶。不。耶。既。日。將。清。路。宜。從。舟。忽。然。及。側。進。風。生。電。
步。馬。車。又。徘徊。而。未。即。濟。焉。山。東。方。林。之。間。一。
奔。擊。矣。緒。風。餘。風。也。緒。風。何。嘆。乎。嘆。所。達。者。生。是。
萬。物。之。風。少。肅。殺。之。風。多。也。故。合。秋。冬。之。也。徘徊。
之後。要。再。決。濟。合。彼。車。馬。從。彼。舡。舫。上。玩。樂。朝。遊。潤。

楚辭直九章

卷七

主

多。咀。心。急。行。差。容。與。疑。滯。之。況。又。添。一。番。牽。掣。矣。奇。
然。朝。夕。發。此。宿。彼。雖。無。端。直。易。到。之。途。尚。有。端。直。可。
矢。之。心。向。之。所。謂。高。致。不。厭。者。又。安。在。哉。聊。曰。解。達。
何。傷。而。已。緣。是。而。舟。行。愈。深。入。彼。激。涌。天。上。之。路。既。
隔。人。間。之。路。非。道。所。六。何。傷。者。不。能。無。傷。矣。迷。不。知。
所。如。矣。向。緣。方。林。而。乘。舡。今。又。入。林。矣。向。緣。山。東。而。
號。水。今。又。入。山。矣。林。東。山。峻。其。則。遠。後。則。迷。林。之。東。
似。有。後。秋。不。能。無。重。舉。之。至。蓋。亦。併。無。有。責。之。人。歟。

稍。資。足。者。矣。山。之。中。寒。雨。霏。霏。雲。霧。蔽。日。不。能。
上。齊。元。之。異。彩。并。無。人。間。之。霽。色。少。供。安。樂。有。
哀。吾。生。之。無。樂。今。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
今。固。將。愁。苦。而。終。窮。按。興。覽。首。今。衆。危。厥。行。忠。不。必。用。
今。賢。不。必。以。伍。子。逢。殃。今。比。干。茹。醢。與。前。世。而。皆。然。今。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今。固。將。重。昏。而。
終。身。臨。呼。呼。破。反。

楚辭直九章

卷七

主

楚。古。而。終。窮。固。將。重。昏。而。終。身。又。一。親。用。取。楚。重。昏。
二字。自。道。切。至。非。敢。怨。激。而。求。死。也。但。覺。日。晡。一。日。
以。及。此。而。已。思。慕。一。念。魂。神。離。魄。豈。能。知。其。所。以。然。
哉。必。在。危。殆。忘。在。瑤。圃。人。世。之。山。中。所。不。願。處。者。也。
今。山。東。方。林。而。騁。意。於。景。太。以。寬。吾。心。以。廣。吾。遊。庶。
幾。止。可。求。乎。迨。至。水。盡。林。深。仍。歸。山。峻。途。窮。可。勸。數。
言。雖。悲。無。一。樂。矣。不。能。不。獨。處。山。中。矣。將。誰。於。此。矣。
遂。已。自。哀。而。哀。古。人。既。哀。古。人。又。何。怨。今。人。前。夷。離。

后皇嘉樹。橘徂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黃。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搏兮。青。黃。綠。條。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橘而。不。烈兮。國。叶。橘。喜。叶。居。例。反。爛。叶。處。于。反。道。叶。徒。有。反。品。德。服。見。橘。之。有。心。不。遷。見。橘。之。有。品。納。一。土。宜。恒。性。生。此。意。外。描。寫。文。章。任。道。更。為。深。奧。詠。物。乃。盪。入。理。解。佳。在。說。理。能。奇。不。墜。腐。吻。

箋此四所見以作頌也。涉江曰。秋冬緒風。此冬候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壹

景物也。江陵千樹。地氣所獨宜。是此樹之不徙他邦。獨求服於楚土也。服者。傲岸之氣。於茲馴服也。后皇。猶云后土之神也。生物者。屬之地。故以美樹歸之后。皇也。然非獨地氣也。亦有天之所命存乎其間焉。受。天之。不容他遷。故南土獨也。又非獨天也不遷者。天之命難徙。則亦橘之志也。天予人以美質。而人。天。自敗之。多矣。嗟。惟有志之士。乃能承天。雖人。觀。物。情。無。志。哉。為。樂。繁。星。枝。為。判。其。氣。以。充。之。皆。

其志足以持之也。在外則青黃呈采。備文章之義。在。內。則。精。白。含。類。有。道。之。素。其。志。即。其。才。其。德。也。結。盛。也。修。潔。治。也。物。多。則。難。齊。此。之。表。則。有。好。而。無。醜。也。又。與。道。舉。可。致。而。知。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美

保兮。夫。叶。誠。友。叶。平。里。互。品。覆。前。數。語。再。加。洗。發。從。畫。意。添。出。幼。志。不。遷。緣。由。獨。立。難。徙。添。出。無。求。內。白。添。出。閉。心。任。道。添。出。有。理。秉。德。固。幼。志。又。曰。年。歲。雖。少。固。與。友。又。曰。可。師。親。中。更。發。義。味。無。窮。許。大。議。論。妙。在。只。從。橘。說。自。表。之。意。節。在。其。中。倒。注。不。得。其。解。乃。以。為。前。半。說。橘。後。半。屬。原。自。言。還。今。奇。語。化。作。漸。淡。便。其。有。理。等。少。留。像。轉。句。皆。利。便。難。通。友。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七

楚此中上意而再一嘆咏也。曰文章曰任也。則結句與不再洗發乃專承不遷難徙之旨重覆不脫句也。屈子為楚宗臣生死以之無復可去故都之望非此異姓豈可轉移猶之摘樹獨宜楚國不能踰淮非此神不堪以別植也。忠、心、物、理、最、為、相、似、可、感、可、涕、故、專、承、四、語、開、義、寄、感、也。前曰壹志此曰切志橘之有志自初而然非待其後也。原之切好一也。前曰業業可喜此又曰獨立不遷之可喜業業之足珍總以獨

楚辭集直九章

卷二

二

人人終莫能葬其可徙之幾失也。此則原之幾失而自傷且自愧也。莫能遷植之過失者而可以譏原不遷之善聞矣。秉德者橘之切而志立老而德成也。參天地者橘受地宜而不負地則參地受天命而不負天則參天也。歲謝斯青貴之實俱謝則果不復存矣。然而可長友也。其志其德俱在也。與友而曰阿歲謝者知松栢必于歲寒尊橘亦必于歲謝吾所欲友存乎揀服不遷之志非獨珍其嘉實也。故于實謝之後顧與友也。紛華堪說者友短謝仍堪盟者友長也。報世無可友之人乃盡友語以拜嘉樹原之捐心補世極矣。故專也離附離也不離即前所云獨立無常也。使枝梗也歲謝石固果謝所謂青貴之文精白之色不復可見然而其志其德原自附離未謝枝梗之間皆有理道存焉不惟可友而且可師也。縱橘之年壽不必後八百歲之椿而論師固不論年也。所謂忘有異也。其不踰淮也猶之伯夷之不事周殷。

若置橋爲像。宗圖以外。豈有可他之者乎。曰。其
右橋頌。總品前後分作兩段。獲說愈奇。前云。可
屬之花。後云。可喜。專屬之不還。前以文章在道。屬
之。固與後以有理。屬之。使。獲。說。愈。奇。前。云。可。喜。
失。亦。即。前。內。白。之。言。無。私。參。天。地。亦。即。前。休。服。受。命。
之意。而後語。視前語。進而彌透。至曰。可。友。又。曰。可。師。
護。益。關。矣。以。不。踰。淮。特。尊。之。曰。樹。中。之。伯。夷。可。友。可。
師。之。論。進。而。彌。確。原。真。替。頌。哉。

卷七

元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有
隱而先偶。夫何彭咸之逝。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
其情。豈可益兮。孰虛僞之可長。

品。搖。蕙。四。語。說。得。現。前。之。景。可。傷。造。畢。四。語。說。得。從。
昔。之。志。宜。踐。遇。此。景。益。作。此。志。萬。變。豈。可。益。自。鞠。自。
判。哉。然。難。逃。

箋。轉。蕙。者。春。夏。之。光。風。也。搖。蕙。者。秋。令。之。回。風。也。深。
秋。而。嚴。霜。摧。萬。類。初。秋。而。微。風。搖。萬。類。飾。其。卒。故。悲。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一

早

其始人不知傷而我獨為傷也。回風者從容回旋之
輕風也。殺氣既至。輕風皆慘。不待動至也。蕙帶長而
舉。此輕風之易見。故微風皆搖蕙也。因微知著。因隱
知彰。雖未見物之形。而已。預。物。之。止。指。中。潛。移。奪。其。
情。質。霜。降。永。至。皆。風。倡。先。矣。因。風。自。感。我。生。不。長。今。
之。世。秋。之。世。也。萬。物。之。死。以。風。為。端。原。之。死。以。思。為。
端。始。焉。辭。思。彭。咸。作。忠。矢。死。未。嘗。遽。死。也。迨。至。今。日。
因。事。日。非。昔。仇。莫。報。前。日。造。之。今。日。償。之。介。然。之。志。

不可以忘如復不无是前顧為虛傳也縱有為變
能以道辭其初心天下有虛偽而可以長久者乎
鳥獸鳴以號蔡兮重直比而不芳魚鱗鱗以自別兮
龍隱其文章故茶齊不同弘兮蘭幽而獨芳

品正論之下忽登用此文勢善用拓文意善用渡此
沙最肩化腐

箋此承上而言物類之各不客虛偽也鳥鳴則號鳥
之羣獸鳴則號獸之羣各自有羣不可亂也如思彭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聖

或者終當以彭咸為羣也苟非其類無緣隨附如草
之直北終不能芳也魚還為魚羣鱗以自別異仍魚
也龍還為龍即匿文章以自隱藏仍龍也茶齊甘苦
之殊不能以同詛而達同味蘭幽之味不以幽谷而
達不芳也有其實則始終以之也以苦而傷為甘以
魚而偽為龍以直其偽為蘭龍以偽而偽呼羣羣從
獸而偽呼鳥羣豈不能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貶遠志之所及兮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則叶苦

品惟佳人之永都其下惟佳人之獨懷分作對
既自處語亦互對眇遠志介眇志字複肯殊翻洗
疊

箋此中之意唯人不如惟佳人之務求實行以低
素心永都者以之為都居也意安於是之謂也就世
者統包一世之美事一肩承當必不肯放下片刻必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聖

不肯少漏纖毫此非他人所能贈吾亦非可贈他人
者故曰自貶也一世遠矣非志足以及之不足以耗
之也憐浮雲者以吾之失定力嘆雲之無定安也慨
世之喻也慨世而忽又自慨就貶之願幾之何日乎
此吾之所感也世與心遠未可知而心與口與那可
定故復自信曰賦詩之所明也眇遠志者眇然而遠
也極吾之微也日力有不及志無不及故曰眇遠
志也介眇志者微標之中體其初健而終歸靜也

介乃不變指故又曰介形志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歎歎之嗟嗟兮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妻悲兮思不眠以至曙終晨
之憂憂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
自恃傷太息之慙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品素有隱而先倡獨隱伏而思慮天人同此幽涼之
况自觀自處之後又曰自恃勢危於無可恃姑一大
言遣心耳聊字情道遠更倫道遠豈足恃哉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望

望上言統世遠及自鳴其抱此言獨懷折處專寫
其凄凉抱負愈深凄凉愈甚矣韓世并共為愁子之
思椒處者獨為君子之日也共為之故曰志及獨為
之故曰隱思聲有隱也思亦有隱嗟乎未易與人言
矣賦詩可明輕虛語矣始之遺者茲日以增矣交
不眠短夜猶且不堪而又遭此長夜而止之不可
得矣將借樂以散哀因景以遣情周流他鄉自憐道
遠淚可收也氣不可止也是日出而不窮者也

紀思心以為縈兮編愁苦以為磨折若木以蔽光兮
飄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飄
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品紀縈編磨苦語能創奇日光者楚人之所欲就
風者逐臣之所欲避折蔽隨飄乃爾反言之時運既
嗣不得不然恨語能造真案志則不欲行矣至接迷
行渾身顛倒自錄不得

笑於不可止之中而求所以止之之法言煩不可結

楚辭集直九章

卷二

望

思煩亦不可結衆緒難出是以難制吾軀之公為帶
縈之以為縈則愁歸一處足以因而制之矣折若木
以蔽光者不睡至曙猶夜方長有夜有曙則夜之愁
倍於曙日光盡葢皆夜而無曙則無可分別而莫不
至以夜甚矣飄風之勁甚于回風觸回風而生悲意
欲避風也欲避愈悲隨飄風之所仍則不復避之矣
無可避而慘肅之氣視焉同然可無悲也前條浮雲
其志堅不欲為雲此隨飄風其情傷直欲為風也如

此自達一切癡目之理可引何語見而無士者湯也外止而中又起也志介志無而按之再求周流也邪則進行之說也

此反

卷七

型

品。祇。子。放。子。盡。得。凄。涼。孰。能。思。而。不。隱。應。前。隱。伏。思。
虛。昭。所。聞。丞。承。隱。字。欲。得。明。白。只。有。一。死。不。然。畢。生。
貧。病。長。如。脂。定。只。有。隱。而。無。昭。矣。

義既將遠行。還念時侯。歲時將盡。某曰。疏慙吾所好。
 秋風之搖蕩者。秋深冬至。痛矣。智矣。所矜幽芳者。欲
 而不凡矣。不獨賈生且。形容矣。雖有難繼之心。不且
 芳散以改志。亦何堪。選此無邪之景。言及而傷。皆止。
 悲。餘好俱有一死。庶以無知。而吾耳身爲低。故。而。愈。

彭咸之志。愈以離。離愈以。指。非之。言。謂彭咸。常
登石。誓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然人。景。響之。無。應。兮。聞
當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
鞿。鞅而不。閉。兮。結。緣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
芒之。無。儀。群。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
之。不可。量。兮。繚。綿綿之。不可。紓。愁。悄悄之。嘗。悲。兮。翩。冥
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軒叶居

望反

楚辭直九章

卷七

異

品。妙。妙。然。默。景。響。無。應。省。想。不。得。寫。出。愁。鄉。氣。息。俱。
沉。形。神。交。摩。後。人。別。賦。恨。賦。能。道。此。等。隻。字。百。轉。轉。
自。歸。與。亂。編。相。映。無。待。編。亂。自。如。團。結。語。更。奇。苦。整。
相。磨。磨。前。先。倡。有。絕。而。不。可。爲。翻。前。註。處。語。之。可。長。
語。所。居。又。應。可。耶。所。關。
筆。既。以。爲。野。告。盡。不。復。遠。行。和。且。就。近。登。高。以。卜。適。
宜。應。幾。耳。日。間。共。乎。乃。獨。立。生。雲。如。同。鬼。兒。欲。發。無。
路。豈。欲。問。無。應。也。按。問。無。歸。也。如此。光。景。可。堪。終。數。

前曰彫彫感之所聞似有古人之死現在前求也
此曰聞者想而不可得竟無今世之樂事入耳可也
也營營戚戚向所欲執執編者若不待札編矣不願
而自待矣結於內者既堅矚於外者蓋廣耶耶無良
也世若無儀也愈思愈感向所稱虛偽之不可長者
自以為純之可為今始悟矣物有純而不可為矣矣
悲適以自戕矣漫漫綿綿悄悄冥冥登山難造勢將
凌波波之中惟咸之居耶所聞者將託所居而後已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一

五

上高藏之峭岸兮處巖之標顛據青冥而遽虹今遂
儼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今救凝霜之雰雰依風穴
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激霧兮隱汶山以
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
今聞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今馳委移之焉止漂
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滴滴其前後兮伴張
馳之信期

零叶乎哀反期叶上聲石口對已反

品前登石樓此又曰上高巖勢若對則登臨
望路焉人間之苦現此則樂音為天上之清景前日
疏風託居此日依風自息苦樂一一不同再言樂
清江因天上之力掃世間之厄或冀入世無妨至日
憚曰聽江終不可清波終不可凌也連用九疊字與
前段十疊字相應章法字法最創最慘若若無儀亡
去無紀寫出愁狀頗散朗軋漂翼記伴與前務恭標
翻延字工疎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哭

幾前登石臨波山間水上已經道盡此復言之者前
之登山在於觀世無歡此則冀上天有符也前之凌
波意在就死此則徘徊不欲死也雖寬天地之涵氣
聚為電也雖虹者胸中之憤氣吐如虹也機邪害正
忠直蒙冤彼之冤篇不肯沉我之紅偏不得也處標
顯者出乎彼之上也據而據首盡遠我之中也條忽
之間孰者殺枉者伸此捫天之快景也為露為霜皆
秋今所以捕萬物吸之次之而不濡其體後矣疏

風之所仍。息駕無從。依風穴以自息。則不憂乎飄飄。矣。至是而快然自居。婢媛之妾。足以保矣。猶未已也。書則法之流。則沿之。從山所發。脉之。更審焉之。始從。小所發。源之。岷山為之始。庶幾上天下地。扼要收功。乎。忽一翻懷。湧。滿。目。波。聲。駭。耳。吾。深。之。而。不。能。不。聽。也。容。容。芒。芒。也。洋。洋。焉。止。也。倏。然。前。之。眇。眇。芒。芒。也。於。焉。上。高。捫。天。之。懷。復。隨。漂。而。從。上。就。下。矣。前。後。左。右。隨。水。潮。波。與。張。弛。之。信。期。相。應。相。應。不。能。自。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究

重。九。章。流。水。作。伴。矣。

今。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伯。夷。之。放。迹。心。調。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同。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古。者。之。悠。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洛。兮。悲。申。徒。之。抗。迹。騷。練。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河。盈。心。結。結。而。不。解。兮。思。寒。聲。而。不。解。

前。言。景。響。無。應。省。想。不。得。於。世。路。有。人。中。苦。其。寂。無。人。此。方。借。景。往。來。細。度。弗。去。求。介。子。見。伯。夷。從。子。胥。悲。申。徒。終。孤。行。無。人。中。突。出。許。多。古。人。文。心。幻。想。刻。著。志。之。無。適。應。前。介。志。不。忘。耶。遠。志。之。所。及。介。志。之。所。明。又。應。前。案。志。盡。欲。及。欲。明。者。至。此。俱。無。絲。及。無。諫。明。欲。案。者。不。待。案。矣。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王

後。繼。之。以。雲。秋。而。冬。也。潮。水。相。擊。則。一。月。再。至。歷。乎。四。時。而。如。一。者。也。觀。焉。窺。焉。悲。焉。聽。焉。景。通。變。錯。通。乎。矣。於。此。而。四。時。索。伴。則。俯。衆。光。景。仰。奮。靈。策。介。子。伯。夷。真。吾。友。也。借。往。來。者。禮。光。陰。之。易。逝。願。天。之。假。年。也。施。枉。棘。者。恐。前。驅。之。莫。追。冀。焉。之。遠。步。也。日。弗。去。而。又。日。無。適。者。誰。度。已。定。刻。意。勵。行。著。明。在。此。即。欲。去。而。他。無。可。適。也。永。以。二。子。為。歸。依。也。往。昔。來。者。即。指。介。子。伯。夷。子。胥。申。徒。而。言。也。在。商。周。則。伯。夷。之。

後又有申徒。在列國則介子之後。又有子胥。爲西山。漢死。爲介山。楚死。爲生。而自投水。爲死。而君投諸水。嗚呼。何君德不明之多。忠臣含冤之衆也。既希踪往。肯與之同。又曰。怨者。昔人開端於前。而歷代接踵。於後。天若許國。豈願有此。可哀也。亦可怨也。後之悲。今亦猶今之悲。昔愁。愁。憂。相。衍。何。盡。以。伯。夷。爲。往。昔。則。申。徒。爲。來。者。以。介。子。爲。往。昔。則。子。胥。爲。來。者。以。伯。夷。申。徒。介。子。子。胥。爲。往。昔。則。原。自。視。爲。來。者。以。原。

楚辭總直九章

卷七

王

爲往。昔。則。後。人。又。將。爲。來。者。矣。何。能。不。悼。何。能。不。悲。哉。從。四。人。之。中。分。別。低。昂。則。申。徒。之。死。傷。於。過。急。伯。夷。以。忍。餓。介。子。以。被。焚。皆。隱。避。山。中。久。而。後。死。者。也。子。胥。則。君。之。賜。劍。投。江。也。中。徒。諫。一。不。聽。負。石。自。沉。雖。矣。非。從。容。之。義。矣。故。終。評。之。曰。聖。諫。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挂。結。塞。道。矢。死。而。未。救。遽。死。也。此。原。所。謂。死。知。余。之。從。容。也。

右悲間風。總品從悲回風。至託彭咸之所居。歸不。

欲死。說。到。必。當。死。悲。慘。重。不。欲。死。也。統。世。自。勉。不。欲。死。也。掩。哀。遺。過。禍。猶。延。行。種。種。不。欲。死。也。至。不。必。當。死。則。當。死。始。于。是。思。者。繼。以。邪。辟。則。當。死。欲。遠。違。自。寬。而。身。形。亦。然。無。世。况。則。當。死。物。有。燒。而。不。可。焉。則。當。死。非。託。居。何。以。邪。間。則。必。當。一。死。矣。從。上。高。岩。至。負。重。石。之。何。益。不。解。又。緣。可。以。死。說。到。不。必。死。託。彭。咸。曰。凌。大。波。則。見。沉。聲。之。海。洶。可。以。死。親。溺。水。之。相。擊。可。以。死。入。海。可。以。死。望。河。可。以。死。而。凌。波。

楚辭總直九章

卷七

王

之後。張。曰。上。高。若。是。避。彭。咸。之。所。居。也。不。必。死。也。湯。謂。曰。憚。蓋。性。彭。咸。之。所。居。也。不。必。死。也。伯。夷。之。死。子。推。之。死。未。嘗。不。在。山。岩。而。徒。爾。事。古。怨。悼。也。又。一。不。忍。死。也。律。制。河。海。則。清。則。則。非。復。高。岩。矣。彭。咸。之。所。居。人。矣。乃。宗。子。胥。而。又。所。申。徒。曰。負。重。石。之。何。益。久。欲。爲。彭。咸。復。不。肯。遽。爲。申。徒。也。又。一。不。忍。死。也。則。投。而。載。文。雖。上。于。五。龍。就。中。言。愁。經。百。出。而。會。復。會。清。安。寒。冷。應。一。諫。而。不。能。滿。意。一。曰。張。之。說。

散其散而積之也。如自怒之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竟結內傷。難伏息慮。幾為不開。緣得自結。無度不消者。忠無適。結寒。愈皆為結。聚難破之。結凡無。豈不止。塲。跪若湯。砂和無根。亡。苦無。饑。暖。澤不可量。端。不可紆。容。無。極。苦。苦。無。犯。馳。委。蛇。也。漂。緇。緇。也。遙。遙也。滴。滴也。均。為。四。散。難。收。之。慈。緒。氣。於。邑。而。不。可。止。之。下。亟。曰。軋。輾。編。解。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軋。輾。之後。亟。曰。隨。飄。風。之。所。仍。聚。者。又。欲。其。散。而。止。之。也。

踴躍若湯之下。至曰撫佩社以衆志散者。又欲其聚而銷之也。不開自縛。則無絲銷而彌添其聚也。形形。若芒。漫漫綿綿。則無絲祛而彌添其散也。據青寧以據紅結聚者。欲其得據而散出。依風火以自惠。四散者。又欲其得息而止。聚然終不能不散也。可乾朋聚以聚銷。乃紛同者。欲札以聚之。而無從覺深異。此者。惡伴之而莫主。又終不能不散也。有所適則堪以散。乃勸度者。欲散以適之。而無所適。結絲幾虛者。彌。

係之而與爾。奈之何哉。聊卷謂。悉回風顛倒。重覆。南試以舊法。巧裁之。互繞句法。兩意之互擒。細細。之萬變。無窮。一絲不亂。求隻字之顛倒。片語之重覆。機隙之疎。尚俱無餘。殆矣。甚哉。騷之深。而未易。揆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幾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臆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鼉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澤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不知所躋。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楚辭集

卷七

五

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行叶抗難叶灼

薄叶拍容叶康葉反釋叶時若反江叶正

品三后之純粹。古帝之得保其純也。有純而不可爲。原之不得保其純也。人難使純。脩餘于天。不錫以純。命耳。起語甚深。出門發郢。詳數去鄉次第。望門又詳數戀郢次第。

箋此原之自悼。而曰百姓幾愆。民離散者。對天言之也。幾愆離散。指被放也。君有不明。天無不均。受祿於

君。君實不以我爲臣。不得同百官之數矣。受命於天。獨不以我爲民。井不得備百姓之列乎。方仲春。萬物當春。莫不向榮。而已獨春非我春也。仰天可怨。連春盜可憐。尚忍言遷哉。不忍言而竟不得不言。一數之則春其候也。甲其日也。遵江夏出國門。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其經歷徘徊之地也。爲龍爲顧。從舟行之後。更作回首之思。此春戀中所尤難堪者也。始之哀見君而不再得。繼曰顧龍門而不見。

楚辭集

卷七

五

愈。隔愈悲矣。地且不見。毋論君矣。爲時日爲地名。瑣屑繁稠。心中目中。歷歷然遺之。不得忘之。不能數一。聲哭一聲矣。軫懷之極。繼以傷懷懷傷。而魂虛浮浮焉。如無可實踐之理矣。雖有容與之相。同望藉遇。無如順流之波。相催以速。右朝爲臣。在野爲民。被放以出。飄蕩爲客。而已四方。雖將焉往。而爲之手。嗚呼。有神。神以制。甚吾欲。雖實無所聽。茲又欲高翔。無所。薄也。滿期者。不欲從陽侯也。陽侯溺死於水。故不從。

身。情。也。此。心。能。解。手。北。思。能。釋。手。嗚。呼。竟。運。舟。下。又。
身。與。國。同。宗。從。高。陽。受。姓。以。來。世。歷。於。楚。而。今。且。有。
逢。此。一。去。也。實。去。終。古。之。所。居。悲。慘。至。極。竟。一。
刻。道。遠。哉。今。竟。若。此。不。能。不。道。遠。而。來。東。矣。桂。結。要。
塵。之。恨。祇。以。供。道。遠。之。况。矣。

楚靈魂之欲歸。今何須更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今哀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今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
之平樂。今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今。祇南渡之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幸

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今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
長久。今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今江與夏之不
可涉。忽若去不信。今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
今。竊。作。傑。而。含。感。
風叶手金反感叶十六反

品。須。更。離。忘。九。年。不。復。互。應。去。郢。日。方。仲。春。楚。都。離。
九。年。是。作。盛。在。既。遷。九。年。之。後。追。適。九。年。前。之。仲。春。
也。有。此。一。去。也。實。去。終。古。之。所。居。悲。慘。至。極。竟。一。
刻。道。遠。哉。今。竟。若。此。不。能。不。道。遠。而。來。東。矣。桂。結。要。
塵。之。恨。祇。以。供。道。遠。之。况。矣。

更深一層。身運而君不得見。九年前之光景。悲憤。
言也。國危而地不易見。九年後之期。政恐並不堪言。
也。曾不知字。我。可。字。哀。呼。以。醒。羣。寐。平。樂。生。哀。道。遠。
生悲觸緒多端。

箋身不可歸。現尚可歸也。此非國法所能禁也。居則
已。去。平。終。古。現。則。未。忘。乎。須。更。愈。難。返。愈。繁。思。也。前。
從初出國門。歷數地名。此復從久離國土。複敘鄉邑。
州土也。夏丘也。兩東門也。郢路也。江夏也。皆所難忘。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幸

者也。夏屬水口。爲丘者。應。滄。桑。之。變。易。也。東門。即。郢。
門。可。蕪。者。長。荆。棘。之。將。生。也。始。思。郢。都。並。思。郢。路。
始。過。夏。而。思。龍。門。無。緣。見。茲。則。并。思。夏。無。緣。涉。心。之。
輝。煥。傷。懷。者。茲。則。不。怡。之。長。久。矣。憂。憂。相。接。非。但。一。
傷。矣。鬱。鬱。能。除。此。向。之。憂。慮。往。結。又。有。餘。焉。者。矣。
外。承。歡。之。約。約。今。堪。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今。却。
被。離。而。却。之。彼。竟。離。之。抗。行。今。際。香。香。其。薄。天。衆。讒。太。
之。嫉。妬。今。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恨。愉。之。脩。美。今。好。夫。人。

之抗慨。衆蹀躞而日進。分美招遠而踰邁。天叶綴國成

品。洪。浩。顯。進。與。蹀。躞。日。進。相。形。蹀。躞。乃。日。進。之。巧。術。
尺。寸。寸。必。爭。必。營。洪。洪。則。抱。忠。持。重。空。稱。顯。進。而。
拙。于。求。進。矣。抗。行。澤。天。又。與。被。障。相。形。臣。子。所。慮。也。
平。之。廢。履。尚。早。未。足。取。信。于。上。下。故。說。易。施。鄭。至。抗。
而。薄。天。品。高。極。矣。未。易。郭。矣。猶。且。被。以。惡。名。又。何。人。
不。可。遽。哉。抗。慨。尤。與。愷。愉。相。形。宵。小。安。有。抗。慨。之。神。
氣。然。當。其。得。君。得。時。俛。口。而。說。天。下。事。無。一。非。抗。慨。

楚辭集卷九章

卷七

五

之。情。狀。也。君。子。氣。無。所。吐。祗。有。積。難。明。通。其。抗。慨。
矣。愷。愉。抗。慨。四。字。說。得。君。子。真。可。惜。小。人。真。可。好。
箋。此。接。含。感。而。言。也。中。既。含。感。而。寂。歎。則。外。即。水。歡。
而。終。感。矣。舉。天。下。之。大。無。可。解。憂。矣。約。即。遠。遊。之。
所。謂。神。要。形。以。約。也。感。多。歡。少。神。氣。不。旺。也。往。獨。
離。持。者。憂。愁。日。以。重。氣。血。日。以。衰。不。自。支。持。也。願。進。
者。雖。在。斥。逐。之。年。未。肯。少。忘。度。忠。立。朝。之。願。也。即。前。
所。云。冀。現。欲。歸。未。肯。須。更。忘。返。也。湛。湛。顯。進。者。忠。義。

心。無。復。可。訴。于。人。無。緣。得。獻。于。君。湛。湛。然。自。爲。滿。

沉。而。已。自。願。之。祗。自。知。之。也。被。離。者。受。黨。人。之。妬。嫉。
其。離。間。也。即。有。顯。進。之。在。今。無。如。郭。蔽。之。自。昔。堯。舜。
猶。且。可。讎。孤。臣。安。得。與。爭。我。之。脩。美。但。倫。備。有。惜。之。
者。小。人。之。懷。慨。驕。滿。偏。有。好。之。者。彼。之。懷。慨。日。以。進。
我。之。脩。美。日。以。疎。取。遠。適。而。較。蹀。躞。不。敵。也。如。之。何。
或。此。則。顯。答。黨。人。而。又。隱。答。君。心。矣。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今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

楚辭集卷九章

卷七

六

孤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今何日夜而忘之。丘。可。欺。

箋。望。長。楸。顯。龍。門。一。曼。目。流。觀。也。登。大。墳。游。南。渡。又。
一。曼。目。流。觀。也。此。傷。今。之。目。也。賸。昔。昔。其。薄。天。棄。逐。
之。行。與。天。比。陸。杳。然。上。古。皆。可。以。賸。而。見。之。此。又。一。
曼。目。流。觀。也。郭。古。之。目。也。流。觀。遠。適。一。反。無。時。生。不。
得。反。歸。死。猶。冀。反。葬。向。所。嚮。皇。天。之。不。掩。命。不。得。以。
於。民。之。數。不。得。列。於。百。姓。之。數。者。尚。得。列。以。爲。之。數。

孤之數年。嘗幾廢之。不忍死也。日夜。瘞土之懷。極也。

右哀願。總品通篇。分爲三段。開章至求東。言出朝之愁。靈魂至今。感育回思之愁。承歡至逾。遺痛恨實人。被其生離之愁。末乃以求得歸死。爲結局。辟開不得見故鄉。日雖尚。冀返故土。其或以地下之罪。罪氣出沒。重望長。祇願龍門。再見君。免作異司。流觀之嘆。平篇中。願望時。曼詳語。是其字。法布。盡照應處。

九章

卷七

三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昭。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麗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載晦君之聰明。今虛惑讓。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情。謗而見允。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借之。臨沅湘之。空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離君之不。

九章

卷七

三

品曰昭時

品曰昭時。曰昭下。曰明法度。至德臣忠。只此向明之一途。曰蔽。蔽者。曰被。誘。幽。隱。曰。情。衷。君之不昭。貞臣所以蒙罪。宵人所以得志。就此墮暗之一病。層層互映。字法最工。合。慈。待。臣。不。清。激。其。然。否。千。古。貞。臣。受。冤。皆。亡。國。根。因。盡。此。二。語。中。虛。載。讓。欺。罔。字。意。得。小。人。械。多。君。子。氣。聲。老。實。是。破。虛。之。捷。訣。聲。氣。離。合。至。衡。原。簡。共。如。載。氣。充。實。

箋所恨者今日所恃者倖口功可成世可治而卒聖
 聽也一身何足道國事連不復可爲此原之所以盛
 刑難已也聖國之法昭時爲大誦遂機會所謂時也
 未此時則未合後此時則未及也鼓吹休明所謂昭
 也未昭者蓋爲申明已昭者益從前光大也承先功
 以昭下則昭其所已昭也明法度之嫌疑則昭其所
 未昭也原之經濟具在是矣旣昭之後國乃治法乃
 立君乃安其道則用昭其事則用秘用密貞臣內親

卷七

聖

于。心。雖。有。微。過。小。失。君。既。屬。之。則。必。寬。之。弗。之。治。也。
過。猶。弗。治。况。無。過。乎。乃。以。純。麗。不。泄。善。秘。善。密。之。臣。
而。卒。爲。讒。間。此。中。或。然。或。否。是。泄。是。密。清。殺。立。見。其。
合。怒。在。先。察。核。不。顧。貞。臣。之。治。國。用。昭。竭。臣。之。職。
用。晦。曰。虛。曰。或。曰。誤。曰。欺。四。者。遠。用。無。弗。搗。之。實。矣。
其。始。讒。之。未。敢。便。欺。君。也。聊。爲。虛。言。而。已。虛。言。久。則。
君。譬。以。或。至。或。而。君。之。所。行。乃。多。誤。矣。君。既。自。誤。乃。
無。不。可。也。吾。欺。也。于是。始。之。虛。言。而。爲。實。君。不。行。

卷七

齊

聽而別求其實矣。或變而爲情。前之含怒者。帶。動。矣。過矣。弗治。不可得矣。究竟何者。有罪戾。我之用。報。終不敵。小人之用。勝。顧視光景。與斯何極。旣被。聘。藏。耶。爲。備。患。之。計。而已。盛怒在君。備患無策。臨。自。沈。廖。消。憤。憤。徘徊水上。未可以適不致。以無所著迷。便。爾吞聲。不能昭匡阿之法。而。欲。昭。諷。人。之。罪。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怙死亡而不耶。獨鄲離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齊

可。何。始。能。治。之。不。勞。今。蔡。母。故。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亦。今。誰。始。入。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今。得。罪。過。之。不。宜。
情。竟。見。之。日。明。今。如。列。帝。之。錯。豈。不。可。謂。計。利。忘。義。
居。得。及。始。可。

品。茲。出。訪。臨。應。前。幽。隱。抽。信。應。前。曾。信。誠。信。按。實。應。
前。孝。實。虛。辭。應。前。虛。或。藏。應。前。藏。將。人。日。得。難。
瓦。其。其。日。明。非。日。明。無。以。敵。故。之。日。得。也。此。之。明。運。
一。日。則。彼。之。得。添。一。日。矣。愈。添。愈。藏。竟。將。無。絲。明。矣。

華。華。九。章

卷。七

奎

列。宿。錯。置。以。譬。語。出。奇。助。陳。

變。屈。佐。君。以。治。國。在。明。法。度。君。察。臣。以。息。謠。亦。必。有。
度。無。度。則。虛。或。誤。欺。交。得。害。之。矣。即。欲。察。無。以。察。矣。
芳。州。處。幽。無。絲。見。矣。臣。所。懸。誠。信。者。無。絲。抽。信。矣。不。
幽。則。光。自。昭。信。自。察。無。待。抽。矣。幽。則。知。日。所。不。及。光。
有。所。不。到。無。絲。抽。矣。但。有。以。死。亡。為。信。然。而。已。不。邪。
生。矣。君。失。其。度。為。日。族。者。再。欲。使。之。不。知。止。所。錄。矣。
湯。武。既。錄。之。於。百。里。伊。尹。呂。監。寄。成。此。善。便。臣。者。也。

吳。晉。之。於。子。胥。介。子。此。不。善。使。臣。者。也。竟。而。後。有。楚。
楚。也。禁。而。後。有。無。楚。也。君。之。被。欺。至。此。極。也。總。之。始。
於。一。虛。而。已。焉。乎。非。考。實。者。自。古。已。然。也。考。之。故。由。
未。而。漸。也。測。之。之。道。防。其。早。天。戒。於。前。則。莫。華。不。
勝。最。之。矣。坤。之。最。芳。春。夏。皆。然。而。獨。以。霜。為。戒。者。來。
夏。生。其。其。芳。重。旺。殺。或。藏。芳。未。為。芳。之。大。多。也。霜。
降。其。其。腐。其。其。衰。其。其。壓。千。芳。上。足。以。天。此。芳。矣。此。衰。芳。
之。明。眼。深。心。也。人。至。所。宜。其。之。聰。明。也。其。可。藏。于。地。

華。華。九。章

卷。七

奎

明。者。實。不。聰。明。者。也。我。之。早。戒。失。先。若。則。與。後。之。藏。
我。得。我。策。矣。且。誰。之。來。何。所。不。有。甘。論。考。天。也。即。不。
天。而。或。竟。以。為。不。芳。前。世。所。云。不。可。佩。豈。獨。今。我。既。
已。知。芳。以。為。不。芳。則。必。還。現。以。為。不。觀。嫌。母。而。代。西。
施。所。必。至。矣。藏。人。藏。之。我。欲。自。之。變。人。晦。之。我。欲。明。
之。罪。過。雖。出。于。不。意。而。情。竟。何。嘗。雖。明。列。宿。在。天。竟。
知。衆。首。哉。其。幽。者。則。懸。前。者。也。

秦。驥。驥。而。馳。騁。分。無。舉。衛。而。自。載。乘。汜。汜。以。下。亦。今。無。

品將問章明法度一語再申言以作結。生平自負鐵
漢在此。被讒受罪亦卽在此。宜其鳴咽難罷也不嫌
與不昭對峙。通篇重法只分作兩段。最爲整肅。惜後
日之曾信屬貞臣而日嫉至情君之不昭爲一段。若
無度而弗察使貞臣而無辭至癡君之不識爲一段。

李

錢身既不用而復回思法度之不可廢始之奉詔命以造憲今者今雖不用吾身猶常用吾言忠臣無己之極思也惜往日專追邈懷王之時此則兼項襄以與也也背法棄治等諸乘馬無制乘桴無具顛陷必矣馬言騏驎者騏馬遲鈍卽乏啣勒猶可支持若于甲之足可易制乎備舟楫言下流者桴可施於平流不可施于急流也邦之將亡則禪且有再求死於夫國不可得矣惜之死秦北原之所最心所以損表也

右惜往日 總品明海虛實四字通篇分合開洗曰
昭時陛下曰明法度理國之貴明也曰情靡君之不
昭曰願陳情以白行曰情寬見之曰明訴罪之冀明
也曰蔽旃君而君受晦之悞曰身幽隱曰芳草蔽
幽曰郭廬蔽隱而臣受晦之苦矣參驗考實則去臣

森

不至蒙罪。省察按實。則讒人不得售奸。曰。事惡誤。又以欺護術。多端姑以虛爲先。嘗之方。尚未敢謂君之
 矚聽也。曰。聽讒人之虛辭。至德易搖。不待讒人之非
 其。再川。或再用誤。再用欺。而已。便耳。受之矣。可嘆
 可悼。歷代同軌。章法通體。鑒焉。

蒼涼夏兮草木淋淋傷懷永哀吟
 汨汨南土胸含香
 香北靜幽映雙結紆軫兮離慙而長綢撫情教志兮寔
 屈而自抑物叶發

品。前。今。香。齋。盡。出。慈。人。利。月。十。穀。如。見。孔。靜。幽。默。承。
出。祖。大。憐。既。日。租。雨。迦。塗。之。中。何。限。離。見。乃。以。慈。况。
人。其。中。如。鑿。如。鑿。但。有。現。前。皆。成。幽。我。寫。快。至。此。
錢。於。濟。奔。焚。言。五。夏。之。時。萬。物。無。不。暢。發。已。年。香。齋。
然。者。入。傷。祖。之。懷。萬。景。無。不。荒。寂。也。胸。中。香。齋。月。

卷七

究

驚視而不得所可見之處也。失意失神之中見日月
而皆若無光。顧河山而盡成冥途也。孔靜幽默者因
拘而反聰也。杳杳則幽幽則默矣。無象可規之謂幽
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日既不見耳
亦不聞如此景况如此心情。竟入於境界矣。豈復如
哲人並宣動之樂哉。永哀之思益增長。絢矣不樂不
承不能不長矣。從不能不承不能不長中又再回難
於消清涼之末。反念紆結之宜。解撫我之惜。致我之

可、永、也、鞠、亦、不、可、長、也、初、戀、不、起、也、被、愛、不、被、愛、
之、方、也、

列方以爲閨兮。常度未替。易初本廸兮。君子所鄙。章畫
 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巧能不斷兮。
 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朦朧謂之不韋。離婁微睇兮。
 替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箴兮。
 鷄鶩翔舞。同操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

楚辭聽九章 卷七

—

兮。卷不知余之所減。改叶陰明叶

品米替米改所節所積詔語對列巧能以下逐段通
進上下白黑判然易知者乃至變例凡說察不並無
明蘇子不斷處幽微睇之米易知深一層以代羅入
匪顯傷義王共石法照王傷矣此白黑上下之溫滑
米有實傷又深一層

錢此言我輩不可變黨人不尋知也寧万在國歷世
難離此立身之常度也而吾之衆所不肯然也

幾有照古法具有此守先之前嗣也。章而志之。世所
不待改也。圖如圖繪之圖。畫如畫之畫也。畫久而
爲一章明之足矣。未容改易也。墨者繩墨之器。分
無可增也。從破俗見言之。則曰易初本迪。君子所
易者。變其初心也。迪。訓迪也。本迪者。秉我初心。反
本領於俗之地也。我也。謂師彼之爲圖也。從遵古言
之。則曰內厚質正。大人所賦。其內厚。故可容我之
明也。無盡之蘊。不妨闢發也。其質正。故但志古之繩。

墨、讀、而、循、之、原、無、枉、曲、待、我、之、別、施、繩、墨、也、。避、見、鄙、
於、君、子、等、所、賦、於、大、人、如、是、而、古、今、天、人、之、際、可、以、
表、我、之、獨、立、聽、人、之、共、知、矣、。質、正、則、何、往、非、正、章、章、
則、何、往、非、章、。既、正、既、章、又、何、患、心、目、之、不、明、哉、。然、而、
事、猶、有、難、言、者、。衆、人、見、顯、不、能、見、隱、。手、斷、之、正、顯、心、
揆、之、正、隱、。若、不、我、用、長、無、所、施、。考、揆、之、心、至、正、之、質、
。誼、人、察、之、此、藏、於、無、可、見、。雖、有、未、暇、未、替、之、日、求、之、
。雖、見、也、。然、玄、文、爲、難、。其、何、嘗、不、可、見、。而、文、或、處、幽、。其、

或微睡以有可見者又疑乎未遽見加以聯聲之
又安得見哉。凡非獨此也。人情愈險。世道愈厄。則愈
明見之。而且故意顛倒。以白爲黑。以上爲下矣。鳳
雞侮玉。與石同何態。不備何事。不有乎此。誰之罪哉。
庸人耳。大惟黨人之鄙也。陋而無識。夫惟黨人之固
也。堅而不返。合斯二者而欲示以余之所善。既不能
知。亦不肯知矣。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室

謂也我之任數大事自負者今幸共治之
而無以濟矣我之懷想多自自辨可示者今其增示
之人窮於無可示矣以我之而且不能自知我之
而又何答於黨人之不吾知乎聲哭所怪不足責也
其偶然而能成其府不足道也其害然也從而自思
吾亦有吾之替焉吾以文示人而又始之以質文客
而質則文露而質必資中之文豈易知其異乎哉吾
以材示人而又行之以非我材則近原心猶朴也

近拙朴中之材豈易知其有材哉更仁其發豈不豈
于道德堪託富有而一味謙厚以是為堂以藏若虛
勇道若林重華往矣又誰知之

古固有不能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繼遠也念兮抑心而自強雖遠而不還兮願志之有像

是也抑心與自抑相應願志有像與效志相應改念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書

與前圖未改相應難與難與難與長物相應抑心不說
自強則抑而不抑矣難忍又說不還則難不妨難矣
相應中又各翻案
變既俱重華之不可遇而又低徊自解曰聖賢之出
多不與世自古已然非獨吾生其故不可問也不遇
重華當以次而求之禹湯均屬久遠無一可慕也俯
抑古今莫不與我違者其可急矣愈人之違我以詩
我之不自違改我之舍人以爲古來之不必急則傷

有抑此愁心扶我強氣而已始之自抑不欲其難愁
也恐以長物而神弱也欲其遷也盡之自抑又不妨
此難愁也極以不還而愈強也不厭長也願志之有
像者志為心之所之無形者也志而有像則堅矣
矣永無可搖矣其侯之自強功成之日幾望三五以
為像者君也此自強以置像者我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乳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

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重命。各有所錯。今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愛哀。永歎咽兮。世濁獨真。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品前曰。登知其故。此曰。限以大故。曰。知死不可讓。在然之後。說出了然生乎。類根將死。大悟墮地。定命應且于此。慘甚。痛甚。各有所錯。各字九條。錯小人於朝。竟之上錯君子於波流之中。亂世應爾天之布置。又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王

矣。定心廣志。與抑心效志。相應就死。說廣志。理最奇。透達觀千古。恰在此辰。不可讓。願勿愛。意更峭。恰自催自決。免挨他日。

箋古今不可問。自強不可遷。君國不可返。則但有幾。死靡他而已。幾路者。遊沅湘之路也。此投死之區也。江沅均爲南方。北次者。非其所之一。楚俗焉不欲死之意也。日既將暮。則投死可以無羞也。又一不欲死之意也。少遲數刻之死。則何妨舒曼。何妨樂哀。然

限我以大故者矣。若或他之矣。豈知其故者。茲知之矣。遇重華。禹湯則爲喜。起之臣。不遇重華。禹湯則爲死。患之臣。故在是矣。睠視沅湘之分流。悲念求援之債路。向幽蔽而尚隔者。今明現前矣。向遙遠而導行者。今忽焉已至矣。江水逼人。以死地矣。江聲告人以死期矣。所云質正之盛心。文質之異彩。撫情之深思。已矣。俱無所用於世矣。懷抱獨知。世無復相馬者矣。付驥骨於清流。足矣。將曰。自沉之非正命。耶。自計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王

此生有才無遇。七天堂。安頓何所。尋常囊裏。豈堪委體。天實錯吾。軀於波流。稟命久矣。今日之事。非我之憤憤也。天也。吾之心志。必如是而始安焉。以忠貞爲要。歸定也。非憤亂也。從君國爲起見。廣也。非狃狹也。此吾所以來計而無畏懼也。無畏懼者。無所怵于人之譏我也。既無畏懼。而又不能不憤傷者。君國之恨。地下遊魂。所不能忘。縱骨化形。銷而此傷猶增。此嘆猶永也。生前之傷。冀其之消。死後之傷。冀其之

當代竟何人哉

右懷沙 總品是篇為畢命之辭。易子用漆却詔。語
 用此手筆。而處處愈與愈慘。入手猶吟。香香孔。靜幽
 然八字。寫得眼前二光。萬象。盡歸用。政以與為。慘淡
 歸至此。千百句不能。離也。易初冰。連章。盡志。與內。厚
 質正。諸語。皆有。意于。用。與。然後。諸。客。靈。人。並。用。不。知
 今。所。賦。不。知。異。采。莫。知。所。有。猶。如。從。容。重。計。則。竟。乃
 悲。離。之。古。固。不。重。豈。知。何。故。忽。然。不。歸。無。可。歸。答。文

聞九章。悲。而。又。安。能。呼。謂。之。入。而。奇。難。相。得。俾。致
 故。報。恩。此。通。現。乎。思。至。此。則。一。死。亦。非。了。局。矣。又。曰
 勸。自。決。曰。世。豈。有。可。借。死。之。人。同。心。地。下。就。此。亦。可
 諒。之。事。願。勿。自。愛。其。死。而。已。據。陳。死。因。明。告。後。之。篇
 子。前。後。世。之。中。有。同。忠。如。我。者。非。將。引。之。以。為。倫。類
 庶。地。下。不。孤。也。嗚。呼。原。之。痛。恤。當。世。極。矣。從。彭。咸。之
 遺。則。以。此。心。實。之。前。世。也。明。告。為。類。以。此。心。待。之。後
 世。也。前。望。千。載。後。望。千。載。勒。影。丁。立。足。豈。非。穿。悠。悠

勢。更。清。利。斷。無。絲。毫。有。豪。雄。何。故。之。後。非。出。限。以。天
 災。民。生。哀。命。事。事。皆。天。死。非。人。也。殺。見。集。人。之。不。足
 告。呼。應。尤。為。驚。異。臨。結。曰。不。可。謂。願。勿。愛。於。死。死。中
 寄。出。低。徊。不。忍。死。心。口。對。最。自。許。自。答。千。載。如。聞。之
 效。更。工。于。縹。緲

楚辭卷八

閻黃文煥臨直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歸徠。無遠遙只。速以復反。

品曰。受謝曰還。曰冥凌。浹行。字法句法。能刻能鍊。蓋生物之功。玄冬之所辭。謝而不能任也。惟春能受冬之所謝。起而任之。萬物莫不乘春以生。魂獨不可。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一

乘春以還乎。還。驟也。物之勃然驟蘇也。氣之所鼓。度不運也。冥與昭相反。凌與發相反。陽氣發。萬物陰氣。盡萬物陽氣上升。其氣為昭。陰氣下沉。其氣為冥。魂不升而從陽。必且墜而從陰。當此三陽發物之候。氣雖就燠。候未離寒。故冥之氣。凌。雖萬物者。未嘗不繞行於天地之間。以自畢其條。實將挾物以墜。陰不背。背。物以陽。陽故動。魂無逃。恐為陰之所收也。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品。若北。德。聖。然。後。分。測。以。東。章。洪。

東有大海。湧水。波。波。只。鰐。龍。竝。流。上。下。悠。悠。只。霏。雨。瀟。瀟。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火。千。里。蝮。蛇。蜺。只。山。林。險。隘。虎。豹。蛇。只。鰐。鰐。短。狐。王。鸇。只。魂。乎。無。南。咸。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濤。洋。只。只。豕。首。縱。目。被。髮。戴。只。長。爪。踞。牙。談。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遠。龍。絕。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顚。顚。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二

品。首。段。省。却。魂。乎。無。東。句。以。此。段。與。迺。草。之。語。緊。相。接。連。故。可。省。也。後。人。不。解。作。法。乃。疑。為。殘。缺。應。補。豈。不。令。古。人。一。嘆。白。皓。膠。只。與。白。顚。顚。只。快。造。句。咸。工。于。寫。如。善。書。格。者。春。氣。也。華。陽。寧。有。滿。氣。寒。氣。也。東。北。皆。言。天。地。荒。涼。之。氣。南。言。物。類。而。古。神。設。法。本。自。變。損。楚。辭。水。水。性。善。沉。溺。也。故。賦。使。迅。疾。也。流。迅。則。轉。急。

亦併在。所。流。之。中。不。得。安。潛。而。悠。悠。與。一。丁。也。於。中。之。物。猶。不。易。居。現。可。度。乎。白。皓。膠。只。謂。暮。雨。之。氣。滿。而。不。歇。暑。結。為。白。皓。之。色。如。有。膠。定。之。氣。也。感。既。成。而。又。將。霧。雨。既。止。而。又。將。雨。故。其。色。長。如。是。霞。是。日。彩。不。可。得。見。也。炎。火。千。里。地。氣。炎。熱。若。千。里。皆。火。也。虎。豹。行。而。噬。人。者。也。遠。見。其。行。猶。可。避。也。現。則。隱。伏。以。伺。人。不。易。避。矣。王。虵。伏。而。噬。人。者。也。不。履。其。穴。猶。可。避。也。審。則。昂。首。以。俟。人。又。難。避。矣。虎。豹。踞。險。隘。

楚辭聽直大招

卷人

三

之。中。取。道。所。不。能。不。歸。王。虵。雖。魚。狐。之。類。水。陸。將。必。有。一。遇。現。尚。敢。南。乎。然。蛇。虎。豹。魚。狐。彼。皆。不。能。自。匿。其。形。亦。必。人。為。彼。所。得。乃。能。傷。之。若。賊。則。潛。於。水。中。射。人。之。影。雖。能。逐。步。顧。影。誰。能。離。犀。犀。形。難。避。又。更。倍。矣。賊。之。為。物。無。目。而。利。耳。聽。聞。入。聲。便。以。口。中。之。毒。射。人。謹。夫。之。舌。何。以。異。斯。此。原。所。最。宜。心。盡。故。以。賊。為。終。劫。也。至。于。兩。方。又。有。異。焉。兩。方。之。害。人。者。物。也。兩。方。之。害。人。乃。專。屬。神。凡。物。之。噬。人。咸。以。怒。

逞。威。而。是。神。則。得。人。埃。莫。喜。跟。欲。狂。嗜。殺。之。心。腸。狀。固。莫。不。如。是。哉。原。所。謂。曰。六。神。驚。服。避。神。並。其。無。逢。是。之。神。乎。可。謂。否。乎。顯。顯。冬。夏。積。雲。天。光。耀。也。疑。疑。與。氣。結。而。不。散。也。豈。北。極。者。北。方。山。不。生。事。木。水。無。他。物。類。顯。顯。聚。聚。長。為。霜。條。空。虛。之。區。現。將。欲。孤。往。而。填。滿。其。地。乎。現。現。歸。徠。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現。乎。歸。徠。樂。不。可。言。只。安。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四

一。品。此。段。又。總。挈。下。數。段。以。來。章。法。下。面。飲。食。聲。色。聞。聞。既。既。趣。數。總。屬。還。志。先。欲。樂。不。可。言。先。曰。不。可。言。乃。緯。緯。言。之。自。恣。安。定。則。總。挈。之。字。法。恣。所。皆。恣。所。得。恣。所。便。恣。志。慮。安。以。靜。靜。以。安。定。安。桑。層。層。回。應。幾。由。得。客。成。生。乎。動。不。靜。不。可。免。也。不。開。不。能。靜。也。既。靜。則。可。自。恣。矣。動。不。可。恣。靜。可。恣。也。靜。中。之。恣。恣。亦。靜。也。口。安。以。定。又。口。心。意。安。惟。恐。其。不。安。不。定。而。

選固以他往也。曰。志又曰。選曰。究。惟恐其不。不。選。不。究。而。固。以。不。得。安。不。得。定。也。惟。恐。反。覆。其。善。招。也。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與。糯。盤。望。和。致。芳。只。內。鵠。鵠。味。
新。美。只。魂。乎。歸。休。恣。所。嘗。只。鮮。端。甘。鵠。和。楚。略。只。龍。豚。
苦。狗。膾。苴。尊。只。吳。酸。藟。蓼。不。沾。薄。只。魂。乎。歸。休。恣。所。擇。
只。笑。鵠。燕。龜。鮑。鵠。鵠。只。煎。鵠。鵠。雀。遠。爽。存。只。魂。乎。歸。休。
歷。以。先。只。四。耐。并。執。不。烈。嗑。只。清。馨。束。飲。不。飲。役。只。吳。
醴。白。漿。和。楚。瀝。只。魂。乎。歸。休。不。遽。惕。只。美。叶。大。當。反。招。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五

品將招之以飲食分作四段首二句言飲食中樂言
鳥獸六畜魚龍之美味終以醇酒設法各有次第恐
常恐得不沾薄不滋潤不歡後句法互映先曰吳醴
吳醴他國之味也終曰楚瀝本國之味也字法互映
楚瀝其極美也內納也五穀積至而所設者
又有穀米酒醴多至飲望而所和者貴其珍芳為羹
之法實饌咸宜鵠鵠與鵠皆可以納於羹之中而所

味者又有新發言種種無不有矣復有其特出者
鵠鵠其味而使甘也苦狗以駢和醇也吳醴吳人
飲之法也清甘滋潤也味沾潤則太濃適得其不
又。不。薄。也。其。有。謂。其。脆。之。致。存。於。此。也。遠。爽。存。者。謂。
一。魚。雀。之。恒。味。一。經。煎。權。味。處。有。殊。也。歷。以。先。者。求。
品。其。製。之。內。選。所。獨。先。也。前。已。志。所。擇。恣。所。嘗。鵠。鵠。
之。自。先。之。也。此。曰。歷。以。先。則。招。我。者。之。代。為。擇。之。以。
或。其。獨。嘗。之。也。酒。醇。則。入。口。無。難。病。入。喉。無。噎。病。凍。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六

飲所以貪賞其清芳之妙不求貪醉也。康飲則所飲
不。復。多。酒。氣。不。速。行。是。不。為。沉。湎。大。飲。所。後。而。深。得。
微。醇。之。趣。者。也。屈。子。自。謂。舉。世。皆。醉。而。我。獨。醒。故。以。
此。招。之。是。不。碍。於。醒。者。也。非。受。役。於。昔。醉。者。也。吳。醴。
楚。瀝。合。兩。國。之。味。也。醴。為。甘。酒。瀝。為。清。酒。以。甘。和。清。
均。之。歸。醇。而。醇。烈。也。不。遽。者。不。須。遽。也。即。所。謂。安。
定。也。
代。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前。只。謳。和。揚。阿。越。

只。現。乎。歸。休。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持。於。賦。只。叩。鐘。
調。馨。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現。乎。歸。休。樂。事。興。

品。指。之。以。聲。音。分。作。二。段。代。泰。鄭。衛。當。時。之。樂。孔。數。
伏。戲。之。為。辨。則。古。矣。楚。之。勞。商。揚。阿。趙。之。瑟。又。當。辨。
之。樂。也。投。以。詩。賦。則。又。古。矣。段。法。指。自。互。映。發。言。樂。
之。始。亂。言。樂。之。終。又。自。互。映。四。上。競。氣。格。尤。奇。峭。
箋。代。泰。鄭。衛。合。四。處。之。音。也。鳴。琴。瑟。而。歌。為。辨。勞。商。

楚辭集直大格 卷八

七

樂。聲。歌。辭。互。相。雜。也。徒。歌。曰。歌。衆。樂。之。聲。也。但。以。歌。
曲。之。互。答。為。美。孤。吹。短。簫。與。人。聲。相。呼。應。者。按。狀。之。
辭。歌。者。按。辭。之。節。是。謳。和。歌。歌。主。倡。歌。又。和。簫。簫。主。
倡。也。空。桑。桑。者。代。泰。鄭。衛。及。竿。簫。歌。詠。之。聲。也。現。就。
以。為。不。足。聽。則。有。琴。瑟。在。是。所。當。必。定。於。先。也。既。言。
歌。復。言。舞。二。八。舞。列。之。人。數。也。詩。賦。則。歌。雅。歌。曲。之。
類。也。娛。人。亂。者。樂。至。將。終。則。音。足。足。娛。也。因。其。終。故。
曰。極。聲。變。也。樂。一。闕。極。一。變。聲。之。變。者。至。此。而。不。也。

衆。生。聲。發。主。氣。風。雅。詩。詞。多。以。四。字。為。節。歌。辭。則。以。
而。抑。抑。而。復。揚。所。謂。上。也。就。也。即。泰。晉。入。雲。之。舉。也。
氣。有。所。迴。則。歌。聲。沉。而。不。能。復。起。是。總。歌。詠。者。言。所。
歌。無。不。具。也。前。段。來。賓。無。能。和。之。歌。而。以。有。悅。現。焉。
主。故。結。歸。空。桑。此。段。來。賓。無。能。鍾。聲。之。音。而。以。歌。悅。現。
為。主。故。結。歸。歌。詠。斯。互。異。之。旨。也。
朱。唇。皓。齒。婢。以。誇。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
以。娛。只。現。乎。歸。休。安。以。舒。只。嬌。目。宜。榮。蛾。眉。曼。只。容。則。

楚辭集直大格 卷八

八

秀。雅。稱。朱。顏。只。現。乎。歸。休。靜。以。安。只。嬌。脩。傍。浩。麗。以。佳。
只。曾。煩。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
若。鮮。卑。只。現。乎。歸。休。思。怨。移。只。易。巾。和。心。以。動。作。只。粉。
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蕤。蔕。客。只。現。乎。歸。休。以。娛。
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媚。只。嬌。輔。奇。牙。宜。笑。嗚。只。豐。肉。微。
骨。體。便。娟。只。現。乎。歸。休。恣。所。便。只。林。叶。昔。胡。反。佐。叶。居。
宜。反。澤。叶。待。休。反。容。叶。昔。各。反。昔。叶。先。對。戶。
品。指。之。以。女。色。分。作。五。段。此。前。飲。食。聲。音。為。悅。聲。易。

于。與。人。者。莫。女。色。為。其。故。特。詳。招。之。也。五。段。中。言。體。肉。微。骨。者。二。舉。全。體。也。骨。微。而。筋。如。索。而。有。筋。雖。不。動。則。筋。面。亦。為。減。矣。言。宜。嘆。者。二。此。態。之。所。從。出。也。次。則。姿。態。見。而。有。宜。不。宜。之。別。雖。非。可。強。為。也。言。其。者。二。美。人。之。神。在。目。也。言。眉。者。居。其。三。此。似。最。無。關。而。最。為。有。關。所。以。助。目。之。神。者。眉。之。美。也。言。心。者。二。心。非。可。得。見。而。女。德。以。性。情。為。主。故。又。特。言。心。也。複。處。皆。各。有。別。旨。總。單。處。兩。言。安。飲。食。聲。音。皆。未。應。安。

楚辭總直 大招 卷八

九

字。獨。于。女。色。兩。曰。安。女。色。之。美。易。予。人。以。心。安。者。也。美。婦。於。之。下。義。曰。比。德。有。色。必。兼。有。德。婦。容。之。所。易。不。足。者。德。也。美。好。幽。閒。之。下。義。曰。習。性。之。所。成。又。兼。習。之。所。就。婦。態。之。所。盡。可。喜。者。習。也。招。均。謂。也。肉。與。骨。之。際。天。之。所。生。如。若。人。之。所。調。劑。也。魂。之。四。體。所。寄。在。不。安。舒。還。而。見。此。習。都。者。則。當。為。之。一。安。舒。矣。還。而。見。此。調。劑。者。則。當。為。之。再。安。舒。矣。容。所。秀。雅。者。亦。既。美。而。合。乎。法。則。也。安。既。秀。而。又。兼。乎。大。雅。也。秀。

易。而。難。離。是。則。眉。目。朱。顏。中。所。尤。相。映。發。者。也。初。也。釋。年。而。有。雅。況。無。童。心。尤。難。也。秀。雅。則。秀。苑。之。中。具。靜。安。之。致。焉。現。與。之。對。不。足。以。資。我。之。靜。安。乎。涉。浩。以。言。廣。大。謂。性。度。也。婦。人。之。性。多。屬。嬌。媚。得。寵。喜。弱。失。寵。望。怒。未。有。廣。大。者。心。性。不。堪。近。則。即。顏。色。有。餘。不。為。足。貴。故。于。涉。浩。之。後。再。言。涉。心。恐。色。佳。而。心。未。必。佳。也。心。涉。則。態。愈。綽。約。心。態。之。主。也。態。心。之。輔。也。無。涉。心。而。漫。逞。綽。態。是。謂。妖。態。非。雅。態。也。心。態。

楚辭總直 大招 卷八

十

相。兼。而。嬌。麗。之。致。倍。添。其。滋。出。故。上。曰。麗。佳。此。又。曰。麗。施。也。態。有。餘。則。善。施。心。有。餘。宜。善。施。也。倚。耳。耳。與。肉。相。貼。曰。倚。言。不。外。反。也。曾。頰。即。前。所。云。豐。面。也。肉。豐。故。頰。能。重。言。而。容。之。間。滿。也。肉。豐。之。人。易。于。金。體。廣。則。言。接。小。頰。秀。類。豐。而。頰。與。腰。又。未。嘗。豐。也。纖。中。度。也。若。婦。卑。者。意。鮮。卑。之。詞。其。人。必。腰。頰。瘦。小。故。舉。以。為。比。耶。最。不。可。移。者。惟。思。怨。較。思。又。更。難。陵。笑。有。麗。人。以。相。周。旋。則。魂。之。心。所。用。于。彼。者。將。移。而。

用之于此。雖一時之中。思慮未能遽忘。然漸可移也。易平易也。平易其中。而其心性情之可喜也。婦人之心。多陰毒。而少平易。多燥戾。而少溫和。前言心曰。沿。湧。此。又。曰。和。易。惟。廣。大。故。能。和。易。惟。和。易。故。微。其。廣。大。廣。大。者。心。之。內。藏。和。易。者。心。之。外。見。也。以。動。作。皆。隨。時。隨。事。皆。東。是。心。以。行。之。也。前。三。段。備。寫。姿。容。靜。時。之。姿。容。也。此。乃。前。言。其。動。為。施。芳。澤。為。拂。綰。而。舞。為。留。客。皆。其。動。時。之。事。也。動。則。所。謂。習。都。秀。雅。態。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七

之。總。妓。之。施。皆。于。動。見。之。矣。預。言。之。于。未。動。之。先。而。動。時。之。姿。美。不。待。言。也。且。不。勝。言。也。此。文。心。吐。吞。之。妙。也。娛。昔。昔。昔。日。之。苦。以。今。日。之。歡。補。之。非。荒。播。而。娛。今。也。娛。昔。而。已。癡。愁。救。死。當。亦。莊。人。正。士。所。不。勝。也。背。註。不。得。其。與。義。乃。欲。引。古。字。而。釋。為。夜。以。切。于。留。客。淺。俚。甚。矣。四。段。既。畢。無。可。復。贊。乃。複。言。習。復。言。日。複。言。可。複。言。宜。喚。謂。言。豐。內。語。骨。以。為。總。結。雖。其。乎。不。知。屈。也。所。以。挑。魂。之。熟。使。後。吾。招。也。前。三。段。曲。折。

此。又。曰。青。色。直。眉。曲。者。其。形。直。者。其。色。也。色。之。青。如。一。線。之。直。也。目。又。曰。媚。媚。然。點。慧。流。盼。之。中。咸。有。慧。必。溢。出。也。宜。咲。又。曰。嚬。嚬。咲。貌。前。未。咲。而。知。其。宜。者。此。以。咲。而。益。見。其。宜。也。前。曰。目。宜。咲。咲。與。目。相。助。此。曰。唇。輔。奇。牙。宜。咲。以。頰。有。唇。輔。之。美。口。有。奇。牙。之。美。與。咲。相。助。也。皓。齒。從。未。咲。言。之。奇。牙。從。咲。言。之。前。曰。豐。肉。微。骨。此。增。之。曰。體。便。如。凡。肉。豐。者。體。或。不。能。輕。便。而。新。好。茲。之。為。體。豐。與。遊。樂。也。斯。則。複。言。之。中。又。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七

各。殊。之。旨。也。可。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庭。步。欄。宜。極。奇。只。騰。舞。步。遊。獵。春。園。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莊。蘭。桂。樹。盤。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虛。只。孔。雀。盈。園。青。鸞。皇。只。鵠。鴻。羣。晨。離。鵠。鶴。只。鴻。鵠。代。遊。曼。鵠。鵠。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假。可。古。路。反。品。招。之。以。宮。室。遊。獵。周。回。花。鳥。合。作。二。段。前。說。聲。音。一段。可。了。却。用。二。段。為。嬌。媚。說。女。色。四。段。已。畢。却。又。

複言用五段爲體。此之言宮室。言遊獵。言園囿。花
鳥。可以今作數項。却只用二段了之。遊獵中可着幾
少鋪揚。却只用一句了之。段數之或多或少。語之或
詳或略。皆在會情意度之外。爲作法幻處。而實圖中
花木草言。蒨蘭桂樹。不施及者。以佩芳原之本懷也。
園中衆鳥。既以鸞鳳與各鳥並稱。又復結鳳凰者。以
命鳳凰爲媒。飛騰原之本懷也。因其本懷以爲招也。
此命意深處。前飲食聲色。請招非原意中。招之以不

楚辭集直大招

卷八

古

應招之物。至此乃漸與原意中相近。然後下文顯言
正論。愛民養士。尚三王以爲招之終。車法意脉轉換。
最有次第。此二段遂爲承前起後之轉。續
接此。歷言爲現造屋闢苑也。絕膏醢之。而出于膏之
上。也有堂有房。有室有觀。有櫺星中之次第也。其欲
大。堂欲秀。房欲在。南。噴欲小。觀欲過。別屋又欲西。屋
中之布置也。而蘭桂樹之下。玉椒以悲。虛憊。前自出
從。楚辭意。亦未嘗及。志慮原非聲色飲食中入事。

招以所可恣志。慮不存焉。芳蘭路而原之志。慮乃
屬之矣。却佩中。雖其在斯矣。而鸞鳳。即所云宜。擾
也。是。是。鳥之聲。飛。飛。鳴。在。在。也。過。過。則。則。各。殊。矣。代
遊。或。彼。去。而。此。來。或。彼。來。而。此。去。遊。乎。園。之。中。者。其
相。代。也。是。是。行。不。絕。也。蘇。蘇。言。代。蘇。代。復。言。曼。詳。數
鳥。之。情。狀。也。鳳。凰。翔。而。特。繁。于。現。歸。者。鳳。凰。素。爲。魂
所欲。得。以。供。使。令。圖。之。中。有。以。待。魂。久。矣。今。適。其。飛
翔。之。候。矣。任。所。使。之。矣。

楚辭集直大招

卷八

古

受澤怡而血氣盛。只承宜厥身。保壽命。只承家。盈庭。爵
祿盛。只承平歸徠。居室定。只
品。此段便可直入。察。務。諸。正。論。却。又。將。宜。身。保。壽。二
語。再。應。前。窮。身。壽。延。之。句。居。室。定。再。應。前。安。以。定。之
句。乃。將。爵。祿。盛。一。語。起。下。尚。於。保。壽。以。之。意。作。法
中。又。一。承。前。起。後。之。轉。轉。勢。已。翻。而。故。停。如。琴。瑟。中
之。遲。聲。取。韻。
楚。矢。仲。彭。成。此。原。之。務。求。死。而。不。欲。壽。也。形。容。枯。槁。

接。御。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驚。天。隱。孤。
慕。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胃。
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

苑辭聽直大格 卷八
 只名聲若日。炤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平歸徠。尚賢士。只發
 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厯厯。誅譏罷。只直羸在位。近禹
 蹇。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平歸徠。國家爲。只雄雄赫
 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掛辭讓。只魂平歸徠。尚
 三王。只神司武。及當叶平聲海叶呼泊反。斯叶謨郎。

品接袪若雲名聲若下赫赫雄雄首末語氣軒然此
言孤寡有乃及人阜昌萬民理是正政必先大本領
不明不能行仁首言聽言察而後及孤寡存此老德
澤之原也東西南北四諸施而理無東無西無南無
北皆之離楚而處處不可往者今將回楚而處處又
安矣魂仗楚之虎四方更將仗魂之虎矣結應之法
最爲工巧使人不覺四方治洽承洗阜昌衆流之青
聚傑姚政承洗尚賢之青流澤施與目衆流衆澤章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六

化應。天德明與美善明相應。段段互連數段仍如一
段結末用尚三王而所重在射禮之排辭。直欲升
三王于二帝代征伐爲排讀尤有微意。

幾千里若雲地廣民衆也。王聽不聰。視所驚也。六神
御。破魂所驚也。聽若神而可以不待呻神矣。察驚察
其若而身之也不察不知驚不驚無貴察天者已近
人所置爲不必察者也。隱者難明人所測爲不能察
者也。川心於此而孤寡足以自安矣。正始昆者。獨

從前之失德。至今日而正。憑今日為始。且以道之後。
 見永無敗厥度也。田邑千畝者。每一邑而皆燦然於
 千畝之田。則野無不闢。民無不農。阜昌固可立。致泰
 德澤章則為先德。而後威。又曰先威者。至此時而可
 以用威也。威言武功。文言文教也。武以克敵。文以歸
 治。敵不克治。不過也。威文合而美善乃不受晦也。章
 以明而宣。又焉有不當乎。此真魂所願返也。若日
 明之至也。民若雲。若日始之。煙千里。邑千畝。致教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七

絕行於一國。至四海無不理矣。北南西東。澤門不
 訖矣。護人高張。賢士無名。魂所最駭也。茲尚賢士矣。
 錄幸德澤而尚賢士。錄尚賢士而益施流澤。荷暴榮
 譏罷誅士之憂。保直。無不有清於新端。豈猶有遺
 賢乎。魂若不歸。是少一賢也。故五招之曰。國東焉也。
 赫赫雄雄。而天德明。配天之業。於是竟矣。陰陽登降
 而始之用。聽用。崇也。先威也。繼之用。禁也用。妹也。俱
 可以不用矣。相與習射。禮而遵。辨道而已。叔季昏亂

之象。忽然而所尚者。三王之治。不惟可追其躋。武且
 時起而上之也。以此為招。而魂之本懷。一一將慰。若
 不驟然起。勃然來。武
 總品起。處謝字。舊字。漢行字。以字法。相形。為限。法。飲
 於聲色。指段。暫。骨。點。綴。志。字。安定。字。以段法。相。結。篇
 章。法。接。徑。諸。段。若。雲。若。日。英。善。明。天。德。明。德。澤。章。流
 澤。施。又。以。句。法。相。形。相。結。篇。章。法。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七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末沫。至此盛德兮。幸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璽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品開口曰。主此盛德。說得莊甚。千秋當世。孤推我一人。以為德之主也。無所考。說得甚。不惟君上不能。

楚辭集直招魂

卷八

元

用且不能考而知之。安得不墮殃苦哉。巫陽不肯從帝之說。說得急甚。殃苦既長。現魄久散。早一刻亦即一刻之帝恩也。

楚辭集潔三言之。此立身之本。未敢以一言而遠已也。清廉潔而後能見義明。見明而後能服義。義積而後能盡忠。臣既行之。雖亦也。上不考之。幾乃得藏之矣。君不儲才。而至帝代為。善儲之。帝終如不考之。君何哉。謂通明也。待策現之所在。乃始下招于。

將有六後之恐。天下之人。交避謝而無所賴。於至焉。其辭之一言。作者之冷語。舊語俱通。上作句。始責。而以為脫。誤何等。脫誤哉。乃下招曰。現今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品以何為乎四方一語。作下文東西南北之總挈。與上招同法。彼顯而此隱。恒幹字與。

楚天忠所以幹事。欲深楚國者。原也。身恒存國。乃在。

楚辭集直招魂

卷八

三

其且幹。現離明而不克存身。何以匡國乎。離屈也。現之散也。但以為四方。可無不之。豈知舉皆不祥之區哉。

現今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現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現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現今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蓂蓂。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僞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這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入雷淵。散而不可止。些弄而得脫。其外曠宇些。亦燈若象玄。這些五彩不牛。藟營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些魂今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水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壹叶行古。反久叶。居止反。

品。四。段。易。板。西。方。語。最。多。北。方。最。少。以。此。為。段。法。之。各。變。世。是。索。吞。人。益。心。校。潤。靡。散。以。此。為。句。法。之。

楚辭離魂招魂 卷八

三

出。奇。故。皆。習。之。春。而。得。脫。補。救。廣。列。中。忽。若。一。轉。又。一。段。法。少。示。幻。

楚。東。方。長。人。方。求。魂。以。供。食。不。往。猶。恐。之。其。可。從。而。應。後。之。求。乎。習。慣。也。生。其。中。者。受。熱。既。不。楚。也。離。也。釋。解。散。也。魂。為。炎。熱。所。侵。碎。可。散。而。不。離。楚。也。楚。離。楚。來。未。已。新。於。條。忽。播。可。散。遊。至。離。楚。而。楚。新。楚。矣。蛇。狐。微。傷。人。歸。唐。他。物。以。供。食。不。算。致。人。以。離。心。至。離。也。而。其。心。者。專。在。人。欲。所。役。之。不。在。

楚。今。言。自。扣。手。也。能。親。矣。恐。邪。不。害。唐。子。則。一。些。不。能。意。安。是。皆。以。吾。人。為。益。心。者。也。楚。世。離。也。當。離。離。之。故。聲。如。雷。也。魂。一。復。其。中。則。離。離。散。散。而。不。得。止。謂。放。滿。之。深。也。服。旅。用。而。又。苦。離。離。之。謂。楚。楚。楚。離。離。又。苦。離。離。之。離。食。所。食。最。台。而。又。苦。求。水。之。離。得。衆。苦。備。至。三。魂。何。堪。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僂僂些。懸人以娛。投之

楚辭離魂招魂 卷八

三

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救厥血拇。隳人驅驅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天只。劓及此。時及此。及爾。以反。離。叶。平聲。都。叶。丁。亥。反。牛。奇。反。與。叶。子。私。反。

品。大。和。止。於。山。方。北。離。白。天。之。池。下。以。見。楚。今。至。離。下。離。者。帝。也。君。不。惜。才。帝。獨。得。之。則。魂。所。歸。依。楚。若。上天。天。上。多。一。些。楚。國。少。一。些。矣。持。言。天。上。之。諸。歌。

楚辭疏直招魂

卷八

王

神人不許人上天以阻之。令想最為靈。簡魂既不得
 上天則憤而卑入幽都。不願偷生世間。必至之勢也。
 將官后土候伯之惡。以匹之世上。既無仁明之者。王
 地下亦安有慈悲之侯伯。寓意最為淒涼。上下交窮
 下無可往。不得不返楚國矣。下文五接人修門。光景
 羅現。
 楚帝之招魂也。所以惜賢才而律之歸國也。天之生
 才。實難與其再生一賢才。是歲月不如。此將死

楚辭疏直招魂

卷八

王

在以為闖入乎。致令然後得職者。不使其人之魂死
 也。射狼為帝致罰於上天之人。非以供噬。故但惡之
 以之。以苦之。仍保不得職。目以備營楚。痛俟帝謂行
 法已畢。然後容其死也。嗚呼。上帝之酷刑。固有指於
 人。同者乎。排闥闔者。原之風。旅茲亦可以知恐而知
 至矣。至於幽都。又有甚焉。后土之候伯。皆代后土宣
 化。東祀者也。乃身自為虎豹豺狼。以逐人為事。以甘
 人為辭。曰血。捫。則所逐所食之人。其亦多矣。角也。厥
 也。首也。目也。合而為九約之身。遙望形。狀。無一而不
 可畏也。嗚呼。地下侯伯之無道。又有倍於世上者矣。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縵。鄭
 綈。結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
 四方。多賊奸些。像設君室。靜閑安些。門。叶。其連反。格。叶。
 路。叶。計。訓。故。反。暑。叶。去。聲。
 品。前。而。六。服。皆。用。魂。今。歸。來。在。先。又。是。歸。來。歸。來。於
 後。此。用。魂。今。歸。來。起。句。作。二。小。段。後。而。明。魂。今。歸。來

終句二大段互變其法。路反故室與二韓句相似。
則二大段中又暗作三段。高堂達字承上集散。蓋
室家達宗亦連飾高堂。總映君室則殿落分列之中。
又互相貫而無脫落矣。天地四方二語總結前東。西
南北天上幽都六段。若入入倚門之前。便有相應關
鎖。痕迹今插入於入門後入室先使人不覺。法最工
巧。善藏與大指由度交趾四語。應法排於段法之中。
相同泰華齊縷即縷總指一魂衣。却着此今國描寫。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楚

可以略者偏用詳。靜開安與大指語意相同。
高堂達字檻軒些。層甚累。樹臨高山些。網戶朱綬刻。
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
轉蕙泥。崇蘭些。經堂入與朱塵。遙些。砥室翠翅。挂曲瓊
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弱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綺。
結璚瑣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
人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
滿宮些。容態好比。順頰代些。弱顏固植。譽其有意些。後

容脩態。紅洞房些。峨嵋豔。睇目騰光些。靡顏。壯麗。遠。視。
喻些。離。樹。脩。慕。侍。君。之。間。些。噴。吐。梁。男。反。帶。叶。步。介。反。
來。叶。前。恭。反。代。日。徒。保。反。開。叶。許。研。反。
近。高。堂。玉。豔。珍。怪。純。言。室。室。之。美。蘭。膏。至。侍。君。之。間。
純。言。女。色。之。美。宮。室。中。雜。以。山。水。花。木。服。飾。玩。好。以。
相。錯。綜。女。色。中。復。綴。轉。離。樹。脩。慕。以。與。宮。室。羅。幃。相。
映。帶。騰。光。遺。視。特。寫。美。盼。之一。俯。一。仰。則。千。秋。美。入。
圖。畫。此。矣。侍。君。之。間。應。前。安。開。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楚

楚高與遠兼。星始相稱。堂前施檻。增字之達。軒則用。
層配堂之高。高恐太明。而日光易以入。達又恐太暗。
而日光易以隔。有檻有軒。兩無碍矣。無屋之處。錯。
以臺榭。臺榭雖高。而無山光相佐。發則人工勝而天。
趣少。以其層累若屬之於。臨高山而後戶。臨之。間。皆。
若戶之。延。如河玉之。非言布置也。謂戶朱綬。雕。收。閉。
之。戶。當。環。繞。之。制。飾。以。采。文。之。相。綴。也。連。戶。之。旁。與。
戶。相。連。者。也。戶。既。施。彩。飾。矣。與。戶。相。連。者。刻。之。以。俾。

相配也。以朱文者。橫工之事也。刻以方寸者。梓工之事也。各致其能也。戶宇昭耀而無流水以助之。凡趨又減矣。爰導川谷。周于舍下。既從屋而去。又繞屋而復環屋之內。處處得水。處處可以聽水也。未幾方連倒影其中。不更燦發乎。凡地之處高者。必無得水之勝。今臺榭可以臨高。而庭舍仍堪臨流。是獨擅之地。靈也。流水之旁。蘭惠綠。徑已去。而仍繞者。水也已過。而仍返者。風也。水善復。風亦善轉。因水之曲。助風

之旋蘭蕙所在風無不遍。既吹馨香以入堂。更飄流
堂而進。與風處處入香。亦處處受上而朱色之承。歷
下而鋪列之筵。皆香之區也。又何王之善言風。善言
香也。真可以招魂使返矣。砥室砥石之所磨礪也。擊
翬揮翠色之長羽以供玩也。弱阿以弱爲阿曲之狀。
前壁也。壁有阿曲之處。翬之刺亦依之。俾相貼也。遇
翬致輕迅也。或翬不同制。長之或長或短。或腹或刺。
或翬或聚。各出新以闡妍。故不同也。翬不能盡異。異

則可異。庖探之。主據所攸分也。順和順也。女多宮。婦
旁至相妬。前曰射通代。媿女者之意。使其代也。此曰
順彌代。其所擇者之意。自安于相代也。娥眉誰肯讓
人有厭射而欲其相代者。則必有忿陷而怒夫求代
者。乃莫不相比相順也。是爾可以通代也。順彌代而
曰容態好比者。觀其容態足以知其心也。固植謂其
胸中相順之懷。卓然足以自植也。是其所見者大。所
梓者固也。女流耳。何以能知和順至此。故復贊之曰。

君前之所云羅情也

惟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創楹。肅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菱荷些。紫蜚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池些。軒轅既低。步綺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蛇池。葉。叶。叶。何。及。籬。叶。羅。為。叶。說。

品翠帳與前羅情修泰相映。刻欄與前刻方連相映。芙蓉菱荷與前蘭意相映。臨曲池與文緣波并谷類。

楚辭集直招說 卷八

元

復流潺湲相映。

遂此中前堂字之說。以作此段之佳局也。前所云堂。檻山水之美。未及玩賞之人。此曰仰觀曰坐曰伏曰。臨曲池。則一一以茂對收之矣。前云二八通代蘭膏。明燭只及房中侍從。而未及外廷之人。此曰侍曰。則山水之趣。時時以外庭兼之矣。文異豹飾。猶詩之云。羔裘豹飾。侍從之服色也。既低低而待登也。主者。將登則始。始羅列以預候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稱養。終黃梁些。大苦酸。甘行些。肥牛之臠。膳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臘炮羔有柘漿些。鵝酸臠臠。煎鴻鵠些。露雞臠。燭而不。些。拒救蜜餌。有饒餽些。瑋漿露勺。實羽觴些。挫。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行。叶。杭。羹。叶。耶。或。叶。痛。

品此篇招以飲食。與大招同。另為一段。却不用。歸來句。使三段只若二段。其不欲顯分三段。亦自有。

楚辭集直招說 卷八

三

故此曰華酌既陳。下段曰有羞米通。女樂羅只。則女樂總因飲而設。到末耐飲盡歡。與此耐清涼只。有。增。相。應。則此段與下段。又只是一段。不得顯分之。為三也。作者毫釐斟酌如此。

室家遂宗。即大招之所云室家盈也。忠臣不惜其。一身未必盡。其一家。故以是招之也。食多方。其。總。聖。種。種。之。飲。食。也。五。穀。之。皆。備。六。畜。魚。鳥。之。皆。全。則。食。之。多。也。五。味。遊。參。芳。用。杜。若。蕝。用。吳。葉。用。招。則。

方之多也。大相與此。俱言。酒飲。豈楚俗之所喜耶。是酒宜於酒飲耶。其曰敬而無妨。則招魂之真。非能敬何所不可。可以生而之。死可以死而之。之。豈所云我友敬矣。謔言其與。謂惟敬足以避。楚也。有義未通。女樂羅些。徹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髯。鬋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狂若交竿。撫案下些。竿瑟狂會。填鳴鼓些。宮庭舞

楚辭直

卷八

三

驚發。激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敝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篳篥象箏。有六節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臬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幾白些。銀鐘播簫。揄梓。些。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蒲膏明燭。華鏐錯些。結撰至。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些。現。參歸來。反。故。居。些。奇。叶。歌。離。叶。超。下。叶。戶。先。叶。物。泊。叶。舖。各。反。白。叶。蒲。各。反。日。叶。若。瑟。叶。初。夜。叶。津。蒲。至。

假叶數。叶舉應反。

品。前之。美人。曾。言。當。女。淑。女。此。之。美。人。則。屬。作。事。女。侍。制。之。淑。女。在。古。之。故。曰。騰。光。遺。視。舞。女。不。須。在。古。之。故。曰。娛。光。眇。視。淑。女。必。曰。相。代。女。與。女。猶。不。飲。其。舞。也。舞。女。故。可。離。坐。士。與。女。不。必。分。矣。下。語。各。有。辭。而。言。激。楚。終。以。同。心。作。賦。與。造。新。歌。相。應。原。之。舞。字。字。皆。激。楚。之。詞。也。既。作。者。被。之。管。絃。未。作。者。再。待。結。撰。師。弟。同。心。耶。以。作。賦。終。其。餘。年。可。乎。言。外。微。

楚辭直

卷八

三

哀。悲。涼。無。盡。箋。前。曰。軒。轅。既。低。步。騎。羅。尸。此。曰。看。處。未。通。女。樂。羅。只。皆。言。預。候。也。造。新。歌。而。曰。陳。鐘。按。鼓。者。樂。聲。繁。聲。必。須。節。奏。相。叶。故。以。鐘。鼓。指。其。節。也。不。合。于。樂。而。造。歌。則。無。所。用。之。矣。涉。江。采。菱。揚。河。則。皆。其。歌。名。也。歌。先。者。醉。後。之。日。微。帶。燈。火。之。容。索。帶。舞。則。先。亦。舞。終。與。帆。舟。不。同。也。曾。波。者。因。燈。光。而。涉。為。之。重。疊。美。妙。隨。有。如。也。醉。中。之。態。流。出。無。盡。也。不。奇。猶。奇。偶。之。可。

言聲。一。音。不。一。而。足。也。髮。有。餘。則。鬚。易。以。...
謂。此。也。發。揚。街。者。樂。之。初。奏。也。既。就。而。舞。又。曰。...
激。楚。則。於。樂。之。再。奏。耶。陽。阿。之。調。主。于。清。微。故。其。音。...
曰。陳。鐘。按。鼓。以。發。之。激。楚。之。調。主。于。伍。壯。故。其。音。曰。...
狂。會。義。驚。以。發。之。吳。歎。秦。謳。則。繼。激。楚。而。和。也。激。楚。...
其。楚。國。之。本。音。耶。故。又。以。吳。蔡。二。國。之。音。佐。之。耶。...
楚。之。結。殆。樂。之。三。奏。乎。發。激。楚。崩。激。楚。為。始。結。激。楚。...
則。激。楚。又。為。終。始。之。所。歌。者。先。涉。江。來。妻。陽。阿。則。激。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五

楚。國。後。諸。歌。而。始。發。者。也。獨。秀。先。者。奏。樂。次。序。雖。激。...
楚。不。在。最。先。而。音。之。秀。異。則。居。獨。先。也。六。博。分。曹。者。...
樂。既。終。而。以。呼。白。為。助。飲。也。擊。搖。與。與。則。樂。既。終。而。...
復。作。也。樂。再。作。而。飲。不。休。則。費。白。日。者。又。費。長。夜。故。...
重。繼。之。口。沉。日。夜。也。結。撰。至。思。者。將。再。造。新。歌。也。從。...
前。繼。造。之。新。歌。則。管。絃。而。已。成。舊。詞。矣。故。又。以。樂。聖。...
之。思。為。結。撰。也。思。不。求。其。至。歌。不。克。新。也。窮。若。似。者。...
似。舊。事。格。之。假。況。思。所。入。妙。錯。忽。來。如。芳。風。之。作。似。

也。結。撰。以。顯。乎。人。力。閒。假。則。泰。乎。天。機。矣。人。而。抄。...
心。之。妙。豈。矣。人。有。所。極。同。心。賦。些。則。玉。之。爲。原。深。...
也。世。事。國。事。不。堪。復。道。極。於。此。而。已。作。賦。以。外。無。可。...
聖。矣。如。爾。者。固。同。心。之。言。也。欲。不。賦。而。更。何。爲。乎。...
先。故。者。相。繼。之。後。先。故。舊。也。君。臣。之。道。不。可。得。明。姑。...
盡。歡。以。銷。愁。容。戀。於。同。心。故。舊。之。間。毋。以。現。離。離。...
深。境。人。之。見。快。而。已。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蔡頤齊業兮。白芷生路。賈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五

廣。江。兮。左。長。薄。倚。沼。哇。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
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然。步。及。驟。處。兮。誘。聘。先。耶。驚。若。通。...
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兒。...
兮。明。夜。兮。時。不。可。淹。泉。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
兮。上。行。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乎。野。還。可。羨。先。引。私。照。月。詞。賦。升。金。反。南。叶。尼。金。反。...
品。從。前。招。以。宮。室。飲。食。鮮。色。皆。秀。詞。耳。現。豈。皆。顧。...
至。作。賦。乃。漸。相。近。然。參。差。與。習。此。餘。生。僅。供。作。賦。半。

到此忽將正論信視以君國之恩。即大招所云。轉來國家爲也。大招顯言之。此信言之。章法最真。使人耐思爲工。其稱王之田獵。非以田獵之可樂爲招也。謂原被放而王之左右無其人。招之以輔王之忠。獨也。誘勝先。引車還。課後先。此皆視所宜引。宜課也。寓意最幽。哀江南者。楚地固皆江南之區也。前所招原以宮室飲食聲色作賦。返故居。皆爲原一身計耳。此曰哀江南。則專爲國家輔王無人而江南

豈復楚有哉。終將折而入秦而已。視若不歸是不哀江南也。命想最測。與楚原之去。即以春放爲追遠之曰。發春南征也。菜蔬之葉初齊。望初生。斬春之景物也。蘆江長。陳去國所經之地也。畦蕪者。蕪之中又有畦也。倚洲登陸。同望故國也。去國漸以遠。故曰遠望。望也。懸火爲懸燈。延起者。一燈既懸。衆燈相延而遠起。行陣之法。法也。對者。獵以具出。人人在朱。辨色之。故曰玄。玄也。獵

若燈光四歸。人人各異之。頗寒宵。受燈光所照。懸火延起而獵。陳齊矣。然後出。以獵有步。走以懸。跌者。有驛馬以獵。獸者。分陣而各務爭先也。誘勝。而使之出也。誘勝。人誘勝。獸者。抑勝之。奔馳。不使得遠去也。既抑之而不使奔。又若通之而使得奔。引車右還。讓獸之通。以射獸左。所謂若通也。荷不以射左爲貴。則引車相迎而直行之。不待還車矣。有抑之法。無若通之法矣。此言射與御之各中程也。課後

先者。總收獵功也。君王親發。揮青兕者。故記之。肯也。故記曰。射中肯。兕者。死。君王所不宜親射。臣子當爲之。代故親發。而曰。憚也。國無忠臣。則邦師。願君即死。其誰佐哉。君即欲免於死。豈有所憚。其誰問哉。此王少悲。懷隱語也。誘勝。謂人則視當逐。引車。謂人則視當逐。課。謂人則視當逐。君王憚於親發。代射。謂人則視當逐。矣。朱明。夜。嘆放逐之久。不超也。初放以春。朱明則夏矣。時不可淹。既夏而又將秋

也。新路漸而昔之路實虛江以去者。迄今草莽。深青無再經之踪矣。目極千里。即前之所云。道遠也。傷春心者。歷歲遺遠。不知易幾四時。而昔者。發之春日。炯炯難忘。如昨日事也。則凡所傷者。昔春也。也。哀江南者。秋魂哀念。今秋。至來歸也。國事日非。樂朝之人。不知哀。臣待魂而後知哀也。知哀乃知救也。總品東西南北。四以外。落天上。幽都。而為六宮。飲食聲色。四極中。連二八。淑女。於宮室。又連二八。

東齊志正指視

卷八

七

樂於飲食。綴而為一。是其有意變化大招處。前曰。蘭帝明燭。華燈錯些。賞色賞。前。惜。下。其。夜。前。日。沈。崇。蘭。宮。室。之。美。帶。芳。芬。以。善。人。室。與。畢。通。後。日。芳。蘭。假。詩。賦。之。妙。挾。芳。芬。以。階。來。肝。肺。自。其。前。後。互。映。最。饒。致。味。結。後。時。久。路。漸。水。楓。心。目。之。感。淡。宕。淒。涼。字。字。紙。外。別。有。哀。音。

聽直合論序

是書之成。蓋閱稔十有七矣。蘇辛已。傲事于箋品。下。西。已。事。于。合。論。胥。天。也。有。厄。余。身。以。啓。是。書。之。天。有。華。余。世。以。滯。是。書。之。天。有。既。厄。既。奪。仍。似。享。吾。身。似。存。吾。世。以。曲。全。是。書。之。天。凡。三。變。焉。厄。亦。有。二。使。余。不。厄。于。鈞。黨。下。西。曹。則。日。夕。稱。侍。從。如。昔。人。所。云。堯。典。舜。典。字。濟。廟。明。堂。詩。塗。抹。更。改。與。所。施。之。豈。數。以。行。吟。稱。劇。心。使。余。不。再。厄。于。舊。通。寓。淮。上。則。天。問。之。未。註。者。付。諸。闕。

楚辭聽直

合論序

一

義。淮。上。諸。及。門。無。絲。請。稱。梓。矣。故。曰。以。厄。為。啓。也。嗟。乎。天。謂。一。厄。之。不。足。以。啓。乃。至。再。厄。也。其。為。是。書。計。誠。厚。為。余。一。身。計。不。太。恕。乎。一。身。之。困。苦。有。數。千。秋。之。推。荷。無。窮。彌。恕。視。之。實。重。付。之。啓。既。承。天。付。何。敢。違。天。當。察。未。初。議。梓。時。即。欲。作。合。論。以。殿。其。後。經。拈。二。招。而。余。自。慮。其。滯。遂。不。復。待。合。論。之。成。亟。付。諸。梓。既。梓。矣。其中。每。篇。之。總。品。亦。有。未。補。者。諸。生。慮。夫。特。補。始。印。之。滯。通。刷。百。餘。部。以。充。恨。秘。計。至。甲。申。可。大。流。行。閱。幾。遠。聞。勝。

板歸闌人欲速而天偏欲遲因牽致滯如此吾不知天之滯之與啓之之意何以相反徒有喟然曰其說原之上官子蘭餘現尚在妒我闢揚播弄於上帝之側務是書哉既絕肅心甘孔餒而以諸中堂揭薦不得堅避小草因是板之未畢復携至白下嗣後家中著述藏於岩間者盡爲山氛殘燬使是書蚤完不復携出必在殘燬之列然後知天之滯之正所以留之與啓之之意未嘗相反也毋乃正則之現得請於上帝作此珍護乎自

免辭遠直

合論序

二

此以後還荒無聊愈欲拈合論以了前因隨作隨輟以不忍就致不能就丁酉仲春抱疴瀕危幸而重蘇乃又喟然曰天以滯吾書爲留吾書合論未畢安得不留吾身若又因循負身負天忠魂不依然誠肩說現不依然鼓掌哉畢吾合論以全乎其爲聯學使來許讀之曰此某世某人之天之書也非亨似亨非存似存何容不汲汲哉啓滯之天顯曲全之天隱而意則一於是蘇夏迄秋成十九臨以舊拈二招終焉便可繼全聯以並行幾

品所朱殫者得合論而益詳也亦可去全璧而單行大意既得貫串交通讀合論不待讀品併不待讀幾與賈生弔屈所以自甲午年來流離瑣尾惟介典衣出門獨無澤畔可吟無朱玉之徒可侶無簪纓漁父可問其爲憔悴約結視屈百倍定世或悼或憐或憫我半生當自有聽吾之直者此書具在

人余片慈齋

非昨昨此

合論序

三

楚辭聽直

黃文煥雜章著

聽直合論

莫不讀騷者而卒未嘗有一人讀騷也。使誠有一人讀騷則騷心之從容。騷辭之婉厚。攷諸歲月不欲死而不容不死者決宜了然。胡至蘇昔迄今沉寃不白哉。然則舉二千餘年之人。樂斥之曰未嘗讀騷。代靈均舒恨。非過也。惜前之篇號天號神而終歸之使咎。縣聽直惟天。

楚辭聽直

合論

一

不能吐言神不能見聲故不得不望之咎縣之人前世選矣。當世已矣。所望者後世之為咎縣者耳。班孟堅聽之而以爲露才揚已。怨懟沉江。詎非門哲不得直也。楊子雲聽之而以爲揚。其棄珍由聘不得直也。甚哉。二子之未嘗讀騷也。抑子雲尤甚。孟堅尙稱騷爲詞賦。宗子雲則曰。騷以浮併其辭。而詆之夫有惻怛忠君之言。可以浮相加者乎。投閣與投江志行相反。言語相違。自無足怪。孟堅亦依附賈氏身誇明哲。固其宜哉。王叔

師以同里之人。身任聽直。尊騷最至。顧所以應死之故。

非懟沉非棄珍。毫未發明。直而猶之未直也。劉勰取叔師已聽之直。再欲有進焉。既云四事合於經術。又曰從屈彭咸狷狹之志。仍與珍棄懟沉同旨。反減叔師之所直矣。之數子者。固靈均地下之魂。所未敢遽望其能聽者也。以靈均之學淵且弘。依前聖志三五數子。未足知之也。至朱梅巷之註騷。意必超出其上。乃亦以爲辭旨流於怨懟。志行過於中痛。嗚呼。屈子所望於後世者。

楚辭聽直

合論

二

於是乎絕矣。生前被讒於小人。死後復不見諒於衆君。子何原之重不幸也。吾亟爲原雪寃。則莫若揚已揚眉之說爲最當。破亦最易。破小人所誣原曰。自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託是言以相加耳。無原自伐之實據也。今孟堅子雲合稱揚已揚眉。是真自伐矣。問所揚之確據。安在將從原之騷辭而定之耶。未讒之先何曾有騷。迫受讒而不得不抒言自明。尚云揚乎。必欲以無據之自伐反證成爲有據乎。彼讒人者。既以空言得行於當

年乃益以實證倍行於後世何譏人之重華也屈原有
淚地下無獲拭之晨曉未有口地下增益張之舌矣人
人讀騷人人助譏云如之何故曰最當破也誠知未
饒無騷何揚之與有故又曰最易破若夫從漢人以及
宋儒均謂原不宜死則竟為牢不可破之說矣原以言
自明而眾以其言為罪此所可忍受者也至以死自明
而眾又以其死為罪毋乃再死有餘辜乎譏人於原但
譏之而已未即道其死即欲其死矣未必既死以後尚

楚辭離直

合論

三

加以再死之罪也然則騷之受罪於讀騷倍於受譏矣
其為不幸無窮期矣折獄之道存乎片言余是以首列
聽忠挾其決宜一死以破夫再死之母容受焉繼之聽
學學者忠之本宜先於聽忠顧反居次以屈子之忠不
可不早自屈子之學可以不求知也聽忠者示世之共
辭聽學者尊屈之專辭也專辭者吾所欲祀之孔廬者
也三則聽年年明而忠明矣何年宜未死何年宜就死
楚耶石耶葬且葬耶否耶過於中庸耶否耶徒以忠之

必死明之出尚未明更以忠之不肯遽死明之若然
還非楚非非棄始明也何也原若死於懷王信譏之
後則為干進為怨君為非中正種種可詆乃死在懷
死察項不復仇九年以後無可詆也四則聽大核次
難以核年年所難考倘於大乎界者之四聽具而原之
志行直矣其篇其句則人人讀騷之所易聽而亦不
得直用禮之難讀故也能直其複豈反不直於不複故
以聽復為要而詳於複芳以及複玉複路又詳於複女

楚辭離直

合論

四

焉言女之多複此後世所易譏其荒棄使知原所寓意
在斤鄭袖與通婚而發則抱憤萬狀方恨所複之未多
荒棄云乎哉複女之宜聽倍於他複故以終也諸聽之
關係大聽體之關係小然不可不聽也附於九聽之後
十聽之九也凡此十者皆總聽也從各篇分聽非及
三招而原之全部字字直矣令招辭漢以來諸君子之
讀騷究騷者聚魂於一室其可以共無間然矣人人所
未能直而謂字字咸直於余毋乃僭以符錄自任乎曰

石原所自言者。國原之自爲。聽自爲。各歸也。從其自爲。聽自爲。各歸者。一一申明之。毋以吹毛失其本。青直。易易也。且有太史公在。太史公之聽其辭。則曰。堪其。雅。聽其志。則曰。爭光日月。盡之矣。太史公之樂而。平春半。詆之。胥助。譏人者也。吾不敢助。譏人何得不。助太史公。

聽忠

千古忠臣。當推屈子爲第一。蓋凡死直。難於君死之。

楚辭集直

合論

五

封疆者。敵死之。均非自死。至國破君亡。而一瞑以殉社稷。屬之自死矣。然皆由於一時烈氣。勢必不容偷生。未有如屈子之於故君。既逝。新主復立。曠然十年外。竟終投水者。忠不首屈。又將誰首哉。乃千古共詆之。亦惟屈爲第一。自漢代以及有宋。人人尊其辭。即人人詆其忠。以爲忿懣。以爲狷狹。以爲忠而過。夫臣之於忠。只有不。及。耳。安得過哉。原於懷王之時。作離騷。即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將從彭咸之所居。矢志於投水以死。久矣。願未。

帶死也。懷王爲秦所留。宜死。未嘗死也。懷王喪歸。宜死。又未嘗死也。原固知後世之人。必將詆之。爲忿懣。故以未遽死。屢吹自明。其於首篇曰。屈心而抑志。曰。和調。以自娛。於遠遊曰。長鞠風而舒情。曰。內欣欣而自美。聊。娛娛以淫樂。曰。汜容與而遐舉。今。聊抑志而自弭。於天。問則悼比干。痛梅伯。嘆申生。於九歌則兩曰。聊逍遙兮。容與於惜。前曰。攝茲媚以私處。今。願會思而遠身。於思。美人曰。吾且儼。何。以娛憂於抽思。曰。尙不知余之從容。

楚辭集直

合論

六

曰。聊以娛心。曰。聊以自救。於悲回風曰。寤從容以周流。聊逍遙以自恃。曰。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於哀。郭曰。聊以舒吾之憂心。於惜往日曰。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離君之不昭。於懷沙曰。撫情効志。寃屈自抑。曰。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曰。懲遠收忿兮。抑心而自強。此。尙有一語。屬忿懣之可氣乎。原固知後之人。必將詆之。爲狷狹。故又蓋自明。以遵堯舜之大道。斥小人之。步於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於思美人曰。廣遠前。盡。於。

橘頌曰。廓其無求。於悲回風曰。統世以自明。曰。明之所及。於懷沙曰。定心廣志。有一語。屬。須。挾。之。可。無。乎。原。知。後。之。人。必。將。祗。之。為。忠。而。過。故。又。屢。自。明。曰。耿。吾。既。得。此。中。正。曰。依。前。聖。以。飾。中。曰。令。五。帝。以。折。中。曰。維。蒼。天。以。為。正。曰。求。正。氣。之。所。縣。中。央。正。矣。何。過。之。有。夫。以。原。之。自。明。如。此。卒。受。世。之。共。祗。如。彼。世。固。謂。原。之。可。以。不。死。而。未。知。原。之。必。不。可。不。死。也。原。不。死。即。不。忠。別。無。可。以。不。死。之。途。審。其。中。立。也。懷。王。雖。信。讒。疏。原。而。出。

楚辭直

合論

七

使。於。齊。尚。在。任。使。之。列。原。不。宜。死。追。懷。客。死。於。秦。原。自。謂。身。負。不。忠。之。罪。故。屢。言。不。欲。死。不。即。死。而。究。歸。必。死。焉。其。罪。安。在。當。懷。入。秦。時。原。諫。勿。行。子。蘭。勸。行。既。已。明。知。虎。狼。之。國。將。貽。君。王。之。不。返。乃。不。碎。首。堦。前。堅。以。死。諫。如。一。諫。而。止。是。懷。之。死。不。獨。子。蘭。死。之。實。原。死。之。也。原。真。身。負。死。罪。矣。欲。不。以。一。死。謝。君。可。乎。哉。此。其。痛。心。疾。首。自。咎。自。知。非。他。人。所。敢。以。咎。原。者。也。然。則。何。以。不。死。於。懷。死。之。日。何。以。不。死。於。喪。歸。之。日。而。待。被。放。九。年。

以後乎曰。原。冀。項。襄。之。報。仇。也。東。君。之。舉。長。弓。兮。射。天。狼。操。余。孤。兮。反。淪。降。其。降。官。之。者。也。國。殤。之。車。錯。兵。接。列。陣。繼。行。其。明。言。之。者。也。既。敗。秦。野。之。後。而。猶。思。帶。我。長。劍。擊。秦。兮。此。其。矢。報。仇。尤。明。矣。夫。人。今。自。有。美。子。蘇。何。以。分。楚。昔。則。更。明。言。項。襄。之。不。報。仇。不。可。以。為。子。也。年。復。一。年。仇。雖。未。報。猶。姑。待。之。猶。姑。望。之。迨。至。七。年。項。襄。迎。婦。於。秦。復。與。秦。平。竟。忘。父。仇。矣。永。無。報。仇。之。日。矣。原。安。得。不。以。夙。所。矢。死。聊。且。遲。死。者。決。於。九。年。後。之。

楚辭直

合論

八

一。死。誰。知。此。而。原。之。死。必。無。可。寬。原。之。忠。復。何。可。詆。也。乎。史。學。明。而。鑒。冤。雪。矣。學。子。夏。於。事。君。致。身。雖。曰。未。學。吾。必。問。學。未。問。所。學。至。深。而。千。古。莫。以。學。歸。者。是。當。秦。秋。時。為。中。國。所。積。不。知。學。問。之。源。流。何。所。自。來。微。諸。能。讀。九。丘。八。索。則。楚。人。之。藏。書。固。有。他。邦。所。無。者。矣。季。札。觀。樂。歷。代。諸。國。之。聲。咸。高。下。了。然。苟。非。平。日。熟。知。何。惡。聞。聲。遽。判。此。其。學。豈。可。國。

之君臣能一及之乎。屈子之忠，余既發明其得中正之道，決宜一死，非過非激。至於學之所存，直當從祀孔廟。辭漢以來，未之挾也。講學如朱子，乃亦排之曰：「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蔑稱之，嗟乎！原所著俱在，所援引古昔俱在，有何非道？有何應差，不得於君蔽障於謾變風變雅之體，淒愴宜爾，有何墜於末流，舍援古矢忠以外，又有何別屬醇儒別屬莊士耶？」朱子於屈未嘗不

楚辭聽直

全論

九

推墜其氣節，而獨深排其學，何也？每見宋儒以道學二字爲宋代理，直接孔孟，特登之私壇，凡於孔孟後不許一人謂知學，故於原必斯之耳。余何敢駁朱，尊屈然書不可掩，管子晏子諸書，雖伯之言，誰如原醇昔荷卿爲後代所獎，疵與醇雜，性惡之謬尤甚。老子莊子，咸輕視仁義，詆毀帝王，醇又孰如原，請一一爲明其學，以洗其冤。全部可詳論也。周公之道，思兼三王，孔子之學，只在明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於詩則兼綜商周，書則斷自堯

舜，易之十三卦，則遠引黃帝以來，蓋周孔之道，學盡於此矣。屈子於首篇，引三后之純粹，實首邇三皇，卽繼以堯舜之耿介，務宗二帝，曰湯禹儼而祇敬，今周論道而莫差，又曰湯禹儼而能合其於三代之英，庶幾有志矣。遠遊則高陽邇以遠，軒轅不可攀援，指炎帝而直馳，從顓頊乎增冰，詳言夫二帝三代以前者，蓋業云遠遊，必倍遠邇也。天問專詳於二帝三代之際，以堯爲始，疊言任鯀任禹，與夏殷周夏之盛衰，殷之盛衰，周之盛衰，各

楚辭聽直

全論

十

各分段剖列，又以舜閔在家，堯不姚告，穿插於殷代夏之後，重言殷之先爲再詳於二帝，九章望三五以爲像，遠引并包，復曰彼堯舜之抗行，曰湯禹久遠，孔子之祖述憲章，周公之思兼三王，有不在其心中乎？曰及前王之踵武，曰固前聖之所厚，曰依前聖以節中，非原自負所學而明言之乎？其尤所諄諄則專在舜，曰就重華而陳詞，曰吾與重華遊兮，理之圖曰重華不可遇，蓋以誅而與，諷惟舜倍堯，故以抱痛爲醉心焉。至於帝

王諸臣首篇之華啓而能調也說擇築也呂龜效切也天問之任禹力獻功也腰有華之婦也比干也箕子也師望也九章之又言箕子伊尹呂望也言伯夷也無不臚列矣下及於伯佐諸臣與處患之伍子介子申徒接與桑扈亦各分舉之史學淹貫尙有與並否理學之深更可供揚扈者言衆芳之所在必本於純粹易之所謂純粹精也語樂而倦倦於奏九歌以舞韶又曰九韶歌孔子之樂則韶舞也談仁義則孰非義而可用重仁

楚辭直

全論

士

襲義謹厚以爲豐孔孟之通言仁義與子思之言敦厚也談文質則文質疏內今不知余之異采孔子史野彬彬之旨也談性命則民生稟命受命不運命則遂幽與物有微而賈性子思性命之旨也談道德則首篇之孰異道而相安覽民德焉鑄輔涉江之余將董道柄頌之類任道秉德無私具之矣其云參天地子思與天地參之旨也遠遊審壹氣之和德借王子之言發千古之秘曰大無垠小無內中府之莫破莫載也曰壹氣孔神於

中夜存孟子之夜氣足存也曰庶類以成今此德之門中府之中和育物也其他言誠言信心恣情質之際無不揆過闕子家之書以繫醇潔莊吾欲紀原於孔席無以易矣又烏待北學始謂之學哉漢人尊騷爲經大約謂騷於詩近不挾其與他經四書相合何在無微曷信王逸以易書尊之而歸諸騷此乘騷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旨不相悖微非所微劉勰謂四事同乎風雅又摘四事異乎經典既錄所正言者顧排所

楚辭直

全論

三

寓言者均不深知原之學耳朱子非不深知觀其詮抽思至善不由外來四語贊爲明白親切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是不可但以詞賦讀之蓋確然許以聖學之徒若此而仍詆爲未知學不求道儒者羞稱何也既詆復許則余所駁朱以尊屈者固衆朱以尊屈不相礙也

聽年

太史公爲原作傳而未詳列其任左徒何年放何年卒何年二十五篇之作分屬何年迄今世遠年湮茫無蹤

定令人感太史公之陳意者當時亦未易知耶就懷之
中補史之闕大略可攷者離騷作於懷王時其餘俱作
於頃襄時此王叔師所已核之年也余以遠遊離作於
頃襄當屬懷王在秦尚未死時原雖不為頃襄所用尙
未迫遷時故其語但云仙遊無大悲恨至天問則屬懷
王初死結句明言吾告壻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而忠
名謂彭彭已之知王不返未以死諫也懷王已死而頃
襄無復仇之志故九歌致歎於夫人兮自有美子據何

楚辭集

合論

主

以分愁苦以此知作九歌之年自在天問之後卜居則
既放之三年應在九歌之後原已自紀其年矣漁父之
次志於死無居堪卜年在卜居之後九章詳言被放或
作於初放之一二年固有在卜居前者故以迄
投水自應在諸篇之後此余所新核之年也至於懷王
信任屈子用爲左徒不知在懷王何年又不知信屈凡
幾年亦無可考其被放也洪興祖以爲懷王於十六年
放之十八年復召用是頃襄王時爲再被放也王遂於

京師之仲春東遷註以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更
徙與祖之說蓋本於是以史記考之則諸家之謂懷
放者均誤史記但云王怒而疏原疏則僅減信任之事
非放也固未嘗不在位也史記又云屈原既黜而不
復在左徒之位耳觀其又云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
則王不任以左徒仍任以出使非放逐無位明甚左徒
與司政本自屬王之親之出使而任外事自屬王之疏
之也若以疏爲放以出使之疏爲召用均非也任左徒

楚辭集

合論

南

既不知何年而謂放在十六年未有確徵也懷王十八
年既釋儀而原諫其宜誅懷王三十年將入楚而原復
諫其毋入則無日不在朝明矣前此之均未放益明矣
若以懷王爲放則卜居云既放三年九章云放九年而
不復與洪興祖之云十六年放十八年即召用者不合
王逸及諸家俱以哀郢屬懷王之放則九章集言放亦
有用與十八年之使於齊而返諫三十年之諫勿入楚
而在朝班又不合駁其所不合者而以史記爲憑則所

云頃襄王怒而遷之與哀郢仲春東遷恰有為焉遷之
江南者固襄之信再譏為之也當懷時原未嘗東遷也
說則非放非再也讀離騷之官曰國無人莫我知今何
必懷夫故都足以知其未放惟未遷於故都外故欲辭
故都而去也若遷則以望故都而不見為慨矣忍云何
必懷哉屈原傳於子蘭為令尹之下復曰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聯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太史公明言頃
襄之後始放其不忘欲反者以懷王之在秦欲懷王之
楚辭疏直 合論 主
有反非原之自欲為仕計而求反也計原之被放非頃
襄初年則即次年而其投水而死後世不知何年或以
為在頃襄二三年間以騷放之放九年而不復則頃
襄九年之時原尚未死又越孟夏懷沙自沉固屬之十
年矣所歸遲遲其死者當懷被誘天下咸不直秦懷死
喪歸在頃襄之三年原實聞此餘生以觀頃襄之復仇
直至七年楚謀與秦平迎婦於秦此後好會日密復仇
無望是以不得不死於十年也合騷於史記以辨諸家

言放兼懷之誤以辨從昔疑其早卒之誤試與後之
騷者共證之
楚辭疏直 合論 去
楚辭篇什首離騷經次九歌三天問四九章五遠遊六
卜居七漁父王叔師朱晦菴本均同余為更定次遠遊
於離騷之後三仍天問四則九歌卜居居五漁父居六
九章終焉晦菴之次第因平叔師叔師謂原於懷王時
作離騷於頃襄王時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懷王之分固信然矣若九歌六篇之次第此叔師所
未深考即或叔師以前劉向諸人定之均未深考也何
也他篇尚易混淆移後為先移先為後可以任之至九
章則決不宜在遠遊卜居漁父之上以向考者確而易
知也余所集為更定一日意謂之相關一日歲月之堪
據離騷作於懷王遠遊作於頃襄年四五隔然意緒則
同以遠遊即離騷忽反領以遠目今將往觀乎四荒何
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四句之貴有之耳

其中句法語語相似首稱憑時俗之迫匪遭沉濁而汚
穢即騷之世溷濁而不分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
而上征即騷之騷玉虹以乘鸞兮滋埃風余上征也命
天開其開闢兮排闥闥而望予即騷之吾令帝開開闢
兮倚闥闥而望予也召豐隆使先導風伯爲余先驅即
騷之前望舒使先驅吾令豐隆乘雲也朝發軔於太儀
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即騷之朝發軔於蒼梧兮余至乎
玄閭朝發軔乎天津夕至乎西極也屯余車之萬乘兮

楚辭集直

合論

七

紛潛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即騷
之也余車其千乘齊玉馱而並馳駕八龍載雲旗也撰
余轡而正策即騷之總余轡於扶桑也召玄武而奔屬
即騷之後飛廉使奔屬也涉青雲以泛濫游兮忽臨晚
夫舊鄉即騷之嗙皇之赫戲兮忽臨晚乎舊鄉與周
流夫天余乃下也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即騷之上下
其求索也意同文則應自相連遊遊之決定繼離騷明
矣是補之本亦於騷騷後即係遠遊則王朱所附固見

所排如謂遠游真欲制煉魂魄後天而終豈其肯哉天
問之仍居三以不待易也雅騷遠遊俱言吾令帝開闢
闢此其欲登天而問乎騷之言周流乎天余乃下殆登
而未問乎遠遊之載魄登霞問太微集重陽入帝宮造
旬始觀清都所登之處爲最詳徐而睨鄉抑志終之視
無見聽無聞未嘗以言問也不登無縣問擬登又未及
問胸中萬感究竟何能默然故繼之以不得不問也遠
遊欲快意於升天天問則兀坐而憾天也九歌之宜居

楚辭集直

合論

太

四以問天之後偏所慰望於諸神也天無言而與人遠
者也縱詳於問天而天不能以言示人誰相答者神則
可有言而與人近者也偏祈焉而泚我之神或有不語
我乎又安得不望又安得不以望之此而未相慰者移
以望彼乎歌之命名爲九而數則十一因竊禮魂不在
神列通繼山鬼者此原之所以自悼也吾爲人而神不
眷憐吾將爲鬼而神亦不吾憐乎既已爲鬼亦無伏神
之嫌之矣且吾自可稱雄自可無絕則爲鬼固即同於

得神矣此其宜於天問之意緒也耳以證之自言其
之而意緒尤有昭然者駢於周流乎天余乃下之後復
拈叙占而曰百神駢其備降非縣天而新神之確證都
或曰意緒相關數篇固然乃改九章於卜居漁父之後
今王朱及他諸家洪晁之本俱不足憑而專以臆斷毋
乃謬歟曰歲月之易考在也無歲月之先後則不可移
得本無屈子自言之歲月則亦不敢移舊本卜居漁父
皆明言被放而卜居但曰既放三年九章之哀郢則曰

楚辭集直

合論

尤

放九年而不復誰先誰後依原自言豈待臆斷太史公
雖未詳定諸篇之次第而傳中於引漁父後乃云作懷
沙之賦懷石自投則三篇次第太史公固已定之何不
依太史公顧欲依他本哉且他本之槩終於卜居漁父
也大約以是二篇文體稍變似屬駢之餘意故以終焉
非確考於歲月間而終之也然則前人所已定者皆素
其舊余所更定者適還其舊耳

總復

楚辭之難讀在複以不得其解則視複生迷因之生厭
也然其運法之謹嚴用意之奇變乃專在複中或以複
翻前或以複應前首騷三千餘字篇最長故複最多複
言路複育芳複言玉複言女潔意疊出焉騷地而仰天
複以騷天而下地靈氛之吉占複以巫咸之再占意亦
各殊非複則長者散矣無以為相翻之法無以為相應
之法矣字句複而意能變所以為奇若字句變而意始
變何奇之有遠遊之複稍減於首騷以其篇之長亦減

楚辭集直

合論

干

於首騷也雖減而複亦不少屢言氣則曰求正氣曰發
六氣曰氣入曰壹氣者其複中之奧理也屢言所遊則
地下之遊界天上之遊界各分東西南北其說中之
方位也天問純言事實可以稽雖長而不複乃於天地
及堯禹殷周所順言者又顛倒複言之於以見法工於
以供味永九歌短甚複無可施而以役歌翻前歌淺深
互進寓其非複似複之意與法焉卜居疊複將寧乎字
以虛字為複者也漁父曰皆曰安能亦以虛字複對九

章則每篇之中又各自有其說矣。篇不如騷經之具說，不如騷經之多，而其複中之妙，或顯或藏，所當詳析。情韻以呼君恨，衆爲複言者十一，言衆者六，思美人以變易爲複，以情志心度爲複，曰變節，曰易初，曰何變易之可爲，曰南人之變態，曰舒中情，曰情與質，曰志沉寃，曰吾將蕩志，曰馮心未化，曰竊快在其中，心曰前轍之不遠兮，未改此度，廣遠前畫兮，未改此度，或應或翻，兩備之，抽思以詞言爲複，曰結微情以陳詞，曰茲歷情以

楚辭集

合論

主

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傲朕辭而不聽，曰昔君與我成言，曰與余言而不信，曰斯言誰告，涉江以知顧爲複，曰世淵濁而莫余知，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曰吾方高馳而不顧，曰乘鄂渚而反顧，橘頌之複不遷也，複難徙也，壹志而履以初志也，是故篇者皆複之顯而易見者也，懷沙既以質正文質相質相複，又曰菴不知余之所，衆不知余之異采，曰莫知余之所有，曰孰能知余之從容，曰世淵濁莫吾知，曰窮不知所示，曰豈知其何故

就死愈迫，莫知愈夥，已且自迷，不獨衆人以此互設複，亦顯而易見，哀郢惜往日，悲回風之複，則半用藏複，在意不止，在字複之屬，哀郢者最少，僅忠湛湛而願盡衆，蹀躞而日進，二語其以地藏複，又未嘗不多，龍門者郢之東門，首曰東遷，曰出國門，縣門而出矣，至於西浮，不見龍門，西與東隔，西浮之後，運舟下浮，迢迢來東，又東與西隔，從東複西，曰西思從南渡複東，又曰孰兩東門之可燕，郢都郢路，夏首夏浦，夏之爲丘，江與夏之不

楚辭集

合論

主

可涉，紛複焉，複之屬，惜往日者，藏意在昭幽二字，曰受命詔以昭時，曰惜壘君之不昭，曰昭下曰明法度，曰不清澈其然否，曰舒情而抽信，曰願陳情而自行，曰情寃見之日明，均昭字之義也，曰身幽隱而備之，曰使芳艸爲藪幽，曰獨鄣壘而蔽隱，曰疏穠均幽字之義也，悲回風較八篇爲最長，故複最多，藏複亦最奧，曰惟佳人之永都，曰惟佳人之獨懷，曰昭彭咸之所聞，曰託彭咸之所居，句既顯然對照，曰志介，曰遠志，曰眇志，曰衆志，曰

刻著志曰。造思曰。隱伏而思。慮曰。思。不眠曰。紆思。心曰。憊思。心曰。孰能思而不懸。字亦顯然。各應而意之所藏。不易。輕見。一曰。愁之聚者。欲其散而祛之一曰。愁之散者。欲其聚而銷之。觀其稱。究結。機。轉。結。結。寒。寒。不。去。無。適。非。愁。況。之。交。聚。乎。觀其稱。眇。眇。芒。芒。漫。漫。無。紀。馳。委。地。也。漂。翻。翻。也。遙。遙。滴。滴。也。非。愁。緒。之。四。散。乎。散。欲。其。聚。而。銷。故。曰。乳。練。編。脣。撫。佩。案。志。依。穴。自。息。洋洋。務。軋。焉。聚。又。欲。其。散。而。祛。故。曰。隨。飄。所。仍。據。真。以。

楚辭集

合論

重

據。豐。左。右。汜。前。後。張。弛。各。件。焉。兩。意。並。發。於。一。句。中。復。處處。分。明。在。諸。複。法。中。此。爲。更。奇。矣。分。論。全。部。每。篇。用。複。之。大。略。已。盡。於。斯。其。餘。篇。中。之。複。字。意。余。所。品。美。又。有。詳。焉。後。人。擬。騷。竟。無。知。其。用。複。之。妙。學。其。用。複。之。法。者。法。不。妙。則。意。不。奧。復。何。以。稱。騷。宋。玉。身。爲。第。子。尙。未。窺。此。秘。矧。屬。其。他。卽。以。九。辨。稽。之。非。不。屢。言。秋。乃。靜。夜。意。亦。複。焉。烏。用。複。爲。故。必。知。似。複。非。複。乃。可。與。讀。騷。乃。可。與。學。騷。至。於。每。篇。以。外。再。合。論。全。部。以。尋。其。所。尊。

複之四字似複非複之四意曰芳曰玉曰路曰女則尤讀騷學騷者必所當窺也

聖芳

屈子以衆芳比古后其所立意則求芳不一地與用芳不一法蓋之矣首篇援芳最盛他篇亦多遇見然字句屬同意義疊與就一篇味之一篇之異同宜析也就諸篇味之諸篇之異同亦宜析也首篇初言扈初云朝寧此之水蘭夕搴州之宿莽爲芳之遠求次言雜申椒

楚辭集

合論

重

與苗桂豈惟初夫蕙蒨爲求之再增三言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哇爾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則遠求不如近植遠求之再增不如近植之倍增四言朝飲木蘭之醴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矢朝夕之求同而此專指降落前係芳盛欣賞後係芳殘戀惜前祇舉概後係似對判然不同矣堅木根以結蕙貫萍荔之落蕊嬌蘭桂以初蘭索胡繩之纒纒俱屬收拾衆香於殘散之餘木蘭也蒨蘭桂蘭也數者固前所同而供飲之意不同

擊貫矯索之工不同即前亦言初而終以初之工又
不同也芳綫總借之懷固有更深於欣賞者也所謂
絕何傷哀其蕪穢也五言既著余以蕪穢又申之以
蕪前於飲養之後詳云攬貫矯結似屬資為佩帶而
明言之此始拈出欲廢芳我欲申芳君欲廢其蕪之
一我欲增其蕪之二蕪與前之初蕪結蕪同而始係
從心茲為抗節又不同矣六言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
且焉止息向所欲雜之滋之初之俾芳為我有者茲且

楚辭集直

合論

重

縱車馬以游觀又不同也七言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
以為裳於蘭菊蘭桂蕪蕪夷揭車申椒荷荔胡繩諸
芳之外別列芳品前之供飲養供綴者茲且供服焉芳
不同名用芳亦不同法如此八言蕪蕪苑以盈室判獨
離而不服君之替之以其佩芳女類之替之反欲其服
不芳芳貴夫衆為蕪為蕪不芳之艸亦衆矣似欲
相敵矣九言攬芳蕪以掩涕向之用芳不一法茲乃以
為掩涕之用哉豈堪復言飲養復言綴復言衣裳哉十

言舉幽蘭以延佇亟承吾令帝開關開倚閭闔南望子
之下耽芳之懷不得當於君不得當於妙不得當於世
終將不得當於身庶幾得當於天乎此又一用芳之法
十一言戶服艾以盈腰謂幽蘭不可佩蕪蕪穢以充
懷謂申椒其不芳則原求得當於天者竟受排於蕪
人無繇遇其用芳之法也女類所言者蕪蕪穢不芳之
三艸黨人增艾為四且珍蕪穢所以敵吾衆芳者不芳
之衆更如此十二言蘭芷變基蕪化蘭無實椒專佞
楚辭集直

楚辭集直

合論

重

椒蘭其若茲又况揭車與江離衆不芳既歷衆芳雖芳
雖故乃衆芳竟變不芳將平日之服芳毋乃俱為服不
芳乎十三言芳非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舉世之
芳皆變而我之芳終不變也此原首篇前後談芳之同
異也最詳於言芳者也遠遊一曰微霜降而下淪兮俾
芳艸之先黃再曰誰可與玩斯道芳兮長向風而舒情
三曰嘉南州之炎德兮而桂樹之冬榮言芳甚畧然悼
不芳俱無伴彷彿弗淺上天界仍羨南桂眷戀亦弗輕

矣。天問之不及芳也。所問皆一切事實。非屬比興之說。論固宜其不之及也。九歌又疊言芳。所以用芳之義。較諸首篇更有進焉。東皇太乙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則蒸藉酒漿均實以芳為用。不獨靈靈飲美矣。雲中君曰。浴蘭湯。又用芳為浴。不獨蒸藉酒漿也。湘君一曰。桂舟。二曰。薜荔。拍兮蕙綢。紉兮蘭旌。三曰。桂枻。蘭櫓。四曰。采芙蓉。舉薜荔。五曰。采杜若。拍屬節。璧綢屬縛。屋用芳於居室。舟與橈棹與楫用芳於泛水。旌則用

楚辭直

合論

毛

芳於葬。標所用彌多。而彌鉅。猶於薜荔芙蓉杜若。屢采。願寧水中。若末芳洲。無不之焉。可謂詳矣。湘夫人一曰。沅有芷兮澧有蘭。遙想夫生芳之地。二曰。寢宮中。生之荷。若好實以芳為小室之用焉。亟繼之曰。蓀兮薜荔。曰。桂兮蘭兮。曰。辛夷。曰。薜荔。惟曰。薜荔。薜荔。無一而兼用。芳曰。疏石蘭。曰。芷。薜荔。屋曰。結之。今杜衡。無非加倍於用芳。既屋之上。屋之內。藥川。芳矣。屋之下。又曰。合而。今實庭屋之外。又曰。建芳馨。今臨門。蓋用芳之彌潤。彌

增也。視首篇離騷之詳言芳。及前篇湘君之詳言芳。此篇尤詳。彼詳於各事。此詳於寢室之一事也。結以春。江洲杜若。則與湘君之芳洲同旨矣。大司命之結。桂枝。兮。延佇。承高馳。冲天之下。與首篇開關意同。湘君湘夫人。為水神。可以迎之。可以就之。故詳於舟與室之用芳。大司命尊而且香。不敢言就。不敢言迎。但有延佇。愈懸。是以不敢多言芳。而只云結桂。與前湘君湘夫人之詳者異也。少司命曰。秋蘭兮麝。羅生堂下。菲菲襲予。芳不待

楚辭直

合論

毛

於他求矣。荷衣蕙帶。少司命之神。所服皆芳。不待吾以芳供之矣。然少司命終不為我來。與大司命之孰離合。兮。可為竟相同也。此求芳與不待求芳。供芳與不待供芳。均置於無用者也。屈子別一言芳之旨也。東君曰。援北斗兮酌桂漿。藉天星以爲斟。芳之用。又一用芳之法。焉。河伯曰。乘水車兮荷蓀。河伯又自有其用芳之法焉。至於山鬼而人。所苦於芳之未易用。則於不得用者。乃為鬼之用。人不克用芳。以迎神。鬼願欲用芳。以遣人。

也。被帶女蘿。辛夷車也。桂旗也。帶杜衡也。冠一
握之矣。三秀杜若。凡一一取之矣。國殤之不復言芳也。
以無所用芳也。居室飲食衣服舟車之需。芳固皆矢戰
時所不問也。身之將死。永無用芳之日矣。然其魂不泯
也。芳之居室飲食衣服舟車。盡可棄捐而流芳之聲價
自在後世也。無佩蘭荷之魄。而有佩蘭荷之魂也。此所
以國殤不言芳而禮魂又言芳且曰長無絕兮終古也。
卜居漁父語多明顯。不以芳為比興。九章復錯綜言之。

楚辭直

合論

注

惜蘭曰。荷木蘭以矯意。襲申椒以爲糧。播江薏與滋菊。
願春日以爲糗芳。蓋用芳之法。專以救饑焉。思美人既
曰。學芳澤。曰。寒宿莽。繼曰。解篇薄與雜菜。備以爲交佩。
蓋用芳之法。專以供佩焉。其曰。楚芳華。自中山紛郁。
其遠滿內而外揚。則察芳之眼。嗅芳之鼻。殆最細心。
哉。曰。荷芳。爲聖英。薏爲媒。欲以芳代人。用芳最奇。曰。辟
衆。此。辟衆。採芳。最顯。視諸言芳。又一變矣。抽思不言
芳。而曰。惟素之多怒。蕕伴馨而不聞。則固以芳比君也。

涉江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憐兮。悼
芳與。嚼服芳。雙結生慨。橘頌則橘之能芳。自在不言中。
無待復以芳。其悲回風。啓口即曰。搖蕙。玉繼以艸。其比
而不芳。蘭芷幽而獨芳。分別物性。物像。又曰。惟佳人之
獨懷。折芳椒以自處。又曰。蘋蘩。擢而節離。芳已歇。而不
比。其佳人之遠。願懼吾身之失時也。哀郢不言芳。而於
望長楸之樹。微帶點綴。惜往日。又疊言之。一曰。君無度
而弗察。今使芳艸爲藪。幽諸篇以芳。借喻。未有如此篇。

楚辭直

合論

手

之直。答君者。再曰。弗肖。察而按實。聽謔人之虛辭。芳與
澤其雜。採孰申且而別之。又以聞乎直。答焉。三曰。自前
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引古以直。答也。懷沙但
悼艸木之莽。莽是芳。非芳。俱不必論。什之一死而已。二
十五篇言芳之詳。畧非一一聽之。易。悉其同異。哉。其
中芳名。種種或屢言之。或一二言之。又有同異。計曰。滋
蘭之九畹。曰。以初蘭。曰。步余馬於蘭皋。曰。結幽蘭以延
佇。曰。幽蘭不可佩。曰。蘭變。曰。蘭無實。曰。覽蘭其若茲。曰。

蘭蕙曰浴蘭湯曰蘭旌曰蘭柅曰蘭燎曰禮有蘭曰秋
蘭羅生曰秋蘭青青曰被石蘭曰疏石蘭曰春蘭曰幽
蘭而獨芳言蘭凡二十最為詳稱曰豈惟初夫蕙曰又
樹蕙之有畝曰既替余以蕙纒曰攬茹蕙以掩涕曰
化曰蕙肴蒸曰蕙綢曰蕙櫜曰蕙帶曰以矯蕙曰謂蕙
若其不可佩言蕙凡十一詳次於蘭矣曰蘭桂曰矯蘭
桂曰桂樹之冬榮曰桂酒曰桂舟曰桂棹曰桂棟曰結
桂枝曰酌桂漿曰桂旗言桂者十曰雜申椒曰馳椒丘

楚辭集直

合論

三

曰謂申椒其不芳曰椒專倭曰覽椒其苦茲曰椒漿曰
椒堂曰藥申椒以為楸曰折芳椒以自處言椒者九曰
賈薛荔之落蔬曰薛荔拍曰采薛荔兮水中曰罔薛荔
兮為帷曰被薛荔曰薛荔為理言薛荔者六曰薛芷曰
芳芷曰芷變曰沅有芷曰芷葳曰芷幽而獨芳藹芳之
藹亦芷也言芷者七曰芰荷為衣曰荷葉曰荷
衣曰乘水車兮荷蕙言荷者五曰豈惟初夫蕙曰以結
蕙曰申之以攬蕙曰肇長州之芳蕙言蕙者五曰采杜

若於水中曰華汀洲兮杜若曰山中人兮芳杜若言杜
若者三曰集芙蓉以為裳曰采芙蓉兮木末曰令芙蓉
為媒言芙蓉者三曰糝秋菊之落英曰春蘭兮秋菊曰
播江離與滋菊言菊者三曰寒飈之木蘭曰飲木蘭之
露露曰擗木蘭言木蘭者三曰辛夷兮曰辛夷車曰露
申辛夷言辛夷者三曰雜杜衡帶杜衡曰衡橋而節離
言離者三曰屈江離曰與江離曰播江離言江離者三
曰與揚車曰何況揚車曰夕撒洲之宿莽曰寧宿莽各

楚辭集直

合論

三

言言之匪夷女羅胡繩篇薄各一言之一言其化而復
以荃比君曰荃不揆余之中情兩言荃為曉為壁而復
以荃比君曰荃何以今愁苦蓀作薺而不聞願蓀美之
可究斯又其變法矣蘭蕙為最芳故列之最詳杜若之
芳亦屬其次之他芳之少減者所引不復繁焉諸芳之
變不一乃又專馬蘭椒舊語以為刺子蘭上官椒非也
蘭氣清遠椒氣辛烈皆處芳之冠而亦與眾同變為既
為始所專尊之不得不為後所專斥之也此所以末減

夫揭車江離與芷荃之罪也。蕙與椒同其詳稱，乃不斥。蕙者，斥蘭則蕙在其內也。嘆芳之變，而不及詳稱之桂。此則物理也。芳艸經霜以後，輒萎故多變。桂則冬榮，木之芳與艸之芳不同也。木蘭亦屬芳木，宿莽亦屬芳艸，其於詳稱不及蘭、蕙、桂、椒，併不及薜荔、荷、芷與蘼，乃獨於騷之始，朝搴夕繼，居其最顯意者。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皮復生，蓋不變之最奇，故特首及焉。不深窮物理，不徇合章法，烏知原之苦心哉。

楚辭聽直

合論

三

聽玉

首賦於言芳之後，始繼以言玉。蓋其重玉視重芳為較進焉。小人不不知芳，愈不知玉。故曰：覽察艸木，其猶未得。今豈理美之能當然，小人能毀芳為不芳，不能毀玉為非玉。佩芳而芳或變，自蹈小人之所毀，不如佩玉之不變也。小人不能毀玉而欲令人不見玉，故曰：何瓊佩之偃蹇，衆蓼然而蔽之。蔽之未足以快小人之心也。故又曰：恐嫉妬而折之。至於折而玉之受挫於小人，猶於謂

不芳矣。玉雖不變，苦不全矣。原曰：吾用芳不一法，用玉亦不一法。余以為佩碎以為食，彼折之吾亦有折之為。蓋為糧均取於瓊，兩用其碎矣。雜瑋以飾車，三用其碎矣。齊玉軟以並馳，則以玉為車轄，四用其碎矣。枝也，靡也，雖也，齊也，俱可以碎而不必全者也。鳴玉鸞之耿耿，則又以聲用焉。玉用其碎矣。其矣用之廣也，是小人嫉妬所無如我何者也。此原首篇之旨也。遠遊懷琬琰之華，其寶玉於懷，玉色類以脫顏，呈玉於面，玉色非玉佩

楚辭聽直

合論

書

玉而道所沿，義恍若玉潤玉乃不在有形而在無形。於是乎用玉之法乃與絕矣。天問璣臺十尋，即璣臺佚女之說。此古人善用玉以求女者。綠鵲飾玉為伊尹玉，則烹烹之事。此古聖佐善用玉以事君者。因古愈知今也。九歌大司命之玉佩陸離，此神之因玉以自飾者。因神愈知人也。東皇之璫璆玉璫，用玉於置地以供神。湘夫人於築臺列芳之中，忽曰白玉為瑱，則又用玉於鎮宅，以供玩湘君之捐珉遺佩，以棄玉為用玉奇矣。國勢

援玉抱兮擊鳴鼓用玉助戰更奇矣九章中涉江之佩
寶璐固首璣瓊佩之旨也豈良崙今食玉英固為蓋焉
極之旨也懷沙同糅玉石一槩相混即黨人之折之蔽
之也懷璣握瑜窮不知所示不獨小人蔽之我亦茫然
若自蔽矣無所不可用者竟以君之見放歸於無用也
懷玉為罪安得不抱石自沉哉合二十五篇以論玉而
原諫言玉之旨真可繹可悲也已

總路

楚辭總直

合論

垂

全騷多言路有譬言之者有實言之者有實言之而屬
於幻言之者首篇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彼堯
舜之耿介遵道而得路黨人之偷樂路幽昧而險隘曰
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皆譬言之也我之先路依
堯舜君之改路依黨人此今古之所以升降邪正之所
以分判也孰異道而相安悔相道之不察回朕車以復
路又一譬言之也彼路不正迨貽我路亦誤不敢盡為
黨人咎盡為君咎而引為已咎也連吾道夫崑崙路脩

遠以周流路不用以左轉指西海以為期皆實言之者
也崑崙西海俱非人所得到之區則實言之均屬於幻
言者也連游就言求仙上天下地無所不之路曼曼其
脩遠兮後車飾而高厲召黔雷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
路亦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山鬼之路險巖兮獨後
來曰吾之平原忽兮路超遠言為最實而出於鬼虜之
口則又幻矣九章惜誦之同極而異路何以為此援欲
惜而失路蓋堅志而不忍思美人之媒絕路阻兮言

楚辭總直

合論

垂

不可結而詒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又皆譬
言之者也拙思之郢路遼遠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
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路遠處幽皆實言之也連識路
又帶幻焉悲回風之登石櫟以遠望路眇眇之默默在
半實半幻之間哀郢之郢路遼遠江與夏之不可涉懷
沙之道路北次純乎其實言之而回車復路相道遵路
取譬之本懷無堪再陳不得不死矣就復路之中其以
東西南北為複者或幻言或實言或顯言或隱言又有

數端辨駁始云濟沅湘以南征從欲往而實有南顧者
南末云夕余至乎西極詔西皇使涉余指西海以爲期
則雖顯言之皆幻言矣其中之屑分隱言莫幻於渣塊
風余上征諸句曰懸圃曰崦嵫曰扶桑曰若木四方互
征焉懸圃在崦嵫之絕頂屬西北崦嵫在西扶桑在東
若木又在西既至懸圃又涉崦嵫之遠路縣西北而之
西崦嵫路盡總轡扶桑縣西之東折若木以拂日又縣
東之西幻想至是再言朝將濟於白水白水出於崦嵫

楚辭聽直

合論

卷

則又屬西北春宮青帝之舍爲東方縣西北以遊東也
歸次窮石濯髮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山縣東而仍之
西也三言適吾道夫崦嵫復言西北朝發軔於天津天
津爲折木之津在箕斗間至乎西極則縣西北入乎西
流沙爲西海赤水出於崦嵫之東西既不同山在崦嵫
西北縣西海流沙之區再返崦嵫之東南既又縣崦嵫
東南既仗西皇之涉余歷崦嵫之西北期至西海焉蓋
所隱言幻言者分列三折以極其奇變如此遠遊之東

西南北視離騷又加奇變以遠遊意純求仙專詳天上
之界畧於地下之界也離騷未嘗不言上征未嘗不言
周流乎天余乃下而所詳在地下之界所畧在天上之
界也遠遊首云濯髮湯谷從日出之地隱言東嘉南州
之炎德由東而顯言南兩皆地界淹浮雲而上征純言
天界問太微之所居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央臨乎於微
間爲東北之山縣天中央歷天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勾
芒東方之神過乎勾芒者縣東北而又過正東也太昊

楚辭聽直

合論

卷

東方之帝也凌天地而徑度縣東而又他之也過虜收
於西皇縣東之西於此相遇也虜收西方之神佐少皓
西皇者也前皆隱言此顯言之其爲天畧則均幻也玄
武北方之神召玄武而奔屬從西召北也指炎帝而直
然炎帝南方之帝也吾將往乎南疑南方九疑之山也
縣東南又從天界臨地界也寒門北極之門顯頊北
方之帝縣南而北也南顯言之北隱言之結以經營四
方作總收之語均之幻而非實也天問之東西南北衆

屬實言而以致疑竇。曰東南何虧。曰地何故以東南傾。曰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其衍幾何。西北辟故。何氣通焉。詳列地界。然其意不屬言路。因與前諸篇不相同。九歌之東君。駕飛龍兮北征。雷滯洞庭。則屬南。馳驚江皋。舞節北渚。又南而向北。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為北朝。馳余馬。夕濟西澨。為西望。其在北而未至。故又從西以迎之。東君之暇。將出兮。東方本屬在東。操余孤兮。反淪降。嘆其西落。杳冥冥兮。

楚辭聽直

合論

毛

以東行復從東迎也。河伯之登崑崙兮。四望東西南北。未有定區。交手今東行。則定於東矣。送之南浦。又東與南。取也。此或隱言。或顯言。均事神之幻言也。九章思美人。指曙象之西。與纁黃以為期。獨攷攷而南行。思彭咸之故。物欲西。欲南。顧因時改。抽思有為。自南來集。漢北既云集矣。又望北山而流涕。則又不得在北。南指月與列星。又欲往南。往顧南行。真往南矣。宿北姑而。又未遽南。京師之東。遷出國門。縣東而出也。過夏首而。

西望。龍門而不見。從西望東也。今迨遙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又從東望西也。蘇南渡之焉。如孰兩東門之可燕。又從南望東也。懷沙之汨。徂南土。進路北次。蘇南而北也。九章之東西南北。多屬顯言實言。與他篇之不同。而意則愈悲矣。東西南北之幻言實言。即路之幻言實言。通複通變。至大招無南無北。無東無西。舉世不堪舒步。竟無路矣。其悲之尤甚哉。不合全部何以盡其用複之悲。

楚辭聽直

合論

卑

二十五篇多言女。後人訛之者。病其褻昵之太甚。尊之者。比於同風之不淫。夫不能確知其寓意。始何所感。終何所歸。何怪乎尊之者無以間執訛者之口也。原因被謠而作騷。豈其不懼譏人之指摘。以褻昵為戒。而冀當時之無女求上古之妃后。按迹而論。誣賈罪大。何止褻昵哉。燕寓意在斥鄭袖耳。惟暗斥鄭袖。故多引古之妃嬪。欲以此為吾王配焉。懷王外惑於上官大夫。內惑於。

鄧袖觀其盛怒張儀欲得甘心乃儀卒通楚用事設機
於鄧袖脫身而去用事之人非上官輩耶此其素聚
奸詎屬一日使有賢妃何致脫儀於國中反勞師於遠
伐耶是以首篇之騷專言求女其前半篇之不逮言也
以不聰本屬王聽高張本屬譏夫疎原者王之信上官
非鄧袖之罪也故前半篇叠言王叠言黨人悲慟不能
已也然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謂余謠詠以善淫雖斥黨
人已隱隱道及鄧袖矣後半篇之不復及王不復斥黨

楚辭總直

合論

聖

人而但言求女其殆因張儀發慨歟是篇之作殆鄧袖
脫儀王怒伐秦之候耶觀其於騷亂上征以後絕言天
上亟接之曰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此其致
恨君王之賢內助明矣宮中之衆女不可以爲女高丘
又未易得女安得若古之賢女乎於是求之慮妃求之
有娥求之二姚慮妃溺水而死此必不肯爲人配者也
故曰斥曰無禮曰改求有娥二姚則一歸高辛一歸少
昊又不得求之以爲配者也於是借靈氛之言欲求女

於九州以外而哀無女之悲綜於是畢矣世幽昧以
顯兮至末復漢王斥黨而以何必用夫行媒聊浮游而
求女穿柙點綴鄧袖之罪輕諸譏之罪重也遠遊純膏
求仙而於迎宓妃二女御仍帶求女之旨焉二女舜妃
也其必云宓妃二女則專指已死者而言也九歌之言
湘君湘夫人卽二女也將以遺兮下女不敢冀此世之
有如湘君或有如下女也將以遺兮遠者不敢冀此世
之有如湘夫人或異時有如夫人之類也世傳湘君湘

楚辭總直

合論

聖

人而爲廟而哭以死今之宮中何苦乎此歌當屬懷
王已死而作故感慨於王素號色今有悼王之死肯身
則否少司命之望美人兮未來河伯之送美人兮南浦
亦求女之旨也古后妃不可得水中諸女不可得但
終於好女之倡歌送魂而思女之心乃倍乎天問之
女岐無合則又女之不待配者金山女生後賢亂以昌
厥邦楚有是耶勤子屠母奇異殊甚後世嬖妃亂政何
不付之一層耶人至未易得賢妃而罪乃夢裏雜濱耶

近以純狐。眩妻愛謀。此因得妻而助。纂者縫裳。縫殆此。因淫人之妻而殺身者。前皆淑女。此紛紛不淑。美妹。何。又暗。以比袖也。因袖脫。儀致懷與。秦擗。卒為秦。欺以死。袖罪殆。浮於妹。也。簡狄則首篇之所已言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夫何惡之。腰有莘之婦。前王之。不重色。而疎賢。所以興隆也。反之者。所以敗亡也。焉得夫。衰如。又暗。比袖也。殷有惑婦。何所譏。又明。比袖也。驚女采薇。鹿何祐。歎楚之不獲。如此女也。卜居曰。吾將

楚辭

合論

聖

以事婦人。亦斥袖也。上官大夫。善事婦人者也。使原能事婦人。非上官大夫之所敢讒也。九章之思。美人曰。思美人兮。惝惝而惝。抽思曰。矯以遺夫。美人與美人之抽思。擬諸慕琴之詩。似漸以美人比君。然在騷則仍求女。諷刺之旨也。悲回風之佳人。永都。佳人獨懷有女。而莫為求之者。又暗以佳人自比。焉惜往日之西施。美蓉。謾如入代。又以美人自比。焉忠臣賢士與佳人。美人何異。知求女而不知求忠賢。抑何明微互珠。蓋又一諷刺。

矣。且騷所寓意求女。又有不止於斥鄭袖者。鄭袖之脫張儀。因斯尚使人謂袖曰。秦愛張儀。王欲殺之。今將以美人聘楚。以官中善歌者為之。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不如言而出之。此祇虛言耳。迨懷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乃厚幣於楚。楚往迎婦。遂為美人聘楚之實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秦三攻楚。取楚地。乃又遺楚書曰。寡人與楚。改為婚姻。相親久。今秦楚不驩。無以令諸侯。願會武關。而懷王於是乎被留。頃襄七年。楚迎

楚辭

合論

聖

婦於秦。秦楚復平。是懷之。送死。項襄之。忘仇。總以求女為始終之。敗局。秦則昔所虛言。後所實行。亦總以子女為始終之。巧計。原安得不痛心於求女。及覆低徊哉。誠合鄭袖與兩迎婦為細繹。誰能不深恨。誰忍不屢言。尚敢妄訛之乎。尚但泛尊之乎。

聽體

二十五篇。悲同而體殊。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首騷。從變雅中來。援引美人以寄意。則兼風九章與。

變雅相似。同於首騷音節之低徊。猶歎固風之遺不特。盡從美人爲援。引始曰風在斯也。天問純乎其爲大雅。不獨小雅。蓋歷代朝政太得失備焉。自當以大雅歸之。遠遊亦雅之類。雖不關朝政。氣象則雅。縣求仙而官豈。天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餘意乎。九歌篇最短。純乎其爲頌矣。宗廟祭告。事神之體然哉。朱子謂離騷諸篇。合於變風變雅。九歌祀神。歌舞之盛。幾於頌。定評自不可易。乃於諸篇詆之曰。語冥昏而越禮。掩怨憤而失中。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風雅之再變。又於九歌防之曰。再變而之。鄭衛不難。徒以諸篇中多言女言美人。九歌中務昵湘君湘夫人之故。以余聽忠聽女。爲之解嘲。將百變不失其正。豈憂再耶。論賦比興。則首騷爲最。全其抒情寫事。回纒纏綿。皆賦。援芳援玉。援女。胥比興也。遠遊純乎其爲賦。無比興可指。然借遊仙以寓厭世。字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爲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冀君之我疎。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比興。

雖於各篇之中。惜誦純賦。矣。懲美釋階。比興繁之。思美人之言。鳥言艸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奇處來集。則其比興之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絳亦一及。鳥木爲比興焉。悲回風。開篇搖蕙。卽繼以鳥獸。魚龍芳艸。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賦。哀郢之純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爲專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首。芳艸早妖。西施暮母。騏驎舟楫。比興之錯出。在中末。懷沙前半之比興最多。後半乃用賦。橘頌詠物。似與諸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物寓意。又純爲比興。此其各篇之同不同者也。論其字句。亦有互殊者。首騷純用七言。六言。雜之以五言者。不及十句。遠遊亦純用七言。六言。中插四言數句。爲一段。末插三言數句。爲一段。天問純用四言。雜之以五言三十餘句。六言十餘句。三言十餘句。七言數句。九歌純用三言。二言。無它雜焉。篇短而句亦最。短所以俾篇與句相稱也。詩惟頌多三言。原之以歌。擬頌也。九章之多七言。六言。與首騷遠遊同。惜

誦思美人九與首騷較似以其有數句五言雜之耳抽
思涉江則似遠遊抽思末雜四言別為一段涉江末雜
三言別為一段固遠遊之餘體也。橘頌之用四言於九
章各篇為變。於天問為同。天問尚有五言六言之雜。此
騷無雜。彼問此頌。問頌更端。頌易直贊。固不同哉。越回
風哀郢。惜往日。又純與首騷之七言六言同。併不雜以
五言。懷沙之多用四言。畧雜五言。則與天問似同者也。
九章中之有倡曰。亂曰。重曰。少歌曰。則與他篇不同。而

楚辭直

合論

聖

與遠遊之重曰。又同者也。卜居漁父。純用變格。不待以
不同於諸篇論。其兩皆問答。則漁父又自與卜居同矣。
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原於摘詞之體。彈力變化。不肯苟
且。如此作者。既難讀。亦詎易

聽離騷

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義與王異。讀騷
所言。自當從離別之義。二十五篇中。言離不一。遠遊曰。
離人羣而適遠。大司命曰。將以遺兮。離居。孰離兮。分

少司命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山鬼曰。思公子兮。徒憂
憂。國殇曰。首離離兮。心不懲。惜爾曰。及離羣而黃肌。終
危獨以離異。泉騷遽以離心。思美人曰。遠夢絕而離異。
悲回風曰。積藹藹而節離。哀郢曰。民離散而相失。均離
也。均離則愁緒均。騷諸篇。俱可以離騷名之。獨首篇言
離為最多。故名專歸焉。不難夫離別。一也。判獨離而不
服。二也。驅風也。其相離。三也。紛總總其離合。四也。又曰
紛總總其離合。五也。何離心之可同。六也。判獨離而不

楚辭直

合論

聖

服。服之。答原。自與世離也。何離心之可同。原之嘆。世永
與原離也。驅風。天為之也。不難。因夫數化。君為之也。判
獨原自為之也。何可同。謾人為之也。紛總總其離。則天
人君我皆有之。焉獨離而心獨動。騷之為言。騷屑也。騷
擾也。緒不可斷。勢不可靜。百端交集。於其間。則離騷之
所為者也。原自註離。而不言騷。知離之多端。足知騷之
多況。夫舉離。可以該騷也。三千餘字之中。純以按法為
呼應。百變環生。一統到底。言芳言玉。言女。分列布置。而

大音尤在言路。來吾道夫先路一語。固其一生之本。也。致主有懷。先鞭自矢。滿腔熱血。盡在後臺之前。一。冷。眸。大。笑。季。葉。之。頤。竟。辭。以。遵。道。得。路。焉。而。帝。樂。紉。幽。窘。步。失。路。焉。而。亡。屈。子。胸。中。明。白。口。中。清。楚。不。容。半。點。模糊。我有先路。而黨人竟以異道險路。敗之。君既改路。而我無辭以相道。復路。救之。屈子胸中。火生喉中。氣。未。展。半。毫。旋。轉。試。將。全。篇。照。應。急。讀。陡。思。有。不。入。人。一。細。讀。一。勸。遽。絕。者。乎。篇。末。說。到。事。不。可。為。號。天。三。叫。

楚辭集直

合論

兇

曰路脩遠以周流。曰路脩遠以多艱。曰路不周以左轉。夜半子規滿喙流血。嗚呼聲弗堪聞也。始之言曰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於堯舜所遵之道。傲然欲着先鞭焉。何其壯也。終之言曰抑志弭節。僕夫悲余馬懷。今時局顧而不行。何其憊也。意結筋攀。聲嘶力竭。屈子即欲不預為死計。何可得矣。當懷之時。僅儼被疏。猶自他。用非比懷。既死。秦非比項。襄。還。放。本。不。宜。矢。死。而。負。既。大。鬱。抑。自。倍。深。也。此。所。以。一。日。彭。咸。再。曰。彭。咸。

其後卒至於死。則亦原之自為。而諷也是時。未去故都。未遷沅湘。乃曰。濟沅湘而南征。曰。何必懷故都。卒至濟。以還焉。不得懷焉。又原之自為。而諷也。前人以首篇為經。以他篇為傳。經傳二字。非原之本題。自當從刪。至於首篇之包括他篇。則分經分傳。固畧似之矣。渣埃上征。與殷言朝夕。足括遠遊。指天為正。與引堯舜及夏殷周。君臣亦近。天問至咸百神。似帶九歌。其餘所衷之語。自與九章相通。若從彭咸之所居。則即其卜居之早自決。

楚辭集直

合論

平

也。其後每篇皆所實履。顯道而此篇多屬懸擬。以此稍殊文字之妙。正在同中異。異中同。見其變幻。後人異則不能同。同則不能異。豈足語哉。

聽遠遊

遠遊與離騷往觀四荒。渣風上征之旨同。而其上天下地。朝此夕彼。東西南北之通融。句法又大畧相同。所不同者。離騷每段中言求女。遠遊每段中言求仙耳。就中運易又有問焉。離騷於朝暮。夕懸圃。至好與美而凌。

如爲一段意已直接求女矣但曰上下求索不字遠遊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求正氣之所由爲一意已直指求仙矣但曰求氣不遽露仙字此一同也騷於嫉妬之後點明高丘之無女乃造言下女寧妃修爲理有嫉佚女有虞二姚豈惟是其有女焉用夫行媒聊浮游以求女遠遊於求氣之後點明開赤松美登仙乃造言傳說韓衆從王喬而娛見王子而宿仍羽人於丹丘又一同也雖騷從遠遊吾道夫崑崙以後不復言

楚辭集直

合論

至

求女但詳世間四方之行以歷天上俯睨舊鄉而悲生遠遊從命帝闢其開闢以後不復言求仙但陳天上恣遊之樂以周四方亦俯睨舊鄉而悲生此又一同也然遠遊求仙之意較求女爲倍慘求女雖云託言偏近實言以因君之寵聽鄭袖而釋張儀徐又與師致敗故刺袖而託言求女也託言之意止於如是則其言翻爲實謂本感之外無別感也求仙似實言之乃純屬反言原之求仙後代解者率云原欲制煉魂魄長生久視以觀

世變之終何若余竊謂不然楚不得長有其楚必折而歸秦原知之確矣何待終觀一死自矢惟恨不獲早死之添愁焉用長生爲既已生不肯長終不須觀仍言求仙者何蓋嘆夫身處塵世之不樂誰不云遁之於仙可以自怡然吾國之宗臣也母論求仙未必成仙卽真成仙矣安能棄祖宗社稷於不思此其意甚簡甚明十數言可了而文陣乃層疊百變以致其曲以致其幻言外專謂夫仙之未足恃言中乃通商夫仙之宜廣師觀其

楚辭集直

合論

至

本懷所暗寓最明白可尋者在於貴真人美登仙氣衰而曾舉終不反故都危患不懼之後又忽然淒涼恐序代悼芳零致嘆於高陽祖派之邈遠余將焉程夫修仙而思免何悼何恐以仙爲程何云非祖焉程顧仙人之愛凡人未必如祖宗之愛子孫凡人之從仙人取程欲以渺茫併庇於仙人不如子孫之從祖宗取程易以箕裘併庇於祖宗赤松傳說韓衆較之高陽孰親孰疎孰顯孰幻耶仙人實屬邈遠祖宗實屬密邇君王不顧宗

臣不深爲國計。遂使密邇之祖。派反成。趣其如之何。哉。無可如何。不得不求仙。以重曰二字。作轉語。原所凄凉自道。亦明白之甚矣。前稱求仙。第曰聞之奇之。美之。未嘗親見其人。親受其訣。此則專言從王喬。就其宿而傳其言。前所云求氣。氣變者。至是而餐六氣。審一氣。秘受有實訣。下手有實功。此章法淺深之次第。人所易知。若專言王喬深意所在。固千古未易知者。意蓋曰。王子喬爲周靈王太子。惟肯棄太子之位。不復顧人民。故

楚辭聽直

合論

五

可學仙。吾亦爲君所不用。棄宗臣之位。不得棄朝政。庶可專依以學仙云爾。若赤松子雖曰願承遺風。終未能學。以赤松爲神農之雨師。神農實寵任之。豈如吾之見棄。傳說之奇。益未易學也。赤松猶言爲修仙者傳說。何嘗閉心仙術。乃相業既成。託星天上。吾之功業。毫無所就。何星可託哉。韓衆之稱列仙。非如吾爲宗臣。無特棄位。又派各不同矣。夫安得不專言從喬耶。其於聞至貴而遂祖。朝夕修煉。色精質神之迭變。自慶得仙。及曉

浮雲而上。征以後。修言天帝。修言天遊之樂。不復再。仙術何也。以人視仙。則仙爲貴。以仙視帝。則帝又爲尊。既到帝宮。仙不足言矣。從來地仙。不如天仙。吾縣習儀之帝。延發軔。恣遊臨焉。過焉。歷焉。飛騰風伯。玄武。文昌。雨師。雷公。以及百神。此天帝之所使者。皆惟吾使焉。天仙又不足言矣。命題是遠遊。本非求仙。第几難輕。世路多阻。不得不假途於仙家之輕舉。以爲遊之能遠計。故始詳於仙。而繼則專詳於遊也。學仙之始。則曰願觀

楚辭聽直

合論

五

風以從遊。仗仙以示我所從。不能自遊也。上征之後。則曰欣欣自美。媮娛自樂。憑我以隨意所往。不待他從也。此前言仙後不言仙之關捩也。始之求仙。從漢虛靜以恬愉。至高陽焉。程爲一段。求仙之樂。忽而一變。是再言仙。從重曰春秋。恐其不淹。至登壇上。其意以不復愁矣。繼言天遊。從帝閣開闢。至臨觀太息。其志自引爲一段。天遊之樂。忽而生愁。於是再言遊。從指炎神而直馳。至召黔羗。先平路爲一段。不復愁矣。局既相對。意亦

相同而其中又有易知有不易知修仙而尚帶世間何
如成仙而竟登天上此其始愁繼不愁之易知也天界
之忽愁乃舍天界而反遊地界指炎神至南疑山則地
界之山密妃二女地界之魂咸池承雲九韶地界之樂
湘靈海若馮夷地界之神羆象鳥獸地界之物雖復一
切畢具豈能敵天上儀仗使令百神龍鳳之盛况復徒
諸寒門增永元地界中藥列不毛之處一切無所有反
以爲不愁何居攷所分之東西南北與五方之帝名則

楚辭集直

全論

五

足以知原之意矣楚屬南方九疑三湘楚山水也天
之遊離樂而夕臨乎於微閭屬之東方東方之帝曰太
皓其神勾芒過勾芒歷太皓均非南也西方之帝少昊
其神蓀收遇蓀收乎西皇又非南也因東西之與南隔
不能不愁生所以俯視南方之舊都太息涕涕也南方
之帝曰炎帝其神祝融身爲南人則南方之帝與神必
倍與南人親矣南方之地非止一楚將從南疑則認定
楚山矣更荷南神祝融之相厚戒御資行集妃女合節

樂名水神畢集鳥獸於以娛我然則諸方可樂執若南
主又焉能尚欲他逝徘徊不決乎此其爲戀南也即求
仙之於陽谷未嘗不東遊而終以南州爲嘉之吉也南
州之嘉在乎桂樹冬榮足免芳艸先零之悼徒以無人
無獸寂寞蕭條不得不舍之他逝耽乎上征如茲之有
祝融以爲地主神女羆象人萃獸現非復蕭條非復寂
寞嘉實有甚逝將胡之乃舍南就北并節急驚不憚途
還不憚候冷者以吾遠祖顯項在彼故耳始稱高陽之

楚辭集直

全論

五

邈遠將焉所程恨難從也此稱顯項之在絕垠絕垠非
卽邈遠乎又以爲可從始末呼應宜於一意貫通何其
應而互換自相矛盾乃爾非也高陽爲顯項有天下之
號當其有天下之日去今已久無從知其求依規
在之仙不獲依已往之祖沒後而配前黑帝永存萬古
去其一時有天下之號乃標夫萬古同北方之龍已往
則實遺永存則可從此所以始末迥異仍不相矛盾也
結悲俗則人不如仙仙而尚在地界不如在天界結從

却則在天界。不如在地界。在地界。南方之故。都爲說。佞所排。不如在地界。北方之寒。區藉祖靈相護也。蓋一從顓頊。而昔之言。從王喬。順風從遊。俱有所不必從。且對芒太皓。有所不必慮。蘇收西皇。有所不必遇。炎神有所不必指。矣。通篇文意。勢於此止矣。又增四言。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而茂。顧召黔羸而見之。爲余先乎平路。以結充從之局。小人捷徑。敗君原之所恨。何以欲自蹈邪徑。逢君則捷徑爲非法。祖則邪徑爲是邪之言。斜也。

老唐應直

食論

五

逸。遠。絕。根。恐。未。易。至。故。欲。以。斜。行。爲。俛。遠。使。近。也。恨。人。世。則。欲。辭。近。遊。遠。依。祖。派。則。欲。縮。遠。爲。近。也。玄。冥。之。神。佐。顓。頊。者。故。徑。可。借。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從。顓。頊。而地界之遊。卽天界之遊。隨吾所乘之快。然反顧。無復臨睨之悲也。遊必藉路。路或平。或不平。是以易阻。有黔羸之神。先平之。而吾所從。所歷。不患其遠。卽長遊地界。可矣。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上至列缺。降望大壑。爲通篇繼遊而天遊。天遊復地遊之總綱。又忽以無天無地。無聞。

無見四語。致其憤恨。盡聯通篇。凡以從前所陳者。皆屬有失。有地。有見。有聞。之談。天地不肯祐人。見聞不堪對世。徒於樂中生愁。強於愁中覓樂。紛紛擾擾。詎有已時。不如盡行滅絕。重成混沌。歸於太初之氣。始可以不官。愁併不言樂矣。此遠遊之布陣用意。最奧最幻。較他篇尤爲難讀也。不經其難讀之情節。則真者以拘顯而疑幻者以泥實而礙一切。悽懷。盡摩半句埋沒。毋乃是篇祇爲後世。衆同悟真。隱隱儲秘。及小遊仙大遊仙諸詩。

老唐應直

合論

五八

森森作祖乎哉

聽天問

天問難讀。視遠遊又異。遠遊雖奧。幻猶一意到底。天問苦於淆雜也。王逸謂屈子之題壁。楚人之所共述。故其文義多不次序。此論殊謬。篇中天地人物。無所不有。果有壁間如此之多。盡啓其問。乎原所結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果有楚人如此之多。才代其輯述。乎首末兩問作法。非井可謂不次序乎。洪興祖既知非不次序。

又以爲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問其次序之何在既知天問同於曾子之禮問作也非轉也乃終未能闡其作法之何若嗟乎天問之難讀一至是哉誠知其次序中之變順爲逆卽逆是順字法如何句法如何段法如何合字法句法段法以成章法如何則讀之了矣通篇一百七十一問以何字胡字焉字幾字誰字孰字安字爲字法之變以一句兩問一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爲句法之變以或於所已問者

楚辭章句

各論

卷九

複問焉或於正論本論中忽然錯綜他語而雜問焉或於已問之順序者複而逆問焉以此爲段法之變字法句法易知也段法之變則全關章法不易知也總以順中之逆逆中之順知其不易知請先從通篇之最順者明之蓋首末共三大段焉首迴天地之開闢一也中應夏商周之治亂二也末乃歸於楚國之事跡數闕以顯言荆楚結之何以試上自子而忠名顯彰顯言已罪三也而陣至大布勢至順然使句句皆順則文字板直意

辭不慘於是乎錯綜出之忽彼忽此以破板直之病自建古之初至烏焉解羽純言天地乃補禹鯀治水於分言天地之後再言天地之先施其順中之逆無禹鯀鯀將天地平成必不可冀言禹鯀仍言天地也局雖逆而意未嘗不順序次之工也承前禹鯀鯀禹之力獻功至鯀疾終盈純言夏代之興而忽衰爲臣所篡鯀惟堯在戶至湯何經焉純言夏代之中興而再衰爲湯所經興亡兩屬順言乃補白觀嬰弟至何以遷之十六句於忽

楚辭章句

各論

卷十

衰之後中興再衰之先作一比興爲順中之逆興亡難料猶之乎仙人倏死倏生而之驟起龐之殊形蒼之戴與釣耳雖言仙人物類仍比興夫興亡也局雖逆而意未嘗不順又一序次之工也既言妹嬉湯祿可以徑按緣飾飾玉順迴同尹之謀然矣乃又先插舜閔二女至女嬃執制十二句又插舜服厥弟至得兩男子八句用逆之法上下斷續殊不可解然意者書不順也承上妹嬉何肆故言舜之二女不告而娶蓋以春秋之樂臺床

席之愛亦人之常情耳。使桀不拒諫信讒。卽有妹嬉當
妃與舜二女高辛簡狄何異。豈妹嬉嬖寵而責其能治
天下如女媧方云無放肆哉。此順承何肆之最明者。因
婦女而及兄弟。則又順承何極之句。象殺凡而舜容之
桀卽虐如象。湯獨不能以臣而容君乎。太伯讓其弟以
王。湯獨不可讓其君之終王乎。顧極之也。穿補之與。觀
前禹鯀白蛇。又更進矣。旣入綠鵲。桀卽宜直接成湯
東巡。以了殷伐夏之局。乃又逆插該乘季德。至不恒還

楚辭聽直

合論

李一

來十六句。重言夏代少康之中興。復插昏微有狄四句。
複言簡狄之吞卵。更插眩弟害兄四句。複言舜之愛弟。
斷續之中。更加雜亂。豈但如前之用逆。然意亦未嘗不
順也。重言中興爲嘆也。越湯之卒。極與未中興之蓬
篚一也。後之聖王。前之奸臣。人品雖分。而其於奪夏正
不必分也。複言簡狄歸之天意。生契卽伐夏之根也。此
與自彼廢也。複言舜之容虐弟。以況夫臣之不肯容虐
君也。語語譏誅之態。總而用複爲裁也。東巡十二句。

結湯伐夏之全局。乃答尹之挑湯放伐。以爲接入周代。
會龍爭盟。答太公答周公輔武放伐之相映。維箕善連
既驅武王以及昭穆幽桓。周代之盛衰。畢矣。復逆插紂
亂以及生稷之預造。周文王之無繇扶殷。仍以答武終
焉。三代治亂。歷歷道盡。可以徑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祿天下。又使至代之之四句。作總收矣。復逆插伯林
維經四句。見夫子受虐於父。惟有一死。乃臣受虐於君
而紛紛放伐也。何君臣之不如父子也。局逆而意最順。

楚辭聽直

合論

李一

又次序之工也。集命使代。原屬總收。又單拈初湯臣
四句。答夫放伐之自湯始。武其踵行者也。單收仍是總
收也。此中段之全局也。敷闢至末。專言楚事。而以閭閻
之歎爲始者。嘆夫越能復吳。仇楚何以不能復秦仇也。
順言之。則當直接導幕雷電十三句。傑詳楚恨。顧又逆
插彭鏗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八句。以嘆夫懷之死。爲
天所怒。不蒙毒。不蒙罔。不蒙祐。喜而歸恨。夫秦之暴焉。
句句逆。依然句句順也。蓋次序之明。足以祛王之謬論。

關陳之偶窺矣。余於次序之外，尤深咀之於命題。雖遠遊皆盲登天務寫其脈世之懷，倘幻志快此篇從育。天中又換題目，創括問字以寫其不敢告人，但當答天之意。蘇實并憤不曰問天，而曰天問，立題甚真。王逸以爲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非也。原蓋曰天當自問耳。猶之乎詔西皇使涉余倚問闔，使望余之肯也。世間一切治亂倚伏顛倒，及諸怪誕之事物，皆天所爲，非天自問其何故。人之識豈能解之，人之力量豈能尸之哉。人無辭

楚辭疏直

合論

奎

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祇共尋迷，憤極亦啞極矣。九原之所問者，皆無一可答焉。無一可答而後爲難了之。疑難平之，憤使可以答何疑，何憤之有。子厚天對大失其旨，卽各家解註亦愈解愈失，不解其無可答之隱懷。而欲詳於其句，其事何能不失也。惟從何事求詳內，仍務顯其無可答者，斯得之矣。無可答之故，有四曰：問所不必問，問所不肯問，問所不宜問，問所不敢問。是皆原之絕人於欲答也。天地日月山川，人人習以爲常，付之

不必問。然一實藉於天地及日月山川之故，儒者之所通諸書之所載，動言天上若何，地下若何，果誰經天下地而確見之乎。此問所不必問，令人無語可答者也。庸正以此掃世人而誣者紛紛引援楚學，炫理豈原真不知哉。烏獸、水蟲、魚、仙子一切鄙但怪誕之說，人所不肯問。而原又以爲問者，原正以世間有大雅，卽有鄙，但有中正，卽有怪誕，偏爾相雜，無繇除絕。則又安所得答哉。其不宜問，則通篇中極憤之言，專在輕有婦人原因

楚辭疏直

合論

空四

鄭和與上官大夫相比，釋放張儀，以致敗師結盟，遂爲秦所然。譏臣罪重，女寵罪輕，夏商之亡，孰不曰妹嬃姐已此湯武所藉口，以強桀，譏紂者然。非譏後滿朝僅一妃子，豈遂亡國，故特曰妹嬃何肆，湯何殛焉。殷有惑婦何所譏如此之問，將答之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以爲然失當年之事實，以爲不然，乖屈子之憤詞矣。王逸解爲桀得妹嬃，肆其情欲，紂寵姐已，莫諷譏諫，其於兩何字作何，蕭落乎。周幽誰譏，焉得夫褒姒，則亦寬廣如之。

言也。誅幽王者爲誰。大戎也。無大戎則幽卽寵如未至。於身誅也。褒姒者褒人之所厭。以陷幽王於死地也。非其厭則幽王烏從得之。褒姒豈能自入宮而惑幽王乎。逸註於誰焉二字亦未有解。何以標騷前後互映。何騷焉。譏之例乎。問人之所不敢問。則通篇之詞與意爲最。多首騷歷尊古之帝王聖賢。後之九章亦然。曰三五爲像也。堯舜之抗行也。堯舜之耿介也。與重華遊也。重華不可遇也。就重華而陳辭也。湯禹久遠也。湯禹儼而祇

楚辭補注

合論

卷五

敬也。湯禹儼而求合也。不逢湯武也。周論道而莫差也。啓九辨與九歌也。華答辭而能謂也。伊尹呂望也。呂望之鼓刀也。皆所屢陳。屢尊未嘗其不滿之意也。至天問而榮寄不滿焉。此孰敢者。乃憤詞所激。正不欲作莊語。不妨與前之騷後之章相反也。問也。非祇也。雖激仍莊也。試從其詞不滿以致詞者。詳列之曰。何不謀行曰。夫何三年不施。則許堯任。縣之失刑。縣之題曰。舜閔在家。父何以解。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則許堯併許舜之私。

相婚娶曰。舜服厥弟。何肆犬豕而不危敗。曰。敗弟並危。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則迭許舜之私。其弟曰。積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禹何所成。則許禹之無以早放其父。曰。聞如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宋而快通。飽則又許禹之雖急於治水。未嘗不急於娶妻。曰。啓代益作后。無害厥躬。又許啓之不讓。益曰。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則許湯之伐君。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併許文之得望。祇以資後

楚辭補注

合論

卷六

人之變伐。曰。武發殺殷。何所怙。載尸集戰。何所急。則許武之伐君。曰。承謀夏桀。則許伊尹之助湯。以伐君。曰。列擊朕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君嗟。則許周公之代武盡策。曰。師武在肆。鼓刀揚聲。曰。蒼鳥就使萃之。則許太公之鷹揚。伐商立志已在文時。不獨佐武夫以古之帝王聖賢。舉爲可許。他人敢作此問乎。於此欲順其說而答之。非正論也。欲駁其說而答之。則原固非不知。歷尊古賢者。何待於騷。吾所云無可答之四如此。

夫人無可答故其命題必歸之於天當自問也題專屬
天而其篇內布置天字之意尤有次序尤有天亦難自
答者開口之顯言九重書項無論已以後歷言上帝之
帝帝王之帝錯綜其間俟讀者之分別曰帝何刑焉指
唐堯也曰登立為帝指女媧也曰不勝心伐帝指伐桀
也皆帝王之帝也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何獻燕肉之
帝而后帝不若緣暢飾玉后帝是饗帝乃降觀下逢伊
摯曰親惟元子帝何坐之既驚帝激切何逢長之曰西

楚辭集直

合論

卷

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曰彭鏗斟雉帝
何饗曰厥嚴不奉帝何求則皆天帝之帝也曰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曰何令徽彼岐社命有殷國曰皇天集命
維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俱顯言天者也臣之
賢好均上帝所生國之興亡均上帝所主天帝何不只
生賢勿生奸只生賢以輔一姓之國毋生賢以輔易姓
之國乃紛紛顛倒為始興之地預為速亡之地可以
不祥者天或能之應祥者天或不必祥之此其反覆變

遷天帝之狠心太甚幻局亦太甚何為而至此天亦無
以自答矣世事至於天亦無以自答而人生之恨復何
處開口何處遺遺演我原之立題洗題於是乎盡之矣其
中隱指項章子蘭復有二端焉通篇雖不滿於帝王聖
賢而獨專取少旅不厭重複初言遷犬再兩言秉彜
者羨少康之能中興也武丁周宣不乏中興何弗之及
以少康遺腹幼齡又遁依他方中興為最難也原之意
在望項襄之復仇故屢以少康殺澆為羨也康既失國

楚辭集直

合論

卷

猶可再起襄擁全楚夫何難哉篇中用復多屬興亡之
波乃於象而亦兩言之首曰辭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
大豕而終身不為敗再曰昭弟品淫危害厥兄何變化
以作計而後嗣逢長此痛斥子蘭之隱語也原阻懷王
以母入秦子蘭堅勸其入遂死於秦是言懷王者子蘭
也與象之謀殺舜一也項襄立而仍用子蘭為令尹不
正其陷懷之罪而反欲仗其扶楚之才天下事有倒置
如此哉然古已有之矣舜之庶弟有例存矣用復之變

以隱如此。合三大段。四無可答。與隱指之兩端。以讀其間。而後天問之憤。情始出。始末之錯綜。始直。否則愈讀而愈晦。祇見其可疑。愈解而愈亂。莫尋其條理。正不知付之不解也。姑藉口曰。吾以不解解之。卽爲善讀之法。焉可也。

聽九歌

九歌章法。句法。咸變而用短。前樂援神。後三段專言鬼。王逸謂楚國南郢沅湘間。其俗信鬼好祠。每作歌樂鼓

楚辭章直

合論

卷

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上陳祀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諸諷諫。焉是逸之所謂九歌。皆原新作。非彼俗人之舊詞也。朱子謂詞屬巫覡。原見其鄙俚。去其太甚。爲更定之。則九歌皆屬剛改舊詞。非原創。與逸言異矣。余謂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歟也。惜原之邈古。曰起九辨與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又曰啓棘實商九辨九歌。固自明言之。茲之有作。如後人擬古樂府。

行。言樂府因其名而異其詞。云爾。不可以云楚何云。王逸與朱子。總因九歌語皆祀神。難解其故。不得不題諸俗人。曰不得不題諸巫覡。以不敢謂皆原之祀神。因不敢謂稱余之既卽原。又不取謂稱靈之既卽神。既以靈專指爲巫。復以余條指爲巫。條指爲原。夫騷經諸篇。言靈何限。原自命曰靈均。稱君曰靈修。將皆巫乎。橫大江兮揚靈。身既死兮神以靈。原明以靈爲神。靈之靈何得一字兩解也。同一余吾之字。忽爲巫言。忽爲原言。更

楚辭章直

合論

卷

何解也。且祀神卽原之自祀。諸神之名。亦卽原所自拈。并非專屬楚俗之神也。試以原言考之。廣椒糈而要百神之備。降非原之自祀乎。神既百矣。九歌之諸神。何必不在其內乎。遠遊之入帝宮。召玄武。後文昌。遷畧衆神。則東皇太乙。雲中君。東君。大少司命。罔悉包之。若夫舞焉夷之爲河伯。二女御。湘靈鼓瑟之爲湘君。湘夫人。神奔鬼怪之同於言山鬼。言騷魂。何一非原之嬰道。當其未被項襄所遷。未至沅湘以前。固已寄慨如此。必曰遷

終身見楚俗楚神而始及之乎九章亦曰五帝折中
神獨服可謂皆楚人之事神非原之欲質於神乎可謂
皆巫之事神非原自事乎以原之言神而專謂借事神
以比事君亦非也原不得於君故設言求庇於神其如
神之亦不我顧不我庇何哉因神道憐蓋賦意居多比
意居多焉舊註謂太乙至河伯皆為人慕神之詞寓已
愛君之意山鬼陰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以鬼喻已
而為鬼媚人之語此未盡知原也原於下篇國殤禮竟

楚辭應直

合論

主

俱以鬼言實自矢於一死不得復為人矣此非以人喻
君也嘆已之將殊於人類也望於神而不獲庇不得不
自為鬼也為鬼而悟君之念絕矣尚不獲與人說況
與君親乎山鬼通篇純屬鬼語舊註乃以前半屬鬼後
半屬原情何由憐乎魂魄毅兮為鬼雄長無絕分終古
兩從鬼中自揚其聲價不復問君之惜不悟也國殤之
專言戰者項襄不能復父之仇故原之志欲一戰而死
也其寓意之最明曰挾秦弓欲奪秦之弓以為我用也

戰不言勝而首敗者悼邈懷王與秦戰敗之往事也歌
以九名當止於山鬼既增國殤禮魂共成十一乃仍以
九名者殤魂皆鬼也雖三仍一也山鬼之悲國殤之憤
視前訴神為倍鬱乃禮魂以寥寥四語致其贊詞寂然
安之似無可悲無可憤無可訴者蓋魂不能不滅無繇
悲無繇憤無繇訴矣不聲之視放聲慘更甚也此前言
神後言鬼之淺深次序也若夫諸神臚列對待之確分
甚整次序之遞進互殊亦有宜繹者太乙雲中君為天

楚辭應直

合論

主

界之神湘君湘夫人為地界之神大司命翔下空桑少
司命滿堂日成均以天界之神與地界之人相接大司
命之高馳冲天少司命之夕宿帝郊又從地界均歸天
界雖曰均歸而人命有常與為民正又從天界之上專
司地界之事矣東君復屬天界之神河伯復屬地界之
神其確分之整如此至於每換一神輒添一根布置有
意不吐有法太乙曰將愉曰樂康未嘗悵神之愁也雲
中君既圓而遽去乃費勞心之惓惓視太乙怨矣湘君

未知誰聞不爲我來孤負集芳之舟回歎望其忍湘夫
人已聞其召且見其來似不越者又被他人所迎令費
力芳室之築倍於集芳之舟置諸無用何能不較湘君
而倍歎望乎大司命不顧人之壽夭以相疏無情而忍
於我少司命獨與余今日成條而來兮忽而逝以相親
有情而又怒於我東君之高翔難追苦於不得近也河
伯之交手遽別得近而依然不得近也嗟乎原之情緒
萬端不得不一死以就鬼界矣祇堪親鬼無繇復親神

楚辭直

合論

五

矣以平生所欲語神親神者轉爲鬼之欲語人欲親人
而已不克親諸尊神但親戰鬼而已不克禮神靈但禮
鬼魂而已爲雄無絕之揚鬼辭價也是鬼之仍可等於
神也是其金歌中悲中取壯之結局也合觀九歌之次
第而非因楚俗非因楚神不昭然乎哉

聽卜居漁父

二篇均其問答立體其遣詞則較之他篇最顯且淺而
其寓意則較之他篇倍凄以深離騷一質靈氛再黃巫

咸固已先揭往見太卜之肯然靈氛之言曰九州熈
何懷故都直以釋君去楚告巫咸之言曰勉升降以上
下求矩矱之所同終之曰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
未次始以法古俟時告雖原不能從而荷靈氛巫咸之
相惜憐爲不薄太卜則曰龜策不能知此事竟付之不
告矣不復相憐矣夫至神靈不肯憐不肯告復何望於
人哉此一凄深也漁父之凄深又有別意焉以原之抱
忠下之不見容於同列上之不見諒於君王內之不見

楚辭直

合論

五

信於其姊所仗隱流之士決以皆濁皆醉爲非以獨清
獨醒爲是庶幾舉世之內猶有一人代其伸冤代其明
志乃漁父所言亦欲其在清濁醉醒間也原以古聖爲
依以依古聖爲得中正漁父而不言聖人則已既言聖
人矣專曰與世推移是原所依之聖人未聖所得之中
正非中正也從來手難兩盡足難兩跨半清半濁半醉
半醒何堪置身於以玩世則可若以事君可乎哉迨再
申本懷而漁父堅持前說作清濁之歌而去不復與言

嗟乎舉世竟無知已。至欲少自辨白於隱流而亦不得辨白也。如此啞口豈復可堪耶。原之拈此二篇殆以藏策之不肯告漁父之不肯復言合爲一轍以鳴其孤憤。蓋措詞之顯淺立意之凄深如此意外之意尤有進者。龜策旣不能知此事則吾不得不自行。吾志是吾之所卜不待卜也。漁父雖不復言而歌中用清水濁水則殊歸之於濯則一皆濁之世。豈知濯者纓濯而纓清足濯而足清依然藉獨清爲快志矣。是漁父之歌終同於我。

合論

年

之言不待其再與吾言也。此屈之借旁譌以自明也。賓
戲客難解嘲。皆從原二篇而出。然自明纒纒意盡詞中。
幾同互詬。以後息爲勝。詎如原之藏自明於旁譌。任說
我非。益證我是。千古而下。槩未易知哉。若曰淺顯爲宋
賦作俑。其不知騷彌甚。

九章次第、舊首惜誦、次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朱子謂原旣放、思

君念四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余從九章中詳稽其歲月自非一時所作然既有歲月則九章之次第自當以何歲何月爲先後王逸原本殊爲淆亂朱子因之而未改余以詳稽遂爲更定惜簡之後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頌六悲回風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懷沙終焉惜簡之決當爲首非屬漫然者以其開口自道從來忍惜簡言遂致抑鬱憂愁今始發憤抒詞則九章之以此

合論

美

爲首篇次第常有繼作原固早定於胸中矣且於首篇
旣命題曰九章是未有文先有題原所自輯非後人之
輯之也夫原所自輯之次第後人亂之耳然歲月可考
也惜前之結曰願春日以爲糗芳是惜誦作於茲歲之
冬而預計明春之欲行也欲行而未行故曰謂女何之
曰曾思遠身尙未定其所之與遠身之地也思美人曰
路阻惝然欲行不敢行焉曰開春發歲則前之願春日
者茲屆期矣曰遵江夏以娛憂指出所之與遠身之地

名矣。然但曰將窮志而愉樂，猶求達以往也。結曰獨楚
楚而南行，思彭咸之故，亦只拈出所向之屬，南未再指
地名。此始其初行耶。抽思曰曼曼夜之方長，悲秋風之
蕭瑟。又曰望孟夏之短夜，則是錄春以後孟夏迄初秋
俱在途間也。曰泝江潭，遶水而上也。曰宿北姑，又止而
未遯也。涉江曰將濟乎江洲，則既宿之後復泝以行
矣。曰欲秋冬之緒風，則在舟間者錄秋而冬矣。曰上沅
則泝之之區矣。又曰宿辰陽，曰入浦激而遶，迴泝者復

楚辭總直

合論

主

暫止矣。橋頌則其冬候遶迴之所見，卽物生感者。其曰
願歲并謝與長友，今固是歲於此終矣。悲回風曰歲忽
忽，其若頌明言是歲之終，而其云觀炎氣之所積，悲霜
凍之俱下，又合是歲之夏秋冬總言之，以誌夫途間舟
間之愁況焉。首篇作於被放初年之冬，思美人抽思涉
江，橋頌悲回風作於被放次年之四季，蓋一一可考如
此。其第三年則有卜居既放三年之確證，漁父之行吟
澤畔，枯槁憔悴，自馬第三年以後，其曰寧葬魚腹，則爲

將死前之決意，明矣。九章不詳及第三年以後而於
郢曰放九年而不復，正以有卜居漁父之二篇在故。九
章中可略而不言也。以彼辭爲此略布置之妙，如北此
豈後人所斷哉。哀郢既屬九年作，而其事其景皆屬追
總被放之次年。其云仲春東遷，則思美人之云開春將
遷，江夏者至仲春始實行也。紀仲月復紀甲日，九年後
追憶之詳，歷歷不忘。蓋因上官之再讒爲頃所逼，遂使
遷非原之自遷也。痛心之苦，安得不詳數確憶哉。遷江

楚辭總直

合論

主

夏以流亡，卽惜誦之遷江夏以娛憂，彼係虛談，此係實
事。耳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上洞庭，背夏浦，登
大墳，皆九年前泝江上沅之實景。抽思之泝江潭，不詳
言之，涉江之上沅，亦不詳言之，而以一步遠一步一程
隔一程，獨詳於此，似進補前略，似總收前篇。九章雖非
一時之作，而其作法有意於布置，夫豈苟然情往日顯
言追迴，則又九年以後之作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遠自
忍而沉流，明言投水，惜離君之不屈，又不忍卽投水，

不畢辭以赴淵兮。情靡君之不識。則明言九章之辭。未
畢。又且待畢而死也。屈原以情往。曰爲九章之第八圖。
已自言其次序。顯然如此。後人乃昧之。索之何耶。世傳
原死在仲夏之五日。懷沙曰滔滔孟夏。汨徂南土。此就
死之前一月所作。太史公曰。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則
九章之宜終於懷沙。以原之死期。與太史公之言。合攷
之。足以決矣。舊本係以悲回風終焉。抑何誤也。悲回風
曰。悲申徒之抗跡。負重石之何益。於歷數古人中。以徒

楚辭聽直

各論

完

投水爲太急。與其後自忍沉流之念不同也。九年以前
未嘗不矢死。而不肯急於卽死。迨九年以後。無可如何
而不得不死。知此則九章之次第。安得以悲回風之不
肯死者反居其終耶。其總命名曰九章也。謂藉歷年所
作。以章明已志也。王逸曰。章者著明。而未暢其義。請以
九篇攷之。首稱惜謫。致慰悔。夫早未自章也。結曰重著
以自明。及今而務求章也。曰。臨滯不發。曰。沉菴莫達。曰。
願自申而不得。曰。固將重辱而終身。曰。心戰戰而不開。

曰。志湛湛而顛連兮。姦蔽離而邪之。曰。悲光景之誠信
兮。身幽隱而備之。曰。惜靡君之不昭。曰。鬱結紆軫。曰。寃
屈自抑。均嘆夫不得自章也。曰。結微情以陳詞。曰。初尋
所陳之耿著。曰。道思作頌。曰。介耿志之所感。今竊賦詩
之所明。曰。昭彭咸之所聞。曰。願陳情以自白。曰。情寃見
之。曰。明均務求章也。其曰情與質信可保兮。菴居蔽而
聞章。又曰。章畫曰。朦朧謂之不章。更屢經明點。章字矣。
如謂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是以章字爲章句。

楚辭聽直

各論

全

之章將原之自命自言者反無憑歟。
聽二招
王逸謂大招係原自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未嘗確
然歸之景差也。晁無咎則稱大招古奧。其爲原作無疑。
太史公曰。讀離騷。招魂。悲其志。似乎招魂。亦併屬原作。
不專指爲宋玉也。前之人未專決之後之人何斷堅定
之徒曰。未有魂而自招者。烏得不歸諸他乎。夫原不曰。
魂一夕而九逝乎。逝矣。何得不招。原不曰。道思作頌。聊

以自救乎。自救矣。何諱。自招。余謂二招之與。似屬原有。數端焉。大招之終。曰。尚三王。只如此大本領。超夏商周。而欲爲二帝之治。非原不能道也。原之作懷沙。曰。孟夏。使諸弟子招之。必當從死。月以立言。今二招之辭。俱在大招發端。曰。青春受謝。春氣奮發。招魂之殿末。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均不及夏月。讀九章。曰。願春。曰。開春。發歲。曰。仲春。東遷。原之被放。實以春候。蓋當出門之日。卽爲決死之期。魄存而魂散。久

楚辭直

合論

全

矣。夫是以指春而兩自招也。是則以時自證之。而似可定其爲原作也。景差他文。無多可見。縱有摘襲之手。未能如原之學。宋玉則九辨堪稽。讀九辨者。以爲悲原而作。其辭多言秋。蓋原死於夏。故其弟子之感懷。從秋也。九辨言秋者四。又曰。收恢台之孟夏。則固明從夏以迴死矣。因九辨之言。夏秋而愈知二招之言。春似屬原所自作也。離騷共二十五篇。今合首騷遠遊天問卜居漁父九歌九章。只二十三耳。九歌離騷十一。而當日定之以

無。無。折爲十一。則於二十三之中。再合二招。恰足二十五之數焉。是又以篇計之。而愈似乎原之自作也。必曰。二招屬其弟子所作。將招之於死。後耶。何以不迴死月之屬。夏而樂言春。將曰。招之於生前。耶。既疑招魂爲不祥之語。非原所肯自道。乃以弟子事師。於師之未死。而遭招其魂。以死事之。耶。其爲不祥。又豈弟子所敢出口耶。此余所以於續離騷。槩去之。而只留二招也。以二招之似出於原有。此數端足以合於王逸太史公之言。

楚辭直

合論

全

也。然余所釋二招。尤在其用意。不知其用意。卽以爲原之自作。無益也。知其意。則卽歸之景差。宋玉。仍如原之自作也。世之讀二招者。各從私好。以爲優劣。定評未有焉。朱子謂大招勝招魂。以其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天道之屈伸動靜。粗識端倪。國體時政。頗知先後。楊用修謂招魂豐蔚濃秀。王元美極服此論。以爲足破宋人眼耳。則小招勝大招矣。世之喜理勝者。多從朱喜詞。二者多從楊。然二招佳處。實不在此。作者當日。別有

藏之關、發至莊之論、至施之語、皆從至慘之中、托根、
葉、疊以致其愈慘、愈不在於莊、關、蓋也、若謂大招、
通小招、理、適、古人豈不竊笑哉、其間一字、落紙、萬、
拘與二十五篇、來歷、相對、正、反、相、鈎、發、想、布、序、步、
因、必、不、可、移、易、倘、可、移、以、招、他、人、為、忠、魂、通、用、之、
理、雖、腐、理、耳、詞、雖、艷、浮、詞、耳、慘、痛、何、在、故、不、將、二、
五篇、一一對勘、不足以讀二招也、試從大招先揭之、朱
子所許大招、在頗知政體、觀其末段、先孤寡而後及人

楚辭集

合論

全

阜昌、不、首、無、告、無、以、惠、眾、民、也、先、一、邑、之、人、阜、昌、而、後、
及萬民、理、不、繇、治、國、無、以、平、天、下、也、阜、昌、必、本、之、田、千、
畝、不、重、農、使、可、富、無、以、保、昌、也、萬、民、理、必、歸、之、尚、賢、士、
不、仗、賢、無、與、共、理、也、賢、士、尚、而、後、俊、者、傑、者、直、者、始、皆、
為、平、用、而、又、亟、言、誅、讒、罷、讒、罷、之、小、人、不、誅、則、苛、暴、不、
得、禁、德、澤、章、者、將、復、晦、賢、俊、進、者、將、復、阻、人、阜、昌、者、將、
復、殘、萬、民、理、者、將、復、隔、流、澤、何、能、終、施、乎、三、公、九、卿、何、
得、晏、然、無、事、修、禮、射、之、雍、容、乎、又、烏、在、其、為、能、追、三、王、

乎此真經濟先後、樂然心手、豈但頗知而已、余所推許
於對勘、一一可攷、則末段之政體、確有相因者、因夫傲
態辭而不聽、戒六神與鬻服、命杜孫焉、聽直故招之曰
聽若神、因夫終不察民心上、無度以察下、莫察余之衷、
獨章、而蔽隱、身幽隱而蔽之、何壽天、今在余、故招之
曰察焉、夫隱、因夫忠何辜、以遇罰、好蔽美而稱惡、故招
之曰賞罰當、因夫賢士無名、故招之曰尚賢士、因夫誹
俊、疑傑之庸態、伏清白以死直、故招之曰舉傑、歷歷、俊

楚辭集

合論

全

傑執政、直竊在位、因夫屢言堯舜、屢諫夏商、追前王
之踵武、故招之曰尚三王、如此對勘、而後知政體、理、解、
之、非、腐、所、招、之、非、泛、也、且、豈、惟、末、段、即、從、開、口、以、及、中、
間、亦、無、非、相、因、焉、因、夫、方、仲、春、而、東、遷、為、見、放、之、始、故、
招之曰春、氣奮發、魂無逃、只、因、夫、騷、之、首、篇、言、往、東、西、
南北、遠、遊、亦、言、往、東、西、南、北、故、招、之、曰、無、東、無、西、無、南、
無、北、首、騷、與、遠、遊、極、言、東、西、南、北、之、可、樂、以、明、楚、國、之、
不可、居、此、則、極、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以、明、楚、國、之、

楚辭集

合論

全

歸。歸。以。相。反。爲。相。因。無。一。字。不。切。矣。至。於。原。所。嘆。者。與。志。無。路。志。沉。斃。而。莫。逮。何。不。變。此。志。亦。非。余。心。之。志。亂。思。心。以。爲。縲。抑。心。而。日。強。心。機。羈。而。不。開。屈。心。抑。志。心。煩。慮。亂。意。荒。忽。而。流。宕。故。招。以。遠。志。究。欲。心。意。安。只。更。以。相。慰。爲。相。因。亦。無。一。字。不。切。焉。其。招。之。以。飲。食。聲。色。宮。室。園。囿。花。木。禽。鳥。又。豈。無。四。而。作。此。不。入。耳。之。談。輕。相。褒。賈。哉。因。夫。申。椒。爲。糧。離。粥。爲。糗。飲。露。餐。英。瓊。羞。瓊。根。餐。六。氣。飲。沆。瀣。故。以。飲。食。招。之。因。夫。思。音。樂。之。傳。衍。九。歌。亦。多。言。音。樂。故。以。聲。音。招。之。因。夫。屢。言。求。女。故。以。女。色。招。之。因。夫。貝。闕。朱。宮。紫。壇。故。以。宮。室。招。之。因。舉。矢。射。狼。故。以。宮。室。又。帶。馬。獵。招。之。因。夫。畱。意。衆。芳。故。以。花。木。招。之。因。夫。比。翼。黃。鶴。擇。媒。鳳。凰。故。以。禽。鳥。招。之。招。以。飲。食。共。四。段。多。於。音。樂。之。二。段。皆。因。夫。二。十。五。篇。之。言。飲。食。較。多。也。招。以。女。色。凡。三。段。多。於。飲。食。之。四。段。皆。因。夫。二。十。五。篇。之。言。求。女。尤。多。也。二。十。五。篇。之。言。花。木。亦。多。矣。不。以。爲。諸。招。之。終。而。終。於。禽。鳥。者。因。夫。言。若。相。其。

楚辭集

合論

全

變化有所不足。待言禽鳥則常。爲余先戒。厥鳥飛鳴。日夜。鳳皇。異其承。旂。德。德。乎。其。永。望。之。永。恃。之。也。此。招。因。中。分。多。寡。分。首。尾。之。妙。也。然。原。之。談。飲。食。極。於。修。仙。談。音。樂。極。於。海。外。談。女。色。寄。之。上。古。多。屬。世。外。之。事。而。招。之。祇。在。世。中。何。足。邀。其。盼。睐。草。木。之。未。易。誇。禽。鳥。之。未。易。託。復。不。待。言。矣。於。是。因。其。寧。隱。閑。以。壽。考。復。招。以。保。壽。命。從。飲。食。以。至。宮。室。中。專。取。宮。室。而。申。之。曰。居。室。定。只。飲。食。可。儉。音。樂。女。色。可。却。草。木。可。不。植。禽。鳥。可。不。蓄。居。室。終。不。可。少。也。既。居。於。楚。都。何。得。不。出。輔。楚。國。故。應。接。以。末。段。之。莊。語。也。朱。子。詆。其。前。言。東。西。南。北。近。於。神。惟。中。言。飲。食。諸。項。陷。於。逸。欲。豈。作。者。不。慮。夫。千。載。下。有。如。是。之。詆。之。者。乃。竟。不。避。耶。有。因。之。談。至。憐。至。痛。正。在。於。旁。言。之。不。專。在。於。莊。言。之。也。況。夫。文。字。之。妙。由。淺。入。深。由。翻。入。正。以。其。所。不。屑。從。招。其。所。當。從。自。宜。曲。折。若。使。朱。子。操。觚。盡。削。其。前。半。只。留。其。末。段。將。何。以。爲。騷。賦。之。屏。致。耶。文。體。既。乖。條。情。安。屬。耶。知。其。相。因。則。大。招。

因廿五篇而生者也。小招又因大招而變者也。大招
原旁意未屬正意。小招則開曰。曰服義未末。至此處
頌原之正意。兩語盡之矣。其言四方與大招同而添出
上天下都則變蘇原於首驢遠遊皆喜言天上之四方
與世外之四方。大招僅以人間之四方阻之。恐魂且
往天上。自勝人間。即入地下。亦且避人間。何肯回首誠
知夫天上地下之四方。苦又倍焉。則處處不可往。不得
不受招矣。不得不入修門。及故居矣。同中添變之深妙。

楚辭聽直

合論

卷七

如此以下宮室女色飲食音樂諸項。俱全。襲大招之旁
意。未嘗一變。乃遠爾便止於末之正論。反不之襲者。何
也。所以避腐也。所以明慘也。本領之巨。學問之深。關係
國政者。大招末段。已經道盡。無可復加。若再衍襲。祇有
隱腐而已。安得不避哉。明慘之妙。專在飲食宮室女色
音樂之末。歸之於建新歌。揚阿激楚。結構至思。同心賦
些。夫歌賦何足以爲慘。而慘極正在此。蓋棄原者楚之
王上也。招原者帝也。開章曰。上無所考。此盛德。則至上

之義。原於不知考付之。無用者。帝雖招之。亦無益也。
上之復用之也。是以不敢望其得先。孤寡得布。阜昌也。
不敢望其得章。德澤得理。萬民也。不敢望其得尚。賢士
與衆。俊諒譏罷也。不敢望其得偕。三公九卿。修揖讓。尚
三王也。即謂不死之身。以同作賦。母急爲忠。鬼聊長爲
文人。乎。大招國家之公言也。小招一身之私言也。乞
命於天。以姑稱丈人。則私言之慘於公言也。其襲大招
宮室諸項。不變中之微變。又有可指者。大招以飲食音

楚辭聽直

合論

卷八

樂女色宮室花鳥。明分爲六。各不相雜。小招於宮室中
即雜以蕙蘭之花。併及於服玩。於女色中。雜以洞房射
幕之復。爲宮室。再以高堂壁板。梁楸檻屏。戶籬。申宮室
之詳。又以蔓荷紫莖。蘭樹。仍雜花木。焉於飲食中。首言
室案。遂宗連上。宮室於音樂中。首言肴羞。未通連上。飲
食又連雜女色。而所重全在歌賦。因夫原之廿五篇。皆
使歌賦以明心道。思作頌。聊以自救。故莫如招之以詩
賦也。此小招變大招第二段之音。樂爲末段之音也。大

招詳於飲食女色。小招以變爲末段。故詳於音樂。大招之音樂。亦言詩賦聽歌。其語未詳。其意未慘。蓋視音樂爲旁意耳。小招視爲正意。故事於詩賦詳言之。慘言之。曰。造新。歌曰。采菱。陽阿曰。飲。酒。又終之結撰。同賦。詩賦有。新。有。舊。有。獨。有。同。此。其。詳。言。之。也。詩。賦。之。終。於。同。賦。者。聊。以。自。救。而。道。思。不。如。衆。人。之。共。招。共。救。而。代。爲。道。思。也。於。歌。中。兩。言。激。楚。殆。悲。音。哀。調。耶。曰。發。激。楚。又。曰。激。楚。之。結。殆。悲。音。哀。調。之。自。爲。始。終。耶。人。有。所。極。殆。窮。

楚辭應直

命論

九

極之謂耶。此慘言之也。尤慘尤深。專在屢言飲酒。原方恨夫皆醉。併不依夫。噉。噉。豈。肯。爲。酒。人。哉。蘇。飲。酒。之。沉。日夜而結撰。作賦。結撰。同賦。而又。醉。飲。盡。歡。爲。文。人。中之。酒。人。焉。徒。爲。酒。人。魂。所。不。屑。也。爲。文。人。中。之。酒。人。武。魂。所。肯。從。也。無。可。如。何。不。得。不。以。文。人。中。之。酒。人。自。命。也。以。可。免。微。父。之。譏。而。仍。與。微。父。辭。若。異。也。聲。樂。飲。酒。之。中。言。象。墓。六。博。言。象。辛。五。白。言。射。博。奕。招。之。以。愈。低。愈。嘖。之。事。正。是。愈。慘。失。固。曰。不。妨。消。遣。遊。戲。焉。耳。亦。

詩賦之旁助焉耳。此其不變而微變之深妙也。能以音樂爲終。而一切大招之正論。用入行政。均不之及。自難於收局。乃以亂曰一段。拈出。君主田獵。無人護衛。仍是正論。歸宿。夫田獵。猶仗護衛。況用入行政。諸大事乎。一句之中。藏却無限深旨矣。以不獲正論。不獲正論爲理。深此千古所未易窺。而曰。小招理。遜乎哉。必曰。大招詞。遜。飲食六項。中。字字雕煉。尤爲易致。果屬何句。不逮小招。耶。甚哉。後人之不深於讀古。而輕於詆古也。諸君後。

楚辭應直

命論

九

人曰。如何。而爲大招。增詞如何。而爲小招。增理有能執筆。添入一句者。許其直言。吾應呼古人。願安承教。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崇禎中文煥
坐黃道周黨下獄因在獄中著此書蓋借屈原以
寓感其曰聽直即取原惜誦篇中畢聞聽直語也
其例凡評謂之品注謂之箋九歌九章諸篇標題
下又有總品其篇次首離騷次遠遊次天問次九
歌次漁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據王逸之註以大招
或稱屈原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贊有讀原離
騷招魂哀郢語並以大招招魂附於篇末與舊本
皆異合論一卷即以發明聽直之旨有合論一篇
者聽離騷聽遠遊聽天問聽九歌聽卜居漁父聽
九章聽二招七篇是也有合論全書者聽忠聽孝
聽年聽次聽復聽芳聽玉聽路聽女聽體十篇是
也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其詞氣傲
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